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二八冊目次

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目錄二卷（一）

（唐）釋道世撰　明萬曆刻本

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目錄二卷（一）

（唐）釋道世撰

明萬曆刻本

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大理寺卿陸錫熊家藏本

唐釋道世撰。道世字元惲，上都西明寺僧。是書成於高宗總章元年，朝散大夫薛臺侍郎龍西李儼爲之序。稱事總百篇，勒成十帙。此本乃一百二十卷，蓋百篇乃其總綱，書中則約略篇頁而分卷帙。如千佛篇十惡篇則一篇分七八卷。善友篇惡友篇撰交篇則兩三篇共一卷。故書凡一百一十八卷，亦入卷數，與陸德明經典釋文例同。合之共爲百二十也。每篇各有述意，如史傳之序。子目之首則或有述意或無述意，爲例不一。大旨以佛經故實分類排纂，推明罪福之由，用生敬信之念。蓋佛法初興，惟明因果。暨達摩東邁，始啓禪宗。譬以六經之傳，則因果如漢儒之訓詁。雖專門授受，株守師承，而名物典故，悉求依據，其學核實而難誣。禪宗如宋儒之義理，雖覃思冥會，妙悟多方，而擬議揣摩，可以臆測，其說憑虛而易騁。故心印之教既行天下，咸趨難趨易。辨才無礙，語錄日增，而腹笥三藏之學在釋家亦幾乎絕響矣。此書作於唐初，去古未遠，在彼法之中，猶爲引經據典。雖其開荒唐悠謬之說，與儒理牴牾，而要與儒

不相亂，存之可考釋氏之掌故，較後來侈談心性，彌近理，大亂真者，固尚有閒矣。

法苑珠林序

朝散大夫蘭臺侍郎隴西李儼仲思撰

洎夫六爻爰起八卦成列肇有書契照乎訓典鳳篆龍圖金簡玉字百家異轍萬卷分區雖理究精微言以爲古今綿代制作多人雖雅趣佳詞無足於傳記俗外亦有藏史之說園吏之談寶經浮誕錦籍紆怪所以搴文囿之菁華覽大義之英博召居西明遂以五部餘閑三藏徧覽同鏤氷而無成若書空而匪實與夫貫華妙旨寫葉法苑珠林事總百篇勒成十帙義豐文約紐虞氏之玄詞三乘之宏博八藏之泥祕競以淺深較其優劣博要跡宣道鏡晞祐上之弘明其言以美其道斯著以多披覽日久還知其要故於大唐總章元年歲在亦猶蟻垤之小比峻於嵩華牛涔之微爭長於江漢舉至贖而無遺包玅門而必盡但文繁則情墮義略執徐律惟姑洗三月三十日纂集斯畢庶使緝玄詞夫其顯了之義隱密之規解脫之門總持之苑前際後際竝契眞如初心末心咸歸正覺導迷生於慾海珠而等護律義精曉瞻照鏡而同欣愛慕大乘洞明實相爰以英博召居西明遂以五部餘閑三藏徧覽以爲古今綿代制作多人雖雅趣佳詞無足於傳記所以搴文囿之菁華覽大義之英博召居西明遂以五部餘閑三藏徧覽法苑珠林事總百篇勒成十帙義豐文約紐虞氏之博要跡宣道鏡晞祐上之弘明其言以美其道斯著舉至贖而無遺包玅門而必盡但文繁則情墮義略則寡聞不欲虛構浮詞假盈卷軸以事不可却文翰以多披覽日久還知其要故於大唐總章元年歲在執徐律惟姑洗三月三十日纂集斯畢庶使緝玄詞

情塵共心垢同消引窮子於慈室衣寶與髻珠雙至化溢恒沙之境功被微塵之劫大哉至矣不可得而稱焉洎偕甫徵周佩日通漢蔡倍西波竺蘭東遊金口之詞寶臺之旨盈縑積篇被乎中域而卷軸繁雜條流淺曠實相眞源卒難詳覽暨我皇唐造物聖上君臨玄教聿宣緇徒允洽傳燭寫液照潤區宇梵響讚音喝咽都甸弘宣之盛指踰難極屬有西明大德道世法師字玄惲是釋門之領袖也幼歲聚砂落飾綵衣之歲慈殷接蟻資成具受之壇戒品圓明與吞者揆卷而得意珠軌正道者披文而飲甘露繹之以知微觀之而覩奧與環景而齊照將旋岑而共久

法苑珠林序 三

音切

垤徒結切蟻封也涔鋤針切牛馬迹中水曰涔縑古廉切繒也簏直救切篆簏也甸堂練切自邦國及多也四郊之內曰甸鼻疑魚力切小兒有知識貌寧苦堅切取一切也幀陌切書衣也幀淚也

纂作管切綜集也

法苑珠林目錄卷第一
序 李儼撰
卷第一
篇目上
卷第二
篇目下
卷第三
劫量篇第一之一
小三災部
述意
疫病 刀兵
饑饉
大三災部
時量
卷第四
劫量篇第一之餘
大三災部之餘
成劫
三界篇第二之一
四洲部
述意
會名 地量
山量 界量
身量 壽量
優劣
卷第五
三界篇第二之二
諸天部
拜位 會名
受生 界量
衣量 壽量
廣狹
業因
身量
住處
方土
衣量
卷第六
三界篇第二之三
諸天部之餘
莊飾 奏請
身光 市易
飲食 僕乘
資賤 貧富
通力
婚禮
眷屬
送終
卷第七
日月篇第三之一
述意部 星宿部

日月篇第三之二
日宮部　月宮部　寒暑部
照用部　虧盈部　昇雲部
震雷部　擊電部　降雨部
失候部　地動部
六道篇第四之一
諸天部　會名　受苦
述意
卷第八
六道篇第四之二
鬼神部之餘

諸天部之餘　會名　住處
報謝　貴賤　貧富
人道部
述意
業因　壽命　修福
受苦　受報　苦樂
卷第九
六道篇第四之三
阿修羅部　會名　住處
述意

業因　眷屬
戰鬪　衣食
鬼神部　住處
述意　會名　身量
列數　業因　苦樂
壽命　好醜
貴賤
卷第十
六道篇第四之四
鬼神部之餘

舍宅　住處
畜生部　業因
述意　會名　苦樂
身量　壽命
受報　修福
卷第十一
六道篇第四之五
畜生部之餘
好醜
地獄部

述意　會名　受報
卷第十二
六道篇第四之六
地獄部之餘
時量　典主　王都
業因　誡勗
卷第十三
千佛篇第五之一
七佛部　出時　姓名
述意　養育　善微

現衰　觀機
降胎　獎導
迎后　感瑞
招福　降邪
校量
卷第十五
千佛篇第五之三
侍養部
述意
現相　業因　百福
遊學部
述意　召師　王族　種姓
校量　揣力
卷第十六
千佛篇第五之四
遊學部之餘

種族　道樹　身免
會數　弟子　久近
因緣部
述意　引證　業因
種姓部
述意　呈恭
王族　種姓
占相部
述意　勅占
現相　業因
校量　百福
遊學部
述意　召師
校量　揣力

納妃部　灌帶　求婚
述意　胎難　神異
疑謗
卷第十七
千佛篇第五之五
猒苦部　觀田　出遊
述意　離俗　翦髮
猒慾
出家部
述意

具服　使還
卷第十八
千佛篇第五之六
出家部之餘
諫子　差侍　佛髮
時節　會同
成道部　乞食　學定
述意　乳糜　草座
苦行　成道　天讚
降魔

變化
卷第十九
千佛篇第五之七
說法部　赴機
述意
涅槃部　赴哀
述意　鞞犮　說益
時節　弟子
結集部
述意　結集

卷第二十
千佛篇第五之八
結集部之餘　七百結集　大乘結集　五百結集　千人結集
敬佛篇第六之一
述意部　念佛部
卷第二十一
敬佛篇第六之二
觀佛部
卷第二十二

述意
俗女部　談俗　勸導
述意
卷第三十一　妖僞
入道篇第十三之一　欣猒部　鬚髮部
述意部　引證部
卷第三十一　入道篇第十三之餘
引證部
慚愧篇第十四
述意部　引證部

卷第三十二
發導篇第十五　引證部　生信部
述意部
業因部
說聽篇第十六之一　引證部　儀式部
述意部　簡衆部
違法部
卷第三十三
說聽篇第十六之餘　法施部　報恩部
漸頓部

利益部
卷第三十四
見解篇第十七
述意部　引證部
卷第三十五
宿命篇第十八
述意部　引證部
五通部
至誠篇第十九之一
述意部　求實部

求忍部　求進部
卷第三十六
至誠篇第十九之餘
求果部　濟難部
神異篇第二十之一
述意部　勸通部
胎孕部
卷第三十七
神異篇第二十之餘　降邪部
禪異部

卷第三十八
感通篇第二十一之一
聖迹部
述意部
卷第三十九
感通篇第二十一之餘
聖迹部之餘
住持篇第二十二之一
述意部
卷第四十
住持篇第二十二之餘
治罰部 思愼部

變化篇第二十五
述意部 通變部
眠夢篇第二十六之一
述意部 三性部
卷第四十四
眠夢篇第二十六之餘
不善部 無記部
興福篇第二十七之一
述意部 興福部
校量部 修造部

歎欲部
誇性部
生信部

卷第四十五
興福篇第二十七之餘
贍施部 禁福部
卷第四十六
攝念篇第二十八
述意部 引證部
發願篇第二十九
述意部 引證部
卷第四十七
法服篇第三十
述意部 引證部

說聽部
僧尼部
鬼神部
卷第四十一
潛道篇第二十三
述意部 引證部
卷第四十二
妖怪篇第二十四
述意部 引證部
卷第四十三
菩薩部 羅漢部
長者部 天王部

洗脩部

述意部　功能部　會名部
濟難部　感報部　違損部
卷第四十八
然燈篇第三十一
述意部　引證部
懸旛篇第三十二
述意部　引證部
卷第四十九
華香篇第三十三
述意部　引證部
唄讚篇第三十四之一
述意部　引證部　讚歎部
卷第五十
唄讚篇第三十四之餘
音樂部
敬塔篇第三十五之一
述意部　引證部　興造部
旋遶部
咸福部
法苑珠林目錄卷第一

東部尚書當湖陸宏祖施貲刻
對鳳州王國英書遷貴洪以忠刻　萬曆辛卯孟春京山妙德峰院識

法苑珠林目錄卷第二
卷第五十一
敬塔篇第三十五之餘
故塔部
卷第五十二
伽藍篇第三十六
述意部　營造部
卷第五十三
舍利篇第三十七
述意部　引證部　致敬部
佛影部
分法部　感福部
卷第五十四
供養篇第三十八
述意部　引證部
受請篇第三十九之一
述意部　請僧部　聖僧部
卷第五十五
受請篇第三十九之餘
施食部　食時部　食法部
食訖部　呪願部　施福部

卷第五十六
輪王篇第四十
述意部　會名部　七寶部
育王部　頂生部
卷第五十七
君臣篇第四十一
述意部　王德部　王過部
王福部　王都部
卷第五十八
納諫篇第四十二
述意部　諫馬部
諫盜部　諫罪部
卷第五十九
審察篇第四十三
述意部　審怒部　審過部
審學部
卷第六十
懲過篇第四十四
述意部　引證部
和順篇第四十五
述意部　引證部
和國部　和事部
卷第六十一
誠飭篇第四十六
述意部　誡學部
誡盜部　誡罪部　和施部
卷第六十二
忠孝篇第四十九之一
述意部　引證部
卷第六十三
忠孝篇第四十九之餘
太子部　聆子部
不孝篇第五十之一
述意部　五逆部
卷第六十三
不孝篇第五十之餘
弃父部　婦逆部
業因部
卷第五十四
思慎篇第四十五
述意部　慎用部　慎禍部
慎境部　慎過部
儉約篇第四十五
述意部　引證部

報恩篇第五十一
述意部　引證部
背恩篇第五十二
述意部　引證部
卷第六十四
善友篇第五十三
述意部　引證部
惡友篇第五十四
述意部　引證部
擇交篇第五十五
述意部　引證部
卷第六十五
眷屬篇第五十六之一
述意部　哀戀部
卷第六十五
眷屬篇第五十六之餘
改易部　離着部
校量篇第五十七
述意部　施田部　十地部
福業部　罪業部　禊行部
卷第六十六
機辨篇第五十八
述意部　菩薩部
愚戇篇第五十九
述意部　般隨部
卷第六十七
詐僞篇第六十
述意部　詐親部
詐貴部　詐怖部
惰慢篇第六十一
述意部　詐毒部
詐畜部　羅漢部
禊癡部
卷第六十八
破邪篇第六十二之一
述意部　引證部
卷第六十八
破邪篇第六十二之餘
卷第六十九
富貴篇第六十三
述意部　引證部
貧賤篇第六十四之一

述意部
貧兒部　引證部　須達部
卷第七十一
貧賤篇第六十四之餘
貧女部
債負篇第六十五
述意部　引證部
卷第七十六
評訟篇第六十六
述意部　引證部
卷第七十七之一
謀謗篇第六十七之一
述意部　呪咀部　誹謗部
卷第七十三
謀謗篇第六十七之二
宿障部
卷第七十四
謀謗篇第六十七之三
宿障部之餘
呪術篇第六十八之一

述意部　懺悔部
彌勒部　觀音部
卷第七十五
呪術篇第六十八之二
滅罪部　禮呪部
卷第七十六
呪術篇第六十八之三
俱感應緣
卷第七十七
祭祠篇第六十九之一
彌陁部
述意部　獻佛部
卷第七十八
祭祠篇第六十九之餘
感應緣
占相篇第七十
述意部　引證部
卷第七十九
祈雨篇第七十一
述意部　祈祭部
河海部
降雨部
祭祠部

園果篇第七十二之一
述意部　引證部　樹果部
卷第八十
園果篇第七十二之餘
損傷部　種子部
漁獵篇第七十三
述意部　引證部
卷第八十一
慈悲篇第七十四
述意部　菩薩部　國王部
卷第八十二
放生篇第七十五
述意部　引證部　觀苦部
卷第八十三
救厄篇第七十六
述意部　菩薩部　流水部
獸王部
商主部
卷第八十三
怨苦篇第七十七之一
述意部　引證部　受胎部
傷悼部　五陰部
卷第八十四
怨苦篇第七十七之餘
述意部　業因部　十惡部
引證部
卷第八十五
業因篇第七十八之一
十善部　引證部
受報篇第七十九之一
惡報部　住處部　蟲禽部
住處　四十二居止住處
卷第八十六
受報篇第七十九之二
中陰部　現報部　生報部
後報部　定報部　不定部
善報部
卷第八十七
受報篇第七十九之三
述意部　引證部　受胎部
八苦部　穢難部　衆生
住處　二十五有

卷第八十八
罪福篇第八十
述意部　業行部　罪行部
福行部
欲蓋篇第八十一之一
五欲部
述意　欲繫　欲障
訶欲
卷第八十九
欲蓋篇第八十一之餘
五蓋部
四生篇第八十二
述意部　會名部　相攝部
受生部
卷第九十
五生部
十使篇第八十三
述意部　會名部　迷理部
斷障部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一
述意部　業因部　果報部

卷第九十一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二
殺生部
述意　引證
偷盜部
述意　佛物　法物
僧物　凡物
卷第九十二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三
偷盜部之餘
遺物
邪婬部
述意　訶欲
卷第九十三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四
妄語部
述意　引證
惡口部
述意　引證
兩舌部

述意　引證
卷第九十四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五
綺語部　述意　引證
慳貪部　述意　引證
卷第九十五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六
瞋恚部　述意　引證
卷第九十六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七
邪見部　述意　引證
卷第九十七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一
布施部　慳僞　局旆
述意　法施

卷第九十八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二
布施部之餘　福田　相對
量境　隨喜　施福
財施
卷第九十九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三
持戒部　勤持　引證
述意
忍辱部　勤忍　忍德
卷第一百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四
精進部　策修
述意
進益
卷第一百一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五
禪定部　解惰

述意　引證　頭陁
利益　定障
卷第一百二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六
智慧部
述意　引證　利益
懺悔篇第八十六之一
述意部　引證部
卷第一百三
懺悔篇第八十六之餘
違順部　會意部　儀式部
洗懺部
卷第一百四
受戒篇第八十七之一
述意部　勸持部
三歸部
述意　功能　神衛
歸意　受法　得失
卷第一百五
受戒篇第八十七之二

五戒部
述意　遮難　受法
戒相　得失　戒相
八戒部
述意　會名　功能
卷第一百六
受戒篇第八十七之三
八戒部之餘
得失　受法　戒相
十誦部
述意　懺悔
戒相　功能
卷第一百七
受戒篇第八十七之四
三聚部
述意　損益　簡德
懺悔　受法　請證
戒相　勸請　隨喜
迴向　發願
受捨　優劣

卷第一百八
破戒篇第八十八
述意部 引證部
卷第一百九
受齋篇第八十九
述意部 引證部
破齋篇第九十
述意部 引證部
卷第一百十
賞罰篇第九十一
述意部 引證部
卷第一百十一
利害篇第九十二
述意部 引證部
卷第一百十二
酒肉篇第九十三之一
述意部 飲酒部 食肉部
卷第一百十三
酒肉篇第九十三之餘
述意部 五濁部 時節部
卷第一百十四
穢濁篇第九十四
述意部 五辛部 嗅氣部
便利部
卷第一百十四
病苦篇第九十五
述意部 引證部 瞻病部
醫療部 安置部 飲念部
卷第一百十五
捨身篇第九十六
述意部 引證部
卷第一百十六
送終篇第九十七
述意部 捨命部 遣送部
卷第一百十七
受生部
卷第一百十七
法滅篇第九十八之一
述意部 五濁部 時節部
度女部 佛鉢部 訛替部
破戒部
卷第一百十八

法滅篇第九十八之餘
　諍訟部　損法部
福要篇第九十九之一
　述意部　四依部　四果部
卷第一百十九
福要篇第九十九之餘
　四食部　淨口部　鳴鐘部
　入衆部　求法部　衰相部
　福行部
傳記篇第一百之一

述意部　翻譯部　福集部
般若部
卷第一百二十
傳記篇第一百之餘
　興福部　歷算部

法苑珠林目錄卷第二
音切

聆 式冉切 陟緣切 所甲切
顛 都賢切 建 居偃切

東部尚書當胡莊光胆施資刻此
法苑珠林目錄第二卷 嘉禾沙彌道悔對 其
於王國英書 嘉興茅翁 萬善書刻
萬曆辛卯孟夏書于山妙德禪院識

法苑珠林卷第三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劫量篇第一之一
小三災部
　述意
夫劫者蓋是紀時之名猶年號耳然則時無別體約
法而明所以聖教弘宣多所攸載者雖非理觀之沖
規亦懲勸之幽旨也若乃涉迷津於曩識徵塵之數
易窮返覺路於初心僧祇之期難滿此迷悟之異也
自有無間獄中等芥城而限命先行天上儔衣石以
受形此善惡之殊也至若娑婆世界謂俄頃爲百齡
袈裟刹土將永劫以浹日斯染淨之別也統而言之
不過大小大小之內各有三焉大則水火風而爲災
小則刀饉疫以成害是知六年華觀終焚蕩於沉灰
千梵瓊臺卒漂淪於驟雨加復診候無微零祈失効
霜戈接刃星劒交鋒酷毒生人崩亾殆盡恐三界而
未悟嗟六道而悲夫
　疫病
依智度論云何名爲劫答曰依西梵正音名爲劫簸
颺陀劫簸者 本名劫波秦言二名爲
分別時節颺陀者 本名毘陀秦言有二名爲
賢以多賢人出世

故名賢劫也又立世阿毗曇論云佛世尊說一小劫者名爲一劫二十小劫亦名一劫四十小劫者亦名一劫六十小劫亦名一劫八十小劫名一大劫云何一小劫名爲一劫是時提婆達多比丘住地獄中受熱業報佛說住壽一劫云何二十小劫亦名一劫如梵衆天二十小劫是其壽量佛說住壽一劫云何四十小劫亦名一劫如大梵天壽量四十小劫佛說住壽一劫云何六十小劫亦名一劫如梵衆天壽量六十小劫佛說住壽一劫云何八十小劫名一大劫佛說劫中世界經云二十小劫壞次經二十小劫壞已空次經二十小劫起成次經二十小劫起成已住是二十小劫起成已住者幾多已過幾多未過八小劫已過十一小劫未來第九劫現在未盡此第九一劫幾多已過幾多未來定餘六百九十年在是二十小劫中間有三小災次第輪轉一疾疫災二刀兵災三饑饉災今且依立世阿毗曇第三災此劫由饑餓故盡佛言是二十小劫世界起成得住中第一劫小災起時有大疾疫種種諸病一切皆起閻浮提中一切國土所有人民等遭大疾疫一切鬼神起瞋惡心損害世人壽命短促唯住十歲身形矬小或二搩手或三搩手於其自量則八搩手所可資食稗稗爲上人髮衣服以爲第一唯有刀仗以自莊嚴是時諸人不行正法非法貪著邪見等業日夜生長諸惡鬼神處處損人是時大國王種悉皆崩亡所有國土次第空廢唯有小郡縣是其所餘相去遶遠各在一處如是人者疾病困苦無人布施湯藥飲食以是因緣壽命未應盡橫死無數一日一夜無量衆生疾病疫死由行惡法得是果報於此中生劫濁而起捨命已後墮三惡道時一郡縣次復荒蕪唯少家在相去轉遠各在一處疾疫死者無人送埋是時土地白骨所覆乃至居家次第空盡是時劫末唯七日在於七日中無量衆生遭疫死盡設有在者各散別處時有一人合集閻浮提內男女唯餘一萬留爲當來人種唯此萬人能持善行諸善鬼神欲令人種不斷絕故權護是人以好滋味令入毛孔以業力故人種不斷過七日後是大疫病一時息滅一切惡鬼皆悉捨去隨諸衆生飲食衣服應念所須天卽雨下陰陽調和美味出生身

形可愛安樂無病譬如親愛久不相見忽得聚集生喜樂心共相勞持不相捨離是前劫人壽命十歲後劫人民從其而生壽命最長二十千歲如此功德自然得成與善法相應身口意善捨壽命後生善道中從天捨命還生人道自然賢善戒品具足捨壽已後更生天道久久如是初劫中間疫病窮盡次第二劫來續二十千歲是劫中間第一壽量是人從前二十千歲人所生神力自在資生具足壽命四十千歲人天道生久久如是說名第二劫中間第二壽量四十千歲資生具足壽命六十千歲久久如是說名第三

漸減

刀兵

依立世阿毗曇論云佛說一小劫者名為一劫如是同前乃至八十小劫名大劫中至二十小劫起成住中第二小災起由大刀兵人壽十歲時三毒邪見日夜生長父母兒子兄弟眷屬互相鬪諍何況他人是時諸人起鬪諍已仍相手舞或以瓦石刀仗互相怖畏四方諸國互相伐討一日一夜害死無量如是過失自然而生人行不善得是果報於此中生劫濁而起是時人家一時沒盡縱有餘殘各各分散是時劫

劫中間第三壽量六十千歲從六十千歲至八十千歲是時女年五百歲爾乃行嫁是時諸人唯有七病謂大小便利寒熱婬慾飢老等如是時中一切國土富貴豐樂無有怨賊反逆盜竊村落次比雞鳴相聞耕種雖少收實巨多衣服財寶稱意具足安坐受樂無所馳求壽命八十千歲時住阿僧祇年乃至衆生未起十惡從起十惡因此百年則減十歲次復百年復減十歲次第漸減至餘十歲最後十歲住不復減長極八萬短至十年若佛不出世次第如此若佛出世如正法住衆生壽命暫住不滅隨正法稍減壽命

末餘七日在於七日中手執草木即成刀仗由此器仗互相殘害怖畏困死是時諸人怖懼刀仗逃竄林藪或渡江水隱蔽孤洲或入坑窟以避災難或時相見仍各驚走恐怖失心或時仆地譬如麞鹿遭逢獵師如是七日刀兵橫死其數無量設有在者各散別處時有一人合集閻浮提男女唯餘一萬留為當來人種於是時中皆行非法唯此萬人能行善法諸善鬼神欲令人種不斷絕故權護是人以好滋味令入毛孔以業力故於劫中間留人種子自然不斷過七日後是大刀兵一時息滅一切惡鬼皆悉捨去隨諸

衆生所須衣食應念所須天即雨下陰陽調和美味
出生身形可愛相好還復一切善法自然清涼
寂靜安樂無病慈悲心起無惱害意互得相見生喜
樂心譬如親愛久不相見忽得聚集生喜樂心共相
携持不相捨離從其十歲展轉行善生人天中至二
十千歲乃至壽命八十千歲住阿僧祇年 自別同前不煩重述

饑饉

依立世阿毗曇論云從一小劫乃至八十小劫住劫
中第三劫小災起時由大飢餓災欲起時由天亢旱
一切人民遭大疾疫一切鬼神起瞋惡心損害世人

壽命短促唯住十歲身形短小或二三揲手所食稗
稗人髮爲衣猶爲上服刀仗自嚴不相恭敬貧窮困
苦愚癡邪見日夜生長穀貴饑饉舍羅柯行見他資
粮便往奪食以此因緣餓死無數一切衆生生劫濁
中自然而起造作惡業天不降雨四五年中由大旱
故覓生草菜尚不可得何況米穀一切禽獸悉取食
之於一日一夜飢餓死者其數無量郡縣空盡唯少
家在相去轉遠不行正法三毒轉盛貧窮困苦日夜
相應是時六七年間天不降雨由大旱故思欲見水
尚不可得何況飲食是劫中間唯七日住一日一夜

餓死無數縱有在者各散別處時有一人合數閻浮
提内男女大小共一萬人留爲當來人種人能行善
諸善鬼神欲令人種不斷絕故擁護是人以好滋味
令入毛孔以業力故人種不斷過七日後是飢餓一
時息滅一切惡鬼皆悉捨去所須衣食天即雨下陰
陽調和美味出生身形可愛相好還復一切善法自
然而起清涼寂靜安樂無病慈悲心入心無惱害意譬
如親愛久不相見忽得聚集生喜樂心共相携持不
相捨離從於十歲展轉行善生人天中壽命長遠至
二十千歲乃至八十千歲自外法因並同初述 依立世論

中三大劫疫病七日乃住 依經七年 故瑜伽
論云謂人壽三十歲時方始建立當爾之時精妙飲
食不可復得唯煎煮朽骨共爲讌會若遇得一粒稻
麥粟稗等子重若末尼珠藏置箱篋而守護之彼諸
有情多無氣勢蹶僵在地不復能起由饑儉故有情
之類亾沒殆盡如此儉災經七年七月七日七夜方
乃得過彼諸有情復共聚集起下猒離由此因緣壽
不退減儉災遂息又若人壽二十歲時本起猒患今
乃退捨爾時多有疫氣瘴癘災橫熱惱相續而生彼
諸有情遇此諸病多悉損沒如是病災七月七日七

夜方乃得過彼諸有情復共聚集起中歎離由此因緣壽量無減病災乃息又人壽十歲時本起歎患今還退捨爾時有倚展轉相見各起猛利殺害之心由此因緣隨執草木及以瓦石皆成最極銳利刀劒更相殘害死喪終盡如是刀災極經七日方乃得過

相生

依中阿含經云過去有輪王出世名曰頂生奉持法齋修行布施國中貧者出財用給後經多時然國中有貧窮者不能出物用給恤乏人轉窮因窮便盜他物其主捕伺收縛送詣刹利頂生王所白曰天王此人盜我物願天王治王問彼人曰汝實盜耶彼曰實盜所以者何以貧困故若不盜者便無自濟王即出財而給與之語盜者曰汝等還去後莫復作由斯之故人作是念我等亦應盜取他物於是各競行盜是謂因貧無物不能給恤故人轉窮因盜滋甚故彼人壽四萬歲子壽三萬歲時本起猛利殺害之心由此因緣隨執草木及以瓦石皆成最極銳利刀劒更相殘害死喪終盡如是刀災極經七日方乃得過後彼人劫此利刀持行劫物捉彼物主截斷其頭因貧盜甚刀殺轉增故彼人壽轉減形色轉惡父壽二萬歲子壽一萬歲時人壽一萬歲時彼盜者便作是念王若知實或縛鞭我或擯罰錢或貫標上我寧妄言欺誑王耶念已白王我不偷盜是爲因貧無物不能給恤盜殺轉增便妄言兩舌故彼人壽轉減形色轉惡父壽一萬歲子壽一萬歲人壽一萬歲時人便嫉妒邪婬轉增故彼人壽轉減形色轉惡父壽一萬歲子壽五千歲人壽五千歲時三法轉增非法欲惡貪邪法故父壽五千歲子壽二千五百歲人壽二千五百歲時復三法轉增兩舌麤言綺語故彼壽轉減形色轉惡故父壽二千五百歲子壽千歲人壽千歲時一法轉增邪見是也因一法增故彼人壽轉減形色轉惡父壽千歲子壽五百歲人壽五百歲時彼人不孝父母不能尊敬沙門梵志不行順事不作福業不見後世罪故父壽五百歲子壽二百五十歲或二百歲今若長壽或壽百歲或不壽者佛復告比丘曰未來久時人壽十歲女生五月即便出嫁人壽十歲時有穀名稗子爲第一美食如今粳粮以爲上饌所有酥油鹽蜜甘蔗一切盡沒唯行十惡業道者爲人

所敬都未有善母於其子極有害心子亦於母極有害心父子兄弟姊妹親屬展轉相向有賊害心猶如獼師見彼鹿已極有害心人壽十歲時有七日刀兵劫盛彼若捉草即化成刀以此刀兵各各相殺彼於七日刀兵劫過七日便止爾時亦有人生慙恥羞愧厭惡不愛彼人七日刀兵起時便入山野在隱處藏過七日已則從山野於隱處出更互相見生慈愍心極相愛念猶如慈母唯有一子與久離別遠來相見情極愛念便作是語諸賢我今相見今得安隱我等由昔生不善心今親族死盡我

等寧可共行善法離斷殺業行善法已壽便轉增形色轉好壽十歲人生子壽二十壽二十人復作是念若求善者壽色轉好我等應可更增行善共離不與取行是善已壽便轉增人生子壽四十歲復離邪婬行是善已壽色轉好人生子壽八十歲復離妄言行是善已壽色轉好人生子壽百六十歲壽百六十已復離兩舌行是善已壽色轉好人生子壽三百二十歲復離麤言行是善已壽色轉好人生子壽六百四十歲復離綺語行是善已壽色轉好人生子壽二千五百歲復離貪嫉行是善已壽色轉好人生子壽五千歲復離瞋恚行是善已壽色轉好人生子壽一萬歲復離邪見行是善已壽色轉好人生子壽二萬歲非法欲惡貪行邪法我等寧可離此三惡不善法行是善已壽色轉好人生子壽四萬歲壽四萬歲時孝順父母尊重恭敬沙門梵志奉行順事修習福業見後世罪行是善已人生子壽八萬歲人壽八萬歲時此閻浮洲極大豐樂多有人民村邑相近如雞一飛女年五百歲乃當出嫁唯有七病寒熱大小便利婬欲飲食老等更無餘患時有王名螺爲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四天下七寶千子具足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衆統領大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樂

對除

依新婆沙論云然有聖言說彼對治謂若有能一日一夜持不殺戒於未來生決定不逢刀兵災起若能以一訶梨怛雞果起殷淨心奉施僧衆於當來世決定不逢疫病災起若能以一團食施諸有情於未來世決定不逢饑饉災時問如是三災餘洲有不答無根本災而有相以謂瞋增盛身力羸劣數加飢渴此說二洲北拘盧洲亦無罪業而生彼故又彼無有瞋

增盛故

述曰衆生固執無思悋貪嫉妬惡業逾盛所以人情嶮惡凶毒沴流今入末法人物俱惡所有依正兩報致令日夜衰耗故付法藏經云阿怒迦王自爲僧行食時實頭盧用酥澆飯阿怒迦王白言大聖酥性難消能不爲疾尊者答曰不爲患也何以故佛在時水與今酥等是故食之終不成病爾時尊者欲驗斯事使手入地下至四萬二千餘里即取地肥而示於王王今當知衆生薄福肥膩之味皆流入地是故世間福轉衰減王供養已歡喜而退良由世尊韜光未盈百年尚有斯徵況今向有二千豈有精味故瑜伽論云三災起時爾時有情復有三種最極衰損壽量衰損依止衰損資具衰損壽量衰損者所謂壽量極至十歲依止衰損者謂其身量極至一揲手或復一握資具衰損者爾時有情唯以粟稗爲食中第一以髮爲衣中第一以鐵爲莊嚴中第一五種上味悉皆隱沒所謂酥蜜油鹽等味及甘蔗變味

大三災部

時量

依新婆沙論云劫有三種一中間劫二成壞劫三大劫中間劫復有三種一增劫二增劫三增減劫減者從人壽無量歲減至十歲增者從人壽十歲增至八萬歲復從八萬歲減至十歲此中一減一增十八增減合二十中劫世間成二十中劫成已住此合名成劫經二十中劫世間壞二十中劫壞已空此合名壞劫總八十中劫合名大劫成已住中二十中劫初一唯減後一唯增中間十八亦增亦減故對法論云由此劫數顯色無色界諸天壽量也

時節

依莎法師西國傳云陰陽歷運日月旋璣稱謂雖殊時候無異隨其星建以標月名時極短者謂之剎那也如新婆沙論云彼剎那量云何可知有作是言依施設論說如中年女緝績毳時杼捲細毛不長不短齊此說爲但剎那量彼不欲說毛緩短長但說毳毛從指開出隨所出量是但剎那問前問剎那何緣乃引施設論說但剎那量答此中舉麤以顯於細以細難知不可顯故謂百二十剎那成一怛剎那六十怛剎那成一臘縛此有七千二百剎那三十臘縛成一牟呼栗多此有二百一十六千剎那三十牟呼栗多

成一晝夜此有少二十不滿六十五百千刹那此五
蘊一晝一夜經於爾所生滅無常有說此麤非刹那
量如我義者如壯士彈指頃經六十四刹那有說不
然如我義者如二壯夫執斷衆多迦尸細縷隨爾所
縷斷經爾所刹那有說猶麤非刹那有一壯夫以至那國百練剛刀捷
捷衆多迦尸細縷有一壯夫以至那國百練剛刀捷
疾而斷隨爾所縷斷經爾所刹那有說猶麤非刹那
量實刹那量世尊不說如世尊說譬如四善射夫各
執弓箭相背攢立欲射四方有一捷夫來語之曰汝
等今可一時放箭我能遍接俱令不墮於意云何此

入微識中皆令得度又毗婆論合有十二重一名刹
那二怛刹那三名羅婆四名摩睺羅五名日夜六名
半月七名一月八名時九名行十名年十一名雙十
二名劫一刹那者翻爲一念百二十刹那爲一怛刹
翻爲一瞬六十怛刹那爲一息一息爲一羅婆三十
羅婆爲一摩睺羅翻爲一須臾三十摩睺羅爲一日
夜一日夜計有六百三十八萬刹那僧祇律云二十
念爲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
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日極長時
晝有十八夜有十二極短時晝有十二夜有十八春

捷疾不茲芻白佛甚疾世尊佛言彼人不及地行藥
叉地行捷疾不及空行藥叉空行捷疾不及四大王
衆天彼天捷疾不及日月二輪二輪捷疾不及四大王
天子此薄日月輪車者此等諸天展轉捷疾壽行生
滅捷疾於彼刹那流轉無有暫停由此故知世尊不
說實刹那量問何故世尊不爲他說實刹那量答無
有有情堪能知故又依安般經云於一彈指頃心有
九百六十轉又仁王經云一念有九十刹那一一刹
那中復有九百生滅又菩薩處胎經云一彈指頃有
三十二億百千念念成形形形皆有識佛之威神

秋分便等又智度論云晝夜六分有三十時春秋分
時晝夜各十五時餘時增減五月晝時有十八夜有
十二十一月夜時有十八晝有十二依婆法師西國
傳云居俗日夜分爲八時晝夜各有四時
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
有大小故也白前黑後合爲一月六月合爲一行日
遊在內北行也總此二行合爲一
歲又分一歲以爲六時正月十五日至三月十五日
漸熱也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熱也五月十
六日至七月十五日雨時也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

五日茂時也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漸寒也
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盛寒也如來聖教歲
爲三時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熱時也五月十
六日至九月十五日雨時也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
五日寒時也或爲四時春夏秋冬也依論計之十五
夜爲半月兩半月爲一月三月爲一時兩時爲一行
一行卽半年六月也兩行爲一年二年半爲三雙此
由閏故以閏月兼本月此謂月雙非閏雙也若以五
年兩閏爲閏雙者二年半有一閏豈立隻乎積此時
數明劫有四種一別劫二成劫三壞劫四大劫從人
壽十歲漸至八萬歲經多時八萬歲又漸減至十歲
爲一別劫對餘總故名爲別也若以事格量依雜阿
含經云由旬城高下亦爾滿中芥子百年取一芥盡
劫猶不盡按此卽爲別劫也若據大劫卽以八十由
旬城爲量也樓炭經云以二事論劫一云有一大城
東西千里南北四千里滿中芥子百歲諸天來下取
一芥子盡劫猶未盡二云有一大石方四十里百歲
諸天來下取羅穀衣拂石盡劫猶未窮此亦應是別
劫也第二有成劫四十壞劫亦爾所以然者世間成
時二十別劫住時二十別劫壞時二十別劫空時二
十別劫此中以住合成以空合壞故各四十別劫總
此成壞合有八十別劫爲一大劫若更舒之別有六
劫一別二成三住四壞五空六大若更束之則有三
劫一小劫二中劫三大劫小則別劫中則成壞隨一
大則總成與壞欲界中壽一劫是小劫初禪三天壽
劫是中劫二禪已去壽劫是大劫外國俗算有六十
位過此已後不可數故名阿僧祇此數年爲劫數一
至六十位名阿僧祇劫此是大劫量也故智度論經
云以百由旬城爲量百年取一芥故喻以迦尸羅天
衣百年一拂百由旬石爲量者此並格量大劫也卽
按索訶世界（舊云娑婆世界）一大劫中千佛出世尋夫劫波
之號不可以時數之故以假石芥城等准爲一期之
候卽約前中具合成住壞空四劫也如前從十歲增
至八萬復從八萬還至十歲經二十返一小劫二十
小劫爲一成劫以年算之則經八千萬萬億百千八
百萬歲也止一爲小劫矣今成劫已過入住劫來復
經八小劫釋迦牟尼如來於住劫中當第四佛尚餘
九百九十六佛於後續次而出依裝法師西國傳云
夫數量之稱謂踰繕那（舊云由旬又曰踰闍那又由延皆訛略）踰繕那
者自古聖王一日運行也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

印度國俗及三十里聖教所載唯十六里故毗曇論
四肘爲一弓五百弓爲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爲一由
旬一弓長八尺五百弓長四百丈四百丈爲一拘盧
舍一里有三百六十步一步有六尺合有二百一十
六丈爲一里二里有四百三十二丈計前五百弓有
四百丈爲一拘盧舍猶欠三十二丈不滿二里計一
拘盧舍減有二里計八拘盧舍減十六里爲一由旬
若依雜寶藏經一拘盧舍有五里計毗曇八拘盧舍
爲一由旬合有四十里

壞劫

遺餘此世敗壞乃成爲災又順正理論云乃至地獄
無一有情爾時名爲地獄已壞諸有地獄定受業者
業力置他方獄中由此准知旁生鬼趣時人身內無
有諸蟲與佛身同若時人趣此洲一人無師法然得
初靜慮從靜慮起唱如是言離生喜樂甚樂甚靜餘
人聞已皆入靜慮命終並得生梵世中乃至此洲有
情都盡是名已壞贍部洲人東西二洲例此應說北
洲命盡生欲界天由彼鈍根無離欲故生欲界天已
靜慮現前轉得勝依方能離欲乃至人趣無一有情
爾時名爲人趣已壞若諸天趣欲界六天隨一法然

依長阿含經云三災上際云何若火災起時至光音
天爲際若水災起時至遍淨天爲際若風災起時至
果實天爲際三災欲起時世間人皆行正法正見不
倒修十善行行此法時有人得第二禪者即踊身上
昇於空中住聖人道天道梵道高聲唱言諸賢當知
無覺無觀第二禪樂人聞此聲已即修無覺無觀身
壞命終生光音天是時地獄衆生罪畢命終來生人
間復修無覺無觀得生光音天畜生餓鬼阿須倫乃
至六欲皆生光音天爾時生地獄盡後畜生盡已次
餓鬼阿須倫乃至他化自在天盡已然後人盡無有
得初靜慮乃至並得生梵世中爾時名爲欲天已壞
如是欲界無一有情名欲界中有情已壞若時梵世
隨一有情無師法然得二靜慮從彼定起唱如是言
定生喜樂甚樂甚靜餘天聞已皆入彼靜慮命終並
得生極光淨乃至梵世中有情都盡如是名已壞有
情世間唯器世間空曠而住餘方世界一切有情感
此三千世界業盡於此漸有七日輪現諸海乾竭衆
山洞然洲渚三輪並從焚燎風吹猛焰燒上天宮乃
至梵宮無遺灰燼自地火焰燒自地宮非他地災能
壞他地由相引起故作是說下火風飄焚燒上地謂

欲界火猛焰上昇爲緣引生色界火焰餘災亦爾如
應當知如是始從地獄漸滅乃至器世界盡總名壞時
劫又觀佛三昧經云天地始終謂之一劫劫盡壞時
火災將起一切人民皆背正向邪競行十惡天久不
雨所種不生依水泉源乃至四大駛河皆悉枯竭久
久之後風入海底取日上天城郭於須彌山邊置本
道中 長阿含經云其後久久有大毘風暴起吹海水深八萬四千由旬吹使兩披兩披已安置日宮殿置於須彌山邊第四天下乾陀山後有七日輪住從彼而出又說二日輪住從阿鼻地獄下出又說二日輪住從金剛際下出出已漸漸上昇分一日爲七日一日衆生業力故耳一日出
時百草樹木一時彫落二日出時四大海水從百由

旬乃至七百由旬內其水自然枯涸三日出時四大
海水千由旬乃至七千由旬內水展轉消盡四日出
時四大海水深千由旬乃至七千由旬五日出時四大海由第六一分之所枯竭四日輪及第六一分之所枯竭五日輪之所枯竭三無熱大池由第四日輪
千由旬乃至竭盡 長阿含經云九日出已一切江河大小悉竭無有遺餘亦無雨後亦無水時人物也 六日出時此地厚六萬八千由旬皆悉
煙出從須彌山乃至三千大千刹土及八大地獄靡
不燒滅煙盡無餘人民命終皆依須彌山及六欲諸
天皆悉命終宮殿皆空一切無常不得久住七日出
時大地須彌山漸漸崩壞碎末微塵猶如芥子悉
洞然諸寶爆裂煙焰震動至於梵天一切惡道皆悉

蕩盡罪終福至皆集第十五天上十四天以下盡成
灰墨新生天子未曾見此普懷恐懼舊生天子各來
慰勞勿生恐怖終不至此人民命終生光音天以念
爲食光明自照神足飛行或生他土若生地獄地獄
罪畢亦生天上若罪未畢復移他方無日月星宿亦
無晝夜唯有大冥謂之火劫火災畢已大果報致此壞敗劫
欲成時火乃自滅更起大雲漸降大雨滴如車軸是
時此三千大千刹土水遍其中及至梵天故瑜伽論
云又諸有情能滅壞業增上力故及依六種所燒事
故復有六日輪漸次而現彼諸日輪望舊日輪所有

熱勢踰前四倍既成七已熱逐增七云何名爲六所
燒事一小大溝坑由第二日輪之所枯竭二小河大
河由第三日輪之所枯竭三無熱大池由第四日輪
之所枯竭四大海由第五日輪及第六一分之所枯
竭五蘇迷盧山及以大地體堅實故由第六一分第
七日輪之所燒爇即此火焰爲風所鼓展轉熾盛極
至梵世如是世界皆悉燒已乃至灰墨及與餘影皆
不可得從此名爲壞器世間已壞滿足二十中劫如是
壞已復二十中劫住云何水災謂過七火災已於第
二靜慮中有俱生水界起壞器世間猶水消鹽此之

水界與器世間一時俱沒如是沒已復二十中劫住
云何風災謂七水災過已復七火災從此無間於第
三靜慮中有俱生風界起壞器世間如風乾支節復
能消盡此之風界與器世間世間已壞又依順正理
論云此水火風三大災起逼有情類令捨下地集上
天中初火災興由七日現有說如是七日輪行猶如
應行分路旋運中間各相去五千踰繕那次水災興
由降瀑雨有作是說從三定邊空中欻然雨熱灰水
有餘復說從下水輪起湧沸水上騰漂浸決定義者
即此邊生後風災興由風相擊有作是說從四定邊
空中欻然飄擊風起有餘復說從下風輪起擊風上
騰飄鼓此決定義准前應知三災起時云何次第要
先無間起七火災其次定應一水災起此後無間復
七火災度七火災還有一水如是及至滿七水災復
有七火災後風災如是總有八七火災一七水災
一風災起水風災起皆次火災自水風災必火災起
故災次第理必應然何緣七火方一水災極光靜天
壽勢故謂彼壽量極八大劫故至第八方一水災由
此應知要度七水八七火後乃一風災由遍淨天壽
勢力故謂彼壽量六十四劫故第八方一風災如

諸有情修定漸勝所感異熟身壽漸長由是所居亦
漸久住故毗曇論偈云

七火次第過　然後一水災
復七火後風

又對法論云如是東方無間無斷無量世界或有將
壞或有將成或有正壞或壞已住或有正成或成已
住如於東方乃至一切十方亦爾如是若有情世間
若器世間業煩惱力所生故業煩惱增上所起故總
名苦諦又雜心論問何故壞劫不至第四禪答淨居
天故彼無上地生即彼般涅槃故亦不下生下地非

數滅故若彼住經壞劫者亦不然增上福力生彼處
故內擾亂非故若彼地內有擾亂者則外有災患彼
初禪內有覺觀火擾亂故外爲火災燒第二禪內喜
水擾亂故外爲水災所漂第三禪內有出入息風擾
亂故外爲風災所壞問第四禪未曾有擾亂者何得
不常答刹那無常所壞故第四禪地不定相續隨彼
天生宮殿俱起若天命終彼亦俱沒耳

校譌

第十紙　十行今俾之　今南藏作今

音釋

浹 即涉切 一周曰浹日幹 饉 具吝切 饑饉也 驟 鉏祐切 急也 診 章忍切 驗視也 雩 羽俱切 雨祭也 薙 補過切 草似穀者 窴 七賜切 進也 墮 許規切 毀也 矬 在戈切 短也 撰 雉戀切 具也 稱 尺證切 揚也 秤 昌孕切 銓也 銃 千苟切 私也 粘 古行切 黏物也 蕉 慈消切 此俗呼 悛 此緣切 改也 韜 土刀切 藏弓矢 鼓 蘇后切 擊也 蹎 都年切 仆也 僵 居良切 偃也 駛 踈吏切 疾也 揀 力弔切 擇取物也 燎 力弔切 炬火也 爆 布校切 火裂聲 燼 徐刃切 火餘也 瘵 側賣切 疾也 瘵 陟卦切 病也 瘵 側賣切 此俗呼 寮 力弔切 官屬 燎 力小切 放火 燋 即消切 火所傷 鐐 力救切 火餘 燼 徐刃切 火餘也 燭 之欲切 照也 燭 之欲切 火燭 燼 徐刃切 火餘也 燼 徐刃切 火餘也 燼 徐刃切 火餘也

轉復減少乃更退下無量百千億萬由旬湛然停住
彼水聚中四方浮沫水上厚六十八億由旬周闊無
量大風吹沫復造須彌山四寶所成復吹水上浮沫
爲三十三天七寶所成又吹水沫於須彌山半腹之
間四萬二千由旬爲日月天子宮殿皆七寶成以是
因緣世間便有七日宮殿安住現在又吹水沫於海
水上高萬由旬爲空居夜叉造玻瓈宮殿城郭亦爾
又吹水沫於須彌山四面各去山一千由旬大海之
下作四面阿脩羅城七寶莊嚴又復大風吹水聚沫
造作餘大寶山如是展轉吹水沫過四大洲八萬小
洲須彌山王并餘一切大山之外周帀安置名大輪
圍山高廣正等六百八十萬億由旬牢固眞實金剛
所成難可破壞如是大風吹掘大地漸漸深入乃於
其中置大水聚湛然停積以此因緣便有大海又起
世經云此大海水何因緣故如是鹹苦不堪飲食此
有三因緣何等爲三一者從火災後經無量時起大
重雲彌覆疑住後降雨滴注滿世界彼大雨汁洗楚
身天一切宮殿次洗魔天宮殿次洗他化自在天化
樂天兜率天夜摩天宮殿洗已洗彼宮時所有鹹辛
苦味悉皆流下次復洗須彌山及四大洲八萬小洲

諸餘大山等如是洗時浸漬流蕩其中以是因緣令
大海鹹不堪飲食第二此大海水大神大身衆生在
其中住所有屎尿流出海中以是因緣其水鹹苦不
堪飲食第三此大海水古昔諸仙曾所呪故願海成
其鹽味不堪飲食以是因緣令大海鹹不堪飲食又
依順正理論云所言成劫者謂從風起乃至地獄始
有情生謂此世間災所壞已二十中劫唯有虛空過
此長時次應復有等住世成劫便至一切有情業增
上力空中漸有微細風生是器世間將成前相風漸
增盛成立如前所說風輪水輪金輪等然初成立大

梵天宮乃至夜摩天宮復起風輪等是謂成立外器
世間由有情力增光淨久集有情天衆既多居處迫
逐諸福減者應散居下此器世間初一有情極光淨
殁生大梵處空宮殿中後諸有情亦從彼殁有生梵
輔有生梵衆有生他化自在天宮漸漸下生乃至人
趣後生餓鬼旁生地獄法爾後成壞必最初若初一
有情生無間獄二十中成劫應知已滿此後復有二
十中劫名成已住次第而起立世阿毗曇論云一切
器世界起作已成時二種界起長謂地火兩界風界
起吹火界蒸鍊地界風界恒起吹一切物使成堅實

既堅實已一切諸寶種類皆得顯現如是多時六十小劫究竟已度又長阿含經云此三及地爲四災四劫除地說三爲大劫唯未至第四禪爲淨居天故無上地可生卽於彼處涅槃亦不下生非數滅故變成天地天地更始了無所有亦無日月地湧甘泉味如酥蜜時光音諸天或有福盡來生或樂觀新地性多輕躁以指嘗之如是三轉得其甜味食之不已漸生麤肥失天妙色神足光明冥然大暗後大黑風吹彼海水漂出日月置須彌邊安日道中遶須彌山照四天下時諸人輩見出則歡見入則懼自茲以後晝夜晦朔春秋歲數終而復始劫初成時諸天來下爲人皆悉化生身光自在神足飛行無有男女尊卑衆生以手試嘗遂生味著漸成團食生世故名衆生有自然地味味猶如醍醐亦如生酥味甜如蜜其後衆生以手試嘗遂生味著漸成團食光明轉滅無復神通食地味多者顏色麤悴其食少者顏色光澤遂生勝負因緣勝負故便生是非地味稍歿咸皆懊惱咄哉爲禍無復地味又生地皮狀如薄餅地皮又滅又生地膚地膚滅故依增一經又生自然地肥味嘗如葡萄酒又樓炭經云地肥不生便生兩枝葡萄其味亦甘久久食多共相形笑兩枝葡萄不生更生粳米無有糠糟不加調和衆美味衆生食之生男女形又增一經云時諸天子情意欲多夫妻共住其餘衆生壽福行盡後光音天來生此間在母胎中因此世間有處胎生爾時造瞻婆大城乃至一切城郭自然粳米朝刈暮熟暮刈朝熟刈後隨生又依中阿含經米長四寸未有莖幹時有衆生併取五日糧如是相繼乃至併取五日粳米漸生糠糟刈已不生遂有枯株爾時衆生懊惱悲泣各封田宅粳米以爲疆畔其衆自藏已米盜他田穀無能決者議立一平等主善護人民賞善罰惡便有刀杖等物考楚殺戮此是生老病死之原由有田地致此諍訟故各共減割以供給之故選一人形貌尊雅甚有才德請以爲主於是始有民主之名田宅舍屋之名天下豐樂不可具述奉行十善哀念人民如父母愛子人民敬主如子敬父人壽大久豐樂無極又依順正理論云初受段食故身漸堅重光明隱沒黑暗便生日月衆星從茲出現由漸昧地味便隱從茲復有地皮餅生競耽食之地餅復隱爾時復有林藤出現競耽食故林藤復隱有非種香稻自生衆共取之以充

所食此食麤故殘穢在身爲欲蠲除便生二道因斯遂有男女根生由二根殊形相亦異宿習力故便相瞻視因此遂生非理乃至由行劫盜過起貪量衆內一有德人各以所收六分之一願令防護封爲田主因斯故立剎帝利名大衆欽承恩流率土故復名大王未有多王自後諸王此王爲首又長阿含經云佛告比丘有四事長久無量無限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云何爲四一時世間災漸起壞此世時中間長久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二者此世間壞已空時中間長久迴遠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三者大地初起向欲成時中間長久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四者天地成已久住不壞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是爲四事長久無量無限不可以日月歲數而計量也頌曰

百旬芥易盡　三災理自傾　石火無恒焰
電光非久停　飢窮自相噉　刀兵競相征
疫病無醫効　空勞悁苦聲　親戚無相救
殘害有餘情　遺文虛滿篋　徒欣富貴盈
太息波川迅　悲斯苦業縈　生滅恒敦迫
煎迫未安寧

三界篇第二之一

四洲部

述意

夫三界定位六道區分麤妙異容苦樂殊跡觀其源始不離色心檢其會歸莫非生滅生滅輪迴是曰無常色心影幻斯謂苦本故涅槃喻云於大河法擧方之於火宅聖人啓悟息駕反源超出三有漸逾十地也尋世界立體四大所成業和緣合與時而作數盈災起復歸於滅所謂短壽者謂其長壽長者見其短矣夫虛空不有故厥量無邊世界無窮故其狀不一

於是大千爲法王所統小千爲梵王所領須彌爲帝釋所居鐵圍爲藩牆之城大海爲八維之浸日月爲四方之燭總總羣生於茲是宅瓔瓔含識莫思塗炭沉俗而觀則迂誕之奢言大道而察乃掌握之近事耳但世宗周孔雅伏經書然辯括宇宙臆度不了易稱天玄益取幽深之名莊說蒼天近在遠望之色於是野人信明謂旻青如碧儒士據典謂乾黑如漆青黑誠異乖體是同儒野雖殊不知是一然則俗尊天名而莫識實豈知六欲之嚴麗十梵之光明哉嗟夫區界現事猶莫之知不思妙義固其已矣竊惟方等

大典多說深空尋長舍樓炭辯章世界而文博偈廣
卒難檢究今簡要略用標厥致耳

會名

長阿含起世經等四洲地心即是須彌山山外別有
八山圍如須彌山下大海深八萬四千由旬其邊八
山大海初廣八千由旬中有八功德水（依順正理論云一由旬二哩）
（軟四輕五滿等六不臭七飲時不損喉入飲已不傷腹）如是漸小至第七山下
水廣一千二百五十由旬其外鹹海廣於無際海外
有山即是大鐵圍山四周圍輪并一日月晝夜廻轉
照四天下名爲一國土即以此爲量數至滿千鐵圍

遶訖名一小千復至一千鐵圍遶訖名爲中千世界
即數中千復滿一千鐵圍遶訖名爲大千世界其中
四洲山王日月乃至有頂各有萬億（舊云百億者錯算也）成則
同成壞則同壞皆是一化佛所統之處名爲三千大
千世界號爲娑婆世界梵本正音名爲索訶世界依
自誓三昧經云沙訶世界者（漢言忍界謂此土人物
剛強難忍故立名號）其佛號曰能仁以別東廣名曰三界一欲界二色界
三無色界初欲界者欲有四種一是情欲二是色欲
三是食欲四是婬欲二色界有二一是情欲二是色
欲無色界有一情欲初具四欲強色微故云欲界第

二色界色強欲微故號色界第三無色界色絕欲劣
故名無色界（更依華嚴辯三千大千世界乃有多重不煩廣述也）

地量

依華嚴經云三千大千世界以無量因緣乃成且如
大地依水輪水依風輪風依空輪空無所依然衆生
業感世界安住故智度論云三千大千世界皆依風
輪爲基又新翻菩薩藏經云諸佛如來成就不思議
智故而能行知諸風雨相知世有大風名烏盧博迦
乃至衆生諸有覺受皆由此風所搖動故此風輪量
高三拘盧舍於此風上虛空之中復有風起名曰風
輪此風輪量高五拘盧舍於此風上虛空之中復有
風起名曰去來此風輪量高四十踰繕那如是舍利子次第輪上六萬
八千拘胝風輪之相如來應正等覺依止大慧悉能
了知舍利子最上風輪名爲周遍上界水輪之所依
止其水高量六十八百千踰繕那爲彼大地之所依
止其地量高六十八千踰繕那舍利子是地量表有
一三千大千世界又樓炭經云此地深二十億萬里

下有金粟亦二十億萬里下有金剛亦二十億萬里下有水際八十億萬里下有無極大風深五百二十億萬里此雖六重前四是地輪第五是水輪第六是風輪金光明經云此地深十八萬由旬下有金沙金沙正是金粟下有金剛地釋云前風輪堅固不可沮壞有大洛那力人以金剛杵擊之杵碎風輪無損大洛那力者是第四梵王那羅延力是佛身力亦名那羅延風輪風輪上次有水輪水輪者依立世經云深一百一十三萬由旬減風輪三十八萬由旬以衆生業力水不流散如食未消不墮熟藏又如倉貯米內

外物持水輪亦爾外由有風持不散如世間鑛酪爲酥此風力順轉此水成金水深一百一十三萬由旬既順成金水但厚八十萬由旬所略三十三萬由旬皆屬金地金地輪中從少向多應厚十二洛沙一洛叉有十萬由旬此輪縱廣一等

山量

今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諸佛世尊皆垂化現現生現滅導聖導凡約一四天下即以一日月所照臨處以蘇迷盧山爲中（唐云妙高山舊名須彌山又曰善積亦云須婁山此皆訛略耳）高三百三十六萬里四寶所成東面黃金南面瑠璃西面白銀北面玻瓈柱大海中亦深三百三十六萬里據金輪上如起世經云須彌山名佉提羅高四萬二千由旬上闊亦爾七寶所成其須彌山正是地輪第五是水輪第六是風輪金光明經云此地深十八萬由旬下有金沙金沙下有金剛地釋云前風輪堅固不可沮壞有大洛那力人以金剛杵擊之杵碎風輪無損大洛那力者是第四梵王那羅延力是佛身力亦名那羅延風輪風輪上次有水輪水輪者依立世經云深一百一十三萬由旬減風輪三十八萬由旬以衆生業力水不流散如食未消不墮熟藏又如倉貯米內外物持水輪亦爾外由有風持不散如世間鑛酪爲酥此風力順轉此水成金水深一百一十三萬由旬既順成金水但厚八十萬由旬所略三十三萬由旬皆屬金地金地輪中從少向多應厚十二洛沙一洛叉有十萬由旬此輪縱廣一等

山量

今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諸佛世尊皆垂化現現生現滅導聖導凡約一四天下即以一日月所照臨處以蘇迷盧山爲中（唐云妙高山舊名須彌山又曰善積亦云須婁山此皆訛略耳）高三百三十六萬里四寶所成東面黃金南面瑠璃西面白銀北面玻瓈柱大海中亦深三百三十六萬里下有金剛亦二十億萬里下有水際八十億萬里下有無極大風深五百二十億萬里此雖六重前四是地輪第五是水輪第六是風輪金光明經云此地深十八萬由旬下有金沙金沙下有金剛地釋云前風輪堅固不可沮壞有大洛那力人以金剛杵擊之杵碎風輪無損大洛那力者是第四梵王那羅延力是佛身力亦名那羅延風輪風輪上次有水輪水輪者依立世經云深一百一十三萬由旬減風輪三十八萬由旬以衆生業力水不流散如食未消不墮熟藏又如倉貯米內

千由旬周帀無量善見山外有山名曰馬半頭高三千由旬上闊亦爾七寶所成二山之間闊六千由旬周帀無量馬半頭山外有山名曰尼民陀羅高一千二百由旬上闊亦爾七寶所成二山之間闊二千四百由旬周帀無量尼民陀羅山外有山名毗那耶迦高六百由旬上闊亦爾七寶所成二山之間闊一千二百由旬周帀無量毗那耶迦山外有山名斫迦羅之間闊六百由旬周帀無量上列諸山中間皆是海水皆有優鉢羅華鉢頭摩華拘牟陀華奔荼利迦（此言輪圍即鐵圍山是也）高三百由旬上闊亦爾七寶所成二山千由旬周帀無量善見山外有山名曰馬半頭高三千由旬上闊亦爾七寶所成二山之間闊六千由旬周帀無量馬半頭山外有山名曰尼民陀羅高一千二百由旬上闊亦爾七寶所成二山之間闊二千四百由旬周帀無量尼民陀羅山外有山名毗那耶迦高六百由旬上闊亦爾七寶所成二山之間闊一千二百由旬周帀無量毗那耶迦山外有山名斫迦羅之間闊六百由旬周帀無量上列諸山中間皆是海水皆有優鉢羅華鉢頭摩華拘牟陀華奔荼利迦（此言輪圍即鐵圍山是也）高三百由旬上闊亦爾七寶所成二山

華等諸妙香物遍覆於水去斫迦羅山其間不遠亦有空地青草遍布即是大海於大海北有大樹王名曰閻浮樹身周圍有七十由旬根下入地二十一由旬高百由旬乃至枝葉四面垂覆五十由旬長阿含經云其山空地中有大海水名曰鬱禪那此水下轉輪聖王道廣十二由旬俠道兩邊有七重牆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帀交飾七寶所成閻浮提地輪王出時水自然去其道平現去海不遠有山名鬱禪山去此山不遠有山名金壁過此山已有山名雪山縱廣五百由旬深五百由旬雪山中間有寶山高二十由旬雪山壁出高百由旬其山頂上有阿耨達池縱廣五十由旬其水清冷澄徹無穢七寶砌疊其池底金沙充滿華如車輪根如車轂華根出汁色白如乳味甘如蜜池東有恒伽河從牛口出從五百河入于東海池南有新頭河從師子口出從五百河入于南海池西有博义河從馬口出從五百河入于西海池北有斯陀河從象口出從五百河入于北海依婆法師西國傳其贍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也（此云無熱舊曰阿耨達池訛也）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金銀瑠璃頗胝飾其岸焉金沙彌漫清波皎鏡

大地菩薩以願力故化爲龍王於中潛宅出清冷水屬贍部洲是以池東面銀牛口流出殑伽河（恒伽訛也）繞池一帀入東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舊曰辛頭河者訛也）繞池一帀入西南海池西面瑠璃馬口流出縛芻河（舊曰婆河者訛也）繞池一帀入西北海池北面頗胝師子口流出徙多河（舊說曰私陀河者訛也）繞池一帀入東北海或曰潛流下地出積石山即徙多河之流爲中國之河源也時無輪王應運贍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則暑溫宜象西寶主乃臨海盈寶北馬主寒勁宜馬東人主和暢多人故象主之國躁烈篤學特

何故名爲阿耨達其義云何此閻浮提所有龍王盡有三患唯阿耨達龍無有三患云何爲三一者所有諸龍皆被熱風熱沙著身燒其皮肉及燒骨髓以爲苦惱唯有阿耨達龍無有此患二者所有龍宮惡風暴起吹其宮內失寶飾衣龍身自現以爲苦惱唯阿耨達龍王無如此患三者所有龍王各在宮中相娛樂時金翅大鳥入宮搏撮或始生方便欲取龍食龍怖懼常懷熱惱唯阿耨達龍無如此患若金翅鳥王生念欲往卽便命終故名阿耨達阿耨達者秦言無惱佛告比丘雪山右面有城名毗金離其城北有七黑山黑

山北有香山其山常有歌舞唱妓音樂之聲山有二窟一名爲盡二名善盡七寶所成柔輭香潔猶如天衣妙音乾闥婆王從五百乾闥婆在其中止又順正理論云四洲之中唯贍部洲有金剛座上窮地際下據金輪諸最後身菩提薩埵將登無上正等菩提皆坐此座起金剛定以無餘依及餘處所有堅力能持此坐又長阿含經云佛告比丘有四大天神何等爲四一者地神二者水神三者風神四者火神此之四大各共有之故地神生惡見言地中無水火風時我知此地神所念卽往語言汝嘗生念言地中無水火

風耶答曰地中實無水火風也我時語言汝勿生此念謂地中無水火風所以者何地中有水火風但地大多故地大得名佛告比丘我爲彼地神除其惡見示教利喜得法眼淨水中有地火風火中有地水風風中有地水火但初大多故偏得名也

界量

依立世阿毗曇論云大鹹海外有山名曰鐵圍入水三百一十二由旬半出水亦然廣亦如是周迴三十六億一萬三百五十由旬從閻浮提南際取鐵圍山三億六萬六百六十三由旬從閻浮提中央取東弗

于逮中央三億六萬六百由旬從閻浮提中央取西瞿耶尼中央三億六萬六百由旬從閻浮提北際取北鬱單越北際四億七萬七千五百由旬從鐵圍山水際極西鐵圍山水際遝度十二億二千八百二十五由旬鐵圍山水際周迴三十六億八千四百七十五由旬從此須彌山頂至彼須彌山頂邊十二億三千四百五十由旬從此須彌山中央至彼須彌山中央十二億八萬三千四百五十由旬從此須彌山根至彼須彌山根十二億三千五十由旬如是義者佛

方土

尋夫方土人別不同總有二種一凡二聖若約方言之卽有四種所謂四天下人若以住處言之四天下中合有四千八處則有四千八種之人若直按閻浮提一方言之如樓炭經說大國總有三十六之大國人亦同之若展別論則有二千五百小國人亦同之又一一國中種類若干胡漢羌虜蠻夷楚越各隨方土色類不同未可具述故樓炭經云此南浮提種類差別合有六千四百種人但總彰大數不別其名長

阿含經云佛告比丘此四天下有八千天下圍繞其外復有大海水周帀圍繞八千天下復有大金剛山二山中間繞大海水金剛山外復有第二大金剛山二山中間窈窈冥冥日月神天有大威力不能以光照及於彼八大地獄也第一北欝單越者依長阿含經云須彌山北天下有欝單越國其土正方縱廣一萬由旬人面亦方像彼地形有大樹王名奢婆羅園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多有諸山浴池華果豐茂無數衆鳥和鳴地生軟草槃縈右旋色如孔翠香如婆師軟若天衣其地柔軟以足蹈地地四寸舉足還復地平如掌無有高下彼土四面有四阿耨達池各縱廣百由旬以七寶砌出四大河廣十由旬衆鳥和鳴彼土無有溝坑荊棘株杌亦無蚊虻毒蟲地純衆寶陰陽調柔四氣和順百草常生無有冬夏其土常有自然粳米不種自生無有糠糂如白華聚猶忉利天食衆味具足其土常有自然釜鬵有摩尼珠名曰焰光置於鬵下飯熟光滅不假樵火不勞人功其土有樹名曰曲躬葉葉相次天雨不漏彼諸男女止宿其下復有香樹高七十里華果繁茂其果熟時皮破自烈自然香出或高六十里五十里小者五里

其果熟時皮破自然出種種殽膳之具或出種種器或出種種食或戲河中有衆寶船彼方人民欲入中洗浴遊戲時脫衣岸上乘船中流娛樂訖已度水遇衣便著先出先著後出後著不求本衣次至香樹樹爲曲躬其人手取樂器調絃並以妙聲和絃而行詣園娛樂其土中夜阿耨達龍王數數時起清淨雲周遍世界而降甘雨如構牛乳以八味水潤澤普洽於中夜後淨無有翳空中清明海出涼風微吹人身衆體快樂其土豐熟人民熾盛設須飲食以自然粳米著於釜中以焰光珠置於釜下飯自然

熟珠光自滅諸有來者自恣食之其主不起飯終不盡若其主起飯則盡竭其飯鮮潔如白華聚其味如天無有衆病氣力充足顏色和悅無有衰耗其土人身顏貌同等不可分別其貌少壯如閻浮提二十許人其人口齒平正潔白無間髮紺青色無有塵垢髮垂八指齊眉而止不長不短若其土人起欲心時有熟視女人而捨之去彼女隨逐往詣園林若彼女人是彼男子父親母親骨肉中表不應行欲者樹不曲陰各自散去若非親者樹則曲陰隨意娛樂一日二日或至七日爾乃捨去（在世阿毘曇論云北洲人不家女不過妻不貿不賣若男

天彼人何故壽命常定其人前世修十善行身壞命終生贍單越壽命千歲不增不減是故彼人壽千歲等若有人能施沙門婆羅門及施貧窮乞兒疾病困苦者給其衣食乘輦輿轝髮塗香牀榻房舍又造塔廟燈燭供養其人命終生贍單越壽命千歲不增不減其土不受十惡舉動自然與十善合身壞命終生天善處是故彼人得稱爲勝於三天下其土最上故泰言最上立世論云彼土人民悉皆白淨人所莊飾髮翠黑恒如剃周羅五日頭髮自然長橫七指無有增減順正論云北俱盧洲形如方座四邊量等面各

二千既說界方面各二千已具其義邊有二中洲一矩婆洲二憍拉洲此二洲皆有人住第二東弗于逮依長阿含經云須彌山東有天下名弗于逮其土正圓縱廣九千由旬人面像彼地形有大樹王名伽藍浮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造天地經云東方人物勝閻浮提人彼土用綿絹共相市易依長阿含經云彼土人壽二百歲少出多減（樓炭經云人壽二百歲）飯食魚肉（世論云食飯若有白死則食其肉）以穀帛珠璣共相市易人有婚禮嫁娶（世論云東弗婆提人多欲者一生之中數至七世中品者或至五六亦有修行至死無欲東西二洲人性個異色餘同閻浮提身有種種名彼人

食也

又其土人大小便時地爲開坼便利訖已地還自合其土人民無所繫戀亦無蓄積壽命常定死盡生

頭髮莊飾剪前被後上至下兩耳依順正論云東勝身洲人長七肘天著下邊上衣繞身而出東狹西廣邊量等形如半月東三百五十三邊各二千此東洲東邊廣南洲南際故東如半月其洲邊有二中洲者一提訶洲二毗提訶洲此二洲皆有人住第三俱耶尼者依長阿含經云須彌山西天下名俱耶尼其土形如滿月縱廣八千由旬人面像彼地形有樹王名曰斤提園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阿脩羅王有樹名曰善盡園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忉利天有樹名曰晝度園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閻浮提人人壽百歲中夭者多初十無知二十少知猶未黠了三十欲意盛四十所行無端五十所習不怠六十慳著七十體性遲緩八十無榮飾九十疾病百歲諸根衰耗經於三百冬夏春三萬六千食中間或有不具者立世阿毗曇論云閻浮提人衣服莊飾種種不同或有長髮分為兩

提人若眷屬死送喪山中燒棄去或置水中或埋土裹或著空地東西二洲大同閻浮提婚禮亦同其欲多者一生之中數至十二其中品者數或至十亦有修行至死無欲彼人莊飾並皆被髮上下著衣依順正理論云西牛貨洲圓如滿月逕二千五百周圍七千半其洲邊有中洲者一拾揵洲二嗢怛羅漫里拏洲皆有人住第四閻浮提者依長阿含經云須彌山南有天下名閻浮提其土南狹北廣縱廣七千由旬人面像此地形有大樹王名閻浮提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以此勝全出此樹下故名閻浮提那檀金　復有金翅鳥王樹名俱利睺

髻或有剃落髮鬚或有頂留一髻餘髮皆除名周羅髮或有拔除髮鬚或有剪髮剪鬚或有編髮或有被髮或有剪前被後令圓或有裸形或著衣服覆上露下或露上覆下或上下俱覆或止障前後四洲人民所食多種不可具述婚禮市易現事可知然論云閻浮提人一生欲事無數無量不同餘三洲人少欲亦有修行至死無欲依順正理論云南贍部洲有邊洲一名遮末羅洲二名筏羅遮羅洲此二洲中皆有人住

身量

依立世經云閻浮提人命促至十歲時身形短小或長二揲手三揲手於其自身則有八揲手毗曇論云閻浮提人至百歲時身長三肘半或長四肘（長阿含經云長者大位者亦有不定）弗婆提人長八肘瞿耶尼人長十六肘鬱單越人長三十二肘

壽量

如毗曇說閻浮提人壽命不定有其三品上壽一百二十五歲中壽一百歲下壽六十歲其間中夭者不可勝數且依劫減時說有此三品若據劫初壽命無量或至八萬四千依長阿含經閻浮提人人壽百二十歲中夭者多東弗于逮人人壽二百歲（樓炭經云人壽二百歲）西俱耶尼人人壽三百歲北鬱單越人人壽千歲（鉢多人壽百千大者唯此洲人定壽千年也）

永量

依起世經云閻浮提人身長三肘半永長七肘閻浮提人身長七肘永長十四肘半瞿陀尼人弗婆提人身永與閻浮提等量鬱單越人身長十四肘上下七肘阿脩羅身長一由旬永長二由旬閻浮一由旬重半起利沙（隋言卑劣餘經說阿脩羅大小不定如毗婆質多阿脩羅四倍高須彌山獨山）

優劣

長阿含經云佛告比丘閻浮提人有三事勝拘耶尼人何等為三一者勇猛強記能造業行二者勇猛強記佛出其土拘耶尼人有三事勝閻浮提人何等為三一者多牛二者多羊三者多珠玉閻浮提有三事勝弗于逮何等為三一者勇猛強記能修梵行三者勇猛強記佛出其土弗于逮有三事勝閻浮提何等為三一者其土極廣二者其土極大三者其土極妙閻浮提有三事勝鬱單越何等為三一者勇猛強記能造業行二者勇猛強記能修梵行三者勇猛強記佛出其土鬱單越有三事勝閻浮提何等為三一者長壽二者無所繫屬二者無有我所三者壽定千歲閻浮提人亦以上三事勝餓鬼趣餓鬼趣有三事勝閻浮提何等為三一者身大三者他作自受閻浮提人亦以上三事勝金翅鳥金翅鳥復有三事勝閻浮提何等為三一者身大三者宮殿閻浮提人亦以上三事勝阿須倫阿須倫復有三事勝閻浮提何等為三一者宮殿高廣二者宮殿莊嚴三者宮殿清淨閻浮提人亦以上三事勝四天王天四天王天復以三事勝閻浮提何等為三一者長壽二者

端正三者多樂閻浮提人亦以上三事勝忉利天焰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此諸天復有三事勝閻浮提何等為三一者長壽二者端正三者多樂法苑珠林卷第四

校讎

第十紙 十一行讀地北本紙作揩 第十三紙 五行讀地北本紙作繞河 第二十一紙 四行晉宋本藏作盡

音釋

糠糟 上苦岡切外皮也下作曹切糟粕穀皮也 噉 徒感切食也 佉 丘伽切 楯 食尹切闌楯也 砌 七計切甃也 壑 力救切 刈 魚肺切割也 敦 胡敎切傲也 窖 乘宵切 圾 魚肺切 敦 胡敎切傲也 窖 乘宵切

切疊也 殑 其陵切 賄 呼罪切布帛也 獷 古猛切 獷蠻惡也 趙 丈利切 搏撮 珠伯切各切擊也撮子活切兩指撮也 崛 苦骨切 窈 烏皎切 鏡 方六切金屬 構 古候切手鏡也 坼 丑厄切裂也 摯 雲俱切車也 鬘 莫還切甲託切 欄 長者 拉 盧合切 搚 丑皆切 嗢 烏骨切 睒 失冉切 黕 胡感切慧也

裸 赤體也 裸 赤體也 先悉李少慶兼閱視大同盥察御史吉水曾乾亨 法苑珠林第四卷 吳江沈士登書 深水毛詩賦刻 黃曆辛卯春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五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三界篇第二之二

諸天部

辨位

如婆沙論中說天有三十二種欲界有十色界有十八無色界有四合有三十二天也第一欲界十天者一名干手天二名持華鬘三名常放逸天四名日月星宿天五名四天王天六名三十三天 總名忉利天福 七名炎摩天八名兜率陀天九名化樂天十名他化自在

色界合有十八天 第三無色界中有四天一名空處天二名識處天三名無所有處天四名非想非非想處天是名三界總有三十二種天也問曰未知此三十二天幾凡幾聖答曰二唯凡住五唯聖住自餘二十五天凡聖共住所言二唯凡住者一是初禪大梵天王二是四禪中無想天中唯是外道修無想定以生其中受五百劫無心之報外道不達謂爲涅槃受報畢已必起邪見來生地獄以是義故一切聖人亦不生中也所言五唯聖人居者謂從廣果已上無煩無熱等五淨居天唯是那含羅漢之所住也縱凡生彼天者要是進向那含身得四禪發於無漏起熏禪業或起一品乃至九品方乃得生凡夫無此熏禪業故不得生也若言那含生彼理則無疑問曰阿羅漢既是無生何故亦云生彼天者答曰此應言欲界那含生彼而得羅漢非謂先是羅漢而生彼也自餘二十五天凡聖共居不言可悉若總據大小乘教合有四天故涅槃經云有四種天一世間天二生天三淨天四義天世間天者如諸國王生天者從四天王乃至非想非非想天淨天者從須陀洹至辟支佛義天者十住菩薩摩訶薩以何義故十住菩薩名爲義天以能善解諸法義見一切法是空義故

會名

第一四天王者依長阿含經云東方天王名多羅吒此云治國主（乾度論云提頭賴吒此云領乾闥婆及毗舍闍神將護弗婆提人不令侵害南方天王名毗瑠璃此云增長主（智度論名毗樓勒叉）領鳩槃荼及薜荔神將護閻浮提人西方天王名毗留博叉此云雜語主（智度論云毗樓博叉）領一切諸龍及富單那將護鞞耶尼人北方天王名毗沙門此云多聞主領夜叉羅剎將護欝單越人智度論云天帝釋具依梵音應云提婆那因釋迦者（此云天）此云因（此云主）合而言之是能天主也須夜摩天者（此云妙善）此云妙（此云善）樂率陀者（此云知足）須涅蜜陀者（此云化樂）婆舍跋提者（此云他化自在天也）楚天王名曰尸棄（此云頂）此云大頂首陀婆天者（此云淨居天旦依智度論遂要釋此云天名具如慶抄論說爲文繁故不可具錄也）此云少多自外天已上天名具如慶抄論說爲文繁故不可具錄也）中阿含經云時有異比丘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何因緣名釋提桓因佛告比丘釋提桓因本爲人時行於頻施沙門婆羅門貧窮困苦施以

飲食錢財燈明等以堪能故名釋提桓因復何因緣名富蘭陀羅告曰彼爲人時數數行施衣被飲食乃至燈明故名富蘭陀羅復何因緣故名摩訶婆告曰本爲人時名摩伽婆卽以本爲名復何因緣故名婆復何因緣故名憍尸迦告曰本爲人時爲憍尸迦姓故復何因緣故名舍脂鉢低告曰彼舍脂爲天帝釋第一天后復何因緣故名千眼告曰本爲人時聰明智慧於一坐間思千種義觀察稱量故復何因緣故名因提利告曰天帝於諸三十二天爲主故佛告比丘然彼釋提桓因本爲人時受持七種受得天帝釋何等爲七謂供養父母乃至等行惠施如經偈說爲天帝釋

業因

問曰六趣之報造何業生答曰依智度論說六趣之業不過善惡各有三品上者生天中者生人下者生四惡趣若依此義但善上品卽得生天不分散定別耶若依業報差別經中具說十善得生天趣具分定散三界差別經云復有十善能令衆生得欲界天報此則欲界天報爲修有漏十善與定相應此則色界定善業也復有四業能令衆生得無色界天報一者謂過一切色想滅一切有對想入無色界天報一者謂過一切空處定入識處定二者過一切空處定入無所有處定四者過一切無所有處定入非想非非想處定以是四業得無色界報若爾此界何故不言十善業者應言此界是無色報離色而修遠離身口是故據地但言四業不就十善也然上來所說皆是如來分別業報因果相當不差異也若依善戒經說僧持二百五十戒尼持三百四十八戒亦是生天之業故四分律偈云

明人能護戒　能得三種樂　名譽及利養
死得生天上

此據欲界天說又如正法念經說或因持戒不殺不盜不婬由斯三善亦得生天此亦生欲界色界天因別時之說然非局此三卽得生天也又如溫室經說浴僧淨業亦得生天及上界報此亦別時之意非將慈母於恒河救兒兒母俱死得生梵天此是散心之慈不以餘定善助豈得生天此但據遠因非局散慈

則得上生亦如一聞涅槃不墮四趣義亦如是故正法念經云若身不殺盜婬口不妄語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持此七戒得生四天王天若能持七種戒得生化生天此有上中下若持不殺戒得生四天王處婬得生三十三天若持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兩舌惡口綺語得生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又長阿含經云先於佛所淨修梵行於此命終生忉利天使彼諸天增益五福一者天壽二者

第二天女復說偈言

若男子女人　勝妙衣惠施　施衣因緣故
所生得殊勝　施所愛念物　生天隨所欲
見我居宮殿　乘虛而遊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勝　觀察斯福德　廻向中之最

第三天女復說偈言

若男子女人　勝妙香惠施　愛念可意施
生天隨所欲　見我處宮殿　乘虛而遊行
天身若金聚　天女百中勝　觀察斯福德
廻向中之最

若男子女人　以食而惠施　可意愛念施
生天隨所欲　見我居宮殿　乘虛而遊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勝　觀察斯福德
廻向中之最

第四天女復說偈言

憶念餘生時　曾爲人婢使　不盜不貪嗜
勤修不懈怠　量腹自節身　分餐救貧人
今見居宮殿　乘虛而遊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勝　觀察斯福德　供養中爲最

第五天女復說偈言

天色三者天名稱四者天樂五者天威德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比丘過去世時拘薩羅國有彈琴人名曰鹿牛於拘薩羅國人間遊行止息野中有六廣大天宮天女來至拘薩羅國鹿牛彈琴人所語鹿牛彈琴者言如是姊妹我當爲汝彈琴我當歌舞鹿牛彈琴者言如是姊妹我當爲汝彈琴汝當語我是何人何由生此天女答言阿舅且彈琴我當歌舞於歌頌中自說所以生此因緣彼人即便彈琴彼六天女即便歌舞

第一天女說偈歌言

憶念餘生時　爲人作子婦　童嫗性狂暴
常加麤惡言　執節修婦禮　卑遜而奉順
今見處宮殿　乘虛而遊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勝　觀察斯福德　供養中爲最

第六天女復說偈言

昔曾見行路　比丘尼　從其聞正法
一宿受齋戒　今見處天宮　乘虛而遊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勝　觀察斯福德
廻向中之最

爾時拘薩羅國鹿牛彈琴人而說偈言

我今善來此　拘薩羅林中　得見此天女
具足妙天身　既見又聞說　當增修善業
緣今修功德　亦得生天上
說是語已此諸天女即沒不見

受生

第一四天王天受生者依長阿含智度論等四天王天皆有婚嫁行欲如人然受化生初生如二歲小兒在其膝上（依瑜伽論云如生五歲小兒別經云男生坐父右膝女生坐母左膝上）兒來未久便知飢渴自然寶器盛百味食若福多者飯色白中者青色下者赤色若渴寶器甘露漿如食之欲得即便行往詣彼處如醉象行譬如象鼻洪圓纖長智則平正譬如金色上下身麤中身則細行則庠審深心勇健腰如弓弛背骨平直兩脥洪滿如芭蕉樹善知天法髭鬚短細天香甚香爪甲赤薄身體香潔無主莊嚴取莊嚴身天無病苦於宮殿中次第漸行見無主天女天女見天童子一切悉來圍繞而住作如是言聖子善來此汝宮殿我無夫主久離夫主獨有童子我今年少妙色具足應相供養乳若金瓶面如蓮華開敷足色如雲電行端正可喜我是天女今相供養奉給走使此戲樂處如是婦女而來近之

奉給供養彼三十三天有善法堂天衆集處有八萬四千柱皆是衆寶所成入者無諸惡觸蚊虻等過亦無眠睡懈怠嚬呻等過無量百千天女欲心戲笑無有嫉心鬪諍等過頻淨無垢如月鏡輪天女之法以香彩色用點頰額以莊嚴面天女詠聲共相娛樂起世經云彼於天中或在天女或於坐處或兩膝內或兩股間忽然而生初生出時卽如人間十二歲兒若是天男卽在天子坐處膝邊隨一處生若是天女卽在天女兩股內生既出生彼天卽稱是我兒女初生之時以自業故得三種念一自知從某處

死二自知今此處生三知彼生是此業果是此福報作是念已便思念食卽於其前有衆寶器自然盛滿天須陀味種種異色有衆寶器其須陀味色最白淨若報中者其色稍赤若福下者其色稍黑彼天子以手把取天須陀味內其口中卽漸消融如酥置火卽自消融無復形影若有渴時卽於其前有天寶器盛滿天酒隨福上中下白赤黑色異說如前入口消融亦同前說飲食旣訖身遂長大麤細高下與舊男女等無有異此諸天子天女等身旣充足各隨意趣或詣園苑看其樹自然種種衣服瓔珞華鬘飲食音樂

低垂隨取無量億數諸天玉女於此園中未見如是以業熟故了了分明憶宿世事如視掌中由見天女迷諸色故正念覺知此心卽滅旣失前念著現在欲口唯唱言此等皆是天玉女耶天玉女耶此則名爲欲愛所縛順正理論云諸天初受生時身量云何且六欲諸天初生如次如五六七八九十歲人生已身形速得圓滿色界天衆於初生時身量周圓具妙衣服一切天衆皆作聖言爲彼言詞同中印度然不由學自解典言

界量

依起世經云須彌山下別有三級諸神住處其最下級縱廣正等六十由旬其第二級縱廣正等四十由旬其最上級縱廣正等二十由旬皆有七重牆院乃至諸鳥各出妙音莫不具足此三級中皆有夜叉住須彌山半高四萬二千由旬有四大天王所居宮殿須彌山上有三十三天宮殿帝釋所居三十三天已上一倍有夜摩天又更一倍有兜率天又更一倍有化樂天又更一倍有他化自在天他化天上又更一倍有梵身天梵身天下於其中間有羅摩波旬諸宮殿倍梵身天上有光音天倍光音天上有遍淨天倍

遍淨天上有廣果天倍廣果天上有不煩天不煩天下其間別有諸天宮殿所居之處名無想衆生倍不煩天上有不煩天倍不煩天上有善見天倍善見天上有善現天倍善現天上有阿迦尼吒諸天宮殿阿迦尼吒天已上更有天名無邊空處無邊識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此等皆名諸天住處如是界分衆生居住若來若去若生若滅邊際所極此世界中所有衆生生老病死墮是道中至此不過是名娑婆世界無量刹土諸餘十方亦復如是又立世阿毗曇論云從閻浮提向下二萬由旬是無間地獄從閻浮提地無量光天至遍勝光天復遠一倍從遍勝天至少淨天復遠一倍從無量淨天至遍淨天淨天至無量淨天復遠一倍從無雲天復遠一倍從無雲天至福生天復遠一倍從福生天至廣果天復遠一倍從廣果天至無想天復遠一倍從善現天至善見天復遠一倍從善見天至不煩天復遠一倍從不煩天至不燒天復遠一倍從不燒天至阿迦尼吒天復遠一倍而說偈言

從阿迦尼吒　至閻浮提地　放大密石山

提向下一萬由旬是夜摩天住處從此向上八萬由旬是三十三天住處從此向上十六萬由旬是夜摩天住處從此向上三億二萬由旬是兜率陀天住處從此向上六億四萬由旬是化樂天住處從此向上十二億八萬由旬是他化自在天住處有比丘問佛世尊從閻浮提至梵處近遠如何佛言比丘從閻浮提至梵處其遠甚高譬如九月十五日月圓滿時若有一人在彼梵處放一百丈方石墜向下界中間無礙到於後歲九月圓滿時至

六萬至千年　五百二十五　中間若無礙

方至於閻浮

智度論云譬如從色界初際下一丈石經一萬八千三百八十三年方至於地

身量

依雜心論云七極微塵成一阿耨池上塵彼是最細色天眼能見及菩薩輪王得見七阿耨塵爲兔毫上塵七兔毫上塵爲水上塵七水上塵爲銅上塵七銅上塵爲水上塵七水上塵爲一羊毛上塵爲一牛毛上塵七牛毛上塵成一嚫遊塵七嚫遊塵成一蟻七蟻成一

虱七虱成一積麥七積麥成一指二十四指爲一肘
四肘爲一弓去肘五百弓爲一拘盧舍八拘盧舍名
一由旬故說偈言
七塵成阿耨　七耨成銅塵　水兎牛毛塵
皆從於七起
故論中卽以此拘盧舍用量天身從四天王身乃至
阿迦尼迦身故婆沙論云四天王身長一拘盧舍四
分之一若依正法念經說四天諸身其量脩短一同
王身（眧量亦同）如三十三天身長半拘盧舍帝釋身長一
拘盧舍炎摩天身長一拘盧舍四分之三（名古帝釋以身高故）

（長火量天若亦經說以其身高故）

兜率天身長一拘盧舍及拘盧舍四分之一化樂天身長半拘盧舍（此界諸天身量如是）第二色界身量者依毗曇論說梵衆天身長半由延梵福樓天長一由延大梵天長一由延半光天長二由延無量光天長四由延光音天長八由延少淨天長十六由延無量淨天長三十二由延遍淨天長六十四由延福慶天長百二十五由延福生天長二百五十由延廣果天長五百由延無想天亦爾無希望天長千由延無熱天長二千由延善見天長四千由延善現

天長八千由延色究竟天長萬六千由延第三無色界無形不可說（旅大長千有田色經大論舉門不說）
衣量
問曰諸天衣服云何答曰如經說六欲界六天中皆服天衣飛行自在看之似衣光色具足不可以世間繒綵比之色界諸天衣服雖號天衣衣如非衣其猶光明轉勝轉妙不可名也如起世經云四天王天身長半由旬衣長一由旬閻半由旬重半兩三十三天身長一由旬衣長二由旬閻一由旬重半兩夜摩天身長二由旬衣長四由旬閻二由旬重半兩四分之三

舍經云忉利天衣重六銖炎摩天衣重三銖塊率陀天衣重一銖半化樂天衣重一銖他化自在天衣重半銖順正理論云色界天衆於初生時身量周圓具如衣服

壽量

依阿毗曇論云天壽量者如人間五十歲爲四天王天一日一夜即用此日月歲數四天王天壽命五百歲計人間日月九百萬歲即是等活地獄一日一夜如是日月歲數等活地獄壽五百歲計人間百歲爲三十三天一日一夜如是日月歲數三十三天壽千

歲計人間三億六十萬歲即是黑繩大地獄一日一夜如是日月歲數黑繩地獄壽千歲計人間二百歲爲炎摩天一日一夜如是日月歲數炎摩天壽二千歲計人間十四億四百萬歲即是衆合大地獄一日一夜如是日月歲數衆合大地獄壽二千歲計人間四百歲爲兜率陀天一日一夜如是日月歲數兜率陀天壽四千歲計人間五十七億六百萬歲即是呼地獄一日一夜如是日月歲數呼地獄壽四千歲計人間八百歲爲化樂天一日一夜如是日月歲數化樂天壽八千歲計人間二百三十億萬歲即是大呼地獄壽八千歲計人間一千六百歲爲他化自在天一日一夜如是日月歲數他化自在天壽一萬六千歲計人間九百二十一億六百萬歲即是熱大地獄一日一夜如是日月歲數熱大地獄壽一萬六千歲計衆熱大地獄壽其半劫無擇大地獄壽一劫亦一劫如地持龍餓鬼等極長壽五百歲第二計色界壽命者即用劫爲量初梵衆天壽命半劫梵福樓天壽一劫大梵天壽一劫半少光天八劫少淨天十六劫無量淨天三十二劫遍淨天六十四劫

福慶天一百二十五劫福光天二百五十劫廣果天五百劫無想天亦爾無希望天千劫無熱天二千劫善見天四千劫善現天八千劫色究竟天一萬六千劫第三計無色界天壽命者空處天二萬劫識處天四萬劫無所有處天六萬劫非想非非想處天八萬劫三界皆有中天唯欝單越及兜率天最後身菩薩及無想天皆定壽命不說中天餘有中天也順正理論此亦皆同然北俱盧人於人趣福力最强鈍根薄塵多諸快樂無攝受過死必上生餘同前說問曰此火劫起時上至初禪悉皆燒盡何故論云大梵天王

得壽一劫半耶答曰此言一劫半者據積六十小劫
爲一劫半不據大小劫若據水火風大劫說者猶是一
劫合成八十小劫小中尚少二十小劫與彼一劫半
壽義不相違也云何知然如舊俱舍論名爲別劫立
世阿毗曇論名爲小劫新俱舍論新婆沙論名爲中
劫此三名別體唯是一時量共等如阿含經說謂從
人壽八萬四千歲百年減一年乃至十歲還從十歲
復增至八萬四千歲一上一下爾許時分名一中劫
量別如若依俱舍論說謂天地始終三災一運盡時
始名大劫隨一水火風災要經八十中劫如以一中

劫壞一中劫成十九中劫衆生次第住二十中劫正
住十九中劫次第壞空此則一中劫隨逢一火水風
壞器世界十九中劫隨逢飢病刀壞衆生世界以如
斯義是故毗曇說如是言是處最後住是處最初空
衆生最後住者謂是最下阿鼻地獄也是處最後空
衆生最初住者其則不定若據火劫即是初禪若約
水劫是其二禪若約風劫是其三禪以此而論是故
一大劫中具彼六十中劫并空劫中二十別劫合有
八十小劫始爲一大劫辯劫如是次顯無違今言初

劫二十中劫爲言第二梵輔天壽命一劫者所謂據
彼一別劫四十中劫爲語第三大梵天壽命一劫半
者當知據彼一別劫半六十中劫而說以如斯義故
不相違也初禪如是二禪已上當知皆據三災大劫
以明壽量不據中別劫也二禪之中第一少光天壽
命二劫第二無量光天壽命四劫第三光音天壽命
八劫若言水災既至二禪光音諸天何以得壽八大
劫者應知於彼七火災後方有一水災起上及二禪
是何以得壽八大劫也三禪之中第一少淨天壽命
十六劫第二無量淨天壽命三十二劫第三遍淨天

壽命六十四劫若言風災既至三禪何以遍淨諸天
得壽六十四大劫者此亦應知彼六十三運水火災
後方有一風災起是故遍淨得壽六十四劫云何知
然此如毗曇中說於七火劫次第起後然有一水災
起如是七七四十九火起時則有其一七水災合說
即有五十六劫更復於此五十六劫之後復有七火
劫起於此七火之後方有一風災起壞及三禪并前
即爲六十四劫以如斯義是故遍淨得壽六十四劫
故彼毗曇說是偈言

七火次第過　然後一水災　七七火七水

復七火後風

問曰此四無色天識處壽命既倍空處未知後之二天何故不倍前耶答曰如婆沙論中說有三論師俱釋此義第一說者謂彼空識二處各有無量行及餘皆捨一切入等行故壽命相倍空處以有無量行故得一萬劫壽餘行復得一萬劫壽是故合得二萬劫壽不倍一說如是第二師說者謂彼空識二處各有壽識處以有無量行故壽命相倍空處以有無量行故定慧二種行故壽命相倍定得一萬劫壽慧行復得一萬劫壽以此倍前故得四萬劫壽上地更無無量行故

之三地欲故復得六萬劫壽以如斯義是故非想非非想地中得其八萬劫壽三說如是義顯於斯也

住處

問曰諸天住處其義云何答曰如婆沙論說天雖有三十二住處但有二十八重以彼四空絕離形報故無別處遍在欲色二界衆生成就四空無色業者隨大乘說有色也其二十八重者謂須彌山根從地上升去地四千由旬繞山縱廣一萬由旬是堅手天於中止住復上升一倍繞山八千由旬是彼持鬘天於中止住復上一倍繞山四千由旬是彼常放逸天於中止住復上一倍繞山四千由旬是彼日月星宿天於中止住復上一倍繞山四千由旬是彼四天王天於中止住復上一倍繞山四千由旬是須彌山頂縱廣四萬由旬其中有喜見城縱廣一萬由旬面別有其千門三十三天於中止住即從此山升虛空四萬由旬有處如雲七寶所成其猶大地是炎摩天於中止住復上一倍有地如雲七寶所成是兜率陀天復上一倍有地如雲七寶所成是化樂天復上一倍有地如雲七寶所成是化自在天如是乃至色界究竟天皆悉有地

如雲七寶所成相去皆倍不煩具說依順正理論云
三十三天迷盧山頂其頂四面各二十千若據周圍
數成八萬有餘師說面各八十千與下際四邊其量
無別山頂四角各有一峯其高廣量各有五百有藥
叉神名金剛手於中止住守護諸天於山頂中有宮
名善見面二千半周萬踰繕那金城量高一踰繕那
半其地平坦亦眞金所成俱用百一雜寶嚴飾地觸
柔輭如妬羅綿於踐躡時隨足高下是天帝釋所都
大城城有千門嚴飾壯麗門有五百青衣藥叉勇健
端嚴長一踰繕那量各嚴鎧仗防守城門於其城中

有殊勝殿種種妙寶具足莊嚴映蔽天宮故名殊勝
面二百五十踰繕那周千踰繕那是謂城中諸可愛
事城外四面四苑莊嚴是彼諸天共遊戲處一衆車
苑謂此苑中隨天福力種種車現二麤惡苑天欲戰
時隨其所須甲仗等現三雜林苑諸天入中所玩皆
同俱生勝喜四喜林苑極妙欲塵雜類俱臻歷觀無
猒如是四苑形皆異方一一周千踰繕那量居各有
一如意池面各五十踰繕那量八功德水彌滿其中
隨欲四苑華鳥香林莊飾業果差別難可思議天福

阿素洛等如法不如法事起世經云佛告比丘以何
因緣諸天會處名善法堂三十三天集會坐時於中
唯論微細善語深義稱量觀察皆是世間勝要法
眞實正理是以諸天稱爲善法堂又何因緣名波婁
沙迦苑（舊云毘耶離譯訛也）三十三天王入已坐於賢及善賢二石
之上唯論世間麤惡不善戲諠之語是故稱波婁沙
迦又何因緣名雜色車苑三十三天王入已坐於雜
色善雜色二石之上唯論世間種種雜色相語言是
故稱爲雜色車苑又何因緣名雜亂苑三十三天常
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放其宮內一切采女入此

園中令與三十三天衆合雜嬉戲不生障隔恣其歡
娛受天五欲具足功德遊行受樂是故諸天共稱此
園爲雜亂苑又何因緣彼天有園名爲歡喜三十三
天王入其中已坐於歡喜善歡喜二石之上心受歡
喜復受極樂是故諸天共稱彼園以爲歡喜又何因
緣名波利夜恒邏拘毗陀羅樹彼樹下有天子住名
曰末多曰夜常以彼天種種五欲功德具足和合遊
戲受樂是故諸天遂稱彼樹以爲波利夜恒邏拘毗
陀羅樹

廣狹

問曰天量廣狹云何答曰如婆沙論說須彌山頂面別縱廣八萬四千由旬其中平可居處但有四萬由旬炎摩天倍前四萬其地縱廣八萬由旬如是乃至他化自在天處次第倍前其地縱廣六十四萬由旬四禪之地廣狹不定有其兩說第一說者初禪廣如一四天下二禪如小千世界三禪如中千世界四禪廣如大千世界第四禪地寬廣無邊不可說其分齊第四師之說是問曰初禪廣如小千世界乃至第四禪地廣無邊者未知於他大千之上爲

彼色細妙故故經中說色界諸天下來聽法六十諸天共坐一鋒之端而不迫窄都不相礙以斯文驗何所致疑矣

校讎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十四紙 十一行業下宋 南藏有故字

音釋

誂 吠堯切 誘也 嫵 妙語切老之稱也 肥 必駕切引弭也 脥 安禮切脅也 頰 古協切面旁也 蠛 莫結切蠓屬 穨 古猛切 錄 古朱切十六兩也 鍰 音爰甲也 謔 虛約切戲謔也 躍 弋灼切 窄 側格切狹也

當共有初禪梵天乃至共有色究竟天爲當於彼一一四天下上各各別有初禪梵天乃至別有色究竟天耶答曰如樓炭經說一一四天下上各各別有皆悉不同故彼說云三千世界之中有百億四天下須彌大海鐵圍四天王天乃至各說百億色究竟天此文斯顯無勞致惑又如順正理論云小者是卑下義以除上故如截角牛積小成餘亦非攝彼問曰既彼一一四天下上乃至各各有色究竟天者是則處別可不相障礙耶答曰雖各有百億同居一處而不妨礙其猶光明迭相涉入相遍到亦無障礙彼亦如是以

元年少監兼門禮大司監察御史吉永曾校勘
楚賢刻此
法苑珠林第五卷 吳江 比丘明覺對 閩寧唐
萬曆辛卯春 馮夢禎山妙德卷識

法苑珠林卷第六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三界篇第二之三

諸天部之餘

莊飾

如智度論云須彌山高三百三十六萬里四寶所成東面黃金西面白銀南面瑠璃北面玻瓈四邊繞山半有遊乾陀山谷高四萬二千由旬四天王各居一山長阿含經云北面天金所成光照北方西面天水精所成光照西方東面天銀所成光照東方南面天瑠璃所成光照南方智度論云四天王各居其城東方城名上賢南方城名善見西方城名周羅北方城有三一名可畏二名天敬三名衆歸又長阿含經云般遮翼白世尊言一時切利諸天集善法堂有所講論時四天王隨其方面各當位坐提頭賴吒天王在東方坐其面西向帝釋在前毗樓勒叉天王在南方坐其面北向帝釋在前毗樓博叉天王在西方坐其面東向帝釋在前毗沙門天王在北方坐其面南向帝釋在前時四天王皆先坐已然後我坐又立世阿毗曇論云如忉利天善見大城周圍四萬十千由旬

純金爲城之所圍繞高十由旬城上埤堄高半由旬門高二由旬其外重門高一由旬半十十由旬有一門城之四面爲千門樓是諸城門衆寶所成種種摩尼之所嚴飾於大城四分之一中央金城帝釋住處十二由旬有二門四面四百九十九門復有一小門凡五百門是城形相亦衛四兵柵塹樹池雜林宮殿作倡伎樂及諸外戲種種寶莊不可具述是城中央寶樓重閣名皮禪延多樓長五百由旬廣二百五十由旬周廻一千五百由旬其閣四邊却敵寶樓東邊二十六所三面各二十五所凡一百一所一所一却敵方二由旬周廻八由旬其却敵上復有寶樓高半由旬以爲觀望一一却敵有七女天一一女天有七采女樓閣之內有萬七百房室一一房室有七天女一一天女采女亦七其天女者並是帝釋正妃其外却敵及內諸房凡四億九萬四千九百正妃三十四億六萬四千三百采女妃及采女合有三十九億五萬九千二百皮禪延多重閣最上當中央圓室廣三十由旬周廻九十由旬高四十五由旬是帝釋所住之處並是瑠璃所成衆寶厠填又雜阿含經云帝釋宮中有毗闍延堂有百樓觀有七重重有七房房有

七天后各七侍女尊者大目揵連遊歷小千界無有如是堂觀端嚴如毗闍延堂者依起世經云其天宮城內雕飾受欲歡樂不可具說如是說如是處者釋提桓因與阿脩羅女舍脂共住帝釋化身與諸妃舍脂共住一切諸妃作是思惟帝釋與我共住真身與舍脂共住是其城內四邊住處衢巷市廛並皆調直是諸天城隨其福德屋舍多少衆寶所成平正端直是天城路數有五百四陌相通行列分明皆如基道四門通達東西相見巷巷市廛寶貨盈滿其中天上有其七市第一穀米市第二衣服市第三衆香市第四飲食市第五華鬘市第六工巧市第七嬰女市處處並有市官是諸市中天子天女往來貿易商量貴賤求索增減稱量斷數具表市廛法雖作是事以爲戲樂無取無與無我所心脫欲所須便可提去若樂相應隨意而取若不相應便作是言此物奇貴非我所須市中間路輭滑可愛衆寶莊嚴懸諸天衣竪立幢旛音樂等聲恒無斷絕又有聲言善哉善來願食欲飲我今供養是善見大城帝釋住處復有天州天郡天縣天村周帀徧布自外諸天處處寶莊嚴香樂隨處滿受報快樂不可窮盡善見大城北門之外經二十由旬有大園林名曰歡喜

周廻一千由旬此中有池亦名歡喜方百由旬深亦如是天水盈滿四寶爲堤壘其底岸城東門外有園名曰衆車有池名質多羅城南門外有園名之惡口池亦同名城西門外有園名雜園池亦同名園池大小並同前說華果鳥林種種翔鳴綺飾莊嚴不可述盡

奏請

如立世阿毗曇論云時帝釋將諸天衆欲園遊戲至善法堂諸天圍繞恭敬入園善法堂內最中柱邊有師子座帝釋昇座左右二邊各十六天王行列而坐其餘諸天隨其高下依次而坐時天帝釋有二太子一名栴檀二名脩毗羅是忉利天二大將軍在三十三天左右而坐時提頭賴吒天王依東門坐共諸大臣及與軍衆恭敬諸天得入中坐時毗留勒叉天王依南門坐共諸大臣及軍衆恭敬諸天得入中坐時毗留博叉天王依西門坐時毗沙門天王依北門坐是四天王於善法堂世間善惡奏聞帝釋及忉利天時佛世尊說如是事是月八日四天王大臣遍行世間次第觀察當於今日若多若少受持八戒若多若少皆行布施若多若少修福德行若多若

少恭敬父母沙門婆羅門家內尊長月十四日十五
日亦如是若無多人受持八戒布施恭敬爾時四王
往善法堂所諮問帝釋說如是事是時諸天帝釋聞
此事已生憂惱心說如是言是事非善非法家中諸
天尊長諸天眷屬方應減損脩羅伴侶日向增多若
受持八戒布施修福恭敬沙門尊長等四王諮問諸
天帝釋心生歡喜說如是言是事甚善如法諸天眷
屬日向滋多脩羅伴侶稍就減少故引佛說祇夜偈
言

是四王大臣　八日巡天下　四天王太子
十四觀世間　十五時最勝　四王好名聞
故自行世間　觀察諸善惡　是世間人意
與道法相應　善尊有多人　行施受布薩
伏瞋能修道　男女福增益　是時忉利天
得信甚歡喜　數數生隨喜　四天王善說
諸天樂眷屬　轉轉得增多　願脩羅伴侶
日日就損減　隨憶念正覺　法王說聖衆
諸天安樂住　心常生歡喜　世果出世果
人道所能得　善於佛法僧　住於三寶境
我今爲汝等　說三賢善道　若人求眞實
捨惡修行善　有如是寶貨　由少能獲多
如諸忉利天　行小善生天　帝釋等諸天
大福德名聞　聚集善法堂　及諸餘住處
男女善行者　四王所奏聞　清淨天所愛
重習遍諸天
通力

依梭炭經云在欲色二界中間別有魔宮其魔懷嫉
皆如石磨磨壞功德也縱廣六千由旬宮牆七重一
切莊嚴猶如下天上來七天具有十法一飛來無限
數二飛去無限數三去無礙四來無礙五天身無有
皮膚體筋脉血肉六身無不淨大小便利七身無疲
極八天女不產九天目不瞬十身隨意好青則青好
黃則黃好餘色亦爾又有十事一飛行無極二往還
無極三天無盜賊四不相說身善惡五無有相侵六
諸天齒等而通七髮紺青色澤長八尺八天人青色
髮亦青色九欲得白者身即白色十欲得黑色身即
黑色起世經亦云一切諸天有十別法何等爲十一
諸天行時來去無邊二諸天行時來去無礙三諸天
行時無有遲疾四諸天行時足無蹤跡五諸天身力
無患疲勞六諸天之身有形無影七一切諸天無大

小便利八一切諸天無洟唾九諸天之身清淨微妙無皮肉筋脉脂血髓骨十諸天之身欲現長短青黃赤白大小麤細隨意悉能並皆美妙端嚴殊絕令人愛樂一切諸天有此十種不可思議又諸天身充實洪滿齒白方密髮青齊整柔輭潤澤身有光明及有神力騰虛飛遊眼視無瞬瓔珞自然衣無垢膩如順正理論云四天王衆昇見三十三天非三十三天昇見夜摩天等然彼若得定所發通一切皆能昇見於上或依他力昇見上天謂得神通及上天衆引接往彼隨其所應或上天來亦能見若上界地來向下時

非下化身下眼不見非其境界故如不覺彼觸故上界地來向下時必化下身爲令下見地居天立世阿毗曇云閻浮提人若離通力及因他功力不能見障外等色餘三洲人若離他功力則不能見障外等色六欲諸天若離神通及他功力於自處所不能通見障外之色若遠觀時唯見鐵圍山內不能見於山外之色大梵天王於自宮殿若離神通及他功力不能得見障外等色若遠觀時唯見一千世界之內

身光

依智度論云諸天業報生身光者欲界諸天身常光明不須日月所照色界諸天行禪離欲修習火三昧故身常出妙光明勝於日月及欲界果報光明離欲愛樂一切諸天有此十種不可思議又諸天身充實洪滿齒白方密髮青齊整柔輭潤澤身有光明及有神力騰虛飛遊眼視無瞬瓔珞自然衣無垢膩如順正理論云四天王衆昇見三十三天非三十三天昇見夜摩天等然彼若得定所發通一切皆能昇見於上或依他力昇見上天謂得神通及上天衆引接往彼隨其所應或上天來亦能見若上界地來向下時

明不如四天王四王宮殿衣服身光不如三十三天乃至展轉色究竟天光明不如自在天光明自在天光明不如佛光明從螢光明至佛光合集爾所光明不如若諦集諦滅諦道諦光明是故諸比丘欲求光明者當求若集滅道光明又人有七色云何爲七有人金色有人火色有人青色有人黃色有人赤色有人白色有人黑色有諸天阿須倫有七色亦復如是又立世阿毗曇論云閻浮提衆生色身種種不同東弗婆提西瞿耶尼人唯除黑色餘色同閻浮提人北鬱單越一切人民悉皆白淨四天王有四種色有紺

有赤有黃有白一切欲界諸天色皆亦復如是云何諸天色有四種如初受生時若見紺華則紺色餘皆如是也

市易

依起世經云閻浮提人所有市易或以錢寶或以穀帛或以衆寶瞿陀尼人所有市易或以牛羊或摩尼寶弗婆提人所有市易或使財帛或以五穀或摩尼寶聲單越人無復市易所欲自然如起世經云欲界諸天如四天王天三十三天皆有市易遊觀悅神其實不同世人如前所述

婚禮

如起世經云餘三天下悉有男女婚嫁之法聲單越人無我我所樹枝若垂男女便合無復婚嫁諸龍金翅鳥阿脩羅等皆有婚嫁男女法式略如人間六欲諸天及以魔天皆有嫁娶略說如前從此以上所有諸天不復婚嫁以無男女異故四天下人若行欲時二根相到流出不淨一切諸龍金翅鳥等若行欲時二根相到但出風氣即得暢適無有不淨三十三天行欲之時根到暢適亦出風氣如前龍鳥無異夜摩天執手成欲挑率陀天憶念成欲化樂天熟視成欲他化自在天共語成欲魔身諸天相看成欲並得暢遂成其欲事又立世論云四天王天若索天女女家許已乃得迎接或貨或買欲界諸天亦復如是閻浮提人及餘三洲四天王天忉利天等要須和合成欲欲界他化天相視爲欲挑率天執手爲欲化樂天共笑爲欲夜摩天相抱爲欲乃至他化自在天受欲兩倍勝於化樂天餘四洲人並有惡食者有胎長者四天王處諸女天等無有惡食無有胎長者亦不生兒亦不抱兒男女生時或於膝上或於眠處皆得生兒若於女處者天女作意此是我兒天男亦言此是我兒則唯一父一母若於父膝眠處生者唯有一父而諸妻妾皆得爲母亦有修行至死無欲四天王天生欲事無量無數亦有修行至死無欲一切欲界諸天亦爾凡一切女人以觸爲樂一切男子不淨出時以此爲樂欲界諸天泄氣爲樂又新婆沙論云引契經說劫初時人無男女根形相不異後食地味男女根生由此便有男女相異色界離段食故無此二根有說男女二根欲界有用非於色界是故彼無鼻舌二根欲界有用非於色界是故彼問色界天衆爲女爲男

答應作是說彼皆是男雖無男根而有餘丈夫相又能離染故說男也

飲食

如起世經云一切衆生有四種食以資諸大得自住持何等爲四一麤段及微細食二觸食三意思食四識食何等衆生應食麤段及微細食如閻浮提人等飯麨豆肉等名爲麤段食按摩澡浴拭膏等名爲微細食自外三洲下人及六欲諸天等並以麤微細爲食自此已上色界無色天並以禪悅法喜爲食無復麤段微細食也問曰何等衆生以觸爲食答曰一切卵生得身故以觸爲食何等衆生以思爲食若有衆生意思貪潤諸根增長如魚鼈蛇蝦蟆伽羅瞿陀等及餘衆生以意思潤益諸根壽命者此等皆用思爲食何等衆生以識爲食所謂地獄衆生及無邊識處天等皆用識持以爲其食四天王天並食須陀味朝食一撮暮食一撮食入體已轉成身是須陀味園林池苑並自然生是須陀味亦能化作佉陀摩尼等八種飲食一切欲界諸天從初禪乃至遍淨以喜爲食無色界已上諸天以意業爲食問曰諸天飲食云何答曰如經說云欲界諸天隨其所思無不具足飲則甘露盈杯食則百味俱至其福薄者雖有飲食恒不稱心以不足故猶下食來故經云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上者見白中者見黃下者見赤色界諸天以禪悅爲味若以四食言之唯有觸食法也

僕乘

問曰諸天僕乘云何答曰如經說云如欲界六天有僕乘僕謂僕從乘謂騎乘以六欲天皆有君臣妻妾尊卑上下卑必從尊下必隨上乘者以六欲天皆有雜類畜生諸天欲遊隨意乘之或乘象馬或乘孔雀或乘諸龍若依婆沙論說忉利天已下具有象馬鳥鳥鴛鴦孔雀龍等自炎摩天已上悉無象馬四足衆生唯有教放逸鳥實語鳥赤水鳥等訶責諸天誡不放逸問曰若無象馬四足衆生彼天欲遊何所乘耶答曰即如論說還自釋言雖無象馬諸天欲出以福力故即有象馬隨心化起任意所乘乘竟化滅此教意說諸天常與諸天爲師訶責放逸不唯炎摩已上偏獨有也問曰此鳥既是畜生何得與天爲師答如正法念經說此鳥本爲人時

於三天下敎化之師諸天本是所化衆生由信受化故布施持戒今得生天其爲本爲師時爲名利故破戒其心不實今作天爲然由敎化微善力故今得生天由本化師故與諸天爲師若見諸天放逸卽來訶責諸天見聞各生慚愧改不放逸

眷屬

問曰諸天眷屬多少云何答曰如論云色界諸天不可說甚多謂彼諸天非男非女無相配生則化起死還化滅依正兩報宮殿自隨以禪定爲樂不可說其眷屬多少也欲界諸天則有男女相配故大吉義呪經云護世四王典領四方提頭賴吒天王領乾闥婆衆毗留博叉天王領究槃荼衆毗留勒叉天王領諸龍衆毗沙門天王領夜叉衆此之四王各有九十一子姿貌端正有大威力皆名曰帝此天王合有三百六十四子能護十方有釋提桓因典領四維大梵天王典領上方又智度論云一切山河樹木土地城郭一切鬼神皆屬四天王管故皆隨從共來是諸鬼神中有不得般若經卷者故來至般若波羅蜜處供養禮拜亦爲利益其忉利天已上眷屬轉多不可具說數也如忉利天已下眷屬多者如帝釋具有九十億那由他天女并有千子及有諸臣無量共爲眷屬故經偈云

帝釋普應諸天女　九十二億那由他
天女各各自謂言　天王獨與我娛樂
乃至少者猶有一　萬天女以爲眷屬更不減此也

貴賤

問曰諸天貴賤云何答初欲界六天皆有貴賤以有君臣民庶妻妾別故如帝釋天中帝釋爲君三十二天爲臣民庶妻妾別故如帝釋天中帝釋爲君三十二天爲臣自餘天衆是民女中悅意夫人是后諸餘天女是妾自餘五天類皆如此色界之中唯局初禪三天有貴有賤大梵天是君梵輔是臣梵衆是民自此已上諸天受報同等更無貴賤也

貧富

問曰諸天貧富云何答曰如正法念經說如炎摩天已上乃盡色界諸天貧富皆等忉利天已下報有厚薄貧富之別其福厚者一切具足果報有餘其薄福者雖有衣服七寶宮殿食常不足故彼經說曾有薄福諸天以患飢故下來至此閻浮人中摘酸棗而食人見形殊遂恠問之彼則答言我非是人我薄福諸天雖有宮殿上妙衣服食常不足故故來於此摘棗

食之汝不須惟廣如
送終
如四天王天乃至阿
棄不埋如光焰沒無
殺令他殺死不食肉
迦尼吒天不自殺生
故死無遺質也頌曰
三界橦擾
受苦未央
寔由惡業
六道茫茫 往還不已
報纏敦逼 楚痛分張
感此危亾 焉知溺水

詎識舟航
願出穢土
萬壽無疆
基累重撝 未翥翔翔
遊息淨方 一念歸正

三舍可廻獎善言而効祉五重時現示兆民而肅姦
仰鑒玄文俯躬懲勸日月之用其大矣哉
星宿部
如大集經云爾時娑伽羅龍王白殊致羅婆菩薩言
大士是星宿者本誰所說誰作大聖小星誰作日月
何日之中何星在先於虛空中復誰安置三十日月
十二月年云何爲時繫屬何處姓何字誰何善何惡
何食施若爲是書是夜日月星宿復若爲行等汝於
諸聖中第一最尊願愍我龍具足解說我等聞已脫
若奉行爾時殊致羅婆菩薩告諸龍言過去世時此
賢劫初有一天子名曰大三摩多端正少雙才智聰
明以正行化常樂寂靜不樂愛染常樂潔身王有夫
人多貪色慾王既不幸無處逐心曾於一時見驢命
群根相出見慾心發動脫衣就之驢見即交遂成胎
藏月滿生子頭耳口眼悉皆似驢唯身類人而復麤
澁駮毛被體與畜無殊夫人見之心驚怖畏即便委
棄投於廁中以福力故處空不墜時有羅刹婦名曰
驢神見兒不汚念言福子遂於空中接取洗持將往
雪山乳哺畜養猶如己子等無有異及至長成敎服
仙藥與天童子日夜共遊復有大天亦來愛護此兒

飲食甘果藥草身體轉異福德莊嚴大光照曜如是
天衆同共稱美號爲佉盧虱吒 虱吒 大仙聖人以是
因緣彼雪山中并及餘處悉皆化生種種好華好果
好藥好香種種清流種種好鳥莊所行住普皆豐盈
以此藥果資益因緣其餘形容麤相悉轉身體端正
唯脣似驢是故名爲騾脣仙人是騾脣仙人學於聖
法經六萬年翹於一脚日夜不下無有倦心天見大
仙受如是苦時諸梵衆及帝釋天并餘上方欲色界
等和合悉來禮拜供養乃至龍衆脩羅夜叉一切雲
集所有仙聖修梵行人皆來到此騾脣聖人邊覩設
供養已合掌問言大仙聖人欲求何等唯願爲我諸
天說之若我能卽當相與終不恡惜爾時騾脣聞是
語已內心慶幸答諸天言必能稱我情所求者今當
略說我念宿命過去劫時見虛空中有諸列宿日月
五星晝夜運行而守常度爲於天下而作照明我欲
了知分別識解暗暝故不憚劬勞此賢劫初無如是
事汝等一切諸天龍神憐我故來願說星辰日月法
用猶如過去置立安施造作便宜善惡好醜如我所
願具足說之一切天言大德仙人其事甚深非我境
界若爲憐愍一切衆生如過去時願速自說爾時仙

有三形如鹿頭一日一夜行十五時屬觜宿者祭用
根及果復次置參爲第四宿屬於日天姓婆利失繒
其性大惡多於瞋忿止有一星如婦人臘一日一夜
行三十五時屬參宿者祭用醍醐復次置井爲第五
宿屬於日天姓婆私失繒其於有兩星形如脚跡一
日一夜行十五時屬井宿者以粳米蜂和蜜祭之復
次置鬼爲第六宿屬歲星天歲星之子姓炮波那毗
其性溫和樂修善法其有三星猶如諸佛罸滿相一
日一夜行三十時屬鬼宿者亦以粳米蜂和蜜祭之
復次置柳爲第七宿屬於蛇天卽姓蛇氏止有一星

如婦人鬘一日一夜行十五時屬柳星者祭用乳糜

右此七宿當於東門

復次置南方第一之宿名曰七星屬於火天姓賓伽耶尼其有五星形如河岸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此星者宜用粳米烏麻作粥祭之復次置張爲第二宿屬福德天姓瞿曇彌其星有二形如人之脚跡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張宿者將毗羅婆果以用祭之復次置翼爲第三宿屬於林天姓憍陳如其有二星形如脚跡一日一夜行三十五時屬翼星者用青黑豆煮熟祭之復次置軫爲第四宿屬沙毗黎帝天姓迦遮延蝎仙人子其星有五形如人手一日一夜行二十時屬軫星者作莠稗飯而以祭之復次置角爲第五宿屬喜樂天姓質多羅延尼乾闥婆子止有一星如婦人鬘一日一夜行十五時屬於角者以諸華飯而祭之復次置亢爲第六宿屬摩姤羅天姓迦旃延尼其有一星如婦人鬘一日一夜行十五時屬亢星者當取菉豆和酥蜜煮以用祭之復次置氐爲第七宿屬於火天姓些者利多耶尼一日一夜行三十五時屬氐宿者取種種華作食祭之

右此七宿當於南門

復次置西方第一之宿其名曰房屬於慈天姓阿藍婆耶尼房有四星形如瓔珞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房宿者以酒肉祭之次復置心爲第二宿屬帝釋天姓羅延那心有三星形如大麥一日一夜行十五時屬心星者以粳米粥而用祭之次復置尾爲第三宿屬獵師天姓迦遮耶尼尾有七星形如蝎尾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尾星者將毗羅婆果根作食祭之次復置箕爲第四宿屬於水天姓持乂迦旃延尼箕有四星形如牛角一日一夜行三十五時屬箕星者用青黑豆煮取尼拘陀皮汁祭之次復置斗爲第五宿屬於火天姓摸伽遷尼斗有四星如人拓地一日一夜行四十五時屬斗宿者以粳米華和蜜祭之次復置牛爲第六宿屬於楚天姓楚嵐摩牛有三星形如牛頭一日一夜行於六時屬牛宿者以醍醐而用祭之次復置女爲第七宿屬毗紐天姓帝利迦遮耶尼女有四星如大麥粒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女宿者以鳥肉祭之

右此七宿當於西門

次復置北方第一之宿名爲虛星屬帝釋天婆婆天子姓憍陳如虛有四星其形如烏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虛星者煮爲豆汁而用祭之次復置危爲第二

宿屬多羅拏天姓羅那尼一日一夜行十五時屬此危宿者以粳米粥而用祭之次復置室爲第三宿屬蛇頭天蝎天之子姓闍都迦尼枸室有二星形如脚跡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室宿者以肉血祭之次復置壁爲第四宿屬林天婆婁那子姓陀難閻壁有二星形如脚跡一日一夜行四十五時屬壁星者以肉婆婁有三星形如馬頭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婁星祭之次復置奎爲第五宿屬富沙天姓阿虱吒排尼奎有一星如婦人臏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奎宿者以酪祭之次復置婁爲第六宿屬乾闥婆天姓阿含

月八月名物欲熟時九月十月名寒凍之時十一月十二月合此十二月大雪之時是十月分爲六時又大星宿其數有八所謂歲星熒惑星鎮星太白星辰星日星月星荷邏候星又小星宿有二十八所謂從前昴至胃諸星是也我作如是次第安置汝等皆得見聞於意云何爾時一切天人仙人阿脩羅龍及那羅等皆悉合掌咸作是言如今天仙於天人閻最爲尊重乃至諸龍及阿脩羅無能勝者智慧慈悲最爲第一於無量劫不怱惓愍一切衆生故獲福報一切天人之閻無有如是智慧之者如是法用更無衆生

者以大麥飯并肉祭之次復置胃爲第七宿屬閻摩羅天姓跋伽毗胃有三星形如鼎足一日一夜行四十時屬胃宿者以粳米烏麻及以野棗而用祭之

右此七宿當於北門

此二十八宿有五宿行四十五時所謂畢參氐斗壁等二十八宿言義廣多特難深趣故不具宣我今略說是宿時同聞諸天皆悉歡喜爾時盧虱吒仙人於大衆前合掌說言如是安置日月年時

以文多故不錄之

大小星宿何者名爲有六時耶答曰正月名瑕暖時三月名種作時五月六月名求降雨時七

能作是法皆悉隨喜安樂我等善哉大德安隱衆生是時佉盧虱吒仙人復作是言此十二月一年始終如此方便大小星等刹那時法皆已說竟又復安置四天大王於須彌四方面所各置一王是諸方所各饒衆生是時一切大衆皆稱善哉歡喜無量是時天龍夜叉阿脩羅等日夜供養復於後過無量世更有仙人名伽力出現於世後更別說置於星宿小大月法時節要略

見經說

今且列二十八宿所屬不同各有靈衛故大集經云爾時佛告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釋提桓因四天王言過去天仙云何布置諸宿曜辰

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閑狹縱衿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光色同耳但以大小差別不同然而日月又當石耶石既牢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辰宿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背違其間遲疾理寧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墮忽變爲石地既滓濁法應沉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爲不溢歸塘尾閭渠何所到次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

世界微塵數劫乎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帝不信弦膠魏人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蠶食樹吐絲所成吳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石船皆實驗也如世有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千變萬化人力所爲尚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生妙塔乎又天王玄策西國行傳云王使顯慶四年至婆栗闍國王爲漢人設五女戲其五女傳弄三刀加至十刀又作繩技騰虛繩上著履而都手弄三仗刀橫槍等種種關伎雜諸幻術截舌抽腸等不可具述

法苑珠林卷第六

音釋

埤埤匹計切　堄堄城上女墻也　塹七豔切　遞城水也　貿莫候切　洟他計切　易也　唾易鼻液也　髓息委切　骨中脂也　積資四切　聚也　髀房婢切　股外也　骸胡介切　脛骨也　翹渠遙切　尾長毛也　懈古隘切　不純也　懌徒格切　懈也　鞞符羈切　鞞也　觜子移切　觜宿名　綿丑例切　飢餓也　忿敷粉切　忽也　靨於琰切　面上黑子也　拓他各切　開也　嵐盧含切　山氣也　奎苦圭切　星名　雉都隊切　鳥名　鷟即要切　與鴛同　滓側里切　澱也

法苑珠林卷第七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日月篇第三之餘

日宮部

依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日天宮殿縱廣正等五十由旬四面垣牆七寶所成月天宮殿縱廣正等四十九由旬四面垣牆七寶所成其宮殿正方如宅遍青瑠璃而相間錯二分天銀清淨無垢光甚明曜餘之一分天青瑠璃亦甚清淨表裏映徹光明遠照亦看似圓何等爲二所謂金及玻瓈一面兩分皆是天爲五風攝持而行月天宮依空而行亦有無量金成清淨光明一面一分是天玻瓈成淨潔光明有諸天宮殿引前而行恒受快樂於此月殿亦有大輦五種風吹轉而行何等爲五一名爲持二名爲住三青瑠璃成舉高十六由旬廣八由旬月天子身與諸名隨順轉四名波羅訶迦五名將行彼日天宮之前一日中漸移南向六拘盧舍不差日道日天宮殿六月行時月天宮殿十五日中亦行爾許

月宮部

如起世經云佛告比丘月天子宮殿縱廣正等四十九由旬四面垣牆七寶所成月天宮殿純以天銀天青瑠璃而相間錯二分天銀清淨無垢光甚明曜餘之一分天青瑠璃亦甚清淨表裏映徹光明遠照亦爲五風攝持而行月天宮依空而行亦有無量諸天宮殿引前而行恒受快樂於此月殿亦有大輦別有無量諸天於前而行時各常受樂皆名牢行又日宮殿中有閻浮檀金及眷屬在彼輦中以天五欲具足受樂日天子身壽五百歲子孫相承皆於彼治宮殿住持滿足一劫日天身光出照於輦輦有光明復照宮殿光明相接出已照曜遍四大洲及諸世間日天身輦及宮殿有一千光明五百光明傍行而照五百光明向下而照日天宮殿常行不息六月北行於一日中漸移北向六拘盧舍未曾暫時離於日道六月南行亦一日中漸移南向六拘盧舍不差日道日天宮殿六月行時月天宮殿十五日中亦行爾許

如起世經云佛告比丘月天子宮殿縱廣正等四十九由旬四面垣牆七寶所成月天宮殿純以天銀天青瑠璃而相間錯二分天銀清淨無垢光甚明曜餘之一分天青瑠璃亦甚清淨表裏映徹光明遠照亦爲五風攝持而行月天宮依空而行亦有無量諸天宮殿引前而行恒受快樂於此月殿亦有大輦青瑠璃成舉高十六由旬廣八由旬月天子身與諸天女在此輦中以天種種五欲功德和合受樂隨意而行彼月

足亦三因緣故令如是一爾時月天宮殿面相轉出二青色諸天一切皆青當半月中隱於十五日時形最圓滿光明熾盛譬如於多油中焚火熾炬諸小燈明皆悉隱翳如是月宮十五日時能覆諸光三復次日宮殿六十光明一時流出障月輪者此月宮殿十五日時圓滿具足於一切處皆離翳障是時日光不能隱覆復何因緣月天宮殿於黑月分第十五日一切不現此月宮殿於黑月分十五日最近日宮由彼日光所覆翳故一切不現復何因緣名爲月耶此月宮殿於一日已去乃至月盡光明威德漸漸減少以此因緣名之爲月

寒暑部

依起世經云復何因緣夏時生熱佛言日天宮殿六月之間向北行時一日常行六拘盧舍未曾捨離日所行道但於其中有十因緣所有光明照觸彼十種山令其生熱復何因緣有諸寒冷日天宮殿六月已後漸向南行復有十二因緣能生寒冷於須彌山佉提羅迦山二山之間有須彌海閻八萬四千由旬周迴無量其中衆華悉皆偏滿香氣甚盛日天光明照觸彼海此是第一寒冷因緣第二伊沙陀羅山第三遊乾陀山第四善現山第五馬耳頭山第六尼民陀羅山第七毗那耶迦山第八輪圍大山第九閻浮洲中所有諸河流行之處日天照觸故有寒冷第十瞿陀尼洲諸河倍多第十一弗婆提諸河倍多第十二

贍單越諸河倍多此之十二諸河流水日天光明暎觸寒冷又立世阿毗曇論問言云何冬寒云何春熱云何夏時寒熱是冬時水界最長未減盡時草木由濕未萎乾時地大濕滑火大向下水界上昇所以知然深水最暖淺水則寒節已至日行路照炙不久陽氣在內食消則速以是事故冬時則寒云何春熱時水界長起減已盡草木乾萎地已燥坼水氣向下火氣上昇何以知然深水則熱冬時已過日行內路照炙則久身內火羸故春熱云何夏時冷熱是

大地八月日中恒受照炙大雲降雨之所灑散地氣
蒸鬱若風吹時蒸氣消已是時則熱是故夏中有時寒若風不起是時
又起世經云以何因緣有諸河水流於世間佛告
比丘以有日故有熱有熱故有炙有炙故有蒸有蒸
故有汗濕以汗濕故一切山中汗流爲水以成諸河
照用部
依長阿含經云劫初長成時天地大閤有大黑風吹
大海水開取日以照天下著須彌半安日道中行旋
繞四天下照燭衆生又起世經云爾時世閒便成黑
暗是時忽然出生日月及諸星宿便有晝夜年歲時
節爾時日天昇大宮殿從東方出繞須彌山半腹而
行於西方沒已還從東出爾時衆生復見日天從東
方出各相告言諸仁者還是日天光明宮殿再從東
出右繞須彌當於西沒第三見已亦相語言是天光
明流行此也故有如是名字出又智度論云日月方
圓五百由旬而今所見不過如扇處處經云佛語阿
難人眼所見知四十二萬由旬人眼所見又立世阿
毗曇云云何爲晝因月故夜因日故晝欲
界者自性黑暗日光隱故是則爲夜日光顯故是則
爲晝又起世經云佛告比丘若閻浮洲日正中時
弗婆提洲日則始沒瞿耶尼洲日則初出鬱單越洲
正當半夜若瞿耶尼洲日正中時此閻浮洲日則始
沒鬱單越洲日正當半夜若弗婆提洲日正中
時鬱單越洲日則始沒閻浮洲中日則初出瞿耶尼
洲正當半夜佛告比丘若閻浮洲人所謂西方瞿耶
尼人以爲東方瞿耶尼人所謂西方鬱單越人以爲
東方鬱單越人所謂西方弗婆提人以爲東方弗婆
提人所謂西方閻浮洲人以爲東方南北二方亦復
如是
依立世阿毗曇論云何黑半云何白半由日黑半
由日白半日恒逐月行一日相近四萬八千八十
由旬日日相離亦復如是若相近時日月圓被覆三
由旬又一由旬三分之一以是事故十五日月被覆
則晝是日黑半圓滿日日離月亦四萬八千八十由
旬月日開三由旬又一由旬三分之一以是事故
十五日月則開淨圓滿世間名白半圓滿日月若
最相離行是時月圓世間則說白半圓滿日月若共

一處是名合行世間則說黑半圓滿若日隨月後行
日光照月光月光照生影此月影還自翳月
是故見月後分不圓以是事故漸漸掩覆至十五日
覆月都盡隨後行時是名黑半若日在月前行日日
開淨亦復如是至十五日具足圓滿在前行時是名
白半又起世經問言復有何因緣於冬分時夜長晝
短佛答比丘日天宮殿過六月已漸向南行每於一
日移六拘盧舍無有差失當於是時日天宮殿在閻
浮洲最極南垂地形狹小日過速疾以此因緣於冬
分時晝短夜長復何因緣於春夏時晝長夜短佛答

云日天宮殿過六月已漸向北行每一日中移六拘
盧舍無有差失異於常道當於是時在閻浮洲處中
而行地寬行久所以晝長以此因緣春夏晝長夜分
短促智度論云如阿鞞跋致品中所說日月歲節者
日名從旦至日初分中分後分夜亦有三分一日一
夜有三十時春秋分時十五時屬晝十五時屬夜餘
時增減若五月至晝十八時夜十二時十一月至夜
十八時晝十二時一月或三十日半或三十日或二
十九日半或二十七日半有四種月一者日月二者
世間月三者月四者星宿月日月者二十九日加六十二分之三
十星宿月者二十七日加六十分之二十一閏月者
從日月世間月二事中出是名十三月或十三月名
一歲是歲三百六十六日周而復始菩薩知日中分
時前分已過後分未生中分無住處無相可取日分
空空無所有到三十九日減云何和合成
日月無故云何和合而爲歲以是故佛言世間法如
幻如夢但是誑心法菩薩能知世間日月歲和合能
知破散無所有是名巧分分別

昇雲部

依起世經云於世間中有四種雲一白二黑三赤四
黃此四雲中若白色雲者多有水界若赤色雲者多有火界若地界若黑色雲者多有風
界有雲從地上昇在虛空中一拘盧舍二三乃至七
拘盧舍住或復有雲上虛空中一由旬乃至七由旬
住或復有雲上虛空中百由旬乃至七百由旬住或
復有雲從地上虛空千由旬乃至七千由旬住乃至
劫盡長阿含經云劫初時有雲得至光音天

震雷部

依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或有外道來問汝云何因緣故虛空中有是聲耶汝應答云有三因緣更相觸著故虛空中有音聲出何者爲三一雲中風界與地界相觸著故卽便聲出二於雲中風界與彼水界相觸著故卽便聲出三於雲中風界與彼火界相觸著故卽便聲出所以者何譬如樹枝相揩卽有火出此亦如是（依起雷亦多種或有雷車鼓鬼神將打手擊故俗云稱爲天鼓於中方有罪惡多者雷應有雷先見受報也）

擊電部

依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或有外道來問汝云何因緣故虛空中忽生電光汝應答云有二因緣雲中出電何等爲二一東方有電名曰無厚南方有電名曰百生樹二者流西方有電名墮光明北方有電名順或有一時東方所出無厚大電與彼西方墮光明電相觸相對相磨相打以如是故從彼虛空雲聚之中出生大明名曰電光或復南方順流大電與彼北方百生樹大電相觸相對相磨相打以如是故出電光復有風吹相著忽然火出還歸本處（依經文先有電後雷相繫火出霹靂人物）

降雨部

依分別功德論云雨有三種一天雨二龍雨三阿脩羅雨天雨細霧龍雨甚麤喜則和潤瞋則雷電阿脩羅爲共帝釋鬪亦能降雨麤細不定（依經雨亦多種或有先雲而雨或有因龍而雨或有不依龍如雨寶由衆生自業所感具如經說也）

失候部

如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有五因緣能障礙雨令占師不測增長迷惑記天必雨而更不雨何者爲五一於虛空中雲興雷作伽茶伽茶瞿厨瞿厨等聲或出電光或有風吹冷氣至如是種種皆是雨相諸占察人及天文師等悉知此時必當降雨爾時羅睺阿脩羅王從其宮出便以兩手撮彼雨雲擲置海中此是第一雨障因緣占者不知而竟不雨第二有時虛空起雲雲中亦作伽茶等聲亦出電光復有風吹冷氣來時占者見相赴天降雨爾時火界增上力生卽於其時雨雲燒滅此名第二雨障因緣占者不知而遂不雨第三有時虛空中起雲雲中亦作伽茶等聲亦出電光復有風吹冷氣來時占者見已記天必雨以風界增上力生則吹雲擲置於彼迦陵伽磧中或置諸曠野中或置摩連那磧地此名第三雨障因緣占

者不知而遂不雨第四有諸衆生爲放逸汚清淨行故天不降雨第五爲閻浮提人有不如法慳貪嫉妬邪見顚倒故天則不雨（此二作法並同前說長阿含經亦同相似）以此因緣相師迷惑占雨不定增一阿含經云日月有重翳使不得放光明何等爲四一者雲二者風塵三者煙四者阿須倫使覆日月不得放光明比丘亦有四結覆蔽人心不得開解一者欲結二者瞋恚三者愚癡四者利養覆蔽人心不得開解四分律亦有四種喻同前一者婬慾二者飲酒三者捉錢寶四者邪命有此四法亦令佛法不明了故頌曰

火氣上昇煙　雲氣霾曇雲　神龍吐津霧
颶垓坋人塵　酒爲放逸門　婬爲生死源
金銀生患重　邪命壞戒根

地動部

依佛般泥洹經云阿難又手問佛欲知地動幾事佛語阿難有三因緣一爲地倚水上水倚於風風倚於空大風起則水擾水擾則地動二爲得道沙門及神妙天欲現感應故以地動三爲佛力自我作佛前後已動三千日月萬三千天地無不感發天人鬼神多得聞解又大方等大集念佛三昧經云一切大地六種震動一動遍動等遍動二震遍震等遍震三涌遍涌等遍涌四吼遍吼遍吼等遍吼五起遍起遍起等遍起六覺遍覺等遍覺是六各三合十八相如是東涌西沒西涌東沒南涌北沒北涌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又立世阿毗曇論云佛告富樓那復有大神通威德諸天若欲震動大地卽能令動若諸比丘有大神通及大威德觀地大相令小小相令大欲令地動亦能震動令地動有風名鞞嵐婆此風常吹俱動不息風力上昇有風下吹亦有傍動是風平等圓轉相持又智度論云地動有四種一火二龍三金翅鳥四天二十八宿等又諸羅漢諸天等亦能地動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在舍衛城告諸比丘有八因緣而地大動此地深六十八千由延爲水所持水依虛空虛空風動而水亦動水動地便大動是初動也若比丘得神足所欲自在觀地如掌能使地大動是二動也若復諸天有大神足有大威力能使地動是三動也若復菩薩在兜術天欲降神下生是時地動是四動也若菩薩自知在母胞中地爲大動是五動也若菩薩出家於道場坐降伏魔怨終成等覺地爲大動是七

動也若未來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地爲大動是
八動也（依經地動四果聖人出世有多種或有地動聖人出世有一世界多世界或有聖人出世或有諸佛菩薩出世或有地動唯破依正兩報具如經說）
述曰自下略敘俗書天地初分陰陽形變之意謂有
五重一元氣二太易三太初四太始五太素第一元
氣者依河圖曰元氣無形匈匈蒙蒙偃者爲地伏者
爲天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皇甫士
安帝王世紀曰元氣始萌謂之太初三五歷紀曰未
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溟涬始可濛鴻滋分歲起
攝提元氣啓肇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涬濛鴻鴻卽生

天皇治萬八千歲以木德王列子曰夫有形者生於
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案歲星曰天光紀所從生而白虎通曰天地人物故有太易有
太初有太始有太素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
爲九九者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
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故
天地含精萬物化生也故易上繫曰易有太極是生
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其吉凶也春
秋感精符曰人主與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母
地兄日姊月（父天母地兄日姊月謂圜丘之禮也母地方澤之祭也兄日於東郊姊月於西郊）春秋
說題辭曰天之爲言填也居高理下爲人經群陽精

廣雅曰天圓廣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
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
從地至天一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下度之
厚與天高等孝經周天七衡六閒日周天有七衡而
六閒者相去萬九千八百三十二里三分里之一合
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從中衡以至外衡
各五萬九千五百里洛書甄曜度曰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又度爲千九百三十二里則天地
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論衡曰日一日行一度一
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舒疾與騏驥之步相類也白

虎通曰日行遲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月徑千里又計日行路有其內外從極北至極南相去九百九十由旬經一百八十日日行從內至外又經一百八十日日行從外至內是故名行言日行六十里者由輪大故日遠天行以行遲故唯六十里是故一年有十二月六月北行六月南行總有三百六十度行路也白虎通曰日所以滿缺何歸功於朔旦受符復行也月有大小行天左旋日右行日行遲月行疾及日爲一月至二十九日未及七度即須三十日過七度日不可分故乍小明有陰陽即有閏月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十二月日不市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也明陰不足陽有餘閏者陽之餘也徐整長曆日月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天七千里尚書者靈曜之日光照三十萬六千里又地說書日月照四十五萬里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近去人遠而日中時遠一小兒以爲日初出時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其中纔如槃蓋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小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智乎桓譚新論曰予小時聞閭巷言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近日中時遠一兒以日初出遠日中時近長水校尉關子陽以爲天去人上遠而四傍近以星宿昏時出東方其間甚疎相去丈餘夜半在上視之甚數相去唯一二尺日爲天陽火爲地陽地陽上昇天陽下降今置火於地從傍與上診其熱遠近不同乃差半焉日中在上當天陽之衝故熱於始出從太陽中來故涼西在桑榆大小雖同氣猶不如清朝也論衡曰夫日月不圓視若圓圖若圓者去人遠也夫日火精在地水火不圓在天火何故獨圓日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不圓光曜若圓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賈宋都視之石也不圓是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論衡曰儒言日中有三足烏日者火也烏火中焦爛安得如立然烏日氣也詩推度災曰月日三日成魄八日成兣蟾蠩體就決鼻始萌（宋均曰決生也）春秋演孔圖曰蟾蠩月精也春秋元命包曰陰精爲月日行十三度常論任而受（受日陽精也）受明精在內故金水內景河圖始開曰黃泉之埃上爲青雲青

泉之埃上爲赤雲白泉之埃上爲白雲玄泉之埃上爲玄雲（淮南又載）河圖括地象曰崑崙山出五色雲氣易說卦曰巽爲風撓萬物者莫疾於風風以動之河圖帝通記曰風者天地之使也爾雅曰四時和爲通正風從上下扶搖謂之猋（李巡曰暴風從下上也）南風謂之飄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太風焚輪謂之頹（郭注暴疾）回風爲飄日出而風爲暴風而雨土爲霾（音埋）陰而風爲曀易稽覽圖曰降陽爲風降陽之動不鳴條易說卦曰震爲雷河圖帝通記曰雷天地之鼓也左傳照二日藏冰以時則雷出震蟄冰不用則雷不發而震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爲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柏柏格其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音不大霹靂者所謂雌雷水氣也師曠占曰春分雨雷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中其所住者兵起其下無雷而雷名曰天狗行不出三年其國凶河圖始開圖曰激陽爲雷易稽覽圖曰陰陽和合其電耀耀也其光長春秋元命包曰陰陽激爲電史記天官書電者陰陽之動也穀梁傳曰隱公曰霆雷（郭注曰雷之急霹靂之緩者謂之霆霆電也）爾雅曰疾雷爲霆蜆（郭注曰雷之急霹靂者謂之霆霆也）說文

日震霹靂震動也釋名曰霹靂折也震戰也所擊輒破若攻戰也異苑曰沙門釋慧遠棲神廬嶽常有遊龍翔其前遠公有奴以石擲中仍騰躍上昇有頃風雨乃除異苑曰乞佛虜凶虐暴惡常中霹靂其挺引身出外題背四字表其凶匿國少時爲涉去所棄頌曰

日月長懸　天曜恒暉　晝金夜玉
執與玄期　出則晃朗　没已還睎
虧盈隱顯　晦朔旋璣　星辰列位

福壽靈威　聖人建立
雲龍相會　升降分離　隨業增徵
寒暑應時　擊動雷電

六道篇第四之一

諸天部

述意

夫論天報識復叵量華服玩光新身形輕妙而自在天上更是魔王無想定中翻爲外道四空之頂邪執不輕六欲之間迷惑殊重不能受持般若供養涅槃憍慢轉增我人逾盛所以頭蓂萎髻腋汗流衿寶殿歇

光羅衣聚臗憑斯淨心悉皆懺蕩普爲四王忉利兜率炎摩化樂他化梵王梵輔光音遍淨廣果那含不煩不熱善見善現空處識處不用處非非想處乃至橫窮他界竪極上天或復端坐華臺動逾劫數凝神王殿一視千年願令自然之服不離身形善法之堂永蒙遊觀絕生離之病無戰陣之勞長謝五衰恒豐七寶色像端嚴容儀煒曄永離苦因清昇樂果也

會名

問曰云何名六趣依毗曇論云趣者名到亦名爲道謂彼善惡業因道能運到其生趣處故名爲趣亦可

彼生彼令彼相續故名天趣有說光明增故名天以光恒照晝夜故聲論者說能照故名天以恒遊勝果照了先時所修因故復次戲樂故名天以現戲受勝樂故問曰諸天形相云何答曰其形上立問曰語言云何答曰皆作聖語又立世阿毗曇論云天名提婆謂行善因於此道生故名提婆今略論諸天報身之相所謂諸天皆無骨肉亦無大小便利不淨身放光明無別晝夜報得五通形無障礙故正法念經云譬如一室炎五百燈光明不相逼迫諸天手中置五百天亦復如是不窄不妨又彼經云彼夜摩天或有一百或有一千共聚在一蓮華鬚同坐不妨不隘不窄以善業故自業力故又智度論云第三遍淨天六十人坐一針頭而聽法不相妨礙又正法念經云爾時夜摩天王爲諸天說偈云

若人心念佛　是名善命人　不離念佛故
是爲命中命　若人心念法　是名善命人
不離念法故　是爲命中命　若人心念僧
是名善命人　不離念僧故　是爲命中命

又夜摩天中有三大士常爲放逸諸天而演說法何等爲三一者夜摩天王牟修樓陀菩薩二者善時鵝

依所造之業趣彼生處故名爲趣又趣者歸向之義謂所造業能歸向於天乃至地獄也問曰唯有此六趣定更有餘道耶答曰且據一家不增減說若依樓炭經中亦說九道衆生共居一菩薩道二緣覺道三聲聞道帖前六道以凡聖同居爲欲相倣也天者如婆沙釋名光明照曜故名爲天又天者顯也顯謂上顯萬物之中唯天在上故名顯也又天者顯也顯謂高顯萬物之中唯天獨高在上顯覆故名顯也問曰何故彼趣名天答曰於諸趣中彼最勝最樂最善最妙最高故名天趣有說先造作增上身語意妙行往

王菩薩三者種種莊嚴孔雀王菩薩是三大士常爲
利他而演說法或有令得聲聞菩提或有令得緣覺
菩提無上菩提

受苦

今述諸經具明諸天趣苦光明色界無色界苦上界
雖勝仍有微苦故成實論云上二界中雖無麤苦而
有微細苦何以知之四禪中說有行立坐臥隨有四
故皆應有苦又色界有眼耳身識即此識中所有諸
受名爲苦樂從一處儀求一處儀故知有
苦又無理解愛著已報失時大苦如經中說唯得道

者將命終時無憂苦色今既是凡寧無憂苦論中云
無苦者以苦相微故說言無如食少鹽故言無鹽非
是一向唯樂無苦由上界樂行寂滅不著不能發起
麤貪恚瞋故名無苦無樂又無刀杖等故言無苦非
無微苦故涅槃經云世間雖有上妙清淨園林然死
屍處中則爲不淨衆共捨之不生愛著色界亦爾雖
復淨妙以有身故知有苦又法句喻經云有四比丘坐於
名不修身故知有苦又法句喻經云有四比丘坐於
樹下共相問言一切世間何者最苦一人言天下之
苦無過婬欲一人言世間之苦無過飢渴一人言世
間之苦無過驚怖共諍
苦義紛紜不止佛知其言往到其所問諸比丘向論
何事即起作禮具白所論佛言比丘汝等所論不究
苦義天下之苦莫過有身飢渴寒熱瞋恚驚怖色欲
怨禍皆由於身夫身者衆苦之本患禍之元勞心極
慮憂畏萬端三界蝡動更相殘害吾我縛著生死不
息皆由身與欲離世苦本當求寂滅攝心守正怕然
無想可得泥洹此最爲樂故知未得聖智滅此三界
之身當非苦耶問曰色界有身有苦可爾無色無形
苦受何生答曰彼報精微凡小不覩無其麤礙非無

細色廣論有無備在別章故智度論云上二界死時
退時生大懊惱甚於下界譬如極處墮摧碎爛又成
實論云苦樂隨身至於四禪憂喜隨心至於有頂問
曰生上天者離惡積善何故報盡即入三塗答曰凡
夫無始已來惡業無窮一日貪瞋尚受千形況惡旣
多暫伏結生報福旣盡昔業時熟還墮三塗何所致
惑故成實論云人在色無色界謂是涅槃臨命盡時
見欲色中陰即生邪見謂無涅槃謗無上法當知彼
中有不善業又智度論云非有想非無想天中死墮
阿鼻地獄中故知三界輪轉皆苦第三明欲界諸天

苦者謂彼天中鬪戰之時遞相加害身心俱苦若割肢節斷而復生斬首截腰則有死苦如毗曇說欲界諸天有十業道雜不律儀雖天不害天而害餘趣亦有截手截足斷而還生若斬首則死展轉相奪乃至五相時極受大苦惱事然其身體柔輭細滑見初美後苦故正法念經偈云

如蜜和毒藥　是則不可食　天樂亦如是
退沒時大苦　捨離諸天女　業盡懷憂惱　捨離諸天女

退時大苦惱　不可得譬喻　善業欲盡時
如燈焰欲滅　不知何所趣　心生大苦惱
天上欲退時　心生大苦惱　地獄衆苦毒
十六不及一　一切諸焰輪　愛力之所作
愛鏁縛衆生　至諸險惡道　三界如轉輪
業繫輪不斷　是故捨愛欲　離欲得涅槃

又涅槃經云雖復得梵天之身乃至非想非非想天命終之時還墮三惡道中雖爲四天王乃至他化自在天身命終生於畜生道中或爲師子虎兕豺狼象馬牛驢等故知天報盡時其身大苦既有斯難即須

披誠疏滌此業懺令伏滅若人造罪受報盡已後時修善設生天上由昔餘殃天中微受故正法念經云若於先世有偷盜業爾時自見諸天女等奪其所著莊嚴之具奉餘天子若於先世有妄語業諸天女等聞其所說生顛倒解謂其惡罵若於先世以酒施於持戒之人或破禁戒而自飲酒或作麴釀臨命終時其心迷亂失於正念墮於地獄若於先世有殺生業壽命短促連疾命終若於先世有邪婬業見諸天女皆悉捨已共餘天子互相娛樂是則名曰五衰相也以其持戒五種缺故業網所縛受此業報又帝釋復觀業果於殿中吁嗟大地獄十八隔處殺生偷盜邪婬妄語業墮此地獄具受衆苦從地獄出生餓鬼中壽命長遠從餓鬼中死生畜生中互相殘害從畜生中死若生人中身色憔悴無有威德若有餘業得生天中身量形貌皆悉減劣一切衆寶莊嚴之具光明微少不爲天女之所愛敬天女背叛捨至餘天智慧薄少心不正直爲餘天子之所輕笑若諸天衆與阿修羅鬪戰之時爲他所殺以餘業故

法苑珠林卷第七

校讀

第十五紙 九行行天之 第十九紙 五行王宋南藏作王

音釋

隘烏懈切狹也 怕普駕切靜也 鏁蘇果切 兒詩里切獸似牛一角 滌徒歷切洗也 翹丘堯切舉也 叛薄半切背也 刻此

呈江比丘男覺對 既寧唐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六道篇第四之二

諸天部之餘

報謝

依新婆沙論云諸天中將命終位先有二種五衰相現一小二大云何名爲小五衰相一者諸天往來轉動從嚴身具出五樂聲善奏樂人所不能及將命終位此聲不起有說復出不如意聲二者諸天身光赫奕晝夜相照身無有影將命終時身光微昧有說令滅身影便現三者諸天膚體細滑入香池浴纔出水時水不著身如蓮華葉將命終位水便著身四者諸天種種境界悉皆殊妙漂脫諸根如旋火輪不得暫住將命終位專著一境經於多時不能捨離五者諸天身力強盛眼嘗不瞬將命終時身力虛劣眼便數瞬云何爲大五衰相一者衣服鮮淨令穢二者華冠光盛今萎三者兩腋忽然流汗四者身體欻生臭氣五者不樂安住本座前五衰相現已不可轉時天帝釋以有五種小衰相現心生怖畏作是念言誰能救我如是衰厄我當歸依便自了

知除佛世尊無能救護尋詣佛所求哀請救佛爲說
法便得見諦令彼衰相一時皆滅故於佛前歡喜踊
躍作諸愛語說此伽他曰
大仙應當知　我卽於此座　還得天壽命
唯願尊憶持
又折伏羅漢經云昔忉利天宮有一天壽命盡盡有
七種瑞現一項中光滅二頭上華萎三面色變四永
上有塵五腋下汗出六身形瘦七離本座卽自思惟
壽終之後下生鳩夷那竭國疥癩母猪腹中作豚甚
預愁苦不知何計餘天語言今佛在此爲衆說法唯
佛能脫卿之罪耳卽到佛所稽首作禮未及發問佛
知告曰一切萬物皆歸無常汝素所知何爲憂愁得
離豚身常誦三自歸如是日三却後七日天卽壽盡
下生維耶離國作長者家子在母胞胎日三自歸始
生墮地亦跪自歸其母産身又無惡露母傷侍婢持
而棄走母亦深怪謂之祆惑意欲殺之父知貴子令
好養之年向七歲與其輩類於道邊戲遇舍利弗目
連兒前作禮衆聖驚怪具說天上事此兒請佛到家
佛爲說經兒及父母內外親屬皆得阿惟越致此云
不退

感應緣 略引六驗

晉居士史世允
晉沙門釋慧覺
宋侖氏有二女
魏沙門釋僧鶖
魏居士樑弦超
梁沙門釋慧韶

夫十惡緣巨易感心塗萬善力微難感靈性姦心頻
發凶狀屢聞正法罕逢教沉道喪所以一息不追則
萬劫永別利那暫隔則千代長離良由信毀相競善
惡交侵惑之徒輕舉邪風淳正之輩時遭佞逼所
以教流震旦六百餘年崔赫周虐三被殘屏禍不旋
踵殃及已身致招感應之徵善惡之報是以建安感
夢而疾瘵文宣降靈而疾愈吳王圖寺舍利浮光齊
主行刑刀尋刃斷宇文毀僧而瘡潰拓拔廢寺而臚
流孫皓滅像而陰疹赫連兒禎而震死古今善惡禍
福徵祥廣如冥祥報應感通冤魂幽明搜神旌
異法苑弘明經律異相二寶徵應聖迹歸心西國行
傳名僧高僧冥報拾遺等卷盈數百不可備列傳之
典謨懸諸日月足使目覩當猜來惑故經曰行善得

善報行惡得惡報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信知善惡之報影響相從苦樂之徵由來相赴余尋傳記四千有餘故簡靈驗各題篇末若不引證邪病難除餘之不盡冀補茲處

晉史世炎者襄陽人也咸和八年於武昌死七日沙門支法山轉小品疲而微臥聞靈座上如有人聲史家有婢字張信見世炎在靈上著衣帢具如平生語信云我本應墮龍中支和尚為我轉經營護營堅迎我上第七梵天快樂處矣護堅並是山之沙彌已亾者也後支法山復往為轉大品又來在坐世炎生時

汝輩知罪福也亦兼娛樂阿母琴音清妙不類世聲家人小大悉得聞之然聞其聲如隔壁障不得親察也唯信聞之獨分明焉有頃去信自見光入一黑門有頃來出謂信曰舅在此日見榜撻楚痛難勝省視還也舅生犯殺罪故受此報可告舅母會僧轉經當稍免脫舅即輕車將軍報終也右一出冥祥記

晉長安繹慧覓不知何處人止長安大寺戒行澄潔多栖處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來覓神色無變乃謂鬼曰汝無頭便無頭痛之患一何快哉鬼便隱形復作無腹鬼來但有手足鬼又曰汝既無腹便

以二旛供養時莊寺中乃呼張信持旛送我信曰諾便絕死將信持旛俱西北飛上一青山上如瑠璃色到山頂望見天門光乃自提旛遣信令還與一青香如巴豆曰以上支和尚信未還便遥見世炎直入天門信復道而還倏忽甦活亦不復見手中香也旛亦故在寺中世炎與信於家去時其六歲兒見之指語祖母曰阿爺飛上天婆為見不世炎後復與天人十餘俱還其家徘徊而去每來必見舊帖去必露髻信問之答曰天上有冠不著此也後乃著天冠與群天人鼓琴行歌徑上母堂信問何用屢來曰我來欲使

無五藏之憂一何樂哉須臾復作異形鬼皆隨言遣之後久時天甚寒宜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形貌端正衣服鮮明姿媚柔雅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以相慰賜廣談欲言勸動其意覓執志貞確一心無撓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遂凌雲而逝顧謂歎曰海水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後以晉隆安三年與法顯俱遊西域不知所終續有釋賢護姓孫涼州人來止廣漢閬與寺常習禪為業又善律行纖毫無缺以晉隆安五年卒臨亾口出五色光明照滿寺內遺言使燒身弟子行之既

而支節都盡唯手一指不爛因埋之塔下 右一出冥祥記
宋侖氏二女東官曾城人也是時祖姊妹元嘉九年
姊年十歲妹年九歲里越愚蒙未知經法忽以二月
八日並失所在三日而歸粗說見佛九月十五日又
失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及梵書見西域沙門便相
開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忽復失之田間作人云見其
從風徑飄上天父母號懼祀神求福既而經月乃返
剃頭爲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
曰汝宿世因緣應爲我弟子舉手摩頭髮因墮落與
其法名大曰法緣小曰法絲臨遣還曰可作精舍當

按對欣然便以仙方十卷用酬來意還至浙江有鮑
郎子神者一鼓湧浪七日便止正值波初無由得度
鸞便往廟所以情祈告必如所請當爲起廟須臾神
即現形狀如二十來告鸞曰若欲度者明旦當得願
不食言及至明晨濤猶鼓怒纔入船裏恬然安靜依
斯達到梁帝見重因出勅爲江神更起靈廟後辭帝
還魏境欲往名山依方修治行至洛下逢中國三藏
菩提流支鸞往啓曰佛法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
仙經者乎支嗤地告曰是何言歟非相比也此方何
處有長生不死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終輪三有即

與汝經法也女既歸家即毀除鬼座繕立精廬夜齊
誦經夕中每有五色光明流泛峯嶺若燈燭二女自
此後容止華雅音制詮正上京風調不能過也刺史
韋朗就里並迎供養聞其談說甚敬異焉於是溪里
皆知奉法 右一出冥祥記

魏西河石壁谷玄中寺沙門曇鸞未詳氏族鴈門人
家近五臺山神迹靈異怪逸千民鸞因患氣疾周行
醫療行至汾川秦陵故墟入城東門上望青雲忽見
天門調開六欲階位上下重複歷然齊親由斯疾愈
後往江南陶隱居處求覓仙方冀益長壽及茅山所

以觀經授之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
永絕輪迴後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一心依經
作淨土業春秋六十有七臨至終日旛華幢蓋高映
院宇香氣蓬煒音聲繁開預登寺者並同矚之以魏
興和四年卒於平遙山寺年六十有七 右一出冥祥記

魏齊北郡從事椽弦超字義起以嘉平中夜獨宿夢
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知瓊
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從夫當其夢也
精爽感寤嘉其美異非常人之容覺寤欽想若存若
亾如此三四夕顯然來遊駕輜軿從八婢服綾羅綺

續之衣姿顏容體狀若飛仙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女車上有壺榼清白瑠璃五具飲啖奇異饌具遂下酒啖與義起曰我天上玉女見遣下嫁故來從君不謂君德宿時感運宜爲夫婦不能有益亦不爲損然行來常可得駕輕車乘肥馬飲食常得遠味異膳綿素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爲君子亦無妬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義遂爲夫婦贈其詩一篇其文曰翼翼浮勃迷教曹雲石滋芝英不須潤至德與時期神仙豈虛降應運來相之納我榮五族送我致禍災此其詩之大較其文二百餘言

望曲道頭有一馬車似知瓊馳前到果是玉女也遂披帷相見前悲後喜控左授接同乘至洛遂爲室家剋復舊好生于太康中猶在但不日日往來每於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旦十五日輒下往來經宿而去張茂先爲作神女賦右出搜神記

梁蜀郡龍淵寺沙門慧韶姓陳本潁川太丘人少欲多智聰敏不群春秋五十四卒於本寺摩訶衍堂中時成都民應始豐賢者因病氣絕而心上煖五日方醒云被攝至閻羅王閻處分云迎法師須臾便至王下殿合掌頂禮更無言說唯書文書作一大政之字

不能悉錄兼註易七卷占卜吉凶等義起皆通其旨

作夫婦經七八年父母爲義起娶婦之後分日而嫌分夕而寢夜來晨去倏忽若飛唯義起見之餘人不見雖居閨室輒聞人聲常見蹤跡然不覩其形後人怪問漏泄其事玉女遂便求去云我神人也雖與君交不願人見而君性疎漏我往與君積年交結恩義不輕一旦分別豈不愴恨勢不得久各努力呼侍御人下酒啖食餐綠取織成裙衫兩腰賜與義起又贈詩一首把臂告辭涕泠流離肅然昇車去若飛迅義起憂感積日殆至委頓後到濟北魚山陌上西行遥

韶出外坐於曠路樹下見一少童以漆柳箕擎生棗裝令韶著之有十僧來迎豐識和慈二禪師幢蓋列道騰虛而去又當終夕有安浦寺尼久病悶絕醒云送韶法師及五百僧登七寶梯到天宮殿講堂中其地如水精牀席華整亦有塵尾机案蓮華滿池韶就座談說少時便起送別者令歸其生滅冥祥感見類

四右一出
馬僧傳

人道部

述意

夫論人道之中身形浮僞多諸罪業喜造譬殺仁智
道消恩良義絕所以崔杼殺君商臣害父七雄並爭
六國連縱互騁憍奢各衒姓蕩淳風永盡美化不行
三毒競興十纏爭發四流浩漫五蓋幽深顛倒無明
轉復滋甚遂使生同險樹命等危城口蜜易消井藤
難久墮頭松下哭響摧殘廣巷重門悲聲嗚咽今爲
人中悉皆慼悔往是圓首方足上智下愚西盡瞿耶
東極于逮北窮單越南鏊閻浮乃至板屋氈帷文身
被髮飲血茹毛巢居穴處雕蹄黑齒倒住傍行弱水
毛浮危峯繩度邊城遠戍裝甲負戈圄圄鎖囚檻金
棒木並願各修禮讓人稟孝慈息放蕩之心斷荒婬
之色質齊金石體類高華八難不侵九橫長遣也

會名

如婆沙論中釋人名止息意故名爲人謂六趣之中
能止息意故名爲人謂於六趣之中能止息煩惱惡
亂之意莫過於人故稱止息意也又人者忍也謂於
世間違順情能安忍故名爲忍又立世阿毗曇論云
何故人道名摩奴沙此有八義一聰明故二爲勝故
三意微細故四正覺故五智慧增上故六能別虛實
故七聖道正器故八聰慧業所生故說人道爲摩奴
沙又新婆沙論問何故此趣名末奴沙答昔有轉輪
王名曼狀多告諸人曰汝等欲有所作應先思惟稱
量觀察爾時人卽如王教欲有所作皆先思惟稱量
觀察便於種種工巧業處而得善巧以能用意思惟
觀察所作事故名末奴沙有說先造作增長下身語
意妙行往彼生令彼生相續故名人趣有說多憍慢
故名人以五趣中憍慢多者無如人故有說能寂靜
意故名人以五趣中能寂靜意無如人者故契經說
人有三事勝於諸天一勇猛二憶念三梵行

住處

如新婆沙論云此四天下人住四大洲謂贍部洲毗
提訶洲瞿陀尼洲拘盧洲亦住八中洲何爲八謂拘
盧洲有二眷屬一矩拉婆洲二蘇訶洲瞿陀尼洲有二眷屬
有二眷屬一提訶洲二蘇訶洲瞿陀尼洲有二眷屬
一舍脫洲二嗢怛羅漫怛里拏洲贍部洲有二眷屬
一遮末羅洲二筏羅遮末羅洲此八洲中人形短小
如此方侏儒有說七洲是人所住遮末羅洲唯邏刹
婆居此有說此所說八卽是四大洲之異名以一一
洲皆有二異名故如是說者應如初說此八中洲一
一復有五百小洲以爲眷屬於中或有人住或非人

住或有空者也問曰人趣形貌云何答曰其形上立然贍部洲人面如車箱毗提訶人面如半月瞿陀尼人面如滿月拘盧州人面如方池問曰語言云何答曰世界初成一切皆作聖語後以飲食時有情不平等故及諂誑增上故便有種種語乃至有不能言者

業因

依業報差別經中作四句分別一者有業得身樂報而心不樂如有福凡夫二者有業得心樂報而身不樂如薄福羅漢三者有業得身心俱樂如有福羅漢四者有業得身心俱不樂如薄福凡夫諸如此等皆悉報得此苦樂也又菩薩藏經云爾時世尊告賢守長者曰長者當知我觀世間一切衆生爲十苦事之所逼迫何謂爲十一者生苦逼迫二者老苦逼迫三者病苦逼迫四者死苦逼迫五者愁苦逼迫六者怨苦逼迫七者苦受逼迫八者憂逼迫九者痛惱逼迫十者生死流轉大苦之所逼迫我見如是十種苦事逼迫衆生爲得阿耨菩提出離如是逼迫事故以淨信心捨釋氏家趣無上道復次長者我觀世間一切衆生於無數劫具造百千那庾多拘胝過失常爲十種大毒箭所中何謂爲十一者愛毒箭二者欲毒箭三者貪毒箭四者癡毒箭五者慢毒箭六者恚毒箭七者慢毒箭八者見毒箭九者有毒箭十者無有毒箭長者我見衆生爲於十種毒箭所中求阿耨菩提求斷如是毒箭故以淨信心捨釋氏家趣無上道

貴賤

若以四方言之則北鬱單越無貴無賤彼無僕使之殊故無貴賤餘之三方皆有貴賤以有君臣民庶之別大家僕使之殊故有貴賤別類也總束貴賤合有六品一貴中之貴謂輪王等二貴中之次謂粟散王等三貴中之下謂如百僚等四賤中之賤謂臺奴賤子等五賤中之次謂僕隸等六賤中之下謂姬妾等麤束如是細分難盡

貧富

若以四方言之則北鬱單越最富平等東西二方處中然有優劣南閻浮提最貧四方不同如經具述又閻浮提人貧富不定各有三品上者如轉輪王總攝四方富包四海一切所須無不備足如經說輪王福力最大若出世時感五奇特七寶來應五奇特者一者感於世界之中平正清淨流泉浴池處處皆有二

者感天甘露生於殿庭王渴飲之身輕愈病三者感大海水減一由旬各於內畔湧出金沙之道使王行之遊四天下四者感於牛頭之香生於海岸王取燒之香氣彌盛逆風遠聞四十里香死者聞之悉皆還活五者迦眞隣陀之鳥生於海中王抱觸之身心猗適勝過六欲天之樂以斯義故往生論說偈云

寶性功德草　柔輭左右旋　觸者生勝樂
過迦眞隣陀

七寶具足千子雄猛第二富中者謂如粟散王等第三富中下者謂如樹提伽等（餘亦准思之可解）

受苦

夫論人道唯苦非樂愚者爲樂識者爲苦妄見爲樂實見爲苦故付法藏經云世間衆苦不可願樂此身不淨腐敗危脆猶如聚沫須臾變滅端正容貌甚可愛著衰老既至將安所在外覆薄皮謂爲嚴飾臟血內流惡露不淨有爲無常甚大迅速一視息頃四百生滅譬如虛空震雷起雲暴風卒起尋復散滅五欲不堅亦復如是共相愛樂安隱快樂無常旣至誰有存者世間衆苦甚難久居故知人身唯苦無常理應生厭速求解脫一切有爲衆苦積聚如癰如厠如箭

人心生老病死輪轉無際無常敗壞速朽之法如臨死囚命不云遠譬如牢獄人無可愛樂猶路上果衆所嗜棘此身可惡會歸磨滅鳥鵲狐狼競共噉食風吹日暴青爛臭處髮毛爪齒狼藉在地如此之身當何愛樂宜勤方便速求解脫縱使富貴如天終歸磨滅外相似好內恒憂懼故大莊嚴論云如人著金鎻雖能繫於人王位亦如是恒有憂懼想守護念若失則大愁猶如永食遮故名樂辛苦之中橫生樂想故實頭盧爲俊陀延王說法經偈云

王位雖尊嚴　代謝不暫停　輕疾如電光

須臾歸衰滅　王位極富逸　愚者情愛樂
衰滅無時至　昔劇過下賤　王者居高位
名聞滿十方　端正甚可愛　種種自嚴身
譬如臨死者　著華髮瓔珞　捨命未幾時
王位亦如是　佛言譬如王　常懷諸恐怖
行住及坐時　乃至一切時　於其親疎中
恒有疑懼心　臣民宮妃后　象馬及珍寶
國土諸所有　一切是王物　諸王捨命時
皆棄無隨者

又涅槃經佛說偈云

一切諸世間　生者皆歸死　壽命雖無量
要必有終盡　夫盛必有衰　合會有離別
壯年不久停　盛色病所侵　命爲死所吞
無有法常住　諸王得自在　勢力無等雙
一切皆遷滅　壽命亦如是　衆苦輪無際
流轉無休息　三界皆無常　諸有無有樂
有道本性相　一切皆空無　可壞法流動
常有衰患者　恐怖諸過惡　老病死衰惱
是諸無有邊　易壞悉所侵　煩惱所纏裹
猶如芭蕉處　虛　何有智慧者　而當樂是處

然刹那不住不住是同故經說由色苦故十時差別
一者膜時二者泡時三者皰時四者肉團時五者肢
時六者嬰孩時七者童子時八者少年時九者盛壯
時十者衰老時若非時無常不應從膜乃至老死良
由三毒猛火燒心熾然不絕故受斯苦（依經云人於
三界篇中四天下洲品類廣說畧引二
十驗）
感應緣
孔子長十尺大九圍
伍子胥長一丈大十圍
呂光長八尺四寸

此身苦所集　一切皆不淨　梏縛癰瘡等
根本無義利　上至諸天身　皆亦復如是
諸欲皆無常　故我不貪著　離欲善思惟
而證於眞實

故賓頭盧尊者語王云大王宜善觀察何有五欲而
得常者何有王位而得久停何有國界而不遷滅何
有珍寶而不散失何有欲樂常恒不變何有合會而
不離散一切五欲體性實苦皆從妄想而生於樂故
王位亦苦無安如夢所見覺則知虛是故智者應生
厭離即知一切內外所遷皆是無常雖可麤細似異

龍伯國人長三十丈
天之東西南極人各長三千萬丈
秦始皇時有大人長五丈
僬僥國人長三尺
天竺國人皆長一丈八尺
襄武縣有大人現長三丈餘
東南有人其長七尺
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
秦襄王時有人長二十五丈六尺
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

短人國男女皆長三尺
侏儒國人長三四尺
又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
東北極蹏人長九寸
王莽時有人長一尺餘
涸澤生慶忌
涸小水精生蚘
春秋演孔圖曰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
牽牛就之如鼎如丰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見吳王僚僚望其顏色甚可畏

千萬丈三千億萬人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金剛敢
死力士長三千萬丈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天中太平之都有
甲都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
洪範五行傳曰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身長五丈
足跡六尺夷狄皆服有十二人見于臨洮
孔子曰僬僥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
也今有五丈之人此則無類而生也是歲秦初兼六
國喜以爲瑞鑄金人十二以像之南戍五嶺北築長
城西徑臨洮東至遼東徑數千里故大人先見於臨
洮明禍亂所起也後十二年而秦亾

長一丈大十圍眉閒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
胥知王好之每入言語侻侻有勇壯之氣
涼記曰呂光字世明連結豪賢施與待士身長八尺
四寸目重童子左肘生肉印性沉重質略寬大有度
量時人莫之識唯王猛布衣時異之曰此非凡人
河圖玉板曰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
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國人長
十丈從此以東十萬里得僥國人長三丈五尺從此
國以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
龍魚河圖曰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銅鐵額兵長三

魏志曰天竺國人皆長一丈八尺八尺離車國男女皆長
八尺
魏志曰咸熙二年襄武縣言有大人現長三丈餘跡
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柱杖呼民王始語
云今當太平
神異經曰東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尺腹圍如
長箕頭（其頭髮如鬣也）不飲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但
吞不咋此人以鬼爲飯以霧爲漿名天郭一名食
邪（食音伺）一名黃火（今黃火鬼俗人依此人而名之）
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焉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

去千里膜國一千六百里但飲酒五升（天酒甘露）不食五穀魚肉忽有飢時向天仍飽好遊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無路之人（言無路者高大不可爲路）名仁（禮曰仁人）一名信（禮曰信人）一名神與天地俱生而不沒故曰神也

蜀王本記曰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長二十五丈六尺

外國圖曰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猨臂長脇好騎駱駝詩含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九寸國語曰孔子曰僬僥長三尺短之至也

魏略西域傳曰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

王莽建國四年池陽有小人景長一尺餘或乘車或步行操持萬物大小各自稱三日正

管子曰洞澤數百歲谷之下水不絕者其狀若人長四寸永黃冠鼈黃荃乘小馬好疾遊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名友報然池陽之景者或慶忌也乎

又曰涸小水精生蚑蚑者一頭而兩身其狀若蛇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鼈（右二事見法苑珠林卷第八）

校譌

泉甚多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迷惑失道而到此國國中甚多貝珠夜光明珠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

魏略曰倭南有侏儒國其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餘里

外國圖曰僬僥國人長尺六寸迎風則偃背風則伏眉目具足但野宿一曰僬僥長三尺其國草木夏死而冬生去九疑三萬里列子曰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

東北極有人名坪人長九寸（右北一十七駮各依本錄訛也）

第三紙 十九行行捨 第十三紙 十八行足下宋 第十

九紙（四行一十六字北藏作捨南藏無皆字服下宋南藏作特五行狄下宋南藏有天秦曰勿大行夷下宋南藏有秦曰勿大行夷狄之貢將受其福云十五字）

音釋

腋（羊益切脅下也）歎（許勿切忽也）䝙（天猜切虎子也）覓（五歷切）椽（直攣切）漬（疾智切）

胡對切壞壁也）恰（乞洽切合也）猜（倉才切測也）鼱（桑結切死而復生也）榜（蒲彭切）捷（蒲切）

耕切撻他達切）確（苦角切堅也）闇（苦本切揞撻搥擊也）焠（蒲沒切煙起也）輜軿（側持切軿車也）

輜莊持切軿車前有屏面有牖四面有戶丁部田二切）檮（克杳切盡也）簏（盧谷切籠也）譽（苦定切去乾切）杵（昌與切舂也）衙（魚枷切）

圄（居宜切圄囹圄獄名）磬（苦定切盡也）圄（居宜切）脆（此芮切物）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六道篇第四之三

阿脩羅部

述意

夫論脩羅道者生此一途偏多詔曲或稱兵鬪亂興曾可畏權聲驚人並出三頭重安八臂跨山踴海把日擎雲天上求餐海中釀酒如斯之類悉爲歸依往是阿須輪王脫婆利等毗摩質多之眷屬佐羅睺駄

之朋流乃至婆稚羅睺之等侶舍脂跋馳之氣類並願除憍慢習離詔曲心殿堂光明蘭藉豐滿休兵息刃止恚防貪無復雨刃之苦永絕藕絲之痛樂聞正法渴仰大乘捨離弊惡之身受端嚴之質任持國境擁護邦家興建法城弘益慧日此之謂也

會名

云何名阿脩羅道者依立世阿毗曇論釋云阿脩羅者以不能忍善不能下意諦聽種種教化其心不動以憍慢故非善健兒又非天故名阿脩羅餘經亦云阿須倫令依新婆沙論云梵本正音名素洛素洛是

天彼非天故名阿素洛復素洛名端正彼非端正名阿素洛又長阿含經云脩羅生女端正生男多醜故云不端正或名不飲酒此有二釋一由過去持不飲酒戒宿習餘力云不飲酒二由因好酒四天下採華布海釀酒不成變爲醎水既不得酒則便令斷故云不飲酒神婆沙論云或說天趣由諂曲覆故無決定者或說鬼趣由有舍脂故得與諸天交通故伽陀經云有鬼有畜有天正法念經亦云有鬼有畜或云劣天劣天者是毗摩質多者此云響高亦云先居謂大海水底出大音聲自唱云我是毗摩質多故云響高

千歲乃生一女身若須彌千頭少一頭有千眼口別有千少一口別四牙牙上出火猶若霹靂有二十四脚有九百九十九手此女有時住海浮戲水精入身生一肉卵復經八千歲生毗摩質多有九頭頭有千眼口常水出手有千少一脚唯有八納香山乾闥婆女生舍脂羅睺舍脂羅睺者是帝釋取爲夫人羅睺阿脩羅亦云障日月是帝釋前軍先放日光射脩羅眼令不見天衆故彼以手障之由有勢力多共天諍又新婆沙論問諸阿素洛退住何處有說妙高山中有空缺處如覆寶器其中有城是彼所住問何故經

居住海究故云究居也

住處

依止法念經云脩羅居住五處住一住地上衆相山中其力最劣二住須彌山北入海二萬一千由旬有脩羅名曰羅睺統領無量阿脩羅衆三復過二萬一千由旬有脩羅名曰華鬘復過二萬一千由旬有脩羅名曰毗摩質多阿脩羅之母依長阿含經云劫初成時昔有光音天入海洗身水精入身生一肉卵經八

說阿素洛云我所部村落住醎海中而阿素洛王住彼山內有說大醎海中於金輪上有大金臺高廣各五百踰繕那臺上有城是彼所住阿素洛王亦有四苑一名慶悅二名歡喜三名極喜四名可愛如三十三天有波利夜恒羅樹阿素洛王所居樹亦有四阿素洛其形云何答其形上立問語言云何答皆作聖語問何趣所攝有說是天趣有說鬼趣攝又起世經云須彌山王東面去山過千由旬大海之下有鞞摩質多羅阿脩羅王國土住處縱廣八萬由旬七重欄楯七重金銀鈴網外有七重多羅行樹皆是七寶所

成莊嚴校飾不可述盡大城之中別立宮殿名曰設摩婆宮宮城縱廣一萬由旬七重城壁並七寶合成高百由旬厚五十由旬園池華果衆鳥和鳴（廣說如經）須彌山王南面過千由旬大海之下有踊躍阿脩羅王宮殿其處縱廣八萬由旬須彌山王西面亦千由旬大海水下有奢婆羅阿脩羅王宮殿其處縱廣八萬由旬須彌山王北面過千由旬大海水下有羅睺羅阿脩羅王宮殿其處廣八萬由旬（付處摘妙共前相似）摩妾帝城王所住處有羅睺羅阿脩羅王聚會之所亦名七頭其處縱廣八萬由旬牆壁欄楯各有七重七寶合成四面左近並有衆多諸小阿脩羅不可述盡

業因

依業報差別經中具說十業得阿脩羅報一身行微惡二口行微惡三意行微惡四起於憍慢五起於我慢六起於增上慢七起於大慢八起於邪慢九起於慢慢十廻諸善根向阿脩羅趣若依正法念經廣說四種脩羅因不同若約餘經多由瞋慢及疑三種因業得彼生報又雜阿含經云阿脩羅前世時曾爲貧人居近河邊常度河擔薪時河水深流復駛疾此人勇健威勢次勝第三名華鬘威勢更勝第四名毗摩質多威勢眷屬倍數更不可稱計自餘臣妾左右僕使亦不可說即知貴賤懸殊不可一槩而論

衣食

若依正法念經說脩羅衣食自然冠纓衣服純以七寶鮮潔同天所餐飲食隨念而生悉皆百味與天同等如大論說彼之衣食雖復勝人其若喫時是則不如人也謂彼凡所食時未後一口要變作青泥亦如龍王雖食百味末後一口要當變作蝦蟇是故經說

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受形大者莫過阿須倫王形廣長八萬四千由延其口縱廣千由旬或欲觸犯日時倍復化身十六萬由旬往日月前日月王見已各懷恐怖不寧本處以形可畏故日月王懼不復有光明然阿須倫不敢前捉日月何以故日月威德有大神力壽命極長顏色端正受樂無窮生壽一劫復是此間衆生福祐今日月不爲阿須倫所見觸惱時阿須倫便懷愁憂即於彼沒又長阿含經云阿脩羅大有威力而生念言此忉利天王及日月諸天行我頭上拒吾取日月以爲耳璫漸大瞋恚欲捕之即命舍摩梨毗摩質多二阿脩羅王及諸大臣各辦兵仗往與天戰時難陀跋難陀二大龍王身繞須彌周圍七帀山動雲布以尾打水大海浪冠須彌忉利天曰脩羅欲戰矣諸龍鬼神等各持兵從次交鬪天若不如皆奔四天王宮嚴駕攻伐先白帝釋帝釋告上乃至他化自在天無數天衆及諸龍鬼前後圍繞帝釋命曰我軍若勝以五繫縛毗摩質多阿脩羅將還善法堂我欲觀之脩羅亦曰我衆若勝亦以五繫縛帝釋還七葉堂我欲觀之一時大戰兩不相傷但觸身體生於痛惱於是帝釋現身乃有千眼執金剛杵頭出煙焰脩羅見之乃退敗即擒質多脩羅縛將還過見帝釋便肆惡口帝釋答曰我欲共汝講說道義何須惡口壽天千歲少出多減惡心好鬪而不破戒大修布施故然以諂慢故受此身（餘經以諂故心修諂故受此身也）觀佛三昧經云此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此鬼食法唯噉淤泥及渠藕根其兒長大見於諸天采女圍繞即白母言人皆伉儷我何獨無其母告曰香山有神名乾闥婆其神有女容姿美妙色踰白玉身諸毛孔出妙音聲甚適我意今爲汝娉適汝願不阿脩羅言善哉善哉願母往求爾時其母行詣香山告彼樂神我有一子威力自在於四天下而無等倫汝有令女可適吾子其女聞已願樂隨從時阿脩羅納彼女已未久之間即便懷孕經八千歲乃生一女其女顏容端正挺特天上天下更無有比面上姿媚八萬四千左邊右邊各有八萬四千前後亦爾阿脩羅見以爲殊異如月處星甚爲奇特憍尸迦聞求女爲妻脩羅聞喜以女妻之帝釋立字號曰悅意諸天見之歎未曾有視東忉西視南忉北乃至毛髮皆生悅樂帝釋至歡喜園共諸采女入池遊戲爾時悅意

即生嫉妬遣五夜叉往白父王今此帝釋不復見寵與諸采女自共遊戲父聞此語心生瞋恚即興四兵往攻帝釋立大海水踏須彌山頂九百九十九手同時俱作攝善見城搖須彌山四大海水一時波動帝釋驚怖靡知所趣時宮有神白天王言莫大驚怖過去佛說般若波羅蜜王當誦持鬼兵自碎是時帝釋坐善法堂燒衆名香發大誓願般若波羅蜜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眞實不虛我持此法當成佛道令阿脩羅自然退散作是語時於虛空中有刀輪帝釋功德故自然而下當阿脩羅上時脩羅耳鼻手足一時盡落令大海水赤如蜂珠時阿脩羅即便驚怖遁走無處入藕絲孔中

感應緣 略引三驗

贍波國脩羅窟大頭仙人

南印度婆毗吠伽論師祈見彌勒

摩伽陀國有一人見脩羅女

西國志云中印度在贍波國西南山石澗中有脩羅窟有人因遊山修道遇逢此窟人遂入中見有脩羅宮殿處妙精華卉乍類天宮園池林果不可述盡阿脩羅衆既見斯人希來到此語云汝能久住以不答云欲還本處脩羅既見不住遂施一桃與食訖脩羅語言汝宜急出恐汝身大窟不得容言訖走出身遂增長形貌麤人頭纔出身大孔塞遂不出盡自爾已來年向數百唯有大頭如三碩甕人見其語具說此緣人聚語云我等鑿石令汝身出其事云何答云恩澤人泰國王具述此意君臣共議此非凡人力敵千人若鑿令出儻有不測之意誰能抗之因此依舊時人號爲大頭仙人唐國使人王玄策已三度至彼以手摩頭其語了了分明近有山內野火燒頭焦黑命猶不死西國志六十卷國家修撰奉勅令諸學士盡圖集在中臺復有四十卷從麟德三年起首至乾封元年夏末方訖余見玄策具述此事又笑法師傳云馱那羯磔迦國屬南印度都城東西據山間各有大寺其寺有婆毗吠伽論師於觀自在菩薩 亦觀世音菩薩 是絕粒而服水三年立志祈請待見彌勒菩薩於是觀自在乃爲現色身今在城南大山巖執金剛神所誦金剛呪三年神授方此巖石內有阿素洛宮 梵云阿脩羅宮 如法行請石壁當開可即入中待彌勒出我當相報又經三年呪芥子擊於石壁豁然洞開時有百千萬衆觀觀驚歎論師跨門再三顧

命衆人唯有六人從入餘者謂是毒蛇窟懼而不入
論師入已當即石門還合如壁
又玄奘法師云貞觀十三年奘在中印度摩伽陀國
那蘭陀寺見一俗人說云有一人好色每承經言脩
羅生男極醜生女端正聞彼山內有阿脩羅窟別有
宮殿甚精殊好同天佳妙其人思欲願見脩羅女共
爲匹對常受持呪精勤三年三年將滿所祈遂願其
人先是弟子親友臨去召弟子相伴同去弟子于時
亦隨同行既呪有徵遂到宮門門首儻者極嚴志誠
求請門人令通夫人門人爲通具述來意脩羅女喜

怪相或復鳥魚形質人面獸心或鼓樂絃歌鳴桴響
鐸如斯之類悉皆懺悔繼是九州房廟萬國之靈姑
蘇泰伯延陵季子禹川文命窟澤須王水府山精風
師雨伯豐隆列缺飄飄陵厥或駕竹爲龍飛鳧代舄
形依高廟體附重樓行雨去來分風上下爰及黃頭
大將針髮鬼神繡利勒那槃荼羅剎三千眷屬五百
徒黨悉爲懺悔復有極重之陣稱爲餓鬼眼光似電
咽孔如針不聞漿水之名永絕粮粮之味肢節一時
火起動轉五百車聲今日善根並皆霑被當願飢渴
之鬼飲食自然妖媚鬼神無復諛諂光榮佛法擁護

報守門人云來者幾人報云二人女報門人呪者來
入同伴者且住門外門人來報誦呪者引入弟子見
引入已自身不覺已到自家舍南門立自爾已來更
不知彼人消息弟子因此發心捨家修道願在伽藍
供養三寶其人具向奘法師述此因緣

鬼神部

述意

夫論鬼神之法特喜妖邪冥密之中偏多罪戾或處
幽巖乍依高隴絕澗深叢之裏荒郊野莽之中異種
音聲特奇形勢搖動凡識恐怖愚情假使威光虛僞

會名

問曰云何名鬼道者如立世論云鬼道名閃多爲閻
摩羅王名閃多故其生與王同類故閃多復說此道
與餘往還善惡相通故名閃多又新婆沙論問何故
彼趣多閉戾多答施設論說如今時鬼世界王名琰
摩如是劫初時有鬼世界王名粗多是故往彼生彼
諸有情類皆名閉戾多即是粗多界中所有義從是
以後皆立此名有說由造作增長上惡貪身語意
惡行往彼生故感飢渴業經百千歲不聞水名豈能

得見況復得觸或有腹大如山咽如針孔雖遇飲食而不能受有說被驅役故名鬼恒爲諸天處處驅役常馳走故有希望故名鬼謂五趣中從他有情希望多者無過此故由此因緣故名鬼趣又鬼神者婆沙論中云鬼者畏也謂虛怯多畏故名爲鬼又希求名鬼謂彼餓鬼恒從他人希求飲食以活性命故名希求也

住處

如婆沙論說餓鬼有二住處一正二邊第一正住者說之不定彼論說云此閻浮提五百由旬之下有餓鬼界彼閻羅王領是其正處又善生優婆塞經亦同此說五百由旬之下有閻羅鬼王城周帀四面七萬五百千由旬王領鬼衆於中止住又如五道苦經說此之餓鬼正住彼鐵圍兩山中間故說偈言

鐵圍兩山間　不覩日月光　餓鬼聚其中

償其宿罪故

第二邊住處者如婆沙論說亦不定有其二種一有威德二無威德彼有威德者住山谷或住空中或住海邊皆有宮殿果報過人彼無威德者或依不淨糞穢而住或依草木塚墓而止或依屏厠故堀而居皆

無舍宅果報劣人又如論說四天下中悉有鬼住東西二方有威德無威德鬼於北方中唯有威德鬼住無有無威德鬼以其報勝故如是乃至忉利天中亦有威德鬼神住應彼諸天所驅使故自上諸天更無住處故新翻婆沙論亦云四大天衆及三十三天中唯有大威德鬼與諸天衆守門防邏導從給使有說於此贍部洲西有五百渚兩行而住（依舊婆沙論云西鬼城於此洲五百自在鬼所住此洲呼提舍有五）有五百城二百五十城有威德鬼住二百五十城無威德鬼住是故普有轉輪王名你彌告御者摩怛梨曰吾欲遊觀汝可引車從是道去令我見諸有情受善惡果時摩怛梨即如王教引車從於二渚中過時王見彼有威德鬼首冠華髮身著天衣食甘美食猶如天子乘象馬車各各遊戲見無威德鬼頭髮蓬亂裸形無衣顏色枯悴以髮自覆執持瓦器而行乞丐見已深信善惡業果問鬼趣形狀云何答多分如人亦有傍者或面似豬或似種種餘惡禽獸如今壁上彩畫所作問語言云何答劫初成時皆作聖語後時隨處作種種言或有說者隨從何處命終生此即作彼形即作彼語評曰不應作是說若從無色界沒來生此趣可無形無言耶

應作是說隨所生處言形亦爾

列數

依正法念經云餓鬼大數有三十六種行因不等受報各別

一鐵身鬼 由受他嫉妒不與故受斯報也

二針口鼻鬼 以財額人令行殺戮故受此報也

三食吐鬼 夫貳婦受故施嗜吐食故常食吐物也

四食糞鬼 由婦人誑夫自取飲食吐糞與夫故常食糞也

五食食鬼 先共人噉後不與人噉故常食不淨食也

六食氣鬼 多食美食不噉唯噉香氣兒者也

七食法鬼 為求財利故說非法常飢渴身肉消盡骨節相連說法命得存立也

八食水鬼 由慳貪如水性常趣下處是人也

九希望鬼 由貪嗜成常患飢渴先須祭祀之食不得食之也

十食唾鬼 以破戒不淨說法故受此報也

十一食熱鬼 如破戒燒香供養佛塔及與眾僧以不淨心故受此報也

十二食血鬼 由殺生祭方得食之也

十三食肉鬼 由殺眾生身肉與他故受此報也

十四食香鬼 由賣惡香多取價直唯食香煙後受斯報也

十五疾行鬼 若有破戒不施與他食之由受此報常食不得食之

十六伺便鬼 由謀誑取財不修福業因受此報身毛火出食人氣力不淨以自存活

十七黑闇鬼 由枉法求財擊人宰中巨無所見聲常哀酸被受鬪遠滿猪刀割苦也

十八大力鬼 由偷盜人物施諸神通惡友不施福田受此報大力神通多被苦惱也

十九熾然鬼 由殺風抄掠財寶叫喚遍身火熾後得為人常被劫奪也

二十伺嚶兒便鬼 由殺嚶兒心生大怒因受此報嚶兒也

二十一欲色鬼 由婚娶得財與不能嚶福田受此報與人交會受為妖怪以求活

二十二海渚鬼 由行曠野見病人莊取財物不與病人莊取財物生尊者中受寒熱苦十倍過人也

二十三閻羅王使鬼 由奉王勅捉人拷治因受此報為王給使

二十四食小兒鬼 由說呪術虛誑後受此報常飢渴也

二十五食精氣鬼 由殺害人命取其精氣後受此報常飢渴也

二十六羅刹鬼 由殺害人命取其精氣後受此報常飢渴也

二十七燒食鬼 由燒食地獄出受火燼燒身而食不得食之

二十八不淨巷陌鬼 由陷墮人家人來之許而不施其食因受此報常患飢渴如地獄苦也

二十九食風鬼 由典主祠祀禁其人民飲食因受此報常食風氣恒令飢渴也

三十食炭鬼 由燒其身也

三十一食毒鬼 由為鬼常飢餓恒令人惡口決破令其身也

三十二曠野鬼 由曠野澗池造斯報常患飢渴火燒其

身也

三十三塚間食灰土鬼 由盜佛衆已活命故受此
身也 銀常食死人處燒屍燼灰也
三十四樹下住鬼 由見 依取財人種樹爲施人作勝惡心斫
身也 財物故墮樹中常被爽熱

三十五交道鬼 由盜行路人粮及惡業故常被鐵
銀鐵身及 由不 爭因交道祭祀衆食自活也
三十六魔羅身鬼 魔魔鬼 道不信正真正
依順正理論云鬼有三種謂無少多無財復有三炬
鍼毳口炬口鬼者此鬼口中常吐猛焰熾然無絕身
如被燎多羅樹形此爲極慳所招苦果鍼口鬼者此
鬼腹大量如山谷口如鍼孔雖見種種上妙飲食不

能受用飢渴難忍臭口鬼者此鬼口中恒出極惡腐
爛臭氣過於糞穢沸溢厠門惡氣自熏恒空嘔逆設
遇飲食亦不能受飢渴所惱狂叫亂奔少財亦有三
謂鍼毛臭毛癭鍼毛鬼者此鬼身毛堅剛銛利不可
附近內鑽自體外射多身如鹿中毒驚怖狂走時若
逢不淨少濟飢渴臭毛鬼者此鬼身毛臭甚常穢薰
爛肌骨蒸塗腸腹衝喉變歐荼毒難忍攢體扳毛傷
裂皮膚轉加劇苦時逢不淨少濟飢渴言癭鬼者謂
此鬼咽惡業力故生於大癭加大癰腫熱怖酸疼更
相剋聲臭膿湧出爭共取食少得充飢多財亦有三

希棄鬼者此鬼欲恒收他所棄吐殘糞等用充所食
亦得豐饒謂彼宿生慳過失故有飲食處見穢或空
樂穢見空樂淨見穢亦由現福如其所應各得豐饒
飲食資具生處法爾所受不同不可推徵詞到所以
如地獄趣異熟生色斷已還續餘趣則無於人趣中
有勝念智修梵行等餘趣中無如天中隨欲衆具皆
現如斯等事生處法然不可於中求其定量大勢鬼
者大同前婆沙論說又瑜伽論云鬼趣有三一者外
障鬼謂彼有情由習上慳生鬼趣中常與飢渴相應
皮肉枯槁猶如火炭頭髮蓬亂脣口乾焦常以其舌

舐略口面飢渴憧惶處處馳走所到泉池爲諸有情手執刀杖護不令趣或變成膿血自不欲飲是名外障鬼二者內障鬼謂彼有情口如針炬其腹寬大縱得飲食自不能食是名內障鬼謂有餓鬼名猛焰髮隨所飲噉皆被燒然由此因緣飢渴大苦是名無障鬼若失善名利物感報恬愉惡是損他招果摧折但善類登山理爲難上惡如崩墜實可易行是以天宮隅曠來蹤蓋寡地獄籠樊往人爭湊也

業因

如智度論說惡有三品但造下品之惡即生餓鬼趣中依如十地論亦同此說於十惡業隨造何業一一先生三塗後得人身若依正法念經說者起貪嫉邪佞諂曲欺誑於他或復慳貪積財不施皆生鬼道從鬼命終多生畜生道中受遮吒迦鳥身恒常飢渴受大苦惱唯飲天雨仰口而承不得更飲餘水是故常困飢渴也依業報差別經說具造十業生餓鬼中一身行輕惡二口行輕惡三意行輕惡四慳澁多貪五起非分惡六諂曲嫉妒七起於邪見八愛著資生即便命終九因飢而死以是業故生餓鬼中又分別功德論云有諸沙門行諸禪觀或在塚間或在樹下時在塚間觀於死屍夜見飢鬼打一死屍以打之道人曰何以打此死屍耶答曰此屍困我如是是也於須臾頃復有一天以天文陀羅花散一臭屍沙門問曰何爲散花此臭屍耶答曰由我此屍得生天上此屍即是我之善友故來散花報往昔恩道人答曰何以不散花汝心中乃散臭屍夫爲善惡之本皆心所爲乃捨本求末耶

身量

如五道經說餓鬼形量極大者長一由旬頭如太山咽內如針頭髮蓬亂形容羸瘦柱杖而行如是者極衆最小者如有知小兒或言三寸中間形量依經具說不可備錄

壽命

如觀佛三昧經說其有餓鬼極長壽者八萬四千歲短則不定依成實論極長壽者七萬歲短亦不定若依優婆塞經說極長壽者一萬五千歲（別此人間日月歲數若依正法念經說有鬼壽一千年爲餓鬼一日一夜如人間十年爲餓鬼一日一夜如是日夜

壽五百歲 計此人間日月歲數當一百八十萬歲也

好醜

如婆沙論云鬼中好者如有威德鬼形容端正諸天無異又一切五嶽四瀆山海諸神悉多端正名爲好也第二醜者謂無威德鬼形容鄙惡不可具說頭如餓狗之腔頭若飛蓬之亂咽同細小之針脚如朽槁之木口常垂涎鼻恒流涕耳內生膿眼中出血諸如是等名爲大醜

苦樂

如婆沙論說鬼中苦者卽彼無威德鬼恒常飢渴累得受威報由前身詿曲不實故受斯鬼道也

貴賤

如婆沙論云有威德者卽名爲貴無威德者卽名爲賤又爲鬼王者卽名爲貴受驅使者卽名爲賤貧富如何答有威德者多饒衣食僕使自在卽名爲富身常區區恒被敺役麤食不周弊服難值如斯之類卽名爲貧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

音釋

啻 失利切 佤儷 佤口瑰切儷呂偉切佤儷匹儡也 蜂步項切蛉郎丁切 磔陟格切

儅 丁老切 桴 扶鳩切 絓 胡卦切 杭 苦浪切 芾 不勿切 怯 乞劫切 堀 烏侯切 嗥 胡刀切 繳 加宅切 攖 音纓 攖 於盈切 鍼 職深切 皋 尺救切 瘻 於鬪切 銛 息廉切 茶 音茶 攖 於盈切 刳 毛埤切 剟 剌也 脅 子葉切 頡 胡結切 以結切 頡 直項也 腔 苦江切

常熟居士嚴歲薙劃此 法苑珠林第九卷 吳工北白 上元周天晉書 上元周天晉書 萬曆辛卯春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十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六道篇第四之四

鬼神部之餘

舍宅

如婆沙論說有威德者便有宮宅七寶莊嚴一切山河諸神悉有舍宅依之而住無威德者如浮遊鬼飢渴之徒悉無舍宅權依塚墓暫止叢林草木巖穴是其處所故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聞有大商主子名曰億耳入海採寶既得迴還與伴別宿失伴惶惶頭髮悉蓬亂形體皆毀破晝夜念飲食飢渴所逼切張口馳求索尋逐加楚撻槌打不得近云何能得水以用惠施人慳貪極嫉妬不曾施一人自物不與他抑彼令不施今受是苦惱

感應緣 出冥祥記

宋司馬文宣

長安王胡

廣陵李旦

滎陽鄭鮮之

唐睦仁蒨

臨川諸山鬼怪

雜明俗中鬼神

宋司馬文宣河內人也頗信佛法元嘉九年丁母艱弟亡月望日忽見其弟身形於靈座上不異平日迴遑歎嗟諷求飲食文乃試與言曰汝平生時修行十善若如經言應得生天若在人道何故乃生此鬼中餓鬼城云何此中而索水耶即說偈言

我等處此城　百千萬歲中　尚不聞水名

況復得飲者　譬如多羅林　熾然被火焚

耶沉吟俯仰默然無對文卽夕夢見其弟云生所修善蒙報生天旦靈床之鬼是魔魅耳非其身也恐兄疑怪故詣以白兄文宣明旦請僧轉首楞嚴經令人捉繫之鬼乃逃入床下又走戶外形稍醜惡舉家駭懼嘗叱遣之鬼云餓乞食耳積日乃去頃之母靈床頭有一鬼膚體赤色身甚長壯文宣長息孝祖與言往反答對周悉初雖恐懼末稍安習之鬼亦轉相附狎居處出入殆同家人於時京師傳相報告往來觀者門巷疊跡時南林寺有僧與靈味寺僧舍沙門與鬼言論亦甚款曲鬼云昔世嘗爲尊貴以犯衆惡受

報未竟果此鬼身去寅年有四百部鬼大行疾癘所應鍾灾者不忏道人耳而犯橫極衆多濫福善故使我來監察之也僧以食與之鬼曰我自有粮不得進此食也含曰鬼多知我生何來何因作道人答曰人中來出家因緣本誓願也問諸存亡生死所趣略皆答對具有靈驗條次繁多故不曲載含曰人鬼道殊汝既不求食何爲久留鬼曰此間有一女子應枉收捕而奉戒精勤故難可得比日檐留用此故也藉亂主人有愧不少自此已後不甚見形後往視者但聞語耳時元嘉十年也至三月二十八日語文宣云暫

來寄住而汝傾家營福兒畏如此那得久留孝祖云聽汝寄住何故據人先亾靈筵耶答曰汝家亾者各有所屬此座空設故權寄耳於是辭去

宋王胡者長安人也叔死數載元嘉二十三年忽見形還家責胡以修謹有闕家事不理罰胡五杖傍人及鄰里並聞其語及杖聲又見杖痕連而不覩其形唯胡猶得親接叔謂胡曰吾不應死神道須吾算諸鬼錄今大從吏兵恐驚損墟里故不將進耳胡亦大見衆鬼紛鬧若村外俄然叔辭去曰吾來年七月七日當復暫還欲將汝行遊歷幽途使知罪福之報也

不須費設若意不已止可茶來耳至期果還語胡家人云吾今將胡遊觀罪當使還不足憂也胡卽頓臥床上泯然如盡叔於是將胡徧觀群山備覩鬼怪末至高山諸鬼遇胡並有饌設餘族味不異世中唯覺甚脆美胡欲懷將還左右人笑胡云止可此食不得將還也胡末見一處屋宇華曠帳筵精整有二少僧居焉胡造之二僧爲設雜果檳榔等胡遊歷久之備見罪福苦樂之報乃辭歸叔謂胡曰汝旣已知善之可修何宜在家白足阿練戒行精高可師事也長安道人足白故時人謂爲白足阿練也甚爲魏虜所

敬虜主主事爲師胡旣奉此誡於其寺中遂見葛山上年少僧者遊學衆中胡大驚與叙乖闊問何時來二僧答云貧道本住此寺往日不憶與君相識胡復說昔高之遇此僧云君謬耳豈有此耶至明日二僧無何而去胡乃具告諸沙門叙說往日葛山所見衆咸驚怪卽追求二僧不知所在乃悟其神人焉元嘉末有長安僧釋曇爽來遊江南具說如此也

宋李旦字世則廣陵人也以孝謹質素著稱鄉里元嘉三年正月十四日暴病心下不冷七日而甦合以飲粥宿昔復常云有一人持信旛來至床頭稱府君

勝貴多皆閻云 右二人出冥報記也

唐睦仁蒨者趙郡邯鄲人也少事經學不信鬼神常欲試其有無就見鬼人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徙

惡人佛家弟子作八關齋心修善行可得免也旦本作道家祭酒卽欲棄錄本法道民諫制故遂兩事而常勸化作八關齋

宋尚書僕射滎陽鄭鮮之元嘉四年從大駕巡京至都夕暴亾乃靈語著人曰吾壽命久盡早應過世賴比歲來敬信佛法放生布施以此功德延駐數年耳夫幽顯報應有若影響宜放落俗務崇心大教于時

教喚旦便隨去直北向行道甚平淨旣至城閣高麗似今宮闕遣傳教慰勞問呼旦可前至大廳事上見有三十人單衣青幘列坐森然一人東坐披袍隱几左右侍衛可有百餘視旦而語坐人云當示以諸獄令世知也旦聞言已舉頭四視都失向處乃是地獄中見群罪人受諸苦報呻吟號呼不可忍視尋有傳教稱府君信君可還去當更相迎因此而還至六年正月復死七日又活述所見事較略如先或有罪因寄語報家道生時犯罪使爲作福稱說姓字親識鄉伍旦依言尋求皆得之又云甲申年當行疾癘殺諸

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天官衣冠甚瑋曄乘好馬從五千餘騎視仁蒨而不言後數見之常如此經十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呼仁蒨曰比頻見君情相眷慕願與君交遊蒨卽拜之問公何人耶答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農西晉時爲別駕今任胡國長史仁蒨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黃河已北總爲臨胡國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也其王卽是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總受太山控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太山是以數來過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橫害唯死生之命與大

禍福之報不能移動耳仁儁從之景因命其從騎常
掌事以是贈之遣隨儁行有事令先報之即爾所不
知當來告我於是便別掌事恒隨逐如侍從者頃有
所問無不先知時大業初陵岑之彖爲邯鄲令子文
本年未弱冠之彖請仁儁於家教文本書儁以此事
告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語我有一事蓋君不得道既
與君交亦不能不告君鬼神道亦有食然不能得飽
常苦飢渴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飽衆鬼多偷竊人食
我既貴重不能偷之從君請一餐儁既告文本文本
即爲具饌備設珍羞儁曰鬼不欲入人屋可於外水
邊張幕設席陳酒食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仁儁見
景兩客來坐從百餘騎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
之不精亦傳景意辭謝初文本將設食仁儁請有金
帛以贈之文本問是何等物儁云鬼所用物皆與人
異唯黃金及絹爲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黃色塗
大錫作金以紙爲絹帛最爲貴上文本如言作之及
景食畢令其從騎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錢絹贈
之景深喜謝曰因睦生頻郎君供給郎君頗欲知壽
命乎文本辭云不願知也景笑而去數年後仁儁遇
病不甚困篤而又不起月餘日儁憑常掌事掌事不
知便問長史長史報云國內不知後月因朝太山爲
問消息相報至後月長史來報云是君鄉人趙某爲
太山主簿主簿一負闕薦君爲此官故爲文案經紀
召君耳案成者當死儁問請將案出景云君壽應年
六十餘今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橫徵召耳當爲請之
乃曰趙主簿相問睦兄昔與同學恩情深至今幸得
爲太山主簿適遇一負官闕明府今擇人吾已啓公
公許相用兄既不得長生命當有死死遇濟會未必
當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延時耶今文書已出不可
復止願決作來意無所疑也儁憂懼病逾篤景請儁

曰趙主簿必欲致君君可自往太山於府陳訴則可
以免儁問何因見府君景曰鬼者可得見耳往太山
廟東度一小嶺平地是其都所君往自當見之儁以
告文本文本爲具行裝數日景又告儁曰文書欲成
君訴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自消儁告文本
以三千錢爲畫一座像於寺西壁訖而景來告曰免
矣儁情不信佛意尚疑之因問景云佛法說有三世
因果此爲虛實答曰皆實儁曰卽如是人死當分入
六道那得盡爲鬼而趙武靈王及君今尚爲鬼耶景
曰君縣內幾戶儁曰萬餘戶又曰獄囚幾人儁曰常

二十人已下又曰萬戶之內有五品官幾人舊曰無又曰九品已上官幾人舊曰數十人景曰六道之義分一如此耳其得天道萬無一人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得人道者萬有數人如君縣內九品數十人入地獄者萬亦數十如君獄內囚唯鬼及畜生最爲多也如君縣內課役戶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舊曰鬼有死乎曰然舊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後之事舊問曰道家章醮爲有益不景曰道者被天帝總統六道是謂天曹問羅王者如人間天子太

山府君如尚書令錄五道神如諸尚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斷人間事道上章謂請福如求神之恩天曹受之下閻羅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甲訴云宜盡理勿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當得申何爲益也舊又問佛法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字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識亦莫知其所以然言畢即去舊一二日能起便愈文本父卒還鄉里舊寄書曰鬼神定是貪諂往日欲郎君飲食乃爾慇懃比知無復利相見

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然則天地鬼神與我並生者也氣分則性異域立則形殊莫能相兼也生者主陽死者主陰性之所託各安其方太陰之中怪物存焉右二條出搜神

韓詩外傳曰死爲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脉歸於澤聲歸於雷動作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露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

禮記祭義曰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

曰氣之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依崔鴻國春秋前涼錄曰張傾安定馬氏人初傾之殺麴儉儉有恨言恨言是月光見白狗拔劒斫之傾委地不起左右見儉在傍遂乃暴卒

依神異經曰東北方有鬼星石室屋三百戶而共所石傍題曰鬼門門晝日不閉至暮則有人語有火青色（右出四驗出其術覽）

南陽宋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曰誰鬼尋復問之卿復誰定伯誑之言我亦鬼鬼問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數里鬼言步行太遲可共遞相擔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大重將非鬼也定伯言我新死故身重耳伯因復擔鬼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答言唯不喜人唾於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度聽之了無聲音定伯自度漕漼之了無聲音定伯曰新死不習度水故爾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擔鬼著頭上急持之鬼大呼聲咋咋然索下不復聽之徑至宛市中下著地化爲一羊便賣之恐其變化爲羊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于時石崇言定伯賣鬼得千五百文（右此一驗出劒異傳）

趙泰傳曰泰曾死而絕有使二人扶而從西入趣宮治合有三重黑門周帀數千里高梁瓦屋是日亦有同死者男女五六千人皆在門外有吏著帛單衣持筆抄人姓名男女左右別記謂曰莫動當將汝入呈太山府君名簿在第二十須臾便至府君西向坐邊有持刀直衛左右主者按名一一呼入至府君所依罪輕重斷之入獄按抱朴子曰按九鼎記及青靈經並云人物之死俱有鬼魏孫恩作逆時吳興紛亂一男子避急突入蔣侯廟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即死行人及守廟者無不必見（右此一驗出幽明錄）

畜生部

述意

夫論畜生凝報所感種類既多條葉非一稟茲穢質生此惡塗頻罹慧明唯餐多貪恚所以蜂蠆蘊毒蛇蝮懷瞋鴟雀嗜婬豺狼騁暴或復被毛戴角抱翠銜珠殘巨鋒芒爪牙長利或復聽物往還受人驅策犬勤夜吠雞競曉鳴牛弊田農馬勞行陣肌肉於是消耗皮膚爲之零落或潛藏草澤遂被罝羅竄伏陂池橫遭罾網如是畜生悉皆懺悔乃至鵰鵬大質螻蟻細

軀偃鼠飲河鸛鵲巢木水生陸產羽族毛群錦質紫鱗丹鰓賴尾如此之流悉皆代爲懺悔當令信根清淨捨此惡形慧命莊嚴復茲天報無復驅馳之苦永離屠割之悲縱意逍遥隨心放蕩飲啄自在鳴嘯無爲出彼籠樊免手繫縛也

會名

畜生者如婆沙論中釋生謂衆生畜謂畜養謂彼橫行稟性愚癡不能自立爲他畜養故名畜生問曰若以畜養名畜生者如諸龍水陸空行豈可爲人所養名爲畜生耶答曰養者義覓具滿人間及以六天不

養者處狹唯在人中山野澤内又古昔諸龍亦爲人養具在文史今從畜養偏多故名畜生又立世論云畜生梵名底栗車由因諂曲業故於中受生故復說名底栗車依新婆沙論名此道衆生多覆身行故說名底栗車依新婆沙論名爲旁生故問云何旁生趣答其形旁故行亦旁以行旁故形亦旁是故名旁生有說彼諸有情由造作增上愚癡身語意惡行往彼生彼闇鈍故名旁生謂此遍於五趣皆有如捺落迦中有無足者如娘矩吒蟲等有二足者如鐵嘴鳥等有四足者如黑駮狗等有多足者如百足等於鬼趣中有無足者如毒蛇等有

二足者如烏鴟等有四足者如狐狸象馬等有多足者如六足百足等於人趣三洲中有無足者如一切腹行蟲有二足者如鴻鴈等有四足者如象馬等有多足者如百足等於拘盧洲中有二足者如鴻鴈等有四足者如象馬等無有無足及多足者彼是受無惱害業果處故四天王衆天及三十三天中有二足者如象馬等餘無者如前釋上四天中唯有二足者如妙色鳥等餘皆無者空居天處轉勝妙故問彼處若無象馬等者如何爲乘亦聞彼天乘象馬等云何言無答由彼諸天福業力故

作非情數象馬等形而爲御乘自娛樂也依樓炭經說畜生不同大約有其三種一無量魚有六千四百種於此三千四百種於彼經中但列總數不別列名正法念經種數不同有四十億亦不列名

住處

如新婆沙論問旁生本住何處答本所住處在大海中後時流轉遍在諸趣問其形云何答多分旁側亦有竪者如緊捺落畢舍遮蘿盧索迦等問語言云何答劫初成時皆作聖語後以飲食時分有情不平等

故諂誑增上故便有種種語乃至有不能言者又舊婆沙論說畜生住處乃有邊正之別第一正住者或說在鐵圍兩界之中或在大海之內或在洲渚之上第二邊住者謂在五趣之中如地獄中或有無足畜生如彼蛇等或有二足者如彼烏鴟等或有四足者如彼狗等此中或有實報或有化者不定於鬼趣中亦有象馬駝驢等無威德鬼中唯有狗等脩羅趣中於天趣中唯有二足四足畜生更無餘種如前天中說

身量

如菩薩處胎經云第一大鳥不過金翅鳥頭尾相去八千由旬高下亦爾若其飛時從一須彌至一須彌終不中止廣如經說第二獸者不過於龍如阿含經說難陀跋難陀二龍其形最大繞須彌山七帀頭猶山頂尾在海中第三魚身者不過摩竭大魚如四分律說摩竭大魚身長或三百由旬四百由旬乃至極大者長七百由旬故阿含經云眼如日月鼻如太山口如赤谷若依俗書莊周說云有大鵬其形極大大鵬之背不知幾千里將欲飛時擊水三千里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而上去地九萬方乃得逝要從北溟至於南溟一飛六月終不中息此當內典小金翅鳥大鵬之鳥俗情不測謂言別有俗書復說水獸大者不過巨靈之龜其形最大首冠蓬萊海中遊戲亦不說其高下長短也此龜未同小之摩竭不可敵其優劣也莊周說小鳥之微不過於鷦鷯之鳥蚊子翼上養子有卵翼上孚乳其卵不落此亦未達內典衆生受報極小者形如微塵凡脈不動或水而飲舍利弗乃多遍飲海水或內律云佛令比丘渡水而飲身形粗細因此七日不飲不食如前說第子殺多處處以天眼觀衆生命不過七日何顧頓答佛言佛令舍利弗若以天眼觀一切人畏無有活者自今已後聽諸病人得飲故知畜生報處皆當同鬼趣之質大也

壽命

如毗曇說云畜生道中壽極長者不過一劫如持地龍王及伊羅鉢龍等壽極短者不過蜉蝣之蟲朝生夕死不盈一日中間長短不可具述如智度論說佛令舍利弗觀鴿過未前後各八萬劫猶不捨鴿身故知畜生壽報長遠非凡所測也

業因

依業報差別經中說具造十業得畜生報一身行惡二口行惡三意行惡四從貪煩惱起諸惡業五從瞋煩惱起諸惡業六從癡煩惱起諸惡業七毀罵衆生

八惱害衆生九施不淨物十行於邪婬若依正法念經說畜生種類各各差別業因得報亦各不同備如經說不可具述若依地持具造十惡一一能令衆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後得人身猶有習報（具其餘篇中說）

受報

依賢愚經云爾時有諸估客欲詣他國其諸商人共將一狗至於中路衆賈頓息伺人不看狗便盜肉衆人瞋打而折其脚棄野而去時舍利弗天眼見狗憐愍辟飢餓困篤垂死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得已持出飛至狗所慈心憐愍以食施與狗得其食活命歡喜即

爲狗說微妙之法狗便命終生舍衛國婆羅門家後舍利弗獨行乞食遂婆羅門見而問言尊者獨行無沙彌耶舍利弗言我無沙彌聞卿有子當用見與婆羅門言我有一子字曰均提年既孤幼不任使令比前長大當用相與後至七歲以其兒付令使出家便受其兒將至祇桓聽爲沙彌漸爲說法心開意解得阿羅漢果功德悉備均提沙彌始得道已自以智力觀過去世本造何行遭聖獲果觀見前身作一餓狗蒙和尚恩今得人身并獲道果欣心內發而自念言我家師恩得脫諸苦今當盡身供給所須求作沙彌不

受大戒佛告阿難由過去世迦葉佛時均提出家少年聲好善巧讚唄人所樂聽有一老僧音聲濁鈍不能經唄已得羅漢功德皆具年少比丘自恃好聲見而訶之聲如狗吠時老比丘便呼年少汝識我不我得羅漢儀式悉具年少聞說心驚毛竪惶怖自責即於其前慙悔過咎由其惡言五百世中常受狗身由其出家持淨戒故今得見我蒙得解脫又智度論云愚癡多故受蚯蚓蜣蜋蝼蟻鵂鶹鵄鴞之屬諸駛蟲鳥龍樹菩薩或云婬欲情欲受驚身或云愚癡多故亦受驚身問此二驚身爲同爲異答謂習欲生者是

水鳥鳧鴨之流習癡生者是陸鳥鵪鶉鳧之類者或晝見夜亦見由欲生故恒多連飛並泥鳥之類者或夜見晝不見由癡生故恒多夜遊伺鼠鴟亦二種習欲生者是老鴟則晝見夜不見習欲癡生者是鵂鶹則晝不見夜見晝不見又長阿含及增一經云金翅鳥有四種一卵生二胎生三濕生四化生皆先大布施由心高凌虛苦惱衆生心多瞋慢生此鳥中有如意寶珠以爲瓔珞變化萬端無事不辦身高四十里衣廣八十里長四十里重二兩半食龍龍蟲以爲段食（出長阿含經云龍食雖有一切魚金翅鳥唯除金翅鳥也）洗浴水服爲細滑食亦有婚姻

兩身相觸以成陰陽壽命一劫或有減者大海北岸一樹名究羅曠摩高百由旬蔭五十由旬樹東有卵生龍宮卵生金翅鳥宮胎生龍宮胎生金翅鳥宮樹南有胎生龍宮胎生金翅鳥宮樹西有濕生龍宮濕生金翅鳥宮樹北有化生龍宮化生金翅鳥宮各各縱廣六千由旬莊飾如上若卵生金翅鳥飛下海中以翅搏水水即兩披深二百由旬取卵生龍隨意而食之（眼人眼失明故不來安慰歸者）胎濕化等亦復如是（華嚴經云此鳥食龍所為之風若入人眼人即失明故不能食）有化龍子於六齋日受齋八禁時金翅鳥欲取食之銜上須彌山北大鐵樹上高十六萬里求覓其

舍經等云龍還有四皆先多瞋恚心曲不端大行布施今受此形由施福故以七寶為宮（宮之所住如前金翅鳥中說也）身高四十里永長四十里廣八十里重二兩半神力自在百味飲食最後一口變為蝦蟇若自化眷屬發於道心乞施皂衣能使諸龍各興供養者沙不雨身及雜衆患（亦能變身為蛇等不遭蝦蟇及金翅鳥也）食龍魚鼈以為段食洗浴衣服為細滑食亦有婚姻身相觸以成陰陽壽命一劫或有減者得免金翅鳥食唯有十六王一娑竭二難陀三跋難陀四伊那婆羅五提頭賴吒六善見七阿虛八伽句羅九伽毗羅十阿波羅十一伽

尾了不可得鳥聞亦受五戒又觀佛三昧經云金翅鳥王名曰正音於衆羽族快樂自在於閻浮提日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於四天下更食日日數亦如上周而復始經八千歲死相既現諸龍吐毒不能得食飢逼憧惶求不得安至金剛山從金剛山直下從大水際至風輪際為風所吹還上金剛如是七返然後命終以其毒故令十寶山同時火起難陀龍王懼燒此山即降大雨滴如車軸鳥肉消盡唯餘心存心又直下七返如前住金剛山難陀龍王取為明珠轉輪聖王得為如意珠若人念佛心亦如是又樓炭長阿

兔十二瞿伽兔十三阿耨達十四善住十五愛睒伽波頭十六得叉迦又樓炭經云娑竭龍王住須彌山北大海底宮宅縱廣八萬由旬七寶所成牆壁七重欄楯羅網幢飾其上園林浴池衆鳥和鳴金壁銀門門高二千四百里廣二千二百里彩畫殊好常有五百鬼神之所守護能隨心降雨群龍所不及住淵湧流入海青瑠璃色又海龍王經云龍王白佛言我從劫初正住大海從拘樓秦佛時大海之中妻子甚少今者海龍眷屬繁多佛告龍王其於佛法出家違戒犯行不捨直見不墮地獄如斯之類壽終已後

皆生龍中佛告龍王拘樓秦佛時九十八億居家出家違其禁戒皆生龍中拘那含牟尼佛時八十億居家出家毀戒恣心壽終之後皆生龍中迦葉佛時六十四億居家出家犯戒皆生龍中於我世中九百九十億居家鬪諍誹謗經戒死生龍中今已有出者以是之故汪大海中諸龍妻子眷屬不可稱計泥洹後多有惡優婆塞違失禁戒當生龍中或墮地獄又僧護經云爾時世尊告僧護比丘汝於海中所見龍王受此龍身牙甲鱗角其狀可畏臭穢難近以畜生道障出家法不能得免金翅鳥王之所食噉龍性多睡

由旬左右兩翅各長四千由旬以翅斫海取龍水未合須臾飛銜龍出鳥欲食龍時先從尾而吞到須彌山北有大鐵樹高下六萬里銜龍至彼欲得食噉求龍尾不知處以經日夜明日龍始出尾語金翅鳥化生龍者我身是也我不持八齋法者汝即灰滅時金翅鳥聞悔過自責佛之威神甚深難量我有宮殿去此不遠其我至彼以相娛樂龍即隨鳥至宮觀看今此眷屬不聞如來八關齋法唯願指授禁戒威儀若壽終後得生人中爾時龍子具以禁戒法便讀誦之即於鳥宮而說頌曰

有五法不能隱身一生時二死時三婬時四瞋時五瞋時復有四毒不能如法一以聲毒故不能如法若見出聲者聞則害人二以見毒故不能如法若見身者必能害人三以氣毒故不能如法若觸身者必能害人四以觸毒故不能如法若彼氣噓必能害人

修福

如菩薩處胎經云佛告智積菩薩吾昔一時無央數劫為金翅鳥王七寶宮殿後園浴池皆七寶成心得自在如轉輪王乃能入海求龍為食時彼海中有化生龍子於其齋日奉持八禁時金翅鳥王身長八千

我是龍王子　修道七萬劫　以針刺樹葉
犯戒作龍身　我宮在海內　亦以七寶成
摩尼玻瓈珠　明月珠金銀　可隨我到彼
觀看修佛事　復益善根本　慈潤悉周遍

爾時鳥聞龍子所說受八關齋法口自發言從今以後盡形壽不殺生如諸佛教金翅鳥眷屬受三自歸已即從龍子到海宮殿彼有七寶塔諸佛所說諸法深藏別有七寶函滿中佛經見諸供養猶如天上龍子語鳥我受龍身劫壽未盡未曾殺生婬觸水性時生龍子龍女心開意解壽終之後皆當得生阿彌陀佛

國

苦樂

如經說云如有福龍伏報快樂具足妻妾奴女衣服飲食象馬七珍無不備有優樂自在過逾於人乃至六欲天中亦有鳥獸自在受樂亦有薄福諸龍日別熱沙搏身爲諸小蟲之所噉食又如人間畜生驅策鞭打擔輕負重馳騁走使不得自在乃至水陸空行乏少水草共相殘害又復鐵圍山間兩界畜生恒居暝冥受苦無間無暫時樂如是諸苦不可具陳

法苑珠林卷第十

校讎

第五紙 十行復有一行經作經 第七紙 十六行 第十二紙 四行

音釋

法苑珠林卷第十一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六道篇第四之五

畜生部之餘

好醜

如經說云如龍驥麟鳳孔雀鸚鵡山鷄畫雉爲人所貴情希愛樂如獼猴豺狼虎蛇蚖蝮服鳥梟鴟等人所惡見不喜聞音如是好醜陳列難盡貴賤可知不可具述

感應緣 略出七

黃初有魅怪

蜀山有假國怪

越山有鳥怪

季桓子井有羊怪

晉懷瑤家地有犬怪

高辛氏時有狗怪

西國行記人畜交孕怪

魏黃初中頓丘界有人騎馬夜行見道中有物大如

免兩眼如鏡跳梁遮馬令不得前人遂驚懼墮馬魅

便就把捉驚怖暴死良久得甦甦已失魅不知所在

乃便上馬前行數里逢一人相問訊已說向者事變
如此今相得爲伴甚佳歡喜人曰我獨行得君爲伴
快不可言君馬行疾且前我在後隨也遂共行語曰
向者物何如乃令君懼怖耶對曰其身如兔兩眼如
鏡形甚可惡伴曰試顧視我耶人顧視之猶復是也
魅便跳上馬人遂墮地怖死家人怪馬獨歸卽行推
見於道得之宿昔乃魅說狀如是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
行善走逐人名曰獦國一名馬化或曰玃猴猴伺道行
婦女有長者輒盜取將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經過
其旁皆以長繩相引猶故不免此物能別男女氣臭
故取女男不知也若取得人女則爲家室其無子者
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
歸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形有不養
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敢不養及長與人不異皆
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諸楊率皆是獦國馬化
之子孫也

越地深山中有鳥大如鳩青色名曰治鳥穿大樹作
巢如五六升器戶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堊赤白相分
狀如射侯伐木者見此樹卽避之去或夜冥不見鳥
亦知人不見便鳴喚曰咄咄上去明日便急上去
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不使去但言笑而已者
人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其所止者則有虎通夕來
守人不去便傷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是鳥也夜聽
其鳴亦鳥也時有觀樂者便作人形長三尺至澗中
取石蟹就人火炙之人不可犯也越人謂此鳥是越
祝之祖也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便問之仲尼曰
吾穿井而獲狗何耶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
木石之怪蜮蛊蝮蛸水中之怪是龍罔土中之怪曰
貴羊夏鼎志曰罔象如三歲兒赤目黑色大耳長臂
赤爪索縛則可得食王子曰木精爲遊光金精爲清
明也

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隱
隱其聲上有小穿大如螾瑤以杖刺之入數尺覺如物
乃掘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
也哺之而食左右成往觀馬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
之者令家富昌宜當養之以日未開還置穿中覆以
磨盤宿昔發視左右無孔遂失所在瑤家積年無他
禍福也大興中吳郡府舍中又得二枚物如初其後

太守張茂爲吳興兵所殺尸于曰地中有犬名曰地
狼有人名曰無傷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
地而得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無傷也此
物之自然無謂鬼神而怪之然則與地狼名異其實
一物也淮南萬畢曰千歲羊肝化爲地宰蟾蜍得菰
卒時爲鶉此皆因氣作以相感而惑也
高辛氏有老婦人居於王宮得耳疾歷時醫爲挑治
出頂蟲大如蠶婦人去後置以瓠籬覆之以盤俄爾
頂蟲乃化爲犬其文五色因名盤瓠遂畜之時戎吳
盛强數侵邊境遣將征討不能擒勝乃募天下有能

得戎吳將軍首者購金千斤封邑萬戶又賜以少女
後盤瓠銜得一頭將造王闕王診視之卽是戎吳爲
之柰何群臣皆曰盤瓠是畜不可官秩又不可妻雖
有功無施也少女聞之啓王曰大王既以我許天下
矣盤瓠銜首而來爲國除害此天命使然豈徇之智
力哉王者重言霸者重信不可以子女微軀而負明
約於天下國之禍也王懼而從之令少女隨盤瓠盤
瓠將女上南山山草木茂盛無人行迹於是女解去
上衣爲僕暨之扮著獨枸之衣隨盤瓠昇山入谷止
于石室之中王悲思之遣往視覩天輒風雨嶺震雲

晦往者莫至益經三年產六男六女盤瓠死後自相
配偶因爲次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裁
制著用經後母歸以語王王遣追之男女天不復雨
衣服褊褳言語侏離飲食踽踞好山惡都王順其意
有詔賜以名山廣澤號曰蠻夷蠻夷者外癡內黠安
土重賜以其受異氣於天命故待以不常之律田作
賈販無關編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
用獺皮取其遊食於水今卽梁漢巴蜀武陵長沙廬
江群夷是也用糝雜魚肉叩槽而號每祭盤瓠其俗
至今故巴稱赤髀橫裙盤瓠子孫 右六條出搜神記

裝法師西國記云僧伽羅國 譯曰師子國路次北天竺之此國本實
渚也多有珍寶栖止鬼神其後南印度有一國王女
聘隣國吉日送歸路逢師子侍衛之徒棄女逃難女
居巖中心甘喪命時師子王負女而去入深山處幽
谷捕鹿採果以時資給經既積歲月遂孕男女形貌同
人性種畜也男漸長大力格猛獸年方弱冠人智斯
發請其母曰我何謂乎父則野獸母乃是人既非族
類如何配偶母乃述昔事以告其子曰人畜殊途宜
速逃逝曰我先已逃不能自濟其子於後逐師子父
登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伺父去已遂擔負母

下趣人里母曰宜各慎密勿說事源人或知聞輕鄙
我等於是父國國非家族宗祀已滅投寄邑人人謂
之曰爾曹何國人也曰我本此國流離異域子母相
携來歸故里人皆哀愍更共資給其師子王還無所
見追戀妻兒憤恚既發便出山谷往來村邑咆哮震
吼暴害人物殘毒生類邑人輒出遂取而殺擊鼓吹
貝負弩持鉾群從成旅然後免害其王懼仁化之不
洽也乃縱獠者期於擒獲王躬率四兵衆以萬計掩
捕林藪彌跨山谷師子震吼人畜辟易既不擒獲尋
復招募其有擒執師子除國害者當酬重賞式旌茂
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則國典不虧王言
不虛於是裹二大船多儲糧糗母留在國周給賞功
子女各從一舟隨波飄蕩其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
豐珍玉便於中止其後商人採寶後至渚中乃殺其
商主留其子女如是繫息子孫衆多遂立君臣以位
上下連都築邑據有疆域以其先祖擒執師子因舉
元功而爲國號其女船者泛至波刺斯西神鬼所魅
產育群女故今四大女國是也故師子國人形貌卑
黑方顧人顏情性獷烈安忍鴆毒斯亦猛獸遺種故
其人多勇健斯一說也若據佛法所記則依起世經

績子聞王之令乃謂母曰飢寒已久宜可應募或有
所得以相撫育母言不可若是彼獸雖是畜也猶是
汝父豈以艱辛而興逆害父子曰人畜異類禮義安
在既以違阻此心何冀乃抽小刃出應招募是時千
衆萬騎雲屯霧合師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即其
前父遂馴伏於是乘親愛怠怒乃割刃於腹中尚懷
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剖腹舍苦而死王曰斯何人哉
若此之異也誘之以福利震之以威禍然後具陳始
末備述情事王曰逆哉父而尚害況非親乎畜種難
馴況情易動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逆

皆此寶洲大鐵城中五百羅刹女之所居也又屈支
國東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龍池諸龍易形交合牝馬
送生龍駒之子方乃馴駕所以此國多出善馬聞諸
先志曰近代有王號曰金華政教明察感龍馭乘王
欲終沒鞭觸其耳因即潛隱以至于今城中無井取
彼池水龍變爲人與諸婦人會生子驍勇走及奔馬
如是漸染人皆龍種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力乃引
構突厥殺此人少長俱戮略無遺類城今荒蕪人煙
斷絕（右二驗上法師傳）
述曰數見愚俗邪說之人云貴賤不同人畜殊別何

有人作畜生畜生作人佛說虛誑恐不依實若汝守愚不信佛言者何故前列俗典書史具述目驗所覩豈亦不信如行恩舍忍卽同楚子蛭痼疾皆愈宋公不禱妖星夕退若也行惡如漢鴆趙王如意蒼狗成肉齊殺彭生立豕爲祟近事尚然況復行因善惡業報昇沉殊趣累劫受殃也

地獄部

述意

夫論地獄幽酸特爲痛切刀林聳日劒嶺參天沸鑊騰波炎爐起焰鐵城晝掩銅柱夜焚如此之中罪人遍滿周悝困苦悲號叫嗔牛頭惡眼獄卒凶牙長叉柱肋肝心碓擣猛火逼身肌膚淨盡或復舂頭擡腳羹魄烹魂裂膽抽腸屠身膾肉如斯之苦何可言念於是沉浮鑊湯之裏偃仰爐炭之中肉盡戈劒之端骨碎枯形之側鐵床之上詎可安眠銅柱之間何宜久閉眼中帶火啼淚不垂口裏含煙叫聲難出如此之處猶爲輕者所以寒冰之內儻遇溫風炭火之中若蒙涼氣便爲歡樂卽復欣然脫茬阿鼻禀形始奇酸楚鐵墻縱廣八萬由旬爆聲震散鼻煙蓬勃如魚柱鏃脂血焦然聞無暫樂觸緣皆苦動轉不得纏縛甚嚴東西交過上下通徹此間劫燒徙寄他方他方劫盡還歸此處如是展轉經無量劫願令修福悉皆懺悔當願鑊湯清淨變作華池爐炭氛氳化成香蓋危昂劒樹卽是瓊林翁鬱刀山眞如鷲嶺銅柱變色未豎法幢鐵網改形方開淨土牛頭擲刃更受三歸獄卒棄鞭還持五戒慈家和解寧有帶忿之容債主歡喜人無含瞋之色亾頭失首之客藉此完全粉骨糜筋之士因茲平復也

會名

問曰云何名地獄耶答曰依立世阿毗曇論云梵名泥犂耶以無戲樂故又無喜樂故又無行出故又無福德故又因不除離惡業故故於中生復說此道於欲界中最爲下劣名曰非道因是事故故說地獄名泥犂耶如婆沙論中名不自在謂彼罪人爲獄卒阿傍之所拘制不得自在故名地獄亦名不可愛樂故名地獄又地者底也謂下底萬物之中地最在下故名爲底也獄者局也謂拘局不得自在故名地獄又名泥犂者楚音此名無有謂彼獄中無有義利故名無有也問曰地獄多種或在地下或處地上或居虛空何故並名地獄答曰舊翻地獄名狹處局不攝地

空今依新翻經論梵本正音名那落迦或云捺落迦此總攝人處皆盡故名捺落迦故新婆沙論云問何故彼趣名捺落迦答彼諸有情無悅無愛無味無利無喜樂故名那落迦或有說者由彼先時造作增長有說彼趣以顛墜故名捺落迦如頌言

顛墜於地獄　足上頭歸下　由毀謗諸仙
樂寂修苦行

有說捺落名人迦名爲惡惡人生彼處故名捺落迦一地獄其量廣大云何於此洲下得相容受答曰此贍部洲上尖下闊猶如穀聚故得容受由此經中說問何故最下大者名無間耶答彼處恒受苦受無喜樂間故名無間問餘地獄中豈有歌舞飲食受喜樂異熟故不名無間耶答餘地獄中雖無異氣喜樂而有等流喜樂如於施設論說等活地獄中有時涼風所吹血肉還生有時出聲唱言等活彼諸有情歎然還活准於如是血肉生時及還活時暫生喜樂間苦受故不名無間也

受報

如新婆沙論云問曰地獄在何處答曰多分在此贍部洲下云何安立有說從此洲下四萬踰繕那至無間地獄底無間地獄縱廣高下各二萬踰繕那次上一萬九千踰繕那中安立餘七地獄謂次上有極熱地獄次上有熱地獄次上有大嗥叫地獄次上有嗥叫地獄次上有衆合地獄次上有黑繩地獄次上有等活地獄此地獄一一縱廣萬踰繕那次上餘有一千踰繕那五百踰繕那是泥有說從此泥下有無間地獄在於中央餘七地獄周迴圍繞如今聚落圍繞大城問曰若爾施設論說當云何通如說贍部洲周圍六千踰繕那三踰繕那半一一地獄其量廣大云何於此洲下得相容受答曰此贍部洲上尖下闊猶如穀聚故得容受由此經中說

十六小地獄圍繞如四天下外有八萬天下而圍繞八萬天下外復有大海海外復有大金剛山山外復有二山中間日月神天威光並不照八大地獄者一想二黑繩三堆壓四叫喚五大叫喚六燒炙七大燒炙八無間（據炭及餘經各有不同者猶翻有說）

大意

正明地

第一想地獄十六者其中衆生手生鐵爪遞相瞋忿以爪相掻應手肉墮想以爲死故名其想復次其中衆生懷害想手執刀劒遞相斫刺割截身碎在地想謂爲死冷風來吹尋復活起彼自想言我今已

活久受罪已出想地獄憧惶求救不覺忽到黑沙地獄熱風暴起吹熱黑沙來著其身燒皮徹骨身中焰起迴旋周還身燒焦爛其罪未畢故使不死久受苦已出黑沙地獄到沸屎地獄有沸屎鐵丸自然滿前驅迫罪人使把鐵丸燒其身手復使擘著口中從咽至腹通徹下過無不焦爛有鐵嘴蟲唼肉達髓苦毒無量受罪未畢復不肯死久受苦已出沸屎獄到鐵釘地獄獄卒撲之偃熱鐵上舒展其身以釘釘手足周遍身體盡五百釘苦毒號呼猶不復死久受苦已出鐵釘地獄到飢鐵地獄卽撲熱鐵上銷銅灌口從

咽至腹通徹下過無不焦爛餘罪未盡猶復不死久受苦已出飢地獄到渴地獄卽撲熱鐵上以熱鐵丸著其口中燒其脣舌通徹下過無不焦爛苦毒啼哭不能言說但有音聲如鴝鵒鳥狀其口中燒其脣舌通徹下過無不焦爛苦毒啼哭久受苦已出渴地獄到一銅鏡地獄獄卒怒目捉罪人足倒投鏡中隨湧涌沸上下迴旋身壞爛熟萬苦並至故令不死久受苦已出一銅鏡至多銅鏡地獄捉罪人足倒投鏡中隨湧涌沸上下迴旋舉身壞爛以鐵鉤取置餘鏡中悲叫苦毒故使不死久受苦已出多銅鏡獄至石磨地獄捉彼罪人撲熱石上舒展手足以大熱石壓其身上迴轉揩磨骨肉糜碎苦毒

切痛故使不死久受苦已出石磨獄至膿血地獄膿血沸涌罪人於中東西馳走湧其身體頭面爛壞又取膿血食之通徹下過苦毒難忍故令不死久受苦已乃出膿血獄至量火地獄有大火聚其火焰熾驅迫罪人手把熱鐵斗以量火聚遍燒身體苦熱毒痛吟呻號哭故令不死久受苦已出量火獄到灰河地獄縱廣深淺各五百由旬灰湧涌沸惡氣蓬焊迴波相博聲響可畏從底至上鐵刺縱橫其河岸上有劒樹林枝葉華實皆是刀劒罪人入河隨波上下迴覆沉沒鐵刺刺身內外通徹膿血流出苦痛萬端故令

不死乃出灰河至彼岸上到劒樹林被劒割刺身體傷壞復有豺狼來噉罪人生食其肉走上劒樹時劒刃下向下劒樹時劒刃上向手攀手絕足踏足斷皮肉墮落唯有白骨筋脉相連時劒樹上有鐵嘴烏啄頭食腦苦毒號叫故使不死還入灰河隨波沉没鐵丸地獄有熱鐵丸獄鬼驅使捉之手足爛壞舉身火發萬毒並至故令不死久受苦已乃出鐵丸獄至斤斧地獄捉此罪人撲熱鐵上以熱鐵斤斧斫其手足

上舒展其身以熱鐵繩拼之使直以熱鐵斧逐繩道斫罪人作百千段復次以鐵繩拼鋸鋸之復次懸熱鐵繩交橫無數驅迫罪人使行繩間惡風暴起吹諸鐵繩歷絡其身燒皮徹肉焦骨沸髓苦毒萬端餘罪未畢故令不死故名黑繩久受苦已乃出黑繩至黑沙地獄乃至寒冰地獄然後命終不可具述餘十六地獄受苦痛事准前同法然受苦加重由惡意向父母佛及聲聞即墮黑繩地獄苦痛不可稱述

第三埵壓大地獄亦有十六小地獄圍繞各縱廣五百由旬何故名埵壓有大石山兩兩相對人入此中

耳鼻舌身體苦毒號叫猶不令死久受罪已出斤斧獄至豺狼獄有群豺狼竟來齚醫肉墮骨傷膿血流出苦痛萬端故令不死久受苦已乃出豺狼獄至劒樹獄入彼劒林有暴風起吹劒樹葉墮其身上頭面身體無不傷壞有鐵嘴烏啄其兩目苦痛悲號故使不死久受苦已乃出劒樹獄至寒冰獄有大寒風吹其身上皰體凍傷皮肉墮落苦毒叫喚然後命終身爲不善口意亦然斯墮想地獄懷懼毛竪

第二黑繩大地獄有十六小地獄周帀圍繞各縱廣五百由旬何故名黑繩其諸獄卒捉彼罪人撲熱鐵

山自然合埵壓其身骨肉糜碎山還故處苦毒萬端故使不死復有大鐵象舉身火發哮呼而來蹴踢罪人宛轉其上身體糜碎膿血流出號咷悲叫故使不死復捉罪人卧大石上以大石壓復取罪人卧地鐵杵擣之從足至頭皮肉糜碎膿血流出萬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令不死故名埵壓久受苦已乃出埵壓地獄到黑沙地獄乃至寒冰地獄然後命終但造三惡業不修三善行即墮埵壓地獄苦痛不可稱計

第四叫喚大地獄亦有十六小地獄圍繞各縱廣五百由旬何故名叫喚地獄獄卒捉罪人擲大鑊中乂

置大鐵鏝中熱湯涌沸煮彼罪人號咷叫喚苦辛痛酸又取彼罪人擲大鏃上反覆煎熬久受苦已乃出叫喚至黑沙地獄乃至寒冰地獄爾乃命終由瞋恚懷毒造諸惡行故墮叫喚地獄

第五大叫喚地獄亦有十六小地獄圍繞大小同前何故名大叫喚人在中受罪苦痛辛酸餘罪未畢故使不死名大叫喚久居此獄復有鐵鳥大鐵釜中又置鐵鏝中熱湯涌沸煮彼罪人身著大鐵鏃上反覆煎熬號咷叫喚苦已乃出大叫喚乃至寒冰地獄爾乃命終由瞋恚懷毒造諸惡行故墮大叫喚地獄

第六燒炙地獄亦有十六小地獄圍繞大小同前何故名燒炙將諸罪人置鐵城中其城火熒內外俱赤燒炙罪人又著鐵樓上其樓火熒內外俱赤又擲著大鐵陶中其陶火熒內外俱赤燒炙罪人皮肉焦爛萬毒並至餘罪未畢故使不死故名燒炙久受苦已出燒炙地獄乃至寒冰地獄然後命終爲燒炙衆生故墮燒炙地獄長夜受此燒炙之苦

第七大燒炙地獄亦有十六小地獄圍繞大小同前何名大燒炙地獄謂將諸罪人置鐵城中其城火熒內外俱赤燒炙罪人皮肉焦爛萬毒並至有大火坑火焰火中熒火燒炙皮肉焦爛餘罪未畢故使不死久受苦已出大燒炙乃至寒冰地獄爾乃命終由瞋恚懷毒造諸惡行故墮大燒炙地獄

第八無間地獄亦有十六小地獄圍繞大小同前何故名無間人在中受罪苦痛辛酸萬毒並至故名無間獄卒捉彼罪人剝取其皮從足至頂即以其皮纏罪人身著火車上輪碾熱地周迴往反身體碎爛皮肉墮落萬毒並至故使不死又有鐵城四面火起東炎焰至西西焰至東南北上下亦復如是焰熾迴遑間無空處東西馳走燒炙其身皮肉焦爛苦痛辛酸萬毒並至罪人在中久乃開門其諸罪人奔走往趣身諸支節皆火焰出走欲至門門自然閉餘罪未畢故使不死又其中罪人舉目所見但見惡色耳聞惡聲鼻聞臭氣身觸苦痛意念惡法彈指之頃無不苦時故名無間地獄久受苦已從無間出乃至寒冰地獄爾乃命終爲重罪行生惡趣業故墮無間地獄受罪不可稱計名八大地獄各歷十六受罪如前

又觀佛三昧海經云阿鼻地獄者縱廣正等八千由旬七重鐵城七層鐵網有十八隅子周帀七重皆是

刀林復有七重劒林四角有四大銅狗廣長四十由旬眼如掣電牙如劒樹齒如刀山舌如鐵刺一切身毛皆焚猛火其煙惡臭有十八獄卒口如夜叉六十四眼散迸鐵丸狗牙上出高四由旬牙端火流燒前鐵車輪輞出火鋒刃劒戟燒阿鼻城赤如融銅獄卒八頭六十四角角頭火焚火化成鋼復成刀輪輪輪相次在火焰間滿阿鼻城城內有七鐵幢火涌如沸鐵融流迸涌出四門上有十八釜沸銅涌漫滿城中二隅間有八萬四千鐵蝟大蛇吐毒火中身滿城內其蛇哮吼如天震雷雨大鐵丸五百夜叉五百億蟲

八萬四千嘴頭上火流如雨而下滿阿鼻城此蟲若下猛火火熾照八萬四千由旬獄上衝大海水沃焦山下貫大海底形如車輪若有殺父害母罵辱六親命終之時銅狗化十八車狀如寶蓋一切火焰化爲玉女罪人遙見心喜欲往風刀解時寒急作聲寧得好火安在車上然火自暴即便命終坐金車上瞻玉女者皆捉鐵斧斬截其身屈伸臂頃直落阿鼻從上隔下如旋火輪至於下隔身體隔內銅狗大吼嚙骨吸髓獄卒羅刹捉大鐵叉叉頭令起遍體火焰滿阿鼻獄閻羅王大聲告勑曰癡人獄種汝在世時不孝

父母邪慢無道汝今生處名阿鼻獄如是展轉經歷大苦說不可盡地獄一日一夜受罪如閻浮提六十小劫如是一大劫具五逆者受罪五劫復有衆生犯四重禁虛食信施誹謗邪見不識因果斷學般若毀十方佛偷僧祇物婬泆無道遍掠淨戒尼姊妹親戚造衆惡事此人罪報臨命終時此等罪人經八萬四千大劫復入東方十八隔中如前受苦南西北方亦復如是身滿阿鼻獄四支復滿十八隔中阿鼻地獄有十八小地獄小地獄中各有十八寒冰地獄十八黑暗地獄十八小熱地獄十八刀輪地獄十八劒輪

地獄十八火車地獄十八沸屎地獄十八鑊湯地獄十八灰河地獄五百億劒林地獄五百億鋼柱地獄五百億鐵機地獄五百億刺林地獄五百億鐵網地獄十八鐵窟地獄十八鐵丸地獄十八尖石地獄十八飲銅地獄如是阿鼻大地獄中有此十八地獄一一獄中別有十八隔小地獄始從寒冰乃至飲銅總有一百四十二隔地獄各有造業不同然歷此獄受苦皆遍

又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阿毗至大地獄中亦有十六諸小地獄而爲眷屬以自圍繞各廣五百由旬所

有衆生有生者住者惡業果故自然出生諸守
獄卒各以兩手執彼地獄諸衆生身擘置熾然熱鐵
地上火焰直上二向猛威而覆於地便持利刀從脚
踝上破出其筋手捉挽之乃至頂筋皆相連引貫徹
心髓痛苦難論如是挽已令駕鐵車馳奔而走其車
甚熱光焰熾然所行之處純是洞然熱鐵險道去已
復去隨獄卒意無暫時停欲向何方稱意即去隨所
去處獄卒挽之未曾捨離隨所經歷銷鑠罪人身諸
肉血無復遺餘往昔人非人時所作業者一切悉受
以不善報故從於東方有大火聚忽爾出生熾然赤

色極大猛焰一向焰赫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各如
是諸大火聚之所圍繞漸漸逼近受諸苦痛從於東
壁出大火焰直射西壁到已而住從於西壁出大光
焰直射北壁從於北壁出大光焰直射南壁從下於
上自上於下縱橫相接上下交射熱光赫奕騰焰相
衝爾時獄卒以諸罪人擲置六種大火聚內乃至受
於極嚴切苦命亦未終彼不善業未畢未盡於其中
間具足而受此阿毗至大地獄中諸衆生等以諸不
善業果報故經無量時長遠道中受諸苦已地獄四
門還復更開於門開時諸衆生等聞聲見開向門而

走作如是念我等今者必應得脫彼人如是大馳走
時其身轉復熾然猛烈譬如壯夫執乾草炬逆風而
走彼炬既熒轉復熾盛彼諸衆生走已復走彼人身
分轉更熾然欲舉足時肉血俱散欲下足時肉血還
生及到獄門其門遽閉既不得出其心悶亂覆面倒
地遍燒身皮次燒其肉復燒其骨乃至徹髓烟焰洞
然其烟蓬勃其焰炎赫煙焰相雜熱惱復倍彼人於
中受極嚴苦惡業未滅一切悉受此阿毗至大地獄
中於一切時無有須臾暫受安樂如彈指頃如是次
第具受此苦世尊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應當知彼

世中間別有十地獄何等爲十一頻浮陀地獄二泥
羅浮陀地獄三阿呼地獄四呼呼婆地獄五阿吒吒
地獄六樧建提迦地獄七優鉢羅地獄八波頭摩地
獄九奔荼黎迦地獄十拘牟陀地獄何因何緣名頻
浮陀地獄耶此諸衆生所有身形猶如泡沫是故名
爲頻浮陀地獄復何因緣名泥羅浮陀地獄此諸衆
生所有身形譬如肉段是故名爲泥羅浮陀地獄復
何因緣名阿呼地獄此諸衆生受嚴切苦逼迫之時
呼喚而言阿呼阿呼甚大苦也是名爲阿呼地獄復
何因緣名呼呼婆地獄此諸衆生爲彼地獄極苦逼

時叫喚而言呼呼婆是故名爲呼呼婆地獄
復何因緣名阿吒吒地獄此諸衆生以極苦惱遍切
其身但得唱言阿吒阿吒阿吒然其舌聲不能出口
是故名爲阿吒吒地獄復何因緣名撾捷提迦地獄
此諸衆生地獄之中猛火焰色如撾捷提迦華是故
名爲撾捷提迦地獄復何因緣名優鉢羅地獄此諸
衆生地獄之中猛火焰色如優鉢羅華是故名爲優
鉢羅地獄復何因緣名拘牟陀地獄此諸衆生地獄
之中猛火焰色如拘牟陀華是故名爲拘牟陀地獄
復何因緣名奔荼黎迦地獄此諸衆生地獄之中猛

火焰色如奔荼黎迦華是故名爲奔荼黎迦地獄復
何因緣名波頭摩地獄此諸衆生地獄之中猛火焰
色如波頭摩華是故名爲波頭摩地獄又三法度論
經云地獄有三一熱二寒三邊熱地獄者依薩婆多
部有八大地獄一等活亦名更活或獄卒唱生或冷
風吹活兩緣雖異令活一等名等活地獄二名黑繩
地獄先以繩拼後以斧斫三名衆合地獄亦名衆磕
兩山下合以磕罪人四名呼呼地獄亦名叫喚地獄
獄卒逼趍叫呼而走五名大呼亦名大叫喚地獄四
山火起欲逃無路故名大叫喚地獄六名熱地獄亦

名燒炙火鐵狹近於中受熱七名衆熱地獄亦名大
燒炙山火相博鏟炙罪人八名無擇地獄亦名無間
一投苦火來無樂間既苦無間何所可擇此八地獄
在閻浮洲下重累而住依三法度論云前二有主治
次三少主治後三無主治然此八爲本一一各有十
六圍一面有四四四而合總有十六通本爲十七八
箇十七合有一百三十六所罪人於中受熱惱苦第
二寒地獄亦八一名頞浮陀地獄由寒苦所切肉生
細皰二名泥賴浮陀地獄由寒風吹逼身成皰三名
阿吒吒地獄由脣動不得唯舌得動故作此聲四名

阿波波地獄由舌不得動唯脣得動故作此聲五名
嘔喉地獄由脣舌不得動以喉內振氣故作此聲六
名贊波羅地獄此是青蓮華葉細由肉色細坼
似此華裂對日而開七名波頭摩地獄此是赤蓮華
由肉色大坼似此華開八名分陀利地獄此是白蓮
華由彼骨坼似此華開前二從身相受名次三從聲
相受名後三從瘡相受名故俱舍論云於此八中衆
生極寒所逼由身聲瘡變異故立此名依三法度論
云前二爲可叫次三不可叫後三不叫此八在洲間
著鐵圍山底仰向居止罪人於中受寒凍苦第三邊

地獄者依三法度論云亦三一山間二水間三曠野受別業報此應寒熱雜受若論壽報命有延促又立世眺曇論云世尊說有大地獄名曰黑闇各各世界外邊悉有皆無覆蓋此中衆生自舉手眼不能見雖復日月具大威神所有光明不照彼邑諸佛出世大光遍照因此光明互得相見住在兩山世界鐵輪外邊名曰界外是寒地獄於兩山間有十名一名頻浮陀乃至第十名波頭摩彼中衆生傍行作向上想猶如守宮鐵輪外邊恒作傍行是其身量如頻多大因冷風觸其身坼破譬如熟瓜如竹葦林被大火燒爆聲吒吒如是衆生被寒風觸骨破爆聲吒吒遠徹因是聲故互得相知有諸衆生此中受生若有衆生於此間死多往生此寒冰地獄衆生死應生寒冰地獄多彼世界鐵輪外若餘世界有閻其最狹處八萬由旬在下無底向上無覆其最廣處十六萬由旬

法苑珠林卷第十一

校讎

第六紙　十四行　冀南藏作興

音釋

假居牙切　獰居縛切大瘡也　堊音亞白土也　以忍切也　磐盧紅切　旅音呂草也孤獨　蛇剋切古假切以財有所求也　紛打聒切也　舒張玉切　駟音寺連切四馬也　秣莫撥切粟馬食也　觚音孤木簡也　駟音寺連切四馬也　軼夷質切過也　咙徒刀切大笑也　齧五結切齧也　齲女角切齒蟲也　齕胡瓦切齧也　齘丁忍切齒相齘也　鐮音廉刃利也　逖他歷切遠也　拼北耕切並也　鐵五結切鐵也　駮北角切駁色也　戟紀逆切兵也　磔克合切　助音祖鈴切　擣都皓切　牝毗忍切畜母也　騇音禁切畜鳥也　埠都困切　蛭職日切　顱音盧骨也　顬烏割切　鵝音倫鵝也　鴟音常鵄也　鵅音孤鵅也　鵰音雕鷲也　鵂許求切　鵄音支鴟也　鵠音告鵠也　鵝音俄鵝也　鵡音武鸚鵡也　鵒音欲鵒鳥也　鵯音卑鵯也　鵲音雀鵲也　鵙音激伯勞也　鵜音提鵜鶘也　鵬音朋大鳥也　鵩音服鵩鳥也　鵾音昆鵾雞也　鵽音卒鵽鳥也　鵾音昆鵾雞也　鵽音卒鵽鳥也　鶡音曷鶡鳥也　鶴音鶴鶴鳥也　鶻音忽鶻鳥也　鶺音脊鶺鴒也　鶻音忽鶻鳥也　鶺音脊鶺鴒也　鷁音逆鷁鳥也　鷂音遙鷂鳥也　鷃音晏鷃鳥也　鷄音鷄鷄鳥也　鷇音口鷇鳥也　鷓音遮鷓鴣也　鷖音翳鷖鳥也　鷙音至鷙鳥也　鷦音焦鷦鷯也　鷯音遼鷦鷯也　鷲音就鷲鳥也　鷸音聿鷸鳥也　鷹音應鷹鷂也　鷺音路鷺鷥也　鷽音學鷽鳥也　鸇音旃鸇鷹也　鸊音皮鸊鷉也　鸕音盧鸕鷀也　鸛音觀鸛鶴也　鸜音劬鸜鵒也　鸞音鸞鸞鳳也　鸞音鸞鸞鳳也　鸞音鸞鸞鳳

法苑珠林卷第十二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六道篇第四之六

地獄部之餘

時量

如起世經云佛言如憍薩羅國斛量胡麻滿二十斛高盛不槩有一丈夫滿百年已取一粒擲著餘處擲滿二十斛胡麻盡滿百年已復取一粒擲著餘處若諸眾生離其所住一百由旬便為彼獄火焰所及若離五十由旬其罪人兩耳已聾無所聞知若去火五十由旬其罪人兩目已盲無所復見如瞿波利比丘已懷惡心謗舍利弗目揵連身壞命終墮此鉢頭摩地獄中又如起世經云波頭摩地獄所住之處若諸眾生離其所住眾生為彼火熏皆盲無眼若離二十五由旬所使消與不消如人所作善惡隨人如形影隨身人死但亾其身不亾其行譬如焚火夜書火滅字存火至後成今世所作行後世成之又如鉢頭摩地獄中火焰熾盛罪人去此火一百由旬火已燒炙若去六十由旬罪人兩耳已聾無所聞知若去火五十由旬其罪人兩目已盲無所復見如瞿波利比丘已懷惡心謗舍利弗目揵連身壞命終墮此鉢頭摩地獄中又如起世經云波頭摩地獄所住之處若諸眾生離其所住眾生為彼火熏皆盲無眼若離二十五由旬所浮陀壽為一阿呼壽二十阿呼壽為一呼呼婆壽二十呼呼婆壽為一阿吒吒壽二十阿吒吒壽為一揵提迦壽二十揵提迦壽為一優鉢羅壽二十優鉢羅壽為一拘牟陀壽為一奔荼黎迦壽二十奔荼黎迦壽為一波頭摩壽二十波頭摩壽為一中劫又那先比丘問佛經云如世間火熱不如泥犁中火熱如持小石著世間火中至暮不消取大石著泥犁火中即消亦如有人作惡死在泥犁中數千萬歲其人不死亦如大蟒蛟龍等以沙石為食即消如人懷胎腹中有子不消此並由善惡業力致

住眾生身之肉血焦然破散謂於梵行出家人邊生污濁心故損惱心故毒惡心故不利益心故無慈心故無淨心故自受斯殃是故於一切梵行人所起慈身口意業常受安樂爾時世尊說此伽陀曰

世間諸人在世時　舌上自然生斤斧
所謂口說諸毒惡　還自喪損害其身
應讚歎者不稱譽　不應讚者反談美
如是名為口中諍　以此諍故無樂受
若人博戲得資財　是為世間微諍事
於淨行人起濁心　是名口中大鬪諍

如是三十六百千　泥羅浮陀地獄數
五頻浮陀諸地獄　反墮波頭摩獄中
以毀聖人致如是　由口意業作惡故
典主

如問地獄經及淨度三昧經云總括地獄有一百三十四界先述獄主名字處所閻羅王者昔爲毗沙國王經與維陀如生王共戰兵力不敵因立誓願爲地獄主臣佐十八人領百萬之衆頭有角耳皆悉慈愍同立誓曰後當奉助治此罪人毗沙王者今閻羅王是十八大臣者今諸小王是百萬之衆諸阿傍是又長阿含經云閻浮提南有金剛山內有閻羅王宮縱廣六千由旬（問地獄經云住獄閻城金銀所成）晝夜三時有大銅鑊自然在前若鑊入宮內王見怖畏捨出宮外若鑊出宮外王入宮內有大獄卒臥王熱鐵上鐵鉤擗口洋銅灌之從咽徹下無不焦爛事竟還與采女共相娛樂彼諸大臣同受福者亦復如是問地獄經云十八王者即主領十八地獄一迦延典泥犁二屈遵典刀山三沸進壽典沸沙四沸屎典沸屎五迦世典黑耳六嵯嵯典火車七湯謂典鑊湯八鐵迦然典鐵牀九惡生典嵯山十寒冰（經闕王名）十一毗迦典剝皮十二遙頭典畜生十三揵薄典刀兵十四夷大典鐵磨
十五悅頭典冰地獄　十六典鐵簫（經闕王名）十七名身典
蛆蟲十八觀身典洋銅又淨度三昧經云復有二十地獄各有主典不煩具錄但列五官名字者一者鮮官禁殺二者水官禁盜三者鐵官禁婬四者土官禁兩舌五者天官禁酒問地獄經云閻羅王城之東西南北面列諸地獄有日月光而不明淨唯黑耳獄光所不照人命終時生中陰中陰者已捨死陰未及生陰其罪人乘中陰身入泥犁城者（舉一面言餘三面亦爾又云門城也）是諸罪人未受罪之間共聚是處巧屈風所吹隨業輕重受大小身臭風所吹成就罪人麤醜之形香風所吹成就福人微細之體

王都

如起世經云當閻浮洲南二鐵圍山外有閻摩王宮殿住處縱廣正等六千由旬七重牆壁七重欄楯七重鈴網其外七重多羅行樹周帀圍繞葉色可觀七寶所成於其四方各有諸門一一諸門皆有却敵樓櫓臺殿園花華池有種種美果彌滿香風遠熏衆鳥和鳴王以惡業不善果故於夜三時及晝三時自然有赤融銅汁在前出生其王宮殿即變爲鐵五欲功

德皆沒不現王見此已怖畏不安諸毛皆竪即便出
外若在宮外即走入內時守獄者取閻摩王高舉撲
之置熱鐵地上其地熾然極大猛盛光焰炎赫撲令
卧已即以鐵鉗開張其口赤融銅汁瀉置口中時閻
摩王被燒脣口次燒其舌後燒咽喉復燒大腸及小
腸等次第焦然從下而出爾時彼王作如是念一切
衆生以於往昔身作惡行口作惡行意作惡行并餘
衆生同作業者皆受此苦願我從今捨此身已更得
身時但於人間相逢受生於如來法中當得信解剃
除鬚髮著袈裟衣得正信解從家出家既出家已願

得通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應作者皆已作訖更
不復於後世受生發如是等熏習善念即於所住宮
殿還成七寶猶如諸天五欲功德現前具足以三業
善便得快樂又新婆沙論問諸地獄卒為是有情數
為是非有情數耶答若以鐵鏁繫縛初生地獄有往
琰摩王所者是有情數若以種種苦具於地獄中害
有情者是非有情數贍部洲下有大地獄贍部洲上
亦有邊地獄及獨地獄或在谷中或在山上或在
曠野或在空中於餘三洲唯有邊地獄獨地獄無大
地獄所以者何唯贍部洲人造善猛利彼作惡亦復

猛利非餘洲故有說北拘盧洲亦無邊地獄等是受
純淨業果處故問若餘無大地獄者彼諸有情造無
間業斷善根等當於何處受異熟耶答即於此贍部
洲下大地獄受問地獄有情其形云何答其形如人
問語言云何答彼初生時皆作聖語後受苦時雖出
種種受苦痛聲乃至無有一言可了唯有斫刺破裂
之聲

業因

如十輪經云有五逆罪為最極惡何者為五故心殺
父母阿羅漢破壞聲聞和合僧事乃至惡心出佛身

血諸如是等名為五逆若人於五逆中作一一逆者
不得出家受具足戒若聽出家則犯重罪應擯令出
若已有出家諸威儀者不應加其鞭杖及諸繫閉復
有四種大罪同於四逆犯根本罪何者為四殺辟支
佛是名殺生犯根本罪婬阿羅漢比丘尼是名邪婬
犯根本罪若人捨財與佛法僧主掌此物而輒用之
是名為盜犯根本罪若人倒見破壞比丘僧是名破
僧犯根本罪若人於此四根本罪中犯一一罪皆悉
不聽佛法出家設使出家不得聽受具足戒若受具
者應驅令出以有出家威儀法故不應鞭杖繫閉奪

其生命如是皆犯根本罪非逆罪也有是根本罪
是逆罪有是逆罪非根本罪有非根本罪亦
何者爲逆罪亦是根本罪若人出家受具足戒得見
諦道斷其命根是名逆罪亦根本罪也如是衆生於
我戒律中應驅令出何者爲根本罪非逆罪若人在
我法中出家如是凡夫衆生故害其命若以毒藥或
墮其胎是名犯根本非逆罪也若有四方僧物飲食
敷具悉不應與同共利養若有衆生於佛法僧而生
疑心此中出家乃至見他讀誦而作留難乃至一偈
此非根本罪亦非逆罪是名甚惡近於逆罪如是衆

生若不懺悔除其罪根終不聽使佛法出家設使出
家受具足戒不悔過者亦驅令出何以故不信正法
毀謗三乘壞正法眼欲滅法燈斷三寶種滅損人天
而無利益墮於惡道此二種人名謗正法毀訾賢聖
地獄劫壽增長如是諸惡業已是名根本大重罪也
何者是不威儀根本法罪若比丘故婬故殺凡人不
與而取犯故妄語於此四根本中若犯一一罪一切
比丘所作法事悉不聽入四方僧物飲食卧具皆悉
不得共同受用然帝王大臣一切群官不應加其鞭
杖繫閉刑罰乃至奪命是名根本罪體性相也何故

名爲根本重罪若人作如是行身壞命終墮於惡趣
作如是行是惡道根本是故名爲根本罪也譬如鐵
九雖擲空中終不暫住速疾投地如是五逆犯四重
禁及二種衆生毀壞正法誹謗賢聖如是等十一種
罪中若人犯一一罪者身壞命終皆墮阿鼻地獄又
如正法念經說阿鼻地獄苦千倍過前十大地獄壽
經一劫其身長大五百由旬造四逆人四百由旬造
三逆人三百由旬造二逆人二百由旬造一逆人一
百由旬彼五逆業人臨欲死時唱喚失糞咽喉抒氣
如是死滅中有色生不見其對其身猶如八歲小兒

閻羅王熾焰鐵網繫縛其咽及東兩手頭面向下足
在於上經二十年皆向下行多燒焰鬘先燒其頭次
燒其身彼六欲天聞彼阿鼻地獄中氣即皆消散何
以故以阿鼻獄人極大臭故又觀佛三昧海經云佛
告阿難若有衆生殺父害母罵辱六親作是罪者命
終之時揮霍之間譬如壯士屈伸臂頃直落阿鼻大
地獄中化閻羅王大聲告勑癡人獄種汝在世時不
孝父母邪慢無道汝今生處名阿鼻地獄作是語已
即滅不現爾時獄卒復驅罪人從於下隅乃至上隅
經歷八萬四千隅中積身而過至鐵網際一日一夜

乃至周遍阿鼻地獄一日一夜比此閻浮提日月歲數經六十小劫如是壽命盡一大劫具五逆者其人受罪足滿五劫復有衆生犯四重禁虛食信施誹謗聖人邪見不識因果斷學般若毀十方佛偷僧祇物婬泆無道遍掠淨戒諸比丘尼姊妹親戚不知慚愧毀辱所親造此惡事此人罪報臨命終時刀風解身俄爾之間身如鐵鞴滿十八隔中一一鞴八萬四千葉一一葉頭身手支節各在一隔地獄不大此身不小遍滿如此大地獄中經歷八萬四千大劫此泥犂滅復入東方十八隔中如前受苦者此阿鼻獄南西北方經

十八隔謗方等經具五逆罪破壞僧祇污比丘尼斷諸善根如此罪人具衆罪者身滿阿鼻獄四支復滿十八隔中此阿鼻獄但燒此獄種種衆生劫欲盡時東門即開見東門外清泉流水華果林樹一切俱現是諸罪人從下上走到上隔中手攀刀輪時虛空中雨熱鐵丸走趣東門既至門閉獄卒羅刹手捉鐵叉逆刺其眼鐵狗嚙心悶絕而死死已復生見南門開如前不異如是西門北門亦復如是如此時間經歷半劫阿鼻獄死生寒冰獄死生黑闇處八千萬歲目無所見受大蟲身宛轉腹行諸情暗塞無所

若人身口意造業　作已入於惡道中
如是當生活地獄　最爲可畏毛竪處
經歷無數千億歲　死已須臾還復活
慈雠各各相報對　由此衆生更相殺
若於父母起惡心　或佛菩薩聲聞衆
此等皆墮黑繩獄　其處受苦極嚴熾
教他正行令邪曲　見人發善必破壞
此等亦墮黑繩獄　兩舌惡口多妄語
樂作三種重惡業　不修三種善根牙
此等癡人必當入　合大地獄久受苦

或殺羊馬及諸牛
并殺諸餘蟲蟻類
世間怖畏相多種
當墮磴山地獄中
貪慾恚癡結使故
判是作非乖法律
倚恃强勢劫奪他
若作如是諸逼惱
若樂殺害諸衆生
常行如是不淨業
種種雜獸雞猪等
彼人當墮合地獄
以此逼迫惱衆生
受於壓磨舂搗苦
迴轉正理令別異
彼爲刀劒轉所傷
有力無力皆悉取
當爲鐵象所蹴踏
身手血塗心嚴惡
彼等當生叫喚處
種種雜獸惱衆生故
於叫喚獄被燒煑
其中復有大叫喚
此由諂曲姦猾心
諸見稠林所覆蔽
愛網彌密所沉淪
常行如是最下業
彼則墮於大叫喚
若至如是大叫喚
熾然鐵城毛豎處
其中鐵堂及鐵屋
諸來入者悉燒然
若作世間諸事業
恒多惱亂諸衆生
彼等當生熱惱獄
於無量時受熱惱
世間沙門婆羅門
父母尊長諸耆舊
彼等皆墮熱惱獄
生天淨業不樂修
喜作如是諸事者
惡向沙門婆羅門
或復害於餘尊者
恒多造作諸惡業
是人直趣阿鼻獄
若說正法爲非法
既無增益於善事
活及黑繩及兩獄
熱惱大熱共成七
所愛至親常遠離
彼人當入熱惱獄
并諸善人父母等
彼墮熱惱常熾然
不曾發起一善心
當受無量衆苦惱
說諸非法爲正法
彼人當入阿鼻獄
合會叫喚等爲五
阿鼻地獄爲第八
嚴熾苦切難忍受
其中小獄有十六
此八名爲大地獄
惡業之人所作故
誠勗
如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有三天使在於世間何等
爲三一老二病三死有人放逸三業惡行身壞命終
生地獄中諸守獄者應時即來驅彼衆生至閻摩王
前白言大王此等衆生昔在人間縱逸自恣不善三
業今來生此唯願大王善教示之王問罪人汝昔人
間第一天使善教示汝豈得不見出現生
耶答言大天我實不見王重告言汝豈不見爲人身

時或作婦女或作丈夫衰老相現齒落髮白皮膚緩
皺黑黶遍體狀若胡麻脾偃背曲行步跛蹇足不依
身左右傾側頸細皮寬兩邊垂緩猶若牛胡脣口乾
枯喉舌燥澀身體屈弱氣力綿微喘息出聲猶如挽
鋸向前欲倒恃杖而行盛年衰損血肉消竭羸瘦麁
貌云何不作如是思惟我今具有如是老法未得遠
離可作善業使我長夜利益安樂彼人復答言大天
我實不作如是思惟以心縱蕩行放逸故王又告言
汝愚癡人不修善業當具足受放逸之罪此之苦報
非他人作是汝自業今還聚集自受報也
爾時閻摩王第二訶之告言諸人豈不見第二天使
世間出耶答言大天我實不見王復告言汝豈不見
昔在世間作人身時若婦女身若丈夫身四大和合
忽爾乖違病苦所侵纏綿困篤或卧大小牀上糞尿
汚穢宛轉其中不得自在眠卧起坐仰人扶侍洗拭
抱持與飲與食一切須人汝見之不彼人答言大天
我實見之王復告言癡人汝見如是云何不思我今
亦有如是之法未離患法可作善業令我當來長夜
得大利益大安樂事彼人答言不也我實不作如是
思惟以懈怠心行放逸故王告癡人汝既懶惰不作
善業受此惡報非他人造還自受報
爾時閻摩王第三訶之語言汝愚癡人汝昔作人時
豈可不見第三天使世間出耶答言大天我實不見
王復告言汝人間時豈不復見若婦人身若丈夫身
隨時命終置於牀上以雜色衣而覆蒙覆之將出聚落
斗帳軒蓋種種莊嚴眷屬圍繞舉手散髮灰土坌頭
極大悲惱號咷哭泣舉聲大叫推裂哀慟酸哽楚切
汝悉見不答言大天我實見之時王告言癡人汝昔
既見如此何不思惟我亦有死未得免離今宜作善
爲我長夜得大利益彼人答言大天我實不作如是
思惟何以故以放逸故時王告言汝既放逸不作善
業自造此惡非他人造得此果報汝還自受以此三
使教示訶責已勑令將去時守獄者卽執罪人兩足
兩臂以頭向下以足向上遶擲置於諸地獄中
夫權其流者未若杜其源楊其湯者未若樸其火何
者源出於水源未杜而水不窮火沸於湯火未樸而
湯詎息故有杜源之客不權流而自乾樸火之賓不

揚湯而自止類斯而談可得詳矣獸其果者未若絕其因怖其苦者豈若懲於惡因資於果因未絕而果不窮惡生於苦惡未懲而苦詎息故使絕因之士不獸果而自亾懲惡之賢不怖苦而自離凡百君子書而誡歟頌曰

生來死還送　日往復月旋　弱喪昏風動
流浪逐物遷　愚頑失正路　漂沒入重淵
一墜幽暗處　萬劫履鋒鋋　六道旋環苦
三業未曾全　隨流無人救　悽傷還自憐
歸誠觀像物　方知虛妄筌　苦海深何趣
思登般若船　感應緣略引七驗　晉居士趙泰
晉沙門支法衡　趙居士石長和　漢西谷鬼
廬江縣哭　吐蕃國鑊湯　唐柳智感判地獄
晉趙泰字文和清河貝丘人也祖父京兆太守泰郡

舉孝廉公府辟不就精思典籍有譽鄉里嘗晚乃膺仕終於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須臾而死下屍於地心煖不已屈伸隨人留屍十日平旦喉中有聲如雨俄而穌活說初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二人乘黃馬從者二人夾扶泰被徑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嵬高峻城邑青黑狀錫將泰向城門入經兩重門有瓦屋可數千間男女大小亦數千人行列而立吏著皂衣有五六人條疏姓字云當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須臾將泰與數千人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簡視名簿訖復遣泰南入黑門有人著絳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問生時所事作何罪行何福善諦汝等辭以實言也此恒遣六部使者常在人間疏記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虛泰答父兄仕宦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學而日無所事也亦不犯惡乃遣泰爲水官監作使將二千餘人運沙裨岸晝夜勤苦後轉泰水官都督知諸獄事給泰馬兵令案行地獄所至諸獄楚毒各殊或針貫其舌流血竟體或被頭露髮裸形徒跣相牽而行有持大杖從後催促鐵牀銅柱燒之洞然驅迫此人抱卧其上赴即焦爛尋復還生或炎爐巨鑊焚煮罪人身

首碎墜隨沸翻轉有鬼持叉倚于其側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當入鑊相抱悲泣或劒樹高不知限量根莖枝葉皆劒爲之人衆相謂自登自攀若有欣意而身首割截尺寸離斷泰見祖父及二弟在此獄中相見涕泣泰出獄門見有二人賫文書來語獄吏言有三人其家爲其於塔寺中懸旛燒香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見三人自獄而出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詣一門云名開光大舍有三重門朱采照發見此三人卽入舍中泰亦隨入前有大殿珍寶周飾精光耀目金玉爲牀見一神人姿容偉異殊好非常坐此座上邊有沙門立待甚衆見府君來恭敬作禮泰問此是何人府君致敬吏曰號名世尊度人之師有願令惡道中人皆出聽經時云有百萬九千人皆出地獄入百里城在此到者奉法衆生也行雖虧殆尚當得度故開經法七日之中隨本所作善惡多少差次免脫泰未出之頃已見十人升虛而去出此舍復見一城方二百餘里名爲受變形城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更受變報泰入其城見有土瓦屋數千區各有坊巷正中有瓦屋高壯欄檻采飾有數百局吏對校文書云殺生者當作蜉蝣朝生暮死劫盜

獄罪報如是當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惡隨人其猶影響可不愼乎時親表內外候視泰五六十人同聞泰說泰自書記以示時人時晉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乃爲祖父母二弟延請僧衆大設福會皆命子孫改意奉法課勸精進時人聞泰死而復生多見罪福互來訪問時有太中大夫武城孫豐關內侯常山郝伯平等十人同集泰舍欵曲尋問莫不懼然皆卽奉法也

晉沙門支法衡晉初人也得病旬日亾經三日而蘇活說死時有人將去見如官曹舍者數處不肯受之

俄見有鐵輪輪上有鐵爪從西轉來無持引者而轉駛如風有一吏呼罪人當輪立輪轉來輾之翻還如此數人碎爛吏呼衡道人來當輪立衡恐怖自責悔不精進今當此輪乎語畢謂衡曰道人可去於是仰首見天有孔不覺倏爾上昇以頭穿中兩手搏兩邊四向顧視見七寶宮殿及諸天人衡甚踊躍不能得上疲而復還下所將衡去人笑曰見何等物不能上乎乃以衡付船官船官行船使爲栘工衡曰我不能持栘强之有船數百皆隨衡後衡不曉捉栘蹈沙洲上吏司推衡汝道而失以法應斬引衡上岸雷鼓將斬忽有五色二龍推船還浮吏乃原衡罪載衡北行三十許里見好村岸有數萬家云是流人衡寫上岸村中饒狗牙欲嚙之衡大恐懼望見西北有講堂上有沙門甚衆聞經唄之聲衡遽走趣之堂有十二階衡始躡一階見亾師法柱踞胡牀坐見衡曰我弟子也何以而來因起臨階以手巾打衡面曰莫來衡甚欲上復舉步登階柱復推令下至三乃止見平地有井一口深三四丈塼無際際衡心念言此井自然井邊有人謂曰不自然者何得成井雖見法柱故倚望之謂衡可復道還去狗不嚙汝衡還木邊亦不見向

來船也衡渴欲飲水乃墮水中因便得蘇於是出家持戒菜食晝夜精思爲至行沙門比丘法橋衡弟子也

趙石長和者趙國高人也年十九時病一月餘日亾家貧未能及時得殯斂經四日而蘇說初死時東南行見二人治道莊和前五十步而道之兩邊棘刺森然皆如鷹爪見人甚衆群走棘中身體傷裂地皆流血見和獨行平道俱歎息曰佛子獨行大道中前至見瓦屋采樓可數千間有屋甚高上有一人形面壯大著皂

袍四縫臨牕而坐和拜之閣上人曰石君來耶一別二千餘年長和爾時意中便若憶此別時也和相識有馬牧孟丞夫妻先死已積年歲閣上人曰君識孟丞不長和曰識閣上人曰孟丞生時不能精進今恒爲我司掃除之役孟丞妻精進居處甚樂舉手指西南一房曰孟妻在此也孟妻開牕見和厚相慰問遍訪其家中大小安否消息曰石君還時可更見過當因書也俄見孟丞執箒掃閣西來亦問家消息閣上人曰聞魚龍超精進爲信爾何所修行長和曰不食魚肉酒不經口恒轉尊經救諸疾痛閣上人曰

所傳不妄也語久之間閻上人問都録主者審案石君名録勿謬濫也主者案録云餘三十年命在閻上人曰君欲歸不和對曰願歸乃勑主者以車騎兩吏送之長和拜辭上車而歸前所行道更有傳館吏民飲食儲跱之具倏忽至家惡其屍臭不欲附之於屍頭立見其妹於後推之踣屍面上因得蘇活道人支法山時未出家聞和所說遂定入道之志法山者咸和時人也（右二人出冥祥記）

漢武帝東遊未出函谷關有物當道其身數十丈其狀像牛青眼曜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懼東方朔乃請以酒灌之數十斛而怪物始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爲患憂氣之所生此必是秦家之獄地不然則是罪人徙作之士矣於此乎

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也

盧江皖縣上有大青小青黑居山野之中數十人男女大小如始喪者隣時聞有哭聲多者至數十人驚駭至彼奔赴常不見人然於哭地必有死喪率聲若多則爲大家聲若小者則爲小家（右二事出搜神傳記）

王玄策行傳云吐蕃國西南有一涌泉平地涌出激水遂高五六尺甚熱煮肉即熟氣上衝天像似氣霧有一老吐蕃云十年前其水上激高十餘丈然始傍散有一人乘馬逐鹿直赴泉中自此已來不復高涌泉中時時見人骸骨涌出垂穗布水須臾即爛或名爲鑊湯此泉西北六七十里更有一泉其熱略等時時盛沸殷若雷聲諸小泉溫往往皆然今此震旦諸處多有溫湯准此亦是鑊湯故四分律下文佛言王舍城北有熱湯從地獄中來初出甚熱後流至遠處稍冷爲有餘水相和所以冷也（右出一人西國傳）

唐河東柳智感以貞觀初爲長舉縣令一夜暴死明旦而蘇說云始忽爲冥官所追至大官府使者以智感見已謂感曰今有一官闕故枉君任之智感辭以親老且自陳福業未應使死王使勘之籍信然因謂曰君未當死可權判録事智感許諾謝吏引退至曹問各有牀案務甚繁權西頭一坐處無判官吏引智感就空坐檢吏將文書簿帳來取智感署置於案上而退立階下智感問之對曰氣惡遍公但遥以案中事答智感省讀其如人間者於是爲判句文有頃食來諸判官同食智感亦欲就之諸判官曰君既權判不宜食此感從之竟不敢日別吏送智感歸家蘇而

方曉自歸家中日暝吏復來迎至彼而旦故知幽顯
晝夜相反矣於是夜判冥事晝臨縣職遂以常歲餘
智感在冥曹因起至廁於堂西見一婦女年三十許
姿容端正衣服鮮明立而掩涕智感問是何人答曰
妾是興州司倉參軍之婦也攝來此方別夫子是以
悲傷智感以問吏吏曰官攝來有所案問且以證其
夫事爾智感因謂婦人曰感長舉縣令也夫人若被
勘問幸自分疏無爲牽引司倉俱死無益婦人曰誠
不願引之恐官相逼耳感曰夫人幸勿相牽可無逼
迫之慮婦人許之既而智感還州先問司倉婦有疾

否司倉曰吾婦年少無疾患智感以所見告之說其
衣服形貌且勸令作福司倉走歸家見其婦在機中
織無患也不甚信之後十餘日司倉婦暴疾死司倉
始懼而作福禳之又興州官二人考滿當赴京選謂
智感曰君判冥道事請問吾選得何官智感至冥曹
以某姓名問小錄事錄事曰名簿並封在石函中檢
之二日方可得報及期來報仍具二人今年所得官
名號智感以報二人至京選吏部擬其官皆與

智感格之殺一囚三囚受縛果如所告智感今在南
任慈州司法光祿卿柳亨爲臨說之亨爲邛州刺史
見智感親問之然御史裴同節亦云見數人說如此

爾古一反
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第十三紙

校讎 三行胡宋南藏作壹

音釋 擗 匹亦切支呂切引也 礎 五對切 磉也 僵 於武切 偃也 躓 方肺切 跲也 跲 古協切 躓也 趺 甫無切 小兒行也 趼 古典切 足跗也 蹩 步結切 跛也 踣 蒲北切 仆也 踣 蒲北切 仆也 踣 蒲北切 仆

法苑珠林卷第十三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千佛篇第五之一

七佛部

述意

蓋聞九土區分四生殊俗昏波易染慧業難基久復愛河長流苦海不生意樹未啓心燈故三明大聖八解至人總法界而爲智竟虛空以作身形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爲用絕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將欲啓愚夫之視聽須示眞人之影迹其猶谷風之隨嘯虎慶雲之逐騰龍感應相招仰惟常理自鹿樹表光金河匿曜故像法衆生歸向有徵雖千佛異迹一智同途大悲平等隨性欲而利生弘誓非嚴運慈舟而濟溺衆生有感機緣契會也

出時

述曰今據賢劫一代分爲四時一壞二空三成四住就此四中成劫已往壞空未至今在住劫故有千佛出現大約而言三佛已往今是第四釋尊遺法此四時中各分二十小劫總爲八十小劫始爲一大水火劫名爲賢劫也就住中二十別小劫內依立世阿毗曇論云十一劫是未來八劫是過去今釋迦佛當第九劫內成佛問此賢劫中成壞空劫佛不出世唯取住劫此住劫中復未來唯十一小劫何得頓有九百九十六佛一時出世耶答曰實如所難古來諸佛亦有斯妨會意稍難今依藥王藥上佛名經等略知途路且先錄藥王藥上經文後引佛名經和會劫有延促不同故藥王藥上經云爾時釋迦牟尼佛告大衆言我曾往昔無數劫時於妙光佛末法之中出家學道聞是五十三佛名聞已合掌心生歡喜復教他人令得聞持他人聞已展轉相教乃至三千人異口同音一心敬禮即得超越無數億劫生死之罪其千人者華光佛爲首下至毗舍浮佛於莊嚴劫得成爲佛過去千佛是也此中千佛者拘留孫佛爲首下至樓至如來於賢劫中次第成佛後千佛者日光如來爲首下至須彌相佛於星宿劫中當得成佛若依佛名經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名毗婆尸如來過去三十劫有佛出世名尸棄如來即此劫中復有佛出世名毗舍浮如來至今是大劫爲小答曰是大劫也問曰何以得知依舊婆沙論云釋迦菩薩因地從毗婆尸佛以來種相好業至今第九住劫以經九十

一大劫故舊俱舍論云釋迦菩薩由禮底沙佛精進力故即得超九大劫究竟成佛故知九劫既大餘九十一劫寧不是大又依藥王藥上經莊嚴劫賢劫星宿劫各有千佛出世即知此劫亦是大阿僧祇劫又藥王經中若善男子善女人及餘一切衆生聞是五十三佛名者是人於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不墮惡道依此文勢展轉名莊嚴劫賢劫星宿劫等各有千佛出世故知是過於大劫阿僧祇至今賢劫中四佛出世者亦是阿僧祇劫非是住小劫也既是大劫故於賢劫之中千佛出世無所疑也又長阿含經云過

去九十一劫有佛名毗婆尸復過去三十一劫有佛出世名尸棄復過去三十一劫有佛出世名毗舍婆佛依佛名經即此劫中有二佛此尸棄佛及毗舍婆佛依佛名經即此劫中有二佛出世不別或容阿含翻譯剩此三十一劫也又更一釋云依立世阿毗曇論二十住劫中過去八劫已有三佛出世釋迦當現在第九劫出世即以前九劫已有四佛出世未來猶有十一劫焉知不有多佛出世耶故經云或有一劫中有無量佛出世或無數劫中空過無有一佛出世以此義准縱是小劫多佛出世亦自無妨良由衆生根有强弱故感見不同也此義難知

更抱後哲

述曰此賢劫千佛所化住境隘封周統奄及三千大千世界所居土地最爲中也以佛是能化之人心實虛中所化之人及以方處亦皆是中故此有金剛之座餘方餘域無此座故佛則不居故瑞應經云此方國土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佛之威神不生邊地若居邊地地爲之傾斜是以古往佛興皆出於此同斯成感良爲明證也如長阿含經云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名毗婆尸人壽八萬歲復過去三十一劫有佛出世名尸棄人壽七萬歲復過去三十

一劫有佛出世名毗舍浮人壽六萬歲復過去此賢劫中有佛出世名拘樓孫人壽五萬歲又賢劫中有佛出世名拘那含人壽四萬歲又賢劫中有佛名迦葉人壽二萬歲我今出世人壽百歲少出多減依智度論延論據釋迦人壽一萬歲世時合出爲觀衆生一萬歲已來無機可度乃至百歲衆生見苦敦逼劫欲將末故出乎世故論云劫末佛興世劫初轉輪王出二不同如下輪王篇說

姓名

此下並依增壹阿含經云七佛父母姓字經云第一

維衛佛第二式佛第三隨葉佛此三佛同姓拘樓
舍經云第一名毗婆尸佛第二尸棄佛第三毗舍婆佛
秦云淨觀 阿氏
那舍牟尼佛第六迦葉佛此三佛同姓迦葉長阿含經云第四拘樓秦佛第五拘
門名拘樓秦佛第五拘那
含佛第六同名迦葉佛
第七今我釋迦牟尼佛姓

種族

第一維衛佛第二式佛第三隨葉佛此三佛同是刹
利王種第四拘樓秦佛第五拘那舍牟尼佛第六迦
葉佛此三佛同是婆羅門種第七今我作釋迦文佛
是刹利王種第一維衛佛父字槃頭末陀所治國名
利末提第二式佛父字阿輪拏刹利王母字波羅訶
越提所治國名阿樓那和提第三隨葉佛父字須波
羅提和利利王母字耶舍越提所治國名阿藪婆摩
第四拘樓秦佛父字阿枝達兜婆羅門種母字隨舍
迦所治國名輪訶利提那王字須訶提第五拘那舍
牟尼佛父字耶輸多婆羅門種母字鞞多羅所治國
名差摩越提王字差摩第六迦葉佛父字阿枝達耶
婆羅門種母字檀那越提所治國名波羅私王名其
脩第七今我作釋迦文尼佛父字閱頭檀刹利王種
母字摩訶摩耶所治國名迦

維羅衛先大王名槃提
統西土之處一婆羅門 料帝利種一號舍首陀
然則後二佛皆生上尊之所說前二佛生婆羅門種行尚高斗幸之職
宅生婆羅門種行尚高斗幸之職
隨時所尚佛生其中故釋迦葉生婆羅之地
時以收城迦葉生婆羅之時

道樹

第一維衛佛得道爲佛時於波陀羅樹下第二式佛
得道爲佛於分塗利樹下第三隨葉佛得道爲佛時
於菩薩羅樹下第四拘樓秦佛得道爲佛時於斯利
樹下第五俱那含牟尼佛得道爲佛時於烏暫樹下
第六迦葉佛得道爲佛時於拘類樹下第七今我作
釋迦牟尼佛時於阿冲多羅樹下夫編楠丹經若非

出家之高躅蔭松藉卉者爰入道之清規何者俗以
形骸之可貴故舉屋以居之道以宴寂之可累故脫
屣而棄之凡百仕人孰能先覺聿我調御之師是曰
生知成道涅槃初生說法皆依樹下斯其旨焉有落
髮抽簪排榮涕利可不景慕而置心哉

身光

如觀佛三昧經云毗婆尸佛身長六十由旬圓光百
二十由旬尸棄佛身長四十由旬圓光四十五由旬
通身光一百由旬毗舍婆佛身長三十二由旬圓光
四十二由旬通身光六十二由旬拘留孫佛身長二

十五由旬圓光三十二由旬通身光五十由旬
舍牟尼佛身長二十五由旬圓光三十由旬通身光
長四十由旬圓光二十六丈圓光二十由旬釋
迦牟尼佛身長丈六圓光七尺七佛身並紫金色（敬孝
主身平等非有優劣但隨機異故現化不同是以
釋迦牟尼出也紫金色百千兆億恒河隨機異故現化不同是以
十偏視灰色自彼之異佛恒千兆億恒河隨機異故現化不同是以
一也類此而言謂無感焉）依彌勒下生經云身長
千尺圓光二十丈

會數

第一維衛佛前後三會說經有十萬比丘
皆得阿羅漢第二會說經有九萬比丘皆得阿羅漢

第三會說經有八萬比丘皆得阿羅漢第二
會說經有八萬比丘皆得阿羅漢第三會說經有七
萬比丘皆得阿羅漢第三會說法初會說經有六萬
第三隨葉佛再會說法初會說經有七萬比丘皆得
阿羅漢第二會說經有六萬比丘皆得阿羅漢第四
拘樓秦佛一會說經有四萬比丘皆得阿羅漢第五
拘那含牟尼佛一會說經有三萬比丘皆得阿羅漢
第六迦葉佛一會說經有二萬比丘皆得阿羅漢第

（會第子有十六萬八千人二會第子有十萬人三會第子有二十六萬八千人）

七今我作釋迦牟尼佛一會說經有千二百五十比
丘皆得阿羅漢

述曰上來所列七佛說法度人多少者此據小乘如
來初成佛時創度外道迴邪入正聲聞弟子以爲親
侍故限斯數若據如來一代說法度三乘人得入道
者則無量無邊故葉法師云依如西域釋迦一代說
法總有三時第一時中爲諸聲聞說有相法爲破外
道執令悟得道第二時中爲小行菩薩說無相法爲
破聲聞令悟無相大乘第三時中爲大行菩薩雙說
有相無相法令悟中道究竟圓教

於此三時一一隨機廣化無量或展轉從三乘弟子
邊聞法得道亦塵沙無數不可以一文定不可以一
義局也

第子

依長阿含經云毗婆尸佛有二弟子一名騫荼二名
提舍尸棄佛有二弟子一名阿毗浮二名婆毗舍婆
佛有二弟子一名扶遊二名鞞婆拘樓孫佛有二弟
子一名薩尼二名毗樓拘那含佛有二弟子一名舒
般那二名鞞婆婆迦葉佛有二弟子一名提舍二名
婆羅婆我今有二弟子一名舍利弗二名大目揵連

上來列名各述二者共據辯聞中第一者故別論之毗婆尸佛有執事弟子名無憂尸棄佛有執事弟子名忍行毗舍婆佛有執事弟子名寂滅拘樓孫佛有執事弟子名善覺拘那含牟尼佛有執事弟子名安和迦葉佛有執事弟子名善友我今有執事弟子名阿難毗婆尸佛有子名方膺尸棄佛有子名上勝拘那含牟尼佛有子名妙覺拘樓孫佛有子名導師迦葉佛有子名進軍我今有子名羅睺羅

久近

依菩薩本行經云毗婆尸佛如來滅後正法住世經六萬歲拘樓孫駄佛如來滅後正法住世經五百歲拘那含牟尼佛如來滅後正法住世二十九日迦葉佛如來滅後正法住世經於七日釋迦佛如來滅後正法住世五百歲像法住世亦五百歲

因緣部

述意

夫千佛乘暉萬靈景燭觀機適務極聖弘恩所以聖人陳福以勸善示禍以戒惡小人謂善無益而不爲謂惡無傷而不去然有殃有福之言乃摯而不實無

劫盡燒時一切皆空衆生福力十方風至相對相觸能持大水有一千頭人二千手足名爲韋紐天是人齊中出千葉金色妙寶蓮華其光大明如萬日俱照華中有人結跏趺坐此人復有無量光明名梵天王心生八子八子生天地人民是梵天王坐蓮華上是故諸佛隨世俗故云寶蓮華上結跏趺坐說六波羅蜜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何故名爲賢劫者由此三千大千世界劫欲成時盡爲一水時淨居天以天眼觀見此世界唯一大水見有千枝蓮華一一蓮華名爲千葉金色金光大明普照香氣芬熏甚可愛樂彼

淨居天因見此事心生歡喜讚言希有如此劫中當有千佛出興於世以是因緣遂名此劫號之爲賢我滅度後此賢劫中當有九百九十六佛出興於世拘留孫佛如來爲首我爲第四次復彌勒當補我處乃至最後盧遮如來如是次第汝應當知（餘經後佛號爲推至）

業因

依千佛因緣經云爾時世尊在王舍城耆闍崛山從石室出問阿難言今諸聲聞諸菩薩等皆講何論阿難白佛言世尊諸菩薩衆各各自說宿世因緣時有跋陀婆羅菩薩白佛言我於今日欲少諮問唯願天尊爲我解說說是語時八萬四千諸菩薩等各脫瓔珞散佛供養所散瓔珞住佛頂上如須彌山巖顯可觀有千化佛坐山窟中時諸菩薩白佛言世尊此賢劫千佛過去世時種何功德常生一處同共一家於一劫中次第當得菩提化度衆生爾時世尊告諸菩薩言吾當爲汝分別廣說汝今當知乃往過去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復過是數此世界名大莊嚴劫名大寶有佛名寶燈焰王如來佛壽半劫正法化世住於一劫像法化世住於二劫於像法中有一大王名曰光德十善化民如轉輪王爾時大王教諸人民

讀毗陀論時學堂中有千童子年各十五聰敏多知聞諸比丘讚佛法僧有一童子名蓮華德白善稱比丘言云何名佛法僧比丘答言

波羅蜜滿足　淨性覺智慧　勝心得成就
故號名爲佛　無染性清淨　永離於世間
不觀世五陰　常住名爲法　身心常無爲
永離四種食　爲世良福田　故稱比丘僧

時千童子聞三寶名各持香華隨彼比丘入塔禮拜見佛色像五體投地卽於像前發弘誓願各發阿耨菩提心過算數劫必得成佛如今世尊隨壽長短皆

命臨終時以聞三寶善根因緣故除却五十一劫生死之業命終之後得生梵世自憶往世聞三寶名得生天上時千梵王各乘宮殿持七寶華至塔供養於像時千梵王異口同音而說偈言

慧日大名稱　久住善寂地　聞名除諸惡
自然生梵世　我今頭面禮　歸依大解脫

說此偈已各還梵世跋陀婆羅汝今當知時彼國王十善化人者久已成佛毗婆尸如來是善稱比丘尸棄如來是時千童子豈異人乎今拘留秦佛乃至最後樓至如來是跋陀婆羅汝今當知我與賢劫千善

薩從彼佛所聞三寶名始發阿耨菩提心其事如是
佛告跋陀婆羅菩薩言過去無數阿僧祇劫此婆婆
世界有一大國名波羅柰王名梵德常以善法化諸
人民以國付子出家學道得辟支佛踊身虛空化十
八變時千梵王各以永祇盛諸妙華至優曇林中供
養辟支佛白佛言大德為我說法時辟支佛踊身虛
空化十八變舒手現足中有一梵王名曰慧見告餘
梵言我見辟支佛受持五戒以戒齋法當行十善觀
諸緣起以此善根廻向甚深阿耨菩提願我作佛過
於辟支佛百千萬億時千梵王命終之後於婆婆世

界千四天下為千轉輪王壽命八萬四千歲臨命終
時雪山之中有一婆羅門聰明多智壽命半劫於先
經中聞過去佛號栴檀莊嚴如來彼佛為說甚深檀
波羅蜜不見施受心行平等時大仙人聞此事已從
雪山出詣千聖王讚說施法時千聖王各以國土付
其太子出家學道時千聖王於雪山中各立草菴求
無上道即獲五通飛騰空虛壽命一劫時雪山中有
大夜叉身長四千里利牙上出高八十里面十二里
眼出迸血光如融銅左手持劒右手持叉住聖王前
高聲唱言我今飢渴無所飯食惟王矜愍施少飲食

時千聖王告夜叉言我等誓願一切
澡夜叉手授以仙果而令食之夜叉得果怒棄置地
告聖王言我父夜叉噉人精氣我母羅刹恒噉人心
飲人熱血我今飢急唯須人心血何用果為時千聖
王告夜叉言一切難捨無過己身我等今日不能捨
心持用相與是時夜叉即說偈言

觀心無心相　四大色所成
　乃應菩薩行
　一切悉能捨

時雪山中有婆羅門名牢度跋提白夜叉言唯願大
師為我說法我今不惜心之與血即脫單衣敷為高

座即請夜叉令就此座時大夜叉即說偈言

欲求無為道　不惜身心分　割截受衆苦
能忍猶如地　亦不見受者　求法心不悔
一切無慳惜　猶如救頭燃　普濟衆飢渴
　乃應菩薩行

時牢度跋提聞是偈已身心歡喜即持利劒刺胷出
心是時地神從地涌出白牢度跋提唯願大仙愍憐
我等及山樹神莫為一鬼捨於身命牢度跋提告諸
神言

此身如幻焰　隨現即變滅　猶如呼聲響

呼已更不應　四大五陰力　其勢不久停
於千萬億歲　未曾爲法死　我今爲法故
以心血布施　愼勿固遮我　障我無上慧
以此布施報　誓願成佛道　若後成佛時
要先度汝等

說此偈已臥夜叉前以刓刺頸施夜叉血卽復破智出心與之是時天地大動日無精光無雲而雷有五夜叉從四方來爭取分裂競共食之食已大叫躍立空中告千聖王誰能行施如牟度跋提如此行施乃可成佛時千聖王驚怖退没不欲菩提生變悔心各欲還國時五夜叉卽說偈言

不殺是佛種　慈心爲良藥　大慈常安隱
終無老死異　一切受身者　畏殺毒害人
是故諸菩薩　教我不殺戒　汝今若畏死
常行不殺事　云何欲還國　捨靜求憒鬧

時千聖王聞此語已皆默然住佛告跋陀婆羅菩薩汝今當知第一婆羅門讚檀波羅蜜者過去定光明王佛是牟度跋提者過去焚燈佛是千聖王出家學道見焚燈佛行諸苦行心生悔恨於一劫中墮大地獄雖墮地獄菩提願力莊嚴心故火不能燒從是已後復得值遇燈明王菩薩爲其說法從地獄出廣爲

化愍彼四流之漂運斯六度之舟也

王族

如長阿含經云天地初成諸天下來食其地味變化爲人因有諍起衆議立主選得一人豪族最尊策爲國主以治百姓此卽是釋迦先祖之王（廣如前劫量篇具說）又依樓炭經云後有他王治化不如先王其壽遂減生至八萬歲展轉稍減至一萬歲乃至百歲從劫初有王名大人相已來依四分律總算合有八萬四千二百五十三王出世其中別有十大轉輪聖王王四天下自外諸王不可備列且列如來七世祖族名諱具

錄如下故五分律云過去有王名鬱摩王（四分名怒師摩）此王應子有四名一名照目（長阿含經名曰面光）二名聰目（經名食果）三名調象（經名路指）四名尼樓（經名薪藏）尼樓王有子名烏頭羅尸休羅王有四子一名淨飯二名白飯三名斛飯四名甘露飯若依長阿含經四分律等皆云師子頰王有四子一名淨飯王有二子（一是佛父二是調達）第二白飯（一是阿那律二是難陀）第三斛飯王有二子（一是提婆達多二是難陀）第四甘露飯王有二子（一是跋提二是摩訶男）依智度論云師子頰王有一女名甘露味甘露味有子名施婆羅依

雜阿含經云世尊姑子名低沙比丘是也依分別功德論云阿難有妹出家作比丘尼（不出名字）嫌迦葉訶阿難作小兒者是又大方便經云白淨王劫初已來嫡嫡相承作轉輪王近來二世不作輪王而作閻浮提王又優婆塞戒經云我於初釋迦佛所發心於寶頂佛所滿初僧祇於然燈佛所滿第二僧祇於迦葉佛所滿第三僧祇（依舍論云迎大遮勝觀然燈為吉佛此婆尸所滿三僧祇若正滿為吉在於嚩日觀已滿竟尸所滿三僧祇若正滿為吉良由釋迦高貴古今無比宿殖福因今受勝報）

種姓

如十二遊經云阿僧祇時有菩薩為國王其父母早

孫當何係嗣菩薩答言命在須臾何陳子孫王使左右弩弓射殺之罹星雲悲哀涕泣下棺斂之取土中餘血以泥國之著二器中還其精舍左血著左器中其右亦然大罹星雲言是道人若其志誠天神當使血化為人却後十月左即成男右即成女於是便姓罹星雲氏一名舍夷（舍夷者是西方貴姓之號）血化為人乃是宿世之事恐文繁故不可具說所因也又菩薩本行經云甘蔗王次前有王名大茅草即以王位付諸大臣大衆圍繞送王出城剃除鬚髮服出家永王出家已持戒清淨專心勇猛成就四禪具足五通得成王仙壽命極

長至年衰老肉消背曲雖復拄杖不能遠行時彼王
仙諸弟子欲往東西求覓飲食取好輭草安置籠裏
用盛王仙懸樹枝上何以故畏諸蟲獸來觸王仙時
諸弟子乞食去後有一獵師遊行山野遙見王仙謂
是白鳥遂卽射之時彼王仙旣被射已有兩滴血出
墮於地卽便命終彼諸弟子乞食來還見彼王仙被
射命終復見有血兩滴在地卽下彼籠將王置地集
聚柴木焚燒王屍收骨爲塔復將種種雜妙香華供
養彼塔尊重讚歎承事畢了爾時彼地有兩滴血卽
便生出二甘蔗芽漸漸高大至時甘蔗熟已開剖

其一莖蔗出一童子更一莖蔗出一童女端正可喜
世無有雙時諸弟子心念王仙在世之時不生兒子
今此兩童是王仙種養護看視報諸臣知時諸大臣
召喚解相大婆羅門教令占相并遣作名彼相師言
此童子者旣是日炙熟甘蔗開而出生故一名善生
又其從甘蔗出故第二復名甘蔗生又以日炙甘蔗
出故亦名日種彼女因緣一種無異故名善賢復名
水波時彼諸臣取甘蔗種所生童子幼小年時卽灌
其頂立以爲王其善賢女至年長大堪能伏事卽拜
爲王第一之妃

求婚

如菩薩本行經云時迦毗羅城不遠復有一城名曰
天臂彼天臂城有一釋種豪貴長者名爲善覺大富
多財積諸珍寶資產豐饒具足威德稱意自然無所
乏少舍宅猶如毗沙門王宮殿無異彼釋長者生於
八女一名爲意二名無比意三名大意四名無邊意
五名髮意六名黑牛七名瘦牛八名摩訶波闍波提
（隋言大愛亦云梵天）而此梵天於諸女中年最幼小初生之日
爲諸能相婆羅門師觀占其體云此女嫁若生兒者
必當得作轉輪聖王王四天下七寶自然千子具足

乃至不用鞭杖治民時善覺女年漸長成堪欲行嫁
白淨王聞自國境內有一端正少雙乃至相師占觀其女當生貴子時淨飯王
聞是語已作如是言我今當索是女作妃令我甘蔗
轉輪聖王苗裔不絕釋氏甚大豪富生於八女
王卽遣使人往詣善覺大長者家求索大慧爲我作
妃波闍波提時善覺語彼使言善使仁者
爲我諮啓大王言我有八女一名爲意乃至第八名
爲大慧何故大王求最小者大王且可待我處分七

女竟已當與小女大慧作如時淨飯王復更遣使語
長者言我今不待汝一一嫁七女訖然後取於大慧
作如汝八頭女我盡皆取時善覺釋報大王言若如
是者依大王命隨意將去時淨飯王即遣使人一時
迎取八女向宮至於宮已即納二女自用爲如其二
女者第一名爲意第八名大慧者自餘六女分與三
弟一人與二並妻爲如時淨飯王納意姊妹內於宮
中縱情嬉戲歡娛受樂依諸王法治化四方又菩薩
本行經云時甘蔗王有第二如絕妙端正生於四子
一名炬面二名金色三名家家象衆四名別成其第

一善賢如唯生一子名爲長壽端正可喜世間少雙
然其骨相不堪作王時善賢如如是思惟甘蔗種王
有此四子炬面等輩兄弟牽强我今唯有此之一子
雖極端正而無有雙然其相分不堪爲王作何方便
令我此子得紹王位復作念是甘蔗王今於我邊無
量敬愛深心染著縱情蕩意我今可窮極婦人莊飾
之法令王於我重生沈湎若得如心我於餘處當乞
求願思惟是已如上所說莊飾自身令極殊絕至於
王邊王見如來生重愛敬縱逸其心見王生如是心
已二人眠臥如白王言大王當知我今從王乞求一

過咎云何父王忽然憒我出於國界王勑子言我知
汝等實無過失此非我意驅憒於汝此善賢大如之
意彼如乞願我不違彼令汝出國時四王子所生之
母各求乞隨兒去王報諸如隨汝意去時如眷屬及
諸臣百姓等各白王言今遣此四子令出國者我等
諸臣各亦求隨去王言任意時甘蔗王勑諸王子從
今已去若欲婚姻不得餘處取他外族還於自家姓
內而莫令廿蔗種姓斷絕彼諸王子受父王教已各
各自將所生之母幷及眷屬資財諸馱乘等即向北
方到雪山下經少時住有一大河名婆耆羅淚度於

彼河上雪山頂遊涉久停見川寬平無諸坑坎埠阜唯生輭細青草清淨可愛樹林華果蔚茂敷榮王子見已共相謂言可於此間造城治化爾時王子既安住已憶父王語於自姓中求覓婚姻不能得婦各納姨母及其姊妹共爲夫妻依於婦禮一隨王教二恐已生端正男女時甘蔗王爲自所愛諸王子故心思欲見意情歡喜而發是言彼諸王子能立國計大奸

治化彼等王子是故立姓稱爲釋迦以釋迦住大樹蔭蔚枝條之陰是故名爲奢夷耆耶以其本於迦毗羅仙處所住故因城立名故名迦毗羅婆蘇都時甘蔗王三子没後唯一子在名尼拘羅陀隋言別成長阿含經云住直樹林又號釋林因林爲姓又父王聞四子端正曰此眞釋子也

法苑珠林卷第十三

音釋　剩實證切餘也　裱陂矯切　赭章也切赤色也　憒古對切心亂也　憝苦角切惡也　裔餘制切種族也　剖普后切破也　儐必刃切所也

寫典居士最適可據實刻此針　陳聖居士發書　澤水端本整理　萬曆辛卯聲書涼山郡齋校識

法苑珠林卷第十四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千佛篇第五之二

降胎部

述意

夫誠心内感則至覺如在形力外單則法身咫尺是以能仁大師隨緣赴機愍焰宅之既焚傷欲流之未驚託白淨之宮降摩耶之胎啓黃金之色破無明之闇居茲三惑示畫陵之非眞出彼四門驚浮雲之易滅也

者頭上華蓋三者衆受塵垢四者腋下汗出五者不
樂本坐諸天衆見菩薩有此異相心大驚怖身諸毛
孔血流如雨自相謂言菩薩不久捨於我等爾時菩
薩又現五瑞一者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二
者大地十八相動須彌海水諸天宮殿皆悉震搖三
者諸魔宮宅隱蔽不現四者日月星辰無復光明五
者天下八部皆悉震動不能自禁是諸天見菩薩身
已有五相又觀外五現希有事皆悉聚集到菩薩所
頭面禮足白言尊者我等今日見此諸相舉身震動
不能自安願爲我釋此因緣耶便答天言善男子當

知諸行皆悉無常我今不久捨此天宮生閻浮提于
時諸天聞此語已悲號涕泣心大憂惱舉體血現迷
悶於地深歎無常爾時有天子卽說偈言

菩薩住於此　開我等法眼　今者遠我去
如盲離導師　又如欲度水　忽然失橋船
亦似嬰孤兒　喪亾其慈母　我等亦如是
失所歸依處　方漂生死流　了無有出緣

觀機

如菩薩降胎以四種觀人間一觀時二觀土地三觀
種姓四觀生處初觀時者時有八種佛出後第一人
壽八萬四千歲時乃至第八人壽一百餘歲菩薩如

是念人壽百歲佛出時到是名觀時第二觀土地者
諸佛常在中國生多豐財寶其土清淨第三觀種姓
者佛生二種姓中若刹利若婆羅門刹利種勢力大
故婆羅門種智慧大故隨時所貴佛於中生第四觀
生處者何等母人能懷那羅延力菩薩亦能自護淨
戒如是觀竟唯中國迦毗羅淨飯王后能懷菩薩如
是思已於兜率天下不失正慧入於母胎又佛本行
經云爾時兜率天衆之中有一天子名曰金團往昔
已來數曾下到閻浮地補處菩薩名曰護明護明知
已告金團言金團天子汝數下至閻浮提中汝應知

彼城邑聚落諸王種族一生菩薩當生何家金團天
子報言尊者我甚知之尊者善聽我今當說護明言
善金團言此之三千大千世界有一菩提道場處所
在彼閻浮摩伽陀國境界之內是昔諸佛成菩提處
如是展轉遍歷天下諸國王處皆不稱菩薩意金團
天子復作是言我於閻浮提一切諸國處處聚落處
處諸王處處城邑處處刹利各住諸城而是刹利造
種種業我為尊者經歷已來生於無量疲極苦惱心
迷意亂更不復能觀看餘處唯有一刹利從本以來
至於大衆平量安立世世轉輪聖王之種乃至廿族
不斷王種 彼家所生一切諸王皆是往昔深種善
根 生彼家者常為諸聖之所讚歎 彼家生者具
大威德 彼家多有端正婦女 彼家多有智慧男
兒 彼家所生心性調順 彼家所生無有戲調
彼家生者聰明多智 彼家生者多解工巧 彼家生
者無過罪 彼家所生不與世間工巧雜合亦不貪
財以為活命 彼家所生常好朋友 彼家所生
不以殺害諸蟲諸獸以自活命 彼家種姓恒知
恩義 彼家種族能修善行 彼家所生不隨

他轉二十五彼家所生不曾懷恨二十六彼家所生不結
癡心二十七彼家生者不以怖畏隨順於他二十八彼家
生者畏殺害他二十九彼家生者無有罪患三十彼家生
者乞食得多一十彼家至者無空發遣二十一彼家剛
強難可降伏二十二彼家法則恒出禮律二十三彼家常
樂布施衆生二十四彼家建立因果勤劬二十五彼家所
生世間勇健二十六彼家恒常供養一切諸仙諸聖二十
七彼家恒常供養神靈二十八彼家恒常供養諸天二十
九彼家恒常供養丈夫三十一彼家歷世無有慈讎三十
二彼家名聲威振十方三十三彼家一切諸宗爲最三十
四彼家生者上世已來悉是聖種三十五彼家生者於聖
種中最爲第一三十六彼家生者是大威德人之種性三
十七彼家生者位是轉輪聖王之種多有無量眷屬圍繞
三十八彼家生者所有眷屬不可破壞三十九彼家生者
所有眷屬勝一切人四十彼家生者悉孝養母四十一彼
家生者皆孝順父四十二彼家生者悉皆供養一切沙門
四十三彼家生者悉皆供養諸婆羅門四十四彼家生者豐饒五穀倉庫盈溢四十五彼
家生者多有金銀碑磲碼碯一切資財無所乏少四十六彼家生者多畜奴婢象馬牛羊一切具足四十七彼
及心自然調伏四十八彼母心口無所異四十九彼母多
聞總持五十彼母極女工巧五十一彼母心無諂曲五十
二彼母心無誑詐五十三彼母人心無瞋恚五十四彼母
有大功德五十五彼母恒念樂事五十六彼母人心無有
急速五十七彼母人心無有怪惚五十八彼母人心有
慚有愧五十九彼母人得薄嫉怒癡六十彼母人心能
忍辱六十一彼母人行無女家過三十一者彼母人行孝順向夫三十
二者彼母人出生一切諸德一切諸行皆悉具足如

是母人乃能堪受一生補處後身菩薩欲入母胎之時取鬼宿日然後乃入於母胎中其受一生補處菩薩母胎已前其母必須受八關齋然後菩薩入於彼胎護明菩薩復作是言我受有不爲世間一切錢財五欲快樂故下人間受此一生唯欲安樂諸衆生故哀愍苦惱諸衆生故

呈祥

依佛本行經云爾時護明菩薩冬分過已至於最勝春初之時一切樹木諸華開敷天氣澄清温涼調適百草新出滑澤和柔滋茂光鮮遍滿於地正取鬼宿

法我當受持我今繫念恒常勤行於諸衆生當起慈心時淨飯王卽報夫人言心所愛樂隨意而行我今亦捨國王之位隨汝所行而有偈言

王見菩薩母　從坐恭敬起　如母如姊妹
心不行欲想

菩薩正念從兜率下託淨飯王第一大妃摩耶夫人右脇住已是時大妃於睡眠中夢見有一六牙白象其頭朱色七支拄地以金裝牙乘空而下入於右脇夫人夢已明旦卽向淨飯王言大王當知我於昨夜作如是夢當入於我右脇之時我受快樂昔所未有

星合之時爲彼諸天說於法要悉令歡喜時淨居天告彼一切諸天大衆言汝等今見護明菩薩欲生時莫生憂惱何以故彼下生時必定當得成阿耨菩提已還來至此天宮爲汝說法猶如往昔毗婆尸佛乃至迦葉佛等皆從此去還來到此爲汝說法如前無異爾時菩薩於夜下生當欲降神入胎時彼摩耶夫人當其夜白淨飯王言大王當知我從今夜欲受八禁清淨齋戒所謂不殺生不偷盜不婬泆不妄語不飲酒不兩舌不惡口不無義語又願不貪欲不瞋恚不愚癡不生邪見我當正見諸衆生等禁戒齋

從今日後我實不用世間快樂此夢瑞相誰占夢師能爲我解時淨飯王召一宮監内侍女人而告之言汝速疾來至外宣勅語我國師大那摩子今追喚八婆羅門大占夢師彼使依王勅已喚得八婆羅門八婆羅門等聞王語已善知諸相善占夢祥卽具諮王大王善聽所夢瑞相我當具說如我所見往昔神仙諸天經於典籍所載爲說偈言

若母人夢見　日天入右脇　彼母所生子
必作轉輪王　若母人夢見　月天入右脇
彼母所生子　諸王中最勝　若母人夢見

白象入右脇　彼母所生子　三界無極尊
能利諸衆生　悉親悉平等　度脫千萬衆
於深煩惱海

爾時占夢婆羅門師白大王言夫人所夢其相甚善大王今者當自慶幸夫人所產必生聖子彼於後時必成佛道名聞遠至時淨飯王聞諸占師說此偈已心大歡喜多以財施時淨飯王聞此相師占觀如夢云是吉祥瑞占相之後即於其國迦毗羅城四門之外并衢道頭街巷叶陌有人行處安大無遮義會之施所須飲食財寶宅舍畜生皆悉與之又阿私陀是

五通仙人聞菩薩從兜率陀天正念下至淨飯王宮夫人右脇入於胎時放大光明遍照人天一切世界後此大地具足六種十八相動時阿私陀見未曾有事心大驚怖毛孔悉竪今有何緣此大地動有何果報時彼仙人少時思惟然後而住心生歡喜踊躍無量不能自勝作是唱言希有大聖不可思議世間當出大富伽羅又菩薩初從兜率下時入母右脇受胎訖已時有一天名曰速往至諸地獄大聲唱言汝諸人輩一切當知菩薩今從兜率天下入於母胎是故汝等速發誓願願生人間地獄衆生聞此語已所有

衆生從昔已來曾種善根復造雜業以惡强故墮於地獄彼等各各面相覩見歡離地獄復得光明身心安樂復得聞於速往世間諸天之聲捨地獄身即生人中所有三千大千世界諸衆生等從昔已來種善根者皆來於此迦毗羅城四面託生

降胎

如涅槃經云菩薩下時欲色界諸天悉來侍送發大音聲讚歎菩薩以口氣風故令地動又念佛三昧經云菩薩欲降母胎時三千大千世界悉皆六種震動又因果經云爾時菩薩欲降母胎即乘六牙白象發

兜率宮無量諸天作諸妓樂燒衆名香散天妙華隨菩薩滿虛空中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以四月八日明星出時降神母胎于時摩耶夫人於眠寤之際見菩薩乘六牙白象騰虛而來從右脇入身現於外如處瑠璃夫人體安快樂如服甘露顧見自身如日月照心大歡喜踊躍無量見此相已然後而覺生希有心即以此狀具告白淨王知爾時白淨見此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召善相婆羅門占之知菩薩處胎出已成佛功德利益不可具說爾時兜率天衆念言菩薩已生白淨王宮我等亦當下生人間菩薩成佛

我得在先爲其眷屬聽法作此念已便卽下生其數有九十九億諸天下生人間又從他化自在天乃至四天王及色界天王與其眷屬亦皆下生不可稱計菩薩在母胎行住坐臥無所妨礙不令母有諸苦惡事菩薩至晨朝於母胎中爲色界諸天說種種法至日中時爲欲界諸天說法於日晡時爲諸鬼神說法於夜三時亦復如是（依普曜經云菩薩在母胎十月開化訓導二十六萬諸天人民及諸大乘行也）華嚴經云菩薩於母胎中三千大千世界衆生普見菩薩於胎中如明鏡中見其面像

獎導

如菩薩處胎經云佛告喜見菩薩曰汝欲知過去諸佛滅不滅剎土不耶當知我過去身其無數不可稱不可量卽以神足入濕識衆生說法令濕識隨意所願各得解脫入化卵等生隨意所願各得解脫亦復如前復以神足現當來世界入四生中各得解脫亦復如前如我今日在母胎中與諸十方神通菩薩說不退轉難有之法亦以神通入天四生入地獄四生餓鬼四生畜生四生於四生中胎化二生盡漏得疾濕卵二生盡漏稍遲化生胎生是利根人濕卵是鈍根人又佛告阿

難諦聽善思念之吾今與汝一一分別大士難有之行阿難白佛言願樂欲聞佛告阿難去此東南方一億一萬一千六十二恒河沙剎彼有世界名曰思樂佛名香焰如來於彼現般涅槃而來至忉利天宮經歷無數阿僧祇劫三十六返作大梵天王三十六返作帝釋身三十六返作轉輪王所度衆生無墮二乘及諸惡趣何以故皆是諸佛神智所感佛告阿難如來有胎分耶無胎分耶阿難白佛言如來之身無有胎分也佛告阿難若如來無胎分者云何如來十月處胎敎化說法耶阿難白佛言如來有胎分者此亦

一生補處諸方菩薩名當其位勿相雜錯今此大衆
清淨無雜寄生枝葉亦無穢惡今此坐上無有一人
雜穢惡者有退轉者所以者何是利根不處生死又
問彌勒心有所念幾念幾相識耶彌勒言舉手彈指
之頃三十二億百千念念成形形皆有識識念極
微細不可執持佛之威神入彼微識皆令得度此識
教化非無識也

出胎部

述意

敬思定光授記逆號能仁玄符合契故託化釋種萌
兆於未形之前跡孚於已生之後照炳人天聡綿曠
劫其爲源也遂乎勝矣所以神形六動方行七步五
淨雨華九龍灑水神瑞畢臻吉徵總萃觀諸百代曽
未之有然後孕異堯軒產殊禹契至如黒帝入夢之
兆白光滿室之徵徒曰嘉祥詎可擬議身邊則光色
一丈眉間則白毫五尺開卍字於胷前躡千輪於足
下大略以言三十有二非可以龍顏虎鼻八采雙瞳
方我妙色較其升降者也

迎后

如佛本行經云爾時菩薩聖母摩耶懷孕菩薩將滿
十月垂欲生時時彼摩耶大夫人父善覺長者即遣
使人詣迦毗羅淨飯王所又云夫人父名善智奏大
王言如我所知我女摩耶王大夫人懷藏聖胎威德
既大若彼產出我女命短不久必終我意欲迎我女
摩耶還我安止住於嵐毗尼中共相娛樂盡父子情
惟願大王莫生留難乞垂哀愍遣放女來我家產訖
即遣送還時淨飯王聞善覺使作是言已即勑有司
其迦毗羅城及提婆陀河兩間之中平治道路具辦
旛華種種音樂僕從人物不可稱計送妃至家自外云云

感瑞

十五天萬玉女手執幢蓋而住侍焉十六諸天玉女羅列而住鼓百千樂在於虛空自然相和十七四漬江河清澄不流十八日月宮殿停住不進十九沸宿下侍諸星衛從二十交露寶帳普覆王宮二十一明月神珠懸於殿堂光明晃煜二十二宮中燈火爲不復明二十三篋笥永被被在櫪架二十四奇珍瓔珞一切寶藏自然出現二十五毒蟲隱藏吉鳥翔鳴二十六地獄皆休毒痛不行二十七地爲大動丘墟皆平二十八四衢街巷平正散華二十九諸深坑塹悉皆爲平三十漁獵怨惡一時慈心三十一境內孕婦

產者悉男聾盲瘖瘂癃殘百疾皆悉除愈三十二一切樹神半身出現低首頂禮是爲三十二瑞當此之時疆場左右莫不歡悅未曾有

誕孕

如因果經云菩薩處胎垂滿十月身諸支節及以相好皆悉具足夫人憶入園遊觀王勑後宮端正采女凡有八萬四千以用侍摩耶夫人又擇取八萬四千端正童女賚持香華往藍毗尼園王又勑諸群臣百官夫人皆悉隨從於是夫人即升寶輦與諸官屬及采女前後導從往藍毗尼園爾時復有天龍八部亦

皆隨從充滿虛空十月滿足於四月八日日初出時夫人見後園中有一大樹名曰無憂華色香鮮枝葉分布極爲茂盛即舉右手欲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脇而出菩薩處胎經云佛告彌勒當知汝復受記五十六億七千萬歲於此樹王下成無上等正覺我以右脇生汝彌勒從頂生如我壽百歲彌勒壽八萬四千歲我國土金我國土悉汝國土樂又依菩薩本行經云爾時菩薩見母立地以手攀樹枝時在胎正念從坐而起自餘一切諸衆生母欲生子時身體遍痛受大苦惱數坐數起不能自安其菩薩母

熙怡坦然身受大樂是時摩耶夫人立地以手執波羅叉樹枝訖即生菩薩此是菩薩希奇之事未曾有法表如來得成於佛已無疲勞倦能拔一切諸煩惱根剖斷一切諸煩惱結猶如截於多羅樹頭畢竟不生無相無形無後生法此是如來往先瑞相又復一切諸衆生等生苦逼故在於胎內處處移動菩薩不然從右脇入還住右脇在於胎內不曾移動及欲出時從右脇生不爲衆苦之所逼切此是菩薩未曾有事表成佛已盡其後際修行梵行未無有畏常得快樂無復諸苦又菩薩初從母胎右脇正念生時放大

光明悉皆遍照此是菩薩未曾有事表成佛已裂破無明黑暗之網能出明淨大智慧之光又菩薩初從右脇出已正心憶念時菩薩母身如本無異此是菩薩未曾有法表成佛已行於梵行不缺不減具足不少又菩薩初從母胎出時無苦無惱安庠而起一切諸穢不能汚染不同衆生譬如意瑠璃之寶用於迦尸迦衣裹於時各不相染此是菩薩未曾有法表成佛已在於世間住於世間示希有法世間穢濁不汙不染又菩薩初從母胎出時時天帝釋將天細妙憍尸迦衣裹於

自手於先承接擎菩薩身此是菩薩未曾有法表成佛已創爲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於先勸請如來說法又菩薩初從右脇生時四大天王抱持菩薩將向母前示其母言世大夫人今可歡喜夫人生子既得人身諸天猶尚歡喜讚歎況復於人此是菩薩未曾有法表成佛已無量四衆皆向如來聽受於法依如來教不違不背又菩薩生已立在於地仰觀於母右脇之時口作是言我此身形從今日後不復更受於母胎中不入胎臥此是於我最末後身我當作佛此是菩薩未曾有法表成佛已口作是言我今生分

一切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此是如來往先瑞相又涅槃經云菩薩初生之時於十方面各行七步摩尼跋陀冨那跋陀鬼神大將執持蓋振動無量無邊世界金色晃曜彌滿虛空難陀龍王及跋難陀以神通力浴菩薩身諸天形像承迎禮拜阿私陀仙合掌恭敬盛年捨欲如棄涕唾不爲世樂之所迷惑出家修道樂於閑寂爲破邪見六年苦行於諸衆生平等無二心常在定初無散亂相好嚴麗莊飾其身所遊之處丘墟皆平衣服離身四寸不墮行時直視不顧左右所食之物物無完過坐起之處草

不動亂爲調衆生故往說法心無憍慢

二 招福

如因果經云太子生時于時樹下亦生七寶七莖蓮華大如車輪菩薩即便墮蓮華上無扶侍者自行七步（大善權經云行七步者爲應七覺意耶）舉其右手而師子吼云我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勝無量生死於今盡矣說是語已時四天王即以天綿接太子身置寶机上釋提桓因手執寶蓋大梵天王又持白拂侍立左右難陀龍王優波難陀龍王於虛空中吐清淨水一温一涼灌太子身（普曜經云諸天釋梵雨於天香水洗浴菩薩瑞應本起經云梵釋

下侍四天大王接菩薩身置金机上修行本起經云龍王兄弟法雨温冰右雨冬冰釋梵天承景菩薩身
通
身黃金色三十二相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迦維羅衛國三十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便有一百萬億日月四百萬億天下三千都會舉其要故如華表之制氏居之郭氏注云天地中央未氏之說甚盛後漢書云以為甚盛後漢書云以為九夷語其壯麗勝於中國吳越春秋云季子入魯見韋甫之服三代之禮豈有此哉推此而辨未必即地為正故當隨其時代民張不可同於中天始冰常定又智度論問曰何故佛作金色答曰若鐵在金邊則不現今現在金比佛在時金則不現佛在時金比閻浮那金則不現閻浮那金比大海中轉輪聖王道中金沙則不現金沙比金山則不現金山比須彌山金則不現須彌山金比三十三諸天瓔珞金則不現三十三天瓔珞金比燄摩天金則不現燄摩天金比兜率陀天金則不現兜率陀天金比化自在天金則不現化自在天金比他化自在天金則不現他化自在天金比菩薩身色則不現如是妙色是名金色相又瑞應經云太子初生之時天龍八部示於虛空作天伎樂歌唄讚頌燒香散華雨衆天衣瓔珞繽紛不可稱數又於樹下忽生四井八功德水瑞應有三十四相不可具說略同前三十二相中說降耶

如瑞應經云太子初生之時是時大王即嚴四兵共諸臣等入園見太子奇瑞如是一喜一懼合掌禮諸天神前抱太子置於七寶象舉之上與諸群臣采女諸天作伎隨從入城王未識三寶即將太子往詣天祠太子即入梵天形像皆從坐起禮太子足而語王言大王當知今此太子天人中尊虛空天神皆悉禮敬大王豈不見如是相耶云何而令來此禮我白淨王及諸大臣等歎未曾有即將太子出於天祠還入後宮普曜經云太子至祠說偈言

初生動三千　釋梵須倫神　日月衆天王

來稽頭面禮　何有天過是　將吾到其所
超天天中天　天無比況勝　隨俗來現此
現瑞人歡喜　若干種奉養　過聖天中天

於是天王釋梵四王各捨本位尋時來下五體投地禮菩薩足諸天人民百千之衆默然歎嗟稱揚洪音數未曾有歡喜踊躍天地大動天雨衆華百千伎樂不鼓自鳴諸天形像現其本身禮菩薩足則在前住於是頌曰

須彌比芥子　過天龍王變　日月禮勞耶
慧德豈禮敬　三千界自歸　芥子比須彌

牛跡比大海　上尊逾日月　若能禮其尊
功福不可計　各各得安隱　德豐無限量
同應

如瑞應經云當爾之時諸釋種姓亦同一日生五百男修行本起經云國中八萬四千長者生子悉男八萬四千廐馬生駒其一特異毛色純白駿駬黃珠故名爲蹇特奴名闡特又瑞應本起經云奴名車匿馬名揵陟時王廐中象生白子馬生白駒牛羊亦生五色羔犢如是等類數各五百王子青衣亦生五百合頭（普曜經云五千青衣各生力士）爾時宮中五百伏藏自然發出有

婦母名月女有一城居近其邊生女之時日將欲沒餘明照其家室內皆明因字之爲瞿夷晉言明女瞿夷者是太子第一夫人其父名水光長者太子第二夫人生羅雲者名耶維檀其父名移施長者太子第三夫人名鹿野其父名擇長者以有三婦故太子父王爲立三時殿殿有二萬采女三殿凡有六萬采女以太子當作遮迦越王故置有六萬采女

校量

如瑜伽論云四種入胎一正知而入不正知住出二正知入住不正知而出三俱能正知四俱不正知初

諸商人從海採寶而還各賚奇珍奉貢上王王諸瑞吉祥當名太子爲悉達爾時八王子亦於白淨王同生太子各懷歡喜共制好名又佛本行經云迦維羅閱國有八城合有九百萬戶調達以四月七日生佛以四月八日生佛弟難陀以四月九日生阿難以四月十日生調達身長一丈五尺四寸佛身長一丈六尺難陀身長一丈五尺三寸阿難身長一丈五尺其貴姓舍夷長一丈四尺其餘國種皆長一丈三尺菩薩外家去城八百里姓瞿曇氏作小王主百萬戶名一億王菩薩婦家姓瞿曇氏舍夷長者名水光其

謂輪王二謂獨覺三謂菩薩四謂所餘有情實性論偈云

從天退入胎　現生有父母　在家示嬰兒
習學諸伎藝　戲樂及遊行　出家行苦行
現就外道學　降伏於天魔　成佛轉法輪
示導入涅槃　諸薄福衆生　不能見如來

瑞應經云太子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生又佛所行讚云於三月八日菩薩從右脇生過去現在因果經云二月八日夫人往毗藍尼園見無憂華舉右手摘從右脇出今謂世代既遥譯人前後直就經文難可

論辯考求外典如似可見春秋云魯莊公七年卽莊王二十年四月辛亥恒星不見星殞如雨檢內外典以四月爲正也

法苑珠林卷第十四

校讎

第六紙 四行至末 南藏作生

音釋

胤羊晉切繼也嗣也 陛旁禮切升也 煜火入切耀也 楹七支切柱也 漸七鹽切漬也 以證切 孕 嫁妊也 廐居救切馬舍也 駿騅 上聲騅毛紅駿白支 騅馬蒼也

法苑珠林卷第十五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千佛篇第五之三

侍養部

述意

夫神妙寂通圓智湛照道絕於形識之封理畢於生滅之境形識久絕豈實誕於王宮生滅已畢寧假資於侍衛但大聖應生本期利物有感斯現無幽不矚機化萬途受說非一或假安禪悟道或藉慧解開襟或示嬰孩扶侍或現乳哺資養緣悟多種不可一例此是誘物之能濟俗之術也

養育

依佛本行經云爾時太子既誕生適滿七日其太子母摩耶夫人遂便命終或有師言摩耶夫人壽命算數唯在七日是故命終雖然但往昔常有是法其菩薩生滿七日已而菩薩母皆取命終何以故以諸菩薩幼年出家母見是事其心碎裂卽便命終又薩婆多師母見生子身體端正希奇之事歡喜不勝卽便命終命終之後卽便往生忉利天上時淨飯王見夫人命終之後卽便喚召釋種皆令雲集而告之言汝

等眷屬並是國親今是童子嬰孩失母乳哺之寄將
付囑誰教令養育使得存活誰能憐愍愛如己生時
有五百釋種新婦彼等新婦各各唱言我能養育我
能瞻看時釋種族語彼婦言汝等一切年少盛壯意
躭色欲不能依時養育依法慈憐唯此摩訶波闍波
提親是童子眞正姨母是故堪能將息養育童子之
身時淨飯王即將太子付囑姨母而告之言善來夫
人如是童子應當養育善須護持應令增長依時澡
浴又別簡取三十二女令助養育以八女人擬抱太
子以八女人洗浴太子以八女人令乳太子以八女
人令其戲弄是時摩訶波闍波提白淨飯王言謹依
王勅不敢乖違

善徵

又佛本行經云從太子出生已來淨飯王家日日增
長一切財利金銀珍寶二足四足無所乏少而說偈
言

五穀及財寶　金銀諸衣服　或造或不造
自然得充足　童子及慈母　乳酪酥常豐
慈母少乳者　悉皆得盈溢

時淨飯王所有慈雛自然皆悉生平等心已漸生親
之德不堪受其禮故因其將終而從之生又大善權
經云生後七日其母薨福應昇天非菩薩咎又因果
經云太子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乳養太子如母無異

占相部

迷意

夫至聖無方隨緣顯晦澄神虛照應機如響所謂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於是降神兜率之宮垂像迦毗之
域家世則輪王遊襲門望則聖道相因地中三千既
殊於洛邑國朝八萬有逾於稽嶺宗親藉甚孰可詳
焉縱呂公之相高帝世謂知人若私陀之視吾師未

可同日較其優劣昇沉有異也

勑占

如瑞應經云爾時白淨王令訪得五百聰明相師令占太子相師言是王之子乃是世間之眼猶如眞金有諸相好極爲明淨若在家當出家成一切種智若在家者爲轉輪聖王領四天下第一之最又白王言有一梵仙名阿私陀具足五通在於香山彼能爲王斷於疑惑時王心自思惟香山途路嶮絶非人能到當以何方請來至此王作念時阿私陀仙遙知其意騰空而來爲王相之王見來已喜慰不可言王及夫人抱太子出欲禮仙人止王曰此是天人三界中尊云何而令禮於我耶時彼仙人卽起合掌禮太子足王及夫人白仙人曰唯願善相太子仙人相已忽然悲泣不能自勝王及夫人見彼仙悲泣舉身戰怖生大憂惱如大波浪動於小船卽問仙人我子有何不祥而悲泣耶答言太子相好具足無有不祥但恨我今年壽已百二十不久命終生無想天不覩佛興不聞經法故自悲耳若有衆生具三十二相或生非處久不明顯此人必爲轉輪聖王若三十二相皆得其處又復明顯此人必成一切種智我今覩大王太子諸相皆得其所又極明顯是以決定知成正覺仙人爲王說此語已辭別而退又佛本行經云大王我今自慨年耆根熟衰朽老邁當於爾時不得覩見失此大利是故我今悲惋自傷非彼不吉卽爲大王而說偈言

自恨我有大顚倒　不值此當得道時
我今年老根純熟　死時將至不復賒
空過一生無所聞　豈非是我失大利
念此生分得遭逢　所以一喜一憂懼
大王釋種方興盛　誕此童子福德人

一切諸苦逼世間　此悉能令得安樂

呈恭

依佛本行經云是時摩耶諸童子所至已持手抱童子頭令向仙人擬令禮拜仙人之足是時童子威德力故其身自轉足向仙人時淨飯王更復共扶廻童子頭令拜仙人童子力故足還自轉向彼仙人時淨飯王復廻童子頭向仙人還復轉足如是至三其阿私陀遙見童子是時童子放常光明照觸大地童子威德端正可喜色純黃金頭如寶蓋鼻直而圓脩臂下垂支節正等無缺無減具足莊嚴時阿私陀卽從

坐起白於王言大王莫將童子聖頭廻向於我何以故彼頭不合頂禮我足我頭應當頂禮彼足復唱是言希有希有大人出世最大希有大人出世我本從天所聞者即此童子眞實定是如彼不異時阿私陀整理衣服偏袒右膝著地伸其兩手抱持童子安其頂上還復本座本座坐已還下童子置於膝上

現相

如佛本行經云時淨飯王復白仙言大師我意欲令我子常在云何方便及令幼年勿使捨我阿私陀仙復白王言大王我實不能專正決定說是方便令作

障礙時淨飯王復語仙人作如是言大師善聽我今當作種種方便設方便已不令我子從今幼稚及到盛年不聽暫離捨我出家阿私陀仙即問王言大王今者因何事故說如是語時淨飯王報彼仙人阿私陀言尊師當知如我國內所有相師皆語我言若是童子在家當作轉輪聖王以是因緣我如是語阿私陀仙復白王言大王當知彼等相師皆大妄語何以故如是勝相非是轉輪聖王之相今此童子有百善相八十隨形挺特殊好分明炳著皆悉具足時淨飯王問仙人言大師何等是八十隨形好時阿私陀具

白王言大王今此童子有八十種好文現不現故勝天王經佛自說云八十種好者一無能見頂二頂帶堅實三額廣平正四眉高而長形如初月紺瑠璃色五口廣長六鼻高圓直而孔不現七耳厚廣長垂輪成就八身堅實如那羅延九身分不可壞十身節堅密十一合身廻顧俱如象王十二身有光明十三身調直十四常少不老十五身恒潤澤十六身自將衛不待他人十七身分滿足十八識滿足十九容儀具足二十威德遠震二十一切向不背他二十二住處安隱不危動二十三面門如量不大不長二十四面廣而平二十五面圓淨如滿月二十六無憔悴容二十七進止如象王二十八容儀如師子王二十九行步如鵝王三十頭如摩陀那果三十一身色光悅三十二足跌厚三十三爪如赤銅葉三十四行時印文現地三十五指文莊嚴三十六指文明了不闇三十七手文明直三十八手文直三十九手文不斷四十手足如意四十一手足紅白色如蓮華四十二孔門相具四十三行步不減四十四行步安平四十五齊深厚狀如盤蛇圓圓右轉四十六毛色青紅如孔雀項四十八毛色潤淨四十九身毛右旋五十口出

無上香身毛皆爾五十一脣色潤澤如頻婆果五十二脣潤相稱五十三舌形薄五十四一切樂觀五十五隨衆生意和悅與語五十六於一切處無非善言五十七若見人先與語五十八音聲不高不下隨衆生樂五十九說法隨衆生語言六十說法不著六十一等觀衆生六十二先觀後作六十三發一音答衆聲六十四說法次第皆有因緣六十五無有衆生能見相盡六十六觀者無猒六十七具足一切音聲六十八顯現善色六十九剛強之人見則調伏恐怖者見即得安隱七十音聲明淨七十一身不傾動七十

二身分大七十三身長七十四身不染七十五光遍身各一丈七十六光照身而行七十七身清淨七十八光色潤澤猶如青珠七十九手足滿八十手足德字依佛說寶女經云於是寶女問世尊曰如來有三十二大人之相前世宿命行何功德而致是相遍布于體佛告寶女吾往古世行無量德合集衆行由得是相遍于身體今粗舉要如來之相足安平立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堅固勸助而不退轉未曾瞋敵他人功德故如來手足而有法輪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諫人諍鬪令和合故乃往古世則以微妙可意之物而施與故如來清白

故如來支體具足成就大人相者乃往古世施以無畏安慰人故如來手臂長出於膝大人相者乃往古世人有作事佐助勸故如來身淨而無瑕疵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奉行十善無猒足故如來腦戶充滿弘備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其有病者施若干種藥瞻視療故如來師子頰大人相者乃往古世植衆德本具足備故如來具四十齒白齊密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志性等仁於衆生故如來牙齒無有間疎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諫人諍鬪令和合故如來頰牙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則以微妙可意之物而施與故如來清白

美好髮眉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善自護已身口心故
如來廣長舌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出言至誠護口之
過故如來疊疊大人相者以無量福供養究竟心行
仁和與衆生願使得覆蓋故如來梵聲哀戀之音大
人相者乃往古世言語柔和與衆人言護口節辭無
央數人聞其所語無不悅故如來瞳子如紺青色大
人相者乃往古世常以慈目察衆人故如來之眼如
月初生大人相者乃往古世無麤暴志心性和順故
如來眉間白毫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咨嗟歌誦開居
之德衆行故如來頂上肉髻自然大人相者乃往古
世奉敬賢聖禮尊長故如來肌體柔輭妙好大人之
相者乃往古世心念合集法品藏故如來身形紫磨
金色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多施衣服卧具牀故如來
之體一一毛生大人相者乃往古世離於集會衆鬧
之故如來之毛向上右旋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尊敬
於師受善友教稽首從故如來頭髮如紺青色大人
相者乃往古世愍傷羣黎不以刀杖而加害故如來
之身平正方圓無有斜曲大人相者乃往古世已身
衆生勸化安之令定意故如來之脊如大鉤鎖善有
威曜巍巍之德大人相者乃往古世爲諸正覺興立
形像繕修壞寺其離散者勸使和合施無畏懼其諍
訟者化令相順故汝欲知之吾往世時行於無量不
可計會衆德之本故如來寤世奉行如斯乃能致此
三十二大人之相也如第二十二梵聲相中依新婆
沙論云如來梵聲相謂佛於喉藏中有妙大種能發
悅意和雅楚音如羯羅頻迦鳥及發深遠雷震之聲
如帝釋鼓如是音聲具八功德一者深遠二者和雅
三者分明四者悅耳五者入心六者發喜七者易了
八者無厭大智度論云如來有梵聲相如梵天王五
種聲而從口出一甚深如雷二清徹遠聞聞者悅樂
三入心敬愛四諦了易解五聽者欲聞無厭菩薩亦
有如是五種聲從口中出迦陵毗伽聲相可愛如大
鼓音深遠又新婆沙論問相是何義答幖幟義是相
義殊勝義是相義祥瑞義是相義問何故丈夫相唯
三十二不增不減耶脇尊者說曰若增若減俱亦生
疑不違法相說有三十二者世間共許是吉祥義數
不增減若三十二相莊嚴佛身則於世間最勝無比
若當減者便有闕少若更增者則爲穢亂皆非殊妙
故唯爾所三十二丈夫相也又智度論問是三十二
相三業之中何業種耶答曰是意業非身口業是意

業利故又六識中是意識非五識以五識不能分別故問曰是三十二相幾時能成種答曰極遲百劫極疾九十一劫釋迦牟尼菩薩九十一大劫行辦得三十二相如經中言過去久遠有佛名弗沙時有二菩薩一名釋迦牟尼一名彌勒弗沙佛欲觀釋迦牟尼菩薩心純熟未卽觀見之知其心未純熟而諸弟子心皆純熟又彌勒菩薩心已純熟而弟子未純熟是時弗沙佛如是思惟一人之心易可速化衆人之心難可疾治如是思惟竟弗沙佛欲使釋迦菩薩疾得成佛上雪山入寶窟中入火禪定是時釋迦菩薩作外道仙人上山採藥見弗沙佛坐寶窟中入火禪定放大光明見已心生歡喜信敬翹一脚立叉手向佛一心而觀目未曾瞬七日七夜以一偈讚佛

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界所有我盡見　一切無有如佛者

七日七夜諦觀世尊目未曾瞬超越九劫於九十一劫中得阿耨菩提釋迦菩薩貴其心思不貴多言若更以餘偈讚佛心或散亂是故七日七夜以一偈讚佛問曰何故釋迦菩薩心不純熟而弟子純熟彌勒菩薩自心純熟而弟子不純熟耶答曰釋迦菩薩饒益衆生心多自爲身少故彌勒菩薩多爲已身少爲衆生故

業因

如得無垢女經云佛言菩薩成就四法得三十二丈夫相何等爲四一把金散佛或散浮圖二常以香油塗如來塔三種種擎香伎樂布施四眷屬相隨供養和尚阿闍黎等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把金散浮圖　香油塗佛塔　施以華香樂
敬心供養師　行如是四法　得三十二相
端正甚奇妙　一切功德具

菩薩成就四法得八十種好何等爲四一種種妙衣莊嚴法座二供養他人心不生倦三於法師所不作鬪亂四敬諸衆生修菩提行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妙衣嚴法座　供養他不倦　敬衆生菩提
易得八十好　菩薩修行此　四種功德故
常於一切時　有勝相莊嚴

如新婆沙論問八十隨好爲在何處答在諸相間隨諸相轉莊嚴佛身令極妙好問相與隨好不相障奪耶答不爾相與隨好更相顯發如林中華顯發諸樹

佛身如是相好莊嚴又如金山衆寶雜飾問菩薩所得三十二相與輪王相有何差別答菩薩所得四事勝一熾盛二分明三圓滿四得處復有五事勝一得處二極端嚴三文像深四隨順勝智五隨順離染

校量

佛阿毗曇經云以一千阿僧祇世界衆生所有功德成佛一毛孔功德遍如來身毛孔功德成就八十種好功德增爲百倍乃成佛一好功德增爲千倍乃成如來身上一相所成就三十二相功德增爲千倍乃成如來額上一白毫相以一千毫相功德增爲百倍乃成如來一頂骨相一切飛天所不能見頂如是不思議清淨功德聚成就佛身是故如來於天人中最爲尊勝

百福

依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菩薩修一一相以百福德而爲圍繞修心五十具思心五十是則名爲百種福德善男子一切世間所有福德不及如來一毛功德如來一切毛孔功德不如一好功德聚合八十種好功德不如一相功德不如白毫相功德一切相功德不如白毫相功德復不及無見頂相功德是故如來成就具

足無量功德是三十二相即是大悲之果報又新婆沙論問如契經說佛一一相百福莊嚴何謂百福答此中百思名爲百福何謂百思謂如菩薩造作增長善住相業時先起五十思修治身器令淨調柔次起十思正牽引彼後復起五十思令其圓滿譬如農夫先治畦隴次下種子後以養水而覆溉之彼亦如是始足善住相業有如是百思莊嚴乃至頂上烏瑟膩沙相業亦復如是由此故說佛一一相百福莊嚴問何者五十思耶答依十業道各有五思謂依離業道有五思一離殺思二勸導思三讚美思四隨喜思

五迴向思謂迴所修向菩提故乃至正見亦爾是名五十思有說依十業道各起下中上上勝上極五品善思如雜修靜慮有說依十業道各起五思一加行淨二根本淨三後起淨四非尋所害五念攝受有說緣佛一相起五十剎那未曾習思相續而轉問如是百福一一量云何有說若業能感轉輪王位於四大洲自在而轉是一福量有說若業能感天帝釋位於二天衆自在而轉是一福量有說若業能感他化自在天王位於一切欲界天衆自在而轉是一福量有說若業能感大梵天王位於初靜慮及欲天衆自在

而轉是一福量有說娑訶世界主大梵天王勸請如來轉法輪福是一福量問彼請佛時是欲界繫無記心云何名福有說彼住梵世欲來請時先起如是善心我當爲諸有情作大饒益請佛轉法輪爾時即名得彼梵福此不應理所以者何非未作時已成就故如是說者彼請佛已還至梵宮後世尊轉法輪時地神先唱如是展轉聲徹梵宮梵王聞已歡喜自慶發純淨心而生隨喜爾時乃至成就此福有說世界成時一切有情業增上力能感三千大千世界是一福量有說除近佛地菩薩餘一切有情所有能感

三無數劫積集圓滿諸波羅蜜多已所引思願極廣大故唯佛能知非餘所測如是所說廣大量福具足滿百莊嚴一相展轉乃至三十二相皆具百福佛以如是三十二百福莊嚴相及八十隨好莊嚴其身故於天上人中最尊最勝

遊學部

迷意

竊聞一切種智號悉達多樹自三祇之初獨高百劫之末總法界而爲智竟虛空以作身然身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爲用絕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

富樂果業是一福量有說此中一一福量應以喻顯假使一切有情皆悉生盲有一有情以大方便令俱得眼彼有情福是一福量復次假使一切有情皆飲毒藥悶亂將死有一有情令皆除毒心得醒悟彼有情福是一福量復次假使一切有情皆被縛錄臨當斷命有一有情俱令解脫一時得命彼有情福是一福量復次假使一切有情壞戒壞見有一有情能令俱時戒見具足彼有情福是一福量評曰如是說所說皆是純淨意樂方便讚美菩薩福量然皆未得其實如實義者菩薩所起一一福量無量無邊以菩薩

測豈得以處所論特啓愚夫之視聽須示聖人之影迹或復示居外道或復現作童蒙應同類而誘化隨異形而化物然後稱無上士號天中天良由愚智潛通凡聖難測不思議德而功莫大焉

召師

如佛本行經云時淨飯王知其太子年已八歲（卽會百官羣臣宰相而告之言太子作師諸臣報言化內誰最有智智能悉通堪爲太子作師諸臣報言大王當知今有毗奢婆蜜多羅善知諸論最勝最妙如是大師堪教太子王卽遣召而告之言尊者

大師能教我太子一切技藝諸書論不時蜜多報言
大王謹依王命我今甚能心生歡喜即敕五百釋種
童子前後左右別有無量無邊童男童女隨從太子
將昇學堂時彼大師遙見太子威德力故不能自禁
遂使其身從座忽起屈身頂禮於太子足禮拜起已
四面顧視生大羞慚時蜜多羅生慚愧已於虛空中
有一天子名曰淨妙從兜率宮共於無量無邊最大
諸天神王恒常守護太子在彼虛空隱身不現而說
偈言
世間諸技藝　及餘諸經論　此人悉能知
亦能教示他　是勝衆生者　隨順世間故
往昔久習來　今示從師學　世所有智
諸諦及諸力　因緣所生法　生已及滅無
一念知彼等　名色現不現　猶尚能證知
況復諸文字
爾時天子說此偈已以種種華散太子上即還本宮
爾時太子即初就學將好最妙牛頭栴檀作於書板
純用七寶莊嚴四緣以天種種殊特妙香塗其背上
執持至於毗奢蜜多羅阿闍黎所而作是言尊者闍
黎教我何書或復梵天所說之書
佉盧虱吒書　騫荼書　蔑伽羅書　那伽磨書
阿迦羅書　達羅毘荼書　鬱多羅書　阿蘭婆書
羅梨書　那羅遮書　那尼迦書　婆伽羅書
婆尼書　波流沙書　婆伽羅書　波羅
陀毗荼國書　腊羅低書　度其差那婆多
書　優波伽書　僧佉書　提婆書
阿蒐盧摩書　毗耶寐奢羅書　夜叉書乾闥婆書
那書　末荼叉羅書　毗多悉底書　富數波書　摩
提婆書　那伽書　夜叉書乾闥婆書　阿脩羅
多書　波差波跋多書　尼差波跋多書　波陀梨
佉書　毗拘多羅波陀那地書　耶婆陀輪多
羅書　末荼婆哂尼書　梨沙那婆多波悸比
多書　陀羅尼毘叉梨書　伽伽那毘麗叉尼書

觀虛空遍覽薩婆葦多書一切種音

薩婆葦多書一切種音 梵本卷四 沙羅僧伽何尼書

篆體乎按蒼頡古文沿世代變古移爲籀籀遷爲篆篆改成隸其轉易多矣至於傍生八體則有仙龍雲芝二十四書則有楷草鍾殳名實雖繁爲用益勘然原本定義則體備於六文適時爲敏則莫要於隸法東西之書源亦可得而略究也

又佛本行經云時淨飯王復集羣臣言何處有師最便武技教我太子諸臣報王此處有釋名爲善覺其子名羼提提婆 秦言忍天 堪教太子兵戎法式其所解知一切凡有二十九種善巧妙術 凡下眾生不及忍天向王云臣其能教王爲太子欲遊戲故造一園苑名曰勤劬

是時太子入彼苑內遊戲或令按摩時彼五百釋種臣悉爲其兒古先一切書典教於太子及自釋子亦如是教又復世人積年累月所學問者或成不成太子能於四年之中及餘釋種皆悉學得通達無礙一切自在是時忍天卽爲太子而說偈言

汝於年幼時　安詳而學問　不用多功力
須臾而自解　於少日月學　勝他多年歲
所得諸技藝　成就悉過人

爾時太子生長王宮孩童之時遊戲未學年滿八歲出問詣師入於學堂從窓多及忍天所二大尊邊受

讀諸書并一切論及兵戎雜術經歷四年至十二時種種技能遍皆涉歷既通達已隨順世間悅目適心曾於一時在勤劬園遊遊射戲自餘五百諸釋種童子亦各在其自己園內遊戲時有群鴈行飛虛空是時童子提婆達多彎弓而射即着一鴈其鴈被射帶箭遂墮悉達園中時太子見彼鴈帶箭被傷墮地見已兩手安徐捧取已跏趺安鴈膝上以妙滑左手拳持右手拔箭即以酥蜜封其瘡是時提婆達多遣使來語太子言我射一鴈鴈墮汝園中宜速付來不得留彼是時太子報使人言鴈若命終即當還汝若不死者

校讎

第四紙　三行令訪之令宋本藏作宋南藏作夫　十九行久挺當作又　第二十紙　十五行史

音釋

薨呼弘切死也　蹲布元切踞地也　躓陟利切不進也　幟昌志切　畦戶圭切畛也　澮古外切溝也　曹漢中切　晒式智切　畋徒年切　勘息念切少也　廷按管理乃東益寬監察御史宜與長孫

法苑珠林卷第十六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千佛篇第五之四

遊學部之餘

捅力

如因果經云太子至年十歲與兄弟捅力與萬眷屬將欲出城于時有一大象當城門住諸人皆不敢前提婆達多以手搏頭即便蹲地難陀以足指挑擲著路傍太子以手執象擲著城外還以手接不令傷損象又還甦時諸人民歎未曾有深生奇特四遠人民悉百千萬億皆集來看園中有七重金鼓銀鼓鍮石銅鐵等鼓各有七枚提婆達多最先射之徹三金鼓次及難陀亦徹三鼓太子嫌弓弱取庫內祖王一良弓無能張者太子在坐以手拼弓聲悉聞城內百千國人及虛空天子舉聲嗟歎以放一箭徹過諸鼓然後入地泉水流出又徹過大鐵園山又佛本行經云是時太子所射之箭天主帝釋從虛空中乘執將向三十三天至天上已爲此箭故於彼天中建立箭節常以吉日諸天聚集以諸香華供養此箭乃至於今諸天猶有此箭節太子執箭一射便穿七鐵猪過七鐵猪過已彼箭入地至於黃泉其箭所穿入地之處即成一井於今人民常稱箭井又太子共諸釋種相撲並皆卧地其體不傷又一切釋種一時共撲太子太子以手觸彼皆悉倒地爾時彼釋及諸眷屬皆生奇特之心於上虛空無量諸天同以一音而說偈言

十方一切世界中　所有勇健諸力士
悉皆力敵如調達　不及太子聖一毛
大人威德力無邊　暫以手觸皆倒地
聖者威神力廣大　汝等云何欲比方

假使不動須彌山　大小鐵圍甚牢固
并及十方諸山等　一觸能碎如微塵
鐵等強鞭金剛珠　及以諸餘一切寶
大智力能末如粉　況復撲此少力人

爾時諸天說此偈已將諸種種天華散太子上於虛空中隱身不現時淨飯王知其太子所有技能皆悉勝彼一切諸人自既眼見踊躍喜歡勑喚白象瓔珞莊飾令太子乘將入城內從城門出是時提婆城外而入見此白象而問人言此象誰許欲將何處其人報言欲將出城擬悉達乘欲入城內提婆達以妬嫉

故便以左手執於象鼻右手築額一下倒地宛轉三
帀遂卽命終白象臥地塞彼城門衆人往來不通出
入道路塡咽不能得行復有童子名曰難陀相續而
來問知事已卽以右手執彼象尾牽取離門可行七
步許太子復問誰牽離門衆人言難陀太子言善哉
難陀作事善也太子思惟彼等二人雖能示現其自
氣力但此象身甚大麤壯於後壞爛臭熏此城門以
左手擧象以右手承從於空中擲置城外越七重牆
度七重塹旣擲過已離城可有一拘盧奢而象墮地
卽成大坑乃至今者諸人相傳名於此處爲象墮坑

卽此是也爾時無量百千衆生一時唱言希有奇特
未曾聞見而說偈言

調達築煞白象已　難陀七步牽離門
太子手擊枉虛空　如以土塊擲城外

集一切福德三昧經云爾時毗耶離大城有大力士
名曰淨威德成就大力閻浮提中所有衆生無有等
者聞沙門瞿曇成就十力那羅延身復作是念我當
往觀沙門瞿曇何如我也卽往佛所初覩如來得大
信樂禮如來足一心觀佛世尊知已心欲降伏卽告
目連汝往取吾菩薩時爲妙瞿夷釋種擲力時箭

目連白佛不知何處爾時世尊從右足放光遍照三
千世界之下大金剛輪箭枉彼堅住佛告目連汝見
箭不目連白言已見佛告目連汝取持來時大目連
卽下至彼如屈伸臂頃一切大衆皆見其去卽便持
來授與如來佛言此父母生力非神通力若以神通
之力是箭卽過無量無邊諸佛世界

校量

如集一切諸功德三昧經云佛告目連如一切四天
王中一切天子力等一天王力等三十三天中一天
天中一天子力一切三十三天中天子力等一帝釋
力十帝釋力等燄摩天中一天子力一切燄摩天中
天子力等一燄摩天王力十燄摩天王力等一兜率
陀天中一天子力一切兜率陀天王力等一化樂天
中一天子力一切化樂天中天子力等一化樂天王
力十化樂天王力等他化自在天中一天子力一切
他化自在天中天子力等一他化自在天王力十他
化自在天王力等一魔天中一天子力一切魔天中
一魔王力十魔王力等半那羅延力十半那羅延力
等一那羅延力十那羅延力等一大

那羅延力等一百劫修行菩薩力十百劫修行菩薩
力等一千劫修行菩薩力如是已下展轉十重加之
乃至十方千千萬劫修行菩薩力等一無生法忍菩
薩力十無生法忍菩薩力等一十地菩薩力十十
地菩薩力等一最後身菩薩力是故目連菩薩成就
如是力故生便即能行於七步若此世界佛不持者
便壞不住何以故菩薩當其生已行七步時此界大
地縱廣六十千由旬還舉足時復當涌出百千由旬以佛持
深百千由旬菩薩生已當下足時便當都沒
故令是世界不動無壞衆生無惱最後身菩薩始初

生時則便具有如是力假使一切世界衆生悉得具
足垂成菩提菩薩之力補於如來處非處智力百千
萬億分不及其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得具如
是十種之力名爲如來應正遍覺此中不明菩薩通
力若用通力能以恒沙世界置於足指一毛端上擲
過無邊恒沙世界如是往來不令衆生有於苦惱如
是神力不可稱量不可數知若當如來盡現通力者
汝等聲聞尚不能信況餘衆生爾時淨威力士聞說
菩薩父母生力聞已驚惟身毛皆豎生希有心憍慢
皆滅歸依三寶發無上心

納妃部

述意

夫法身無形隨應而現機緣萬途故化迹非一或離
欲而受道或處染而現權若不示其納妃凡識謗非
人種雖示五欲之境不壞一心之志故歷王城之門
衰老病死之八苦乃自嗟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脫
屣尋真其於斯矣故維摩經曰先以欲鉤牽後令入
佛道也

灌帶

依因果經云太子年大父王勑下餘國却後二月八
日灌太子頂皆可來集立爲太子勑既至已諸國王
及群臣等至時並皆雲集看立太子放大鴻恩
長安西明寺道宣律師者德鏡玄流業高清素精誠
苦行畢命終身早得從師五十餘年棲遑問道志在
住持但一事可觀資成三寶綴緝儀範百有餘卷結
集高軌屬有深旨奥以大唐乾封二年仲春之節身
在京師城南淸宮故淨業寺逐靜修道年至桑榆氣
力將衰專念四生又思三會忽以往緣幽靈顧接病
漸療降勵力殷仰遂感冥應時有諸天四王臣佐至
律師房門似人行動蹀足出聲律師問言是誰答言

弟子張瓊律師又問何處檀越答言第子是第一欲界南天王之第十五子王有九十一子英略神武各御邦都所統海陸道俗區分持犯界別並親受佛教護持善惡使遣法載隆積殖其功也依經即是護世四王南方毗留離王之子常加守衛不徒設也律師又問檀越既遣德劣故來相看何故門首不入答云弟子不得師教不敢輒入律師云願入就座入已禮敬伏坐律師又問檀越既篤信三寶又受佛囑護持善來相看何不現形答言第子報身與餘人別光色又異驚動衆心共師言論足得不勞現身律師又問貧道入春已來氣力漸弱醫藥無效未知報命遠近答云律師報欲將盡無煩醫藥律師又問定報何日答云何須道時但知律師不久報盡生第四天彌勒佛所律師又問同伴是誰答云第子第三兄張瓌通敏超悟信重釋宗撰祇洹圖經百有餘卷烈峙天宮無聞地府律師承此告及踊思尋之請述用開道俗又有天人輩現亦是南天王八大將軍之一臣也四天王合有三十二將斯人爲首生知聰慧早離欲塵清淨梵行修童眞業面受佛囑弘護在懷周統三洲並存遺法住持利益也爾時有四天王白宣律師如住持爲最亾我亾瑕殷憂於四部達物達化大濟於

五衆所以四有佛教互涉頹綱僧像阽危無非扶衛屢蒙展對曲備嘉猷數律師緝叙餘風聖迹住持删約撰集於是律師既承靈屬扶疾筆受隨聞隨録合成十卷律師憂報將盡復慮天人將還筆路蒼茫無暇餘事文字亦復疏略但救聖意不存文飾所有要略住持教迹不決者並問除疑以啓心惑合有三千八百條勒成十篇一叙結集儀式二叙天女偈頌三叙付囑舍利四叙付囑永鉢五叙付囑經像六叙付囑佛物七叙結集前後第八第九 此二行或名宋 十叙住持聖迹律師既親對冥傳躬受遺誥隨出隨欣耳目雖倦不覺勞告但恨知之不早文義不周今依天人所說不違三藏教旨即皆編録雖聞天授還同佛說始從二月迄至六月日別來投無時暫閑至冬初十月三日律師氣力漸微香旛遍空天人聖衆同時發言從兜率天來請律師律師端坐一心合掌斂容而卒臨終道俗百有餘人皆見香華迎往昇空律師是余同學昇壇之日同師受業雖行殊薰獲好集無二若見若聞隨理隨事据據衆記簡略要集編録條章並存遺法住持利益也爾時有四天王白宣律師如來臨涅槃時與人天大衆在于香山頂阿耨達池南

牛頭精舍住告大迦葉汝將須菩提在須彌山頂吹大法螺召集十方十地諸菩薩及聲聞僧百億梵釋及四天王等亦召十方諸佛來集香山迦葉隨教大衆雲集爾時世尊跏趺而坐入金剛三昧定大地六種震動又放眉光遍照大千經于七日大衆咸疑不知何緣世尊從三昧起熙怡微笑告諸大衆言我初始出宮門外有揵闥婆王將領部族奏百千天樂來至我所即問我言欲往何所我答言欲求菩提彼語我言汝定成正覺有拘留孫佛欲入涅槃時付囑我金瓶瓶中有寶塔盛七寶印黃金印有二白銀

印有五將付悉達常使我護若成正覺時我尋來至依言受瓶已不久成道大梵天王與地神堅牢於菩提樹南以黃金白玉造大金剛壇衆寶莊嚴爾時揵闥婆王白十方佛言我見過去佛初成道時咸昇金剛壇金瓶盛水用灌佛頂成就法王位今見釋尊始得菩提亦如前佛昇金剛壇我聞山王下七重清海內有八功德水性古諸佛欲昇法王位皆登金剛壇用水灌頂我自往取欲灌釋迦頂彼揵闥婆王開瓶出印塔將瓶取水爾時十方諸佛命我昇壇我即繞壇三帀從于南面上西轉而北住至于壇中心自敷

尼師壇禮十方佛諸佛命我坐入金剛三昧十方來佛又告娑竭龍王汝往大海底寶馬王洲上頻伽羅山頂彼有大巖窟名爲金剛藏用貯輪王鍾及貯法王鍾皆用黃金作七寶白玉用填其上諸佛出世皆用千鍾灌頂之上輪王出世亦千鍾灌汝持佛鍾來不用輪王者即盛八功德水以灌釋迦爾時龍王承佛敎已即取金鍾以授十方佛諸佛受已命揵闥婆王汝持彼水來瀉我金鍾內諸佛受已地爲六種震動十方諸來佛各放白毫光而彼光明中歎佛寶功德我從三昧起亦放眉光共諸佛光合成一寶蓋遍

覆大千界日月星辰大海諸山及衆生業報蓋中悉現而是寶蓋中有百億諸佛土諸佛命我起立金壇又禮十方佛時十方諸佛又告和修龍王往頻伽山頂彼山有窟藏諸佛座及輪王座皆用黃金作之如須彌山佛座九龍繞之輪王座五龍繞之令法王登位時座千時十方諸佛又命大魔王及大梵王共擎佛座來至于金壇上諸佛命我坐我坐即依言便却踞坐時十方諸佛以金鍾盛水用灌我頂諸佛灌頂已次及四王帝釋魔梵次第灌之我灌頂已得淨三昧無量佛法一時皆現地又大動百億諸魔皆來降伏

十方諸梵王各執天樂奏佛成道曲而諸樂器中皆
放光明說六波羅蜜時揵闥婆王將前七寶印來授
十方佛諸佛受印以印我面七竅佛又告我言令印
汝七竅令具七覺分最初印面門爲棟擇煩惱及諸
智數如是耳目鼻等次第印之又以黃金印用授十
方諸佛諸佛受已即印我胷三處由獲法印故證得
三空智解了諸佛法次持白銀印又授十方佛諸佛
受已即印我頂及以手足既得印已證成無漏智具
五分法身諸佛印竟成舒金色手以摩我頂我得摩
已證百千三昧得千法明門斯等諸佛法我已久證

爲諸衆生故示同輪王相又示希瑞相我頂及手足
皆放五色光明一一光中具百千樓觀我諸分身佛
並在樓觀中皆如我受印登大法位我自成道來常
持此瓶塔未曾示汝等今時方現又佛告普賢大士
開瓶出寶塔依命出塔已在世尊前立世尊起禮塔
已塔門自開中有眞珠觀其數十三萬觀別成一印
并金疊毗尼還有十三萬中有五比丘入于滅盡定
佛告文殊汝取我法角黃金爲釦至彼比丘所吹我
出世曲及起深定曲比丘聞樂音尋從定起問文殊
師利今何佛興世耶答曰此賢劫中第四釋迦佛比

丘又言我是拘留孫佛聲聞大弟子彼涅槃時令我
住此塔內守護諸印等乃至樓至佛方始涅槃爾時
比丘即從座起遙禮世尊問訊起居已又告文殊彼
佛勑我釋迦臨涅槃時汝於諸印中取二十三印將
付釋迦佛滅度之後所有遺教彼時衆生垢重邪見
不持禁戒諸天龍神皆不擁護令諸四部無有威德
我留此印與釋迦文佛令大菩薩於後世中將二十
三印遍印遺法印彼四部無有毀犯若樂讀誦經者
印彼人口無有遺忘若修定人行直心者並用印之
令彼終後屍形不壞或有光明諸惡衆生見如上瑞
皆生欣重心說是語已塔門還自閉之

求婚

如佛本行經云爾時太子漸向長成至年十九時淨
飯王爲於太子造三時殿一者暖殿以擬隆冬第二
涼殿以擬夏暑第三中殿用擬春秋於後園廣造池
臺我時華果衆人作樂隨時侍衛不可具陳淨飯王
復憶太子初生之時相師私陀記爲輪王復記成道
作何方便令不出家得紹王位釋族報王今當速爲
太子別造宮室令諸采女娛樂是則太子不捨出家
而說偈言

阿私陀所記　決定無移動　諸釋勸立殿
望使不出家
王復語釋種言汝等當觀誰女堪與太子爲妃爾時
五百釋種各各唱言我女堪爲作妃王復籌量忽取
他女脫不稱可則成違負若語太子終不可道復更
思惟可以雜寶作無憂器持與太子令施諸女密使
觀察看太子眼目瞻矚旋繞誰即聘作妃王即於迦毗
城振鐸唱言從今已去至七日來我太子欲見諸釋
女施與一切雜寶種種玩弄無憂之器爾時一切諸
女莊嚴其身來集宮門欲見太子以太子威德大故
不敢正看但取寶器各低頭速疾而過寶器盡已
最後一女波私吒族釋種大臣摩訶那摩其女名爲
耶輸陀羅前後侍從圍繞而來遥見太子峨峨注睛
舉其雅步瞻觀直眄不斜窺漸進前趨來迎太子
如舊相識曾無愧顏即白太子可與我寶太子報言
汝來既遲皆悉施盡女復白言我有何過汝今欺我
不與寶器太子答言我不欺汝但汝不及是時大指
邊有一所著印環價直百千從指脫與耶輸白言我
於汝邊可止直爾許物耶太子報言我之所著自餘
瓔珞任意所取女復白言我今豈可剎脫太子止可

莊嚴太子作此語已心不歡喜即廻還去爾時世尊
成佛已後尊者優陀夷而白佛言云何如來將身一
切無價瓔珞脫持施與耶輸陀羅不能令彼心喜佛
告優陀夷言至心諦聽我當說之優陀夷言願爲我
說爾時佛告優陀夷言我念往昔無量世時迦尸羅
國內波羅柰城時有一王信邪倒見而行治化彼王
有子造少罪愆父王驅擯令出國界漸漸行至一天
祠中共婦相隨居停而住食粮罄盡王子遊獵殺捕
諸蟲以用活命所獵之處見一鼈蟲赴而殺之即剝
其皮肉水中煮其欲向熟汁便竭盡是時王子語其

婦言肉未好熟卿更取水彼王子婦即便取水婦去
已後王子飢急不能忍耐即食鼈肉一切悉盡不留
片殘時王子婦取水廻還問其夫言此中鼈肉今在
何處王子報言鼈忽然還活今已走去其婦不信何
忽如是鼈肉已熟云何能走婦心不信而意思念必
是我夫飢急食盡誑我言走情懷瞋恨心常不歡於
後數年其父命終時諸大臣即迎王子灌頂爲王既
作王已所得衆寶皆悉與妃其妃不悅王語妃言何
故顏容不悅其夫人即說偈以報王言
最勝大王聽　往昔遊獵時　執箭或持刀

射殺野鼈死　剎皮煮欲熟　遣我取水添
食肉不留殘　而誑我言走
佛告優陀夷此汝當知爾時王者我身是也其王后
者今耶輸是也我於爾時少許犯觸猶令不喜又佛
本行經云爾時大臣摩訶那摩見於太子一切技藝
勝妙智能最爲上首而作是言惟願太子受我懺悔
我於先時謂言太子不解多種技藝令我心疑不嫁
女與我今已知願受我女用以爲妃爾時太子占良
吉日及吉宿時稱自家資而辦具禮持大王勢將大
威而用迎納耶輸陀羅以諸瓔珞莊嚴其身又復
共五百采女相隨而往迎取入宮共相娛樂受五欲
樂是故說偈言
耶輸陀羅大臣女　名聞蓋國遠近知
占卜吉日取爲妃　迎將來入宮殿內
太子共其受欲樂　歡娛縱逸不知厭
猶如天王憍尸迦　共彼舍脂夫人戲
爾時世尊於後最初得成道已時優陀夷即白佛言
未審世尊往昔之時與瞿多彌釋種之女有何因緣
乃能令彼捨諸童子直取如來用以爲夫而心娛樂
云何而得爾時佛告彼優陀夷言汝優陀夷至心諦
聽其瞿多彌釋種之女非但今世嫌餘釋童而樂於
我乃往過去世時亦復如是不用彼等諸釋童子取
我爲夫我念往昔雪山之下多有雜類無量無邊諸
獸馳遊各各相隨任其所食時彼獸中有一牸虎端
正少雙於諸獸中無比類者彼虎如是毛色光鮮爲
於無邊諸獸求覓欲取爲對各各皆言汝屬我來汝
屬我來復有諸獸自相謂言汝等且待莫共相爭聽
彼牸虎自選取誰即爲匹偶彼獸即是我等之王時
諸獸中有一牛王向於牸虎而說偈言
世人皆取我之糞　持用塗地爲清淨
是故端正賢牸虎　應當取我以爲夫
是時牸虎向彼王說偈答言
汝項斛領甚高大　止堪駕車及挽犁
云何將此醜身形　忽欲爲我作夫主
是時復有一大白象向於牸虎而說偈言
我是雪山大象王　戰鬪用我無不勝
我既有是大威力　汝今何不作我妻
是時牸虎復以偈答彼白象言
汝若見聞師子王　騰躍驚怖馳奔走
遺失屎尿狼藉去　云何堪得爲我夫

爾時彼中有一師子諸獸之王向彼狩虎而說偈言

汝今觀我此形容　前分闊大後纖細
在於山中自恣活　復能存恤餘衆生
我是一切諸獸王　無有更能勝我者
若有見我及聞聲　諸獸悉皆奔不住
我今如是力猛壯　威神甚大不可論
是故賢虎汝當知　乃可爲夫作於婦
時彼狩虎向師子而說偈言
大力勇猛及威神　身體形容悉端正
如是我今得夫已　必當頂戴而奉承

釋種長者啓王若太子作佛斷聖王種王曰何所有玉女宜與太子爲妃以權方便令當試之使上工匠立端金像以書文字女人德義如吾所流能應聘斗王告左右楚志入迦夷衛國遍瞻周行覩一玉女淨猶蓮華類玉女寶是執杖釋種女名俱夷見太子奇異才術以女俱夷爲太子妃又年十七王爲納妃揀選數千最後一女名曰裘夷端正第一神義備舉是則宿命賣華女也雖納爲妃久而不接婦人情欲有附近心太子曰汝却人有汙垢必汙此婦不敢近諸女咸疑太子不男太子以手指妃腹曰却後六年爾當生男遂以有娠又五夢經云太子有三妃菩薩母姓瞿曇氏是舍夷長者女長者名水光其婦名餘明姊居近邊城生女之時日將欲沒餘明照其家內皆明因立字之瞿夷即是太子第一妃也第二妃名摩訶那摩提女妃即是太子妃生羅雲名耶檀亦名耶輸其父名移施長者第三妃名鹿野其父名釋長者太子以三妃故白淨王爲立三時殿別有二萬采女以娛樂太子太子不出家時身作轉輪王別名遮迦王

疑謗

如智度論云菩薩有二夫人一名劬毗耶是王女不孕二名耶輸陀羅菩薩出家夜有人言太子出家何得有娠汗辱我門釋種欲以火坑焚燒母子耶輸自恨無事立大誓言我若邪行其腹內兒願母子隨火消化耶輸發此願已即投火坑於是火滅母子俱存火變蓮池母處華座知實不虛後生兒似菩薩身父王大喜作百味歡喜丸奉佛佛變五百比丘皆如佛身羅睺持丸與佛鉢中方驗不虛又大善權經云疑

菩薩非男是黃門故納羅夷釋氏之女羅雲於天變没化生不由父母合會而有又佛本行經云爾時摩訶波闍波提共彼釋女耶輸陀羅將羅睺羅廣辦供具賚持禮物詣彼神所其神名曰盧提羅迦從神作名其苑亦名盧提羅迦於彼苑中菩薩往昔在家之日恒於彼苑按摩遊戲彼苑內有一大石菩薩往日於上坐起耶輸陀羅釋種之女當於爾時將羅睺羅臥息彼石於後捉石擲著水中遂立誓言我今安誓如實不虛唯除太子更無丈夫共行彼此我所生兒實是太子體氣之息是不虛者令此大石在於水上

浮遊不沒時彼大石如彼安誓在於水上遂即浮泛如芭蕉葉浮於水上不沉不沒亦復如是於時大衆見聞此已生希有心歡譁嘯調踊躍無已叫喚跳躑歌舞作唱旋裾舞袖又作種種音聲伎樂更爲羅睺羅作其生日耶輸陀羅生息之時是羅睺羅阿脩羅王捉蝕其月於刹那頃暫捉還放是故立名羅睺羅可喜端正諸人見者莫不歡悅虜體黃白如眞金色然其頭頂猶如繖蓋其鼻高隆猶如鸚鵡兩臂脩臑下垂過膝一切支節無有缺減諸根完具莫不充備

胎難

如佛本行經云其羅睺羅如來出家六年已後始出母胎如來還其父家之日其羅睺羅年始六歲問曰何故羅睺處在母胎六年不出答曰羅睺往昔爲王將彼仙人入苑六日不出故在母胎止住六歲大意同前問何故其母耶輸六年懷胎答故本行經云佛言汝諸比丘我念往昔過無量世有一群牛在於牧所其牛主妻自將一女往至牛群構取乳酪所將二器並皆盈滿其器大者遣女而負其器小者身自擔提至其中路語其女言汝速疾行此間路嶮有可怖畏爾時彼女語其母言此器大重我今云何可得速

疾其母如是再三語汝速疾行今此路中大有恐怖
爾時彼女而作是念云何遣負最大器更復催促遣
令急行其女因此便生瞋恚而白母言母可且捨將
此乳器我今暫欲大小便耳而彼母取此大器負擔
行已其女於後徐徐行爾時彼母兼負重擔遂即
行至六拘盧舍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等若有心疑
彼女有瞋恚心乃遣其母負重行六拘盧舍者莫作
異見耶輪陀羅釋女是也既於彼時遣母負重行其
道路六拘盧舍由彼業障在於生死煩惱之內受無
量苦以彼殘業今於此生懷胎六歲

神異

如觀佛三昧經云時耶輸陀羅及五百侍女或作是
念太子生世多諸奇特唯有一事於我有疑采女衆
中有一女子名脩曼那即白如言太子是神人也奉
事歷年不見其根況有世事復有一女名曰淨意白
言大家我事太子經十八年未見太子有便利患況
復諸餘爾時諸女各各異說皆謂太子是不能男太
子晝寢皆聞諸女欲見太子陰馬藏相爾時太子於
其根處出白蓮華其色紅白上下二三華相連諸女
見已復相謂言如此神人有蓮華相此人云何心有
染著作是語已噎不能言是時蓮中忽有身根如童
子形諸女見已更相謂言太子今者現奇特事忽有
身根如丈夫形諸女見已不勝喜悅現此相時羅睺
羅母見彼身根華華相次如天劫貝一一華上乃有
無數大身菩薩手執白華圍繞身根現已還沒如前
日輪此名菩薩陰馬藏相爾時復有諸婬女等皆言
瞿曇是無根人佛聞此語如馬王相漸漸出現初出
之時猶如八歲童子身根漸漸長大如少年形諸女
見已皆悉歡喜時漸長大如蓮華幢一一層間有百
億蓮華一一蓮華有百億寶色一一色中有百億化
佛一一化佛有百億菩薩無量大衆以爲侍者時諸
化佛異口同音毀諸女人惡欲過患而說偈言

若有諸男子　年皆十五六　盛壯多力勢
數滿恒河沙　持以供給女　不滿須臾意
時諸女人聞此語已心懷慚愧懊惱躃地舉手拍頭
而作是言嗚呼惡欲乃令諸佛說如此事我等懷惡
心著穢欲不知爲患乃令佛聞訶猒欲惡各猒女身
四千女等皆發菩提心二千女人遠塵離垢得法眼
淨二千女人於未來世得辟支道佛告阿難我初成

道在熙連河側有五尼揵共領七百五十弟子自賸得道來至我所以其身根繞身七帀來至我所鋪草而坐即作此語我無欲故身根如此如自在天我今不知如來身分若欲見者隨意觀之如來積劫修行梵行在家之時都無欲想心不染黑故得斯報猶如寶馬隱顯無常今當爲汝少現身分爾時世尊從空而下即於地上化作四水如四大海四海之中有須彌山佛在須彌山正身仰卧放金色光其光晃曜映諸天身徐出馬藏繞山七帀如金蓮華華華相次上

至梵世從佛身出一億那由他雜寶蓮華猶如華幢覆蔽馬藏此蓮華一億有十億層層有百千無量化佛一一化佛百億菩薩無數比丘以爲侍者化佛放光照十方界尼揵見已大驚心伏佛梵行相乃至如此不可思議形不醜惡猶如蓮華我今頂禮佛功德海求佛出家皆得道果

校讎

第九紙 十六行 南藏作 北宋

音釋

鞅 魚孟切 堅也 **陷** 余廉切 邊欲墮意 **釦** 音口 金飾口也 **盻** 匹妙切 斜視也 **覺** 唐何切 **譽** 資涉切 **繖** 音散 織絲爲蓋也 **贔** 丑凶切 直也

常熟居士施賀刻此 去苑珠林第十六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校寧 唐士登音 上元周天祥 萬厝辛卯夏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十七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千佛篇第五之五

慼苦部

述意

詳夫三有區分四生稟性共遊火宅俱淪欲海蠢蠢懷生喁喁啁類所以法王當洲渚之運覺者應車乘之期導彼戲童歸茲勝地悲憐俗網慈欣出離是以觀伎女之似橫屍悟宮闈之如敗塚嗟生老之病苦慕出世之常樂故捨國城而高蹈逮降魔而成道也

草上結跏趺坐諦心思惟衆生有生老病死種種諸苦發起慈悲即得定心離於諸欲棄捨一切諸不善法欲界漏盡即得初禪一切諸天帝釋等見太子在樹陰坐飛來到太子所禮敬說偈讚已還去時淨飯王須臾之間不見太子心內即生不喜不樂而問人言我之太子今在何處忽然不見是時諸臣東西南北交橫馳走尋覓太子莫知所在時一大臣遙見太子在彼閻浮樹陰之下思惟坐禪復見一切樹影悉移唯閻浮陰獨覆太子時彼大臣見太子有是希奇難思議事即大歡喜踊躍充遍不能自勝急疾奔馳

觀田

如佛本行經云其淨飯王共多釋種并將太子出外野遊觀看田種時彼地內所有作人赤體辛勤而事耕墾飛鳥喫蟲共相殘害即復唱言嗚呼嗚呼世間衆生極受諸苦所謂生老病死兼復受於種種苦惱展轉其中不能得離云何不求捨是諸苦時淨飯王觀田作已共諸童子還入一園是時太子安詳矚盼處處經行欲求寂靜忽見一處有閻浮樹荐薜扶疎人所樂見見已即語左右汝等諸人各遠離我我欲私行是時太子發遣左右悉令散已漸至樹下即於

走詣王所至已長跪依所見事即說偈言

大王太子今在彼　閻浮樹蔭下端坐
跏趺思惟入三昧　光明照曜如日出
此實真是大丈夫　樹影卓然不移動
唯願大王目觀察　太子相貌坐云何
譬如大梵諸天王　亦如忉利天帝釋
威神巍巍光顯赫　遍照於彼諸樹林

時淨飯王聞已即詣閻浮樹所遙見太子在彼樹間結跏趺坐譬如黑夜視山頂頭大聚火光出猛明燄威德顯著炳照巍巍如重雲間忽出明月亦如暗室

焚大淨燈時王見已生大希有奇特之心遍體戰惶
身毛悉豎即頭頂禮於太子足歡喜踊躍而作是言
善哉善哉此太子有大威德說偈讚言

如夜大火聚山頂　似秋明月蔽雲間
今見太子坐思惟　不覺毛張身戰慄

特淨飯王說偈讚已更復頂禮於太子足重說偈言

我今再度屈此身　頂禮千輻勝妙足
從生已來至今日　忽復得見坐思惟

時有繫挾筌蹄小兒隨從大王啾唧戲笑有一大臣
咄彼小兒作如是言汝小兒輩幸勿唱吁時諸小兒
報彼臣言何故不聽我等喧適爾時大臣即以偈頌
答彼一切諸小兒言

日光雖極熱猛盛　不能廻彼樹陰涼
復有最妙一尋光　威德世間無有匹
思惟端坐於樹下　不動不搖如須彌
悉達太子內深心　樂此樹陰當不捨

佛本行經云菩薩向白淨王說偈言

譬如金星火熾盛　如食甘美毒藥和
如滿池華有蛟龍　王位受樂後大苦

出遊

如佛本行經云爾時作瓶天子欲令太子出向園林
觀看好惡發猒心故漸教捨離爾時太子聞是聲已
即喚馭者可速嚴飾好車令欲向園觀看時淨飯王
知太子欲出勑宣令迦毗羅城一切內外悉遣灑掃
清淨安設香華男女之者而莊嚴之或有老病死亾
六根不具者悉令驅逐是時馭者裝飾車乘駕善調
馬悉嚴備已白太子言聖子當知今已駕訖爾時太
子從東門引導而出欲向園看是時作瓶天子於街
巷前正當太子變身化作一老弊人太子見已即問
馭者此是何人身體皺皮肉少皮寬眼赤涕流極大
醜陋獨爾鄙惡不似餘人即向馭者而說偈言

善馭駕乘汝今聽　此是何人在我前
身體不正頭髮稀　爲生來然爲老至

爾時馭者即爲太子而說偈言

此時名爲大苦惱　劫煞美色及娛樂
諸根毀壞失所念　支節舉動不隨心

爾時太子問馭者言此人爲是獨一家法如是爲當
一切悉皆如斯馭者報言非獨一家如斯一切世間
皆有是法貴賤雖殊皆未過老太子言若我不離是
老宜速還宮老法未過云何縱逸時淨飯王問馭者

具答如前王言希有此之形相恐太子出家更增五
欲太子默捨五欲唯作老苦之觀後於異時辭王從
城南門出欲向園觀王勑道路嚴淨倍加於先爾時
作瓶天子即於太子前化作一病人連骸困苦命在
須臾臥糞穢中宛轉呻喚不能起舉唱言叩頭乞扶
我坐太子見已問馭者言此是何人腹肚極大猶如
大釜喘息之時身遍戰慄悲切酸楚不忍見聞馭者
以是因緣而說偈言

太子問於馭者言　此人何故受是苦
四大不調故病生　無常至時無有異

太子復問我亦有此死法不以偈報言

一切衆生此盡業　天人貴賤平等均
雖處善惡諸世間　無常至時無有異

太子後於異時從城北出爾時作瓶天子以神通力
去車不遠於太子前化作一人剃除鬚髮著僧伽黎
偏袒右肩手執錫杖左掌擎鉢在路而行太子見已
問馭者言此是何人在於我前威儀整肅行步徐庠
直視一尋不觀左右執心持行不似餘人剃髮剪鬚
衣色絕赤不同白衣鉢色紺光猶如石黛馭者白太
子言此名出家之人常行善法遠離非法善調諸根

善與無異於諸衆生慈悲不行殺害護念衆生太子
聞已問馭者言汝今將車向彼出家人邊馭者承命
即引太子向出家人所太子諮問汝是何人以偈報
言

觀見世間是滅法　欲求無盡涅槃處
怨親已作平等心　世間不行欲等事
隨依山林及樹下　或復塚間露地居
捨於一切諸有爲　諦觀真如乞食活

爾時太子爲敬法故從車而下徒步向彼出家人所
頭面頂禮彼出家人三帀圍繞還上車坐即勑馭者
恩愛於此長別離

迴還宮中是時宮內有一婦人名曰鹿女遥見太子
歸來入宮因於欲心而說偈言
淨飯大王受快樂　摩訶波闍無憂愁
宮中采女極姝妍　誰能當此聖子處
又大善權因果經等爾時太子年漸長大出家時至
故辭父王出四城門遊觀前三所逢生獸唯欣第四
出家諸大相師並知太子若不出家過七日後得轉
輪聖王位王四天下七寶自至各以所知白王王加
守衛四門各千人周帀城外一踰闍那內羅列人衆
而防護之

終歸虛妄設　五陰誠爲假
零落竟同歸　憂思空相結
北門僧頌曰
俗幻生影空　憂繞心塵曀　於茲排四纏
去矣求三涅　下學背流心　方從窈冥別
已悲境相空　復作池空滅
獸欲
如佛本行經云爾時太子聞此偈頌遍體戰慄淚下
如雨愛樂涅槃之樂清淨諸根唯求出世不樂處俗
王共智臣宮人采女種種幻惑太子時優陀夷國師

東門老頌曰
盧蕉城易犯　危藤復將韜　痾纏生易折　無因雪岸草
當半信長訣　假使離欲人　必應生欲心　況復此太子
妍容一旦罷　已同白駒去　復同紅華熱　觀汝等娛樂　不能行五欲　終無有是處
南門病頌曰
伏枕愛危光　消渴膜腸腑　疼塞嬰支節　愛著之情態欲爲本婦女之體唯以丈夫敬重爲歡
慮返邯山穴　憂苦無暫缺　滅景寧優劣　一隨業風盡　心不愛著榮華是難而說偈言
如何促齡內　如樹無有葉　婦人敬是樂　敬爲樂最上　無敬唯有色
西門死頌曰　爾時太子說偈報言
緩心雖殊用

世榮雖快樂　有生老病死　此四種苦有
我心離不樂　生老病死法　住此生老病
若住生樂心　共鳥獸無異
爾時太子共國師優陀夷子等往復來去言論之時
日遂至沒太子旣見日光沒已便入宮中共諸采女
行於五欲快樂歡喜相共聚集圍繞而住其太子妃
耶輸陀羅卽於是夜覺有娠太子後於異時於此
五欲極生厭離而求出家而說偈言
世間不淨衆惑邪　無過婦人之體性
永服瓔珞莊嚴故　愚癡是邊生欲貪

出家部

述意

竊以因緣假有衆生之滯根法本不然至人之妙理
是以三界六趣造業障而自迷八解十智導歸宗而
虛豁是以能仁大師隨緣布教愍火宅之旣焚傷欲
流之永騖託白淨之宮照黃金之色居茲三惑示晝
篋之非眞出彼四門猒浮雲之易滅自嗟人世漂忽
若此於是天王捧白馬而踰城給使持寶冠而詣闕
脫屣尋眞其於斯矣雖復秦世蕭史周時子晉許由
洗耳於箕山莊周曳尾於濮水方茲去俗何其蔑哉

有人能作如是觀　如幻如夢非眞實
速捨無明勿放逸　必得解脫功德身
又瑞應經云太子年至十四啓王出遊因果經云有
婆羅門子名優陀夷聰明智慧王令與太子爲友汝
可說之勿使出家其依王勅至太子所而作是言王
勅令與太子爲友朋友之法其要有三一者見其過
失輒相諫曉二者見有好事深生隨喜三者在於苦
厄不相棄捨今獻誠言願不見責古世諸王悉受五
欲後方出家太子云何而頻棄捨太子答曰此諸王
等悉不免苦故吾不同耳

離俗

如因果經云爾時太子心自念我年已至十九今是二月復是七日宜應方出思求出家今正是時作此念已身放光明照四天王宮乃至淨居天宮不令人見此光明爾時諸天見此光已皆知太子出家時到即便來下到太子所頭面禮足合掌白言無量劫來所修行願今正成熟太子答言如汝等語今正是時然父王勑內外官屬嚴見防衛欲去無從諸天白言我等自當設諸方便令太子出使無知者即以神力令諸官屬悉皆淳卧耶輸陀羅眠卧之中得三大夢一者夢月墮地二者夢牙齒落三者夢失右臂得此

如是已至於後夜淨居天王及欲界諸天充滿虛空悉皆昏卧令者正是卽共同聲白太子言內外眷屬皆悉昏卧令者正是時作此出家之時爾時太子卽自往至車匿所以天力故車匿自覺而語之言汝可爲我牽揵陟來爾時車匿聞此語已舉身戰怖心懷猶豫一者不欲違太子令二者畏王勑旨嚴峻思惟良久流淚而言大王慈勑如是又令非遊觀時又非降伏怨敵之日云何於此後夜之中而忽索馬欲何所之太子復語車匿言我今欲爲一切衆王降伏煩惱結賊故汝今不應違我此意爾時車匿舉聲號泣欲令耶輸陀羅及諸眷屬皆

夢已眠中驚覺心大怖懼白太子已具述三夢太子言月猶在天齒又不落臂復尚在當知諸夢虛假不實汝今不應橫生怖畏又語太子如我自忖所夢之事必是太子出家之瑞太子又答汝但安眠勿生此慮聞已遂眠又普曜經云於時菩薩夜觀伎女百節之中壁如芭蕉九孔不淨無一可樂明星適現卽勑車匿起被捷陟適宜此語時四天王與無數閱叉龍等皆被鎧甲從四方來稽首菩薩曰城中男女皆疲極孔雀衆鳥又疲極寐又彼本起經云諸天皆言太子當去恐作稽留急去遠此大火之聚爾時太子思

悉覺知太子當去以天神力昏卧如故車匿卽便牽馬而來太子徐前而語車匿及以揵陟一切恩愛會當別離世間之事易可果遂出家因緣甚難成就車匿聞已默然無言於是揵陟不復噴鳴爾時太子見明相出放身光明微照十方師子吼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我今亦然於是諸天捧馬四足并接車匿釋揵柜因執蓋隨從天卽便令王北門自然而開不使有聲車匿重悲門閉下關誰當開者時諸鬼神阿須倫等自然開門太子於是從門而出虛空諸天歌讚隨從至於天曉所行道路已三踰闍那時諸天衆既

從太子至此處已所爲事畢忽然不現太子次行至
彼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卽便下馬撫背而言所難爲
事汝作已畢又語車匿唯汝一人獨能隨我甚爲希
有我今旣已至閑靜處汝便可與揵陟俱還宮也車
匿聞此語已悲號啼泣迷悶躃地不能自勝於是揵
陟旣聞被遣屈膝舐足淚落如雨我今云何而捨太
子獨還宮也太子答言世間之法獨生獨死豈復有
伴吾今爲欲滅諸苦使故來至此諸苦斷時然後當
與一切衆生而作伴侶又佛本行經云爾時護世四
天王及天帝釋知太子出家時至各隨其方辦具莊
飾各領一切眷屬百千萬衆前後導從作諸音樂從
四方來三帀圍繞迦毗羅城各合十指掌低頭曲躬
面向太子塡塞虛空復見鬼星已與月合爾時諸天
唱大聲言大聖太子鬼宿已合今時至矣欲求勝法
莫住於此太子聞已觀諸采女穢汙不淨睡眠不覺
以手扳髮令寤又以脚蹋彼采女身不覺不知
太子旣出城外師子吼言要誓證彼眞如菩提然後
還來入城教化而彼處所有一最大尼拘陀樹神以
偈語太子言

若人欲伐於樹木
要必當盡其根本

如斯物類須斷絕
人誰不心酸楚毒
言語一竟不得虛
作慈亦訖莫復喜

爾時太子以偈報彼樹神言

雪山處所可動移
海水或使其枯竭
天公虛空崩落地
我此言語終不虛

太子脫頭寶冠與車匿報大王而說偈言

假使恩愛久共處
時至會必有別離
見此無常須臾間
是故我今求解脫

爾時車匿聞此語而說偈言

假使用鐵持作心
以聞如是言誓語
況我愛戀同日生
并及支節筋脉皮
或復性命不全保
越度諸苦達本源
終不虛爾還相見

是時車匿舉聲大哭白太子言此馬雖是畜生猶尚
悲戀垂淚而泣胡跪出舌舐太子二足況復眷屬當
見何殃爾時太子以手摩馬王揵陟而有偈言

太子以右羅網指
萬字千輻輪相現

金色柔輭清淨手　用摩馬王揵陟頭
猶如兩人對語言　汝同日生馬揵陟
莫過悲啼生懊惱　汝作馬功已訖了
我若當證甘露味　所可負載於我者
分別密教甚深法　報答於彼終不虛

剃髮

佛本行經云爾時太子從車匿邊索取摩尼雜飾莊嚴七寶靶刀自以右手執於刀從鞘拔出即以左手攬捉紺青優鉢羅色螺髻之髮右手自持利刀割取以左手擎擲置空中時天帝釋以希有心生大歡喜

捧太子髻不令墮地以天妙衣乘受接取爾時諸天以彼勝上天諸供具而供養之爾時淨居諸天大衆去於太子不近不遠有一華蓋名須曼那其須曼那華下化作一淨髮人執利剃刀太子語淨髮師汝能爲我淨髮以不其淨髮師報太子言甚能即以利刀剃頭時天帝釋生希有心所落之髮不令一毛墜墮於地一一悉以天衣盛之將向三十三天而供養菩薩髮髻冠櫛至今不斷依道宜律師感應記云天人答律師曰如來初成道至十三年中於祇洹精舍時大梵天王請佛轉法輪十方百億國土諸佛皆悉雲

集於大千界中菩薩聲聞八部龍神亦集祇洹爾時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我見大梵天王請佛轉法輪今欲洗佛身伏願聽許佛便聽許即時七寶行宮及以香湯水等欲洗佛身佛告阿難汝往菩提樹金剛座西塔取我七寶剃刀并浴金剛盆我欲剃髮阿難依命取來至世尊所佛受刀已普告大衆自我成道已來未曾爲汝等說此刀因緣汝今諦聽我初踰城出時去父王宮可六十里車匿白我言我今少疲願小停息我聞即停於止息處有一大龍池周帀四十里池多五色蓮華四面華樹令人愛樂我至池水取

水洗面忽有二年少來至我所問至何所我答爲求菩提彼年少言我是此池龍王自有書籍韋陀典記此賢劫中有千佛出我作龍身經于十大劫數見世尊成道及入涅槃至拘留孫佛入涅槃時將一黃金剛盆函中有剃刀自從賢劫三佛已來剃刀及金剛盆遞相分付今欲請仁者入宮設諸微供未審許不我即隨往至宮受供并將七寶刀以奉上我龍即語我言汝今修道多有魔嬈若欲思惟時常持此刀安于右膝上此刀放光遍汝身上化成千萬丈從刀光現作一帳以覆汝身於此刀帳上有百千力士各執

其刀外有所擬魔見驚怖不起惡心待汝成道時欲
剃鬚髮我將金剛盆自來至汝所初成道時入河洗
浴彼龍持盆至汝邊佛告梵王汝取寶刀上昇梵宮
并告地神堅牢等從金剛際造金剛臺高七千由旬
令如來坐上又告娑竭龍王汝可化身爲八萬四千
釋提桓因汝執金剛盆以承世尊髮化樂天王化作
白銀蓋蔭覆如來頂十方諸佛普來我所各坐金剛
臺又執七寶刀十方諸佛以金色手各摩我頂得摩

現頂還上至色界頂爾時梵王便昇有頂始剃我頂
後剃我兩鬢髭既落已便放大光下至閻浮化成二
寶塔高至有頂具衆莊嚴我成佛來此塔最先十方
諸佛一時告我言將此二髭塔付與梵王令彼守護
使地神堅牢造小金剛塔用盛剃刀及此金盆我見
過去諸佛初登正覺皆最初度五人皆執此寶刀手
剃彼髮雖用刀剃然刀不至髮及唱善來已鬚髮自
落世尊今既成道可執此刀往鹿苑中如過去諸佛
度五人我從彼言卽至鹿苑手剃五拘隣從此已後
皆命善來兼後羯磨復告須菩提汝從戒壇出光照

頂已得百千三昧諸來世尊告梵天王汝可取刀剃
如來髮時大梵天王執刀欲剃遂不見如來頂上尋
有頂亦不見頂佛告梵王我見過去諸佛皆自剃髮
一切凡聖無能見我頂者我自剃髮已鬚髮皆盡唯
有二髭雖剃不落剃已入河洗浴時諸梵釋龍王等
競來爭取我髮佛告大衆可付梵釋魔龍等各與少
許鬚髮復將鬚髮付淨飯王十方諸佛復告我言
此梵天王是汝大檀越主汝可爲現頂相令彼敬刀
重剃鬚髮我聞此語便爲現頂相我持此刀授與梵
王大地爲之六種震動刀放大光照百億佛土我雖

百億諸佛及我分身佛皆集戒壇須菩提奉命集已
如來從講堂手執剃刀阿難執金剛盆與人天大衆
來至戒壇繞壇三市已從北面昇壇告大梵天王汝
施我工匠及天金鐵我造剃刀又告堅牢地神汝施
我金剛我欲造小塔用盛此寶刀又告娑竭龍王汝
之龍工最巧可爲我造寶刀函諸天人等依言奉施
如來神力經于一食頃三種皆成其所造剃刀得八
萬四千具以內函中安金剛塔中又告十方佛各施
刀塔其數八十億皆付文殊普賢我涅槃後取諸施
塔遍大千界八十億大國一國別置一塔諸閻浮提

具八萬四千塵勞門者皆望得脫令得出家度脫生死種種利益不可具述佛告文殊過是年已汝持我刀塔至震旦清涼山金剛窟中安置佛告阿難汝往父王宮所取我髮來付與帝釋阿難依命付已佛告帝釋汝將我髮欲造幾塔帝釋白佛言我隨如來髮一螺髮造一塔佛告龍王令造碼碯瓶黃金函將付帝釋用盛螺髮爾時帝釋使天工匠經三七日方得十六萬佛告天帝汝留三百塔於天上守護自餘諸塔我涅槃後將髮塔八萬四千付文殊師利於閻浮提如上諸國我法行處流通利益又佛告阿難曰汝往父王所取我髮來合六十四莖其二莖髮者已施梵王餘並將來我欲造塔阿難依命取付世尊佛告諸羅剎我施汝二髮當造七寶函及造栴檀塔盛髮供養以髮威力令汝得諸飲食羅剎白佛言蒙恩施髮令造寶塔未審高幾許佛告羅剎可高四十由旬自餘六十髮亦隨造函塔可高三丈許諸羅剎等依命造塔皆大歡喜又告諸羅剎汝好守護勿使外道惡人魔鬼毒龍妄毀我塔此塔是汝命根以護塔故飲食常豐此塔年別三度放光照汝身以光威力常雨粳粮石蜜諸果菜等所須皆足若懷惡心光便不現飲食自消汝若見此惡相當率諸羅剎來至塔所深自悔責塔還放光飲食還足此之髮塔世尊涅槃時六十髮塔付彼無言菩薩令加守護勿令惡王損壞於閻浮提六十大國內有文字處一國置一塔令地神堅牢用金剛造塔高三丈許用盛髮函於前六十國內選取名山鑿石爲龕以內龕中龕門牢封無令後諸國王開損不得久住也

具服

佛本行經云爾時太子既剃髮已淨居天復化作獵師之形身著袈裟染色之衣手執弓箭見已語言汝能與我此之袈裟衣不我與汝迦尸迦衣價直百千億金復爲種種栴檀香等之所薰修而說偈言

此是解脫聖人衣　若執弓箭不合著
汝發歡喜心施我　莫惜共我傳天衣

爾時獵師報言善哉今實不惜時淨居天所化之衣從菩薩取迦尸迦微妙衣飛上虛空如一念頃還至梵天爲欲供養彼妙衣故菩薩見已生大歡喜爾時菩薩剃髮身得袈裟已形容改變既嚴整訖口發如是大弘誓言我今始名眞出家也

使還
佛本行經云於是車匿及馬王悲淚而別太子因說偈言
菩薩初出半夜行　車匿辭別牽揵陟
以苦逼切失威儀　廻還八日乃到宮
車匿及馬既到城　已所見城空曠雨淚而入其馬揵
陟在宮門外欲入門觀瞻太子坐卧之處不見太子
淚下如流一切人民眷屬唯見車匿及馬向宮各舉
兩手叫喚大哭流淚滿面而說偈言
彼等采女心苦切　渴仰欲見太子還

忽覩車匿馬空廻　淚下滿面叫喚哭
解絕纓絡妙衣服　散披頭髮身疲羸
各舉兩手無承望　啼號不眠徹天曉
爾時宮內眷屬懊惱不可具述時大妃耶輸向車匿
說如我無夫之婦已見自至從家而出行至山林使
我孤單獨在空室何得令心而不破裂即說偈言
我今身心甚大剛　如鐵共石無有異
主捨入山宮內空　何故我今心不破
時淨飯王念太子故憂苦切身迷悶倒地無所醒覺
而說偈言

王聞菩薩誓願重　及見車匿揵陟還
忽然迷悶自撲身　猶如帝釋喜幢折
時王醒已而說偈言
揵陟汝馬速疾行　將我詣彼還廻返
我無子故命難活　如重病人不得醫
又普曜經云於是菩薩適出城門迎維羅衛一切群
衆知太子去共談而喜俱夷明日從寐起已遙聞衆
言覺知已去聽大聲響不見菩薩及馬車匿王心感
絕自投於地舉聲稱悲永絕我望何所依怙俱夷從
牀宛轉在地自槌頭髮斷身實瓔何以痛哉是我尊

師依恃如天而棄我去用復活爲恩愛未久便復別
離淚下如雨不能自勝不見菩薩無不懷感國中樹
木尋時虧落無諸華實諸淸淨地悉生塵垢其王聞
之與群臣眷屬圍繞行至園觀亦懷悲苦瞿夷心望
菩薩當還車匿言菩薩落王及瞿夷得佛道已乃還
相見王覩實永車匿白馬而獨來還不見太子自投
墮地嗚呼阿子明曉經典衆奇異術無不博達今爲
所至棄國萬民車匿說之我子菩薩爲何所遊誰爲
開門其諸天人供養云何車匿白曰唯王聽之我在
常處宴然卧寐城門已閉於時菩薩告我被馬城中

萬民皆眠不聞天帝開門四天王告勑四神捧其馬
足諸百千天帝釋梵以侍送之嚴治道路演大光明
散華燒香諸天伎樂同時俱作涌在虛空諸天圍繞
以侍送之去是極遠脫衣寶瓔及白馬遣我還國啓
王謝妃必至成佛乃還相見勿令愁憂於是匿夷聞
車匿言益用悲哀抱白馬頭以哀歎曰太子乘汝何
以獨來顏貌殊妙如月盛滿相好莊嚴便復別去遠
近嗟歎莫不悲憐云何獨去誰復將行車匿無狀挑
我兩目於時車匿見王瞿夷所說辛苦益悲流淚述
前苦諫太子所爲皆應道法今勿復悲

法苑珠林卷第十七

校讎

第十一紙　十六行　宋本作藏　第二十二紙　十行藏宋本同義作藏

音釋

嗚　鳥切嗚嗚悲聲也正作嗚嗚　哨　所教切口向上也哨類謂鼻口向上也　噭　古弔切噭噭大笑也　嗷　五高切嗷嗷衆口嘈雜也　嚼　才笑切嚼食之類也　墾　口很切墾反土也　皺　側救切皺皮縮也　驚　舉卿切驚馬驚也

千佛篇第五之六

出家部之餘

諫子

如佛本行經云淨飯王使二人向山諫太子迴而說偈言

棘刺頭尖是誰磨　鳥獸雜色復誰畫
各隨其業展轉變　世間無有造作人

爾時太子具報使人令王深信因果不信自然文繁

不可廣說又普曜經云父王聞太子出家悲泣垂淚而問之曰何所志願何時能還與吾要誓吾以年朽家國無嗣太子以時而答偈言欲得四願不復出家一不老二至竟無病三不死四不別神仙五通雖住一劫不離於死王聞重悲斯四願者古今無獲誰能除此

差侍

佛本行經云爾時輸頭檀王告諸釋言汝等諸釋若知時者必須家別一人出家若其釋種兄弟五人令三人出家二人在家若四人者二人出家二人在家

若三人者二人出家一人在家若二人者一人出家一人在家若一人者不令出家何以故不使斷我諸釋種故

佛髮

如觀佛三昧經云如來頭上有八萬四千毛皆雨向靡右旋而生分齊分明四觚分明一一毛孔旋生五色光入前十四色光中昔我在宮乳母爲我沐頭時大愛道來至我所悉達生時多諸奇特人若問我汝子之髮爲長幾許我云何答今當量髮知其尺度即勑我申髮母以尺量長一丈三尺五寸放已右旋還

成蠶文欲納妃時復更量之長一丈三尺五寸我出家時天神捧去亦長一丈三尺五寸今者父王看如來髮即以手申從尼拘樓陀精舍至父王宮如紺瑠璃繞城七帀於佛髮中大衆皆見若干色光不可具說斂髮捲光右旋宛轉還住佛頂即成蠶文又僧祇律云佛在日時每四月一剃髮依薩婆多論雖四月一剃如凡人七日剃髮狀又文殊師利問經云凡人髮長二指當剃或二月日若短而剃是無學菩薩若過二指亦是無學菩薩爪不得長得如一橫穀何以故爲極癢故又四分律云佛言聽諸比丘皮次剪爪

極長如一麥應剪髮半月一剃極長兩指若二月日又毗尼母經云佛告諸尼薩此間二十日滿二月人此髮不可故衣故器盛之當用新物有瞿波羅王子從世尊乞髮佛言應用七寶器盛之供養又四分律云時阿難持故器收世尊髮佛言不應以故器盛如來髮應用新器新衣繒綵若鉢衣裹盛之時有王子瞿波離將軍欲往四方有所征伐來索世尊髮佛言聽彼得已不知安處佛言聽安金塔中若銀塔中若寶塔中若裸寶塔繒綵衣裹不知云何持佛言聽象馬車乘頭上肩上擔時王子持世尊髮去所往征伐得勝還國爲世尊起髮塔亦聽比丘持世尊髮行如上安置彼不洗大小便處持世尊塔佛言不應爾令淨者持彼安如來塔置下房中已在上好房中已在上好房宿彼安如來塔置下房已在上房宿佛言不應爾應安如來塔在上房已在下房中宿彼共如來塔同屋宿佛言不應爾彼爲守護堅牢故而畏愼不敢共宿佛言聽安杙上若杙上若頭邊眠爲守護塔故聽塔內宿亦爲堅牢塔內藏物故聽宿彼著革屣及捉入塔內佛言不應爾佛言聽塔下坐食不令汙穢不

淨若有不淨衆物聚著脚邊食已持去此數有征伐人雖不見佛
髮對行然有俗人好心造小像及將舍利及寫小字
經安頭髮內未知許不答曰聖教無文然有好
心欲好經像舍利時准上知但將取但尊髮然所安置
作已欲好經像舍利及寫小字
仁王處上如前安置若安髮肉恐髮垢穢臭
氣不淨又軍行在上好栽上
取之如前供養不
安置此經像亦
許便利法處

時節

如十二遊經增一阿含長阿含等並云二十九出家
增一阿含二十年在外道法中今推大例如來在世
七十九年若二十九出家三十五成道所可化物唯
應四十五年而禪要經云釋迦一身化衆生三十九

年諸經多十九出家應以爲正故未曾有經云耶輸
陀羅言如來取我未過三年既瑞應經云太子年十
七納妃便證十九出家是正也若二十九年出家三
十五成道經中益少且云二十年外道中學便是五
十方始成道足知誤矣良由衆生根行不同見有同
異

會同

述曰謂世代流遠戎華音隔譯人不同受言各異雖
欲會隨終無定准夫一代之書群賢相襲遂令亥豕
換文魚魯易韻況國有中外書則雲鳥以此往求難

得盡一又如黃帝三面樂臣一足言無胡漢事有楚
越況邪業易聆正法難悉言有中邊廻換書之而得
審定無異說者哉

成道部

述意

蓋聞大聖應期有感必形陰覆十方化周三界是四
生之導首六趣之舟航至如應率下生閻浮現滅貫
日處胎殆星晦迹林微尼園啓四八之瑞畢利父樹
放十種之光鑒彼四門捐茲五欲捨嚴城而獨往依
道樹而超登合四鉢於連河度五隣於鹿苑湯愛著

於緜區消塵冥於曩劫慧日既開光清八嶽立功闡
化慈照四生敷演一音各隨類解像教攸興其來久
矣

乞食

如四分律云爾時菩薩漸漸遊行從摩竭國界往至
婆羅閱城於彼止宿明旦入城乞食顏貌端正屈伸
俯仰行步庠序視前直進不左右顧眄著衣持鉢入
羅閱城乞食時摩竭王在高樓上諸臣前後圍繞遙
見菩薩入城乞食行步庠序即向諸臣以偈讚之王
即遣信問比丘欲何所詣菩薩答之山名班荼婆當

於止宿使人速還返白王如是事王聞彼使言即嚴好象乘衆人共尋從即往禮菩薩時王語太子言今可於此住我舉國一切所有及脫此寶冠相與可居王位治化我當爲臣時菩薩報言我捨轉輪王出家學道豈可於此邊國王位而處俗耶王今當知猶如有人曾見大海水後見牛跡水豈可生染著心此亦如是豈可捨轉輪王習粟散小王位此事不然時王前白言若成無上道者先詣羅閱城與我相見菩薩報言可爾爾時王即禮菩薩足繞三帀而去又佛本行經云菩薩爲摩伽陀國王說云大王我等今實不

世人嗜欲不知厭　如巨海納諸流水
大王當知彼須彌山下有阿脩羅然其兄弟各爲貪愛一玉女二人相爭而自鬪戰傷害俱死便說偈言
往昔脩羅兩兄弟　爲一玉女自相殘
骨肉憐愛染著增　智人觀知不貪欲
菩薩又言或爲五欲故生天生人既得生已著五欲故投身透水或復赴火爲五欲故自求怨讎又說偈言
癡人愛欲故貪窮　繫縛傷殺受諸苦
意望此欲成衆事　不覺力盡後世殃

畏彼毒蛇亦復不畏天雷霹靂亦復不畏於猛火焰被大風吹燒野澤者但畏五欲境界所逼何以故諸欲無常猶如劫賊盜諸功德爾時菩薩即說偈言
五欲無常害功德　六塵空幻損衆生
世間果報本誰人　智者誰能暫停住
愚癡天上不滿意　況復人間得稱心
欲穢染著不覺知　猶如猛火焚乾草
往昔頃生聖王主　降伏四域飛金輪
復得帝釋半座居　忽起貪心便墮落
假令盡王此大地　心猶更欲攝他方

又佛本行經菩薩說偈言
假使恩愛久　共處至命盡　會別離見此
無常須臾間　是故我棄捨　思愛永離別
志求無上道　願度一切人
學定
如四分律云時菩薩即向阿藍迦藍所學不用處定精進不久得證此法菩薩捨之而去後往鬱頭藍子處學有想無想定精進不久得證此法菩薩思惟此兩處定非涅槃非永寂休處不樂此法便捨二人而去更求勝法時菩薩更求勝法者即無上休息法

也時有五人追逐菩薩念言若菩薩成道當與我等
說法又佛本行經云阿羅邏仙人報菩薩云諸凡夫
人愛於貪欲受繫縛等苦一切皆由境界而說偈言

山羊被殺因聲死　飛蛾投燈由火色
水魚懸鉤爲吞餌　世人趣死以境牽

又新婆沙論云佛爲菩薩時猷老亡死出劫比羅伐
窣堵城求無上智時淨飯王釋種五人隨逐給侍二
是母親三是父親母親二人執受欲樂行得淨父親
三人執苦行得淨當於菩薩修苦行時母親二人心
不忍可即便捨去菩薩後知苦行非道捨而受食糞
飯酥乳以油塗身習處中行父親三人咸謂菩薩狂
亂失志亦復捨去後世尊成佛即作是念彼皆是我
父母親族先來恭敬供養於我今欲酬報爲何所在
天即白言今在婆羅痆斯國仙人鹿苑（鹿事如前）問何故
名婆羅痆斯答此是河名去其不遠造立王城是故
此城亦名婆羅痆斯問何故名仙人論處答若作是
說諸佛定於此處轉法輪者彼說佛是最勝仙人皆
於此處初轉法輪故名仙人論處若作是說諸佛非
定於此轉法輪者彼說仙人住處謂佛出世時
有佛仙及聖弟子仙衆所住佛不出世時有獨覺仙
所住若無獨覺時有世俗五通仙住以此處恒有諸
仙已住今住當住故名仙人住處有說應言仙人墮
處昔有五百仙人飛行山中至此遇退因緣一時墮
落問何故名施鹿林答恒有諸鹿遊止此林故名鹿
林昔有國王名梵達多以此林施與群鹿故名施鹿
林如羯蘭鐸迦長者於王舍城竹林園中穿一池以
施羯蘭鐸迦鳥令其遊戲因名竹林園中穿一池以
如是故名施鹿林（舊翻名迦蘭陀鳥善見論其形如鵲）

苦行

爾時菩薩於此鹿林在五拘隣比丘所學於苦行經
於六年極生辛苦過其本師以自餓故而不得道徒
勞疲形故涅槃經云菩薩當以苦行自誡其心日食
一胡麻經一七日秔米紅豆麻子粟糜及以白豆亦
復如是各一七日如是修苦行時一切皮肉銷瘦皺
減如斷生瓠置之日中其目坎陷如井底星肉盡肋
出如朽草屋舂骨連現如重線墮所坐之處如馬蹄
跡欲坐則伏欲起則僵雖受如是無利益苦然不退
於菩提之心又菩薩處胎經云佛告苦行菩薩昔我
所更苦行無數於尼連河邊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
米斯由冀昔向一緣覺犯口四過斷絕一施重受輕

報又大集經云爾時光味菩薩爲諸大衆而說偈言

過去無量僧祇劫　種種布施習檀那
清淨尸羅及羼提　精進坐禪學般若
安樂一切衆生故　備忍種種諸苦辛
宮中六萬后如嬪　棄捨出家如脫屣
獨處六年修苦行　日食一麻一米麥
精進晝夜不睡眠　身形唯有皮骨在
菩提樹下思惟坐　八十萬衆天魔來
四方上下地及空　八十由旬悉充滿
如是魔軍及眷屬　皆能破壞使歸降
成就無上勝菩提　得證第一義諦果

乳糜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六年既滿至春二月十六日時可爲彼備辦足十六分妙好乳糜是時善生村主二女聞於彼天如是告已歡喜踊躍遍滿其體不能自勝速疾聚集一千牸牛而擠取乳轉更將飲五百牸牛更別擠取乳轉持乳將飲於二百五十牸牛更別擠此五百牛轉持乳將飲於二百五十牸牛後日擠此二百五十牸牛之乳還更飲百二十五牛後日擠百二十五牛之乳飲六十牛後日擠此三十牛乳飲十五牛後日擠此十五牛乳著於一分淨好杭米爲於菩薩煮上乳糜其彼二女煮乳糜時現種種相或復出於滿華瓶相或現功德河水淵相或時現於卍字之相或現功德千輻輪相或復現於解領牛相或現象王龍王之相或現魚相或時復現大丈夫相或復現於帝釋形相或時有現梵王形相或復現出乳糜向上涌沸上至半多羅樹須臾還下或現乳糜向上高至一多羅樹訖還下或現出高一丈狀還入彼器無有一滴離於器而落餘處煮乳糜時別有一善解海算數算占相師來至彼處見其乳糜出現如是諸種相貌善占觀已作如是語希有希有是誰得此乳糜而食彼人食已不久而證甘露妙藥爾時菩薩至於二月二十三日於晨朝時至彼村主家大門之外默然而

立欲求食女見即便取一金鉢盛貯安置和蜜乳糜
滿其鉢中自執持向菩薩前到已即住向菩薩言唯
願尊者受我此鉢和蜜乳糜憐愍我故時菩薩受彼
乳糜持至尼連禪河有一龍女名尼連荼耶從地涌
出手執莊嚴天妙笙提奉獻菩薩菩薩受已即坐其
上坐其上已取彼善生村主之女所獻乳糜如意飽
食悉皆淨盡菩薩既食彼乳糜已緣過去世行檀福
報業力熏故身體相好平復如舊端正可喜圓滿具
足無有缺減爾時菩薩食彼糜訖以金鉢器棄擲河
中時海龍王生大希有奇特之心復為菩薩歎現世

故執彼金器擬欲供養將向自宮是時天主釋提桓
因即化其身作金翅鳥金剛寶嘴從海龍邊奪取金
鉢向忉利宮三十三天恒自供養於今彼處三十三
天立節名為供養金鉢器節從彼已來至今不斷爾
時菩薩食糜已訖從座而起安詳漸漸向菩提樹彼
之筌提其龍女還自收攝將歸自宮為供養故而有
偈說

菩薩如法食乳糜　是彼善生女所獻
食訖歡喜向道樹　決定欲證菩提
依宣律師住持感應記云具論因緣並在第十卷中

灌帶部內述之時有四天王子告律師云世尊初成
道第十一年於王舍城中須摩長者園內告諸大菩
薩及大弟子曰我初踰城時至彼洴沙國路逢牧牛
女我語云我有少飢渴從汝乞飲食彼女答云汝何
所往答言求趣菩提又問名字何等答言悉達彼女
又白我言我讀韋陀之典云不久有大智人當成正
覺我觀仁者相貌音聲是諸佛相我作此山神經十
六大劫過去諸佛我皆親覩汝可隨我往至住處當
與汝飲食過去迦葉佛涅槃時付我一澡罐其頂上
有雙龍繞下有獅子蹲拘留佛所製遞相付我迄至
楼至佛此龍瓶內具足有八功德水汝若飢渴當飲
此水能消煩惱增長菩提勿輕此小瓶假使四大海
水內此瓶中猶不能滿中有龍王此賢劫初三佛出
世所有遺法多在瓶內與娑竭龍宮一無有二又迦
葉佛付我香爐及一黃金函將付仁者其香爐前有
十六頭半是獅子半是白象於二獸頭上別起蓮華
臺以臺為爐相於爐四緣別起六銀楼楼出天童可
長二寸如是諸天童合有九十六每燒香時是諸童
子各各分番來付香爐後獅子向外而蹲踞從獅子
頂上有九龍盤繞上承金華華內有金臺即臺為寶

子於臺寶子內有十三萬億眞珠大樓觀各盛諸妙香復有十三萬金牒毗尼藏中有比丘入于滅盡定若至燒香時其諸爐頭諸天童子來至寶臺所各各口出燒香歌曲臺門自開諸比丘從定而出從眞珠觀取香付囑天童付已臺門自閉從九龍口中又銜白銀觀爲臺脊屬而諸銀臺內皆有天童子常作天樂讚歎燒香其音清雅無可爲比衆生聞者生信悟道如來每說法時在大衆前常執香爐天童取香來授與佛令之供養又有黃金函內盛大般若合三十億偈黃金爲經牒白玉爲界道白銀爲字其函長三十內有二比丘亦入滅定此函及爐是拘留佛所製次第付我乃至樓至佛諸佛欲興世皆開此金函披閱經典以般若力天魔不嬈速登正覺今將付囑努力守護勿令損失我受得已於菩提樹下六年苦行常飲此瓶水故除飢渴煩惱亦消也又我初欲成道入河澡浴受二女乳糜至菩提樹下欲昇金剛壇山神至我所卽告我言汝今成道可依往佛若初成道欲昇金剛壇先執香爐繞壇可行七帀十方諸佛各手捻香付彼爐中令既成道可依前佛佛依此法繞壇繞樹合三十二帀十方諸佛亦前授香次命人王

普照十方廣作佛事利益凡聖不可具述

草坐

如佛本行經云爾時菩薩於河澡浴食乳糜沐身體竟光儀平復如本威力自在安詳面向菩提樹菩薩思惟此菩提道場欲作何座卽自覺知應坐草上是時淨居天白菩薩言過去諸佛欲證菩提皆鋪草上而取正覺爾時菩薩思惟誰能與我如是之草左右四顧是時忉利天帝釋天主以天智知菩薩心已卽化其身爲刈草人去於菩薩不近不遠右邊而立刈取於草其草青綠顏色猶如孔雀王項柔輭滑澤而

手觸時猶如微細迦尸衣色妙而香右旋宛轉菩薩
問彼人言賢善仁者汝名字何彼人報言我名吉利
菩薩思惟我今欲求自身吉利亦爲他人以求吉利
此名吉利在於我前我今決當得證阿耨菩提能與
我草不其化人報言我能與草是時帝釋卽化作人
刈草奉菩薩菩薩卽取一把自手執持當取草時其
地卽便六種震動將於此草向菩提樹下持草中路
忽有五百青雀從十方來右繞菩薩三帀訖已隨菩
薩行又有五百拘翅羅鳥又有五百孔雀又有五百
白鵝又有五百鴻鶴又有五百白鷗又有五百迦羅

大歡喜破不吉以成吉祥又觀佛三昧經云適施草
座地則大動諸佛化作八萬佛樹師子之座或有佛
樹高八千里四千里或高百千由旬一切佛樹具足
八萬大小不定今釋迦樹最短若干天衣而布其上
又覩佛三昧經云佛告父王如我跏趺出宮城去伽耶
城不遠詣阿輸陀樹吉安天子等百千天子皆作是
念菩薩若於此坐必須座具我今應當獻於天草卽
把天草清淨柔輭名曰吉祥菩薩受已鋪地而坐是
時諸天復見白毛圍如三寸右旋宛轉有百千色流
入諸相是諸天子各作是念菩薩今者唯受我草不

受汝草時白毛中有萬億菩薩結跏趺坐各取其草
坐此樹下二天子各見白毫中有如此相時有天子
名曰悅意見地生草穿菩薩肉上生至肘告諸天子
曰奇哉男子苦行乃爾不貪多時喚聲不聞草生不
覺卽以右手申其白毛其白毛端直正長一丈四尺
五寸如天白寶中外俱空天見毛內有百億光其光
微妙不可具宣諸天見已歎未曾有卽放白毛右旋
宛轉還復本處是時降魔魔還天宮白毛隨從直至
六天無數天子天女見白毛孔通中皆空圓圓可愛
如楚王幢如來有無量相好不及白毫少分功德
淨頼草菩薩問言汝名何等答名吉祥菩薩聞之心

降魔

如因果經云四月七日世尊降魔于時落日停光明月映徹園林華果榮不待春智度論云爾時天魔將十八萬天魔衆皆來惱佛佛以眉間微光照皆墮落又觀佛三昧經云魔王心怒卽欲直前魔子諫曰父王無辜自招殄疾菩薩行淨難動如地云何可壞又雜寶藏經云昔如來樹下惡魔波旬將八十億衆欲來壞佛便語佛云汝獨一身何能坐此急可起去若不起者我捉汝脚擲著海水佛言我觀世間無能擲我汝於前世時曾於一寺受一日八戒施辟支佛一鉢之飯故生六天爲大魔王而我於三阿僧祇劫亦設供養聲聞緣覺不可計數魔言汝道我昔一日持戒施辟支佛食信有其實我亦自知汝亦知我汝自道者誰爲證知佛以手指地言此地證我作是語時一切大地六種震動地神卽從金剛際出合掌白佛言我爲作證有此地來我恒在中世尊所說其實不虛佛語波旬汝今先能動此澡瓶然後可能擲我海水爾時波旬及八十億衆不能令動魔王軍衆顚倒自墜破壞星散又佛本行經云爾時魔王波旬長子名曰商主卽以頭頂禮菩薩足乞求懺悔口唱是言

大善聖子願聽我父發露辭謝凡愚淺短猶如小兒無有智慧我今忽來惱亂聖子將諸魔衆現種種相恐怖聖子我於已前曾諮父言以忠正心雖有智人善解諸術猶尚不能降伏於彼悉達太子況復我等但願聖子恕宪我父我父無智不識道理如是恐怖大聖王子當何取生大聖王子願仁所誓早獲成就速證阿耨菩提

成道

如普曜經云菩薩於樹下坐明星出時豁然大悟年至十九出家二十成道又依般若經釋論云摩樓頻螺林中成佛又自拔三昧經云初成佛時十方諸佛各送袈裟佛合成一服此衣今在梵天供養又空行三昧經云彌陀佛先我四劫得道維衛佛先我三劫得道有佛名能儒二十滅度迦葉佛十八得道我年二十七得道今從多爲定十九出家三十成道此文應允亦與餘義相應善見律云月生三日得一切智泥洹經云佛初出得道並四月八日今以爲正

天讚

如華嚴經云爾時如來以自在神力不離菩提樹坐及須彌山頂妙勝殿上夜摩天宮寶莊嚴殿趣兜率

天宮一切寶莊嚴殿爾時帝釋天王承佛威神以偈頌曰

無礙如來猶滿月　諸吉祥中最第一
來入衆寶莊嚴殿　是故此處最吉祥

華嚴經云爾時如來威神力故十方一切諸佛世界諸四天下一一閻浮提皆有如來坐菩提樹下無不顯現爾時世尊威神力故不起此座昇須彌頂向帝釋殿爾時帝釋即說偈言

七佛定光諸佛等　諸吉祥中最無上
彼佛曾來入此處　是故此地最吉祥

切世界轉淨法輪於一念中悉現一切世界隨應化導一切衆生悉令解脫於一念中悉於一切世界種種莊嚴身隨應衆生於一念中悉現一切世界種種莊嚴無數莊嚴如來自在一切智藏於一念中悉現一切世界清淨衆生於一念中遍一切世界悉現三世一切諸佛於一念中爲種種諸根精進欲性故現顯三世諸佛種性成等正覺開導衆生佛子是爲一切諸佛於念念中生十無盡智又智度論云如阿毗曇說一時無二心者若化佛語時化主默然若化主語時化佛亦應默然云何佛一時皆說六波羅蜜答曰

爾時世尊威神力故不離道場及帝釋宮向夜摩天寶莊嚴殿爾時天王以偈頌曰

名稱如來聞十方　諸吉祥中最無上
來入摩尼莊嚴殿　是故此處最吉祥

依華嚴經云佛子一切諸佛於念念中悉能出生十無盡智何等爲十於一念中悉現一切世界從兜率天命終於一念中悉現一切世界菩薩出生於一念中悉現一切世界菩薩出家於一念中悉現一切世界菩薩成等正覺於一念中悉現一

此如外道聲聞變化耳如佛變化無量三昧力不可思議是故佛自語時無量千萬億化佛亦一時皆語又諸外道及聲聞化不能作化如佛世尊化復作化故諸外道聲聞滅後不能留化如佛滅後能留如佛無異如毗曇中一時無二心者今佛亦如是當化語時亦不有心佛心念化欲令化語即便皆語

音釋

觚　攻乎切觚棱也
漸　將先切漸漸也
聲　居候切聲譽也
蒙　即委切蒙喙也
蹲　徂尊切蹲踞也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千佛篇第五之七

說法部

述意

蓋聞大聖逗機影迹無方所現之處無非利益故諦分眞俗事決形心憑假實而上征寄乘權而下比良由生老病死無自出之期菩提涅槃有修入之證但內典無邊應機而說故使法輪則奈園初轉僧侶則憍陳始度至於迦葉兄弟自連朋友西域之大勢東方遍告二十八天之主一十六國之王莫不服道而傾心飡風而合掌於是他化宮裏乃弘十地耆闍山上方會三乘善吉談無得之宗淨名顯不言之旨伏十仙之外道制六群之比丘智前則吐納江河掌內則搖動山谷論劫則方石屢盡辯數則微塵可窮斯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步吾自庸才談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刪詩予賜之言語商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放葛仙子河上公莊周之等並驅二於方內何足道哉若我大師法人天軌模三千法式洎流中夏益利弘深廣療三毒傳照百燈相繼不絕胡可勝言

赴機

如華嚴經云如來出世譬如日出先照一切諸大山王次照一切大山次照金剛寶山然後普照一切大地然日光不作是意我當先照大山乃至後照大地由山有高下故照有前後如來亦爾平等普救然機有利鈍感佛前後見聞不同大小有異依彌沙塞律云佛得道七日受解脫樂有五百乘車載石蜜外國與生路由樹過車主兄弟二人雖謂波利創奉蜜麨四王奉鉢佛受之已爲說三歸又更七日文鱗龍王奉非人食後過七日斯那奉食姊妹四人受三歸依復過七日梵王來請轉法輪又普曜經云時梵王與六萬八千梵王眷屬來詣佛所稽首足下請轉法輪佛受請已言我宿命在波羅奈供養六百億佛應在此轉法輪由觀樹七日以報其恩故未說法又智度論云佛成道已不卽說法於五十七日今檢括機緣然後說法初七日思大乘法他第七七日用於小乘以擬衆生又菩薩瓔珞經云當轉法輪在鹿野清明園爲久飢虛者潤於甘露法又中本起經云世尊念言吾昔路由梵志阿蘭迦蘭待吾有禮應往度之天

空中曰此二人已亾七日又念應度鬱頭藍弗天復告云昨日命終又念父王昔遣五人一名拘隣二名頗陛三名跋提四名十力迦葉五名摩訶男執侍功勤應往度之又轉法輪經云佛在鹿野樹下時空中有自然法輪飛來當佛前而轉佛以手撫之止吾無始來爲名色轉今愛意盡不復流轉輪卽便住又十二遊經云佛從四月八日至七月十五日坐樹下爲一年二年於鹿野園中爲五人說法三年爲鞞鞞迦葉兄弟三人說法滿千比丘四年在象頭山爲龍鬼說法五年時度舍利目連舍利七日得上果目連十

五日得上果六年須達共祇陀爲佛立精舍有十二佛圖寺有七十二講堂有三千六百間屋有五百樓閣七年在拘耶尼園爲婆陀和菩薩等八人說般若經（此經一卷明名行事）八年在柳山窟爲屯眞陀羅王弟說法九年在穢澤中爲阿掘摩說法十年遂摩竭國爲弗沙王說法十一年在恐懼樹下爲彌勒說本起經（卽修行本起是）十二年還父王國爲釋氏八萬四千人說法又中本起經云世尊在摩竭提國六年將還本國王遣優陀延迎佛疑此異前未詳孰定又普曜經云有梵志名優陀王命迎佛別以十二年思得相見佛七日後不見不聞佛二十五年在彼尚爾若得多信利益無窮

說益

依菩薩處胎經云爾時世尊示現奇特異像變一切菩薩盡作佛身光相具足皆共異口同音說法互相敬奉各坐七寶極妙高座初一說法純男無女第二說法純女無男第三說法純度正見人第四說法純度邪見人第五說法男女正等第六說法邪正亦等當爾之時法法成就而無吾我道果成熟諸佛常法說義神足第七八萬四千空行法門第八八萬四千

無相法門第九八萬四千無願法門一一法門有無量義猶如黠慧之人身有千頭頭有千舌舌有千口一口出千種語一語解千義欲得究盡此九法門義於百千分未獲其一此是諸佛祕要之藏皆由前身宿學成就 橫明說公案備在諸篇

涅槃部

述意

惟我舍靈福盡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八十矣應身粒碎流血何追諍決最後之疑競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昏冥慈雲消滅長夜諸子誠可悲矣但法身至寂畢竟無爲報化所誘隨機應俗旣曰現生

焉得無滅凡聖雖殊而莫能免是以微言背痛而方轉甘露假託右脇而還放光明此則無病之迹也及千褁旣纏而示雙足金棺將闔而起合掌此示不滅之徵也故灰身示權常住顯實踰月之喻其旨明乎

譬光

如智度論云須跋陀羅年一百二十夢見一切人天失其明眼裸形冥中言云日當墮地破海枯竭風散須彌夢寤已恐怖天曰此是一切智人將入涅槃非關於汝明到林中求欲見佛阿難三不許佛知遥喚前共別又菩薩處胎經云如來二月八日夜半躬褰

僧伽梨鬱多羅僧安陀羅跋薩各三褁施放金棺覩身上以鉢錫杖手付阿難入金剛定碎身舍利佛從金棺出金臂問覓迦葉牛呵二人阿難答云牛呵羅漢已入涅槃佛言吾今永取滅度卽入金棺寂然不語再三出手問阿難吾爲八部說摩訶衍經汝悉聞不對曰唯佛知之又問吾在忉利爲母說法汝知不答曰不知又吾在龍宮說法龍子得道留全身舍利高一百三十丈汝知不答曰不知吾處母胎十月爲諸菩薩現不退轉法輪世尊卽以神力現母身中行住坐卧一切雲集入胎舍中汝知不答曰不知 阿難大聖

褒金棺復五百乘車載香酥油以灌白氎爾時大梵天王將諸梵衆在右面立釋提桓因將諸忉利諸天在左面立彌勒菩薩及十方諸神通菩薩當前立爾時世尊欲入金剛三昧碎身舍利於娑婆世界皆六返震動

赴哀

如摩耶經云阿那律升忉利天以告摩耶摩耶便至棺自爲開合掌起曰遠屈來下佛語阿難汝當知爲後不孝衆生故從金棺出問訊毋也僧祇律云於天冠塔邊闍維佛身迦葉赴佛涅槃經云於是迦葉辭佛到伊蘭梨山中去舍衛國二萬六千里其山多出七寶甘果種種香樹雜藥不可稱數亦有騏驎朱雀鳳凰異學道士時有方石平正色如瑠璃縱廣百二十里樹華五色冬夏茂盛列坐石上迦葉前後教授一千弟子皆得羅漢常坐此石誦經行道弟子七人同夕得夢其比丘夢見所坐方石中央分破樹皆扳根復一比丘夢見四十里泉水皆乾竭華悉零落復一比丘夢見拘羅邊坐皆悉傾毀復一比丘夢見須彌山崩復一比丘夢見日月墮落天下失明

晨起各以所夢啓白迦葉迦葉告言我曹前見光明地時大動卿等得夢佛將般泥洹耶即勑諸弟子往赴俱夷那國又菩薩處胎經云大迦葉至佛出雙足迦葉說偈云

佛所教化人　所度已周遍　我行道絕向
唯恨不見佛

於是繞棺七帀阿難西北角難陀捉東北角諸天在後直北去雙樹四十九步大迦葉手執火焚香新又雜阿含經云佛涅槃已雙樹生華垂下供養阿難說偈云

五百氎纏身　悉燒令磨滅　千領細氎衣
以衣如來身　唯二領不燒　最上及覩身

諸經共明闍維之法不錄

時節

如涅槃經云如來何故二月涅槃善男子二月名春陽之月萬物生長是時衆生多生常想爲破衆生如是常心說一切法悉是無常唯說如來常住不變於六時中孟冬枯悴衆不愛樂陽春和液人所貪愛爲破衆生世間樂故演說常樂我淨亦爾爲破世間我淨故說如來眞實我淨初生出家成道轉妙法輪皆

以八日何故涅槃獨十五日佛言善男子如十五日月無虧盈諸佛如來亦復如是入大涅槃無有虧盈以是義故以十五日入般涅槃又長阿含經云時有香姓婆羅門問阿闍世王曰何等時佛生何等時成道何等時滅度阿闍王答曰佛星出時生佛星出時出家佛星出時成道佛星出時滅度何等生二足尊等出叢林告何等得最上道何等入般涅槃佛星出叢林告佛星得最上道佛星入般涅槃八日如來生八日佛出家八日成菩提八日取滅度二月如來生二月佛出家二月成菩提二月取涅槃二月生二足尊二月出叢林告二月得最上道八月般涅槃城又薩婆多論云佛以二月八日佛星現時初成等正覺亦以二月八日佛星出時生以八月八日佛星出時轉法輪以八月八日佛星出時取般涅槃

弟子

依智度論云長老大迦葉於耆闍崛山集三藏可度衆生竟隨佛入般涅槃清朝持鉢入王舍城乞食已上耆闍崛山語諸弟子我今日入無餘涅槃一切諸人聞是語已皆大愁憂迦葉晡時從禪定起入衆中坐讚說無常苦空無我如是種種說法已從佛所得僧伽梨持衣鉢提杖如金翅鳥現昇虛空作十八變於耆闍山頭與衣鉢俱作是願言令我身不壞彌勒成佛時我是骨身還出直入山頭石中如入耎泥入已山還合後人壽八萬四千歲身長八十尺彌勒佛身長一百六十尺佛面二十四尺圓光十里是時衆生聞佛出世無量人等隨佛出家又大悲經云是迦葉以本願力所加持故住虛空中現種種神通變化已以已身火闍維其身闍維身已灰炭不現又薩婆多論云舍利弗目連以不忍見佛泥洹便先泥洹以先泥洹故七萬阿羅漢同時泥洹當於爾時四輩弟子莫不荒亂於時如來以神通力化作二大弟子在佛左右以此緣故衆生歡喜憂惱卽除佛爲說法各得利益

結集部

述意

夫眞諦玄凝法性虛寂而開物導俗非言難津是以不二默訓會於義空之路一音振辯應乎羣有之境自我師能仁之出世也鹿野唱其初言金河究其後說契經以誘小學方典以勸大心妙輪區別十二惟

部法聚總要八萬其門聲善逝晦迹而應眞結藏始則四鉢初集經中則五部分戒大寶斯在含識至意爲抒拔皆是以金言不可遺謬也

結集

此中廣明結集具有四時第一依智度金剛仙二論如來在此鐵圍山外共文殊師利及十方佛結集大乘法藏第二依菩薩處胎經及四分律等如來初入涅槃始經七日大迦葉共五百羅漢令到十方世界召得八億八千衆共爲集三藏第三依智度論如來入涅槃後至夏安居初十五日大迦葉共千羅漢在王舍城結集三藏第四依四分律如來入涅槃後一百年內爲跋闍子檀行十事大迦葉共七百羅漢在毗舍離城結集三藏此下四重依經次第列出庶將來哲不積餘卜也

大乘結集

依大智度論金剛仙論云文殊師利結集中明如來在此世界之外不至他方世界十方諸佛並皆雲集說法亦名話經文殊後結集召諸菩薩及大羅漢無量無邊各言其經我從佛聞須菩提言金剛般若我從佛聞諸經當部各有弟子同時聞者並云我親從

佛聞故知不局阿難然阿難則遍聞諸經餘之弟子則偏局當部又依涅槃經大聖說法既有三乘傳法人還有三名一名阿難陀此云歡喜謂持中乘法藏三名阿難陀娑伽羅此云歡喜海謂持大乘法藏三名雖異據體唯一故維摩經云舍利弗問天女曰汝於三乘當何志求天曰若以小乘法化我作聲聞若以中乘法化我作緣覺若以大乘法化我作菩薩故知阿難通持大小乘人此三人中前二人者有親聞傳聞故千結集中阿難昇座依智度論說偈云

佛初說法時　爾時不聞見　如是展轉聞
佛遊波羅奈　爲五比丘說　四諦之法輪

五百結集

依菩薩處胎經云爾時佛取滅度已經七日七夜時大迦葉告五百阿羅漢打揵椎集衆卿五百人盡詣十方諸佛世界諸有得阿羅漢六通者盡集此閻浮提雙樹間釋迦牟尼佛今已捨壽起七寶塔今集欲得演出眞性法身汝等速集聽采微妙之言爾時五百羅漢受大迦葉教如人屈伸臂頃卽到十方恒河沙刹土集諸羅漢得八億八千衆來集忽界聽受法

言又僧祇律云時大迦葉語諸比丘結集法藏勿令
法滅諸人欲往餘處結集迦葉言應住王舍城有五
百人臥具衆皆言爾令阿那律守佛舍利勿使諸天
將去過去迦葉佛滅度時弟子但知懊惱不覺天持
舍利去盡世人不得供養時阿難不去迦葉與千人
至剎帝山施世尊舍利目連坐次迦葉四月結集斷
於外緣少二人不滿五百那律復來猶少一人迦葉
遣目連共行弟子梨婆提長老羅漢汝往三十三天
呼提那羅漢提那羅漢聞佛涅槃不忍見佛行處已
入滅度後遣至尸利沙翅宮喚憍梵波提羅漢乃至

毗沙門天宮命須蜜多羅漢並已涅槃又菩薩處胎
經云爾時迦葉見衆集已語優婆離卿爲維那唱阿
難下即受教唱下罰阿難不請佛住壽等已阿難心
意荒亂內自念言佛滅度未久恥我乃爾即自思惟
四諦法已便於衆前成阿羅漢諸塵垢滅朗然大悟
聖衆稱善諸天歌歎爾時大地六反震動時大迦葉
即使阿難昇七寶高座迦葉告言佛所說法一言一
字汝勿使有缺漏菩薩藏者集著一處戒律藏者亦集
著一處戒律藏者亦集著一處爾時阿難最初出經
胎化藏爲第一中陰藏第二摩訶衍方等藏第三戒

律藏第四十住菩薩藏第五雜藏第六金剛藏第七
佛藏第八是爲釋迦文佛經法具足無失矣爾時阿
難發聲唱言我聞如是一時說佛所居處迦葉及一
切聖衆皆悉墮淚悲泣不能自勝咄嗟老死如幻如
化昨日見佛今日已稱言我聞又四分律云爾時世
尊在拘尸城末羅國娑羅林間般涅槃諸末羅子洗
佛舍利已具辦闍維時大迦葉燒舍利已以此因緣
集比丘言我等今可共論法毗尼勿令外道以致餘
言譏嫌沙門瞿曇法律若煙其世尊在時皆共學戒
而今滅後無學戒者諸長老今科差比丘多聞智慧
是阿羅漢者時即差得四百九十九人皆是阿羅漢
多聞智慧者時諸比丘言應差阿難在數中大迦葉
言勿以阿難在數中何以故阿難有愛恚怖癡是故
不應令在數中時諸比丘復言阿難是供養佛人常
隨佛行親從世尊受所教法必處處疑問世尊是故
令者應令在數即便令在數諸比丘皆作是念我等
當於何處集論法毗尼多饒飲食臥具無乏耶即皆
言唯王舍城房舍飲食臥具無乏衆多我等今宜可共往
集彼論法毗尼時大迦葉即作白令集王舍城時阿
難在道行靜處心自念言譬如新生犢子猶故飲乳

與五百大牛共行我今亦如是學人有作者而與五
百羅漢共行時諸長老皆往毗舍離阿難在毗舍離
住時諸道俗皆來問訊阿難多人衆集時有跋闍子
比丘有大神力已得天眼知他心智令觀阿難爲是
有欲無欲人耶即便觀察是有欲非是無欲令當令
其生猒離心即說偈言

靜住空樹下　心思於涅槃　坐禪莫放逸
多說何所作

時阿難聞說偈已即便獨處精進不放逸寂然無欲
時在露地夜多經行遇明相欲出時身疲極方欲倚
臥頭未至枕頃於其中間心得無漏解脫此是阿難
未有法時阿難得阿羅漢已即說偈言

多聞種種說　常供養世尊　已斷於生死
瞿曇今欲臥

時大迦葉集比丘僧即作白集論法毗尼時阿難即
從座起偏露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大迦葉我親從
佛聞憶持佛語始從初篇乃至一切揵度調部毗尼
增一都集爲毗尼藏彼即集一切長經爲長阿含一
切中經爲中阿含從一事至十事從十事至十一事
爲增一阿含集於雜事爲雜阿含如生經本經乃至

偈經等如是集爲雜藏有難無難繫相應作處集爲
阿毗曇藏時即集爲三藏在王舍城五百阿羅漢共
集法毗尼是故言集法毗尼有五百人
千人結集

依智度論云是時佛入涅槃已大迦葉如是思惟我
云何使是三阿僧祇難得佛法令得久住應當結集
三藏可得久住未來世人可得受行作是語竟住須
彌頂擿銅揵椎說此偈言

佛諸弟子　若念於佛　當報佛恩
莫入涅槃

時大迦葉作大迦葉語聲遍至大千世界皆悉聞知
諸有弟子得神力者皆來集會大迦葉所選得千人
除其阿難盡皆羅漢內外經書諸外道家十八種大
經盡亦讀知皆能論議降伏異學大迦葉言若我昔
常乞食者常有外道強來難問廢闕法事令王舍城
常設飯食供給千人不得取多告語閻王給我等食
日日送來不得他行是中夏安居三月初十五日說
戒時集大迦葉入定已天眼觀今衆中誰有煩惱未
盡應逐出者唯有一人阿難煩惱未盡餘九百九十
九人諸漏已盡清淨無垢大迦葉從禪定起衆中手

牽阿難出言今清淨衆中結集經藏汝結未盡不應
住此是時阿難慚愧悲泣而自念言我二十五年隨
侍世尊供給左右未曾得聞如是苦惱佛實大德慈
悲含忍念已白大迦葉言我能有力久可得道但諸
佛法阿羅漢者不得供給左右使令以是留殘結使
不盡斷耳大迦葉言汝更有罪佛意不欲聽女人出
家汝慇懃勸請佛聽爲道以是佛之正法五百歲而
衰微法汝應作突吉羅懺阿難言我憐愍瞿曇彌又
三世諸佛法皆有四部衆我釋迦文佛云何獨無大
迦葉復言佛欲涅槃時近俱夷那竭城背痛四體酸

梨衣以足踏上是汝之罪汝應作突吉羅懺悔阿難
言爾時有大風起無人助我我捉衣時風吹來墮我
脚下非不恭敬故踏佛衣大迦葉復言佛陰藏相般
涅槃後以示女人是何可耻汝應作突吉羅懺悔阿
難言爾時我思惟若諸女人見佛陰藏相者便自羞
耻女人形欲得男子身修行於佛種種德根以是故
我示女人不爲無耻而故破戒大迦葉言汝有此六
種突吉羅罪盡應僧中悔過阿難言諾隨長老大迦
葉及僧所教是時阿難長跪合掌偏袒右肩脫革屣
作六種突吉羅罪懺悔大迦葉於僧中手牽阿難出

多羅僧敷卧語汝言我須水汝不供給是突吉羅阿
難答言是時五百乘車截流而渡令水渾濁以是之
故不取大迦葉復言正使大水濁佛有大神力能令大
海濁水清淨汝何以不與是汝之罪汝去作突吉羅
懺悔大迦葉復言佛問汝若有人四神足好修可住
壽一劫若減一劫多陀阿伽度四神足好修欲住壽
一劫若減一劫汝默然不答問汝至三汝故默然汝
若答佛應住一劫若減一劫由汝故令佛世尊早入
涅槃汝作突吉羅罪懺悔阿難言魔蔽我心是故無

語阿難言斷汝漏盡然後來入殘結未盡汝勿來也
如是語竟便自閉門爾時諸阿羅漢議言誰能結集
毗尼法藏者長老阿泥盧豆言舍利弗是第二佛有
好弟子字憍梵波提（奉牛切）柔輭和雅常處閑居住心
寂寞能知毗尼法藏今在天上尸利沙樹園中住遣
使請來大迦葉語下座比丘汝次應僧使下座比丘
歡喜踊躍受僧勅命白大迦葉言我到彼所陳說何
事大迦葉言汝到彼已語憍梵波提大迦葉等漏盡
阿羅漢皆會閻浮提僧有大法事汝可疾來是下座
比丘頭面禮僧足右遶三帀如金翅鳥飛騰虛空往

到憍梵波提所頭面作禮語憍梵波提傳前迦葉教
是時憍梵波提心覺生疑語是比丘言僧將無鬪諍
喚我耶無有破僧者不佛日滅度耶是比丘言佛已
滅度憍梵波提言佛滅度太疾世間眼滅逐佛轉法
輪將我和上舍利弗今在何所答曰先入涅槃憍梵
波提言大師法將各自別離當可奈何摩訶目揵連
子今在何所是比丘言此亦滅度憍梵波提言佛法
欲散衆生可憐大人過去如是次第問諸羅漢憍梵
波提言我失離欲大師皆已滅度我不復能下閻浮
提住此般涅槃說是言已作十八變自心出火燒身

身中出水四道流下至大迦葉所水中有聲說此偈
言

憍梵鉢提頭面禮　妙衆第一大德僧
聞佛滅度我隨去　如大象去象子隨

爾時下座比丘持衣鉢還僧是時阿難中間思惟諸
法來盡殘漏其夜坐禪經行態慇求道是阿難智慧
多定力少是故不即得道定智等者乃可速得後夜
欲過疲極偃息却臥就枕頭未至枕廓然得悟如電
光出閻者見道入金剛定破一切煩惱山得六通已
即夜到僧堂門敲門而喚大迦葉問言敲門者誰答
言我是阿難大迦葉言我今夜得
累汝令持法藏汝應報佛恩佛在何處最初說法佛
諸弟子能守護法藏者皆已滅度唯汝一人在汝今
應隨佛心憐愍衆生故集佛法藏是時阿難禮僧已
坐師子牀時大迦葉說此偈言

佛聖師子王　阿難是佛子　師子座處坐
觀衆無有佛　如是大德衆　無佛說威神
如夜無月時　虛空不明淨　諸大智人說
汝佛子當演　何處佛初說　今汝當布施
是時長老阿難一心合掌向佛涅槃處作如是言
佛初說法時　爾時我不見　如是展轉聞

佛在波羅奈　佛爲五比丘　初開甘露門
說眞四諦法　苦集滅道諦　阿若憍陳如
最初得見道　及八萬諸天　聞是得見道
是千阿羅漢聞是語已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皆言
咄哉無常力大如是我等眼見佛說法今乃言我聞
便說偈言
我見佛身相　猶如紫金山　妙相衆德滅
唯有名獨存　是故當方便　求出於三界
勤集諸善法　涅槃最安樂
爾時長老阿泥盧豆說此偈言

咄世間無常　如水月芭蕉　功德滿三界
無常風所壞
爾時大迦葉復說偈言
無常力甚大　愚智貧富貴　得道及未得
一切無能免　非巧言妙寶　非欺誑力諍
如火燒萬物　無常死法爾

音釋　黠丁八切慧也　黠與猾同　褓必孟切褁也　褓同　裸郎果切赤體也　襃必孟切衣寬也　毳通貝切毛布也　騏騏驎正作輤輤雜珍切　鈴音零　侹倚切倩侹也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九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千佛篇第五之八

結集部之餘

結集之餘

七百結集

四分律云爾時世尊般涅槃後百歲毗舍離跋闍子
比丘行十事言是法清淨佛所聽應兩指抄食得聚
落間得寺內後聽可得常法得和得與鹽共宿得飲
閉樓羅酒得畜不截坐具得受金銀彼於布薩日檀

越布施金銀而共分之如是簡擇一一檢校乃至十
事非法非毗尼非佛所教已皆下舍羅在毗舍離七
百阿羅漢集論法毗尼故名七百集法毗尼

依道宣律師感應記云律師問天人曰世尊涅槃後
結集法藏儀式云何天人答曰惟大聖隱顯隨機生
滅三藏遺迹結集是因衆集多少律論不等如律中
五百七百皆遵大迦葉最爲衆首如大論中高選千
人皆同無學至結集已召外衆集重敎所結有不同
者分爲二部依尊迦葉名上座部餘外衆多名大衆

部依文殊問經初分二部即其事也通約大小三藏皆阿難出其住處同集王舍城然據文殊集衆略結大乘即在大鐵圍山外二界中間今明儀式初佛滅度經停一月供養舍利方始闍維（依律停之七日即爲作荼毘至者）日焚了置塔亦竟一切大衆往詣舍衛祇洹精舍尊大迦葉使小目連（阿名者大人名大神通也）於僧戒壇鳴鐘集衆時百億四天下凡聖僧等一切皆集便白四羯磨竟頭盧及阿難昇高座披佛布僧伽梨先誦遺教經如佛在世約勅之相時大菩薩阿羅漢一切智愚人分我教網以爲五部十八部乃至五百部雖味薄淡仍是我正法爾時佛告四天王汝施我碼碯比丘天龍八部聞皆悲泣不能自勝爾時大迦葉即

從座起著布僧伽梨手執尼師壇至高座前敷坐具禮阿難已右繞三帀而立時大梵天王持七寶蓋覆阿難上時天帝釋進七寶案置阿難前羅睺阿修羅王各執七寶香鑪在阿難前阿難受已置寶案上他化天王進七寶几在寶案後時魔王波旬持七寶拂授與阿難仍與帝釋夾侍兩邊四天王各侍高座四脚三十二使者在迦葉後各各呈恭胡跪敬聽時大迦葉禮阿難已又繞三帀至前問訊如佛無異然後問緣如別所說一依經始從如是乃至末後歡喜奉行爾時迦葉重問曰我過去諸佛修多羅中一二

又告帝釋汝施我金銀又告魔王梵王汝施我天工師又告修吉龍王羅睺阿脩羅等汝施明月寶珠及摩尼珠等用爲塔燈明天龍王等各依命獻世尊受已以其神力於一念頃諸塔皆成地爲六種震動塔放大光從於香山直至戒壇化爲金銀臺臺至右頂中有百億佛說諸勝妙法歎持戒功德毀破戒者佛告阿難如前寶塔今在香山世尊涅槃時付囑帝釋及以四天王世尊涅槃竟將往戒壇南畔林外安置九十日待迦葉結集竟最初於葉本寫出三藏教次令阿闍世王又寫出五本用我黃金印及以白銀印

印迦葉初本及閻王寫者須用七寶印印迦葉藥本
次以七寶印印魔王寫者梵王寫三本可用白銀印
帝釋寫七本可用黃金印娑竭龍王寫八萬經本者
俱三色印總以印定之令流布閻浮提及三天下皆
用印之既印經已還內金瓶中住戒壇南者爲迦葉
結集三藏諸教文義皆令圓備欲令阿難隨問出經
令無遺忘由此二事令鎮戒壇南迦葉入定後四王
帝釋將塔及金瓶往至香山頂經一百年帝釋四王
將諸天樂日日來供養法爲彼山中五通神仙其數
八萬次第於此閻浮洲作粟散王不信正法者爲令

生信故鎮香山復爲育王初不信我法廻彼邪見令
生正見與八萬塔又佛告目連汝往須彌山頂鳴鐘
召集十方我本分身諸佛雲集世尊從座起與分身
佛放光明大地振動諸佛及大千界聲聞菩薩衆等
佛俱共合掌禮塔觀門內開彼黃金塔中有八
萬眞珠白銀樓觀盛佛脩多羅及大毗尼藏諸臺觀
上有大摩尼珠以爲燈明有六比丘入滅盡定白銀
觀內多有七寶蓮華師子之座其數八百萬一一蓮
華座皆有諸佛聲聞形像及八部神衛復有五十比
丘入滅盡定佛告普賢汝持我黃金螺至比丘所吹

我興世曲并告我涅槃普賢依教吹已此比丘卽從
滅定起問普賢言今何佛出答釋迦牟尼佛今將涅
槃彼比丘卽共普賢來至佛所禮敬起居却住一面
立塔內有六比丘先白佛言拘留佛涅槃時令我住
此塔待至釋迦乃至樓至彼佛勅我言後佛興世入
涅槃時結集三藏時當開我觀取我經律一本我此
大千界百億諸國土書有六十四體各取一本將付
彼佛令滅度後結集三藏竟時當依我經本書寫莊
嚴又隨諸國所用不同得傳文字者皆可用之唯除
皮骨土書不得傳寫自外樹葉紙素金寶石鐵等並

得用之彼佛令我入定守護經像令付世尊涅槃後
迦葉結集竟流傳諸國也又佛告娑竭龍王及四天
王等汝施我眞珠摩尼金銀等欲造塔觀盛前佛及
經像爾時天龍等隨念奉施如來受已卽以神力於
一食頃皆成珠臺及金銀塔觀各得八百萬盛前經
像又告分身佛汝等各施我一塔及一白銀觀鎮我
大千界所有遺法不令毀壞諸佛聞已各隨喜施又
得百億萬佛並放口光悉皆隨喜又告諸菩薩能持
守護我之臺塔傳譯經典當依臺塔經像流布此之
臺塔並在香山頂世尊涅槃時勅我及羅雲住持末

來惡世開導衆生今離衆苦將至帝釋宮安置歡喜
園乃至魔王於塔供養至五百年過五百年已後教
流行諸國迄至法滅塔亦上至兜率陀天彌勒既見
塔來知我法滅放大光明遍照地獄後遇樓至佛皆
得解脫過是年已塔還從兜率陀天下住娑竭龍宮
世尊所造塔及白銀觀付文殊師利普賢觀音將此
觀塔周遍大千界一國留一觀及一金塔如震旦爾
時文殊將塔觀往清涼山金剛窟安置至今流行今
前菩薩從窟出經像示彼持者令易流通乃至我之
法滅令娑竭大龍收入大海宮內又問一切脩多羅

藏既結集已當安何國付囑何王今欲結集爲當廣
結略結請次第說之答曰我聞世尊說付囑大迦葉
當令廣集又付文殊往大鐵圍山諸菩薩等住處九
地有八萬人當令略集付囑阿闍世寫我遺教迦葉
結集本安置修羅窟中又問世尊在時我從佛聞若
結集竟將我三藏教付囑娑竭龍王今聞汝說與昔
聞異答曰我聞世尊說結集三藏在脩羅窟中經二
十年中待文殊結竟方付娑竭龍王又問祇桓精舍
有諸古佛及以三藏陰陽書及供養具當付何人答
曰此事因緣並在祇桓圖經說之各有付處不煩此

性輕利得行三部教合四百三國土同此一文字並
行前三律教又問云何三部教答曰行前二部教乃
以大僧祇如求流羅國及餘二天下唯行一部教所
謂薩婆多部是也祇桓寺殿內簷下有四銀臺兩臺
內有黃金修多羅白玉爲牒又有兩臺內有毗尼藏
黃金爲牒白銀爲字毗尼律藏是龍王書修多羅經
藏是魔王書此二藏經並是過去星宿劫前古佛經
也於閻浮洲中此之兩部書經最爲第一至佛涅槃
後娑竭龍王收將入宮供養又迦葉佛時震旦國之
一人書大毗尼藏及修多羅藏及修多羅經銀紙金

書毗尼律金紙銀書當爾書時在荊州大明寺寫經在蓮華東面臺內律在華上西面臺罪履供養不可說盡諸百億四天下中文字與此同者斯有鍾張王衛之儔未足爲比如來在日諸國聖人來者多以此經律示之佛去之後文殊師利收此經律安在清涼山金剛窟中又有臺內有過去佛說毗尼書有三萬八千種百億四天下同此方書者最爲第一南方天王第三子張瓌撰述祇桓圖經一百卷北方天王第十六子造立五精舍記有五百卷各在當天頌曰

遥欣大覺　曠矣神功　四禪無像

三達皆空　千佛異迹　一智心同

表靈降世　敷演開曚　賢劫始四

餘佛潛通　續前有七　繼嗣虔恭

永言鷲室　栖誠楚宮　八相成道

萬德虛融　天人受福　惡止善興

含生藉甚　同感恩隆

感應緣 卷十 弘明集卷二十 九

前漢孝武帝已聞佛教

前漢哀帝時已行齋戒

秦始皇時亦有佛法至

後漢郊祀志記佛爲大聖

後漢明帝時三寶具行

西晉海浮維衛迦葉二石像

西晉文宣帝時得佛牙至

隋天台釋智顗感見三道寶階

唐潞州釋量榮感見七佛現

夫至人應感與世推移慈化無方豈局形教致使聞同解異說一悟殊登位地而上征封迷途而下降全身碎身之相聚塔散塔之儀神光燭而邪計摧靈迹挺而深信立自法水東流道光西照英賢榮盛感應實多故育王表塔創啓隆周釋父影形薩興炎漢自斯歷代積著彌繁量非五天獨揚神化故經曰正法後被先於北方次及東南至中方滅也今且列漢明已來至今大國隨所見聞三寶靈迹件述三五餘之不盡者備在別傳

案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卽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泯涸井水溢出山川震動有五

色光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太史蘇由奏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一千年外聲教及此昭王卽勑鐫石記之埋於南郊天祠前此卽佛生之時也相國呂侯乘驛驟八駿而行求佛因以禳之

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損舍折木地動天陰西方白虹十二道太史扈多曰西方聖人滅矣此卽佛入涅槃之相也

又案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現夜明如日卽佛生時之瑞應也良由佛有眞應二身權實兩智三明八解五眼六通神用不可思議法號心行處滅

聖也又老子西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量此而言優劣可知也

前漢孝武帝元狩中霍去病討匈奴至皐蘭過居延山獲昆邪休屠王等又獲金人率長丈餘之到於甘泉宮帝以爲大聖燒香禮拜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浮圖之教此卽佛之形教相顯之漸也

前漢哀帝元壽年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圖經還漢當時稍行浮圖齋戒祠祀之法也

前漢成帝時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向博觀其道也運衆聖於泥洹其力也接下凡於苦海巍巍蕩蕩可略言焉故列子云昔昊太宰嚭問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强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閒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將三皇五帝必是大聖孔丘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之譽以此校量推佛爲大

史籍往見有佛經及看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太史創撰列仙圖黃帝以下迄至于今定撿實錄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據此而明秦周已前早有佛法流行震旦何以取知今案所列也故佛傳云佛滅度後一百一十六年東天竺國有鐵輪王統閻浮提收佛靈骨役使鬼神起八萬四千塔具如下述此九州之地並有遺塔云是育王所造此塔卽當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之歲故塔興焉世經十二王至秦始皇二十四年梵燒典籍育王諸塔由此見隱又檢釋道安朱士行等經錄目云秦始皇之時

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賫持佛經來化始皇弗從遂囚禁之夜有金剛丈六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准此而言則知秦漢已前有佛法也晉道安所載十二賢者亦在七十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案文殊般若經泥洹經云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爲仙人說法又案地理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卽葱嶺是也其下有三十六國先來奉漢其葱嶺連亘東至終南文殊來化仙人卽斯地也詳而驗之劉向所論可證矣

後漢明帝時雒陽白馬寺有攝摩騰本中天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常遊化爲任至漢永平三年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將人傳毅奏答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爲然卽遣中郎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邀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別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又漢明帝遠召摩騰法師來至雒陽於城西雍門外立白馬寺是漢地伽藍之始也相傳云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遶塔悲鳴卽以告王王卽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爲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又漢雒陽白馬寺有竺法蘭是中天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旣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會彼學徒留礙蘭乃間行而至旣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卽爲翻譯所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爲宗包羅精麤無所不統善爲宏闡勝大之言可求枉於一體之內所明在於視聽之表歸於玄微深遠難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莫不懍然自失也餘如漢法本內傳說其敎以修善清心爲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其精進者名爲沙門漢言息惡剃髮毀容去家出俗絕情洗欲而歸於無爲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後受形而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貴行善修道以練其神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佛也身長丈六黃金色項佩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通萬物而大濟群生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爲宗包羅精麤無所不統善爲宏闡勝大之言可求枉於一體之內所明在於視聽之表歸於玄微深遠難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莫不懍然自失也餘如漢法本內傳說

陽春秋六十餘矣又漢明帝時天竺國竺法師將畫
釋迦倚像是優塡王栴檀像師第四作也旣至雒陽
明帝卽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王上舊
像今不復存焉漢地之始此像初也（魏書釋老志明帝時三寶初來）
（義）昔漢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以問東方朔朔云
不經可問西域胡僧後法蘭旣至衆人追以問之蘭
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朔言有徵信者甚
衆
昔維衛及迦葉石像以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像汎海
而入乎吳松江滬瀆口遥見海中有二人浮游水上
漁人莫能就視延巫師祝則謂爲海神祭酒則疑是
仙靈或振鐸以請或巾裼往祈並濤涌霧暗逆流遠
去奉黃老者謂是天師往迎風浪如故吳縣朱應素
奉正法通請東靈寺帛尼幷信齋戒者數人共往迎
像於是雲銷日朗風霽波息乘流自到轉身示銘始
接登舟其輕如羽未載大卓其重若山及處像於吳
時舊寺通玄精舍事源委曲已詳舊碑至齊永明七
年又有瑞石浮海來入吳境質堅貞固光采鮮潤駕
潮截瀾汎若松舟時主書朱法讓卽先獲石像朱應
之曾孫也被使至吳獲石像獻臺是時齊武皇帝初
建禪靈重構七層壯美莊嚴而瑞像不遠而至協時
應機朝士僉議以爲宜矜妙貌式影法身乃命石匠
雷卑石等造釋迦文像身坐高三尺五寸連光及座
通高六尺五寸盡鐫琢之奇極金艧之巧克孚頭相
元副幽禎竊惟石性本沉神感則浮越海適吳隅代
荐至雖古今異造而總歸七佛獲瑞之人復緣朱氏
祕契冥期終始如一故追序前事以表厥證宋世所
獲二石像立高七尺銘其背上一名維衛佛二名迦
葉佛莫識年代而字分明在吳郡通玄寺齊感所造
瑞石像舊在禪靈寺
齊文宣皇帝時有先師統上家世涼州年至十三發
誓西行至宋元徽三年五月遂發京師到五年方到
芮芮進到于闐國臨發之日有一僧於密室之中出
銅函一枚手授先師曰此函有佛牙方一寸長三寸
可將還南方廣作利益先師敬喜頂受如覩佛身此
僧又云我於烏纏國取此佛牙甚爲艱難又獲銅印
一枚國王面像以封此函先師後聞諸僧共議云烏
纏國失却佛牙不知何國福德僧當獲供養先師聞
已私懷默喜倍加尊敬於是賫還鍾山十有五載雖
復親近而弟子莫知唯密呈靈相寺法願律師頂戴

苦勤出示舊聞寵茲一僧莫知眞僞心多疑僞是時
司徒竟陵王文宣王幼含勝慧結志隆雲誠感懇徵
亟發靈應以永明七年二月八日於西第莊內堂法
會見佛從東來威容顯曜文宣望身頂禮因而侍立
自覺已冠裁及趺踝佛俛而微笑既而咳嗽白如凝
雪以手承捧變爲玉稻後移鎮東府以六月二十九
日又夢往定林見先師稱病而卧因問生老病死五
通未免法師衣鉢之餘寧可營功德不對曰貧道庫
中有無價神寶敬以憑託宜自取之依言往求見有
函匱次第開視多是經像末見小函懸在虛空取而
開之光色不恒始言是像而復非像既云非像而復
是像文宣從夢而覺心知休徵明旦卽遣左右楊曇
明密夢證法師庫中必有異寶宜以惠示先師造次
之間謂求俗眞珠不意是牙乃修常答旨續更尋思
中夜方悟以事難傳說乃躬自到府具敘本源貧道
唯示頌律師一人更無知者今檀越感通冥應信而
有徵便是不可思議其迹已現寧敢久廢威神以廢
佛事今奉歸供養後經三日自送東府文宣得牙十
許日又夢在空中狀若牛角長三尺餘神光洞發燭
其右臂俄覩一蠶像亦三尺瞬目而語三稱極佳先

皇帝遣外國沙門曇摩多羅索供養之具以申虔仰
又造小形寶帳擬送西域既而逗留如有所得俄而
先師届都果獲靈瑞卽此寶帳廻以供養冥理相契
非一朝焉文宣後造寶臺以盛帳製寶藏以貯函敬
事尊重頃歷心力矣（出高僧傳并雜神異諸事出冥祥記高僧傳等錄）
隋國師智者天台山國清寺釋智顗俗姓陳氏潁川
人也宿德英賢自古罕儔常樂山居靜慮習禪道俗
欽敬君臣識重顗初往天台先有青州僧定光久居
此山積三十載定慧兼習蓋神人也既達彼山與光
相見卽陳賞要光曰大善知識憶吾早年山上搖手

相喚不乎顗驚異焉知通夢之有在也時以陳太建七年秋九月矣又聞鐘聲滿谷衆咸怪異光曰鐘是召集有緣爾時住也顗乃卜居勝地是光所住之北佛壟山南螺溪之源處既閑敞易得尋眞地平泉清徘徊止宿俄見三人皂幘絳衣執疏請云可於此行道於是創建草菴樹以松果數年之間造展相從漸成衢會光曰且隨宜安堵至國清時三方總一當有貴人爲禪師立寺堂宇滿山矣時莫測其言也顗後於寺北華頂峯獨淨頭陀大風拔木雷霆震吼蝮魅千群一形百狀吐火聲叫騁駭畏難陳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又慮身心煩痛如彼火燒又見亾没二親枕顗膝上陳苦求哀顗依止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强軟兩緣所感便滅忽致西域神僧告曰制敵勝慈乃可爲勇文多不載陳宣帝下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天台山縣名爲安樂令陳郡表子雄崇信正法每夏常講淨名忽見三道寶階從空而降有數十梵僧乘階而下入堂禮拜手擎香鑪遶顗三帀久之乃滅及大衆同見驚歎山喧其行達靈感咸皆如此不可具述於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

二日忽語衆吾將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至於滅後而多靈驗到仁壽末年已前忽振錫被衣猶如平昔凡經七現重降山寺一還佛壟語弟子曰索行故業各安隱耶舉衆皆見伸敬言問良久而隱

唐潞州法住寺釋曇榮俗姓張氏定州人也神厲氣清觀榮勤攝隨緣通化會無執著每年春夏立方等般舟至於秋冬各興禪誦乃告衆曰舍利之德擬變無方若苦業有銷請祈可遂乃人人前別置水鉢加以香鑪通夜苦求至明鉢內總獲舍利四百餘粒後

時所住堂舍忽自崩壞龕像舍利宛然挺出布在庭中一無所損又至貞觀七年清信士常疑保等請榮於州治法住寺行方等懺法至七月十四日有本寺沙門僧定者戒行精固於道場內見大光明五色間起從上而下中有七佛相好非常語僧定云我是毗婆尸如來無所著至眞等正覺以汝罪銷故來爲證然非本師不與受記如是六佛皆同此詞最後一佛云我是汝本師釋迦牟尼也爲汝罪銷故來授記曇榮是汝滅罪良緣於賢劫中名普寧佛汝身器清淨後當作佛名爲普明若斯之應現感靈祥信難圖矣

以貞觀十三年卒於法住寺春秋八十有五

敬佛篇第六之一

述意部

夫至人應感慈赴物機色相光明振德於甘露之澤影留圖像遺化於日隱之運所以忉利暫隔猶致刻檀之聖容況堅固長晦孰忘睹之本修念佛之因證見佛之果故法華經偈云西國則優填創其始移教東域則漢明肇其初沿茲而來匠者踵武聿追法身備極珍寶金石珠玉之飾土木繡畫之資莫不即心致巧因茲呈妙昔晉代僧

分而爲體帶權實以度物隨眞應以化人或扇廣大之慈風灑滂沱之法雨能使身田被潤即吐無上之芽心樹旣榮便茂不彫之葉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爲衆生故隨緣應現十方十億並願歷侍三千大千俱得親承長種福田廣興供養吐邪倒之根拔貪嗔之本修念佛之因證見佛之果故法華經偈云

若人散亂心　入於塔廟中　一稱南無佛

皆已成佛道

又譬喻經云昔有國王煞父自立有阿羅漢知此國王不久命終計其餘命不過七日若命終後必墮阿

衆創造緯絕宋齊帝王製作曰新多未記銘懼或失源今錄其殊勝垂範表益也

念佛部

夫大聖有平等之相弟子有稱揚之德故十方諸佛同出於淤泥之濁三身正覺俱坐於蓮臺之上隨念何相皆得利益所謂始從出家終成正覺於其中間道樹降魔鹿野說法相好圓滿光明炳著身色清淨事等鎔金面貌端嚴猶如滿月齒同珂雪髮似光螺目譬青蓮眉方翠柳八音響亮萬相雍容五眼洞明六通遙感懸河寫辯連注投機圓三點以成身具五

鼻地獄一劫受苦此阿羅漢尋往化之勸教至心稱南無佛七日莫絕臨去重告愼莫怠此王便又手一心稱說晝夜不廢至于七日便即命終魂神趣向阿鼻地獄乘前念佛至地獄門知是地獄即便大聲稱南無佛獄中罪人聞稱佛聲皆共一時稱南無佛地獄猛火即時化滅一切罪人皆得解脫出生人中後阿羅漢重爲說法得須陀洹以是因緣稱佛名號所獲功德無量無邊不可爲喻又觀佛三昧經云昔佛在世時佛爲父王及諸大衆說觀佛三昧經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眞金色光明無量時座下有五

百釋子以罪障故見佛色身猶如灰色羸婆羅門見已號哭自扳頭髮舉身投地鼻中血出佛安慰曰汝勿號哭吾爲汝說過去有佛名毗婆尸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一長者名日月德有五百弟子聰明多智無不貫練其父長者信敬三寶常爲諸子說佛法義諸子聞已敬父言故稱南無佛世尊名毗婆尸汝可稱名稱已命終由稱佛故生四天王天天上壽盡以前邪

見墮地獄獄卒羅刹以熱鐵叉刺壞其眼受是苦已復九百萬億那由他劫於閻浮提地獄出來生人中貧窮下賤後式佛出亦得值遇但聞佛名不覩佛形後隨葉佛拘樓秦佛拘那含佛迦葉佛亦皆聞名不見其形以聞如是六佛名故今得與我同生釋種我身端嚴如閻浮金汝見灰色羸婆羅門皆由前世邪見故爾汝今可稱過去佛名并稱汝父亦稱我名及彌勒佛稱已作禮及向大衆大德衆僧五體投地發露懺悔邪見之罪請人受教懺悔訖已見佛金色如須彌山見已白佛我今見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無量光明

作是語已得須陀洹求佛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佛告比丘我滅度後若稱我名南無諸佛所獲福德無量無邊又觀佛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有佛出世號釋迦牟尼滅度之後有一王子名曰金幢憍慢邪見不信佛法有一比丘名定自在語王子言世有佛像衆寶嚴飾極爲可愛可暫入塔觀佛形像王子即隨共入塔中見像相好白比丘言佛像端嚴猶尚如此況佛眞身比丘告言汝今見像不能禮者應當合掌稱南無佛是時王子即使合掌稱南無佛還宮繫念塔中像故即於後夜夢見佛像夢已歡喜捨離邪見歸依三寶由一入塔稱佛善根命終得值九百萬億那由他佛於諸佛所逮得甚深念佛三昧得三昧故諸佛現前爲其授記從是已來經於百萬阿僧祇劫不墮惡道乃至今日獲得甚深首楞嚴定皆王子者今財首菩薩是以是因緣智者應當如是學念佛也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

校讎

第二紙 十五行 北藏作佛 第十六紙 南

音釋

泥 乎梵切 全也 切 驛 已華切 驒 力求切 酤 音御 切 僧 丘虞切 與忽同 懼 其據切 懼也 切 毅 疑既切 溉 音戶溉 郭切 濟水名 艐 善井也 芮 儒税切 蘂名 踝 胡瓦切 足骨也 壟 魯勇切

宋磧砂居士嚴濟施財刻此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讀字 書士登書 盧煲彭圖項刻 主北珠林第二十 萬曆辛卯夏青原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敬佛篇第六之二

觀佛部

竊聞法王法力道濟無疆大慈大悲聲高有頂隨根普雨發隱密雲觸類等觀朗同明鏡是以金容誕迹遂致恒星匿彩月愛舒光便使晨曦掩色八音纔吐則尼乾轍亂七辯暫宣則富那旗靡故知威神尊重利益弘深隨喜見聞則難遭難遇勸諸行者常須觀佛心存妙色似對目前意想光儀如臨咫尺雖法身無二隨應說三逗機弘誘乃有多種今且錄經後述靈驗之不盡備在廣文又觀佛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無量世時有佛出世號寶威德上王時有比丘與九弟子往詣佛塔禮拜佛像見一寶像嚴顯可觀禮已諦視說偈讚歎後時命終悉生東方寶威德上王佛國大蓮華中結跏趺坐忽然化生從此已後恒得值佛於諸佛所淨修梵行得念佛三昧海得三昧已佛爲授記於十方面各得成佛東方善德佛者則彼師是其九弟子者作九方佛謂東南方無憂德佛南方栴檀德佛西南方寶施佛西方無量明佛西北方

華德佛北方相德佛東北方三乘行佛上方廣衆德
佛下方明德佛如是十佛因由過去禮塔觀像一偈
讃歎今於十方各得成佛又觀佛三昧經云過去久
遠有佛出世號曰空王入涅槃後有四比丘共爲同
學習佛正法煩惱覆心不能堅持佛法寶藏多不善
業當墮惡道空中有聲語比丘言空王如來雖復涅
槃汝之所犯謂無救者汝等今可入塔觀像與佛在
世時等無有異聞空中聲已入塔觀像眉間毫相即
作念言如來在世光明色身與此何異佛大人相願
除我罪作是語已如太山崩五體投地懺悔諸罪由
白毫上畫佛形像持與精進精進精進見像心大歡喜作
如是言如來形像妙好乃爾況復佛身願我未來亦
得成就如是妙身言已思念我若在家此身叵得即
啓父母求哀出家父母答言我今年老唯汝一子汝
若出家我等當死子曰父母若不聽我者我從今日
不飲不食不舉牀坐亦不言說作是誓已一日不食
乃至六日父母知識八萬四千諸婇女等同時悲泣
禮大精進尋聽出家既得出家持像入山取草爲座
在畫像前結跏趺坐一心諦觀此畫像不異如來如
來像者非覺非知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相離相體
入佛塔觀像毫相懺悔因緣後八十億阿僧祇劫不
墮惡道生生常見十方諸佛於諸佛所受持甚深念
佛三昧得三昧已爲十方佛現前授記令悉成佛東
方有國名曰妙喜佛號阿閦即第一比丘是南方有
國名曰歡喜佛號寶相即第二比丘是西方有國名
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即第三比丘是北方有國名蓮
華莊嚴佛號微妙聲即第四比丘是以是因緣行者
應當如是數觀佛也又迦葉經云昔過去久遠阿僧
祇劫有佛出世號曰光明入涅槃後有一國王子名
大精進年始十六婆羅門種端正無比有一比丘於
性空寂作是觀已經於日夜成就五通具足無量得
無礙辯得普光三昧具大光明以淨天眼見於東方
阿僧祇佛以淨天耳聞佛所說悉能聽受滿足七月
以智爲食一切諸天散華供養從山而出來至村落
爲人說法二萬衆生發菩提心無量阿僧祇人住於
聲聞緣覺功德父母親眷皆住不退無上菩提佛告
迦葉昔大精進今我身是由此觀像今得成佛若有
人能學如此觀未來必當成無上道

感應緣 此略引五十二驗 至下二十一卷畫

自法移東漢教漸南吳佛像靈祥充仞區宇而羣録

互舉出沒有殊至於瑞迹蓋無異也今依敘列而罕以代分何者或像陳晉宋而歷表隋唐或陶化狂人而示從倚伏故不獲銓次依緣而翔集之

東漢雒陽畫釋迦像緣
南吳建鄴金像從地出緣
西晉吳郡石像浮江緣
西晉泰山七國金像瑞緣
東晉楊都金像出渚緣
東晉襄陽金像遊山緣
東晉荊州金像遠降緣
宋都陽銅像從地出緣
宋浦中金像光現乃出緣
宋江陵上明澤中金像緣
宋荊州壁畫像塗却現緣
宋江陵支江金像普志緣
宋湘州桐盾感通作佛光緣
齊番禺石像遇火輕舉緣
齊彭城金像汗出表祥緣
齊楊都觀音金像緣
梁荊州優塡王栴檀像緣
梁楊都光宅寺金像緣
梁高祖等身金銀像緣
陳重雲殿幷像飛入海緣
北齊末晉州靈石寺石像緣
周宜州北山鐵磺石像緣
周襄州峴山華嚴行像緣
隋蔣州興皇寺焚像移緣
隋京師日嚴寺瑞石影緣
隋荊州沙河寺四面像緣
隋雍州凝觀寺釋迦夾紵像緣
東晉吳興金像出水緣
東晉會稽木像香瑞緣
東晉吳郡金像傳眞緣
東晉東掖門金像出地緣
東晉廬山文殊金像緣
元魏涼州石像山裂出現緣
元魏定州金觀音像高王經緣
北涼河西王南崖塑像緣
北涼沮渠丈六石像現相緣
宋都城文殊師利金像緣

唐郝州石像出山現緣
唐涼州山出石文有佛字緣
唐渝州相思寺佛跡出石緣
唐循州靈龕寺佛跡現緣
唐雍州李大安金銅像感救緣
唐幽州漁陽縣失火像不壞緣
唐并州童子寺大像放光現瑞緣
唐西京清禪寺盜金像緣
唐撫州及潭州行像等緣
唐雍州藍田金像出石中緣

唐雍州鄠縣金像出澧水緣
唐沁州山石像放光照谷緣
唐益州法聚寺畫地藏菩薩緣
唐荆州瑞像圖畫放光緣
唐岱州五臺山像變現出聲緣
唐故淨業寺天人感應緣
案南齊王琰冥祥記云漢明帝夢見神人形垂二丈身黃金色項佩日光以問羣臣武對曰西方有神其號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表之中夏自天子王侯咸敬事之聞人死精

神不滅莫不懼然自失初使者蔡愔將西域沙門迦葉摩騰等賫優填王畫釋迦佛像帝重之如夢所見也乃遣畫工圖之數本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顯節陵上供養又於白馬寺壁畫千乘萬騎遶塔三帀之像如諸傳備載
吳時於建業後園平地獲金像一軀討其本緣即是周初育王所造鎮於江府也何以知然自秦漢魏未有佛法南達何得有像埋瘞于地孫皓得之素未有信不甚尊重置於廁處令執屏籌至四月八日皓如戲曰今是八日浴佛時遂尿頭上尋即通腫陰處尤劇痛楚號叫忍不可禁太史占曰犯大神聖所致便遍祀神祇並無效應宮內伎女素有信佛者曰佛爲大神陛下前穢之今急可請耶皓信之伏枕歸依懺謝尤懇有頃便愈遂以馬車迎沙門僧會入宮以香湯洗像慙悔殷重廣修功德於建安寺隱痛漸愈也
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吳郡吳縣松江漉瀆口漁者萃焉遙見海中有二人現浮游水上漁人疑爲海神延巫祝備牲牢以迎之風濤彌盛駭懼而返復有奉五斗米道黃老之徒曰斯天師也復共往接風浪如初有奉佛居士吳縣朱膺聞之歎曰將非大覺之垂降

乎迺潔齋共東靈寺昂尼及信佛者數人至瀆口稽首迎之風波遂靜浮江二人隨潮入浦漸近漸明乃知石像將欲捧接人力未展聊試擎之飄然而起便舉還通玄寺看像背銘一名維衛二名迦葉莫測帝代而書迹分明舉高七尺施設法座欲安二像人雖數十而了不動復重啓請翻然得起以事表聞朝廷士庶歸心者十室而九沙門釋法開來自西域稱經說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有供養禮覲者除積罪云又別傳云天竺沙門一十二人送像至鄴像乃水上不沒不行以狀奏聞下勅聽留吳郡

寺

西晉泰山金輿谷朗公寺昔中原值亂永嘉失馭有沙門釋僧朗所居之山常有雲陰俗異其頴威聲振遠天下知聞于時無主英雄負圖七國宗敬以崇福焉諸國競送金銅像幷贈寶物朗恭事盡禮每陳祥瑞令居一堂門牖常開鳥雀不近穢穢不著遠近嗟異其寺至今向三百五十年

東晉成帝咸和年中丹陽尹高悝往還市闕每張侯橋浦有異光現乃使尋之獲金像一軀西域古製足趺並闕悝下車載像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悝止御者任牛所往遂徑赴長干寺因安置之楊都翕然勸悟者甚衆像於中宵必放金光歲餘臨海縣漁人張係世於海上見銅蓮華趺丹光游泛乃馳舟接取具送上臺帝令試安像足恰然符合久之有西域五僧振錫詣悝云昔遊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于河瀕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感夢云吾出江東爲高悝所得往阿育王寺故遠來相投欲一禮拜悝引至寺五僧見像歔欷涕泣像爲之放光照于堂內及遶像形僧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五僧卽住供養至咸和元年南海交州合浦採珠人董宗之每見海底有光浮于水上尋之得光以事上聞簡文帝勅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無異凡四十餘年東西別處祥感光趺方乃符合此像華堂有西域書諸道俗來者多不識之有三藏法師求那跋摩曰此古梵書也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時瓦官寺沙門慧遠欲求摸寫寺主僧尚恐損金色皆諮遠遠曰若能令佛放光廻身西向者非途所及遠至誠祈請至於中宵聞有異聲開殿見像大放光明轉坐面西於是乃許摸之傳寫數十軀所在流布至梁武帝於光上加七寶天并二菩薩至陳永定二年王琳屯兵江浦將向金陵武

帝命將泝流軍發之時像身動搖不能自安因以奏聞帝撿之有實俄而鋒刃未交琳衆解散單騎奔北遂上流大定故動容表之天嘉之中東兵起帝於像前乞願兇徒屏退言訖光照階宇不久東陽闔越皆平沙門慧曉長干領袖行化所及事若風移乃建重閣故使藻繢窮奇登臨極目至德之始加造方趺白晉迄陳五代王臣莫不歸敬亢旱之時請像入宮乘以帝輦上加油覆像爲雨調中途滂注常候不失有陳運不祥亟涉訛詖禎明二年像面自西雖正還爾以狀聞帝延入太極設齋行道其像先有七寶冠飾以珠玉可重三斤上加錦帽至曉寶冠挂于像手錦帽猶在頭上帝聞之燒香祝曰若國有不祥還脫寶冠用示徵咎仍以冠在首至明脫挂如昨君臣失色及隋滅陳舉國露首面縛西遷如所表焉隋高聞之勑送入京大內供養常躬立侍下勑曰朕年老不堪久立可令有司造坐像形相使其同立本像送興善寺像既初達殿大不可當陽乃置北面及明乃處正陽衆雖異之還移北面至明還南如初衆咸愧謝

不信法聞有靈感先欲毀除邑中士女被褰僧尼聞欲除滅哀號盈路哲見道俗歎惜瞋怒彌盛逼逐侍從速令摧碎先令一百人以繩繫頸挽牽不動哲謂不用心杖監事者各一百牽之如初又加三百不動如故哲怒愈壯又加五百牽引方倒聲振地動人皆悚慄哲獨喜踴即令融毀揚聲唱快便馳馬欲報刺史纔可百步忽然落馬失瘖直視四支不舉至夜便卒道俗唱快于甚哲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晉大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月朔日次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都郭造丈八金像一軀此像更三周甲午百

人十年當滅後計年月興廢悉符合焉信知安師聖
人誠無虛記今本所住名啓法寺所覆之石人鑿取
今現存焉又隋末分崩方隅守固襄陽留守竇威
攝據一部屬王世充有啓法寺憲法師者爲士俗所
重數陳竇君令投唐國竇不從憲與士俗內外通使
京輔遂發兵至襄陽竇固守三度兵至屠城不陷後
知憲情遂密煞之憲臨終語弟子蘇富曼曰我與汝
父見毀安師金像白爾已來遺跡不嗣我死後可依
造之及武德四年官軍圍急竇降方恨不取憲語枉
煞何酷斯卽於國有功無人申者城平富曼便從俗
服憲有衣資什物並富曼收拾乃有心擬像不知何
模樣一冶便成無有缺少當鑄像時天陰雲有雨華
如李遍一寺內富曼性巧財用自富又於家內造金
銅彌勒像高丈餘後夢憲令其更造佛像乃於梵雲
寺造大像高五十九尺事如別顯昔隋初秦孝王後
曾鎭襄都聞安師古像形製甚異乃遣人圖之於長
安延興寺造之初鑄之夕亦感天樂雨華大有靈瑞
像今現在延興寺也
東晉穆帝永和六年歲次丁未依勘長曆乃三年也
二月八日夜有像現于荊州城北長七尺五寸合光

跌高一丈一尺皆莫測其所從也初永和五年廣州
商客下載欲竟恨船輕中夜覺有人來奔船驚共尋
視了無所見而船載自重不可更加雖駭其異而不
測也列邁利涉恒先諸舫不久遂達渚宮纔泊水次
夜復覺人自船登岸船載還輕及像現也方知其兆
時大司馬桓溫鎭牧西陝躬事頂拜傾動邦邑諸寺
僧衆咸竟奉迎鑒然不動有長沙太守江陵滕畯云
以永和二年捨宅爲寺額表郡名承道安法師襲
州綜領請一監護安謂弟子曇翼曰荊楚士庶始欲
信法成其美者非爾護歟爾其行矣翼負錫南征締
構一載僧宇雖就而像設弗施每歎曰育王寺像隨
緣流布但至誠不極何憂不降乎及聞荊城像至
欣感交懷曰斯像余之本誓也必歸我長沙固可心
期難以力致衆咸僉曰必如所言驗之非遠翼燒香
拜請令弟子三人捧颯然輕舉遂安本寺道俗慶悅
至晉簡文咸安二年始鑄華趺晉孝武帝太元中殷
仲堪爲刺史於中夜出寺西門邏者謂人問而不答
以刀擊之鏗然視乃像也刀擊胷處文現於外有厲
賓僧伽難陀禪師者多識博觀從蜀來荊入寺禮像
歎咽久之翼問其故答曰近天竺失之如何遠降此

土便勘年月悉符同焉有像光背梵文曰阿育王造
也時聞此銘更倍欽重雲翼興念致應之驗也及病
將亟像光忽近翼曰佛示此相病必不振光往他方
復爲佛事旬日而終後僧擬光更鑄金者宋孝武時
像大放光江東佛法一期甚盛宋明帝太始末像輒
垂淚明帝尋崩嗣主狂勃便有宋祚運荊州刺史
沈悠之初不信法沙汰僧尼長沙一寺千有餘僧應
還俗者將數百人舉衆惶駭長幼悲泣像爲汗流五
日不止有聞於沈召寺大德玄暢法師訪聞所以
暢曰聖不云遠無憂不徹去來今佛佛佛想念得無

今佛念諸佛乎欲請檀越不信之心故有斯應問出
何經答出無量壽悔之取經尋之殊悅即停沙汰齊
永元二年鎮軍蕭穎胄與梁高共荊州刺史南康王
寶融起義時像行出殿外將欲下階雨僧見而驚嘆
乃迎入殿三年穎胄暴亾寶融亦廢而慶歸高祖梁
天鑒末寺主道岳與一白衣淨塔遊草次開塔戶乃
見像逸龕行道岳密禮拜不令洩言及大開堂像亦
在坐梁鄱陽王爲荊州屢請入城建大功德及感病
迎之倍增不起少日而薨高祖昔在荊渚宿憩誠
屢遣上迎終無以致中大通四年三月遣白馬寺僧

揵王書何思遠齋香華供養具申丹欵夜即放光似
隨使往明旦承接還復留礙重謁請祈方申從往四
衆應慕送至江津至二十三日屆于金陵去都十八
里帝躬出迎竟路放光相續無絕道俗欣慶歎未曾
有在殿三日竭誠供養一期甚盛宋明帝太始末像輒
日從大通門出入同泰寺其夜像大放光明勑於同
泰寺大殿東北起殿三間兩廈施七寶帳座以安瑞
像又造金銅菩薩二軀築山穿池奇樹怪石飛橋欄
檻夾殿兩階又施銅鏤一雙各容三十斛三面重閣
宛轉玲瓏中大同二年三月帝幸同泰設會開講歷

等復迎還寺開皇十五年黔州刺史田宗顯至寺禮拜像前一心觀佛良久雲氣四布甘雨滂流其年大旱宗顯即放光公發心造正北大殿一十三間東西夾殿九間被運材木在荊上流五千餘里斫材運之至江散放其木流至荊州自然泊岸雖風波鼓扇終不遠去遂引上營之柱徑三尺下礎闊八尺斯亦終古無以加也大殿以沉香帖遍中安十三寶帳並以金寶莊嚴乃至椳桁藻井無非寶華間列其東西二殿瑞像所居並用檀帖中有寶帳華炬並用眞金所成窮極宏麗天下第一大業十二年瑞像數汗其年朱粲賊破掠諸州來至荊邑營于寺內大殿高臨城北賊上殿上射城中留守患之夜以火箭燒之城中道俗悲悼瑞像滅失其夜不覺像踰城而入至寶光寺門外立且見像存合城欣悅賊散看像故處一不被燒灰炭不及今續立殿不如前者偪衆蕭銑鳳鳴五年僞宋王楊道生等至寺禮拜像大流汗身首雨流竟月不息其年九月大唐兵馬從蜀江下其月二十日寺僧法通以唐運將統希求一瑞遶像行道其夜放光明滿堂至二十五日光彩漸滅其日趙郡王兵馬入城斯亦慶幸大同故流光爲其善瑞也至於六陽之月宰牧致誠無不畢應至貞觀六年六月大旱

都督應國公武襲迎像建齋行道七日官僚上下立於像前一心觀佛良久雲氣四布甘雨滂流其年大熟都督乃捨黃金更庳瑞像輦輿旛華莊嚴衆具備矣今現在江陵長沙寺又有外國銅像高七尺許古異不甚重之道安法師在石城長安所送令弟子於髻中得一舍利有光出之

東晉周玘字宣佩義興陽羨人晉平西將軍處之第二子也位至吳興太守家世奉佛其女尤甚精進家童捕漁忽見金光湓川映流而上當即下網得一金像高三尺許形相嚴明浮水而住牽排不動馳往白

玘玘告女乃以人船送女往迎遥見喜心禮而手挽即得上船在家供養女夕夢佛左膝痛覺看像膝果有穿處便截金釵以補之玘後以女適吳郡張澄將像自隨言歸張氏後病卒乃見女在城牆上姿飾逾於平日內外咸覩俄而紫雲下迎遂上昇空極目乃沒澄曾孫事接戎旅平討孫恩之亂久廢齋戒不覺失像而光尚卞舉家懺悔祈求像至有一老姥齋詣寶之索價極少識是前像方欲屈雇直失姥所在此像

遂亾光在張家云

東晉會稽山陰靈寶寺木像者倣士譙國戴逵所製

逵以中古製像略皆朴拙至於開敬不足動心素有潔信又甚巧思方欲改斷威容庶恭其極注慮累年乃得成遂東夏製像之妙未之有如上之像也致使道俗瞻仰忽若親遇高平郗嘉賓攝香呪曰若使有常將復覩聖顏如其無常願會彌勒之前所捨之香於手自然芳煙直上極目雲際餘芬徘徊磐盈一寺于時道俗莫不感厲像今在越州嘉祥寺

東晉太元二年沙門支慧護於吳郡紹靈寺建釋迦文丈六金像於寺南傍高鑿穴以啓鎔鑄既成將移夜中雲內清明有華六出白色鮮發四面翻灑未及

爲此像本在瓦官後移龍光云

東晉廬山文殊師利菩薩像者昔有晉名臣陶侃字士行建旗南海有漁人每夕見海濱光因以白侃遣尋俄見金像凌波而趣船側撿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也昔傳云育王既統此洲學鬼王制獄酷毒尤甚文殊現處鑊中火熾水清生青蓮華王心感悟即日毀獄造八萬四千塔建立形像其數亦爾此其一也初侃未能深信因果既嘉此瑞遂大尊重乃送武昌寒溪寺後遷荊州故遣迎上像初在舉數人可舉今加以壯夫數十確不移處後更足

於地欽而上歸及曉白雲若煙出於鑄穴雲中白龍現長數十丈光彩煙煥徐引繞穴每至前瞻仰遲徊似歸敬者斯風霽景清細雨而加香氣像既入坐龍乃昇天元嘉初徵士譙國戴顒嫌制古朴治像手面咸相若眞自肩以上短舊六寸足躡之下削除一寸云

東晉義熙元年司徒王謐入宮住東掖門有寺人於門東見五色光出地聲如雷驚而穿之得古形銅盤盤下獲金像高四尺光趺並具斯又同孫皓之育王像也因奉入宮宋祖素不甚信及獲此像加敬欣悟躬禮事

以事力輔車牽拽僅得上船船復即沒使具聞侃聽還本寺兩三人便起沙門慧遠敬伏威儀迎入廬嶠而了無艱阻斯即聖靈感降惟其人乎故諺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遲何遙遙是也隋末賊發衆僧四散有一老僧失名來舜瑞像像曰爾年老但住何得相捨遂依言住干時董道冲賊寇擾江州其徒入山覓財物執僧索金僧曰無可得乃以火炙僧曰徒受炙死穢矣伽藍何如寺外賊將出欲煞僧曰行年七十不負佛教待正念已申頸時可下刀賊然之已見申頸受刀即便下斫刀反刺心刃出於背群

賊奔怕東走至遠師墓于時天氣清朗忽有雲如蓋屯黑下布雷電四繞遂震霹賊死六人江州子女及以衣物多依山藏匿由是賊徒不敢入山江州郭下寂寥略盡今在山東林寺重閣上武德中石門谷風吹閣北傾將欲射正施功無地僧乃祈請山神賜吹令正不久復有大風從北而吹閣還得正如舊

元魏涼州山開出像者至太武大延元年有離石沙門劉薩訶師備在僧傳歷遊江表禮鄮縣塔至金陵開育王舍利能事將訖西至涼州西一百七十里番和郡界東北望御谷山遥禮而入莫測其然也訶曰畢誓不重作又發大願云云言已少時依稀如夢見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得徹接焉備千周釋道安碑周雖毀教不及此像開皇通法依前置寺大業五年煬帝西征躬往禮覲改爲感通道場今像存焉依圖擬者非一及成長短終不得定

元魏天平中定州募士孫敬德防於北陲造觀音金像年滿將還常如禮事後爲劫賊橫引禁於京獄不勝考掠遂妄承罪並斷死刑明旦行決其夜禮拜懺悔淚下如雨啓曰今身被枉當是過去枉他願償債畢誓不重作又發大願云云言已少時依稀如夢見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得

此山崖當有像出靈相具者則世樂時平如其有缺則世亂人苦經八十載至正光元年因大風雨震山巖挺出石像高一丈八尺形相端嚴唯無有首登即選石命工安訖還落魏道凌遲其言驗矣至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澗忽石出光照燭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奉安像身宛然符合神儀彫缺四十餘年身首異處二百許里相好昔虧一時還備時有燈光流照鐘聲飛響皆莫委其來也周保定元年立爲瑞像寺建德將廢首又自落武帝令齊王往驗乃安首像項以兵守之及明還落如故遂有廢法國滅之

度苦難敬德欻覺起坐緣之了無忝錯比至平明已滿九百有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過執刀下斫刀折三段不損皮肉易刀又斫凡經三換刀折如初監當官人莫不驚異具狀聞奏丞相高歡表請其事遂得免死勑寫此經傳之今所謂高王觀世音是也敬德放還設齋報願出行訪像乃見項上有三刀痕鄉親同覩歎其通感見齋志及旌異等

記

涼州石崖塑瑞像者昔沮渠蒙遜以晉安帝隆安元年據有涼土三十餘載隴西五涼斯最久盛專崇福

業以國城寺塔終非久固古來帝宮終逢煨燼若依立之効尤斯及又用金寶終被毀盜乃顧盼山宇可以終天於州南百里連崖綿亘東西不測就而斷窟安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萬化有禮敬者驚眩心目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初無寧舍遙見便行近矚便止視其顏面如行之狀或有羅土塗地觀其行跡人纔遠之即便踏地足跡納納來往不住如此現相經今百餘年彼人說之如此

北凉河西王蒙遜爲母造丈六石像莊于山寺素所敬重以宋元嘉六年遣世子興國攻於罕大敗興國

譬今沙州東南三十里三危山（郎法四因之地）崖高二里佛像二百八十龕光相亟發宋元嘉二年劉式之造文殊金像朝夕禮拜頃之便失惆悵祈請夙夜匪懈經于五年昏夕時見佛座有光發座至棟式之因燒香擁拭牀帳乃見失像儼然具存

宋元嘉十二年留元之東陽長山人家以種芋爲業每燒田燋輒有一處叢草不熒經久怪之不復墾伐後試薄掘得銅坐像高三寸許尋檢其地舊非邦邑莫測何來也

遂死於佛氏遜恚恨以事佛無靈下令毀塔寺斥遂道人遜後行至陽述諸僧候於路側望見發怒立斬數人爾時將士入寺禮拜此像涕淚橫流驚還說之遜聞往視至寺門舉體戰悸如有犯持之者因喚左右扶翼而進見像淚下若泉即稽首禮謝深自尤責登設大會倍更精到招集諸僧還復本業爲觀遜之爲信信不深明攻煞以取豈佛之爲非禁也性以華改爲先任意肆惡知何所而不至初重法識譯大涅槃願同生死後因少忿乃使刺客害之今行役失利又咨佛像殄寺誅僧一何酷濫晚雖再復不補其

宋元嘉十四年孫彥曾家世奉佛妾王慧稱少而信向年大彌篤誦法華經轗見浦中有雜色光使人掘深二尺得金像連光趺高二尺一寸趺銘云建武六年歲在庚子官寺道人法新僧行所造即加磨瑩也

宋元嘉十五年羅順爲平西府將戍在上明十二月放鷹野澤同輩兒鷹雉俱落于時火燒野草惟有三尺許叢草不熒遂披而覓鳥乃得金菩薩坐像通趺高一尺工製殊巧時定襄令謂盜者所藏乃符界內無失像者遂收而供之

宋衛軍臨川康王在荊州城內築堂三間供養經像

堂壁上多畫菩薩圖相及衞陽文王代鎭廢爲寢室悉加泥治乾輒褫脫畫狀鮮淨再塗猶爾王不信向亦謂偶爾又使濃塗而畫像徹現炳然可列王復令毀故壁悉更繕改不久抱疾閉眼輒見諸像森然滿目於是廢而不居頗事齋講

宋元嘉中江陵支江張僧定妹幼而奉法志欲出家常供養小形金像以爲前路之資也而父母逼嫁誓志不行而密許郎氏女初不知也及羔鴈既至女悲呼不就燒香伏地取死此像遂放金光彌晃一村父兄驚其通感止不嫁之張郎二門因大敬信僧定爲之出家宋丞相南郡王鎭陝乃以其居建精舍焉

宋泰始中東海何敬叔少而奉法隨湘州刺史劉韞監縣遇有栴檀製以爲像像既就無光管索甚勤而卒無可獲憑几思之如聽見沙門衲衣杖錫來曰檀非可得麤木不堪惟縣後何家桐盾堪用雖惜之苦求可得寤問左右果如言因故求買之何氏曰有盾甚愛惠人乞奪曾未示人明府何以得知直求市耶敬叔以事告之何氏敬嘉奉以製光後爲相府直省中夜夢像云鼠嚙吾足清旦疾歸視像果然矣

齊建元中番禺毗耶離精舍舊有扶南岡石像莫知

南附鳩略甚衆亦驅迫沙門助其戰守魏軍屠其營壘悉欲夷滅表奏魏臺誣以助亂須及斬決時像大汗殿地流濕魏徐州刺史梁王奉法勤勤至寺親使人以巾帨拭隨拭隨出不已至數十人交手競拭猶不能止王乃燒香禮拜執巾呪曰衆僧無罪誓自營護必不罹禍若幽誠有感當隨拭即止言已自拭果應手而燥王具事表聞下詔皆見原宥也

齊建元初太原王琰者年在幼稚於交阯賢法師所受五戒以觀音金像令供養遂奉還楊都寄南澗寺琰晝寢夢像立于座隅意甚異之即馳迎還其夕南

澗失像十餘盜毀鑄錢至宋大明七年秋夕放光照三尺許金輝映奪合家同覩後以此像寄多寶寺瑒適荊楚垂將十載不知像處及還楊都夢在殿東衆小像內的分明詰旦造寺如夢便獲於建元元年七月十三日也故瑒冥誌自序云此像常自供養庶必永作津梁循復其事有感深懷泣此徵覩綴成斯記夫鏡接近情莫踰儀像瑞驗之發多自是興經云鎔斷圖續類形相者爰能行動及放光明今西域釋迦彌勒二像輝用若眞蓋得相乎今東夏景模神應亟著亦或當年摹生因會所感假憑木石以見幽異不必尅由容好而能然也故沉石浮深寔闡閩吳之化塵金瀉液用舒彭宋之禍其餘銓示繁方雖難曲辨率其大抵允歸自從若夫經塔顯効旨證亦同事非殊貫故繼其末

梁祖武帝以天鑒元年正月八日夢檀像入國因發詔募往迎案佛遊天竺記及雙卷優填王經云佛上忉利天一夏爲母說法王臣思見優填國王遣三十二匠及賫栴檀請大目連神力運往令圖佛相既如所願圖了還返坐高五尺荏祇桓寺至今供養帝欲迎請此像時決勝將軍郝騫謝文華等八十人應募往達具狀祈請舍衛王曰此中天正像不可適邊乃令三十二匠更刻紫檀人圖一相卯時運手至午便就相好具足而像頂放光降微細雨幷有異香故優填王經云眞身既隱次二像現焉普爲衆生深作利益者是也騫等負第二像行數萬里備歷艱關難以具聞又渡大海冒涉風波隨浪至山糧食又盡所將人衆及傳送者身多亾歿逢諸猛獸一心念佛乃聞像後有甲冑聲又聞鐘聲巖側有僧端坐樹下騫登負像下置其前僧起禮像騫等禮僧僧授澡灌令飲並得飽滿僧曰此像名三藐三佛陀金毗羅王自從至彼大作佛事語頃失之爾夜僉夢見神曉共圖之至天鑒十年四月五日騫等達于楊都帝與百僚徒行四十里迎還太極殿建齋度人大赦斷煞但是弓刀稍等並作蓮華塔頭帝由此蔬食斷欲至太清三年五月崩湘東王荏江陵卽位號元承聖遣人從楊都迎上至荆都承光殿供養後梁大定八年於城北靜陵造大明寺乃以像歸之今現在多有傳寫流被京國云

梁祖天鑒初於本宅立光宅寺造丈八金像圖樣旣成不爽分寸臨鑄掘銅不足始欲上請忽有使者領

銅十五車至云奉勅送寺便卽鎔寫一治卽成冠絕
通國唯覺高大試以量之乃長二丈二尺以狀奏聞
鑄像已成不改元樣所續送銅用亦俱盡更重審量
乃增四尺勅云銅初不送何緣乃爾豈不以眞相應
感獨表神奇乎可鐫著華趺以爲靈誌乃具疏而剋
于足下於今存焉
梁祖爲父於鍾山造大愛敬寺殿大像神相有之故
不重顯廣如別記有梁佛像多現神奇劉縣大石像
元在宋初有王所造初有晏光禪師從北來巡行山
川爲幽棲之所見此山崇麗乃於峯頂構小草室聞

無扶足蹈石處十指文現遂卒窮祚侯景篡位猶在
供養太尉王僧辯誅景修復臺城會元帝陷於江陵
江南無主辯乃通款於齊迎貞陽侯蕭淵明爲帝時
江左未定利害相雄辯遣女壻杜龕典衛宮闕龕性
兇頑不見後際欲毀二像爲梃先令數卒上三休閣
令壞佛項椎鑿始舉二像一時迴顧昉之所遣諸人
臂如墮落不自勝舉失瘡如醉杜龕亦爾久乃醒悟
仍被打築遍身青腫唯見金剛力士可畏之物競來
擊之受苦呻吟舉形洪爛膿血交流穿皮露骨而卒
此乃近事道俗同知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一
校讎
第十七紙 十七行十字 二行缺南 第二十一紙 四行起至十八行一字上裏不
第二十四紙 十九行十字 二行缺南

音釋

鐵 第二十七紙 十七行十字 二行缺南 截作曲

竣 鍵 竣於代切鍵作墅 雲興盛貌 駿 祖峻切 捆 苦本切 椓 丁角切 擊也 斲 竹角切 斫也 椓 丁角切 擊也 斲 竹角切 斫也 椓 丁角切 擊也 斲 竹角切 斫也

敬佛篇第六之三

觀佛部之餘（感應緣第二十九驗　始至五十一驗終）

陳武帝崩兄子蒨立將欲修造輦轅車國創新定未遑經始昔梁武帝立重雲殿其中經像並飾珍寶映奪諸國運雖在陳殿像仍舊蒨欲取重雲佛帳珠珮以飾送終人力既足四面齊至但見雲氣權結流繞佛殿自餘方左開朗無陰百姓怪焉競往看覩須臾大雨橫澍雷電震擊煙張鴟吻火烈雲中流布光旦視欣然就營作移枉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境先燒寺塔此像被焚初不變色唯傷二指後欲倒之人牛六十牽挽不遂忽有異僧咸無識者以瓦木土塹維蟠圍之須臾便了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窺而補之隋氏啓運如前開復開皇十五年有盜撤蓋者即夢丈八人入室索之其賊慙怖而送像今現在

周武建德三年猜忌佛法勇意殄滅天下闔冥有宜州姜明者督事夜行經州北百餘里山中行往常見上山光明怪之因廻行光處見有卧石狀如像形

始高下相涉欲見重雲殿影二像峙然四部神王并及寶座一時上騰煙火挾之忽然遠逝觀者傾國咸歸奉信雨晴之後覆看故處唯礎存焉至後月餘有人從東州來云於此日見殿影像乘空飛海今望海者有時見之又魏氏洛京永寧寺塔去地千尺爲天所震其像略同有人東海時見其迹矣

北齊末晉州靈石寺沙門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衆僧咸怪其言大後於寺北谷中見有卧石可長丈八乃雇匠就而造佛向經一周面腹粗了而背猶著地以六具車拽舉之不動經夜自翻便擡尋之乃是鐵礦不可斷鑿故其形礦磈高三丈許欲加磨鑿卒不可觸又向下尋乃有石趺孔穴具足乃共村人以拽舉之其像欻然流下逕趣趺孔卓然峙立衆以爲奇瑞以奏聞徵時天元嗣曆佛日將融乃改爲大像元年仍以其處爲大像寺隋祖開運重斯故迹又改爲顯除寺討尋其本處非人住又無大石及以鐵礦豈非育王神力之所降感乎大唐因之不改貞觀末寺西置宮名曰玉華像仍舊所在宮東三十里苑內太宗往禮事嫌非華飾捨物莊嚴永徽年中改宮立寺還名玉華今屬邠州陰暗之夕

每發光瑞道俗常見故不甚驚怪矣

周襄州峴山華嚴寺行像者古來木像莫知其始而面首殊麗瞻仰無已可高五丈許微應在昔不復具陳及周滅法人藏其首隋開皇乃出如前莊嚴以爲坐像號曰盧舍那佛每年祈福以爲歸依之所也隋文將崩雨鼻洟出沾汙懷中金薄剝起洟流有光拭之無塵望還如洟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內洟還連出塗漫懷內方圓一尺初未委也及後太宗昇遐方知兆見至六月內洟又重出合州同懼不知何禍至七月內漢水汎漲溢入城郭深丈餘滔滔不少人在本

寺所求殷矣（裏隔土俗有少子氣者往往隨其法本心男女亦應也）

隋開皇中蔣州興皇寺佛殿被焚當陽丈六金銅大像并二菩薩俱長丈六其模戴顒所造正當棟下于時焰火大盛衆人拱手咸共嗟悼大像融滅忽見欹起移南一步棟梁摧下像得全形四面軟木炭等皆去像身五六尺許雖被火焚而金色不變跌下有銘大衆咸駭歎聲滿路今移在白馬寺烏雀無踐至唐永徽二年盜者欲利像銅乃鋸腕橛斷將欲板出遂被壓腕求抜不得脫至曉僧問盜者云有一人著白不住堂內撮手求脫不得也

隋京師日嚴寺石影像者其形八楞紫石英色高八寸徑五寸內外映徹昔梁武太清年中有西域僧將來會時遇侯景作亂遂安江州廬山西林寺像頂上隋開皇十年煬帝鎮於楊越廣搜英異江表文記悉總收集乃於雜記中得影像傳即令舍人王延壽往寺推覓得之自任晉藩以來每有行往常以烏漆函盛之令人馬捧而前行後登儲貳乃送曲池日嚴寺有令當寺看已封鎖勿令外人見之寺即帝之所造也大業之末天下沸騰京邑僧衆常來瞻覩有住此寺亦未之信重以見石中金晃晃疑似佛像耳仍見

名行諸僧互說不同咸言了了分明面目相狀未曾有眛每慨無所見又潔齋別懺七日後依前觀之見有銀塔菩薩或見僧衆列坐或見帳蓋旛幢或見佛塔後又觀之見有銀佛而道俗同觀往往不同山林八部或見三途苦相或見七代存亡一覩之間或定或變雖善惡交現而善相繁焉故來祈者咸前發願往作何形來生何處依言爲現信爲幽途之有鏡者也至貞觀六年七月內下勑入內供養

隋邢州沙河縣寺四面佛者隋祖時有人入山見僧守護此佛銅身高三尺餘便請遂許失僧所在諸處

聞之競來引挽都不得起唯沙河寺僧引之隨手至
寺後入寺側獲金一塊上二烏形銘云擬度四面佛
因度之像身上都是烏形後忽失之於寺側灌中數
有光現尋乃漉出隋後主聞遣工冶鑄擬之卒不成
經二百餘日乃成終有缺少遂罷
隋時疑觀寺僧法慶開皇三年造夾紵釋迦立像一
軀舉高一丈六尺像功未畢慶身遂卒其日又有寶
昌寺僧大智死經三日而便甦活遂向寺僧說云於
閻羅王前見僧法慶甚有憂色少時之間又見像來
王前王遽走下階合掌禮拜此像像謂王曰法慶造

我今仍未畢柰何令死王自願問一人曰法慶合死
未答曰命未合終而食料已盡王曰可給荷葉令終
其福業也俄而不見大智甦活為寺僧說之乃令於
疑觀寺看之須臾之間遂見法慶甦活所說與大智
不殊法慶甦後常食荷葉以為佳味及噉餘食終不
得下像成之後數年乃卒其像儀相圓滿屢放光明
此寺雖廢其像現存
唐貞觀十七年九月涼州都督李襲譽因巡境至州
東南昌泉縣界有石表文合一百一十字乃有七佛
八菩薩上異佛田等字以狀奏聞有勅覆檢如其所
奏下詔涼州給復一年罪者赦之
唐瑜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跡十二枚皆長
三尺許闊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
餘山見有僧住至貞觀二十年十月忽寺側泉內出

蓮華形如紅色皆堂具足大如三尺面合擎出如涕
入水成蓽舟旅往還無不歎訝經月不滅相思寺因
以得名一云涪州亦有此寺寺本貧煎由是感施至
今常富昔齊荊州城東天井出錦千時士女取用如
人中錦不異經月乃歇故知於出不足可怪（見吳均齊春秋）
（荊楚歲時南志說）
唐循州東北與寧縣靈龕寺北石上佛跡三十痕大
者長五尺以下循州在一川中東西二百南北百里
寺極豐渥近得銅藏面三尺鑪可獲百餘諸盤合等
又其銘云僧得福與俗得禍至古傳云晉時北僧在

此山隱遊大洪嶺至佛跡處有大石窟舉果美茂遂住經宿山神爲怪怖之心卓不動曰此不可居山鬼數來望前石山陵雲蓋日遂往登之下望懸絕不可至彼還興寧說之宋代二僧承前不達勇意覆尋其及家屬望前崖上有異光彩隔一丈許上下俱絕僧以木爲梁渡視乃見奇跡七枚色如人肉現于石上貞觀三年又現一跡並放光明輪相具足今有看者多少不同因置靈龕厥取其異又訪其本乃宋時王家捨粟園爲寺即今古堂尚存焉

唐隴西李大安工部尚書大亮之兄也武德中大亮任越州總管大安自京往省之大亮遣奴婢數人從兄歸至穀州鹿橋宿於逆旅其奴有謀殺大安者候其眠熟夜已過半奴以小劒刺大安項洞之刃著于牀奴因不拔而逃大安驚覺呼奴其不叛者奴婢欲拔刀大安曰拔刀便死可先取紙筆作書畢縣官亦至因爲拔刀洗瘡加藥大安遂絕忽如夢者見一物長尺餘闊厚四五寸形似豬肉去地二尺許從戶入來至牀前其中有語曰急還我豬肉大安曰我不食豬肉何緣負汝即聞戶外有言曰錯非也此物即還

所說大安因與妻及家人共起觀像乃同所見無異其背黯宛然補處於是歎異信知聖教不虛遂加崇信佛法彌殷禮敬益年不死自佛法東流已來靈像感應者述不能盡略件如前

唐幽州漁陽縣無終城內有百許家龍朔二年夏四月戊城火災門樓及人家屋宇並爲煨燼唯二精舍及浮圖并佛龕上紙簾遠降等但有佛像獨不延燎火既不燒嘗然獨在時人見者莫不嗟異以爲佛力支持中山郎餘令既任彼官又家兄餘慶交友人郎將齊郡因如使營州並親見其事具爲餘令說之

唐并州城西有山寺寺名童子有大像坐高一百七十餘尺皇帝崇敬釋教顯慶末年巡幸并州芸皇后親到此寺及幸北谷開化寺大像高二百尺禮敬瞻覩嗟歎希奇大捨珍寶財物衣服并諸妃嬪內宮之人並各捐捨并勅州官長史竇軌等令速莊嚴備飾聖容并開拓龕前地務令寬廣還京之日至龍朔二年秋七月內官出駕裝兩領遣中使馳送二寺大像其童子寺像披架裝日從旦至暮放五色光流照崖巖洞燭山川又入南龕小佛赫奕堂殿道俗瞻覩數千萬衆城中貴賤觀此而遷善者十室而七八焉衆人共知不言可悉

唐西京清禪寺先有純金像一軀長一尺四寸重八十兩隋文帝之所造也貞觀十四年有賊孫德信僞造璽書將一閻暨子詐稱勅遣取像寺僧聞奉勅索不敢拒付之經宿事發像身已被鑄破唯頭不銷太宗大怒處以極刑練德信未死之間身已爛壞遍體瘡潰寺僧更加金如法鑄成 右二驗出冥報拾遺

唐顯慶四年撫州刺史祖氏為亢旱故請祈無効有人於州東山見有行像莫測其由將事移徙鏗然不動風聲扇及遠近同趣有潭州人云彼寺失之乃在

此耶尋其行路乃現二跡各長三尺相去五百里刺史以亢炎既久便往祈請盡州官庶香華步往二十里許泣告情事勤至彌甚使三人捧之飄然應接返還州寺隨路布雲當夕霈下遂以豐足今在撫州

唐永徽年雍州藍田東悟眞寺寺居藍谷之西崖製窮山美殿堂嚴整有像持寺北隒更修別院大石橫嶷甚爲妨礙乃以火燒水沃之令散終無以致便以鐵鎚打破中獲金像一軀四面無縫天然裹甲不知何來像跌全具非工合作亦不識是何珍寶高五十許今在山寺其年益州光明柱上有一佛二菩薩現

雖削還影出初在九隴佛堂長史張緒以聚衆移入光明今現在

唐雍州鄠縣東澧水西李趙曲有金像高三尺六寸并欹光四尺數放光明像形露右脇極威嚴余聞往尋見之趺上銘云秦建元二十年四月八日於長安中寺造十王慧韶感佛泥曰達遇遺像是以賴身之餘造鑄神模若誠感必應願使十方同福銘文如此問其獲緣云昔廢二教遂藏於澧水羅仁渦中有人岸行聞渦中有聲亦放光明向村老說便趣水求渦中純沙水出光明便就發掘乃獲前像時尚在周村

家藏隱互相供養閉在閣堂放光自照今在村中
唐龍朔三年春二月沁州像現州北六十餘里在綿
上縣界長谷中半崖上有古佛龕中有三鋪石像中
央像常放光明照燭林谷村人異之以事聞州遂以
達上上乃勑京師大慈恩寺僧玄秀共使人乘驛往
審登到之時卽見光明如火流飛出沒熒續不絕時
有雲至龕窟其光暫隱雲去光現使卽馳報勑令圖
寫重復依審光還如初頻繁三夕如初照曜至今相
傳光仍不斷此處山林勝地鬱茂石龕佛像古迹甚
多莫委其初覩瑞彌繁

唐益州郭下法聚寺畫地藏菩薩却坐繩牀垂脚高
八九寸本像是張僧繇畫至麟德二年七月當寺僧
圖得一本放光乍出乍沒似金環大同本光如是
展轉圖寫出者類皆放光當年八月勑追一本入宮
供養現今京城內外道俗畫者供養並皆放光信知
佛力不可測量家弟一本不放光記

唐麟德二年簡州金水縣北三學山舊屬益州寺僧
慧昱今權倒得住益州郭下空慧寺至麟德元年從
州故往荆州長沙寺瑞金銅像所至誠發願意欲圖
寫瑞像供養訪得巧匠張淨眼使潔淨如法已畫得

六軀未有靈感至第七軀卽放五色神光洞照內外
遠近皆覩經於七日光漸隱滅道俗驚喜不可具述
慧昱將此像來入長安未及莊飾幷欲畫左右侍者
菩薩聖僧供養具等當時奉勑令京城巧匠至中臺
使百官諸學士監看令畫西國志六十卷圖有四十
卷慧昱爲外無好手就中臺憑匠范長壽裝畫像莊
都堂至六月七日夜至三更初像放五色光明徹照
堂外有守堂人出外起止見堂上火出謂內失火驚
走唱叫堂內當直官十人幷兵士三十餘人爲天熱
並露身眠光普照身人人相見身體赤露驚起具服

圖中有文殊師利像傳云文殊師利與五百仙人往
清涼山說法故華嚴經亦云文殊在清涼山說法故
此山極寒不生餘樹唯有松林森聳山谷南號清涼
峯山下有清涼府古今遺基見不泯滅從臺東南而
下三十里許有古大孚靈鷲寺見有東西二道場佛
事備焉古老傳云漢明帝所造南有華園二頃許異
華間發光曜人目四邊樹圍訪問古老不達根源每
至肇春迄到晚秋華迭開發古來道俗愛此華奇人
間無有採根移外栽植並皆不生乃至移出園樹外
栽亦不得生要在園內任之自發良由文殊所感大
聖現徵實置神仙之宅豈凡夫之所植也若有志誠
入此山者多見伽藍聖僧所居或有飛空或有緣澗
或居山嶺或在幽巖或道或俗不異凡愚過後尋覓
不知去處寺及聖僧出沒不恒聖凡靡測皇帝至龍
朔二年初又令會賾往并州取吏力財帛使修故寺
賾與五臺承并祥二十餘人直詣臺中見石像臨崖
搖動身手及至像所乃是方石悽然自責不覩眞身
悵恨久之令作工修理二塔并文殊師利像徙倚塔
邊忽聞塔間鐘聲振發連椎不絕又聞異香氛氳屢
至道俗咸怪歎未曾有又往西臺遥見一僧乘馬東
上奔來極急顧與諸人立待其至久而不到就往參
迎乃變爲枡恨恨無已然則像相通感有時隱顯鐘
響氣相續恒聞其山方三百里東南脚即連恒岳
山也西北脚即是天池也中有佛光山仙華山王子
塔古寺六所有解脫禪師僧明禪師遺蹤坐窟身肉
不壞已積十年定力所持聖賢靡測
大唐乾封二年仲春之月西明寺道宣律師于時逐
靜在京師城南華清宮故淨業寺修道律師積德高
遠抱素日久忽有一天來至律師所致敬申禮具敘
暄涼律師問曰檀越何處姓字誰耶答曰弟子姓王
名璠是大吳之閩臺臣也會師初至建業孫主即未
許之令感希有之瑞爲立非常之廟于時天地神祇
咸加靈被於三七日遂感舍利吳主手執銅瓶傾銅
盤內舍利所衝盤即破裂乃至火燒鎚試俱不能損
闔澤張昱之徒亦是天人護助入其身中令其神爽
通敏答對諧允今業在天弘護佛法爲事弟子是南
方天王韋將軍下之使者將軍事務極多擁護三洲
之佛法有關諍淩危之事無不躬往和喻令解今附
和南天欲即至前事擁閙不久當至具令弟子等共
師言不久復有天來云姓羅氏是蜀人也言作蜀音

廣說律相初相見時如俗禮儀敘述緣由多有次第遂有忽忘次又一天云姓貴氏禮敬如前云弟子迦葉佛時生在初天在韋將軍下諸天貪欲所醉弟子以猶願力不交天欲清淨梵行偏敬毗尼韋將軍童真梵行不受天欲一天之下有八將軍四王三十二將周四天下往還護助諸出家人四天下中北天一洲少有佛法餘三天下佛法大弘然出家之人多犯禁戒少有如法東西天下人少黠慧煩惱難化南方一洲雖多犯罪化令從善心易調伏佛臨涅槃親受付囑並令守護不使魔嬈若不守護如是破戒誰有行我之法教者故佛垂誡不敢不行雖見毀禁愍而護之見行一善萬過不咎事等忘瑕不存往失且人中臭氣上熏空界四十萬里諸天清淨無不猒之但以受佛付囑令護佛法尚與人同止諸天不敢不來韋將軍三十二將之中最存弘護多有魔子魔女輕弄比丘道力微者並為惑亂將軍栖遑奔至應機除剪故有事至須往四王所時王見皆起為韋將軍修童真行護正法故弟子性樂戒律如來一代所制毗尼並在座中聽受戒法因問律中諸隱文義無不決滯然此東輦三寶素有山海水石往往多現但謂其

靈而敬之頗訪失由莫知投詣遂因此緣隨而諮請且沉冥之相以理括之未曾持觀不可以語也宣師感通記問天人云益州成都多寶石佛者何代時像從地涌出答曰蜀都元基青城山上今之成都大海之地昔迦葉佛時有人於西耳河造之擬多寶佛全身相也在西耳河鷲山寺有成都人往彼與易請像將還至今多寶寺處為海神踢船所沒初取像人見海神千岸上遊謂是山兔遂即煞之因爾神瞋獲沒人像俱溺同在一船其多寶舊在鷲頭山寺古基尚在仍有一塔常有光明令向彼土道由郎州過大小

不算三千餘里方達西耳河河大闊或百里或五百里中有山洲亦有古寺經像尚存而無僧住經同此文時聞鐘磬百姓殷實每年二時供養古塔塔如戒壇三重石砌上有覆釜其數極多彼土諸人但言神家每發光明人以疏食祭之求其福祚也其地西北去萬州二千餘里問去天竺非遠往往有至彼者自下云云至晉時有僧於此地見土墳隨出隨除終不可平後見坼開深怪其爾乃深撾丈餘獲像及人骨在船其髏骨肘脛悉皆麤大數倍過於今人即迦葉佛時閻浮人壽二萬歲時人也今時劫減命促人小

固其常然不可怪也初出之時牽曳難得弟子化爲老人指撝方便須臾至周滅法暫隱到隋重興更復出之蜀人但知其靈從地而出亦不測其根源見其華趺有多寶字因遂名焉又名多寶寺又問多寶字是其隸書出於亾秦之代如何迦葉佛時已有神州書耶答曰亾秦李斯隸書此乃近代遠承隸書之興興於古佛之世見今南洲四面千有餘洲莊嚴閻浮一方百有餘國文字言音同今唐國但以海路遼遠動數十萬里重譯莫傳故使此方封守株柱不足怪也師不聞乎梁顧野王太學之大傳也周訪字源出

暫現所問高四土臺者其本迦葉佛於此第三會說法度人至穆王時文殊目連來化穆王從之即列子所謂化人者是也化人示穆王高四臺是迦葉佛說法處因造三會道場至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棄馬坊中穢汙此像護像神瞋令公染疾公又夢遊上帝極被責疏覺問侍臣由余便答云臣聞周穆王時有化人來此土云是佛神穆王信之於終南山造中天臺高千餘尺基趾見在又於蒼頡臺造神廟名三會道場公今所患殆非佛爲之耶公聞大怖語由余曰吾近獲一石人衣冠非今所製棄之馬

坊將非此是佛神耶由余聞往視之對曰此眞佛神也公取像澡浴安清淨處像遂放光公又怖謂神瞋也寧三牲以祭之諸善神等擎棄遠處公又大怖以問由余答曰臣聞佛神清潔不進酒肉愛重物命如護一子所有供養燒香而已所可祭祀餅果之屬公大悅欲造佛像絕於工人又問由余答曰昔穆王造臺觀鳥迹者非無其事且蒼頡之傳此土罕知其源或云黃帝之臣或云古帝王也鳥迹之書時變一途今所絕有無益之言不勞述也又有天人姓陸名玄暢來謁律師云弟子是周穆王時生在初天本是迦葉佛時天爲通化故周時

圓備公悅大賞賚之彼人得財並造功德於土堂上
造重閣高三百尺時人號之高四堂或曰高四樓其
人姓高大者名四或曰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或取大
兄之名以目之故高四之名至今稱也又問曰連舍
利弗佛在已終如何重見答曰同名六人此曰連非
大目連也至宇文周時文殊師利化爲梵僧來遊此
土云欲禮拜迦葉佛說法處并往文殊所住之處名
清涼山遍問道俗無有知者時有智猛法師年始十
八反問梵僧何因知有二聖餘迹答曰在秦都城南
二十里有蒼頡造書臺即其地也又云在沙河南五
十里青山北四十里即其處也又問沙河青山是何
語答曰渭水終南山也此僧便從渭水直南而步遠
到高四臺便云此是古佛說法處也于時智猛法師
隨往禮拜不久失梵僧所在智猛長大具爲太常韋
卿說之請其臺處依本置寺遂奏周主名三會寺至
隋大業廢入大寺因被廢毀配入菩提今京城東市
西平康坊南門東菩提寺西堂佛首即是三會寺佛
釋迦如來度大迦葉後十二年中來至此臺其下見
有迦葉佛舍利周穆身遊大夏佛告彼土見有古塔
可返禮事王問何方佛答在鄗京之東南也西天竺
國具有別傳云歲長年是師子國僧年九十九夏是
三果阿那含人聞斯勝迹躬至禮拜又請奏欲往北
岱清涼山文殊師利菩薩坐處皇帝聞喜勑給驛馬
內使及弟子官佐二十餘人莊處供給諸官人弟子
等並乘官馬唯長年一人少小已來精誠苦行不乘
雜畜既到岱州清涼山即便肘行膝步而上至中臺
佛堂即是文殊廟堂從下至上可行三十餘里山石
勁利入肉到骨無血乳出至于七日五體投地布面
莊土不起不食七日滿已忽起踊躍指撝四方上下
空界具見文殊師利菩薩聖僧羅漢從者道俗數十
人有見不見復有一蟒蛇身長數里從北而來直向
長年長年見喜銜師脚過變爲僧形諸人懼怕皆悉
四散唯長年一人心不驚動種種靈應不可具述所
請遂願還返京都今現化度安置或請入內受戒或
巡歷諸山律師問天人曰自昔相傳文殊莊清涼山
領五百仙人說法經中明文殊是久住娑婆世界菩
薩娑婆則大千總號如何偏莊此方答曰文殊是諸
佛之元帥隨緣利見應變不同大士大功非人境界
不勞評泊但知仰信多莊清涼山五臺之中今屬北
岱州西見有五臺縣清涼府皇唐已來有僧名解脫

在巖窟已來三十餘年身肉不壞似如入滅盡定復有一尼亦入定不動各經多年聖迹伽藍菩薩聖僧仙人仙華屢屢人見具在別篇豈得不信又問今五臺山中臺之東南三十里見有大孚靈鷲寺兩堂隔澗猶存南有華園可二頃許四時發彩色類不同四周樹圍人移華栽別處種植皆悉不生唯在園內方得久榮人究年月莫知來由或云漢明所立或云魏孝文帝栽植古老相傳于說不同如何爲實答云但是二帝所作昔周穆之時已有佛法此山靈異文殊所居周穆於中造寺供養及阿育王亦依置塔漢明之初摩騰法師是阿羅漢天眼亦見有塔請帝立寺其山形像似靈鷲名曰大孚字者信也由帝深信佛法立寺勸人元魏孝文北臺不遠常來禮謁見人馬行迹石上分明其事可驗豈唯五臺獨驗今終南山太白太華五岳名山皆有聖人爲住持佛法今法久住有人設供感訃徵應事在別篇也問江表龍光瑞像今涼州西番和縣山裂像出何代造耶答云迦葉佛時有利賓菩薩見此山人不信業報以煞害爲事于時住處有數萬家無重佛法者菩薩救之爲立伽藍大梵天王手造像身初成以後菩薩神力能令如真

佛不異遊步說法教化諸人雖蒙此道猶故不信于時菩薩示行怖畏手擎大石可於聚落欲下塵之菩薩揚威勸化諸人便欲廻心信敬於佛所有煞具變成蓮華隨有街巷華如種植瑞像方攝神力菩薩又勸諸清信士令造七寺南北一百四里東西八十里彌山亘谷處處僧坊佛殿營造經十三年方得成就同時出家者有二萬人在七寺住經三百年彼諸人等現業力大昔所造惡當世輕受不入地獄前所害者在惡趣中又發惡願彼害我者及未成聖我當害之若不加害惡業便盡我無以報其吐大火焚燒寺舍及彼聚落一時焚蕩縱盜得活又以大水漂溺煞之無一得存時彼山神寺未破前收取此像遠在空中寺破以後下內石室安置供養年月既久石生室滅至劉薩訶師禮山逆示像出其薩訶者前身元是利賓菩薩身首別處更在別篇也問江表龍光瑞像人傳羅什將來有言扶南所得如何爲定答曰此非羅什所得斯乃宋孝武征扶南獲之昔佛滅後三百年中北天竺大阿羅漢優婆質那以神力加工匠三百年中鑿大石山安置佛窟從上至下凡有五重高三百餘尺請彌勒菩薩指授作壇室處之玄奘師傳

云百餘尺聖迹記云高八丈足趺八尺六齋日常放光明其初作時羅漢將工人上天三往方成第二牛頭栴檀第三金第四玉第五銅像凡夫今見止在下重上四重閉石窟映徹見人藏腑第六百年有佛柰遮阿羅漢生已毋亾扶南國念母重恩從上重中取小檀像令母供養母終生楊州出家住新興寺獲得三果宋孝武征扶南獲此像來都亦是羅漢神力毋今現在時徙羅浮天台西方諸處昔法盛曇無竭者再往西方有傳五卷略述此緣何忽云羅什法師背負而來耶宣師因問什師一代所翻之經人多偏

樂受持轉盛何耶答曰其人聰明善解大乘以下諸人同時翻譯者並儁又一代之寶也絕後光前仰之所不及故其所譯以梵悟達爲先得佛遺寄之意也又問俗中常論被秦姚興抑破重戒云何得佛意耶答曰此非悠悠凡所籌度何須評論什師德行位在三賢所在通化那繁補闕隨機而作故大論一部十分略九自餘經論例此可知冥祥感應歷代彌新深會聖旨罕逢難遇又蒙文殊指授令其刪定特異恒論豈以別室見讒頓亾玄致者也又問邠州顯際寺山出石像者何代所立答曰像是秦穆公所造像元出

處是周穆王造寺處也佛去世後育王第四女造又造像塔於此供養千時此寺有一二三果人住中秦相由余常所奉敬往者迦葉佛時亦於此立寺是彼沙彌顯際造也仍將本名以顯寺額又問今玉華宮南栴臺山上有塼塔面別四十步下層極壯四面石龕傍有碎塼又有三十餘窯轝古老莫知何代然每聞鐘聲答曰此穆王寺也名曰靈山至育王時枌山神於此造塔西晉末亂五胡控權劉曜京都長安數夢此山佛現在塼塔中坐語曜曰汝少飲酒莫貌色欲黜去邪佞進用忠良曜不能從後於洛陽酒醉落

馬爲石勒所擒初曜因夢所悟令人尋山訪之遂見此像坐小塼塔與夢符同便毀小塔更造大者高一十九級并造寺宇極存壯麗寺名法燈度三百僧住之曜没趙後寺有四十三人修得三果山神於今塔後又造一寺供三果僧神往太白採取芝草供養聖僧皆獲延齡寺今現在凡人不見所聞鐘聲即是寺鐘也其塔本基雖因劉曜仍是穆王立寺之處也又是迦葉如來之古寺也至貞觀年中於玉華北慈烏川山上常見群鹿來集其所逐去還來有人異之於鹿集處掘深一丈獲一石像長一丈許現今供養又

問荊州前大明寺梅檀像者云是優塡王所造依傳從彼模來將至梁朝今京師復有何者是本答曰大明是其本像梁高祖既崩像來荊渚至元帝承聖三年周平梁後收薄國寶皆入北周其檀像者有僧珍師藏隱房內多以財物贈遺使人像遂得停至隋開皇九年文祖遣使人柳頠言往迎寺僧又求像令鎮荊楚頠是鄉人從之令別刻檀將往恭肯時訪匠得一婆羅門僧名眞達爲造卽今西京大興善寺像是也亦甚靈異本像在荊州僧以漆布漫之相好不及眞者本作七之身今加布本也大明本是古

然始調伏與受五戒隨識宿命因不噉人恐後心變故佛留跡育王於上起塔在山頂神便藏於石中塔是白玉所作其神現在其郭下寺塔育王所立見付屬儀中又問南海循州北山與寧縣界靈龕寺多有靈跡此乃文殊聖者弟子爲此山神多造惡業文殊愍之便來教化遂識宿命請爲留跡我常禮事得離諸惡文殊爲現今者是也於貞觀三年山神命終生兜率天別有一鬼來居此地卽舊神親家也大造諸惡生天舊神憐之下請文殊爲現小跡以化後神又從正法故今此山大小跡現莫匪有由焉見付屬儀

佛住處靈像不肯北遷故也近有長沙義法師天人冥贊遂悟開發別除漆布眞容重顯大動信心披覩靈儀令檀所作本無補接光趺殊異象牙彫刻卒非人工所成興善像身一一乖本又問涪州相思寺側多有古迹纂銘勒之不識其緣此事云何答曰此迦葉佛時有山神姓羅名子明蜀人也舊是持戒比丘生憎破戒者發諸惡願令我死後作大惡鬼噉破戒人因願受身作此山神多有眷屬所主土地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二千餘里年噉萬人以上此神本曾爲迦葉佛兄後爲弟子彼佛憐愍故來敎化種種神變

又問沁州北山石窟佛常有光明此像出來久近耶答曰此篇迦葉佛釋迦佛二時備有往昔周穆王弟子造迦葉佛像又問潤南終南二山有佛面山七佛澗者答曰此事同於前南山庫谷天藏是迦葉佛自手所造之藏也今現有十三緣覺在谷內住又問此土常傳有佛是殷時周昭莊王等造互說不同如何取定答曰皆有所以弟子夏禁時生天具見佛之垂化且佛有三身法報二身則非凡見並化登地以上唯有化身被該三千百億釋迦隨人所感前後不定或在殷末或在魯莊俱在大千之中前後咸傳一化

感見隨機前後何定若據法報常自湛然不足數也
又問漢地所見諸瑞像多傳育王第四女所造其事
匪幽冥難得其實此事云何答曰此實不疑爲育王
第四女厥貌非妍久而未出常恨其醜乃圖佛形相
還如自身成已發願佛之相好挺異於人如何同我
之形儀也以此苦邀彌經年月後感佛現忽異本形
父具問之述其所願今北山玉華荆州長沙楊都高
俚及京城崇敬寺像並是育王第四女造或有書其
光趺依梵本書漢人請者罕識其文育王因將此像
令諸鬼神隨緣所感流傳開悟今覩像面莫匪女形

其崇敬寺地本是戰場西晉將末有五胡大起兵戈
相煞此地特多地下人骨今掘猶得所煞無辜殘害
酷盛故諸鬼神撙以鎮之令諸冤魂得生善念周朝
滅法神亦徙之隋祖再隆佛還重起又問幽冥所感
俗中常有神去形朽如何重來或經七日多日如生
不異答曰人稟七識識各有神心識爲主主難前去
餘神守護不足怪也如五戒中一戒五神五戒便有
二十五神一戒破五神去餘者仍在如大僧受戒戒
有二百五十神亦戒戒之中感得二百五十防衛比
丘若毀一重戒但二百五十神去餘者恒隨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二
校讎
第十紙十六行廿字南藏作女第十九紙二十行並南藏作趣
音釋
軠轅 軠烏昆切轅呂張切車轅也 碾 吉哲切大車轅也 鑿 音慚鑿也 涪 房尤切水名 鄎 音方五切 渦 烏禾切水回也 柂 牙葛切柂舟具也 播 音番播揚也

宋元明三藏本校勘記 孫覿 田中心 李承德 趙貢朝 此本元明諸本第二十二卷末有宋元明三藏本校勘記 江北 見上 羅覺對 貝 萬曆辛卯二校者也 學校刻 山沙彌 重校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敬佛篇第六之四

彌陀部

述意

夫避苦求樂實品物之恒情欣濁欣淨是生靈之舊理但行有美惡土成穢妙娑婆五濁由積惡而丘坑安養七珍因習善而華勝業成三輩報爲九品寶臺珍觀假勝念而崔嵬玉沼瓊池藉善心而皎潔華開蓮合驗慈父之非虛浪動波廻聞法言之在耳自非

辯其出體三事淨土謂上妙七寶是五塵色性聲香味觸爲其土相故攝論云佛周遍光明七寶處也又華嚴經云諸佛境界相中種種間錯莊嚴故淨土論云備諸珍寶性具足妙莊嚴又新翻大菩薩藏經云假使如上世界乃至大火洞然如來在中若依經行若住坐卧其處自然八功德水出現於地四化淨土謂佛所變七寶五塵爲化土體故涅槃經云以佛神力地皆柔輭無有丘墟土沙礫石乃至猶如西方無量壽佛極樂世界等又大莊嚴論云由智自在隨彼所欲能現水精瑠璃等清淨世界又維摩經云佛以

足指按地現淨等事又十地經云隨諸衆生心所樂見爲示現故此諸經論所明並約化爲淨土由佛神力現故卽有攝故卽無故名化土

辯處

述曰上來雖明土有四種然綱要有二一報土二化土此二卽攝理事二土初報土者謂佛如來出世諸善◎無流非三界所攝故淨土論云觀彼世界相勝過三界道又智度論云有妙淨土出過三界然佛所居無處爲處過於十方世界或依法身而安淨土故論云釋迦牟尼佛更有清淨世界如阿彌陀國其

彌陀佛亦有嚴淨不嚴淨世界如釋迦佛又涅槃經云我實不出閻浮提界又法華經偈云

常在靈鷲山　及餘諸住處　衆生見劫盡
大火所燒時　我此土安隱　天人常充滿
園林諸堂閣　種種寶莊嚴

又華嚴經云如來淨土或在如寶冠或在耳璫或在瓔珞或在衣文或在毛孔如是毛孔既容世界故知十住論云佛舉一步則過恒河沙等三千世界其事如是化土處者但所居化土無別方處但依報土而起麤相或通十方或在當界引接三乘人天等衆

如彌陀世尊引此忍界凡小衆生而安淨國或於穢現淨如按地現淨譬同天宮其事如是或於衆生共相器世界間種子所感於中顯現淨穢境界隨其六道各見不同此皆由外名言熏習因識種成就感得器世界影像相現此影像是本識相分由共相種子與影像相彼現相識爲因緣卽此共相由內報增上緣力感得如此苦樂不同

能見

述曰如凡夫二乘於穢土中見阿彌陀佛諸菩薩等於淨土中見阿彌陀佛據此二說報土則一向純淨

應土則有染有淨故淨土論云土有五種一純淨土唯在佛果二淨穢土謂淨多穢少卽八地已上三淨穢亦等土謂從初地乃至七地四穢淨土謂穢多淨少卽地前性地五雜穢土謂未入性地第五人見後一不見前四第四人見後二不見前三第三人見後三不見前二第二人見後四不見前一第一佛上下五土悉知悉見也

業因

述曰具引經論十說不同或說一行而生淨土如涅槃經云有德國王曾德比丘爲護法因緣生不動國

又維摩經云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諂衆生來生其國等或說二行而生淨土如梁攝論云出世善法者無分別智及後得智所生善根爲出世善法名因或用定慧爲乘或說三行而生淨土如涅槃經云思惟三三昧空無作無相而生淨土又觀經云今未來一切凡夫生極樂國當修三業一孝養父母事師不煞修十善業二受三歸具足衆戒不犯威儀三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如是三事是名淨業或說四行而生淨土如維摩經云行四無量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慈悲喜捨衆生來

生其國或四攝法是菩薩淨土謂布施愛語利益同事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解脫所攝衆生來生其國或說五行而生淨土如淨土論云一者禮拜二者讚歎三者作願四者觀察五者廻向或說六行而生淨土如維摩經云布施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一切佛時一切智慧衆生來生其國等或說七行而生淨土如維摩經云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一者戒淨二者定淨三者見淨四者度疑五者道非道淨六者行淨七者行斷智淨前二是方便道次三是見道

次是修道後一是無學道由斯七淨得成四道四道既成故報居淨土也或說八行而生淨土如維摩經云菩薩成就幾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於淨土答云成就八法生於淨土一饒益衆生而不望報代於衆生受諸苦惱二所作功德盡以施之三等心衆生謙下無礙四於諸菩薩觀之如佛五所未聞經聞之不疑六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七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入常省已過不訟彼短恒以一心求諸功德或說九行而生淨土如無量壽經云發四十八大願而生淨土略說三輩廣說九品 具如經說 或說十行而生淨土如維

摩經云十善是菩薩淨土謂布施愛語利益同事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解脫所攝衆生來生其國或說五行而生淨土如淨土論云一者禮拜二者讚歎三者作願四者觀察五者廻向或說六行而生淨土如維摩經云布施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一切衆生來生其國乃至智慧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一切智慧衆生來生其國等或說七行而生淨土如維摩經云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一者戒淨二者定淨三者見淨四者度疑五者道非道淨六者行淨七者行斷智淨前二是方便道次三是見道次八者於一切衆生尊重心日日常念無有廢忘八者於一切衆生生尊重心除憍慢心謙下言說

九者於諸談話不生染著心近於覺意深起種種善根因緣不生憒閙散亂心十者常念觀佛除去諸相彌勒當知如是十念一一次第相續而起不生彼國無有是處或說三十七品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衆生來生其國或如無量壽經云發四十八大願而生淨土 上來所論廣略雖異隨行一法與理

觀彼世界相　勝過三界道　究竟如虛空
廣大無邊際　正道大慈悲　出世善根生
淨光明滿足　如鏡日月輪

述曰若據實報淨土要修出世無漏正因與理行相
成方得往生若是下品之人本無正業隨起一行或
臨終日十念雖成唯生化土未能見報具述觀法備
在大小乘禪門十卷中說

引證

阿彌陀皷音聲王陀羅尼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西方安樂世界今現有佛號阿彌陀若有四衆能正
受持彼佛名號以此功德臨欲終時阿彌陀佛即與
大衆往此人所令其得見已見已尋生慶悅倍增功德
以是因緣所生之處永離胞胎隨欲之形純處鮮妙
寶蓮華中自然化生具六神通光明赫奕阿彌陀佛
與聲聞俱如來應供正遍知其國號曰清泰聖王所
住其城縱廣十千由旬於中充滿刹利之種阿彌陀
佛父名月上轉輪聖王其母名曰殊勝妙顏子名月
明奉事弟子名無垢稱智慧弟子名曰攬光神足精
勤弟子名曰大化爾時魔王名曰無勝有提婆達多
名曰寂靜又無量壽經云佛告彌勒假使三千大千
世界猛火爲念阿彌陀佛名故要當於中直過未足
爲難又華嚴經云爾時心王菩薩摩訶薩告諸菩薩
言佛子此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刹一劫於安樂世
界阿彌陀佛刹爲一日一夜安樂世界一劫於聖服
幢世界金剛佛刹爲一日一夜聖服幢世界一劫於
不退轉音聲輪世界善藥光明清淨開敷佛刹爲一
日一夜不退轉音聲輪世界一劫於離垢世界法幢
佛刹爲一日一夜離垢世界一劫於善燈世界師子
佛刹爲一日一夜善燈世界一劫於善光明世界盧
舍那藏佛刹爲一日一夜善光明世界一劫於超出
世界法光明清淨開敷蓮華佛刹爲一日一夜超出
世界一劫於莊嚴慧世界一切光明佛刹爲一日一
夜莊嚴慧世界一劫於鏡光明世界覺月佛刹爲一
日一夜佛子如是次第乃至百萬阿僧祇世界最後
世界一劫於勝蓮華世界賢首佛刹爲一日一夜普
賢菩薩等諸大菩薩充滿其中又阿彌陀佛經云佛
告諸比丘僧是阿闍世王太子及五百長者子却後
無數劫皆當作佛如阿彌陀佛言是阿闍世王太
子及五百長者子住菩薩道以來無央數劫皆各供
養四百億佛已今復來供養我阿闍世王太子及五
百長者子等皆前世迦葉佛時發爲我作弟子今皆復
會是共相值也

感應緣 略引十驗

宋沙門僧亮
宋居士葛濟之
宋比丘尼慧木
宋魏世子
宋沙門曇遠
梁沙門法悅
隋五十菩薩瑞像
隋沙門慧海
唐沙門道昂
唐沙門善胄

宋江陵長沙寺沙門釋僧亮志操剛烈戒德堅淨常結西方願造丈六無量壽像功用既巨積年不辦聞湘州鋼溪山廟甚饒銅器欲化導鬼神取充成辦遂詣州刺史張邵告以事源請船數隻壯士百人張曰此廟靈驗犯者輒斃且變人守護恐此難果亮曰福與君共死則身當張卽給人船未至一宿神已預知風震雲冥鳥獸鳴呼俄而亮到霧歇日明未至廟屋二十餘步有兩銅鑊容數百斛見一大蛇長十餘丈從鑊騰出亘身斷道從者百人悉皆退散亮乃整服而進振錫告蛇曰汝前世罪業故受蟒身不聞三寶何由自拔吾造丈六無量壽像聞此饒銅遠來相詣幸可開路使我得前蛇乃舉頭看亮引身而去亮躬率人徒捷取銅器唯牀頭唾壺可容四升有螺螄長二尺有餘跳躍出入遂置不取廟器重大十不收一壯勝小者船滿而還守廟之人莫敢拒護亮還都鑄像以宋元嘉九年畢功神表靈異聲傳京師宋文皇帝奉迎還都以餘光未備勅造金薄圓光欲處安樂寺僉以彭城之塔號同本封旦顯居國門送處像焉至明帝之初以舊邸爲寺請像移住舊枉湘宮大殿 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宋葛濟之句容人稚川後也妻同郡紀氏體貌閑雅甚有婦德濟之世事仙學紀氏亦同而心樂佛法常存誠不替元嘉十三年方枉機織忽覺雲日開朗空中清明因投釋筐梭仰望四表見西方有如來眞形及寶蓋旛幢蔽映天漢心獨喜曰經說無量壽佛卽此者耶便頭面作禮濟之敬其如此仍起就之紀授濟手指示佛所濟亦登見半身及諸旛蓋俄而隱沒於是雲日鮮彩五色燭耀鄉比親族頗亦覩見兩三食頃方稍除歇自是村閭多歸法者

宋尼慧木者姓傅氏十一出家受持小戒居梁郡築

弋村寺始讀大品日誦兩卷師慧超嘗建經堂木徃
禮拜輒見屋內東北隅有一沙門金色黑衣足不履
地木又於夜中卧而誦習夢到西方見一浴池有芙
蓉華諸化生人列坐其中有一大華獨空無人木欲
登華攀牽用力不覺誦經音聲高大木母謂其魘驚
起喚之木母篤老口無復齒木恒嚼哺飴母爲以過
中不得淨漱故年將立不受大戒母終亾後木自除
草開壇請師受戒忽於壇所見天地晃然悉黃金色
仰望西南見一天人著纓衣衣色赤黃去木或近或
遠尋沒不見凡見靈異秘不語人木兄出家聞而欲

知乃誑之曰汝爲道積年竟無所招比可養髮當
汝出門木聞甚懼謂當實然乃粗言所見唯靜稱尼
聞其道德稱徃爲伸方便請問乃爲具說木後與同
等共禮無量壽佛因伏地不起咸謂得眠蹴而問之
木竟不答靜稱復獨苦求問木云當伏地之時夢徃
安養國見佛爲說小品已得四卷因被蹴卽覺甚追
恨之木元嘉十四年時已六十九

宋魏世子者梁郡人也奉法精進兒子遵修唯婦迷
閉不信釋敎元嘉初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甦云可
安施高座幷無量壽經世子卽爲具設經座女先雖

齋戒禮拜而未嘗看經卽升座轉讀聲句清利下啓
父言兒死便徃無量壽國見父兄及已三人池中已
有芙蓉大華後當化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苦乃
心故歸啓報語竟復絕母於是乃敬法云云

宋沙門曇遠廬江人也父萬壽御史中丞遠奉法精
至持菩薩戒年十八元嘉九年丁父艱哀毀致招疾
殆將滅性號誦之外便歸心淨土庶祈感應遠時請
僧常有數人師僧舍亦枉焉遠常向舍悔懺宿業恐
有煩緣終無感徹僧舍每奬勵以莫怠至十年二
月十六日夜轉經竟衆僧已眠四更中忽自唱言歌

誦歌誦僧舍驚而問之遠曰見佛身黃金色形狀大
小如今行像金光周身浮焰丈餘旛蓋翼從充牣虛
空環妙麗極事絕言稱遠時住西廂中云佛自西來
轉身西向當佇而立呼其速去曇遠常日嬴喘示有
氣息此夕壯厲悅樂動容便起淨手舍布香手中幷
取園華遶以散佛母謂遠曰汝今若去不念吾耶遠
無所言俄而頓卧家旣宿信聞此靈異旣皆欣肅不
甚悲懼遠至五更忽然而終宅中芬馨數日乃歇

右四

梁京師正覺寺釋法悅戒素沙門也齊末初爲僧主

止京師正覺寺敕修福業四部所歸悅聞彭城宋
王寺有丈八金像乃宋車騎徐州刺史王仲德所造
光相之工江右稱最州境或應有災祟及僧尼橫延
豐庳像則流汗汗之多少則禍患之濃淡也宋泰始
初彭城北屬群虜共欲遷像引至萬夫竟不能致齊
初率州數郡欲起義南附亦驅逼衆僧助守營塹時
虜帥蘭陵公陷此營獲諸沙門於是盡執二州道人
誣繫園裏遣表僞臺誣以助亂像時流汗舉殿皆濕
時僞梁王謙鎮枉彭城亦多少信向親往像所使人
拭之隨拭隨出終莫能止王乃燒香禮拜志心誓曰

衆僧無罪弟子自當營護不使罹禍若幽誠有感願
拭汗即止於是自手拭之隨拭即燥王具表其事諸
僧見原釋悅既欣覩靈異誓願瞻禮而關禁阻隔莫
由克遂又昔宋明皇帝經造丈八金像四鑄不成於
是改爲丈四恍乃與白馬寺沙門智靖率合同緣欲
改造丈八無量壽像以申厥志始鳩集金銅屬齊末
亂雜復致推斥至梁初方以事啓聞降勑聽許并助
造光趺材官工巧隨用資給以梁天鑒八年五月三
日於小莊嚴寺營鑄本量佛身四萬斤銅鎔寫已竭
以左金像之最唯此一耳 左二驗出梁高僧傳

內不滿猶自如先又馳啓聞勑給功德銅三千斤臺
內始就量送而像處已見羊車傳詔載銅鑪側於是
飛裝銷鎔一鑄便滿甫爾之間人車俱失比臺內銅
出方知向之所送信實靈感工匠喜踊道俗稱讚及
至開模量度乃跗成丈九而光相不差又有大錢二
枚猶見在衣條竟不銷鑠並莫測其然尋昔量銅四
萬准用有餘後益三千計闕未滿而祥瑞冥密出自
心圖故知神理幽通殆非人事初像素既成比丘道
昭常夜中禮懺忽見素所晃然洞明詳視久之乃知
神光之異鑄後三日未及開模有禪師道度高潔僧

也捨其七條袈裟助費開頂俄而遥見二僧跪開像
髻逼就觀之倏然不見時悅靖二僧相次遷化勑以
像事委之定林僧祐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移像還光
宅寺是月不雨頗有埃塵及明將遷像夜有輕雲遍
上微雨沾濯僧祐經行像所係念天氣遥見像邊有
光燄上下如燈如燭并聞推懺禮拜之聲入戶詳視
掩然俱滅防寺蔣孝孫亦所同見是夜淮中賈客並
聞大航舶下催督治橋有如數百人聲將知靈器之
重豈人致焉其後更鑄光趺並有風香之瑞自慈河

隋時有阿彌陀佛五十菩薩像者西域天竺之瑞像
也相傳云昔天竺鷄頭摩寺五通菩薩往安樂界請
阿彌陀佛娑婆衆生願生淨土無佛形像願力莫由
請垂降許佛言汝且前去尋當現彼及菩薩還其像
已至一佛五十菩薩各坐蓮華在樹葉上菩薩取葉
所在圖爲流布遠近漢明感夢使往祈法便獲迦葉
摩騰等至雒陽後騰姊子作沙門持此瑞像又達此
圖所在圖之未幾齊像西返而此圖傳不甚流廣魏
晉以來年載久遠又經滅法經像漂除此之瑞迹殄
將不見隋文帝開敎有沙門明憲從高齊道長法師

所得此一本說其本起與傳符焉是以圖爲流布遍
於宇內時有北齊畫工曹仲達者本是曹國人善於
丹青妙盡梵迹傳模西瑞京邑所推故今寺壁正陽
皆其眞範也 右一段出西域傳驗記

隋江都安樂寺釋慧海俗姓張氏清河武城人也善
觀神光炤燿慶所希幸於是模爲繪苦願生彼土沒
齒爲念以大業五年五月微患至夜忽起依常面西

禮竟跏趺而坐至曉方逝春秋六十有九顏色怡和
儼如神在道俗悲涼競申接足花香如雨下金寶若
山頹充委階墀福慧力矣

唐相州寒陵山寺釋道昂未詳其氏魏郡人也履信
標宗風神清徹獨懷異操高尚世表慧解夙成殆非
開悟結志西方願生安養後知命極預告有緣至八
月初當來取別期月既臨一無所患閒齋時至未景
次昆吾即陞高座身含奇相鑪發異香援引四衆受
菩薩戒詞理切要聽者慙心于時七衆圍遶食承遺
味昂舉目高視乃見天衆繽紛絃管繁會中有清音

遠聽哀婉天衆高亮告於衆曰攝率陀天樂音下迎
昂曰天道乃是生死根本由來非願常祈心淨土如
何此誠不遂意耶言訖便覩天樂上騰須臾遠滅便
見西方香華伎樂充塞如似圍雲飛涌而來旋環頂
上舉衆皆見昂曰大衆好住今西方靈相來迎事須
親往言訖但見香鑪墜手便於高座而終卒于報應
寺泰秋六十有九即貞觀十年八月內也道俗崩慟
觀者如山接棒靜殯驗足下有普光堂等文字生焉
還送寒陵山鑿窟處之經春不壞坐固如初又登講
之夜時屬陰暗素無燈燭昂舉掌高示便發異光朗

照堂宇大衆覩瑞怪所從來昂曰此光手中恒有何所怪乎自非道會靈竒行符隣聖者何能現斯嘉應者哉

唐西京淨影寺釋善胄瀛州人也善通經論涅槃偏長席談機悟國中第一行年七十有一初患臨終語門人曰吾一生正信存心於佛理教無心輕略不慮淨土不生即令拂拭房宇燒香嚴待病來多日委卧不起忽爾自坐合掌語侍人曰安置世尊令坐口云世尊來也胄令懺悔慙愧如是良久曰世尊去矣低身似送因卧曰向者阿彌陀佛來汝等不見耶不久吾當去耳語頃便卒 右三驗出 唐高僧傳

彌勒部

述意

惟大覺世雄隨機利物巧施現權之教以救將來之急時經末代命同風燭逐要利生無過見佛以釋尊遺囑於我法中所修行者並付慈氏令悟聖果大聖殷勤理固無妄一念相值終隔四流結妙願於華林感慈顏於兜率能扣冥機雲龍相會故上生經云是諸人等皆於法中種諸善根釋迦牟尼佛遺來付我觀此一言實固可祈自晉代之末始傳斯經暨乎宋

明肇興茲會起千尺之尊儀摹萬仞之道樹設供上林鱗集大衆於是四部欣躍虔誠弘化每歲良辰三會無缺自齊代馭曆法緣增廣文宣德教彌綸斯業從此已來大會罕集行者希簡設有修學安心無法今錄諸經依之修行冀通八正則芬烈於紫宮化流十善則暉煥於兜率功被下生澤均初會也

受戒

述曰若是居家白衣未受戒者先受翻邪三歸日別六時隨時便受顯歸三寶自誓不迴必得上生若出家五衆已受得戒但依修行不須別受若無戒行追空念善亦不得生故智度論云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 如是說 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 如是說 又處胎經佛告彌勒偈云

汝所三會人　是吾先所化　九十六億人
受吾五戒者　次是三歸人　九十二億者
一稱南無佛　皆得成佛道

述曰廣明三歸功力具如敬福論三卷說既受得三歸次須受十善戒法若不行十善定不得上生應具修威儀至一出家人前誠懺已心至誠懺悔然後受云我某甲盡形壽於一切有情上不簡凡聖不起

煞心乃至第十我其甲盡形壽於一切有情上不簡凡聖不起邪見（如是三說）我其甲盡形壽於一切有情上不簡凡聖不起殺心竟乃至第十我某甲盡形壽於一切有情上不簡凡聖不起邪見竟（如是三說）此之十善禁防身三過殺盜婬口四過妄言綺語兩舌惡口意三過謂貪瞋邪見此之十種是衆善之根本止則是持作便是犯犯是十惡之本亦是萬禍之殃

校讎

第十三紙（八行兩解一行或作兩解之繁簡不等）

音釋

礫（歷狄切小石也）瑠（都歷切玉珠也）礪（古慕切磨也）蝘（螈於切蜥蜴也）蜓（延珠切蝘蜓守宮異名）厲（幺狄切癘厲也氣壅心懣而神亂則厲）緤（息列切繫也）劓（魚器切截鼻也）鉞（音越斧屬）齋（陟皆切持也）瀛（怡成切州名）

敬佛篇第六之五

彌勒部之餘

讚歎

如菩薩本行經云正使化無數億計人成辟支佛若有人百歲四事供養功德甚多不如有人以歡喜心一四句偈讚歎如來功德無量又如善戒經云以四天下寶供養於佛又以重心讚歎如來是二福德等無差別又大悲經云一稱南無佛名者以是善根入涅槃界不可盡也又若能至誠心念佛功德乃至一華散於空中於未來世作天梵王其福不盡以其不盡終至涅槃又涅槃經迦葉以偈讚佛言

大悲愍衆生　故令我歸依　善拔衆毒箭　故稱大醫王　世醫所療治　雖瘥還復生　如來所治者　畢竟不復發　世尊甘露藥　以施諸衆生　衆生既服已　不死亦不生　如來今爲我　演說大涅槃　衆生聞秘藏　即得不生滅

又大方等陀羅尼經爾時華聚菩薩即讚佛言

世尊身色如金山　猶如日光照世門
能拔一切諸苦惱　我今稽首大法王
世主法王甚希有　如是妙法復過是
難見難聞亦難遇　若有覩者成正覺
爾時阿須倫以偈讚佛
世尊面目如日月　能滅一切諸黑闇
文殊師利問經文殊說偈歎佛云
我禮一切佛　調御無等雙　丈六眞法身
亦禮於佛塔　生處得道處　法輪涅槃處
今復拔濟於我等　我等歸命天中尊

流轉生死中　不聞佛名故
又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云佛告阿難彌勒不獨以
偈讚我乃往過世十無央數劫爾時有佛號焰光響
作王如來所有梵志長者名曰賢行於此佛所已得
不起法忍爾時梵志賢行者今彌勒菩薩是阿難白
佛言彌勒得法忍久遠乃爾何以不速逮無上正眞
之道成最正覺耶佛語阿難菩薩四事法不取正覺
何等爲四一淨國土三護國土三淨一切四護一切
是爲四事彌勒本求佛時以是四事故不取佛佛語
阿難我本求佛時亦有此四然彌勒發意先我之前

四十二劫我於其後乃發道意於此賢劫以大精進
超越九劫得於無上正眞最正覺佛告阿難
我以十事致最正覺何等爲十一所有一切無所愛
惜二妻妾三兒子四頭目五手足六國土七珍寶財
物八髓腦九血肉十不惜身命我以十事疾得佛道
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汝觀如來在路行時能令大
地高處令下下處令高高下諸處悉得平正如來過
後地輒還復一切樹林傾側向佛樹神現身低頭禮
拜如來過後樹輒還復一切丘陵坑坎屏厠臭穢叢
林瓦礫皆悉掃除平正清淨馨香芬烈衆華布地如
行住坐卧處　一切皆悉禮　諸佛不思議
妙法亦如是　能信及果報　亦不可思議
能以此祇夜　讚歎如來者　於千萬億劫
不墮諸惡趣
佛言文殊善哉善哉如來不可思議卽說偈言
佛生甘蔗姓　滅已更不生　若人歸依佛
不畏地獄苦
又華嚴經偈云
寧受一切苦　得聞佛音聲　不受一切樂
而不聞佛名　所以無量劫　受此諸苦惱

來足履蹈上而過無情諸物尚皆傾側何況有情而不加敬何以故我本修行菩薩行時於一切人所無不傾側謙下禮敬以是善業得成佛已有情無情如來行時無不傾側低頭禮拜我本曾以清淨微妙稱意資產至心自手施諸衆生以是業報如來行時大地平正掃灑清淨又無瓦礫我於無量諸賢聖所在路行時曾與掃治道路泥治房舍我以平等心無高下掃治令淨於一切時常求菩提利益衆生以是善根若佛如來在在處處行來路首自然清淨地平如掌乃至須彌山王高八萬四千由旬在大海中亦深爾許及鐵圍山高十六萬八千由旬亦是金剛堅固佛涅槃時無不傾側低頭禮敬若欲遠避不傾側者亦無是處由歎如來故乃至舍利弗從他聞歎佛偈亦得道果故普曜經安陸比丘以偈報舍利弗言

吾師天中天　三界無極尊　相好身丈六
神通猶虛空　奉熏去五陰　枝十二根本
不貪天世位　心淨覩明口言善哉昔來抱疑
時舍利弗欣然大悅如冥又吾好學八歲從師至年十六靡不周綜行遍天下十六大國自謂已達今乃聞異無上正真得吾本願

由如來過去心淨離著不害衆生故所行之處脚足不汙蟲蟻不損故處處經云佛不著履有三因緣一使行者少欲二現足下輪三令人見之歡喜佛行足去地四寸有三因緣一見地有蟲蟻故二地有生草故三現神足故亦欲令人意止佛行地高下皆平有三因緣一本行四等心欲令一切安隱地在水上水中有神蟲蛾一切值佛足下皆安隱同心立意是故卑者爲高高者爲卑二諸天鬼神行福爲佛除地故高下爲平三佛爲菩薩時通利道徑橋梁渡人故從是得福故高下正平欲令人意亦爾又智度論云世尊身好細滑皮相塵上不著身如蓮華葉不受塵水若菩薩在乾土山中經行七山令散爲塵乃至一塵不著佛身若菩薩舉食著口中是時咽喉邊兩處流注甘露和合諸味是味清淨故名味中得上味又增一阿含經云無恭敬心於佛者當生龍蛇中以過去從龍中來今猶無敬多瞋癡也又四分律說偈云

有敬長老者　是人能護法　現世得名譽
將來生善道

讚彌勒四禮文

至心歸命禮當來彌勒佛諸佛同證無爲體眞如理
實本無緣爲誘諸天現閻浮率其猶幻士出衆形元無
人馬迷將有達者知幻未曾然佛身本淨皆如是愚
夫不了謂同凡知彼率天奉見彌勒佛無來見其弗於茲必得永長歡
故我頂禮彌勒佛唯願慈尊度有情願共諸衆生上
生閻浮率天奉見彌勒佛

業因

如來曾有經云下品十善謂一念頃中品十善謂一
食頃上品十善謂從旦至午於此時中心念十善止
於十惡亦得往生故野干心念十善七日不食生兜
率天又上生經云我滅度後四衆八部欲生第四天
當於一日至第七日繫念彼天持佛禁戒思念十善

故我頂禮彌勒佛唯願慈尊度有情願共諸衆生上
生閻浮率天奉見彌勒佛

至心歸命禮當來彌勒佛過數百千此土他方菩薩會廣現神變寶牕中佛身
白毫光八萬恒說不退法輪因衆生但能修福業屈
伸臂頃值慈尊恒沙諸佛由斯現況我本師釋迦文
故我頂禮彌勒佛唯願慈尊度有情願共諸衆生上
生閻浮率天奉見彌勒佛

至心歸命禮當來彌勒佛諸佛恒居清淨刹受用報
體量無窮凡夫肉眼未曾識爲現千尺一金軀衆生

視之無猒足令知業果現閻浮但聽經勤誦法逍
遙定往閻浮率宮三塗於茲必永絕將來同證一法身
故我頂禮彌勒佛唯願慈尊度有情願共諸衆生上
生閻浮率天奉見彌勒佛

行十善道以此功德迴向願生彌勒佛前隨念往生
吉七日者但從旦至午何況一生不斷者又上生經云若有禮敬彌
勒佛者除却百億劫生死之罪乃至來世龍華樹下
亦得見佛又云我滅度後四衆八部聞名禮拜命終
往生閻浮率天中若有男女犯諸禁戒造衆惡業聞是
菩薩大悲名字五體投地誠心懺悔一切惡業速得
清淨若有歸依彌勒菩薩當知是人得不退轉彌勒
成佛見佛光明即得受記又上生經云佛滅度後若
有精勤修諸功德威儀不缺掃塔塗地奉香供養行
諸三昧讀誦經典如是人等雖不斷結如得六通應

當繫念念佛形像稱彌勒名若一念頃受八戒齋修
諸淨業命終之時即得往生兜率天上蓮華臺中應
時見佛白毫相光超越九十億劫生死之罪隨其宿
緣爲說妙法令得不退又增一經云衆生三業造惡
臨終憶念如來功德者必離惡道趣得生天上正使
極惡之人以念佛故亦得生天又大集經云若修慈
者當捨身命時見十方佛手摩其頂衆手觸故心安
快樂尋得往生清淨佛土又普賢觀經云若有書夜
六時禮十方佛誦大乘經思第一義甚深空法於一
彈指頃除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行此

不得行深般若欲界諸天著淨妙五欲心則狂惑故
不能行色界天等深著禪定味故不能行無色界天
無形故不能行以兜率天上常有一生補處菩薩
彼中諸天常聞說般若五欲雖多法力勝故是故說
二處勝若從他佛國來生此間斯則轉勝也又處處
經云佛言彌勒未來下有四因緣一有時福應彼間
二是此閻人雖無能受經者三功德未滿四世間有
能說經者故彌勒未下若當來下餘有五十億七千
六十萬歲彌勒時人眼皆見四千里由本十種因緣
德一不掩人眼明二不損人眼三不覆人眼四不藏

人善五不視殺六不視盜七不視婬八不視陰私求
人短九諸惡事不視十然燈於佛寺又佛說彌勒來
時經云佛言彌勒佛欲來出時閻浮利地山樹草
木皆焦盡於今閻浮利地周匝六十萬里彌勒出時
閻浮利地東西長四十萬里南北廣三十二萬里地
生五果四海之內無山陵溪谷地平如砥樹木長大
人少三毒民多聚落城名迦羅那夷有一婆羅門名
須凡當爲彌勒作父母名摩訶越題彌勒當爲作子
相好具足身長十六丈生墮城地目徹視萬里內頭
中目光照四千里彌勒得道爲佛時於龍華樹下坐

樹高四十里廣亦四十里（從龍宮出故名龍華樹也）用四月八日明星出時得道彌勒佛却後六十億劫六十萬歲當來下（白外大成佛經說）王玄策西國行傳云唐顯慶二年勅使王玄策等往西國送佛架裟至泥婆羅國西南至頗羅糜來村東坎下有一水火池若將家火照之其火上即有火焰於水中出欲滅以水沃之其焰轉熾漢使等曾於中架一釜煮飯得熟使問彼國王國王答使人云曾經以杖刺著一金匱令人挽出一挽一深相傳云此是彌勒佛當來成道天冠金火龍防守之此池火乃是火龍火也

又智度論云彌勒菩薩爲白衣時師名婆跋犁有三種相一眉間白毫相二舌覆面相三陰藏相如是等非是菩薩時亦皆有此相也又新婆沙論云曾聞尊者大迦葉波入王舍城最後乞食食已未久登雞足山山有三峯如仰雞足尊者入中結跏趺坐作誠言曰願我此身并納鉢杖久住不壞乃至經於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慈氏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時施作佛事發此願已尋般涅槃時彼三峯便合成一掩蔽尊者儼然而住及慈氏佛出現世時將無量人天至此山上告諸衆曰汝等欲見釋迦牟尼佛土多功德弟子衆中第一大弟子迦葉波不舉衆咸曰我等欲見慈氏如來即以右手撫雞雞足山頂應時峯坼還爲三分時迦葉波將納鉢杖從中而出上昇虛空無量天人觀斯神變歎未曾有其心調柔慈氏世尊如應說法皆得見諦若無留化如此之事云何有耶有說有留化事問若爾世尊何故不留化身至涅槃後任持說法答所應作者已究竟故謂佛所應度皆已度訖所未度者聖弟子度之有說無留化事問若爾迦葉波事云何得有答諸信敬天神所任持故有說迦葉波爾時未般涅槃慈氏佛時方取滅度此不應理寧可說無不說彼默然多時虛作如是說者有留化事是故大迦葉波已入涅槃

發願

惟凡夫力弱習惡來多以住娑婆其心怯弱初學是法恐畏退散常發大願扶持此行乃至命終心無障惱隨種善根願共含識自在往生彌勒內衆得至佛前隨念修學證不退轉不願往生於外衆中恐著五欲不得解脫故智度論云有人修少福業聞有福處常願往生及至命終各生其中又大莊嚴論云佛國事大獨行功德不能成就要須願力如牛雖力挽車

要須御者能有所至淨佛國土由願引成以願力故
福德增長不失不壞常見佛故又如十住論云若人
發心求佛不休不息有人以指舉大千世界在空却
住不足爲難若發願言我當作佛是人希有何以故
世人心劣無大志故又發菩提心論有十大願常悉
修行一者願我先世及以今身所種善根施與一切
衆生廻向佛道令我此願念念增長世世所生終不
忘失常爲陀羅尼之所守護二者願我以此善根生
處値佛常得供養不生無佛國中三者願我近諸佛
隨侍左右如影隨形四者願我既得親近爲我說法
成就五通五者願我通達世諦假名流布解第一義
得正法智六者願我以無畏心爲衆生說示教利喜
皆令開解七者願我以佛神力遍至十方一切世界
供養諸佛聽受正法廣攝衆生八者願我隨順清淨
法輪一切衆生聽我法者聞我名者卽得捨離一切
煩惱九者願我隨逐衆生將護與樂捨身命財荷負
正法除無利益十者願我雖行正法心無所行亦無
不行爲化衆生不捨正願願我以此十大誓願遍衆
生界攝受一切恒沙諸願若衆生界有盡我願乃盡
然衆生界不可盡故我此大願亦不可盡廣度衆生
無邊法界所修善根皆悉廻向無上正覺生彌勒佛
前聞清淨法悟無生忍但行住坐卧一生已來所修
善根並共法界衆生廻向彌勒佛前速成不退玄奘
法師云西方道俗並作彌勒業爲同欲界其行易成
大小乘師皆許此法彌陀淨土恐凡鄙穢修行難成
如舊經論十地已上菩薩隨分見報佛淨土依新論
意三地菩薩始可得見報佛淨土豈容下品凡夫卽
得往生此是別時之意未可爲定所以西方大乘許
小乘不許故法師一生已來常作彌勒業臨命終時
發願上生見彌勒佛請大衆同時說偈云

南無彌勒如來　應正等覺　願與含識
速奉慈顏
南無彌勒如來　所居內衆　願捨命已
必生其中

唐沙門釋善曇

夫最勝之相妙出無等非直光儀莫寫固亦形好不傳夫以世俗之指爪而匠法身之圓極算數譬喻豈或萬一自泥洹以來久踰千祀西方像製流式中夏雖依經鎔鑄各務髣髴名士奇匠競心展力而精分密數未有殊絕晉世有譙國戴逵字安道者風清槩遠留遯奢吳宅性居理遊心釋教且機思通贍巧疑造化乃所以影響法相咫尺應身乃作無量壽挾侍菩薩研思致妙精銳定製潛於帷中密聽衆論所聞褒貶輒加詳改疑准度於毫芒審光色於濃淡其和衆聞扣門方起共觀咸覩佛堂暉燄洞照于天莫不整躬虔禮歎覺化之無方也宋文帝迎像供養恒在後堂齊高帝起正覺寺欲以勝妙靈像鎮撫法殿乃奉移此像舊在正覺寺逵又造行像五軀積慮十年像稍在瓦官寺逵第二子顒字仲若素韻淵澹雅好丘園既負荷幽貞亦繼志才巧逵每製像常共恭慮濟陽江夷少與顒友夷嘗託顒造觀世音像致力殫思欲令盡美而相好不圓積年無成後夢有人告之曰江夷於觀世音無緣可改爲彌勒菩薩戴即停手馳書報江信未及發而江書已至俱於此夕感夢語

事符同戴喜於神應即改爲彌勒於是觸手成妙初不稽思光顏圓滿俄爾而成有識讚仰感悟因緣之匪差此像舊在會稽龍華寺尋二戴像製歷代獨步共所造甚多並散在諸寺難悉詳錄

晉長安五級寺有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形雖不建於人而聰儁罕儔七歲讀書再覽能誦年至十三出家日誦萬言不差一字師敬異之爲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乃入中寺遇佛圖澄見而嗟異與語終日因事澄爲師澄講安覆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鄰安後避地南

投襄陽與弟子釋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江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入一家見門裏有二馬枊中間懸一馬苑可容一斛安呼林伯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伯升謂是神人厚相奉接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爲林苑容百升也既至襄陽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未稱令弟子鑪冶其髻既而光焰煥炳曜滿一堂詳視髻中見一舍利衆咸傀服安曰像既靈異不煩復治乃止誡者咸謂安知有舍利故出以示衆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籍安高名早以致書通好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寡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會悟自須道業之隆盛無以近所聞月光將出靈鉢應降法師任當洪範化洽無幽此方諸僧咸有思慕若鑒靈東徂摩尼廻曜一蹕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燈尚甘露於豐草植栴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溢漾重蕩於末代矣文多不悉敢及閒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答安常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

雖邪直殷夜見此僧從戀隙出入遠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爲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彼答云甚可度耳然須更浴聖僧情願必果具示浴法安請問來生所生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備覩兜率妙勝之報爾夕大衆數十人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見有非常小兒作侶數十來入寺戲須臾就浴果是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泰元十年也年七十二安未終之前每先聞羅什在西國思共講析每勸堅取之什亦遠

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遥而禮之初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臂捋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寶印手菩薩安既終後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安既篤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提婆曇摩難提及僧伽跋澄等譯出衆經百餘萬言常與沙門法和詮定音字詳覈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孫綽爲名德沙門論曰云釋道安博物多通才經名理又爲之贊曰

物有廣贍人固多宰淵淵釋安專能兼倍飛聲汧壟馳名淮海形雖華化猶若常在

也 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梁劉石城山有釋僧護本會稽劉人也少出家便苦意苦節戒行嚴淨後居劉石城山隱岳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數十餘丈當中央有如佛焰光之形上有叢樹曲幹垂蔭護每經行至壁所輒見光明煥炳聞弦管歌讚之聲於是擊鑪發誓願博山鑄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彌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緣同觀三會以齊建武中招結道俗初就彫剪踰鑿移年僅成面璞頃之護遘疾而亡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辦第二身中其願尅果後有沙門僧淑纂護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梁天監六年有始豐令吳郡陸咸罷邑還國夜宿劉溪值風雨晦冥咸皆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若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劉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獲平豫冥理非虛宜相開發也咸還都經年稍忘前夢後出門乃見一僧云聽講奇宿自言去歲劉溪所囑建安王事猶憶此不咸當時懼然答云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仍即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追及百步忽然不見咸密爾意解具憶前夢乃劉溪所見第三僧也咸即馳啓建安王王即以

上閻勅遣僧祐律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
充遍抽捨金貝誓取成畢初僧祐未至一日寺僧慧
達夢見黒衣大神翼從甚壯立于龕所商略分數至
明旦初祐律師至其神應若此初僧護所創鑒龕過
淺乃鍱入五丈更施頂髻及身相赴成瑩磨將畢夜
中忽當卍字處色赤而隆起令像胷卍字處猶不施
金薄而赤色存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
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架三層臺又造
門閣殿堂幷立衆基業以充供養其四遠士庶並提
挾香華萬里來集供施往還軌迹塡委白像成之後

建安王所苦消瘳王後改封今之南平是也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幹俗姓李氏金城狄道人
也志節恭勤常修淨業依華嚴經作蓮華藏世界海
觀及作彌勒天宮觀至開皇十七年遇疾暴悶唯心
不冷未敢藏殯後醒述云初見兩人手把文書房前
而立曰官須見師俛仰之間乃與俱往狀如乘空足
無所涉到一大園七寶樹林端嚴如畫二人送達便
辭而退幹獨入園東西極目但見林地山池無非珍
寶煜煌亂目不得正視樹下花座或有人坐或無坐

者忽聞人喚云靈幹汝來此耶聲就之乃慧遠法
師也禮訊問曰此爲何所答曰是兜率陀天吾與僧
休同生於此次吾南坐上者是休法師也遠與休形
並非本身頂戴天冠衣以朱紫光偉絶世但語聲似
舊依然可識又謂幹曰汝與我諸弟子後皆生此矣
因得覺悟重增故業端然觀行絶交人物至大業三
年禪定初成勅召爲道場上座僧徒一盛匡救有敎
至於八年於本房內所患漸重將欲終卒目睛上視
不與人對久之乃垂頰如常日沙門童眞問疾因見
是相幹謂眞曰向見青衣童子二人來召相逐而去

八頭突倒壞下從行至館驅逐乃走還來如故漸至城治黑蜂四枚形甚壯偉隨舉旋遶數帀便去既至州館夜放大光明徹屋上如火焰發食頃方滅又掘塔基入深丈餘正當函處得古瓷瓶無蓋有水清澄香美乃用盛於函內寺九層浮圖從西南角第二級放光上照相輪如五石甕黃赤如火良久方隱又堂內彌勒像亦放眉間紫光幷二菩薩亦放赤光通照寺院前後七度衆人同見除不來者武德三年八月內終於本寺春秋七十有一 右二驗出唐高僧傳

普賢部

感應緣 感驗

宋路昭太后

宋沙門釋道溫

宋沙門釋道冏

齊沙門釋普明

宋路昭太后大明四年造普賢菩薩乘寶舉白象安於中興禪房因設講于寺其年十月八日齋畢解座會僧二百人千時寺宇始構帝甚留心聳踊臨幸旬必數四僧徒勤整禁衛嚴肅爾日僧名有定就席久之忽有一僧預于座次風貌秀舉閣堂驚矚齋主與

紫山可觀華臺不遠蓋聞至誠所感還景移緯澄心所絢發石開泉況帝德涵運皇功懋洽仁洞乾遐理暢冥外故上王盛士赴表大明之朝勸發妙身躬見龍飛之宅意若曰陛下慧燭海縣明肇日月故以慧明爲人名繼天與祚式垂無疆故以天安爲寺稱神基彌遠道政方疑九服識泰萬寓齊恢謹列言屬縣以詮天休

宋沙門釋道冏扶風好時人也本姓馬氏學業淳粹弱齡有聲元嘉二年九月在洛陽爲人作普賢齋道俗四十許人已經七日正就中食忽有一人袴褶乘

馬入至堂前下馬禮佛問謂常人不加禮異此人登
馬揮鞭忽失所在便見赤光赫然竟天良久而滅後
三年十二月在白衣家復作普賢齋將竟之日有二
沙門容服如凡直來禮佛衆中謂是庸僧不甚尊仰
聊問何居答曰住在前村時衆白衣有張道覺其有
異至心禮拜沙門出門行可數十步忽有飛塵直上
衝天追目此僧不復知所問以七年與同學來遊京
師時司空何尚之始構南澗精舍問寓居焉夜中忽
見四人乘一新車從四人傳教來在屋內呼與共載
道問驚其夜至疑而未言因眼閉不覺昇車俄而至

所救皆愈有鄉人王道眞妻病請明來呪明入門婦
便悶絕俄見一物如狸長數尺許從狗竇出因此而
愈明嘗行水傍祠巫覩自云神見之皆奔走以宋孝
建中卒春秋八十有五右一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四

校讎

第二十紙十六行行房本作作尸

音釋

嵐盧含切舍也
挽武緬切引也
坼恥格切裂也
斃胡計切考也
儻徂峻切絕異也
柷昌六切樂器也
鑄朱戍切全入範也
譙慈消切國名
將疑剛切當候切制馬柱也
篾當候切制馬籠也
汴亡見切水名
秣莫撥切飼馬粟也
懋莫候切盛也
褌古渾切袴也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五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敬佛篇第六之六

觀音部

感應緣 略引十八驗

秦尚書徐義

秦東平畢覽

晉沙門竺法義

晉沙門竺法純

晉沙門釋開達

魏沙門釋道泰

魏定州孫敬德

魏沙門釋法力

秦徐義者高陸人也少奉法爲符堅尚書堅末兵革蜂起賊獲義將加戮害乃埋其兩足編髮於樹夜中專念觀世音有頃得眠夢人謂之曰今事亟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見守防之士並疲而寢乃試自奮動手髮旣解足亦得脫因而遁去百餘步隱小叢草便聞追者交馳火炬星陳乎繞此叢而竟無見者天明賊散歸投鄴寺遂得免之

秦畢覽東平人也少奉法隨慕容垂北征沒虜單馬逃竄虜追騎將及覽至心誦念觀世音旣得免脫因入深山迷惑失道又專心歸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遂得還路安隱至家

晉太原郭宣之

晉吳郡潘道秀

晉居士樂荀

晉沙門釋法智

晉南公子敖

晉益州孫道德

晉遼城劉度

晉河內竇傳

宋新興張興

宋居士宋琰

晉始寧山有竺法義晉興寧中沙門遊刃衆典尤善法華受業弟子常有百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疾病常存念觀世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納便病愈傳亮每云吾先君與義公遊處而聞說觀世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矣

晉沙門竺法純山陰顯義寺主也晉元興中起寺行

牆至蘭上買材路經湖道材主是婦人而應共至材
所准許價直遂與同船俱行既入大湖日暮暴風波
浪如山純船小水入命在瞬息念值行無福忽遇斯
災又與婦人俱行其以固懼乃一心誦觀世音經俄
有大舟泛流趣純適時既入夜行旅已絕純自惟念
不應有此流船疑是神力既而共渡乘之而此小船
應時即沒大舟隨波鼓蕩俄得達其岸耳

晉沙門釋開達隆安二年登壟採甘草爲羌所執時
年大飢羌胡相噉及乃置達柵中將食之先在柵者十
有餘人羌日夕享俎唯達尚存自達被執便潛誦觀
世音經不懈乎心及明日當見噉其晨始曙忽有大
虎逕逼群羌奮怒號吼羌各駭怖遊走虎乃前嚙柵
木得成小闕可容人過已而徐去達初見虎嚙柵必
謂見害既柵穿而不入心疑其異將是觀音力計度
諸羌未應便及即穿柵逃走夜行晝伏遂得免脫

晉郭宜之太原人也義熙四年爲梁州府司
馬楊以輒害范元之等被法宣亦同執在獄唯一心
歸向觀世音菩薩後夕將眠之際忽親覩菩薩光明
照獄宣瞻覩禮拜祈請誓願久之乃沒俄而宣之獨
被恩赦既釋依所見形製造圖像又立精舍焉後零

晉南公子敖始平人也成新平城爲佛佛虜兒長樂公所破合城數千人皆被縛害子敖雖分必死而猶至心念觀世音既而次至子敖群刃交下或高或僻持刀之人忽疲懈四支不隨爾時長樂公親自臨刑驚問之子敖聊答云能作馬鞍乃令原釋子敖亦函行則頂戴也

晉孫道德益州人也奉道祭酒年過五十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景平中沙門謂德必願有兒當至心禮誦觀世音經此可冀也德遂罷不事道單心投誠歸觀世音少日之中而有夢應婦即有孕遂以產男也

晉劉度平原遠城人也鄉里有一千餘家並奉大法造立形像供養僧尼值虜主木未時此縣常有逋逃未大怒欲盡滅一城衆並兒懼分必彌盡度乃潔誠率衆歸命觀世音頃之未見物從空中下繞其所住屋柱驚視乃觀世音經使人讀之未大歡喜用省刑戮於是此城即得免害

晉竇傳者河內人也永和中弁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呂護各權部曲相與不和傳爲昌所用作官長護遣騎抄擊爲所俘執同伴六七人共繫入一獄鎖械

一梏中須臾覺失囚人馬絡繹四出尋捕焚草踐林無不至遍唯傳所隱一畝許地終無至者遂得免還鄉里敬信異常咸皆奉法道山後過江爲謝居士敷其說其事

宋張興者新興人也頗信佛法嘗從沙門僧融曇翼積日時縣失火出因路側會融異同行經過囚邊妻驚呼閣梨何以賜救融曰貧道力弱無救如何唯宜勤念觀世音庶獲免耳妻便晝夜祈念經十許日於夜夢一沙門以脚蹈之曰咄咄可起妻即驚起鉗鎖

桎梏忽然俱解便走趣戶戶時猶閉警防殊嚴旣無由出慮有覺者乃還著械尋復得眠又夢向沙門曰戶已開矣妻覺而馳出守備者並已惛睡妻安步而去時夜甚闇行可數里卒值一人妻懼蹔地已而相訊乃其夫也相扶悲喜夜投僧翼藏匿之遂得免

時元嘉初也

宋琰稚年在交阯彼土有賢法師者道德僧也見授五戒以觀世音金像一軀見與供養形製甚今又非甚古類元嘉中作鎔鑄殊工似有眞好琰奉以還都時年在齠亂與二弟常盡勤至專精不倦後治改牀

廬無屋安設寄京師南澗寺中于時百姓競鑄錢爪有盜毀金像以充鑄者時像在寺已經數月琰晝寢夢見立于座隅意甚異之時日已暮即馳迎還其夕南澗十餘軀像悉遇盜毀其後久之像於曛暮間放光顯照三尺許地金輝秀起煥然奪目琰兄弟及僕役同覩者十餘人于時幼小不即題記比加撰錄忘其日月是宋大明七年秋也至泰始末琰移居烏衣周旋僧以此像權寓多寶寺琰時暫遊江都此僧仍適荊楚不知像處垂將十載常恐神寶與因俱絕宋

升明末遊蹟峽表經過江陵見此沙門遞知像所其年琰還京師即造多寶寺主愛公云無此寄像琰退慮此僧孟浪將遂失此像深以惆悵其夜夢人見語云像在多寶愛公總耳當爲得之見將至寺此人手自開殿見像在殿之東如夢所覩遂得像還時建元元年七月十三日也像今常自供養庶必未作津梁修復其事有感深懷沿此微覩綴成斯記夫鏡接近情莫踰儀像瑞驗之發多自此興經云鎔鑄圖繪類形相者爰能行動及放光明今西域釋迦彌勒二像皆用若冥

蓋得相乎今華夏景楷神應亟著亦或當年羣生因會所感假憑木石以見幽異不必尅由容好而能然之禍其餘銓示繁方雖難曲辯率其大哲允歸目從若夫經塔顯効旨證亦同事非殊貫故繼其末

冥祥記

魏常山衡唐精舍釋道泰元魏末人夢人謂曰爾至某年當終於四十二矣泰寤懼之及至其年遇病甚憂悉以身資爲福有友人曰余聞供養六十二億菩薩與一稱觀音福同無異君何不至心歸依可必增

壽泰乃感悟遂四日四夜專精不絕所坐帷下忽見光明從戶外而入見觀音足趺踝間金色朗照語泰曰汝念觀世音耶比泰寨帷頃便不復見悲喜流汗便覺體輕所患悉愈聖力所加後終延年

魏天平年中定州募士孫敬德造觀音像自加禮敬後爲劫賊所引不勝拷楚妄承其死將加斬決夢一沙門令誦救生觀世音經千遍得脫有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刑滿千刀斫自折以爲二段皮肉不傷三換其刀終折如故親像項上有刀三迹以狀奏聞丞相高歡表請免死勅寫其經廣布於世今謂高王觀世音經自晉宋梁陳秦趙國國分十六時經四百觀音地藏彌勒彌陀稱名念誦獲得救者不可勝紀具諸傳錄故不備載

魏末魯郡釋法力未詳何人精苦有志勤營塔寺欲於魯郡立精舍而材不足與沙彌明琛往上谷乞麻一載將還行空澤中忽遇野火車在下風恐無得免法力倦眠北寤而火勢已及因舉聲稱觀世音應聲風轉火焰尋滅安隱還寺又有沙門法智本爲白衣獨行大澤猛火四面一時同至自知必死乃合面於地專稱觀世音怪無火燒舉頭看之一澤之

頌曰

釋化能仁　觀機降天　泉聖之上
實爲帝先　交養怡和　濯粹冲源
慈海含識　善誘中玄　思舒慧炬
燭我宵然　隨機變化　孰識其年
望之遐舉　卽亦雲津　殷之以形
悼之以神　三乘旣弘　雙林遺身
假唱泥洹　正法常宣

敬法篇第七之一

述意部

蓋聞寂然不動是則無象無言感而遂通所以有名有教是以一四之句難聞三千之火易入庶使凝寒靜夜朗月長霄獨處空閑吟誦經典吐納宮商文字分明言味流美詞韻相屬適衆人心利生物善足使

幽靈欣躍精神悅豫久習純熟文義洞曉敬心殷誦至誠冥感信知受持一偈福利弘深書寫一言功超數劫是以迦葉頂受靡恪剥皮薩陀心樂無聲灑血此是甘露之初門入道之終德也

聽法部

如付法藏經云佛言一切衆生欲出三界生死大海必假法船方得度脫法爲清涼除煩惱熱法是妙藥能愈結病法是衆生眞善知識作大利益濟諸苦惱所以然者一切衆生志性無定隨所染習近善則善近惡則惡若近惡友便造惡業流轉生死無有邊際若近善友起諸敬心聽受妙法必能令離三塗苦惱由此功德受最勝樂華氏國王有一白象能滅怨敵若人犯罪令象蹋殺後時象廐爲火所燒移象近寺象聞比丘誦法句經偈云

爲善生天

爲惡入淵

象聞法已心便柔和起慈悲心後付罪人但以鼻嗅舌舐而去都不肯殺王見斯已心大惶怖即召諸臣共謀此事智臣白王此象近寺必聞妙法是故爾耳今可移近屠肆處繫王用其言象見屠殺惡心猛熾殘害更增是以當知一切衆生志性無定畜生尚爾

聞法生慈見殺增害豈況於人而不染習是故智者宜應覺知見惡須棄觀善宜近勤聽經法又於往昔有婆羅門持人髑髏其數甚多詣華氏城中遍行衒賣經歷多時都無買者時婆羅門極大瞋恚高聲罵言此城中人愚癡闇鈍若不就我買髑髏者我當與作惡名聞也爾時城中諸優婆塞聞畏毀謗便將錢買即以銅筯貫穿其耳若微過者便與多價其半微者與價漸少都不通者全不與直婆羅門言我此髑髏皆悉無異何故與價差別不等優婆塞言前微過者此人生時聽受妙法智慧高勝貴其如此相與多價其半微者雖聽經法未善分別故與少直全不通者此人往昔都不聽法故不與價時優婆塞持此髑髏往至城外起塔供養命終之後悉得生天以是因緣當知妙法有大功德此優婆塞以聽法人髑髏起塔而供養之尚得生天況能至心聽受經法供養恭敬持經人者此之福報實難窮盡未來必當成無上道是故智者欲得無上安隱快樂應當至心勤聽經法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須達長者信敬佛法爲僧檀越衆僧所須一切供給須達家內有二鸚鵡一名律提二名聆律提稟性黠慧解人言語見

比丘來先告家內令出迎阿難後時到長者家見
鳥聰黠爲說四諦苦集滅道門前有樹二鳥聞法飛
向樹上歡喜誦持夜在樹宿野狸所食緣此善根生
四王天盡彼天壽生忉利天忉利天壽盡生
摩壽盡生兜率天兜率壽盡生化樂天化樂壽盡生
於第六他化自在天他化壽盡還生化樂如是次第
還復下至四天王天四天壽盡還復上至他化自在
天如是上下經於七返生六欲天自恣受樂極天之
壽而無中夭後時命終來生人中出家修道得辟支
佛一名曇摩二名修曇摩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有

爲衆說法即往佛所欲聞法故以杖刺地誤著蛤頭
即便命終生忉利天以福報故宮殿縱廣十二由旬
與諸天女娛樂受樂即乘宮殿往至佛所頭頂禮足
佛知故問汝是何人忽禮我足神通光明相好無比
照徹此間蛤天人以偈而答言

往昔爲蛤身　於水中覓食　聞佛說法聲
出至草根下　有一牧牛人　杖劒刺我頭　命終生天上

佛以蛤天人所說偈爲四衆說法是時衆中八萬四
千人皆得道迹蛤天人得須陀洹果含笑而去

求法部

如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女人聰明智慧深信三寶常
於僧次請二比丘就舍供養後時便有一老比丘次
到其舍年老根昧素無知曉齋食訖已女人至心求
請說法敷座頭前閉目靜坐比丘自知不解說法趣
其泯眼棄走還寺然此女人至心思惟有爲之法無
常苦空不得自在深心觀察即時獲得須陀洹果即
得果已向寺求覓欲報其恩然此比丘自審無知棄
他逃走倍生慚恥轉復藏避而此女人苦求不已方
自出現女人見已具說蒙得道果因緣齋供報恩老

比丘聞甚大慚愧深自呵責亦復獲得須陀洹果是故行者應當至心精誠求法若至心者所求必獲涅槃經云佛言我念過去作婆羅門在雪山中修菩薩行時世無佛亦無經法時天帝釋觀見菩薩獨在山中修諸苦行即下試之自變其身作羅刹像甚可怖畏住菩薩前口說半偈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說是偈已遍觀四方菩薩聞偈心生歡喜即從座起以手擧髮四向顧視不見餘人唯見羅刹即便往問大士何處得是半偈義乃是三世諸佛正道菩薩為我說羅刹即說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說是偈已投身而下未至地頃時虛空中出種種聲爾時羅刹還復釋身接取菩薩安置平地慙悔辭謝頂禮而去婆世界有佛出世號釋迦牟尼為衆生宣說大涅槃經我於爾時從善友所傳聞佛說大涅槃經心中歡喜即欲供養貧無財物遂行賣身薄德不售即欲還家路見一人而復語言吾欲賣身君能買不其人答言我家作業人無堪者吾有惡病良醫處藥應當日服人肉三兩卿若能以身肉三兩日日見給便當與汝金錢五枚我時聞已歡喜語言惠我七日須我事訖便還相就其人答言聽汝一日我即取錢往至佛所禮已奉獻然後誠心聽受是經我時闇鈍唯受一偈

如來證涅槃　未斷於生死　若能至心聽

常得無量樂

受是偈已至病人家雖復日日與肉三兩以念偈故不以為痛日日不廢足滿一月其人病瘥瘡亦平復

我時見身具足平復即發菩提願未來世成佛之時
亦願號字釋迦牟尼以是因緣今得成佛又集一切
福德三昧經云昔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有一仙人名
曰最勝住山林中具五神通常行慈心後作是念非
但慈心能濟衆生唯集多聞能滅衆生煩惱邪見能
生正見念已便詣城邑聚落處處推求說法之師時
有天魔來語仙言我今有佛所說一偈汝今若能剌
皮爲紙剌血爲墨析骨爲筆書寫此偈當爲汝說最
勝仙人聞已念言我於無量百千劫中常以無事爲
他割截受苦無量都無利益我今當捨不堅之身易

得妙法歡喜踊躍即以利刀剌皮爲紙剌血爲墨析
骨爲筆合掌向天請說佛偈時魔見已愁憂憔悴即
便隱去仙人見已作如是言我今爲法不惜身命剌
皮爲紙剌血爲墨析骨爲筆爲衆生故至誠不虛餘
方世界有大慈悲能說法者當現我前作是語時東
方去此三十二剎有佛國土名普無垢其國有佛號
淨名王忽住其前放大光明照最勝身苦痛即除平
復如故佛即廣爲說集一切福德三昧最勝聞法得
無礙辯佛說法已還沒不現最勝仙人得辯才已爲
諸衆生廣說妙法令無量衆生住三乘道經千歲後

而乃命終生淨名王普無垢國由敬法故今得成佛
佛告淨威昔最勝者今我身是以當知若有人能
恭敬求法佛於其人不入涅槃法亦不滅雖在異土
常面覩佛得聞正法

感福部

如普曜經云若有賢人聞是經典及手自歸即捨八
事懈怠之本成八功勳何謂爲八一得端正好色二
得力勢強盛三得眷屬滋茂四逮得辯才無量五學
疾得出家六所行清淨七得三昧足八得智慧明無
所不照若有法師布座諷誦是經得八座福何謂爲

八一得長者座二得轉輪王座三得天帝座四得自
在天座五得羅漢座六得菩薩座七得如來座八得
歎善哉者當得八清淨行何謂爲八一言行相應無
所違失二口言至誠而無虛妄三在於衆會眞諦無
欺四所言人信不捨遠之五所言柔輭初無麤獷六
其聲悲和猶如哀鸞七身心隨時音聲如梵會中人
聞莫不諮受八音響如佛可衆生心若有書是經典
得八大藏何謂爲八一得意藏未曾妄捨二所得心
藏無所不解分別經法三得往來藏普解一切諸佛

經法四得總持藏一切所聞皆能誦念五得辯才藏爲諸衆生頒宣經典皆歡喜受六甚深法藏將護正法七道意法藏未曾斷絕三寶法教八奉行法藏則輒逮得無所從生忍又華嚴經云善男子假使有人以大海等墨須彌聚筆書寫此經一一品一一法門一一句中義味猶不能盡又大乘莊嚴論云諸菩薩於大乘法有十種正行一書寫二供養三流傳四聽受五轉讀六教化七習誦八解說九思擇十修習此十正行能生無量功德又中邊分別論云大乘修行有十一書寫二供養三施與他

四若他讀誦一心聽聞五自讀六自如理取名味句及義七如道理及名句味顯說八正心聞誦九空處如理思量十已入意爲不退失故又菩薩藏經云復次舍利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是經殷重聽聞讀誦解義乃至爲他廣分別說當知是人復得如是十種功德稱讚利益何等爲十一者成就捷辯慧二者成就猛利慧四者成就迅疾慧五者成就廣博慧六者成就甚深慧七者成就通達慧八者成就無著慧九者常現前見一切如來既得見已以清美頌而爲讚歎十者善能如理請問如來

又能如理開釋疑難舍利子是名獲得十種功德稱讚利益復次舍利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是經典者歡喜受六甚深法藏將護正法七道意法藏未曾斷絕三寶法教八奉行法藏則輒逮得無所從生忍又華嚴經云善男子假使有人以大海等爲十一者常樂遠離諸不善友二者常樂親近諸善知識三者能緩諸魔所有繫縛四者摧殄諸魔所有軍陣五者善能訶厭一切煩惱六者於一切行心恒捨離七者違背一切向惡趣道八者歸向一切趣涅槃道九者善說一切越度生死清淨之施十者巧能隨學一切善薩所行軌則又能奉行諸佛教勅如是名爲十種功德稱讚利益

又涅槃經云法是佛母佛從法生三世如來皆供養法也又度無極集經云昔有比丘精進守法所可諷誦是般若波羅蜜其有聞者莫不歡喜有一小兒厥年七歲城外牧羊遥聞比丘誦經聲即詣精舍禮拜聽其經言時說色空聞即悟解便問比丘應答不可小兒反爲比丘解說其義昔所希聞怪此小兒智慧非凡時小兒即去逐牛至山值一虎害此小兒命終生長者家夫人懷姙口便能說般若波羅蜜從朝至夜初不懈息其長者家怪此夫人謂呼鬼病有比丘至舍聞聲甚喜比丘報言此非鬼病但說尊經夫人

出禮比丘復爲說法諸有疑難不能及者盡爲解說
衆僧歡喜日月滿足產得男兒適生又手長跪說波
羅蜜夫人產已還復如本比丘言眞佛弟子好養護
之此兒後大當爲一切衆人作師吾等悉當從其啓
受時兒七歲道法悉備舉衆超絕智度無極經中誤
脫皆爲刪定兒母所至輒開化人長者室家大小五
百人衆皆從兒學八萬四千人皆發無上正眞道意
五百比丘聞兒所說盡漏意解志求大乘得法眼淨
是時兒者則吾身是比丘者迦葉佛是又舍利弗處
胎經云母懷舍利弗母亦聰明高僧傳云母懷羅什
令母聰明舊曰誦千偈懷胎已日得二千偈初成須
陀洹果後得斯陀含果

法師部

如勝天子經云若有法師流通此經處此地卽是如
來所行於彼法師當生善知識心尊重之心猶如佛
心見是法師恭敬歡喜尊重讚歎又云我若住世一
劫若減一劫說是流通此經法師功德不能究盡若
此法師所行之處善男子善女人宜應刺血灑地令
塵不起如是供養未足爲多如來法輪難受持故又
華嚴經云譬如金翅鳥王飛行虛空安住虛空以清
淨眼觀察大海龍王宮殿奮勇猛力以左右翅搏開
海水悉令兩闢知龍男女有命盡者而攝取之如來
應供等正覺金翅鳥王亦復如是安住無礙虛空之
中以清淨眼觀察法界諸宮殿中一切衆生若有善
根已成熟者奮勇猛十力止觀兩翅搏開生死大愛
海水隨其應出生死大海除滅一切妄想顚倒安立
如來無礙之行又涅槃經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
是經名生四惡趣者無有是處若有衆生一經耳者
悉能滅除一切諸惡無間罪業又云若有衆生一經
耳者却後七劫不墮惡道又云若有能知如來常住
無有變異或聞常住二字音聲一經於耳卽生天上
後解脫時乃能證知如來常住無有變易又華嚴經
云若聞一句未曾聞法勝得三千大千世界珍寶是
菩薩得聞一偈正法生上財想勝得轉輪聖王位又
法華經云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華經若讀若
誦若解說若書寫是人當得八百眼功德千二百耳
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功德八百身功德千二
百意功德又涅槃經云我涅槃後若有得聞如是大
乘微妙經典生信敬心當知是等於未來世百千億
劫不墮惡道又云若有於一恒河沙佛所發心然後

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愛樂是典不能爲人分別
廣說若有二恒河沙佛所發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
不謗是法正解信樂受持讀誦亦不能爲他人廣說
若有於三恒河沙佛所發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
謗是法乃至書寫經卷雖爲他說未解深義若有於
四恒河沙佛所發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典
乃至書寫經卷爲他廣說十六分中一分之義若有
於五恒河沙佛所發心乃至於惡世中爲人廣說十
六分中八分之義若有於六恒河沙佛所發心乃至
於惡世中爲他廣說十六分中十二分義若於七恒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敬法篇第七之餘

謗罪部

惟今末世法逐人訛道俗相濫傳謬背眞混雜同行
不修內典專事俗書縱有抄寫心不至殷既不護淨
又多舛錯共同止宿或處在門廛風雨蟲寓都無驚
懼致使經無靈驗之功誦無救苦之益由造作不
殷亦由我人遲慢也故敬福經云善男子經生之法
不得顚倒一字重點五百世中墮迷惑道中不聞正

河沙佛所發心乃至於惡世中爲他廣說十六分中
十四分義若有於八恒沙佛所發心乃至於惡世中
書寫經卷亦勸他人令得書寫自能聽受亦勸他人
令解聽受如說修行具足能解盡其義味

校讎　第五紙

音釋　虜郎古切擄也　齕古沓切齧也　齚仕洽切齧也　點丁念切

吳江北丘明覺新刻
文忠刻

法又大集經云若有衆生於過去世作諸惡業或毀
於法或謗聖人於說法者爲作障礙或抄寫經法洗
脫文字或損壞他法或閻藏他經由此業緣今得盲
報又大般若經第四百四十卷云佛言諸善男子善女人等
書寫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時頻申欠呿無端戲笑
互相輕凌身心躁擾文句倒錯迷惑義理不得滋味
橫事欻起書寫不終當知是爲菩薩魔事又大乘蓮
華藏經云受佛禁戒不護將來各言我是於大乘法
亦如冥夜各自說言我得佛法受鐵鏘地獄苦事難
述從地獄出瘖瘂聾盲不見正法阿難請戒律論云

僧尼白衣等因讀經律論等行語手執翻卷者依忉
利天歲數犯重突吉羅傍報二億歲墮麞鹿中恒被
摺脊苦痛難忍無記戲言捉經律論亦招前報或安
經像房堂廳前者依忉利天歲數八百歲犯重突吉
羅傍報二億歲墮猪狗中生若得人身一億歲恒常
作客栖屑不得自在又大品經云是人毀呰三世諸
佛一切智起破法業因緣集故無量百千萬億歲墮
大地獄中是破法人輩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若
火劫起時至他方大地獄中生若彼間從一大地獄
至一大地獄彼間若火劫起時復至他方大地獄中

生在彼間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獄如是遍十方獄
彼間若火劫起故從彼死破法業因緣未盡故還來
是間大地獄中生在此間亦從一大地獄至一大地
獄受無量苦此間火劫起故復至十方他國土生畜
生中受破法罪業苦如地獄中說重罪轉薄或得人
身生盲人家生旃陀羅家生除厠擔死人種種下賤
家生若無眼若瞎眼無舌無耳無手所生之
處無佛無法無佛弟子處生何以故種破法業積集
厚故又涅槃經云若有不信是經典者現世當爲無
量病苦之所惱害多爲衆生所見罵辱命終之後入

所輕賤顏貌醜陋資生艱難常不供足雖復少得麤
澁弊惡常處貧窮下賤誹謗正法邪見之家若臨終
時或值荒亂刀兵競起帝王暴虐怨家讎詰之所侵
逼雖有善友而不遭遇資生所須求不能得雖少得
利常爲飢渴唯爲凡下之所顧識國王大臣悉不齒
錄設復聞其有所宣說正使是理終不信受如是之
人如折翼鳥不能飛行是人亦爾於未來世不能得
至人天善處若復有人能信如是大乘經典本所受
形雖復麤陋以經功德即便端正威顏色力日更增
多常爲人天之所樂見恭敬愛戀倩無捨離國王大

臣及家親屬聞其所說悉皆敬信若我聲聞弟子之
中欲行第一希有事者當爲世間廣宣如是大乘經
典善男子譬如霧露勢雖欲住不過日出日既出已
消滅無餘善男子是諸衆生所有惡業亦復如是住
世勢力不過得見大涅槃日是日既出悉能除滅一
切惡業又法華經云若佛在世若滅度後其有誹謗
如斯經典見有讀誦書持經者輕賤憎嫉而懷結恨
此人罪報汝今復聽其人命終入阿鼻獄具足一劫
劫盡更生如是展轉至無數劫從地獄出當墮畜生
於無數劫如恒河沙生輒聾啞諸根不具告舍利弗

謗斯經者若說其罪窮劫不盡
頌曰
教傳三藏　慈訓八因　含情普洽
機悟玄津　威揚夏烈　温柔晞春
枯槁日久　光潤爽神　卷卽納福
舒卽慧申　思之不已　惟益惟新
實稱慈父　巧號能仁　周孔老教
孰與陶鈞
感應緣　附見一則
漢法内傳經

魏太和中内閹官
宋沙門釋慧嚴
宋比丘尼釋智通
宋沙門釋慧慶
齊沙門釋慧寶
梁南海何規
周高祖武帝
陳揚州嚴恭
隋初揚州僧亡其名
隋沙門釋慧意
晉濟陰丁德愼
晉汝南周閔
晉於潛董吉
晉會稽周瑞
晉會稽謝敷
晉沙門釋道安
晉沙門釋靜僧
魏沙門朱士行
魏沙門釋志湛
魏沙門五侯寺僧
隋沙門釋法藏
隋容僧不得名
隋沙門釋智苑
唐沙門釋道積
唐釋遺俗
唐福水史呵普
唐隆州令狐元軌
唐沙門釋雲韻
唐益州書生荀氏
唐夫人豆盧氏

唐都水使者蘇長
唐邢州司馬柳儉
唐遂州趙文信
唐蓬州縣丞劉弼
唐洛陽賈道羨
唐吳郡人陸懷素
唐河內司馬喬卿
唐平州人孫壽
唐鄭州李虔
唐曹州濟陰縣經驗

漢法本內傳稱漢明帝遣蔡愔秦景王遵等一十八人至天竺國得摩騰法蘭等及佛經像還帝問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騰曰天竺一迦毗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中心也三世諸佛皆於彼出乃至天龍人鬼有願行力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群生無緣感之佛故不往也佛雖不往光相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往化也時帝大悅又至漢末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六百九十人朝正之次上表請與西域佛道較試優劣勑尚書令宋庠引入告曰此

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南門立三壇五岳八山諸道士將經三百六十九卷置於西壇二十七家諸子書二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莫食百神置於東壇明帝設行殿在寺門道西置佛舍利及經諸道士等以柴荻火遶壇臨經涕泣曰人主信邪玄風失緒敢延經義在壇以火取驗用辯眞僞便放火燒經並成煨燼道士等相顧失色有欲昇天入地種種呪術並不能得大生愧伏太傅張衍曰卿今無一可驗宜從西域佛法剃髮爾時外道褚善信等于時不答南岳道士賈叔才等自感而死佛之舍利放五色光上空如蓋

覆日映衆摩騰禪師涌身高飛神化自在于時天雨寶華得未曾有法蘭法師爲衆說法開化未聞時司空劉峻京師宮庶後宮陰夫人五岳諸山道士呂惠通等一千餘人並求出家帝然可之遂立十寺七寺城外安僧三寺城內安尼後遂廣興佛法立寺轉多迄至于今（石此一條出漢法本內傳）

晉濟陰丁承字德愼建安中爲好疑陰令時北界居民婦詣外井汲水有胡人長鼻深目左過井上從婦人乞飲飲訖忽然不見婦則腹痛遂加轉劇啼呼有頃卒然起坐胡語指廳邑中有數十家悉共覩視婦呼

索紙筆來欲作書得筆便作胡書橫行或如
已滿五紙投著地教人讀此書邑中無能讀者有一
小兒十餘歲婦即指此小兒能讀小兒得書便胡語
讀之觀者驚愕不知何謂婦教小兒起僛小兒即起
翅足以手弄相和須臾各休即以白德慎德慎召見
婦及兒問之云當時忽忽不自覺知德慎欲驗其事
即遣吏齎書詣許下寺以示舊胡胡大驚言佛經中
間亾失道遠憂不能得雖口誦不具足此乃本書遂
留寫之

晉周閔汝南人也晉護軍將軍家世奉法蘇峻之亂

都邑人士皆東西波遷閔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
丈素友覆書之又有餘經數臺大品亦雜在其中既
當避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何臺
中倉卒應去不暇尋搜徘徊歎咤不覺大品忽自出
外閔驚喜持去周氏遂世寶之今云尚在一說云周
嵩婦胡母氏有素書大品素廣五寸而大品一部盡
在焉又并有舍利銀甕貯之並緘于深篋未嘉之亂
胡母將避兵南奔經及舍利自出篋外因取懷之以
渡江東又嘗遇火不暇取經及屋盡火滅得之於灰
燼之下儼然如故會稽王道子就嵩曾云求以供養

後嘗暫在新渚寺劉敬叔云曾親見此經字如麻大
巧密分明新渚寺今天安是也此經蓋得道僧釋慧
則所寫也或云嘗在簡靖寺靖首尼讀

晉董吉者於潛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進恒齋戒
誦首楞嚴經村中有病輒請吉讀經所救多愈同縣
何晃者亦奉法士也咸和中卒得山毒之病守困晃
兄惶遽馳往請吉董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復隔大
溪五月中大雨晃兄初渡時水尚未至吉與期投中
食比往而山水暴漲不復可涉吉不能泅遲迴歎息
坐岸良久欲下不敢渡吉既信直必欲赴期乃惻然

發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計軀命赴冀如來大士
當照乃誠便脫衣以囊經戴置頭上逕入水中量其
深淺乃應至頸及吉渡正著膝耳既得上岸失囊經
甚恢恨進至晃家三禮懺悔流涕自責俛仰之間便
見經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浥浥如有濕氣開囊
視經尚燥如故於是村人一時奉法吉所居西北有
一山高峻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以經戒之力欲伐
木構造小屋安設高座轉首楞嚴經百餘日中寂然無聞民害稍止後有
數人至吉所語言良久吉思惟此客言者非於潛人

窮山幽絕何因而來疑是鬼神乃謂之曰諸君得無是此中鬼耶答曰是也閑君德行清肅故來相覩幷請一事想必見聽吾世有此山遊居所託君既來止慮相逆冒恒懷不安今欲更作界分當殺樹爲斷吉凶伏願見佑助鬼答亦復憑君不見侵赴也言畢而去經一宿前所斐地四際之外樹皆枯死如火燒狀吉年八十七亾

晉周璫者會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璫年十六便菜食持齋諷誦成具及頃轉經正月長齋竟延僧設受八

遂出家字朗疑諷誦衆經至二十萬言晉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鎮軍將軍輶之兄子也少有高操隱于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首楞嚴經當在都白馬寺中寺爲災火所延什物餘經並成煨燼而此經止燒紙頭界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敷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復驚異至元嘉八年河東蒲坂城中大災火自隔河飛至不可救滅處戍民居無不蕩盡唯精舍塔寺並得不焚里中小屋有經像者亦多不燒或屋雖焚毀而於煨燼之中時得全經紙素如故一城歎異相率敬信

東晉孝武之前恒山沙門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地于襄陽注般若道行密迹諸經析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胡道人頭白眉長語安曰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也後十誦律至遠公云昔和尚所夢乃是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遂成末則

西晉蜀郡沙門靜僧生小出家以苦行致目爲蜀三賢寺主誦法華經尋常山中誦經時至每感虎來蹲

前聽部訖乃去常至諷誦輒見左右四人爲侍年雖衰老而趨勤彌勵遂終其業也

前魏廢帝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行者講小品經恨章句未盡以此年往西域尋求獲之彼有留難不許東返士行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從火化便以貝葉經投火一無所損經乃放光舉國敬異便放達東夏卽放光般若經是也年八十亾依法火焚而屍不壞道俗異之乃具祝曰若眞得道法屍應毀壞便應聲摧碎遂收而起塔焉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人頭山遠谷中衒加刋削就成數卷寫兩三

奏帝問道俗沙門法華者六根不壞也誦滿千遍其徵驗矣乃集持法華者圍遶誦經纔始發聲此靈脣舌一時鼓動同見毛豎以事奏聞乃石函緘之（出六驗記亦載冥祥記）

後魏高祖太和中代京內閹官自慨形殘奏乞入山修道恩勅許之乃齎華嚴晝夜讀禮懺悔不息一夏不滿至六月末髭鬚生得丈夫相以狀奏聞帝大敬重之於是國中普敬華嚴厚尊恒日（見冥祥記）

宋釋慧嚴京師東安寺僧也理思該暢見嗤道俗嘗嫌大涅槃經文字繁多遂加刋削就成數卷寫兩三

通以示同好因寢寤之際忽見一人身長二丈餘形氣偉壯謂之曰涅槃尊經衆藏之宗何得以君瑣思輕加斟酌嚴悵然不釋猶以發意苟冝多知明夕將卧復見昨人甚有怒色謂曰過而知改是謂非過昨故相告猶不已乎此經旣無行理且君禍亦將及嚴驚覺失措未及申旦便馳信求還悉燒除之塵外精舍釋道儼具所諳聞也

宋尼釋智通京師簡靜尼也年貌姝少信道不篤元嘉九年師死罷道嫁爲魏郡梁摯南妻生一男年大七歲家甚貧無以爲衣通爲尼時有數卷素無量壽

法華等經悉練熟之以永其兒居一年而得病恍惚驚悸竟體剥爛狀若火瘡有細白蟲日去升餘燥痛煩毒晝夜號叫常聞空中語云壞經爲永得此劇報旬餘而死（亘詩記也）

宋廬山有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經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諷常聞暗中有彈指讚歎之聲嘗於小雷遇風波船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勵彌勤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二

齊太原釋慧寶氏族未詳誦經得二百卷德優先達

梁有廣州南海郡人何規以歲次協洽月呂黃鍾天監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採藥於豫章胡翼山幸非放子逐臣乃類尋仙招隱登峯十所里屑若有來將循曲陌先限清澗或如止水乍有潔流方從揭厲且就寒攬未濟之間忽不自覺見澗之西隅有一長者

時共知聞以齊武平三年從并向鄴行達艾州失道尋逕入山暮宿巖下室似人居迫無所見資端坐室前上觀松樹見有橫枝懸磬去地丈餘夜至二更有人身服草衣從外而至口云此中何爲有俗氣寶即具述設敬與共言議問寶云即今何姓統國答曰姓高氏號齊國寶問曰尊師山居早晚曰吾後漢時來長老得何經業寶恃己誦博頗以自矜山僧曰修道者未應如此欲聞何經爲誦之寶曰樂聞華嚴僧即少時誦之便度聲韻諧暢非世所聞更令誦餘經率皆如此寶驚歎曰何因大部經文倏然即度報曰汝

是有作心我是無作心夫忘懷於萬物者彼我自得矣寶知爲異神也求哀乞住山僧曰國中利養召汝何能自安且汝情累未遣住亦無補至曉捨去寶返尋行跡不知去處寶自躬責爲人後達鄴敘之（驗也）

極法身無相爲體理出百非義逾名相寂同法相妙
等真如言其慧照此理有若全印心冥凝寂故以三
昧爲名（見出朝傳祐律師弘明集錄也）
周祖滅法經籍從灰以後年中忽見空中如菌大者
有五六飛上空中極目不見全爲一段隨風飄飄上
下朝宰立望不測是何久乃翻下墮上土墻視乃是
大品經之十三卷
陳揚州嚴恭者本是泉州人家富於財而無兄弟父
母愛慕言無所違陳太建初恭年弱冠請於父母願
得五萬錢往揚州市易父母從之恭船載物而下去

揚州數十里江中逢一船載龜將詣市賣之恭念龜
當死因請贖之謂龜主曰我正有五萬錢願以贖之
龜主喜取錢付龜而去恭盡以放江中而空船詣
揚州其龜主別恭行十餘里船沒而死是日恭父母
在家昏時有烏衣客五十人詣門寄宿并送錢五萬
付恭父母曰公兒揚州附此錢歸願依數受也父怪
愕恭死因審之客曰兒無恙但不須錢故附歸耳恭
父受之記是本錢而皆小濕留客爲設食客止明旦
辭去後月餘日恭還家父母大喜既止而問附錢所
由恭答無之父母說客形狀及付錢月日乃贖龜之

是商人歎異送達恭處而倍加厚施其後恭至市買
經紙少錢忽見一人持錢三千授恭曰助君買紙言
畢不見而錢在其怪異如此非一開皇末恭死子孫
傳其業隋季盜賊至江都皆相與約勿入嚴法華里
里人賴之獲全其家至今寫經不已州邑共見京師
人士並悉知委（右一驗出冥報記也）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本名誦通涅槃自矜爲業
歧州東山下村中沙彌誦觀世音經二俱暴死心下
俱暖同至閻羅王所乃處沙彌金高座甚恭敬之處
涅槃僧銀高座敬心不重事訖勘問二俱餘壽皆放

還彼涅槃僧情大恨恨恃所誦多問沙彌住處於是兩辯各蘇所在彼從南來至岐州訪得具問所由沙彌言幼誦觀音別永別所燒香呪願然後乃誦斯法不怠更無他術彼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救怠而已古人遺言多惡不如少善於今取驗悔往而返

隋襄州景空寺釋慧意俗姓李臨原人南投於梁興仙城山慧命同師尋討心要專習定業後住景空於聰師舊堂綜業常住不事燈燭晝夜常明有鄉人不信乃請別院百日行道每夜潛往伺之舉家同見禪

室大明鄉人信伏率歸受戒開皇初卒預知其終端坐而化又襄陽開皇有法求禪師欲終七日七夜聞音樂異香滿寺因而坐終送向襄蓋山上露坐有同寺全律師臨屍曰願留神明待至七日滿至期全亾送屍求側求屍颺然摧變又有岑閻黎姓栝臨原人於寺西纔蓋山泉側造誦經堂每誦金光明經感得四天王來聽後讀藏經皆悉不忘計誦三千餘卷服布乞食鉢中之餘飼房內鼠百餘頭皆馴遶爭來就「人鼠有病者岑師以手摩捋並皆愈之與同衆沙門智曉交顧招集禪徒自行化俗供給定學自知終日

急喚汰禪師付囑上佛殿禮辭遍寺衆僧咸乞歡喜於禪居寺大齋日將散謂汰曰往兜率天聽般若去汰曰弟但前去我後七日即來其夜三更坐亾至四更識神遍學寺寺相去十里至汰禪師牀前其明如晝云曉欲遠逝故來相別不得久住汰送出三重門外別訖來入房中踞牀忽然還暗呼弟子問云聞師與人語聲火通照三門並閉方悟曉之神力出入無問即遣往問果云已逝汰後七日無何坐終其髑髏全成無縫故知凡聖同居事不可別

隋郡城寺釋智嶷本姓周汝南安城人出家住荊州長沙寺誦法華維摩勝鬘等經日別一遍三十餘年未嘗廢闕後於郡城造寺一所佛殿精妙僧房犖麗靈像旛華並皆修滿至大業五年奉勑融併寺塔送州大寺有破壞者藏師並更修補造堂安置兼造一切經已寫八百卷恐本州無好手紙筆故就京城舊月愛寺寫至武德二年閏二月內身患二十餘日乃見一人身著青衣好服莊嚴高閣上手把經卷告法藏云你立身已來雖大造功德悉皆精妙唯有少分互用三寶物得罪無量我今把者即是金剛般若汝能自造一卷令汝所用三寶之物得罪悉滅藏師于時應聲即答言造藏師雖寫餘經未寫金剛

般若但願病癒不敢違命經既能覺悟弟子更無餘物唯有三衣瓶鉢偏袒祇支等皆悉捨付大德及諸弟子並造般若得一百卷来經三五日臨欲捨命具見阿彌陀佛來迎由經威力得生西方不入三塗

隋大業中有客僧行至太山廟來寄宿廟令曰此別無舍唯神廟廡下可宿然而比來寄宿者輒死僧曰無苦也不得已從之爲設牀於廡下僧至夜端坐誦經可一更聞屋中環珮聲須臾神出爲僧禮拜僧曰聞比宿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願見護之神曰遇死者將至聞弟子聲因自懼死非煞之也願師無慮僧

因延坐談說如食頃問聞世人傳說云太山治鬼寧有之耶神曰弟子薄福有之豈欲見先亾乎僧曰有兩同學僧先死願見之神問名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罪重不可喚來若經師就見可也僧聞甚恠因起出不遠而至一所多見廟獄火燒光焰甚盛神將僧入一院遥見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形變不復可識而血肉焦臭令人傷心此是也師不欲歷觀耶僧愁悴求出俄而至廟又與神坐因問欲救同學有得理耶神曰可得能爲寫法華經者便免既而將曙神辞僧入堂旦而廟令視其僧不死怪異之僧因爲

郡内史侍郎蕭瑀皇后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絹千匹及餘錢物以助成之瑀施絹五百匹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苑得遂功苑常以役匠既多道俗奔臻欲於巖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寢室而念木无難辦恐繁費經物故未能起作一夜暴雨雷電震山明旦既晴乃見山下有大木松栢數千萬爲水所漂流積道次山東少林木松栢尤希道俗驚駭不知來處推尋蹤跡遠自西山崩崖倒漂送來此於是遠近歎伏自非福力孰感神助苑乃使匠擇取其木餘皆分與邑里邑里喜愧而助造堂宇須之畢成如其

志焉苑所造石經已滿七室至唐貞觀十三年卒第子猶繼其功殿中丞相李玄奘大理丞乘宣明等皆爲臨說之臨說之虛（右二驗出冥報記）

唐釋道積至貞觀初住益州福感寺誦通涅槃淨衣澡浴自爲恒式慈愛兼濟固其深心終于五月炎氣鬱熱而屍不腐臭百有餘日跏坐如初道俗莫不喜賞

唐釋遺俗者不測所住遊行醴泉山原誦法華爲業乃數千遍至貞觀年因疾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比雖誦經意望有驗若生善道舌根不朽可爲埋之十年發出若舌朽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爲起一塔生俗信敬言訖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女皆共瞻仰乃函盛舌而起塔於甘谷岸上

唐郊南福水之陰有史村史呵誓者誦法華經名充令史往還步涉生不乘騎以依經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終本邑香氣充村道俗驚怪而莫測其緣終後十年其妻又殞乃發壙合葬見其舌根如本生肉乃收葬斯表衆矣

荏瑞經亦存京師西明寺主神察目驗說之

唐釋曇韻禪師定州人遊至隰州行年七十隋末喪亂隱于離石北千山常誦法華經欲寫其經無人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無何而至云所欲寫經並能爲之於即清旦食訖入浴著淨衣受八戒入淨室口含檀香燒香懸旛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曾不告倦及經寫了如法奉覩相送出門斯須不見乃至裝潢一如正法及至誠受持讀誦七重纍結二重一度香水洗手初無暫廢後遭胡賊乃箱盛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靜方尋不見周悼窮覓乃於巖

下獲之箱篋糜爛機杼見經如舊鮮好 京師西明寺道宣律師以貞觀十一年曹至波中目覩說之也

唐益州西南新繁縣西四十里許有王李村隋時有書生姓荀氏在此教學大工書而不顯迹人欲其書終不肯出乃毆之亦不出遂以筆於前村東空中四面書金剛般若經數日便了云此經擬諸天讀之人初不覺其神也後忽雷雨大澍牧牛小兒於書經處住而不澆濕其地乾燥可有丈許自外流潦及晴村人怪之爾後每雨小兒常集其中衣服不濕至武德年有非常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金剛般若經村人莫汗諸天於上設蓋覆之不可輕賤因此四周欄楯不許人畜往至今雨時其地仍乾每至齋日村人四遠就處設供常聞天樂聲振哀宛繁會盈耳 右六條上出冥祥記

唐竇家大陳公夫人盧氏苪公寬之姊也夫人信福每誦金剛般若經末盡卷一紙許久而不徹後一日昏時苦頭痛四體不安夜卧逾甚夫人自念儻死遂不得終經欲起誦之而堂燭已滅夫人因起令婢焚燈須臾婢還厨中無火夫人開門於家人坊取之又無火夫人深益歎恨忽見厨中有焚火燭上階來入堂內直至牀前去地三尺許而無人執光明若晝夫人驚喜頭痛亦愈取經誦之有頃家人鑽燧得火焚燭入堂燭光即滅便以此夜誦竟之自此日誦五遍以爲常法後苪公將死夫人往視公謂夫人曰五姊以誦經之福當壽百歲生好處也夫人至年八十方卒於宅

唐武德中以都水使者蘇長爲巴州刺史長將家口赴任渡嘉陵江中流風起船沒男女六十餘人一時溺死唯有一妾常讀法華經船中水入妾頭戴經函誓與俱溺妾獨不沉隨波泛濫頃之著岸逐經函而出開視其經了無濕汙今尚存在揚州嫁爲人婦而逾舊篤信

唐邢州司馬柳儉隋大業十年任岐州岐陽宮監至義寧元年爲李密來枉被牽引在大理寺禁儉常誦金剛般若經下有兩紙未遍于時不覺眠睡夢見一婆羅門僧報云檀越宜早誦經遍即應得出儉時忽寤勤誦不懈便經二日至日午時忽有勅喚令儉釋禁將向朝堂奉勅放免又儉別時夜靜房外誦經至於三更忽然聞有異香儉尋香及問家人處處求香來處不得然常誦念晝夜無廢至於終日計五千餘

遍

唐遂州人趙文信至貞觀元年暴死三日後還得蘇即自說云初死之日被人遮擁驅逐將行同伴十人並共相隨至閻羅王所其中見有一僧王先喚師問云師一生已來修何功德師答云貧道從生已來唯誦金剛般若王聞此語忽即驚起合掌讚言善哉善哉師審誦般若當得昇天出世何因錯來至此王言未訖忽有天衣來下引師上天去王後喚遂州人前汝從生已來修何功德其人報王言臣一生已來不修佛經唯好庾信文章集録王言其庾信者是大罪人現此受苦汝見庾信頗曾識不其人報云雖讀渠文章然不識其人王即遣人引出庾信令示其人乃見一龜身一頭多龜去少時現一人來口云我是庾信爲生時好作文章妄引佛經雜綵俗書誹謗佛法謂言不及孔老之教今受罪報龜身苦也此人活已具向親說遂州之地人多好獵採捕蟲魚遠近聞見者共相鑒誡永斷煞業各發誠心受持般若迄今不絕

唐貞觀元年蓬州儀龍縣丞劉弼前任江南縣尉時忽有一鳥於弼房前樹上鳴土人云是惡鳥不祥之聲家逢此鳥煞主不疑劉弼聞懼思念欲修功德禳之不知何福爲勝夜夢一僧偏讀金剛般若經令讀百遍依命即讀滿至百遍忽有大風從東北而來拔此鳥樹隔舍遥擲巷裏其拔處坑縱廣一丈五尺過後看其風來處小枝大草並隨風迴靡風止還起如故故知經力不可思議

唐洛陽賈道美博識多聞尤好内典貞觀五年爲青州司戸參軍事爲公館臨窄無處置經乃以繩繫書案兩脚仰懸屋上置内經六十卷坐卧其下習讀忽倦日久繩爛一頭遂絶案仍儼然不落亦不傾動如此良久人始接取道美子爲隰州司戸說之云爾

唐吳郡陸懷素家貞觀二十年失火屋宇總焚爰及精廬並從煙滅有一函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獨存經函及標軸並盡唯有經字竟不被燒爾時人聞者莫不驚歎懷素即高陽許仁則前妻之兄仁則當時目覩於後具自言之（右七驗出冥報記也）

唐前大理司直河内司馬喬卿天性純謹有志行到永徽中爲揚州戸曹丁母憂居喪毀瘠刺心上血寫金剛般若經一卷未幾於廬上生芝草二莖經九日長尺有八寸緑莖朱蓋日瀝汁一升傍人食之味甘

如蜜去而復生如此數四喬卿同僚數人並向餘令
陳說天下士人多共知之
顯慶中平州有人姓孫名壽於海濵遊獵見野火焰
熾草木蕩盡唯有一叢茂草獨不焚燎疑此草中有
獸遂以火燒之竟不能著壽甚怪之遂入草間尋覓
乃見一函金剛般若經其傍又見一死僧顏色不變
火不延燎蓋由此也信知經像非凡所測孫壽親自
說之
唐隴西李虔觀令居鄭州至顯慶五年丁父憂乃刺
血寫金剛般若心經各一卷隨願往生經

音釋

悟於舍切八名緒象呂切統系也煨烽
切煨燼也篋乞協切箱屬泗息利切水名
鈐巨淹切鉗牡輸式朱切墮也鍰古玩
切鍰大鐶銅古送切銅器之名也瑞是
偽切瑞符信也驗牛窆切驗證也闡充
善切王宮門也愕五各切驚也劇渠
列切甚也

一卷出外將入即一浴身後忽聞院中有異香非常
郁然隣側並就觀之無不稱歎中山郎餘令曾過鄭
州見彼親友具陳說之
唐曹州濟陰縣西二十里村中有精舍至龍朔二年
冬十月野火暴起非常熾盛及至精舍踰越而過焉
比僧房草舍焚燎總盡唯金剛般若經一卷儼然如
舊曹州參軍說之
法死珠林卷第二十六
校讎
第三紙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七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敬僧篇第八

述意部

夫論僧寶者謂禁戒守眞威儀出俗圖方外以發心棄世間而立法官榮無以動其意親屬莫能累其想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高越人天重逾金玉稱爲僧也是知僧寶利益不可稱紀故經曰縱有持戒破戒若長若幼皆須深敬不得輕慢若違斯旨交獲重罪若待太公爲卿相則千載無太公要得羅什代是知斯風已扇遐邇共遵冥資含識神功罔測儻有所虧獲罪彌大既許出家理宜革俗如宋朝無識初信邪惑駭動物情道俗驚怪後悟鍾疊還申禮敬宋室則荊蠻醜靦江漢崎嶇詎得反比大國金輪聖御且如禮云介者不拜爲失豈同去俗之人身被忍鎧屈節白衣理所不可三寶既同義須齊敬不可偏遵佛法頓棄僧尼故法不自弘弘之在人人能弘道故須齊敬也

引證部

如梵網經云出家人法不合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又涅槃經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又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又佛本行經云輪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比丘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禮又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呰留難者犯根本罪（今俗是奉佛敬僧不敬俗人即不敬佛法敬犯根本罪）又順正理論云諸天神衆不敢希求受五戒者禮如國君主亦不求比丘禮拜以懼損功德及壽命故又涅槃經云佛告迦葉若有建立

護持正法如是之人應從啓請當捨身命而供養之
如我於是大乘經說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應供養
恭敬禮拜猶如事火婆羅門等有知法者若老若少
故應供養恭敬禮拜亦如諸天奉事帝釋迦葉白佛
言若有長宿護持禁戒從年少邊諮受未聞云何是
人當禮敬不若當禮敬是則不名爲持戒也若是年
少護持禁戒從諸宿舊破戒人邊諮受未聞復應禮
不若出家人從在家人諮受未聞復應禮不然出家
人不應禮敬在家人也然佛法中年少幼小應當恭
敬耆舊長宿以是長宿先受具戒成就威儀是故應

壽終已後當生天上是故言我不下也又善見律云
輪頭檀那王禮佛已白佛言我今三度禮如來足一
佛初生時阿夷相曰若在家者應作轉輪聖王若出
家學道必得成佛是時地爲震動我見神力即爲作
禮第二我出遊戲看耕田人菩薩在閻浮樹下日時
已晡樹影停住不移覆菩薩身我見神力即爲作禮
第三今迎佛至國佛昇虛空作十八變如伏外道神
力無異即爲作禮又中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
丘過去世時釋提桓因欲入園觀時勑御者令嚴駕
千馬之車嚴駕以竟唯王知時時天帝釋即下常勝

殿東向合掌禮佛爾時御者見則心驚毛豎馬鞭落
地帝釋見已即說偈言
　鬼汝何憂怖　馬鞭落於地
御者說偈白帝釋言
　見王天帝釋　爲舍脂之夫　所以生恐怖
　馬鞭落地者　常見天帝釋　一切諸大地
　人天大小王　及四護世主　三十三天衆
　悉皆恭敬禮　何處更有尊　尊於帝釋者
　而今正東向　合掌修敬禮
爾時帝釋說偈答言

我實於一切　世間大小王　及四護世王
三十三天衆　最爲其尊主　故悉來恭敬
而復有世間　隨順等正覺　名號滿大師
故我稽首禮
御者復白言
是必世間勝　故使天王釋　恭敬而合掌
東向稽首禮　我今亦當禮　天王所禮者
佛告諸比丘彼天帝釋爲自在王尚恭敬佛汝等比
丘出家學道亦應如是恭敬於佛彼天帝釋舍胎之
夫敬禮法僧亦復讚歎禮法僧者汝等已能正信出

唯無爲爲樂　言則定善言　不言則寂定
諸天阿脩羅　各各共相違　人間自共諍
相違亦如是　唯有出家者　於諸諍無諍
於一切衆生　放捨於刀杖　於財離財色
不醉亦不荒　遠離一切惡　是故敬禮彼
是時御者復說偈言
天王之所敬　是必世間勝　故我從今日
當禮出家人
又普達王經云時有夫延國王號名普達典領諸國
四方貢獻王身奉佛法未嘗偏枉常有慈心愍傷愚

民不知三尊每常齋戒輒登高觀燒香還頭著地稽
首爲禮國中臣民怪王如此自共議言王處萬民之
尊遠近敬伏發言人從有何情欲毀辱威儀頭面著
地羣臣數數共議欲諫不敢王勑臣下使嚴駕當行
王即與吏民數千人始出宮未遠忽見一道人王便
下車却蓋住其羣從頭面著地爲道人作禮尋從而
還施設飲食遂不成行羣臣於是乃諫言大王至尊
何宜於道路爲此乞句道人頭面著地天下尊貴唯
有頭面加爲國主不與他同王便勑臣下令求死人
頭及牛馬猪羊頭臣下遍行求索歷日乃得還白

王言前被敕求死人頭及六畜頭今悉已得王言於
市賣之臣下即使人賣之牛馬猪羊頭等皆售但人
頭未售王言賤貴賣之輒使其售如其不售便以匈
人如是歷日賣既不售匈人又不取者頭皆腫脹臭
處不可近之王便大怒語臣下言卿曹前諫言人頭
最貴不可毀辱頭面著地禮道人今使賣六畜頭皆
售人頭何故匈人無取者王即勑臣下嚴駕當出到
城外曠野澤中王有所問羣臣人民莫不振悚王即
告羣臣言卿寧識吾先君時有小兒常執持蓋者不
臣下對曰實識有之王言今此小兒何所在對曰亾
已久遠乃歷十七年王言此兒爲人善惡何如對言
臣等常覩其承事先王齋戒恭肅誠信白守非法不
言王告諸臣今若見此兒在時所著衣服寧識之不
諸臣對曰雖自久遠臣故識之王願使從急還內藏
取前亾兒衣來須臾衣至王曰此是不對曰實是其
衣王曰今儻兒身爲識之不臣下皆默然良久曰
臣自弊闇卒覩不別王始欲說本前見道人來到王
所王大歡喜起頭面著地爲道人作禮臣下莫不歡
喜道人就座王乂手具白前緣今故嚴出欲示本末
願爲此國臣民開導愚癡令知眞法道人即爲臣下

說王本變欲知王者本是先王持蓋小兒常隨先王
齋戒一日不犯其後過世魂神還生爲王作子令致
尊貴皆由宿行臣下大小莫不會然曰吾等幸遇得
覩道人願遂哀愍乞爲弟子道人告言我師號曰佛
身具足相好獨步三界教授不虛佛今去此乃六千
里須臾語頃道人飛到舍衛國具以啓佛彼國人民
甚可愍傷今皆誠心願欲見佛唯垂大慈開示眞道
佛便許可明日到夫延國佛爲王及臣民等說法云
欲知普達王及道人本末不阿難言願聞其事佛言
乃昔摩訶文佛時王爲大姓家子其父供養二尊父

命子傳香時有一侍使意中輕之不與其香罪福響
應故獲其殃雖暫爲驅使奉法不妄今得爲王道人
本是侍使時不得香人雖不得香其意無恨即立誓
言若我得道當度此人福願果合今來度王幷及人
民王聞佛說其本末意解即得須陀洹國中人民聞
經皆受五戒十善以爲常法又阿育王經云昔阿恕
伽王見一七歲沙彌將至屏處而爲作禮語沙彌言
莫向人道我禮汝時沙彌即入其中從澡瓶中復還來出而語言王慎莫向人道沙彌
入澡瓶中復還來出王即語沙彌言我當現向人說

不復得隱是以諸經皆云沙彌雖小亦不可輕王子
雖小亦不可輕龍子雖小亦不可輕沙彌雖小能度
人王子雖小能煞人龍子雖小能興雲由興雲故致
雨雷電霹靂感其所小而不可輕也又付法藏經云
昔佛涅槃一百年後有阿育王信敬三寶常作般遮
于瑟大會王至會日香湯洗浴著新淨衣上高樓上
四方頂禮遥請衆僧聖衆飛來凡二十萬王之信心
深遠難量見諸沙門若長若幼若凡若聖皆迎問訊
恭敬禮拜時有一臣名曰夜奢邪見熾盛無信敬心
見王禮拜而作是言王甚無智自屈貴德禮拜童幼

王聞是已便勑諸臣各遣推覓自死百獸人仰一頭
唯使夜奢獨求人首得已各勑詣市賣之餘頭悉售
夜奢人頭見者惡賤都無買者數日欲臭衆人見已
咸共罵辱而語之言汝今非是旃陀羅人夜叉羅刹
云何乃捉死人頭賣夜奢爾時被罵辱已來詣王所
而白王言臣賣人頭反被罵辱尚無欲見況有買者
王復語言若無買者但當虛與夜奢奉敬重齋入市
唱告衆人無錢買者今當虛與市人聞已重加罵辱
無肯取者夜奢慚愧還至王所合掌白王此頭難售

夜奢答王人最爲貴王言若貴何故不售夜奢答王
人生雖貴死則卑賤王問夜奢吾頭若死同此賤不
夜奢惶懼怖不敢對王即語言施汝無畏汝當實答
夜奢惶怖俛仰答王王頭若死亦同此賤王語夜奢
吾頭若死同此賤者汝何怪我禮敬衆僧卿若是吾
眞善知識宜應勸我以危脆頭易堅固頭如何今日
止吾禮拜夜奢爾時聞王此語方自悔責改邪從正
歸敬三寶以是因緣衆生聞者若見王寶應當至心
恭敬禮拜又四分律云賓頭盧羅漢本是優填王臣
由精勤苦行王放出家得阿羅漢果王後每出城參

禮寺去城二十里諸佞臣見賓頭盧不起迎王惡心
諫王王於後取佞臣諫危欲煞之賓頭盧見王後來
入門便下牀七步迎之王怒曰大德由來難動今避
席迎何耶答曰王前有好心來故不起迎今懷惡心
來若不起迎必當見煞王歎曰善哉弟子愚戇妄受
佞言不識凡聖王請悔過雖免地獄然賓頭盧記王
由僧起迎故却後七日必失王位恰如依記被他鄰
國興兵來捉經十二年鎖脚囚禁自高恐損來報比見
述曰以是義故特須敬愼不得自高慢訶罵僧尼種
俗人微受官位不生信心妄起高慢訶罵僧尼種種

毀辱或立廳前身處高牀遣人拖牽非理耻捷敗善增惡無過此等雖犯王法亦須以理外法雖行內須省愧道俗同凡居住三界未得入聖已來誰之無過然出家之人雖內無實行交現剃髮身被法服覩相生善見者生恭破戒僧尼亦能昇座種種說法利益群生前人聞見修持六度展轉相化因修善行未來生處近得人天遠成聖果得此聖已復更展轉利益無窮譬如一燈燃百千燈明終不盡量此無盡之法皆由前破戒僧尼說法化功得斯大利既有此益各須自慎縱欺得百千萬出家之人未能現獲一毫之

益唯加惡名流布四海未來生處歷劫受殃故經曰一念之惡能開五百不善門如後述之也又稽寶藏經曰云月氏國王名旃檀扇尼吒聞罽賓國尊者阿羅漢字祇夜多有大名稱思欲相見即與諸臣往造彼國於其中路心竊生念言我今爲王王於天下一切人民靡不敬伏自非有德何能任我供養作是念已遂便前進彼國有人告尊者言月氏王與諸群臣從遠來相見唯願尊者整衣服共相待接時尊者答言我聞佛語出家之人道尊俗表唯德是務豈以服飾出迎接乎遂便靜默端坐不出於是月氏王至其住處

見尊者祇夜多覩其威德倍生敬信即前稽首却住一面時尊者欲嗢月氏國王不覺前進授嗢器時尊者即語王言貧道今者未堪爲王作福田也胡爲躬自枉屈神駕時月氏王深生慚愧我向者已知王心自非神德何能爾也即便爲王略說教法言王來時道好去如來時王聞教已即便還國至其中路羣臣等不解此耶以我往昔持戒布施修造功德以植王種今享斯位復修積善當來之世必重受福故誡我言王來時道好去如來時羣臣聞已稽首謝言臣等下愚竊生妄解大王神德妙契玄旨積德所種故享斯位羣臣歡喜言已而退又十誦律云爾時世尊說本生因緣語諸比丘過去世時近雪山下有三禽獸共住一鷄鳥二獼猴三象是三禽獸初互相輕慢無恭敬行同作是念我等何爲不相恭敬若前生者應供養尊重教化我等爾時鷄鳥獼猴問象言汝念過去憶何事時是處有大菴菱樹象言我小時行此樹枉我腹下過象鷄問獼猴言汝憶何事答言我憶小時坐地捉此樹頭按令倒地象語獼猴汝年大我我

當敬汝爲我說法象獼猴問鷄鳥言汝憶何事答言
彼有大菴羣樹我啄其子於此大便乃生斯樹長大
如是是我所憶獼猴語鷄汝年大我我當供養汝汝
當爲我說法爾時象恭敬獼猴從聽受法爲餘象說
獼猴恭敬鷄鳥從聽受法爲餘獼猴說法鷄鳥爲餘
鷄鳥說法（依四分律鳥時騎猴上猴乘象上處處遊行教化說法）此三禽獸先喜
忿盜婬妄語後相誡止即捨此過命終皆生天上爾
時世人見獸廣行善法不侵人穀各自相誡云畜生
尚能恭敬何況我等爾時世人皆相恭敬奉行五戒
命終之後皆得生天佛語比丘爾時鷄者則我身是

世寶物貧窮之人所不能得三寶如是薄福衆生百
千萬世不能值遇故名爲寶二者離垢義如世眞寶
體無瑕穢三寶如是絕離諸漏故名爲寶三者勢力
義如世珍寶除貧去毒有大勢力三寶如是具不思
議六神通力故說爲寶四者莊嚴義如世珍寶能嚴
身首令身姝好三寶如是能嚴行人清淨身故故說
爲寶五者最勝義如世珍寶勝諸物中勝三寶如是
一切世中最爲殊勝故名爲寶六者不改義如世眞
金燒打磨鍊不能變改三寶如是不爲世間八法所
改故名爲寶又具六意故須敬也一佛能誨示法是

獼猴者舍利弗是象者目連是佛言畜生無知尚相
恭敬自利利他何況汝等以信出家不相尊敬爾時
世尊即說偈言

若人不敬佛　及佛弟子衆　現世人訶罵
後世墮惡道　若人知敬佛　及佛弟子衆
現世人讚歎　後世生天上

敬益部

如寶性論云三寶有六義故須敬也一者希有義如
佛種種因緣讚歎恭敬法已語諸比丘從今先受大
戒乃至大須臾時是人應先坐先受水先受飲食

良藥僧能傳通皆利益於我報恩故敬二末代惡時
傳法不易請威加護故須致敬三爲物生信稟承故
敬四示僧尼敬事儀式五令樂供養法得久住故敬
六爲表勝相故敬故成實論云三寶最吉祥故我經
初置

違損部

如像法決疑經云乃至一切俗人不問貴賤不得擾
打三寶奴婢畜生及受三寶奴婢禮拜皆得殃咎故
薩遮尼揵經云若破塔寺或取佛物若教作助喜若
有沙門身著染衣或有持戒破戒若繫閉打縛或令

還俗或斷其命若犯如是根本重罪決墮地獄受無
間苦以王國內行此不善諸仙聖人出國而去大力
諸神不護其國大臣諍競四方咸起水旱不調風雨
失時人民飢餓劫賊縱橫疫癘疾病死亡無數不知
自作而怨諸天又仁王經云國王大臣自恃高貴滅
破吾法以作制法制我弟子不聽出家不聽造作佛
像立統官制等安籍記錄僧事比丘地立白衣高座
又國王大子橫作法制不依佛教因緣破僧因緣統
官攝僧典主僧籍若相攝持佛法不久又大集經云
佛言所有衆生於現在世及未來世應當深信佛法

衆僧彼諸衆生於人天中常得受於勝妙果報不久
當得入無畏城如是乃至供養一人爲我出家及有
依我剃除鬚髮著袈裟片不受戒者供養是人亦得
功德乃至入無畏城以是緣故我如是說若復有人
爲我出家不持禁戒剃除鬚髮著袈裟片有非法惱
害此者乃至破壞三世諸佛法身報身乃至盈滿三
惡道故佛言若有衆生爲我出家剃除鬚髮被服袈
裟設不持戒彼等悉已爲涅槃印之所印也若復出
家不持戒者有以非法而作惱亂罵辱毀訾以手刀
杖打縛斫截若奪衣鉢及奪種種資生具者是人則

壞三世諸佛真報身則挑一切天人眼目是人爲
欲隱沒諸佛所有正法三寶種故令諸天人不得利
益墮地獄故爲三惡道增長盈滿故爾時娑婆世界
主大梵天王而白佛言若有爲佛剃除鬚髮被服袈
裟不受禁戒受已毀犯其利利王與作惱亂罵辱打
縛者得幾許罪佛言大梵我今爲汝且略說之若有
人於萬億佛所出其身血於意云何是人得罪寧爲
多不大梵王言若人但出一佛身血得無間罪尚多
無量不可算數墮於阿鼻大地獄中何況具出萬億
諸佛身血也終無有能廣說彼人罪業果報唯除如

來佛言大梵若有惱亂罵辱打縛爲我剃髮著袈裟
片不受禁戒受而犯者得罪多彼何以故是人猶能
爲諸天人示涅槃道是人便已於三寶中心得敬信
勝於一切九十五道其人必速能入涅槃勝於一切
在家俗人唯除在家得忍辱者是故天人應當供養
何況具能受持禁戒三業相應其有一切國王及以
羣臣諸斷事者如其見有於我法中而出家者作大
罪業大煞生大偷盜大汙梵行大妄語及餘不善但
擯出國不聽在寺同僧事業亦不得鞭打亦不應口
業罵辱加其身罪若故違法而謫罰者是人便於解

脫退落受於下類遠離一切人天善道必定歸趣阿
鼻地獄何況鞭打爲佛出家具持戒者又十輪經云
佛言族姓子有四種僧四無慚愧僧何等爲四一第一義僧二淨
僧三癡羊僧四無慚愧僧云何名第一義僧諸佛菩
薩辟支及四沙門果是七種人名爲第一義僧在家
得聖果者亦名第一義僧云何名爲淨僧諸有能持
具足戒者是名淨僧云何名爲癡羊僧不知犯不犯
輕重微細罪可懺悔癡無智不近善知識不能諮
問深義是善非善如是等相名爲癡羊僧云何名無
慚愧僧若有爲自活命來入佛法悉皆毀犯破和合
僧不畏後世放縱六情貪著五欲如是人等名爲無
慚愧僧如是四僧並須恭敬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於我法中
但使性是沙門汙沙門行自稱沙門形似沙門當有
被著袈裟衣者於此賢劫彌勒爲首乃至最後盧遮
如來彼諸沙門如是千佛於無餘涅槃界次第當得
入般涅槃無有遺餘何以故如是一切諸沙門中乃
至一稱佛名一生信者所作功德終不虛設阿難我
以佛智測知法界非不測知阿難所有白業得白報
黑業得黑報若有淨心諸衆生等作是稱言南無佛
者彼人以是善根必定得近涅槃何況值佛親承供

養又十輪經云佛言若諸比丘依佛法出家一切天
人阿脩羅皆應供養若護持戒不應譏罰閉繫刑其
手足乃至奪命悉無是法若有破戒比丘如敗膿壞
非梵行而言梵行退失隨落聖道果證爲諸煩惱結
使所壞猶能開示一切天龍人非人等無量功德珍
寶伏藏是以依我出家若持戒若破戒我悉不聽輪
王大臣宰相不得謫罰繫閉加諸鞭杖截其手足乃
至斷命況復餘輕犯小威儀破戒比丘雖是死人是
戒餘力猶如牛黃是牛雖死人故取之亦如麝香死
後有用能大利益一切衆生惡行比丘雖犯禁戒其
戒勢力猶能利益無量天人譬如燒香香體雖壞熏
他令香破戒比丘亦復如是自墮惡道能令衆生增
長善根以是因緣一切白衣不應侵毀輕蔑破戒比
丘皆當守護尊重供養不聽謫罰繫閉其身乃至奪
命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聽荼華雖萎　勝於諸餘華　破戒諸比丘
猶勝諸外道

又大集經世尊說偈云

剃頭著袈裟　持戒及毀戒　天人可供養
常令無有乏　如是供養彼　則爲供養我

若能爲敬法　歸依而剃頭　身著袈裟服
說彼是我子　假使毀禁戒　猶住不退地
若有撾打彼　則爲罵辱我　是人心欲滅　正法大明燈
爲財共鬪諍　利利同生瞋
又十輪經云譬如過去有王名曰福德若有人犯罪
過乃至繫縛王不欲奪命將付狂象爾時狂象捉其
二足欲撲其地而見此人著染色衣故狂象即便安
徐置地不敢損傷共對蹲坐以鼻舐足而生慈心族
姓子象是畜生見染衣人尚不加惡生於害心乃至

晉司空何充弱
晉廬山七嶺聖僧
晉沙門釋僧朗
晉沙門釋法相
晉沙門釋法安
宋沙門慧遠
宋沙門釋慧全
齊沙門釋慧明
神州諸山聖僧
前魏太武時沙門曇始甚有神異常坐不卧五十餘

未來世有旃陁羅王見我法中有人出家堪任法器
及不成法器故作逼惱或奪其命命終之後必墮阿
鼻地獄
頌曰
經行林樹下　求道志能堅　既有神通力
振錫遠乘煙　一登四弘誓　至道莫能先
不貪曠劫壽　何論延促年

感應緣（略引十驗）

魏沙門釋曇始
晉沙門釋道開

年足不躡履跣行泥穢中奮足便淨色白如面俗號
曰白足阿練也至赫連昌破長安不信佛法刑害僧
尼始被白刃不傷由是僧尼免死者衆太武敬重死
十餘年形色不改
西晉沙門釋道開燉煌人出家山居服練松栢三十
年後唯吞小石子行步如飛不耐人樂幽靜枉抱腹
山多年石虎時來自西平日行七百里至鄴周行邑
野救諸患苦得財即散徒行而已石氏將末與弟子
來建鄴入南羅浮遂卒山舍衆彥伯興寧中登山禮
其枯骸也

東晉司空何充弱而信法於齋立座數年以待神聖
設會於家道俗甚盛坐中一僧容服垢汙神色低陋
自衆陞座拱默而已一堂怪之謂莊謬僻充亦不平
形於顏色及行中食僧飯於坐事畢提鉢而出堂顧
充曰何徒勞精進耶卽擲鉢空中凌虛而逝充及道
俗目送天際追其悵恨悔累旬 右二驗出梁高僧傳

晉廬山七嶺同會於東共成峯嶺其崖窮絕莫有昇
者晉太元中豫章太守范寧將起學館遣人伐材其
山見人著沙門服凌虛直上旣至則迴身踞其峯良
久乃與雲氣俱滅時有採藥數人皆共瞻覩當時能

晉沙門釋法相河東人也常獨山居精苦爲業鳥獸
作其左右馴若家獸太山祠大石函以盛財寶相時
山行宿于其廟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終不
見其函石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開於是取
其財寶以施貧民後渡江南住越城寺忽遨遊放蕩
優俳滑稽或時躶袒干冒朝貴鎮北將軍司馬恬惡
其不節招而酖之頻傾三鍾神氣清怡恬然自若年
八十九元興末卒

晉沙門釋法安者廬山之僧遠法師弟子也義熙末
陽新縣虎暴甚盛縣有大社樹下有築神廟左右民

文之士咸爲之與沙門釋曇諦廬山賦曰應眞凌雲
以踞峯聊翳景而入冥者戒行明嚴華戎敬異嘗與數人俱
晉沙門釋僧朗者戒行明嚴華戎敬異嘗與數人俱
受法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留寺衣物似有
竊者同旅卽返果及盜焉晉太元中於奉高縣金輿
山谷起立塔寺造製形像符堅之末降斥道人唯敬
朗一衆不敢毀焉于時道俗信奉每有來者人數多
少未至一日輒已逆知使弟子爲具必如言果到其
谷舊多虎常爲暴害立寺之後皆如家畜鮮卑慕容
德以二縣租課充其朝中至今號其谷爲朗公谷也

居以百數遭虎死者夕必一兩法安嘗遊其縣暮投
此村民以懼虎早閉門閣且不識法安不肯受之法
安遥之樹下坐禪通夜向曉有虎負人而至投樹之
北見安如喜如跳伏安前安爲說法授戒虎踞地不
動有頃而去至旦村人追死者至樹下見安大驚謂
其神人故虎不害自茲以後而虎患遂息衆益敬異
一縣士庶略皆奉法後欲畫像山壁不能得空青欲
用銅青而又無銅夜夢人遥其牀前云此中有兩銅
鐘便可取之安明卽掘得遂以成像後遠法師鑄像
安送一勸助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觀之遂留不

宋孝文時江陵長沙寺沙門慧遠者本名黃遷卽禪師慧印之弟子也印每入定見遠是印之先師難應爲蒼頭故度爲弟子常寄江陵楊家行般舟勤苦歲餘頗有感變一日十會通見遠身而般舟之處行道如故自尅終日至期果卒久之現形多寶寺僧曇珣曰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天人相迎言已不見珣於是日設大法會建捨身齋其日苦氣自知必盡三更中聞空中樂聲聲香煙甚異珣曰遠公之幹至矣尋爾神遊

宋沙門釋慧全涼州禪師也開訓教授門徒五百有一弟子性頗麤暴全常不齒後忽自云得三道果全以其無行永不信許全後有疾此弟子夜來問訊時戶猶閉如故全頗驚異欲復驗之乃語明夕更來因密塞窻戶加以重關弟子中宵而至逕到牀前謂全曰闇黎可見信來因曰闇黎過世當生婆羅門家全曰我坐禪積業豈方生彼弟子云闇黎信道不篤兼外學未絕雖有福業不能超詣若作一勝會得飯一聖人可成道果耳全於是設會弟子又曰可以僧伽黎布施若有須者勿擇長幼及會訖施衣有一沙彌

就全求衣全謂是其弟子全云吾欲擬奉聖僧那得與汝廻憶前言不得擇人便以歡施他日見此沙彌問云先與汝衣著不大耶沙彌曰非徒不得衣亦有緣事愧不預會全方悟先沙彌者聖所化也弟子久乃過世過世之時無復餘異唯塚四邊時有白光全

元嘉二十年猶存居枉酒泉石六驗出冥祥記

齊始豐赤城山有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東吳止赤城山石室於是栖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猨白鹿白蛇白虎遊戲堦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

陵文宣王聞風祇揖頻遣三使殷勤敦請乃暫出山至京師到第文宣敬以師禮少時辭還山若留不止於是資給發遣以建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矣

仰尋震旦海曲神州諸山伽藍泉巖石室有修道人所居聖寺有行者咸見非一且述三五用爲實錄餘之不盡不可備論昔晉太元初有燉煌沙門竺曇猷乞食坐禪强志勤業遊會稽劍縣赤城山有群虎來前猷爲說法一虎獨眠乃以如意杖打頭有十圍蛇繞之都無怖色又山神捨宅與之作寺又往赤城山宴坐此山與天台瀑布四明連屬父老云天台山有

聖寺猷往尋之石橋跨谷青滑難度橫石斷路無由得達旬宿橋首開彼行道唱薩聲便潔齋自勵忽見橫石澗開猷便前度具觀精舍神僧燒香中食畢謂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齊鄴下大莊嚴寺沙門圓通者感一神僧夏中聽講夏罷自恣就辭云往竹林寺邀通過之通具問道徑來年尋至往彼山東鄴之西北神僧迎接具見門開房宇華敞林木侵天經宿周流意言道合便有終焉之思神僧爲諮大和上乃不許之及還舊路三里之外反望莫覩後之往者不知其處○近鄴州有沙門名道勒者於州北倚立山巖追訪具見周循歷覽實爲住寺衆具皆備但不見人却下重尋便失歸路乃於道次築室擬尋汾州東南介山抱福巖者山居之僧數見沙門乘空來往又涼州南洪崖窟沮渠蒙遜所造碑寺見存有素聖僧常自行道人來便止人去尋行故旁側足跡納納示現然徒衆不可見之（述曰如名僧傳三十卷梁高僧傳四十卷及百家史傳凡聖雜德數千餘僧珠與者諸篇咸文繁不錄且列道俗所欽或散處少多示知僧德）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七

校讎

第八紙 十六行共計之 宋南藏作生

第二十三紙 八行共計之 南藏作日

音釋

勢他計切髮輕易也憪彌列切本呪切貪也售物去手也齋殘西切持也豐許乃切血塗器也豐曰切加申時也蹔士咸切當指切鷄黃雀也擿職戚切擲擊也撲匹各切擊也擲其月切穿也舐甚尔切餂也疫癘疫越遍切癘力制切疫氣也鄴地名魚杜切崿逆各切崖也諵丘明覺對諵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八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致敬篇第九

述意部

原夫上聖垂慈至人利物意欲導四生於寶所運三有於大車師弟異軌而同歸法俗殊途而一致所以立像表真設訓常俗寄指筌月出道恒規但以妄著我人惰慢沿流隨業漂淪無思悛革良由封迷累劫不識三尊愚憃頑執罕逢十聖是故命如風燭難可駐留形同石火豈容長久況復五濁交侵四蛇常逼

我有何罪不見真容雨淚滂流一心合掌我有何善聞佛名號欣喜加敬瞻仰聖顏愛戀無猒用此悲慶信根日增如此通情識心無累則於敬禮常加歸命比見道俗闇唱佛名身雖逐禮心乃外緣中途闕錯都不省悔無信無慚於是乎在或有道俗屏處禮拜或升或沉身心惰慢曾無驚懼不敬之罪於是轉加或有道俗對衆禮拜千偏萬徧高聲唱和急度而禮身不逐拜心不敬思類同黠兵但記空名如碓上下勞無多益上來略疏非無斯弊各苟求名利不存忠敬依信能入發生智識信既不行能入何寄自下略述

五意並依聖教示其眞僞請除妄歸眞功成究竟也

功能部

仰惟大覺之慈至極之聖福祐嘉運冥感應期聞名致敬則勝業肇於須臾憑心想化則妙果成於曠劫故五十三佛聲益微塵之前三千至眞光燦恒沙之後二十五佛功利救苦之厄娑婆七寶不逮一禮之福雖合掌之因似賒而樹王之報漸及故知禮拜稱讚豈虛棄功虔誠呈敬冥益福利故智度論云若菩薩求入法位遠離佛法壞諸善根設在煩惱自不能度安能度人是故不應遠離諸佛譬如嬰兒不離其

母行路不離粮食熱時不離涼風寒時不離暖火度水不離堅船病苦不離良醫是故善薩常不離佛何以故父母親友人天王等不能益我度諸苦海唯佛世尊令我出苦是故常念不離諸佛也又藥王藥上經云釋迦牟尼佛告大衆言我昔無數劫時於妙光佛末法之中出家學道聞五十三佛名聞已合掌心生歡喜復教他人令得聞持他人聞已展轉相教乃至三千人此三千人異口同音稱諸佛名一心敬禮以是因緣功德力故即得超越無數億劫生死之罪其初千人者始從拳光佛爲首下至毗舍浮佛於莊嚴劫得成佛道即過去千佛是也此中千佛者始從拘樓孫佛爲首下至樓至佛於賢劫中次第成佛後千佛者始從日光佛爲首下至須彌相佛於星宿劫中當得成佛現在十方諸佛善德如來等亦得聞是五十三佛名故於十方世界各得成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及餘一切衆生得聞是五十三佛名者是人於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不墮惡道復有人能聞是五十三佛名者生生之處常得值遇十方諸佛若復有人能至心敬禮五十三佛名者除四重五逆及謗方等經皆悉清淨以是諸佛本誓願故於念念中即得除滅如上諸罪（二千佛名在諸佛集劫經名勝種莊嚴國土等在賢劫經千佛中釋迦牟尼佛也）又決定毗尼經云若能至心敬禮三十五佛其人功德無量無邊又佛名經云若善男子善女人聞此二十五佛名至心受持讀誦恭敬禮拜得離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苦得除瞋恚愚癡滅百劫重罪常生十方淨佛國土設復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一百歲中常用布施猶不如誦持禮拜二十五佛名功德千分不及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知何以故以衆生善根微薄不得聞此佛名若善男子善女人得聞此二十五佛者非於一佛十佛所種諸善根是人乃於百千萬佛所種諸善根然後乃得聞此佛名是人超越四十八劫在前成佛若復有人不信此二十五佛名得此功德是人當墮阿鼻地獄滿足百劫舍利弗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欲懺悔諸罪當淨洗浴著新淨衣淨治室內敷好高座安置尊像懸二十五枚旛種種華香供養誦此二十五佛名日夜六時懺悔滿二十五日滅四重八重等罪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亦復如是又文殊問經讚佛偈云

我禮一切佛　調御無等雙　丈六眞法身
亦禮於佛塔　生處得道處　法輪涅槃處

行住坐卧處　一切皆悉禮　諸佛不思議
妙法亦如是　能信及果報　亦不可思議
能於此祇夜　讚歎如來者　於千萬億劫
不墮於惡道

又菩薩本行經云正使化無數億計人成辟支佛有人百歲四事供養功德甚多不如有人以歡喜心一四句偈讚歎如來功德無量又善生經云以四天下寶供養於佛又以重心讚歎如來是二福德等無差別又大悲經云一稱佛名南無佛者以是善根入涅槃界不可盡也

知是人得不退轉彌勒成佛見佛光明即得受記又增一阿含經云禮佛有五功德一者端正二得好聲三多饒財四生處高貴五生天上又金剛三昧經云若有暫聞佛勝智慧深心隨喜不起誹謗者於百千劫不墮惡道生處值佛乃至念佛法身功德無邊又普賢觀經云若有晝夜六時禮十方佛誦大乘經思第一義甚深空法一彈指頃除百萬億劫由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行此法者眞是佛子從諸佛生十方諸佛及諸菩薩爲

迷曰既知聖教禮佛功德不可思議是故行者常須作意不得自惰恐無常忽至瞻禮無處譬鼠入角路窮何趣是故經中世尊說偈云

命如風中燈　不知滅時節　今日復明日
不覺死輪至　冥冥從業緣　不知生何道

又上生經云若有禮敬彌勒佛者除却百億生死之罪乃至來世龍華樹下亦得見佛又云我滅度後四衆八部聞名禮拜命終往生兜率天中若有男女犯諸禁戒造衆惡業聞是菩薩大悲名字五體投地誠心懺悔一切惡業速得清淨若有歸依彌勒菩薩當

其和上是名具足菩薩戒者不須羯磨自然成就應受一切人天供養又涅槃經云若於佛法供養一香燈乃至獻一華則生不動國善守佛僧物塗掃佛僧地像塔如母指常生歡喜心亦生不動國此卽淨土常嚴不爲三災所動也

普敬部

敬惟法身無相應現十方謂四方四維上下俗儒所說唯據此洲洲外有洲古今未說若依內典通窮無際橫亘十方傍羅異域今佛教中娑婆忍土百億日月四重圍輪大千世界名一佛土此猶據化佛釋迦

如來所王之域故華嚴經云盧舍那佛報身如來所
王之土復過是數盡十方界非凡所謀故梵網經偈
云

我今盧舍那　方坐蓮華臺　周匝千華上
復現千釋迦　一華百億國　一國一釋迦
各坐菩提樹　一時成佛道

如經所云千華千佛即以一葉為一華故一華千葉
千佛現世又如普賢觀經云毗盧遮那如來所王之
土遍一切處其佛住處名常寂光據此明住無住之
住引凡虛心令其敬仰至理而論安有住處如是十
最上香供養訖種種莊嚴頂髻無量無邊日月光明
願力莊嚴變化莊嚴法界出生無障礙王如來若善
男子善女人犯四重五逆誹謗三寶及犯四波羅夷
是人罪重假使如閻浮檀地變為微塵一一微塵成
於一劫是人有若干劫罪稱是一佛名號禮一拜者
悉得滅除況復晝夜受持讀誦憶念不忘者是人功
德不可思議而彼佛世界中有菩薩名無比無障礙
王如來授彼菩薩記當得成佛號曰毫相日月光明
欲寶蓮華堅如金剛身如毗盧遮那無障礙眼圓滿
十方放光普照一切佛剎相王如來彼東方復有佛
方無量世界諸佛如來無時息化過現未來約凡生
滅據化而說若依實教聖化恒周功齊法界不可以
一域為局不可以三世限論也今且據釋迦一代現
化而述故權受胎八相成道利益淺機漸通大教乃
至父母諸親俗尊上禮如來何況下凡而不虔敬也
又佛說十二佛名神呪除障滅罪經云爾時世
尊告彌勒菩薩言彌勒東方去此佛剎有十不可說
諸佛剎億百千微塵等過爾許諸剎有一佛土名曰
解脫主世界彼世界有一佛名曰虛空功德清淨微
塵等目端正功德相光明華波頭摩瑠璃光寶體香
名曰一切莊嚴無垢光如來南方有佛名曰辯才嚶
珞思念如來西方有佛名曰無量壽如來北方有佛
名曰莊嚴作光明如來東南方有佛名曰寶上相名
稱如來西南方有佛名曰無垢月相王名稱如來
曰作燈明如來西方有佛名曰無畏觀如來東北方
西北方有佛名曰無畏如來東北方有佛名曰無
畏無怯毛孔不豎名稱如來下方有佛名曰師子奮
迅根如來上方有佛名曰金光威王相如來爾時佛
告彌勒若有正信善男子善女人稱此十二諸佛名
號之時經於十日當修懺一切諸罪一切衆生所有
功德皆隨喜勸請一切諸佛久住於世以諸善根迴

向法界是時即得滅一切諸罪得淨一切業障即得具足成就莊嚴一切佛土具足無畏具足身相具足菩薩眷屬圍繞具足無量三昧具足如意佛刹莊嚴行阿耨菩提而得端正可喜果報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善男子　若有善女人　受持此佛名
生生世世中　得他人愛敬　光明威力大
生處爲人尊　於後得成佛

又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云佛在世時有長者子名尸迦羅越早起洗浴著衣六方各向四拜佛入王舍城

來越遥見之佛到家問之何爲六向拜此應何法越言父在時教我不知何應佛言父教汝禮不以身拜越便長跪言願佛爲我解此六意佛言聽之其有長者黠人能持四戒不犯者今世爲人所敬後世生天一不煞生二不偷盜三不愛他人婦女四不妄言兩舌貪恚愚癡不能制此四意者名爲日暗如月盡時光明稍冥能自制惡意者如月初生其光稍明至十五日盛滿時也佛言東向拜者謂子事父母當有五事一者當念治生二者早起勑令奴婢時作飯食三者不得遠言作已四者當用夫教誡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若寢息蓋藏乃卧夫視其婦亦有五事一者出入當敬於婦二者衣食以時與之三者當給與金銀珠璣四者家中所有多少悉用付之五者不得於外毓畜傳御北向拜者謂人視親屬朋友當有五事一者見之作惡私往屏處諫晓呵止之二者小有急事當奔趣救護之三者所有私語不得爲他人說四者當相敬難五者所有好物當多少分與之向地拜者謂丈夫視奴婢使亦有五事一者當以時衣食不得妄撾罰之四者當呼醫治之三者不得

私財物不得奪之五者分付之物當平等與之奴婢事丈夫亦有五事一者當早起勿令丈夫呼之二者所當作次用心爲之三者愛惜丈夫物不得棄捐乞人四者丈夫出入當送迎之五者當稱譽丈夫善不得說其惡向天拜者謂人事沙門道人當用五事一者以善心向之二者擇好言與語三者以身敬之四者當戀慕之五者沙門道人人中之雄當恭敬承事問度世之法沙門道人當以六意視其凡庶一者敎施莫慳二者敎之持戒不得自犯三者敎之忍辱不得恚怒四者敎之精進不得懈慢五者敎之一心不得放意六者敎人黠慧不得愚癡如是行之爲汝父在時六向禮拜之敬也何憂不富迦羅越聞已卽受五戒作禮而去

名號部

夫道與俗反名與實乖得其趣者玄會幽理何以然耶至如俗中祖考不許述其名字若論內典諸佛名號稱揚禮敬獲福無量良以諸佛如來大慈愍物降靈在俗濟度爲先有心希仰無不蒙益或以口稱或以心念或以身禮三業加敬三毒清涼漸拔有根出於界繫有斯大德故稱得福彼流俗者與上相違且順一生潛諱而已遠祖後孫非諱所及孔門徵在可以鑒諸今依論中諸佛名號標擧義類各有勝能故略釋之以例諸名如西云釋迦此云能仁豈有一佛非能仁也如西云阿彌陀此云無量壽豈有一佛非長壽也如東方善德佛乃至下方廣衆德佛豈有一佛非善德非廣德也只可題名同異據其功能力用齊等但心思佛名號目覩金容敬心殷禮得福無量故十住毗婆沙論歎佛偈云

若有人得聞　說是諸佛名　卽得無量福
如爲寶月說　我禮是諸佛　今現在十方

其有稱名者　卽得不退轉

述曰今創發起一切恭敬者一者謂普及爲言切者謂盡際爲語恭謂束身翹仰敬謂心無異念若不唱此恐心馳散故勤情恭敬正觀現前也敬禮常住三寶者如涅槃經云若有人聞常住二字是人生生不墮惡趣以法身凝然不變故常報身相續不斷故恒化身作用無休故不變又佛身體一隨義說三故釋迦云吾今此身卽是法身由是法身所依持故如泥木靈像遠有所表敬誠殷禮獲福無量輕心毀謗招罪彌劫然後供養嚴持香華運心周普作用佛事現

前不現前常須普薰香華一切永服飲食音樂等事皆共衆生等心供養無令斷絕故華嚴經中諸菩薩等所行供養隨心指相如見大山大雲大水大火卽以爲香山香雲八功德水七淨妙華運心作意無不成供乃至華林果樹例准行之禮佛者隨禮十方佛二十五佛三十五佛五十三佛賢劫千佛萬五千佛等稱名用意具如前述懺悔者所有輕重自作教他見作隨喜義須披析悔前所犯慚愧慙慨衒悲滿目若不蒙誨示則守死長苦具明法用如下懺悔篇述勸請者至誠求願諸佛觀諸衆生巨細無異望得從

願莫捨壽命願住多劫度脫衆生隨喜者他人作福心生歡喜也迴向者迴諸福德向無上道發願者願是能引行是起作若有願無行願則虛若有行無願行則孤由有願故行不孤由有行故願不虛願行相扶證果不虛故懺悔罪中亦兼有願願於今身償不入惡道受卽是通明也自外臨時准用可思

會通部

述曰今此所敘威容相狀中邊時俗各有異儀隨國行之以敬爲本此乃初心非學不解故須委歷用曉未聞久行碩德固非所望然中天虔敬震旦不同彼則拜少而遶多此則拜多而遶少彼則肉袒露足而爲恭此則巾屨備整而稱敬誠道俗之殊容乃方土之異等且自審詳威儀臨時緩急若容與朝覲則三業慇懃時序忽切則四支倒略斯並行藏枉要智出不思足使加敬盡裏彼我通意者也故出曜經曰有信士威儀有出家威儀有大道人威儀有小道人威儀由是善行趣道之基故生善處以此文證明知歸信威儀入道之始不可隱略故序以命之如俗中周禮有九品之拜出自太祝之官斯非內教然禮貴從俗故也一曰稽首拜謂臣拜君之拜也稽訓爲稽

支那撰述

佛祖統紀卷二十八

十五

卽久稽留停頭至地少久也二者頓首拜謂平敵者如諸侯相拜也卽以頭向下虛搖而不至地也三曰空首拜此君答臣下之一拜也卽以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四曰振動拜謂敬重之戰慄動變之拜也五曰吉拜謂拜而後稽顙謂齋綴不杖以下也言吉者此殷之凶拜也周以其與吉拜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卽先作稽首拜後作稽顙是額也以額觸地無容儀也六曰凶拜謂稽顙而後頓首拜謂三年服者拜也七曰奇拜謂先屈一膝卽今時所謂雅拜也一說奇拜但一拜以答臣下之拜也八曰褒拜褒謂爲

報報拜者再拜是也云褒拜今時持節之拜也即再拜於神與屍也九曰肅拜謂但俯下手今時揖者是也亦指婦人拜又肅拜或至三也空首奇拜唯一餘則再拜之也上並俗禮正文鄭康成依位釋之如此今據內教以禮敬爲初大略爲二即身心也佛法以心爲其本身爲其末故須善提靜觀室內如來歎爲禮見於法身蓮華色尼初至寶階如來毀爲拜於佛故知靜處思微念念趣道觀形鑒貌新新在俗能所未免相見齊生我倒現前即爲障道故佛約此而分身心敬也如能即色緣空觀境心造紛紛集趣不無

是口語若曲身者是名心淨若比丘禮時從座起偏袒右肩脫革屣右膝著地以兩手接上座足禮

述曰依經云和南者梵語也或云那謨婆南等此猶非正依本正云槃淡（唐言我禮）或云歸禮歸亦我之本情禮是敬之宗致也或云歸命者義立代於南無也唐梵之交譯也況復加以和南諸佛迷之彌復大笑又南無者善見論翻爲歸命覺亦云禮大壽又和南者出要律儀翻爲恭敬善見論翻爲度我准此而言恭敬度我義通凡聖豈和尚偏在尊師亦通上聖念

染淨知識妄念未可清澄想到空時緣念斯絕今居凡地力極制御止得如斯念念自然漸能清淨常起兩觀不得單行謂知塵無境是漸背俗謂知識亦無心是漸向真如此策修長時不已分分增明三祇方就也又大慈經云佛告阿難南無佛者此是決定諸佛世尊名號音聲故稱言南無諸佛故過去有大商主將諸商人爲摩竭大魚欲來吞舟由三稱南無佛名並皆免難魚聞佛名以善心故捨身後世出家得道何況有人得聞佛名聽聞正法親於佛所種諸善根而不必定利益又十誦律佛語優波離稱和南者

救生也故經中來至佛所云南無無所著至真等正覺是名口業稱歎如來德也

敷座部

述曰敬尋經律無敷座具之文但云脫屣禮足今據事用理須坐具故四分律云爲護身護衣護僧卧具故制畜坐具既爲身衣明知須設又坐具之用本是坐時之具所以禮拜之中無其敷文故如來將坐如常敷之准此比丘自敷而坐不合餘人爲敷今見西僧來至佛前禮者必褰裙以膝柱地合掌長跪口讚於佛然後頂禮此乃遺風猶在恭相可准行之今俾

僧尼至於佛前並令侍者爲敷坐具此蓋憍慢未是
致敬之恭又至佛前佇立待席方始禮者此亦不可
又在牀上而設禮者此亦不敬如見尊長卽須急拜
安得覓席如見君王卽須敬禮何得在牀人王凡尊
尚恭不高何況法王輒相倫擬雖有餘敬終成惰慢
故三千威儀經云不得在座上禮也

儀式部

述曰此部別有五儀式第一明脫履若此爲申極敬
儀也如此七羣臣朝謁之儀皆在殿廷履屨不脫有
時上殿則劒履皆捨此古之法非始今儀天竺國中

地多濕熱以革爲屨制令著之如見上尊卽令脫却
自餘寒國隨有履著行事之時脫足爲敬若是白衣
各著鞾鞋爲恭初入寺內不勞脫足若入佛堂得脫
也第二明偏袒者依律云偏露右肩或偏露一膊所言袒者謂肉袒也示從依學有執作之
務俗中袖狹右袂便穩於事是也今諸沙門但出一
肩仍有衫襖非袒露法如大莊嚴論云沙門釋子者
肩黑是也外道通黑沙門露右故有不同律中但有
三衣通肩被服如見長老乃偏袒之設以永遮名爲
偏袒一何可笑也故知肉袒肩露乃是立敬之極然

行事之時量前爲袒如在佛前及至師僧懺悔禮拜
並須依前右袒爲恭若至寺外街衢路行則須以衣
覆肩不得露肉西國濕熱共行不怪此處寒地人多
議笑故五分律云雖是我語於餘方不清淨者不行
無過也第三明呈恭者故律云當令一心合十指爪
掌供養釋師子或云叉手白佛者皆是敬容呈恭制
心不令馳散然心使難防故制掌合而一心也今禮
佛者多有指合掌不合或有掌合而指開良由心慢
而惰散也寧開指而合掌不得合指而開掌本欲來
求福却反招慢過既知一心合掌之儀卽須五體投

地禮之故地持論云當五輪至地而作禮也又阿含
經云二肘兩膝及頂名爲五輪輪謂圓相五處皆圓
能令上下迴轉生福轉多名爲輪也今有西僧禮拜
之時多褰足露膝先下至地然後以肘按地兩掌承
空示有接足之相也若前尊跏趺不垂脚坐者隨事
而行不勞接足今見禮者二手捺地兩足據後頭不
至地亦是乖慢既知五輪著地之儀卽須知右膝跽
跪之相經中多明胡跪跽跪斯並天竺敬儀不
足可怪卽是左右兩膝交互跪地有所啓請悔過儀
也第四明禮儀者聲論云般那寐者此云禮也智度

論云禮法有三一是口禮謂口云和南是名下禮也二屈膝頭不至地是名上禮也三頭頂至地下者挹中者跪上者稽首菩薩禮佛有三一者悔過品二者隨喜迴向品三者請佛品問禮唯身業亦通三業耶答禮通三業五輪至地爲除身業不善稱揚名字歌讚佛德爲除口業不善心常緣念若鏡目前爲除意業不善爲對佛眼故須身禮爲對天耳故須口唱爲對他心故須意念由口業唱故聞慧得成由意業念故思慧得成由身業禮故修慧得成由意業禮故戒學得成由意業念故定學得成由口業唱故聞慧得成上來所述且

綺互明之若據通門三業之中三學並攝也第五明邪正者源此禮法於齊代初有西國三藏厥號勒那觀此下凡居在邊鄙不開禮儀情同猴馬悲心內溢爲翻七種禮法文雖廣周逐要出之從麤至細對麤爲邪對細爲正故階級有七意存後三也第一名我慢心禮者謂依次位心無恭敬恃尊自德無師仰意耻於下問諮受無所獲如碓上下空無所獲徒勞無益外視似恭內增慢惑猶如木人情不殷重五輪不具三業馳散是名我慢禮也第二唱和求名

禮者雖非高慢心無淨想粗正威儀身心詐恭見人身輕急禮人去身惰心疲稍似恭順片有相扶其福薄少非眞供養良由口唱心散是名唱和禮也第三身心恭敬禮者聞唱佛名便念佛身如在目前相好具足莊嚴晃耀心相成就感對佛身手摩其頂除我罪業是以形心恭敬無有異念供養恭敬情無猒足心想現前專注無昧導利人天爲上爲最功德雖大猶未是智後多退沒是名身心禮也第四發智清淨禮者良由達佛境界慧心明利深知法界本無有礙由我無始順於凡俗非有有想非礙礙想今達自心虛通無礙故行禮佛隨心現量禮於一佛卽禮一切佛一切佛卽是一佛以佛法身體用通融故禮一拜遍通法界如是香華種種供養例同於此法僧加敬我亦同然雖三相別性理無殊故三乘名異解脫體同故知一禮則一切禮一禮如是三寶旣能通達一切三界六道四生同作佛想供養禮拜自淨身心蕩蕩無障念佛境界心心轉明一拜一起爲尊爲勝卽是淨業無窮果報無限是名發智禮也第五遍入法界禮者良由行者想觀自己身心等法從本已來不離法界亦不在諸佛身外亦不在諸佛身

內亦不在我外亦不在我內自性平等本無增減今禮一佛即遍通諸佛所有三乘位地無漏我身既遍隨佛亦遍乃至法界空有二境依正兩報莊嚴供具無問行財隨緣遍滿不離法界隨心無礙並薦供養隨喜頂禮如一室中懸百千鏡有人觀鏡鏡皆像現佛身清淨明逾彼鏡遞相涉入鏡無不照影無不現此則攝他爲總入他爲別一身既爾乃至一切法界凡聖之身及供養之具皆助隨喜悉同供養有目者見無目者不覩如此行學法界軌門大有利益故地持論有現前供養不現前供養勝現前供養不現前

供養以難成故既知我身在佛身內如何顛倒妄造邪業不生愧恥又諸佛德用既齊名號亦等隨稱何名名無不盡如稱一釋迦名禮召一切諸佛無不備周如西云釋迦此云能仁豈有一佛非能仁也西云阿彌陀此云無量壽豈有一佛非長壽也西云彌勒此云慈氏豈有一佛非慈氏也故智度論云一佛勝能等一切佛勝能一切佛勝能等一佛勝能設一切佛不化衆生但一佛化生卽功歸法界德用遍周是名遍入法界禮也第六正觀修誠禮者此明自禮自身佛不緣他境他身佛何以故一切衆生自有佛性

平等本覺隨順法界緣起雖然但爲迷故唯敬他身已身佛性妄認爲惡縱修此行常爲偏倒若知已身極惡無佛性者縱敬他身終成無益衆生迷倒雖發微善唯將法界供具供養他身無始已來未曾將一燈一香一禮一餐供養已身佛性若能返照本覺則解脫有期維摩經云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又云不觀佛不觀法不觀僧以見自身他身平等正法性故已心清淨卽是自性佳佛性隨力修明卽是引出佛性三祇果圓卽是至得果佛性若據妙達唯局大聖若論下凡雖未頓修不得不解如涉遠道要藉自

身欲見佛性要觀已佛法僧亦爾同體無二是名正觀禮也第七實相平等禮者大意同前前猶存有禮有觀自他兩異今此一禮無自無他凡聖一如體用同融如平等古今無別若見佛可尊可敬卽見凡可卑可慢若起此心還成僻執故般若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菩提以實相離念不可以心取不可以相求不可以禮敬不可以慢惰去高下離尊卑靜亂一原恭怠齊固安心此意是名平等禮也故文殊禮文云不生不滅故敬禮無所觀此之一禮凡夫淺識恐聞及謗上智之人內行平等外順修敬

內外合宜是名平等禮也又增一阿含經世尊所說偈言

若欲禮佛者　過去及當來　說於現在中
當觀於空法　若欲禮佛者　過去及當來
現在及諸佛　當計於無我　善業以先禮
最初無過者　空無解脫佛　此是禮佛義
若欲禮佛者　當來及過去　當觀空無法
此名禮佛義

須曰

稽首三寶　歸誠十方　瞻仰尊敬

益福除殃　機路異色　慈誘同芳
隱顯相發　化應無疆　雖生茲土
感赴殊鄉　覩禮欣慶　福祚彌長
法性無二　縱隔何傷　虔誠一拜
周遍難量

感應緣 卷引一驗

唐左監門校尉馮翊李山龍以武德中暴亡而心上不冷如掌許家人未忍殯斂至七日而甦自說云當死時被冥收錄至一官曹廳事甚宏壯廣大庭內有囚數千人或枷鎖或杻械皆北面立滿庭中吏將山龍以次引入此鑊湯蒙賢者稱南無佛故獄中諸罪人皆得一日休息疲睡耳山龍又稱南無佛南無佛

經獲免豈不善哉今放君還去山龍拜辭行數十步王復呼還謂吏曰可將此人歷觀諸獄吏即將山龍東行百餘步見一鐵城甚廣大上屋覆其城城傍多有小牕或大如小盆或如孟椀見諸男女從地飛入牕中即不復出山龍怪問吏曰此是大地獄中多有分隔罪計各異此諸人者各隨本業赴獄受罪耳山龍聞之悲懼稱南無佛請吏求出至院門見一大鑊火猛湯沸傍有二人坐睡山龍問之二人曰我罪報入此鑊湯蒙賢者稱南無佛故獄中諸罪人皆得一日休息疲睡耳山龍又稱南無佛南無佛

數移改今王放君去可白王請抄若不爾恐他官不
知復追錄君山龍即詣王請抄王命紙書一行字付
吏曰爲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將山龍更歷兩曹各廳
事侍衛亦如此王之遣吏皆取其官署各書一行訖
付山龍龍持出至門有三人謂山龍曰王放君去可
不少多乞遺我等山龍未言吏謂山龍曰王放君不
由彼然後三人者是前收錄君使一人是繩主當以
赤繩縛君者一是棒主當以棒擊君頭者一是袋主
當以袋吸君氣者見君得還故乞物耳山龍惶懼謝
三人曰愚不識公請至家備物但不知何處送之三

人曰於水邊若樹下燒之山龍許諾吏送歸家見親
眷正哭經營殯具山龍入至屍傍即蘇後日剪紙作
錢帛并酒食自送於水邊燒之忽見三人來謝曰蒙
君不失信重相贈遺媿荷言畢不見山龍自向總持
寺主說寺主傳向臨說（右一驗出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八

音釋

彝延知切常也法也　悛且緣切改也悔也　確都内切堅確也　怯詰叶切懼也　幾堅渠切不圓者　櫛士榮切擊也　翹祁堯切企也　齋緩齋盧私切居御切　臍伯各切帶綴也　屣所綺切履下繩也綫同上　衰倉回切衣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福田篇第十

述意部

自大覺泥洹福歸衆聖開士應眞弘揚末教並飛化衆利隨緣攝誘感殊則同空天隔應合則異境對顏是以隨敬一僧則五眼開淨隨施一毫則六度無盡也

優劣部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世間福田凡有三種一報恩田二功德田三貧窮田報恩田者所謂父母師長和尚功德田者從得暖法乃至阿耨菩提貧窮田者一切窮苦困厄之人世尊是二種田一報恩田二功德田三種田一報恩田二功德田三大德田二貧苦田三大德貧苦田云何大德田謂佛辟支佛阿羅漢已受戒者應當至心勤供三寶若貧窮田以是因緣已受戒者應當至心勤供三寶若人共施財物福田施心俱等是二福德等無差別有財心俱等福田勝者得果報勝有田心俱下財物勝大德貧苦田謂聖人老病等若施大德田恭敬心得大報若施貧苦田憐愍心得大報是爲福田好云何物好不殺偷奪欺誑得物隨有淨物多少布施是爲物好若布施衆僧受用得一切福若布施衆僧受用佛告一切勇菩薩言若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胡麻以此數轉輪聖王若有人布施如是輪王不如布施一須陀洹若施三千世界諸須陀洹所得功德不如施一斯陀含若施三千世界諸斯陀含不如施一阿那含若施三千世界諸阿那含不如施一阿羅漢若施三千世界諸辟支佛不如施一菩薩若施三千世界諸菩薩不如施一如來所起清淨心若於三千世界諸如來所生清淨心不如凡夫聞此法門功德勝彼何況書寫讀誦受持爾時一切大衆白佛言世尊一佛福德有幾量耶佛言譬如大地微塵如恒河沙等衆生悉作十地菩薩如是一切十地菩薩所有功德不如一佛福德之力又阿毗曇甘露味經云福田好有三種一大德田二貧苦田三大德貧苦田云何大德田謂佛辟支佛阿羅漢已受戒者大德田恭敬心得大報若施貧苦田憐愍心得大報是爲福田好云何物好不殺偷奪欺誑得物隨有淨物多少布施是爲物好若布施衆僧受用得一切福若布施衆僧受用佛告一切勇菩薩言若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胡麻以此數轉輪聖王若有人布施如是輪王不如布施一須陀洹若施三千世界諸須陀洹所得功德不如施一斯陀含若施三千世界諸斯陀含不如施一阿那含若施三千世界諸阿那含不如施一阿羅漢若施三千世界諸辟支佛不如施一菩薩若施三千世界諸菩薩不如施一如來所起清淨心若於三千世界諸如來所生清淨心不如凡夫聞此法門功德勝彼何況書寫讀誦受持爾時一切大衆白佛言世尊一佛福德有

不得一切福若供養法故得大報若學人聰明大智慧以法故供養是謂供養法布施得富受施竟得樂力壽等功德餘勝得大果報若施善人受千萬世報若施離欲凡夫受千萬億世報若施得道人得無數世報若施佛得至涅槃又布施有六難一憍慢施二求名施三爲力施四強與施五因緣施六求報施又佛說華聚陀羅尼經云佛言若復有人持以七寶如須彌山等於一劫中布施聲聞辟支佛不如有出家在家人能持一錢以用布施初發菩提心人得福德多比前不望報恩佛及辟支四沙門等所施雖少獲報弘大猶如良田所種雖少收實甚多又智度論云以大悲心施物雖同福德多少隨心優劣如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迴施狗而問舍利弗汝以飯施我我以飯施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義佛施狗福多佛田第一不如施狗以是故知大福從心不在田也如舍利弗千萬億倍不及佛心所以者何心爲內主田是外事故或時布施之福在於福田如億耳阿羅漢昔以一華施於佛塔九十一劫人天中受樂餘福德力得阿羅漢又如阿輸迦王爲小兒時以土施

佛王閻浮提起八萬塔最後得道施物至賤小兒心薄但以福田妙故得大果報當知大福從良田生若大中之上三事都具心物福田皆妙如佛以好華散十方佛時問曰此布施福云何增長答曰應時施故得福增長如經說飢餓時施得福增多或遠行來時若曠路險道中施不斷或時常念施故施得增廣又增一阿含經云施畜生食者獲福百倍與犯戒人食者獲福千倍施持戒人食者獲福萬倍施斷欲仙人食者獲福千萬倍與向須陀洹食者獲福不可計況成須陀洹乎況向斯陀含得陀含道乃至那功德百分千分萬分不及其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寶梁經云佛言善男子我今說世有二種應受信施何等爲二一勤行精進二得解脫今此施主得大利益有二種施一常施食二僧房舍三行慈心此三福中慈心最勝又菩薩本行經云須達居家貧窮無有財產至信道德佛教布施須達白佛多施耶少施耶佛告須達所施雖多而獲報少布施雖少而獲報多如施雖多而無至心貢高自大信邪倒見不得

舍羅漢辟支如來等其福功德不可稱計又智度論云如大月氏弗迦羅城中有一畫師名曰千那到東方多刹施羅國客畫十二年得三十兩金持還本國於弗迦羅城中聞打鼓作大會聲往見衆僧信心清淨即問維那此衆中用幾許物得作一日食維那答曰用三十兩金足得一日食即以所有三十兩金付維那爲我作一日食我明日當來空手而歸其婦問曰十二年作得何物答曰我得三十兩金即問金在何所答言已作福田中種子婦言何等福田答言施與衆僧婦便縛其夫送官治罪斷事大官問以何事

最多

平等部

依大莊嚴論云夫取福田當取其德不應擇少壯老弊佛言我昔曾聞有檀越遣知識道人詣僧伽藍請諸衆僧但求老大不用年少後知識道人請諸衆僧次到沙彌然其不用沙彌語言何故不用我等答言檀越不用非是我也勸化道人即說偈言

耆年有宿德　髮白而面皺　秀眉齒缺落
背傴支節攣　檀越樂如是　不喜見幼小
時寺中有諸沙彌盡是阿羅漢皆作是語彼之檀越

愚無智慧不樂有德唯貪耆老即說偈言

所謂長老者　不必在髮白　面皺牙齒落
愚癡無智慧　所責能修福　除滅去諸惡
淨修梵行者　是名爲長老　我破於毀譽
不生增減心　但令彼檀越　獲得於罪過
又於僧福田　誹謗生增減　我等應速往
起發彼檀越　莫令墮惡趣　彼諸沙彌等
尋以神通力　化作老人像　髮白而面皺
秀眉牙齒落　傴脊而杖行　詣彼檀越家
檀越既見已　心生大歡慶　燒香散名華

速請令就坐　既至須臾頃　還復沙彌形
檀越生驚愕　變化乃如是　爲飲天甘露
容色忽解變
爾時沙彌即作是言我非夜叉亦非羅刹先見檀越
選擇耆老於僧福田生高下想壞汝善根故作是化
令汝改悔即說偈言
譬如蚊子雋　欲盡大海底　世間無能測
衆僧功德者　一切皆無能　籌量僧功德
況汝獨一已　而欲測量彼
汝寧不聞如來所說四不可輕王子蛇火沙彌等如

菴羅果內生外熟外生內熟莫妄稱量前人長短一
念之中亦可得道於僧福田莫生分別即說偈言
衆僧功德海　無能測量者　佛尚生欣敬
自以百偈讚　況餘一切人　而當不稱歎
廣大良福田　種少獲大利　是故於衆僧
耆老及少年　等心而供養　不應生分別
爾時檀越聞是語已身毛爲豎五體投地求哀懺悔
頌曰
通達四果　善會六情　探玄啓悟
證理懷禎　老少和穆　普敬祇誠

歸信篇第十一

述意部

夫信爲道原功德之母智是出世解脫之基無信不
可以登涅槃舟無智不可以斷微惑斯道顯然升沉目
覩救見愚夫不信業因能生報果謂貧富自然苦樂
天性好醜不由忍恚貴賤非關恭惰衆生自感譬同
草木好惡自然豈由因得今依佛經不同外道夫論
貧富皆由業緣貴賤非關運命愚智不可易慮妍醜
弗可換身故經云果報好醜定之於業書云命相吉

凶懸之於天以此言之軍民業貧者與之而弗得必
其相富者任置而恒豐故漢文帝以夢而寵鄧通相
者占通貧而餓死帝曰能富汝何謂貧乎與之銅
山壽任其冶鑄後遭事逃避餓死人家又寧稟離王
侍婢有娠相者占之貴而當王王曰非我之胤便欲
殺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子之產王謂不祥
捐圈則猪噬棄欄則馬乳而得不死卒爲夫餘之王
故知業緣命運定於冥兆終然不改弗可與奪也故
知作善得福爲惡受殃業果不謬斯理皎然如何封
愚抱迷不悟又昔武丁之時遂有桑穀共生于朝太

史占曰野草生朝朝其亾矣武丁恐懼側身修善桑穀枯死殷道中興豈非爲善而有福也又帝辛之時有雀生烏在城之隅太史占曰以小生大國家必昌帝辛驕暴不修善政殷國遂亾豈非爲惡之有殃也如是史籍具引非一如何頑固頻乖經史世人共覩春時下種冬則收藏如施有來報感胎氂之與掌錢德必現酬致衒珠之與負鹿又昔人一瓠以濟餓夫尚得扶輪相報今供一齋以施大衆寧無福祿相酬矣

小乘部

爾時婆羅門聞已發心出家得阿羅漢道又寶性論云爲六種人故說三寶一調御師二調御師法三調御師弟子何等爲六種人一大乘二中乘三小乘四信佛五信法六信僧又僧伽吒經云時有一切勇菩提薩埵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此會衆生得發菩提佛言一切勇乃往過去無數阿僧祇劫有佛世尊號曰寶德我時作摩納之子此會衆生住佛智慧者往昔之時悉在鹿中我時發願如是諸鹿我皆令住佛智慧中時鹿聞已尋皆發願得如是一切勇此會大衆因彼善根當得阿耨菩提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修善以清淨心歸佛法僧一彈指頃不生餘心命終生白摩尼天五欲恣情心意悅樂三歸功德乃至報盡於未來世得至涅槃又無上處經云佛告比丘有三無上處一佛無上處二法無上處三僧無上處若諸衆生兩足四足無足多足若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如來於中說無上處若有衆生於無上處起信向心者於天人中得無上果報

大乘部

如出生菩提心經云爾時迦葉婆羅門白佛言世尊發菩提心者應攝幾許福聚爾時世尊以偈說言

如涅槃經佛言衆生有二一者有信二者無信有信之人則名可治定得涅槃癡疣無故無信之人名一闡提名不可治又穢阿含經世尊爲婆羅門說耕田偈云

信心爲種子　苦行爲時雨　智慧爲特軛
慚愧心爲轅　正念自守護　是則善御者
保藏自口業　知食處內藏　直實爲眞乘
樂住爲懈息　精進爲廢荒　安隱爲速進
直往不轉還　得到無憂處　如是耕田者
逮得甘露果　如是耕田者　不還受諸有

若此佛刹諸衆生
如彼最上大福聚
若此佛刹諸衆生
如彼最上大福聚
若諸佛刹恒河沙
復造諸塔如須彌
若有佛刹如恒沙
如彼最上大福聚
如鐵圍山高廣大
如是求福衆生等

令住信心及持戒
不及道心十六分
令住信心於法行
不及道心十六分
皆悉造寺求福故
不及道心十六分
皆悉遍施諸七寶
不及道心十六分
造塔無量爲諸佛
不及道心十六分

若諸衆生具滿劫
如彼最勝福德聚
如是人等得勝法
彼等衆生最勝者
是故得聞此諸法
當得無邊大福聚
又涅槃經云佛讚迦葉若有衆生於熙連河沙等諸
佛所發菩提心乃能於惡世受持如是經典不生誹
謗善男子若有能於一恒河沙等諸佛世尊所發菩
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經愛樂是典不能

若頭若膊常擔戴
不及道心十六分
若求菩提利衆生
此無比類況有上
智者常生樂法心
速得證於無上道

為人分別廣說若有衆生於二恒河沙等佛所發菩
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正解信樂受持
讀誦亦不能為他人廣說若有衆生於三恒河沙等
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法受持
讀誦書寫經卷雖為他說未解深義若有衆生於四
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
是法受持讀誦書寫經卷為他廣說十六分中一分
之義雖復演說亦不具足若有衆生於五恒河沙等
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經受持
讀誦廣為人說十六分中八分之義若有於六恒河

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不謗是經
受持讀誦為他廣說十六分中十二分義若有衆生
於七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世中
不謗是法受持讀誦為他廣說十六分中十四分義
若有於八恒河沙等佛所發菩提心然後乃能於惡
世中不謗是法受持讀誦亦勸他人令得書寫自能
聽受復勸他人令得聽受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若
有衆生於諸佛所一發信心如是善根終不敗亡況
復諸餘善根譬如有人析破一毛以為百分取一分
毛霑一滴水持至我所而作是言我以此水寄付瞿

曇莫令此水而有增減亦莫令風日飄暴乾竭此水不令鳥獸飲之令盡勿使異水而有和雜以器盛持莫置在地如來爾時即受彼寄置恒河中不令入洞亦復不令餘物揩突如是水滴在大河中隨流而去使不入洞無復遮礙諸鳥獸等亦不飲盡如是水滴不增不減一等如故其大水聚漸入大海若是水滴將假使是人住世一劫我亦如是眡嵐風起壞世界時至劫盡時而來我所作如是言得住一劫彼人爾時無耶如來爾時知彼水滴在大曠曇我本寄水今有無耶彼人復不讓坐汝海中見知住處不與餘水共相和雜不增不減平等令既見何故不起不馳不禮不共相問答不迎不令覩見何事故而不起迎爾時無畏白父王言不審

已從彼扳出置無畏岸令彼憶識所種善根息一切苦得一切樂又佛說無畏女經云爾時阿闍世王有女名無畏德端正無比成就最勝殊妙功德年始十二其父王堂閣之上著金寶屐彼處而坐時無畏德女見諸聲聞不起不迎默然而住即告之言汝豈不知此等皆是釋迦如來上足弟子成就大法耶世間福田耶以爲愍念諸衆生故而行乞食汝今既見何故不起不馳不禮不共相問答不迎不令覩見何事故而不起迎爾時無畏白父王言不審大王頗見頗聞轉輪聖王見諸小王而起迎不王言不也復言頗見頗聞師子獸王見野干時爲起迎不王言不也復言頗見頗聞帝釋天王迎餘天不王言不也復言頗見頗聞大海之神禮敬江河池神不王言不也女言大王如是菩薩發心趣向阿耨菩提轉輪聖王以大慈悲初發心已云何禮敬離大慈悲小王聲聞大王頗有已求無上正覺之道師子獸王而禮小乘野干人耶頗有欲到大智之海欲求善知大法之聚而求牛跡聲聞人耶大王若有親近聲聞人者是人即發聲聞之心若有親近緣覺人者是人即發緣

覺之心若有親近正眞正覺之人者是人卽發阿耨菩提心爾時阿闍世王復語無畏德女言汝大我慢云何如是見諸聲聞而不奉迎女言大王勿作此語大王亦慢云何不迎王舍城內諸貧窮者王語女言彼非我類我云何迎女言大王初心菩薩亦復如是一切聲聞緣覺亦非我類王語女言汝豈不見諸菩薩等皆悉敬一切衆生女言大王菩薩爲度憍慢瞋惱諸衆生等令彼得起廻向之心是故禮敬一切衆生爲長衆生諸善根本是故禮敬爾時無畏德菩薩母號曰月光此月光女捨是身已生忉利天號曰光

明增上天子若彌勒得菩提時便卽出家次第皆見賢劫諸佛悉得供養然後於彼離垢如來所得作大王具足七寶號曰地持供養彼佛已得成阿耨菩提號曰遍光如來須臾

封迷昏闇久　徘徊夢裏藏　心塵旣未洗　怖霑甘露漿　慈顏發暉曜　燭我見朝陽　忽逢善知友　開導益神光　稍悟心澄靜　方趺俗蒼茫　緇徒旣肅肅　法侶亦鏘鏘　見者心歡喜　歸誠向道場　來苦未何殃　若存信邪倒

感應緣 聯引三驗

晉沙門竺法師

宋居士袁炳

隋沙門釋道仙

晉沙門竺法師者住會稽與北中王恒之周旋甚厚共論死生罪福報應之事情昧難明未審有無因便共要若有先死當相報語旣別後王恒在都於廟中忽見法師來王便驚云和尚何處來答曰貧道以某月日命過罪福皆不虛應若影響檀越但當勤修道以升濟神明耳先與君要故來相語言訖不復見 右

驗仙錄搜神記

宋袁炳字叔煥陳郡人也秦始末爲臨湘令以後積年友人司馬遜於將曉間如夢見炳來陳敘闊別訊問安否旣而謂遜曰吾等平生立意置論常言生爲馳役死爲休息今日始定不然矣恒患在世有人務馳求金幣共相贈遺幽途此事亦復如之遜問罪福應報定實何如炳曰如我舊見與經教所說不盡符同將是聖人抑引之談耳如今所見善惡大科略不異也然殺生故最爲重禁愼不可犯也遜曰卿此徵相示良不可言當以語白尚書也炳曰甚善亦請卿

敬情尚書時司空簡穆王公爲吏部尚書炳遜並其遊宴故及之往反可數百語辭去遜曰閤別之久恒思敘集相值甚難何不小住炳曰止暫來耳不可得久留且此輩語亦不容得安悉於是而去初炳來閤夜遜亦了不覺所而明得覩見炳既去遜下牀送之始躡屐而還閤見炳脚閒有光可尺許示得照其兩足餘地猶皆闇云（此一驗出冥祥記）

隋蜀部灌口山竹林寺釋道仙本康居國人以遊賈爲業往來吳蜀集積珠寶向直十萬貫後達梓州牛頭山值僧說法深悟財累乃沉江頻捨便投灌口山竹林寺出家初落髮日對衆誓曰吾不得道誓不出山結志不群野栖禽獸入定一坐五日爲期有客到門潛通即覺起共接語若無人時端坐靜室寂若虛空有時預告明當客至其數若干形貌服色恰期明至數服皆同時遭酷旱百姓惶憂苗稼失色皆來請祈仙即往龍穴以杖扣門喚曰衆生何爲嗜眠如語即寤當即玄雲四合大雨普霑民賴斯澤貴賤咸賽欽若天神隋蜀王秀作鎮岷洛有聞王者尋遣追不承命王勃然動色親領兵仗往彼檐之必若固違可即加刃仙聞兵至傍若無人被僧伽梨已端坐禪誦

王達山足忽降雨雜注電雷奔水涌須臾滿川軍藏無計並憂沒命事既窘迫乃悔懺歸依遥禮仙德垂雲忽散山路清爽得達仙所王躬盡敬一心歸懺仙爲說法重發信心乃慇懃奉請敷遊還成都至靜衆寺彌加厚禮舉郭恭敬號爲仙閤梨至仁壽年中返于山寺卒葬於彼（右此一驗出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九

音釋

傴於武切僂也　孿呂戀切拘也　僂落矦切曲也　櫜古勞切韜也　鑄之戍切銷人範也　餧奴罪切餒也　疣于求切贅也　朕直禁切兆也　愕五各切驚遽貌也　嘆郎佐切歎也　膊補各切肩甲也　析先擊切分也　屐奇逆切履屬也　幣毗祭切財也　踊尼輒切跳也　酷苦沃切極也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士女篇第十二

俗男部

述意

夫在家丈夫尊卑有二貴二賤一富二貧富貴之者人多放逸傲慢貢高輕辱陵下或有乘威藉勢尊已陵人或有博識聰達恃才陵人或有辯口利詞暢說陵人或有等豪奢侈輕慢陵人或有美容恣態恃色陵人或有乘肥騁騎恃乘陵人或有資財奴婢恃

富陵人如是衆多不可具述衆生愚癡甚爲可愍不知無常將至妄起高心來報湯炭煎熬相待獄卒執义伺候日久不憂斯事公然喜樂何異猪羊不知死至何異飛蠅貪樂死屍惟古思今富貴非一生滅交臂貴賤同塵富貴者唯見荒墳貧賤者已同灰壤既知貴賤同灰即須卑已敬上是以親疎無定貴賤不恒苦樂易位升沉更生也

誡俗

如華嚴經有十種慢業應當避之一於尊重福田和上阿闍黎父母沙門婆羅門所而不尊重恭敬供養

是爲慢業二有諸法師得勝妙法於大乘深法知出生死道得陀羅尼成就多聞具智慧藏善能說法而不信受恭敬供養是爲慢業三聽受法時若聞深法應發離欲心歡喜無量而不讚法師令衆歡喜是爲慢業四起慢心自高陵彼不省已實不調自心是爲慢業五起計我心見有功德智慧者不讚其美見無德者乃說其善若聞讚他於彼人所起嫉妒心是爲慢業六若有法師知是法是律是實是佛語以憎嫉故說言非法非律非實非佛語欲壞他信心故是爲慢業七自敷高座我爲法師不應執事不應恭敬供

養餘人諸修梵行尊長有德悉應恭敬供養於我是爲慢業八遠離聽慧惡眼視彼常以和顏等觀衆生言常柔輭無有麤獷離恚恨心而於彼法師求其過惡是爲慢業九以我慢心於多聞者不往恭敬起聽聞法留難亦不諮問何等爲善何等不善何等應作何等不應作何等業長夜饒益一切衆生作何等行不益衆生作何等行從明入明作何等行從冥入冥如是人輩爲我心漂沒不能得見出要正道是爲慢業十起慢心故不值諸佛難得之法消盡宿世所種善根不應說而說起呵責心更相譏論住如是法應

入邪道但發菩提心力故而不永捨菩薩所行雖不
捨菩薩道而於無量百千萬劫尚不值佛何況聞法
是爲慢業又出曜經偈云

衆生爲慢纏　染著於憍慢　爲見所迷惑
不免生死際

故知凡夫爲惡雖少後世深苦獲無邊報如毒枉心
人意不同白衣營生不知顧死然生不可保死必奄
至尋此危命非朝則夕俄頃之間凶變無常徒修田
宅愛戀妻兒法句喻經云佛在舍衛國時城中有婆
羅門年向八十財富無數爲人難化不識道德不計
卽說偈言

有子有財　愚唯汲汲　我且非我
何有子財　暑當止此　寒當止此
愚多預慮　莫知來變　愚朦愚蔽
自謂我智　愚而稱智　是謂極愚

婆羅門言善說此偈今實遑遽後來更論之於是世
尊傷之而去老翁於後自授屋椽椽墮打頭破卽時
命過室家啼哭驚動四鄰佛去未遠便有此變里頭
逢諸梵志數十人問佛從何所來佛言屬到死老翁
舍爲翁說法不信佛語不知無常今者忽然已就後
無常更作好舍前庭後堂涼臺溫室東西兩廂廡數
十梁唯後堂前距陽未訖時婆羅門恒自經營指授
衆事佛以道眼見此老翁命不終日當就後世不能
自知而方忪忪繕治精神無福甚可憐愍佛將阿難
往到其門慰問老翁得無勞倦今作此舍何所爲安
翁言前庭待客後堂自處東西二廂當安兒息財物
僕使夏上涼臺冬入溫室佛語老翁久聞宿德思遲
談講佛有要偈存亾有益欲以相贈不審可不願小
廢事共坐論說不耶老翁答言今正大遽不容坐語
後日更來當共善敘所云要偈便可說之於是世尊
世具爲諸梵志更說前偈義聞之欣然卽得道跡於
是世尊爲說偈言

愚暗近智　如瓢斟味　雖久狎習
猶不知法　開達近智　如舌嘗味
雖須臾習　卽解道要　愚人造行
爲身招禍　快心作惡　自致重殃
爲行不善　退見悔愧　致涕流面

時諸梵志重聞此偈益懷篤信爲佛作禮歡喜奉行

惟此慢心通於白黑智愚不免豪賤共有但去輕論重在俗爲甚亦有空言我美評說賢良譏毀聖德一切白衣終日行之未嘗一日慚愧發露情求勝道退省已躬故外書云力慕善道可用安身力慕孝悌可用榮親亦有君子高慕釋教遵奉修行貞仁退讓廉謹信順皆是宿種稟性自然與道何殊亦有出家之人不依聖教違犯戒律不學無知與鄙俗無殊然道俗形乖犯有希數心有明暗過有輕重故出家之人未犯已前念念入道善業已熏福基已厚雖有微惡輕愧而造不能傾動若小慚愧便復清白若論在俗身居無慚之地心有無愧之情畜養妻兒財色五欲盈堂滿室熏辛酒肉隨求所得愛染情深無時暫捨惡緣同住豈得免之此則明暗路分黑白殊隔故知明能滅暗暗不滅明小燈之明已了室內出家之人雖犯微過前明已成正可光不增暉而本明恒照如器存炷立田安業未也又出家造惡極難如陸地行船在家起過即易如海中泥舟又出家修道易爲如海中泥舟在家修福甚難如陸地行船船雖是同由處有異故遲疾不同修犯難易是知生死易染善法難成早求自度勵慕出俗又賢愚經云出家功德其

福甚多若放男女奴婢若聽人民若自已身出家入道功德無量非譬爲比出家功德高於須彌深於巨海廣於虛空所以然者由出家故畢成佛道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福增年過百歲家中大小莫不歆賤聞說出家功德無量即來佛所求欲出家值佛不在即便往至舍利弗所見老不度如是五百大阿羅漢皆悉不度即出寺門住門闔上發聲大哭世尊後至種種慰喻即告目連令其出家目連即與出家授戒復常爲諸年少比丘之所激切便欲投河沒水而死目連觀見以神通力接置岸上問知因緣目連念言此人不以死怖之無由得道即令至心捉師衣角飛騰虛空到大海邊見一新死端正女人見有一蟲從其口出還從鼻入復從眼出從耳而入目連觀已捨之而去弟子問言是何女人答言此是舍衛城中大薩薄婦容貌端正世間少雙其婦常以三奇木頭擎鏡照面自觀端正便起憍慢深自愛著夫甚敬愛將共入海海惡船破沒水而死漂出在岸此薩薄婦由自愛身死後還生在故身中作此蟲也捨蟲身已墮大地獄受苦無量小復前行見二女人自身負銅鑊枝鑊著水以火焚沸脫衣入鑊

肉熟離骨沸吹骨出在外風吹尋還成人自取肉食
福增問師是何女人其師答言舍衛國中有優婆夷
敬信三寶請一比丘一夏供養在於陌頭作房安置
自辦種種香美飲食遣婢送之婢至屏處選好先食
餘與比丘大家覺問汝不偷食不婢答言不比丘食
訖有殘與我乃食之若我先食使我世世白食身
肉以是因緣先受華報後墮地獄次小前行見一肉
樹多有諸蟲圍啖其身無有空處叫喚啼哭如地獄
聲弟子問師是何樹耶目連答言是瀨利吒營事比
丘以自在故費用僧物華果飲食送與白衣以是因

師答福增言汝欲知者此即是汝故身骨也福增聞
已心驚毛豎惶怖汗出白和尚言聞我今者心未裂
項願爲時說本末因緣目連告曰生死輪轉無有邊
際造善惡業終無朽敗必受其報昔過去時此閻浮
提有一國王名曰法增好喜布施持戒聞法慈悲衆
生不傷物命正法治國滿二十年其閒閑暇共人博
戲時有一人犯法殺人臣以白王值王慕戲脫答之
言隨國法治即依律斷殺人應死尋即殺之王戲罷
已問諸臣言罪人何所臣答殺竟王聞是語悶絕躃
地水灑乃穌垂淚而言宮人妓女象馬七珍悉皆住

緣受此華報後墮地獄啗樹諸蟲即爾時得物之人
次復前行見一男子周帀多有獸頭人身諸惡鬼神
手執弓弩三隻毒箭鏃皆火發競共射之洞身焦然
福增問師此何人耶目連答言此人前身作大獵師
多害禽獸故受斯苦於後命終墮大地獄次復前行
見一大山下安刀劒見有一人從上投下刺壞其身
投已復上如前不息福增問師此復何人師復答言
是王舍城王大鬪將以勇猛故身處前行見一骨山
其山高大七百由旬能障蔽日使海陰黑爾時目連
於此骨山一大肋上往來經行弟子問師是何骨山

此唯我一人獨入地獄我今殺人當知便是旃陀羅
王不知世世當何所趣我今決定不須爲王即捨王
位入山自守其後命終生大海中作摩竭魚其身長
大七百由旬諸王大臣自恃勢力枉殺百姓殺戮無
邊命終多墮摩竭大魚多有諸蟲啗食其身身瘡痛
山殺蟲汗海血流百里魚一眠時經於百歲飢渴吸
水水流入口如注大河爾時適有五百賈客入海採
寶值魚張口船疾趣口賈人恐怖舉聲大哭垂入魚
口一時同聲稱南無佛魚聞佛聲閉口水停賈人得
活魚飢命終生王舍城作汝身也魚死之後夜叉羅

刹出置海岸肉消骨枉作此骨山法增王者汝身是
也緣殺人故墮海作魚福增聞已深畏生死觀見故
身解法無常得阿羅漢果

俗女部

述意

夫枉家俗女患毒多過佛說邪諂甚於男子或假塗
面首雕飾脂粉或綺羅華服誑誘愚夫或驕弄脣口
邪睒歌笑或咨嗟吟詠瞻視看人或出胷露手掩面
藏頭或緩步徐行搖身弄影或開眼閉目乍悲乍喜
幻惑愚夫令心妄著如是妖僞卒難述盡凡夫迷醉

弊僞

如出曜經云昔舍衛城中有一婦女抱兒持瓶詣井
汲水有一男子顏貌端正坐井右邊（大爲大婦難在別經）彈琴自娛時彼女人欲意偏多躭著彼人
彼人亦復欲意熾盛躭著女人女人欲意迷荒以索
繫小兒頸懸於井中尋還挽出小兒即死愁憂傷結
呼天墮淚（自夕不云）又佛在拘睒彌國國王號曰優填拘
留國有逝心名摩因提生女端正華色世間少雙官
僚豪姓靡不娉焉父答曰若有君子容與吾女齊吾
將應之佛時行在其國逝心觀佛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身色紫金巍巍堂堂光儀無上心喜而曰吾女獲
匹正是斯人歸語其妻曰吾爲無比得壻促莊飾女
當將往也夫妻共服飾之其女行步搖動華光珠璣
瓔珞莊嚴光國夫妻俱將至佛所妻道見佛跡相好
之文光彩之色非世所有知爲天尊謂其夫曰此人
足跡之理乃爾非世可聞斯將非凡必自清淨無復
婬欲將不取吾無自辱也夫曰何以知其然耶妻因
說僞言

婬人曳踵行　恚者欽指步　愚者足踏地
斯跡天人尊

逝心曰非爾女人所知汝不樂者便自還歸仍自將
女詣佛所稽首佛足白言大仁動勞教授身無供養
有是麤女願給箕帚佛言汝以女爲好耶答曰生得
此女顏容實好世間無雙諸國王豪姓多有求者不
以應之竊見大仁光色巍巍非世所見貪得供養故
冒自歸耳佛言此女之好爲著何許逝心曰從頭至
足周旋觀之無不好也佛言惑哉肉眼吾今觀之從
頭至足無一好也汝見頭上有髮髮但是毛象馬之
尾亦皆爾也髮下有髑髏髑髏是骨屑家猪頭骨亦
皆爾頭中有腦腦者如泥臊臭逆鼻下之著地莫能

踏者目者是池決之純汁鼻中有洟口但有嗽腹藏
肝肺皆爾腥臊腸胃膀胱但盛屎尿腐臭難論腹爲
革囊裹諸不淨四肢手足骨骨相柱筋攣皮縮但恃
氣息以動作之譬如木人機關作之訖畢解剥
其體節節相離首足狼藉人亦如是有何等好而云
少雙昔者吾在貝多樹下第六魔天王莊嚴三女顏
容華飾天中無比非徒此倫欲以壞吾道意我便爲
說身中穢惡即皆化成老母形壞不復慚愧而去今
此屎囊欲作何變急將還去吾不取也逝心聞佛所
說恧然慚耻無辭復白佛曰若仁不取者欲以妻優

填王可乎佛不答焉逝心即送女與優填王王獲女
大喜悅拜父爲太傅爲女興宮妓樂千人以給侍之
王正后師事於佛得須陀洹道此女潛之於王王惑
其言以百箭射后后見矢不懼都無恚怒一意念佛
慈心長跪向王矢皆繞后三帀還住王前百矢皆爾
王乃自覺悵然而懼即駕金車白象馳詣佛所未到
下車併從叉手步進稽首佛足長跪自陳曰吾有重
咎愧荏三尊所以彼媱決圖欲興邪於佛聖衆有毒
惡念以矢百枚射佛弟子如事陳之觀之心懼惟佛
至尊無量之慈白衣弟子慈力乃爾豈況無上正眞

佛乎我今陳過歸命三尊唯佛弘慈願赦其咎佛歎
曰善哉王覺惡悔過此明人之行也吾受王善意王
稽首如是至三佛亦三受之王又頭腦著地退就座
曰稟氣凶頑忿戾自恣無忍辱心三毒不除惡行快
意女人妖冶不知其惡自惟死後必入地獄願佛加
哀廣說女惡魑魅之態人其羅網勘能自扳我聞其
禍必以自誡國人巨細得以改操佛言用此爲問耶
但說餘義王曰餘義異日稟之不晚女亂惑意凶禍
之大不聞其禍何由遠之願佛具爲我釋地獄之變
及女人之穢佛言且聽男子有狂愚之惡却觀女妖

王曰善哉願受明教佛曰士有四惡急所當知世有婬夫恒想覩女近思妖聲遠捨正法疑真信邪欲網所羂沒在盲冥爲欲所使如奴畏主貪樂女色不計九孔惡露之臭穢渾沌欲中如猪處溷不覺其臭快以爲安不計後當在無擇之獄受痛無極注心在婬吮其洟嚥玩其膿血珍之如玉甘之如蜜故曰欲奴之士斯其一惡態也又親老養子懷妊生育比得長大勤苦難論到子成人漂家竭財膝行肘步因媒表情致彼爲妻若在異域尋而追之不問遠近不避勤苦注意在婬捐忘親老既得爲妻貴之如寶欲私相

娛樂惡見父母信其妖言或致鬬訟不惟身所從來辜親無量之恩斯其二惡態也又人處世勤身苦勞躬致財賄本有誠信敬道之意尊戴沙門梵志之心覺世非常存施爲福娶妻之後情或婬欲愚蔽自壅背眞向邪專由女計若有布施之意唯欲發言裝彩女色絕清淨行束成小人不識佛經之重誡禍福之所歸苟爲婬使投身羅網必墮惡道終而不改斯其三惡態也又善爲人子不惟養恩治生致財不以養親但以東西廣求婬路懷持寶物招人婦女或殺六畜婬祀鬼神飲酒歌舞合會男女快樂歡娛終日彌

多外託祈福內以招奸既醉之後互求方便更相招呼以遂奸情及其獲偶喜無以喻婬結縛著無所復識當爾之時唯此爲樂不覺惡露之臭穢地獄之苦痛一則可笑二則可哀譬如狂荒不知其非斯其四惡態也男子有是四惡用墮三塗當審遠此乃免苦

耳又復聽說女人之惡佛便說偈言

以爲欲可使　放意不能安　習近於非法
將何以爲賢　欲爲畜生行　以欲還自殘
溷蟲在臭中　不知爲劇難　如蟲在溷中
不知東與西　結著於婬欲　蓋此亦蟲倫

婬既不見道　日夜種罪根　現在君臣亂
上下爲迷昏　王法爲錯亂　政治爲迷煩
農夫捨常業　賈人爲珍連　現世更牢獄
死已入太山　當受百種毒　其痛難可言
烊銅灌其口　山車迮其身　此輩有百數
難可一二陳　常在三惡道　宛轉如車輪
若世時有佛　而耳不得聞　女人最爲惡
難與爲因緣　恩愛一縛著　牽人入罪門
女人有何好　但是諸不淨　何不諦計是
爲此發狂荒　其內甚臭穢　外爲嚴飾容

加又舍毒蟲　劇如蛇與龍　譬如錦綉矛
羅穀裹鋒芒　愚者覩其表　玩之以自申
智者覺知捨　癡者致死傷　婬欲亦如是
抱刃以自喪　觀新即猒故　所樂亦無常
言爲刀斧栽　笑爲棘與荊　內懷臭穢毒
愚者見歡喜　不惟後受殃　譬如鴆毒藥
以和甘露漿　癡人貪其味　飲之皆仆僵
亦如新得火　草木被重霜　內懷憂怖與
是爲最不祥　女毒甚於是　人云何可
覩表不見裏　故有婬欲情　所向無不壞
莫能見其形　癡人惜不絕　絕欲以求道
其體甚易見　去道如絲髮　人本清淨種
羅網四面張　結著甚獨堅　如魚處深淵
著者不得還　譬如飢猴渴　欲網劇於是
是輩百向墮　亦如魚食鉤　飛蛾入燈火
專心投危欲　不惟後受禍

佛說如是優填王歡喜即以頭面著地白佛言實從
生年以來不聞女人惡態乃爾男女悖亂隨之墮惡
但不知故不制心意從是以後終身自悔歸命三尊

染著心不暫捨彌歷日月不能飲食母問其故以情
答母我見王女心不能忘母喻兒言汝是小人王女
尊貴不可得也兒言我心願樂不能暫忘若不如意
不能活也母爲子故入王宮中常送肥魚鳥肉以遺
王女而不取價王女怪而問之欲求何願母白王女
願却左右當以情告我唯有一子敬慕王女情結成
病命不云遠願垂愍念賜其生命王女言汝去至月
十五日於某甲天祠中住天像後母還語子汝願已
得告之如上沐浴新衣莊天像後住王女至時白其
父王我有不吉須至天祠以求吉福王言大善即嚴

車五百乘出至天祠既到勑諸從者齊門而止獨入天祠天神思惟此不應爾王爲施主不可令此小人毀辱王女即歇此人令睡不覺王女既入見其睡重推之不寤即以瓔珞直十萬兩金遺之而去後此人得覺見有瓔珞又問衆人知王女來情願不遂憂恨懊惱婬火內發自燒而死以是證知女人之心不擇貴賤唯欲是從又薩婆多論云寧以身分內毒蛇口中不犯女人蛇有三事害人有見而害人有觸而害人有三害若見女人而發欲想滅人善法若觸女人身犯中罪滅人善法若共合會身犯重罪滅人善法一身若爲毒蛇所害害此一身若爲女人所害害無數身二者若爲毒蛇所害報得無記身若爲女人所害害善法身三者若爲毒蛇所害害五識身若爲女人所害害六識身四者若爲毒蛇所害不與僧同五者若爲毒蛇所害得入清衆若爲女人所害不與僧同五者若爲毒蛇所害得生天上人中值遇賢聖若爲女人所害入三惡道六者若爲毒蛇所害故得四沙門果若爲女人所害於八正道無所成益七者若爲毒蛇所害人則慈念而救護之若爲女人所害衆共棄捨無心喜樂以是因緣故寧以身分內毒蛇口中終不以此而觸女人又增一阿含經云女人有五力輕慢夫主云何爲五一色力二親族之力三田業之力四兒力五自守力是謂女人有此五力便輕慢夫主夫有一力盡覆蔽彼女人所謂富貴力也今弊魔波旬亦有五力所謂色聲香味觸愚癡之人著此五法不能得度若聖弟子成就一無放逸力不爲所繫則能分別生老病死之法勝魔五力不墮魔境至無爲處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戒爲甘露道　放逸爲死徑　不貪則不死
失道爲白喪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女人有五欲想云何爲五一生豪貴之家二嫁適富貴之家三使我夫主言從語用四多有兒五在家獨得由已是謂有此五事可欲之想又大威德陀羅尼經云佛告阿難譬如有大沙聚將一滴水潤此沙聚可令徹過如一婦人以千數丈夫受欲果報不可令其知足也其婦人有三法不知厭足一自莊嚴二於丈夫邊所受欲樂三哀美言辭阿難其婦女有五疽蟲戶丈夫無此其五疽蟲在陰道中其一蟲戶有八千蟲兩頭有口悉如針鋒彼之疽蟲常惱彼女而食噉之令其動作動已復行以

彼今動是故名惱婬婦女人此不共法以業果報發
起欲行貪著丈夫不知獸足其婦女人若見丈夫即
作美言瞻視熟視視已復視瞻仰觀察意念欲事面
看邪視欲取他面齒銜下層面作青紫以欲心故額
上汗流若安坐時即不欲起若復立時復不欲坐木
枝畫地搖弄兩手或行三步至第四步左右瞻看或
枉門頻頻申出息遶遶屈曲左手舉衣右手拍髀又
以指爪而刮齒牙草枝摘齒手搔腦後宣露脚脛嗚
他兒口平行而蹴急視諸方如是等相當知婦人欲
事以發猒離棄捨勿令流轉生大暗中又正法念經
云天鳥爲諸天說偈云

婦人非常友　如燈焰不停　彼則是常怨
猶如畫石文　雖親近富者　無物則猒人
有物婦女捨　無物婦女捨　與物與供養
作種種功德　其心如火焰　而不可秉執
男如是隨順　如心之所欲　彼如是婦女
恒常誑男子　如蛇華所覆　如灰土覆火
色如是覆毒　婦女亦如是　猶如見毒樹
悅眼而不善　婦女如毒華　智者應捨離

又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云有阿羅漢以天眼徹視

女人墮地獄中者甚多便問佛何以故佛言用四因
緣故一由貪珍寶物衣被欲心多故二由相嫉妬故
三由多口舌故四由作姿態婬意多故以是因緣故
墮地獄多耳頌曰

五欲混神因　六賊亂心色　幻焰逐情飄
愛綱隨心織　鑄金雖改秋　斬籌方未極
觀鴿既無辯　攀猿此焉息

入道篇第十三之一

述意部

惟夫道俗形乖淨染殊趣由善惡不等報應不均欲
觀仁義盛德之風當率禮儀玄軌之範而能割愛辭
親棄榮捨位節飡滋味蔬食苦行麤服益形不顧飾
玩隨用安身不存名利抑遏三毒制止八音三千威
儀五百戒相動靜合宜皆有法式八萬修多十二部
別敷演投機隨時利物可謂人天之橋模入道之舟
航者也

欣猒部

如文殊問經云佛告文殊師利一切諸功德不與出
家心等何以故住家者無量過患故出家者無量功
德故住家者有障礙出家者無障礙住家者行諸惡

法出家者離諸惡法住家者是塵垢處出家者除塵垢處住家者溺欲淤泥出家者出欲淤泥住家者隨愚人法出家者遠愚人法住家者不得正命出家者得其正命住家者是憂悲惱處出家者是解脫處住家者是結縛處出家者是歡喜處住家者是傷害處出家者是高勝處住家者是下賤處出家者是寂靜處住家者是鬪諍處出家者是煩惱所燒出家者滅煩惱火住家者常爲他人出家者常爲自身住家者以苦爲樂出家者出離爲樂住家者增長棘刺出家者能滅棘刺住家者成就小法出家者成就大法住家者無法用出家者有法用住家者爲三乘毀訾出家者不知足住家者不知足出家者常知足住家者魔王愛念出家者令魔恐怖住家者多放逸出家者無放逸住家者爲人僕使出家者爲僕使主住家者是黑闇處出家者是光明處住家者增長憍慢處出家者滅憍慢處住家者少果報出家者多果報住家者多諂曲出家者心質直住家者常有憂苦出家者常懷喜樂住家者是欺誑法出家者是眞實法住家者多散亂出家者無散亂住家者是流轉處出家者非流轉處住家者塵垢處出家者如毒藥出家者如甘露住家者垢處住家者溺欲淤泥出家者出欲淤泥住家者隨愚人法出家者遠愚人法住家者不得正命出家者得其正命住家者是憂悲惱處出家者是解脫處住家者是結縛處出家者是歡喜處住家者是傷害處出家者非傷害處住家者有貪利苦出家者無貪利苦住家者是寂靜處住家者是下賤處出家者是高勝處住家者是煩惱所燒出家者滅煩惱火住家者常爲他人出家者常爲自身住家者以苦爲樂出家者出離爲樂住家者增長棘刺出家者出離

識想應猒家活生出家心無有住家修習無上菩提之道皆因出家得無上道住家塵汗出家妙好住家繫縛出家解脫住家多苦出家快樂住家下賤出家尊貴住家奴僕出家爲主住家由人出家自在住家多憂出家無憂住家重擔出家捨擔住家怨務出家閑靜又出家功德經云若放男女奴婢人民出家功德無量譬四天下滿中羅漢百歲供養不如有人爲涅槃故一日一夜出家受戒功德無量又如起七寶塔高至三十三天不如出家功德又大綠經云以一日夜出家故二十劫不墮三惡道又僧祇律云以一一明醫能治其目一時明見又有百人罪應挑眼一人有力能救其罪令不失目此之二人福雖無量猶不如聽人出家及自出家其德弘大

鬚髮部

初欲出家依律先請二師一是和尚二是阿闍梨（請法）

大薩婆多論云若先請和尚受十戒時和尚不現前亦得十戒若聞知死受戒不得不聞死受戒得成闍梨應同又清信士度人經云若欲剃髮先於落髮處香湯灑地周圓七尺內四角懸旛安一高座擬出家者坐復施二勝座擬二師坐欲出家者著本俗服拜

辭父母尊親等訖口說偈言

流轉三界中　恩愛不能脫　棄恩入無爲
眞實報恩者

說此偈已脫去俗服善見論云應以香湯洗浴除白衣氣度人經云雖著出家衣只得著泥洹僧及僧祇支未得著袈裟入道場時應來至和尚前胡跪和尚應生兒想不得生惡賤心弟子於師應生父想尊重供養和尚爲種種說法誡勗其心已來向闍梨前坐善見論云以香湯灌頂上說偈讚云

善哉大丈夫　能了世無常　捨俗趣泥洹

希有難思議
說此偈已教禮十方佛竟復說偈讚云
歸依大世尊　能度三有苦　亦願諸衆生
普入無爲樂
說此偈已然後闍梨乃爲剃髮度人經云爲剃髮時
僊人爲誦出家唄云
毀形守志節　割愛無所親　棄家弘聖道
願度一切人
與剃髮時當頂留五三髮來至和尚前胡跪和尚問
言今爲汝除去頂髮許不答言好然後和尚爲著袈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音釋

騁　丑郢切　馳騁猶馳也　壞　沙兩切　柔土也　墾　墾咸切　墾猶墾也　庠　吾鴦切　庠廡也　忪　職容切　忪懼也　遽　其據切　遽急也　評　符兵切　評品論也　勵　力制切　勵勉也　閻　苦本切　閻戶限也　嗟　子答切　嗟歎也　瀨　落蓋切　瀨水流沙石間也　鏃　作木切　鏃矢鋒也　辟　芳辟切　辟除也　眄　莫甸切　眄斜視也　鴆　直禁切　鴆毒鳥也　勝　詩證切　勝堪也　朏　敷救切　朏月未明也　朓　他弔切　朓月見西方也　朔　所角切　朔月初也　慣　吉對切　慣心亂也　秔　古行切　秔稻也　唄　蒲邊切　唄梵語也　蹶　居月切　蹶跌也　憒　古對切　憒心亂也　秔　古行切　秔稻也　秫　食聿切　秫黏稻也　黍　他計切　黍穄也　涸　胡臥切　涸竭也　吮　徐兗切　吮咂也　媚　摩寄切　媚愛也　齧　五結切　齧噬也　髀　毗尼切　髀股也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入道篇第十三之餘

引證部

如穊寶藏經云昔有一婦女端正妹妙於外道法中出家修道時人問言顏貌如是應當在俗何故出家女人答言如我今日非不端正但以小來猒惡婬欲今故出家我在家時以端正故早蒙處分一生男兒兒遂長大端正無比轉覺羸損如似病者我即問兒病之由狀兒不肯道爲問不止兒不獲已而語母言我正不道恐命不全止欲具道無顏之甚即語母言我欲得母以私情以欲不得故是以病耳母即語言自古已來何有此事復自念言我若不從兒或能死今寧違理以存兒命即便喚兒欲從其意兒將上床地即劈裂我子即時生身陷入我即驚怖以手挽兒捉得兒髮而我兒髮今日猶故在我懷中感切是事是故出家又智度論佛法中出家人雖破戒墮罪罪畢得解脫如優鉢羅華比丘尼本生經中說佛在世時此比丘尼得六神通獲阿羅漢果入貴人舍常讀出家法語諸貴人婦女言姊妹可出家諸貴婦女言

便委去諸比丘問佛何以聽此醉婆羅門作比丘佛言此婆羅門無量劫中都無出家心今因醉故暫發微心以此因緣故後當出家得道如是種種因緣出家之利功德無量以是之故白衣雖有五戒不如出家功德大也又穊寶藏經云昔盧留城有優陁王聰明解達有大智慧有一夫人名曰有相端正少雙兼有德行王甚愛敬時彼國法諸爲王者不自彈琴爾時夫人在於曲室共王歡戲自恃王寵遣王彈琴自起爲儛初舉手時王素善相觀見夫人死相已現計其餘命不過七日王即捨琴慘然長歎夫人白王

受王恩寵敢於曲室求王彈琴自起爲儛用爲歡樂有何不適捨琴長歎願王告語王不肯答愍愍不已王以實答夫人聞之甚懷憂懼卽白王言我聞石室比丘尼若能信心出家一日必得生天我欲出家願王聽許王愛情重語夫人言至六日頭當聽汝去不相免意遂至六日至語夫人汝有善心求欲出家若得生天必來見我我乃聽去作是誓已夫人許可便得出家受八戒齋卽於其日飲石蜜漿腹中絞結至七日旦卽便命終乘是善緣得生天上憶本誓故來詣王所光明熾盛徧照王宮時王問言汝爲是誰天

卽答言我是王婦有相天人王喜白言願來就座天答之言我今觀王臭穢巨近但以先誓故來見王王聞是已心開意解而自歎言今彼天者本是我婦出家一日便得生天神志高遠而見鄙賤我今何故而不出家我曾聞說天一爪甲直一閻浮提地我此一國何足可貪作是語已捨位與子出家修道得阿羅漢故智度論偈云

孔雀雖有色　不如鴻鶴能遠飛
白衣雖有富貴力　不如出家功德深

又祿譬喻經云昔者兄弟二人居世富貴資財無量

父母終亡無所依仰雖爲兄弟志念各異兄好道義弟愛家業其弟見兄不親家業恒嫌恨之共爲兄弟父母早終勤念生活反棄家業追逐沙門聽受佛經沙門豈能與汝衣食財寶耶家轉貧困財物日耗人所嗤笑懈廢門戶繼續父母乃爲孝耳兄報之曰五戒十善供養三寶以道化親乃爲孝耳道俗相反自然之數道之所樂俗之所惡俗之所珍道之所賤智愚不同謀猶明冥是故慧人去冥就明以道致貞卿今所樂苦惱之僞豈知苦辛其弟含恚掉頭不信兄見如是便謂弟曰卿貪家事以財爲貴吾好經道以

慧爲珍今欲捨家歸命福田計命寄世忽若飛塵無常卒至爲罪所纏是故捨世避危就安弟見兄意志趣道義寂然無報兄則去家而作沙門夙夜精進坐禪思惟行合經法成道果證弟聞此言瞋恚更盛弟貪家業未曾爲法其後壽終墮於牛中肥盛甚大賈客買取載鹽販之往還數廻牛遂羸頓不能復前轉增困頓躃臥不起賈人撾打搖頭纔動時兄遊行飛在虛空遙見其弟便謂之曰弟居田宅今爲所在而自投身墮牛畜中卽以威神照示本命卽自識知淚出自責由行不善慳貪嫉妒不信佛法輕慢聖衆不

信兄語厥突自用故墮牛中疲頓困劣悔當何逮兄
知心念愴然哀傷即爲牛主說其本末賈人聞之便
以施與即將牛去還至寺中使念三寶飯食隨時其
命終盡得生忉利天時衆賈客各自念言我等治生
不能施與不識道義死亦恐然便共出舍捐其妻子
棄所珍玩行作沙門精進不懈皆亦得道由是觀之
世間財寶不益於人奉敬三尊修身學道世世獲安
又付法藏經云昔尊者羅漢閑夜多將諸弟子詣德
叉尸羅城到其城已慘然不悅小復前行路見一烏
欣然微笑弟子白師頗說因緣尊者答曰我初至城

於城門下見一鬼子饑急語我母入城爲我求食
與母別來經五百歲饑虛困乏命將不遠尊者入城
若見我母道我辛苦願語早來始入城便見彼母具
說子意鬼母答我吾入城來經五百歲未曾能得一
人涕唾我既新產氣力羸劣設得少唾諸鬼奪我今
值一人遇得少唾欲持出城共子分食門下多有大
力鬼神畏不敢出唯願尊者延我出城我即將出令
共子食我即問鬼生來幾時鬼答我言吾見此城七
反成壞我聞鬼言悲歎生死受苦長遠是以慘然時
彼烏者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我

見有人欲出家者應勤方便勤令成就勿作留難又
出家功德經云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入城乞食有一王子字鞞羅差那與諸婇女在高樓
時到乞食見我母道我辛苦極意受樂至第七
上共相娛樂佛聞樂音語阿難言我知此人却後七
日必當命終若不出家或墮地獄阿難聞已即往教
化勸其出家王子聞勸於六日中極意受樂至第七
日求佛出家一日一夜修持淨戒即便命終生四天
王爲北天王毗沙門子與諸婇女受五欲樂極天之
壽滿五百歲後生忉利爲帝釋子壽天千歲次生炎
摩復爲王子壽二千歲後生兜率亦爲王子壽四千

歲次生化樂爲天王壽八千歲化樂壽盡復生第
六他化自在爲天王子壽萬六千歲與諸婇女所受五欲於下最
勝盡天壽命萬六千歲如是受樂於六欲天往來七
返而無中夭一日出家滿二十劫不墮惡道常生天
上受福自然最後人中生富樂家財寶具足壯年已
爲愉假使羅漢滿四天下若有一人一百歲中盡心
供養四事無乏乃至涅槃各爲起塔華香瓔珞種種
供養所得功德不如有人爲求涅槃一日一夜出家

持戒之功德也以斯而言出家之法眞可尊貴不得
以少財色貪著俗事流浪生死自苦其身又中本起
經云提婆達多 [illegible] 又無性攝
論云提婆達多白佛言願聽在道次佛言汝安在家分
檀惠施夫爲沙門實爲不易復再三白佛復告不安自剃
出家提婆便生惡念此沙門懷嫉妬心我今安自剃
頭善修梵行何用是沙門語爲提婆後犯五逆罪惡
心欲至如來所適下足在地地中有大火風起生繞
提婆身爲火所燒便發悔心稱南無佛然不究竟便

入地獄中阿難悲泣言提婆在地獄中爲經幾時佛
言經於大劫命終生四天王上展轉至他化自在天
經六十劫不墮三惡趣最後受身成辟支佛名曰南
無由命終之時稱南無故時大目連言我欲至阿鼻
獄中見提婆達多慰勞慶賀佛言阿鼻罪人不解人
間音響目連白言我解六十四音當以此音往語罪
人目連如屈申臂頃至阿鼻獄上虛空中命曰提婆
達多獄卒曰此間亦有拘樓秦佛迦葉佛時提婆達
多今命何者目連曰吾命釋迦文佛叔父兒提婆達
多獄卒燒炙彼身使令覺悟曰汝仰視空中見大目

連坐寶蓮華語目連曰尊者何由屈此目連曰如來
說汝欲害世尊緣入阿鼻最後成辟支佛號名南無
提婆達多聞已歡喜言我今日以右脅臥阿鼻獄中
經歷一劫終無勞倦目連復問苦痛有增損乎提婆
達多報以熱鐵輪鑽我身壞復以鐵杵吹咀我形有
黑暴氣路蹋我體復有火山來鎮我面答若架炭化
爲銅鑽極爲熾盛今寄頭面禮世尊足復禮尊者阿
難目連即攝神足還世尊所又智度論云提婆達多
弟子名俱迦離舍利弗及目犍連命終墮蓮華地
獄中又本起經名衢和離又報恩經云提婆達多過

去久遠不可計劫有佛出世名曰應現佛滅度後於像法中有一坐禪比丘獨住林中爾時比丘常患蟻虱即便告虱而作約言我若坐禪汝宜默然隱身寂住其虱如法於後一時有土蚤來至虱邊問言汝云何身體肌肉肥盛虱言我所依主人常修禪定教我飲食時節我如法飲食故所以身體鮮肥蚤言我亦欲修習其法虱言能爾隨意爾時比丘尋便坐禪爾時土蚤聞血肉香即便食噉爾時比丘心生苦惱即便脫衣以火燒之佛言爾時坐禪比丘者今迦葉是爾時土蚤者今提婆達多是爾時虱者今我身是提婆達多爲利養故毀害於我乃至今日成佛亦爲利養出佛身血生入地獄提婆達多常懷惡心毀害如來若說其事窮劫不盡又襍寶藏經云佛在迦毗羅衛國入城乞食到第二家門中欲出外看婦共要言出看作粧香塗眉間閒閑佛門中欲出外看婦共要言出看如來使我額上粧未乾頃便還入來難陁即出見佛作禮取鉢向舍盛食奉佛佛不爲取過與阿難亦不爲取阿難語言汝從誰得鉢還與本處於是持鉢詣佛至尼拘屢精舍佛即勑剃髮師與難陁剃髮難陁不肯怒捽而語剃髮人言迦毗羅一切人民汝今盡

可剃其髮耶佛問剃髮者何以不剃答言畏故不敢不剃雖得爲剃佛共阿難自至其邊難陁畏故不敢不剃髮恒欲還家佛常將行不能得去後於一日次當守房而自歡喜今眞得便可還家去待佛衆僧都去之後我當還家佛入城後作是念言當爲汲水令滿澡瓶然後還歸尋時汲水一瓶復翻如是經時不能滿瓶便作是言俱不可滿使諸比丘來還白汲我今但著瓶屋中而去適即閉門適一扇閉一扇復開適閉一戶一戶復開更作是念俱不可閉但置而去縱使失諸比丘衣物我饒財寶足可償之即

出僧房而自思惟佛必從此來我則從彼異道而去佛知其意亦從異道來遥見佛來至大樹從藏樹神舉樹在虛空中露地而立佛見難陁向阿那波山上之言汝念婦耶答言實爾即將難陁還精舍而問又問難陁汝婦端正不答言端正山中有一老瞎獼猴又復問言汝婦孫陁利面首端正何如此獼猴耶難陁懊惱便作念言我婦端正人中少雙佛今何故以我之婦比瞎獼猴佛復將至忉利天上徧諸天宮而共觀看見諸天子與諸天女共相娛樂見一宮中有五百天女無有天子尋來問佛佛言汝自往問難

隨往問諸宮殿中盡有天子此中何以獨無天子耶諸女答言閻浮提內佛弟難陀佛遣使出家以出家因緣命終當生於此天宮爲我天子難陀答言卽我身是便欲卽住天女語言我等是天汝今是人人天路殊且還捨人壽更生此間便可得住便還佛所以如上事具白世尊佛語難陀汝婦端正何如天女難陀答言比彼天女如瞎獼猴比於我婦佛將難陀還閻浮提難陀爲欲生天故勤加持戒阿難爾時爲說偈言

譬如羯羊鬪　將前而更却　汝爲欲持戒

說法一七日中成阿羅漢諸比丘歎言世尊出世甚奇甚特佛言非但今日如是乃往過去亦復如是諸比丘言過去亦爾其事云何請爲我說佛言昔迦尸國王名曰滿面毗提希國有一婬女端正殊妙爾時二國常相怨疾傍有俊臣向迦尸王歎說彼國有婬女端正世所希少王聞是語心生惑著遣使從索彼國不與重遣使言求瞥相見四五日間還當發遣時彼國王約勑婬女汝之姿態所有技藝精好悉具足備使迦尸王惑著於汝須臾之間不能遠離卽遣令去經四五日尋復喚言欲設大祀須得此女暫還放

「來後當更遣時迦尸王卽遣婦還大祀已訖遣使還索答言明日當遣既至明日亦復不遣如是妄語經歷多日王心惑著舉將數人欲往彼國諸臣勸諫不肯受用時仙人山中有獼猴王聰明博達多有所知其婦適死取一雌獼猴諸獼猴衆皆共瞋呵責此雌獼猴衆所共有何緣獨當時獼猴王將雌獼猴走向迦尸國栖於王所諸獼猴衆皆共追逐既到城內發壞牆不可料理迦尸國王語獼猴王言汝今何不以雌獼猴還諸獼猴獼猴王言我婦死去更復無婦王今云何欲使我歸王語之言汝獼猴破亂我國邦

得不歸獼猴王言此事不好耶王答言不好如是再三王故言不好獼猴王言汝宮中有八萬四千夫人汝不愛樂欲至敵國追逐婬女我今無婦唯取此一汝言不好一切萬姓視汝而活爲一婬女云何捐棄國事大王當知婬欲之事樂少苦多猶如逆風而熱熾炬愚者不放必見燒害欲爲不淨如彼屎聚欲現外相薄皮所覆欲無反復如屎塗毒飽欲如怨賊詐親附人欲如假借必當還歸欲爲可惡如厠生華欲如疥瘡而向於火把之轉劇欲如狗齧枯骨涎唾共合謂爲有味唇燄破蓋不知厭足欲如渴人飲於鹹水愈增其渴欲如設肉衆鳥競逐欲如魚戰貪味至死其患甚大爾時婬女者孫陁利是也爾時獼猴王者難陁是也爾時王者難中拔出難陁今亦拔其生死之苦未曾有經云羅睺羅年至九歲出家爲沙彌王勅豪族諸公王子五十人隨逐羅睺悉皆出家舍利弗爲和尚大目揵連作阿闍梨與授十戒羅睺母耶輸陁羅爲太子婦未滿三年即捨出家自餘弟子事窻繁多不可具述且爲略跡三五耳沙彌者耶舍傳云晉云勞之息也桑之小者以除道爲勞也又翻息慈備惡行慈也又翻佛法俗情以慈潤萬物也又翻佛法俗情以惡行慈

宋京師祇洹寺有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遊歷西國諮受禪法博通經論罕所希類還於西域所得經論未及譯寫到宋元嘉四年乃共寶雲等譯出不受別請分衛自資道化靈感幽顯眼有見鬼者云見西州太社間鬼相語云嚴公至當辟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聊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密加禮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恒見鬼來呼可駭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外堂劉氏便見羣鬼迸散嚴既進爲夫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方更無滯

著稟性冲退不自標異故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晉未出家時嘗受瓦成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常疑不得戒每以爲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諸明達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不敢判決乃爲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彌勒彌勒答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至罽賓無疾而死時年七十有八彼國凡聖燒身各處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辯始移屍向凡僧墓地而屍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子智明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徵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也但未知果向中間淺淺耳

宋京師祇洹寺有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是刹利種累世爲王治在罽賓國機辯俊達深有遠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以宋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業文帝引見勞問慇懃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狥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報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赴已苦躬將何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

麻蔚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持不殺戒亦衆矣寧在閑半日之淺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爲弘濟耶帝乃撫几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泳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則拘戀篇章至如法師所言論天人之際矣乃勅住祇洹寺供給隆厚王公英彥莫不宗奉大翻經論具存高僧傳并文義詳允胡漢弗差時影福寺尼慧果淨音等共請跋摩云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經有尼那得二衆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衆發設不奉事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

諸尼又恐年月不滿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
增明甚助隨喜但西國尼年臘未登又人不滿且令
學宋語別因西域居士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其
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華布席唯跋摩
所坐華采更鮮衆咸崇以聖禮夏竟還祇洹其年九
月二十八日中食未畢先起還問其弟子後至奄然
已終春秋六十有五既終之後即扶坐縮牀顏貌不
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幷聞香氣芬烈歷
見一物狀若龍虵可長一丈許起於屍側直上衝天
莫能詔者以香薪闍維香油灌之五色焰起氤氳麗

空四部羣集哀聲慟天悲泣望斷不能自勝有二聖
僧傳錄
宋尼釋曇輝蜀郡成都人也本姓青陽名白玉年七
歲便樂坐禪每坐輒得境界意未自了亦謂是凡耳
曾與姊共寢夜中入定姊於屏風角得之身如木石
亦無氣息姊大驚怪喚告家人互共抱扶至曉不覺
奔問巫覡皆言鬼神所憑至年十一有外國禪師曇
良耶舍者來入蜀輝請諮所見耶舍者以輝禪既有
分欲勸化令出家時輝將嫁已有定日法肯未展聞
說其家潛迎還寺家既知將逼嫁之輝遂不肯行淺

宋元嘉元年東官俞二女姊十歲妹九歲里越愚蒙
未知經法忽其年二月八日幷失所在三日而歸麤
說見佛至九月十五日又失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
胡書見西域僧便相開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又失在
田作人見從風上天父母哀哭求禱神鬼經月乃返
剃頭爲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
曰汝宿緣爲我弟子手摩頭髮便落與其法名大曰
法緣小曰法綵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與經法既達家
即除鬼坐立精舍旦夕禮誦每見五色光流汎峯嶺
自此容止音調詮正有法上京風規不能過也刺史

羞恥是無愧復若對少人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衆人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惡趣有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善趣有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愚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智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卑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尊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等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出家者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對非親教軌範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慚若對親教軌範造罪而不羞恥是無愧復若作惡時不羞天者是無慚若作惡時不恥人者是無愧復若於諸惡因不能訶毀是無慚於諸惡果不能猒怖是無愧復貪等流是無慚於癡等流是無愧是謂無慚無愧差別如是二法唯欲界繫唯是不善一切不善心心所法皆偏相應唯除自性 各據所起惡是名慚愧 又瑜伽論云何無慚無愧謂觀於自他無所羞恥故思毀犯已不能如法出離好為種種鬪訟違諍是名無慚無愧也又遺教經云慚如鐵鉤能制人非法是故比丘常當慚愧無得暫替若離慚愧則失諸功德有愧之人則有善法若無愧者與諸禽獸無相異也又智度論偈云

入道慚愧人　持鉢福衆生　云何縱欲塵　沈沒於五情
著鎧持刀杖　如是怯弱人　見敵而退走　舉世所輕賤
比丘為乞士　除髮著袈裟　五情馬所制　取笑於衆人
又如豪貴人　衣服以嚴身　而行乞衣食　取笑亦如是
比丘除飾好　毀形以攝心　不知觀本願　如何還欲得
取笑於衆人　而更求欲樂　慚愧尊重法　如愚自食吐
棄之而不顧　如是貪欲人　狂醉於渴愛　一切皆已棄

賢智所不親　愚癡所愛近　諸欲求時苦　失時懷愁惱
得之多怖畏　諸欲患如是　以何當捨之　一切無樂處
則不為所欺　欲樂著無猒　以何能滅除　得禪定樂
若得不淨觀　此心自然無　又正法念經云若破戒多欲而行惡法實非沙門自稱沙門猶如野干著師子皮如虛偽寶內空無物又莊嚴論偈云

既著壞色衣　應當修善法　斯服宜善寂
恒思自調柔　云何著是服　堅眼張其目

楚眉復聚頰　而起瞋恚相　瞋恚於出家
不應所住處　嫌恨如屠枷　瞋乃是恐怖
輕賤之屋宅　醜陋之種子　麤惡語之伴
燒意林猛火　示惡道之業　鬪諍惡害門
惡名稱牀褥　暴速作惡本　應當自觀察
出家之標相　心與相相應　爲不相應耶
比丘之法者　從他乞自活　云何食信施
而生重瞋恚　他食在腹中　云何生瞋恚
而爲於信施　之所消滅耶　此身不清淨
九孔恒流汙　臭穢甚可惡　乃是衆苦器

多善少一日之中罪念百千善念無一又淨度三昧經云罪福相累重數分明後當受罪福之報一一不失一念受一身善念受天上人中身惡念受三惡道身百念受百身千念千身一日一夜種生死根後當受八億五十萬磔類之身百年之中種後世栽甚爲難數魂神逐種受形徧三千大千刹土體骨皮毛徧大千刹土地間無空處又菩薩處胎經偈云

吾從無數劫　往來生死道　捨身復受身
不離胞胎法　計我所經歷　記一不說餘
純作白狗形　積骨億須彌　以利針地種

是身極鄙陋　雍瘡之所聚　若共張矚時
生於大苦惱　身如彼箭的　有的箭即中
有身衆苦加　無身則無苦　蚊虻蜫毒蟲
皆能螫殺人　應當勤精進　遠離於此身

故知上來所錄若道若俗常須作意正念現前不得微解少法便起慢心不生慚愧如四果人等雖不可受總報別報猶受故賢愚經云如鳶嶵魔羅由殺九百九十九人雖值佛成羅漢居在房中地獄之火從毛孔出極患苦痛何況外凡未起對治隨造一業決定墮三惡道但人身難得遇惡因緣則便易失以惡

無不值我體　何況襍色狗　其數不可量
吾故攝其心　不貪著放逸

又提謂經云如有一人在須彌山上以纖縷下之一人在下持針迎之中有旋嵐猛風吹縷難入針孔人身難得甚過於是又菩薩處胎經世尊說偈云

盲龜浮木孔　時時猶可值　人一失命根
億劫復難是　海水深廣大　三百三十六
一針投海中　求之尚可得　一失人身命
難得過於是

又大莊嚴論偈云

離諸難亦難　生於人間難　既得離諸難
應當常精進
我昔聞有一小兒經中說龜值浮木孔其事甚難時
此小兒故穿一板作孔受頭擲著池中自入池中低
頭舉頭欲望入孔水漂板故不可得值即自思惟極
生獃惡人身難得佛以大海爲喻浮木孔小盲龜無
眼百年一出實難可值我今池小其板孔大復有兩
眼日日出頭猶不能值況彼盲龜而當得值即爲說
偈云
　巨海極廣大　浮木孔復小　百年而一出
　得值甚爲難　我今池水小　浮木孔極大
　數數自出頭　不能值木孔　盲龜遇浮木
　相值甚爲難　惡道復人身　難值亦如是
　我今值人身　應當不放逸　恒沙等諸佛
　未曾得值遇　今日得諸受　十力世尊言
　佛所說妙法　我必當修行　若能善修習
　濟拔極爲大　非他作已得　是故自精勤
　若墮八難處　云何可得離　世間業隨逐
　墜墮於惡道　我今當逃避　得出三有獄
　若不出此獄　云何得解脫　畜生道若干

歷劫極久長　地獄及餓鬼　黑闇苦惱深
我若不勤修　云何而得離　險難諸惡道
今日得人身　不盡苦邊際　不離三有獄
應當勤方便　必離三有獄　今我求出家
必使得解脫
又罪業報應經偈云
　水流不常滿　火盛不久然　日出須臾沒
　月滿已復缺　尊榮豪貴者　無常復過是
故知人身難遇易失故不須生著當知人身
念念近死如牽猪羊詣於屠所故涅槃經云觀是壽

命常爲無量怨賊所遶念念損減無有增長猶如暴
水不得停住亦如朝露勢不久停如囚趣市步步近
死又摩耶經偈云
　譬如梅隨羅　驅牛就屠所　步步近死地
　人命度過是
自大聖已還體未圓明雖復分證無生猶爲三相遷
流況於凡愚理隔淨境善惡樣明白未分豈能免
玷累之愆愛染之失今聞出家入道之美不得便言
無惡聞白衣在家之過不得都無其善若內修其行
則如出家之美若內乘其信徒爲剪落在家之人有

諸眷屬公私擾擾資待所須尚不應慳況沙門淨行堪
然獨立止須三衣六物極至百一供身自外妨緣何
須蓄積經律具訶明在聖教若慳悋法財不惠愚貧
智積不成便失聖胎乃至小罪猶懷大懼常應謙肅
恭敬大小不得自大輕慢前人若具犯大罪廣蓄田
宅過分貯積勤營俗事此等極惡何須述之今且略
論中下之人薄學淺識謟智過人起大憍慢放誕形
容陵蔑一切龍象天地跼蹐師長之前叱吒尊人之
側道本和合恭順爲僧旣心形乖反豈成僧寶也或
有專讀外典歌詠琴碁諷誦詩書徒消日月內敗法

藥救生爲急文與理深辭華秘博能解一句演無量
義新舊經論卷軸數千曾不窺檢一句之義外書不
急之事日夜勤學若恐白衣笑我無知不學世典者
何如俗人問我經義不能答耶居內不開於外未足
可羞在內不解於內恥辱彌甚良由時將末法人命
轉促無常交臂朝不謀夕恐一入幽塗累劫難出再
遇佛法想見無由雖有經律許一分學外爲伏外道
此爲上品聰叡者說先誦於內兼令知外讖辯鋒芒
出言關典內外博究堪爲師匠得如經說爲伏外道
今自童身觸事無能神識常閉愚蔽恒開自救無聊

一人事須火用及以冷水卽便宿火以澡罐盛水置
於火上後欲取火而火都滅欲取冷水而水復熱火
及冷水二事俱失世間之人入佛法中出家求道旣
得出家還念妻子五欲之樂由是之故失其功德之
火衆失持戒之水念欲之人亦復如是又涅槃經佛
言我涅槃後有聲聞弟子愚癡破戒喜生鬪諍捨十
二部經讀誦種種外道典籍文頌手筆受畜一切不
淨之物言是佛聽如是之人以好栴檀貿易兎木以
金易鍮石以銀易白鑞以絹易麁褐以甘露易於惡
毒又遺教經云晝則勤心修習善法無令失時初夜

後夜亦勿有廢中夜誦經以自消息無以睡眠因緣
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依是行道可得四沙門果乃
至菩提如是行者堪爲師範眞良福田得消信施又
婆沙論云如人觀日眼不明淨外道書論思求之時
使慧眼不淨如人觀月眼則明淨佛法經論思求之
時令慧眼明淨若思求外俗如抓獼猴唯出不淨若
思求佛法如鍊眞金多鍊多淨又菩薩善戒經云菩
薩不讀不誦如來正經讀誦世典文頌書疏者得罪
不犯者若爲論義破於邪見若二分佛經一分外書
何以故爲知外典是虛妄法佛法眞實故爲知世事

故不爲世人所輕慢故以此文證佛法學人若一廢
內尋外則便得罪滅理行唯可斆習爲伏外道還
須猒離進修內業務令增勝若偏耽著則壞正法故
地持論云若菩薩於佛所說棄捨不學及習外道邪
論世俗經典是名爲犯衆多犯是犯染汙起若上聰
明人能速受學得不動智於日月中常以二分受學
佛法一分外典是名不犯若於世典外道邪教愛樂
不捨不作棄想是名爲犯衆多犯是犯染汙起須曰

冬狐理豐毳　春蠶緒輕絲　形骸翻爲阻
心識還自欺　齠齔歌鼓腹　平生少年時

驅車追俠客　酌酒弄妖姬　但念目前好
安知後世悲　惕然一以愧　永與情愛離
願識眞妄本　染淨自分離　羞慚滯五蓋
焉知同四依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校勘

第三紙　十五行直北藏作第十八紙
第二十八紙　十八行北藏作第二十九紙

音釋

觝丁禮切　觸也
嫭呼三切　美也
鑷女協切　拔也
蠭孚逼切　蟲名
俜匹正切　行貌
巫覡　上武扶切　下胡狄切　能事鬼神者
嵐盧含切　山氣也
蹏杜奚切　馬蹄也
毳此芮切　獸細毛也
齠徒聊切　小兒齔也
齔初謹切　毀齒也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獎導篇第十五

述意部

夫貴賤靡恒貧富無定譬水火耍王寒暑遞來故見有財富室溫衣豐食足不勞營覓自然而至復見有貧苦餓弊役力馳求晨起夜寐形散為之沮悴心情為之勞授縱有所獲百方散失終日願於富饒而富饒未嘗暫有以此苦故所以勸獎令其惠施力薦修福若復有人衣裘服玩鮮華香潔春秋氣序寒溫冷暖四時變改隨須無闕而復見有尺布不完文帛錢弊垢穢塵墨臭腻朽爛炎暑不識綈紵冰雪不知繒纊乃至形骸不蔽男女露裸非唯可恥實亦奇苦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施衣服及以室宇豈不見衆人皆有而我獨無是故應須勇猛修習若復有人食則甘味並薦珍羞備舉連机重案滿牀亘席芳脂酥醍醍膏香具刈而復有肥粟之飯不充糞霍之羹常乏鹽梅見雨無魚菜久已雙闕乃至幷日而食糜粥相係裸以水果加以蚊菜萎黃困苶自濟無方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施飲食及以水漿豈可衆人皆足而我獨困是故應須勇猛修習若復有人榮位通顯乘肥衣輕適意自在行則天人瞻仰住則鬼神敬貴而復見有卑鄙猥賤人所不齒生不知其生死不知其死塗炭溝渠之側坐卧糞壤之中雖有叱咄之聲反致捶撲之苦非唯神鬼不敬乃亦狗犬加毒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滅憍慢奉行謙敬豈可他人常貴而我恒賤是故應當勇猛修習若復有人形貌端整言音風吐常存廣利仁慈博愛語不傷物而復有人而狀矬醜所言險暴唯知自利不計念彼彼忍辱故所以致勝多瞋恚故所以招惡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滅瞋恚奉行忍辱豈可以令衆人恒處勝地而我永隔淨緣是故應須勇猛修習若復有人意力強幹素少病疾常堪行道無有障礙而復有人羸瘵多患氣力弊苶動輒增困眠坐不安見有此等惡實宜捨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施醫藥隨時賑救豈可衆人常無疾頓而我永嬰沉滯是故應須勇猛修習凡見如此之事實最應勸若不相勸則學者不勸也

引證部

如涅槃經云居家如牢獄妻子如枷鎖財物如重擔親戚如冤家而能一日一夜受持清禁六時行道兼年常三長月恒六齋菜蔬節味檢斂身口意不馳外專崇出俗高慕佛法俯仰無虧坐臥無失夜係明相晝思淨法深敬沙門悲心利俗若能如是雖居在家可得度苦故經云佛法欲盡白衣護法修善上生天上如空中雲隨比丘違於戒律墮陷惡道如雨從天落當知於苦修福其福最大於福作罪其罪不輕是以從苦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斯言可驗幸願省之又法句經偈云

熱無過婬　毒無過怒　苦無過身
樂無過滅

佛說偈已告諸比丘往昔久遠無數世時有五通比丘名精進力在山中樹下閑寂求道時有四禽獸依附左右常得安隱一者鴿二者烏三者毒虵四者鹿是四禽獸者晝行求食暮則還宿四禽獸一夜自相問言世間之苦何者爲重烏言饑渴最苦飢渴之時身贏目冥神識不寧投身羅網不顧鋒刃我等喪身莫不由之以此言之飢盛無所顧念失身滅命莫不由之毒虵言瞋恚最苦色欲

苦毒意一起不避親疎亦能殺人復亦自殺鹿言驚怖最苦我在林野心恒怵惕畏懼猟師及諸豺狼髣髴有聲奔投坑岸母子相捐肝膽掉悼以此言之驚怖爲苦比丘問之卽答之曰汝等所論是其末耳不究苦本天下之苦無過有身身爲苦器憂喪無量吾以是故捨俗學道滅意斷想不貪四大欲斷苦源志存泥洹是故知身爲大苦本故書云大患莫若於身也

生信部

如那先比丘問佛經云時有彌蘭王問羅漢那先比丘言人在世間作惡至百歲臨欲死時念佛死後生天我不信是語復言殺一生死卽入泥犂中我亦不信是也那先比丘問王如人持小石置在水上石浮耶汝耶王言其石沒也那先言如令持百枚大石置在船上其船沒不王言不沒那先言船中百枚大石因船故不得沒人雖有大惡一時念佛用是不入泥犂便生天上何不信耶其小石沒者如人作惡不知佛經死後便入泥犂何不信耶王言善哉善哉那先比丘言如兩人俱死一人生第七梵天一人生罽賓國此二人遠近雖異死則一時俱到如有一雙飛鳥

一於高樹上止一於畢樹上止兩鳥一時俱飛其影俱到地耳郎先比丘言如愚人作惡得殃大智人作惡得殃小譬如燒鐵在地一人知爲燒鐵一人不知兩人俱取然不知者手爛大智者小作惡亦爾愚者不能自悔故其殃大智者作惡知不當爲日自悔過故其殃少耳又四品學經云凡俗之人或有不如畜生畜生或勝於人所以者何人作罪不止死入地獄罪畢始爲餓鬼餓鬼罪畢轉爲畜生畜生罪畢乃還爲人以畜生中畢罪便得爲人是故當作善奉三尊之教長離三惡道受天人福後長解脫又四十二

適得受聽說難十五正使聽說得正解智慧難十六正使得解能受深經難十七正使能受深經得如說修行得證聖果難是爲十八事難

業因部

佛說太子刷護經云阿闍世王太子名爲刷護白佛言菩薩何因緣得顏貌端正何因緣不入女人腹於蓮華中化生何因緣故能知宿命之事佛告太子由能忍辱故即爲姝好不婬泆故即能化生人生七日便知宿命無數世事復何因緣身有三十二相復何

章經云佛言天下有五難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判命不死難得覩佛經難生值佛世難又稽聲聽經有十八事於世甚難一值佛世難二正使值佛得爲人難三正使成人在中國生難四正使在中國生種姓家難五正使在種姓家四支六情完具難六正使四支六情完具得財產難七正使得財產值善知識難八正使得善知識具智慧難九正使得智慧具善心難十正使得善心能布施難十一正使能布施欲得賢善有德人難十二正使得賢善值有德人往至其所難十三正使至其所得宜適難十四正使得宜

因緣有八十種好復何因緣見佛身者視之無猒佛告太子本爲菩薩好喜布施種種襍物與諸佛菩薩及師父母人民索用故得三十二相當有慈心哀念十方蠕動之類如視赤子皆欲度脫故得八十種好

見怨如視父母等心無異故視佛無猒復何因緣知深經慧及陁羅尼行復何因緣知三昧定意得安隱復何因緣佛所說善其有聞者皆喜信受佛告太子菩薩喜書寫經卷信受諷誦學問是故知深經智慧及得陁羅尼行復常專心意用是故得三昧安隱所說至誠是故所語人皆信向聞者歡喜復何因緣不

生惡處復何因緣得生天上復何因緣不貪愛欲佛
告太子菩薩世世信佛法僧用是故不生八惡處由
持戒不缺是故生天由知經法本空是故不貪欲復
何因緣菩薩身口心行所念皆淨復何因緣魔不得
便復何因緣不敢誹謗三寶佛告太子菩薩喜愛三
寶是故得淨精勤不懈是故魔不得便所皆至誠是
故衆人不敢誹謗三寶復何因緣菩薩得好高聲如
梵天聲復何因緣有八種音復何因緣知衆人念皆
悉能報佛告太子菩薩世世至誠不欺是故得好高
聲如梵天聲由世世不惡口是故得八種音由世世
不兩舌不妄語是故衆人所念悉皆能報得何因緣
得壽命長復何因緣身得無病復何因緣家室和順
不令別離佛告太子由不殺生是故爲人壽命得長
由不持刀杖擊人是故後生爲人無病由是鬪和解
令喜是故後生爲人不得別離復何因緣得財不離
復何因緣不爲劫盜復何因緣得處尊高佛告太子
由不貪人財是故富樂喜施不慳是故不匱財物心
不嫉妒是故生得尊高復何因緣得天眼洞視復何
因緣得天耳徹聽復何因緣知世間生死之事佛告
太子由好意然燈供於佛前是故得天眼洞視由喜

扣誠發爽　靈通吐曜　冥資妙響
歸心正覺　津悟福賞　撫之有會
功超由冀

感應緣略引三驗

晉竺長舒

宋邢愷明

宋王叔達

晉竺長舒者其先西域人也世有資貨爲富人竺居
晉元康中內徙洛陽長舒奉法精至尤好誦觀世音
經其後鄰比失火長舒家悉燔屋又正下風自計火

已逼近致復出物所全無幾乃勑家人不得輒物亦無灌救者唯至心誦經有頃火燒其鄰屋與長舒隔籬而風忽自迴火亦際屋而止于時成以爲靈里中有輕險少年四五人共毀笑之云風偶自轉此復何神伺時燥夕當褰其屋能令不然者可也其後天甚旱燥風起亦駛少年輩密共束炬擲其屋上三擲三滅乃大驚懼各悉還家明晨相率詣長舒自說昨事替額辭謝長舒答曰我了無神政誦念觀世音當是威靈所祐諸君但當洗心信向耳自是鄰里鄉黨咸敬異焉

宋邢懷明河間人宋大將軍參軍掌隨南郡太守朱循之北伐俱見陷沒於是伺候閒隙俱得逃歸夜行晝伏已經三日猶懼追捕乃遣人前覘虜候既數日不還一夕將雨陰闇所遣人將曉忽至乃驚曰向遙見火光甚明故來投之耶得至而反閒循等怪愕懷明先奉法自征後頭上恒戴觀世音經轉讀不廢爾夕亦正暗誦咸疑是經神力於是常共祈心遂以得免居于京師元嘉十七年有沙門詣懷明云貧道見此巷中及君家殊有血氣宜移避之語畢便去懷明追而目之出門便沒意甚惡之經二旬鄰人張景

秀傷父及殺父妾懷明以爲血氣之微庶得無事時與劉斌劉敬文比門連接同在一巷其年並以劉湛之黨同被誅夷云

宋王球字叔達太原人也爲涪陵太守以元嘉九年於郡失守繫在刑獄著一重鎖釘鍱堅固球先精進既在囹圄用心尤至獄中百餘人並多饑餓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齋至心念觀世音夜夢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云光明安行品幷諸菩薩名球得而披讀總第一菩薩名第二觀世音第三大勢至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輪也既覺鎖皆斷脫球心知神力彌增專到因自釘治其鎖經三日而

被原宥 右此三驗出冥祥記

說聽篇第十六之一

述意部

夫師資義重慧學爲勝修以義方多聞爲善故馬鳴撝將紹之綱龍樹與大小之辯慧踰照然清論英出信可該領名數藻雪奮疑然學而不說尼父所憂於義不了釋尊所誡故經曰法之供養勝諸供養故外書云善人是不善人之師不善人是善人之資受說無違則理超情俯如說聽乖宗則趣難通會是以一

象既虧則六爻斯墜一言有失則累劫受殃故知傳法不易受聽極難良由去聖日久微言漸昧而一說二受固亦難行恐名利關心垢情難淨也

引證部

如中論偈云

眞法及說者　聽者難得故　如是則生死
非有邊無邊

又十地論云由說聽二人不稱法故各有兩過一不平說過二佛不隨喜過故大集經偈云

若諸衆生無法器　如來於彼修捨心

過一無正信二退勇猛三誑衆生四輕法五謗法能說之人尚垢自心況所聽之人能生信乎若淨心說法縱是生死變爲涅槃若染心說法縱是涅槃變爲生死又涅槃經云大乘爲甘露亦名爲毒藥能消卽爲甘不消卽成毒如人置毒乳中則能殺人故實性論偈云

無知無善識　惡友損正行　蜘蛛落乳中
是乳則爲毒

又十輪經云如刹利梵陁羅等見有依我法中出家若聲聞辟支佛乃至大乘說法法師誹謗罵辱欺誑大莊嚴論偈云

隨聞而得覺　未聞愼勿毀　無量餘未聞
謗者成癡業

寶性論偈云

愚癡及我慢　樂行於小法　謗法及法師
則爲諸佛呵

外現威儀相　不識如來教
謗法及法師　則爲諸佛呵

今見初學黑白幼童發足守迷於文義中生知足想自恃陵他轉加輕慢故地持論云隨文取義有五種

正法而作留難惱亂法師以是因緣墮阿鼻地獄若見依我法中而出家者於此人所數數瞋恚罵辱我所說法不肯信受破壞塔寺僧坊堂舍殺害比丘先所修習一切善根皆悉滅盡命欲終時支節皆疼如火焚燒其人舌根如被繫縛於多日中口不能語命終之後墮阿鼻地獄

儀式部

如三千威儀云上高座讀經有五事一當先禮佛二當禮經法上座三當先一足蹋阿僧提上正住坐四當還向上座五先手安座乃却坐已坐有五事一當

正法衣安坐二犍椎聲絕當先請偈唄三當隨因緣
讀四若有不可意人不得於座上瞋恚五若有持物
施者當排下著前又問經有五事一當如法下牀問
二不得共坐問三有解不解得直當問四不得持意念
外因緣五說解頭面著地作禮反向出戶又十住毗
婆沙論云法師處師子座有四種法何等爲四一者
欲昇高座先應恭敬禮拜大衆然後昇座二者衆有
女人應觀不淨三者威儀視瞻有大人相敷演法音
顏色和悅人皆信受不說外道經書心無怯畏四者
於惡言問難當行忍辱復有四法一於諸衆生作饒

益想二於諸衆生不生我想三於諸文字不生法想
四願諸衆生從我聞法於阿耨菩提而不退轉復有
四法一不自輕身二不輕教法三不輕聽者三不輕所說四不爲
利養又文殊師利問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四衆於
何時中不得作聲或身口木石及諸餘聲佛告文殊
師利於六時中不得作聲禮佛時聽法時衆和合時
乞食時正食時大小便時何故是時不得作聲佛告
文殊於是時中有諸天等常清淨心無染
心空心隨波羅蜜心觀佛法心以彼聲故令心不定
以不定故悉皆還去以諸天去故諸惡鬼來作不饒

益不安隱事彼人於此生諸諂患人民饑餓更相侵
犯是故文殊應寂靜禮佛佛說祇夜云

不作身口聲　木石餘音聲　寂靜禮佛者
如來所讚歎

又佛本行經云佛告諸比丘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
請於諸根闇鈍及以缺漏戒不具者而說其法從今
以後若請說法應請如行具足之人於諸衆內勝行
成就多解修多羅及解毗尼解摩登伽人應選擇文
字分明具足辯才者說法是等比丘從下座次第差
遣爲衆說法若一乏者更請第二第二疲乏應請第
三第三疲乏應請第四第四疲乏應請第五乃至若
千堪說法者次第應請爲衆說法爾時衆人見彼法
師辯才具足能演說法即持香華而散其上時諸比
丘不受其法而生歌離何以故以佛斷故出家之人
不得將持塗香末香及諸香爨時諸人輩聞見此事
毀呰說言是等比丘如是供養尚不堪受況復勝者
時諸比丘以如是事具往白佛爾時佛告諸比丘言
汝諸比丘若有諸白衣檀越以歡喜心以吉祥故持
種種香華塗香末香及諸華爨散法師上者應當受
之是白衣諸檀越等遂將種種資財寶物及袈裟等

供養法師是諸比丘恐懼慙愧不受彼物世諸人輩
毀呰談說是輩汝門諸釋子等若干輕物尚不堪受
況復勝者爾時諸比丘聞是事已具往白佛爾時佛
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若有俗人持諸財物及袈裟
等奉施法師爲歡喜故我許捨施若有須者聽其受
取若不須者我許送還時諸比丘取經中要略義味
而爲他說不依次第於時比丘慚愧恐怖慮違經律
具以白佛於時佛告諸比丘言我許隨便於諸經中
擇取要義安比文句爲人說法但取中義莫壞經本
又佛本行經云時諸比丘集一堂內有二比丘演說

法是故相妨卽造二堂二堂之內各別說法猶故相
妨此堂之內將引比丘往詣彼堂彼堂之處有諸比
丘迭相誘接令詣此堂往來交雜遂乃亂衆人或去
來法事斷絕或有比丘於此法門不喜聞說時諸比
丘具以白佛佛告諸比丘自今已去不得一堂二人
說法亦復不得二堂相近使聲相接以相妨礙亦復
不得彼詣此衆此詣彼衆亦復不得慳惡法門不喜
聞說若憎惡者須如法治之又問分律不同一
時內二比丘共說法高座
相去五肘不聽說雙人唱令唄並皆不許餘律
亦不聽法師高座受白衣敬華華色若身卽須座却
又善見律云若法師爲人說法女人聽者以扇遮面

慎勿露齒笑若有笑者驅出何以故三藐三佛陀憐
愍衆生金口所說汝等應生慚愧心而聽何以笑之
驅出

違法部

如佛藏經云佛言舍利弗當來比丘好讀外經當說
法時莊校文辭令衆歡樂惡魔爾時助惑衆人障礙
吾法若有貪著音聲語言巧飾文辭若復有人好讀
外道經者魔皆迷惑令心不安隱是諸人等爲魔所
惑覆障慧眼深貪利養看諸外書猶如聾盲爲証所
欺皆使令墮深坑而死復次舍利弗不淨說法者不

知如來隨宜意趣自不善解而爲人說是人現世得
五過失何等爲五一說法時心懷怖畏恐人難我二
內懷憂怖而外爲他說三是凡夫無有眞智四所說
不淨但有言辭五言無次第處抄撮是故在衆心
懷恐怖如是凡夫無有智慧心無決定但求名聞疑
悔在心而爲人說是故舍利弗身未證法而在高座
身自不知而敎人者法墮地獄又增一阿含經云爾
時世尊告諸比丘當知有此四鳥云何爲四一或有
鳥聲好而形醜謂拘翅羅鳥是也二或有鳥形好而
聲醜謂鷓鴣鳥是也三或有鳥形

也四或有鳥聲好形亦好謂孔雀鳥是也世間亦有四人當共觀知云何爲四一或有比丘顏貌端正威儀成就然不能有所諷誦諸法初中後善是謂此人形好聲不好二或有人聲好而形醜出入行來威儀不成而好廣說精進持戒初中後善義理深邃是謂此人聲好而形醜三或有人聲醜形亦醜謂有人犯戒不精進復不多聞所聞便失是謂此人聲醜形亦醜四或有人聲好形亦好謂比丘顏貌端正威儀具足然復精進修行善法多聞不忘初中後善善能諷誦是謂此人聲好形亦好也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種雲云何爲四一或有雲雷而不雨二或有雲而不雷而雨三或有雲亦雨亦雷四或有雲不雨不雷是四種雲而像世間四種人一云何比丘雷而不雨或有比丘高聲誦習十二部經諷誦不失其義然不廣與人說法是謂雷而不雨二云何雨而不雷或有比丘顏貌端正威儀皆具然不多聞高聲誦習十二部經復從他受亦不忘失好與善知識相隨亦好與他人說法是謂雨而不雷三云何不雨不雷或有人顏色不端威儀不具不修善法亦不多聞復不與他人說法是謂此人不雨不雷四云何

亦雨亦雷或有人顏色端正威儀皆具好喜學問亦好與他說法勸進他人令便承受是謂此人亦雨亦雷

簡衆部

夫法師昇座先須禮敬三寶自淨其心觀時擇人具慈悲意救生利物然後爲說故報恩經云聽者坐說者立不應爲說若聽者求說者過不應爲說若聽者依人不依法依字不依義依不了義經不依了義經依識不依智並不應爲說何以故是人不能恭敬諸佛菩薩清淨法故若說尊重於法聽法之人亦生宗敬至心聽受不生輕慢是名清淨說故阿含經偈云

聽者端心如渴飲
一心入於語義中
聞法踊躍心悲喜
如是之人可爲說

又五分律云除其貪心不自輕心不輕大衆心慈心喜心利益心不動心立此等心乃至宣說一四句偈令前人如實解者長夜安樂利益無量又涅槃經云若有受持讀誦書寫宣說非時非國不請而說輕心輕他自歎隨處而說反滅佛法乃至令無量人死墮地獄則是衆生惡知識也又十誦律云有五種人問法皆不應爲說一試問二無疑問三不爲悔所犯故

問四不受語故問五語難故問並不得答若前人實有好心不具前意為欲生善滅惡者法師隨機方便恐令前人有錯傳之失彼此得罪又百喻經及毗曇論問答有四一有決定答譬如人問一切有生皆死此是決定答二問死者必有生是應分別答受盡者無生有愛者必有生是名分別答三有問人為最勝不此應反問言汝問三惡道為問諸天若問三惡道人實為最勝若問於諸天人必為不如如是等義名反問答四若問十四難若問世界及衆生有邊無邊

有始終無始終如是等義名置答論問若論諸外道愚癡自以為智不問四論唯作一分別論又復窒戒經云佛言如法住者有八智何等為八一法智二義智三時智四知足智五自他智六衆智七根智八上下智是人具足如是八智凡有所說具十六事一時說二至心說三次第說四和合說五隨義說六喜樂說七隨意說八不輕衆說九不訶衆說十如法說十一自他利說十二不散亂說十三合義說十四眞正說十五說已不生憍慢十六說已不求來世報

如是之人能從他聽從他聽時具十六事一時聽二衆聽三至心聽四恭敬聽五不求過聽六不為論議聽七不為勝聽八聽時不輕說者九聽時不輕於法十聽時終不自輕十一聽時遠離五蓋十二聽時為受持讀誦十三聽時為除五欲十四聽時為具信心十五聽時為調衆生十六聽時為斷閻根善男子具八智者能說能聽如是之人能自他利不具足者則不得名自利利他復次能說法者復有二種一者清淨二者不清淨不清淨者復有五事一為利故說二為報而說三為勝他說四為十報說五疑說清淨說者復有五事一先施食然後為說二為增長三寶故說三斷自他煩惱故說四為分別邪正故說五為聽者得最勝故說善男子不淨說法者名失意清淨說者翻前賣法亦名汙辱亦名錯說亦名失意清淨說者翻前即是又法句喻經云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雖誦千章　句義不正　不如一要　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行可度　雖多誦經　不解何益　解一法句　行可得道

又大法炬陀羅尼經云若受法人欲行呪法令不斷

者彼諸法師欲說法時欽容端坐先誦呪曰
怛他　隨迦那　阿迦勇迦那　迦那迦　那那迦
迦迦那　迦迦那迦　阿迦那迦　迦那阿迦那
阿迦那　迦迦那婆鼻煞帝　夜他婆鼻煞帝　夜
他伽伽那多他婆鼻煞帝　多他摩迦舍那舍那迦
迦那　迦迦舍
法師爾時眷屬圍遶即得成此加護方便令彼法師
心不動亂說法不斷滅除欲執令諸羅剎女等所有
聽衆不爲留難法師所須不爲障礙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二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三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說聽篇第十六之餘
漸頓部
如百喻經云昔有一聚落去王城五由旬村中有子
美水王勑村人常使日日送其美水村人疲苦悉欲
移避遠此村去時彼村主語諸人言汝等莫去我當
爲汝白王改五由旬作三由旬使汝得近往來不疲
即往白王王爲改之作三由旬竟人聞已便大歡喜
有人語言此故是本五由旬更無有異雖聞此言信

藍盧邪切　苣名　猥烏賄切　鄙也　煙咋禾切　翅也　瘵側界切　病也　苶奴叶切　疲也
怵惕　怵丑律切　惕他歷切　憂懼也　刷所劣切　掃也　蠕乳充切　蟲動貌　蠢尺尹切　動也
涪房越切　水名　蹴蒲沒切　踏也　蹙子叶切　迫也　藻子皓切　便互也　迭杜結切　更也
嘉善居士袁黃施財　法苑珠林第三十三卷　吳江北丘明覺對　眞
刷越之錦書　金陵沈一科刻
萬曆甲卯秋清京由妙德庵識

日輪常放無量無礙智慧光明先照菩薩等諸大山
王次照緣覺次照聲聞次照決定善根衆生隨應受
化然後悉照一切衆生乃至邪定爲作未來饒益因
緣如來智慧日光不作是念我當先照菩薩乃至邪
定但放大智日光普照一切佛子譬如日月出現世
間乃至深山幽谷無不普照如來智慧日月亦復如
是普照一切無不普照如來智慧日月亦復如
來智光種種差別

法施部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若菩薩欲以法施衆生者應如
決定王大乘經中稱法師功德及說法義戒律隨順
修學謂說法者應行四法何等爲四一者廣博多學
能持一切言辭章句二者決定善知世間出世間諸
法生滅相三者得禪定慧於諸經法隨順無諍四者
不增不損如所說行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正行
善業爲邪見人說一偈法令淨信佛命終生應聲天
受種種樂從天還退隨業流轉若爲財物故與人說
法不以悲心利益衆生而取財物或用飲酒或與女
人共飲共食如伎兒法自賣求財如是法施其果甚
少生於天上作智慧鳥能說偈頌是則名曰下品法
施也云何名爲中品法施耶爲名聞故爲勝他故爲
勝餘大法師故爲人說法或以妬心爲人說法如是
法施得報亦少生於天中受中果報或生人中是則
名曰中品法施也云何名爲上品法施耶以清淨心
爲欲增長衆生智慧而爲說法不爲財利爲令邪見
衆生等住於正法如是法施自利利人無上最勝乃
至涅槃其福不盡是則名曰上品法施也又迦葉經
爾時世尊而說偈頌曰

三千大世界　珍寶滿其中　以此用布施
所得功德少　若說一偈法　功德爲甚多
三界諸樂具　盡持施一人　不如一偈施
功德爲最勝　此功德勝彼　能離諸苦惱
若恒沙世界　珍寶滿其中　以施諸如來
一偈福尚勝　況多難思議　不及一法施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之人當行財施出家人以聽法者
當行法施何以故在家法施不及出家人多有財物出家
於在家人信心淺薄故又在家之人於諸經法讀誦通達爲人解說在衆無畏非在
家者之所能及又使聽者起恭敬心不及出家又欲

說法降伏人心不及出家如偈說曰

先自修行法　然後教餘人　乃可作是言

汝隨我所行　身自行不善　安能令彼善

自不得寂滅　何能令人寂

又出家之人若行財施則妨餘善遠離阿練若處必至聚落與白衣從事多有言說發起三毒於六度等心薄乃至貪著五欲捨戒還俗故名爲死或能反戒易起重罪是名死等諸煩惱苦患以是因緣故於出家者稱歎法施於在家者稱歎財施又金光明經云說法者有五種事一者法施彼我兼利財施不爾二者法施能令衆生出於三界財施者不出欲界三者法施利益法身財施之者長養色身四者法施增長無窮財施必有竭盡五者法施能斷無明財施只伏貪心故知財施不及法也就法施中自有階漸若有所解不用他知恐他勝已秘而不說則自未來常不聞法又智度論云若慳惜法則常生邊地無佛法處由慳法故障他慧明此則不如賣法他人反勝過此又成實論云若人但能爲他說法是名利他是人雖不自隨法行爲他說故自亦得利於此施門略有三品下法施者說布施法不說智慧中法施者說於持戒上法施者說於智慧三種出離生死遠成菩提涅槃乃至但能唯說小乘教化一人令觀生空信解依行雖未得道亦勝教化一閻浮中所有衆生令行十善以信解人解修聖道則有出因要得涅槃又諸法勇王經云閻浮提中所有水陸空行衆生盡得人身若有一人教是智慧菩薩所應遠離何等爲四一不敬法及說法者二於要法祕匿慳惜三樂法者爲作障礙壞其聽心四懷憍慢自高卑人復有四法得其智慧應常修習何等爲四一恭敬法及說法者二如所聞法及所讀誦爲他人說其心清淨不求利養三如從多聞得智慧故勤求不息如救頭然四如所聞法受持不忘貴如說行不貴言說

報恩部

如善恭敬經云佛告阿難若有從他聞一四句偈或抄或寫書之竹帛所有名字於若干劫取彼和尚阿闍黎等荷擔肩上或時背負或以頂戴常負行者復將一切音樂之具供養是師作如是事尚自不能具

報師恩若當來世於師和尚所起不敬心恒說於過
我說愚癡極受多苦於當來世必墮惡道是故阿難
我教汝等常行恭敬尊重之心當得如是勝上之法
所謂愛重三寶甚深之法又梵網經云若佛子見大
乘法師同見同行來入僧坊舍宅城邑若百里千里
來者即迎來送去禮拜供養法師一切所須盡給與之
兩金百味飲食牀座供養佛又實雲經云不以財
常請法師三時說法日日三時禮拜不生瞋心患惱
之心爲法滅身請法若不爾者犯輕垢罪又優婆塞
戒經云若優婆塞受持六重戒已四十里中有講法

處不能往聽得失意罪又大方等陀羅尼經云佛告
阿難若有父母妻子不放此人至於道場者此人應
向父母等前燒種種香長跪合掌應作是言我今欲
至道場哀愍聽許亦應種種諫曉隨宜說法亦應三
請若不聽者此人應於舍宅默自思惟誦持經典又
正法念經云若人供養說法法師當知是人即爲供
養現在世尊其人如是隨所供養所願成就乃至得
阿耨菩提以能供養說法法師故何以故以聞法故
心得調伏以調伏故能斷無知流轉之闇若離聞法
無有一法能調伏心又勝思惟經云不起罪業不起

福業不起無動業者是名供養佛又華手經云若以
華香衣食湯藥等供養諸佛不名爲眞供養如來坐
道場所得微妙法隨能修學者是名眞供養故說偈
云

若以華塗香　衣食及湯藥　以此諸供養
不名爲眞供　如來坐道場　所得微妙法
若人能修學　是眞供養佛

又十住婆沙論云佛告阿難天雨香華不名供養恭
敬如來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心不放逸
親近修集聖法是名眞供養佛又實雲經云不以財

施供養於佛何以故如來法身不得財施唯以法施
供養於佛爲具佛道以法供養爲最第一又善恭敬
經云佛言若有比丘雖復有夏不能開解如是法句
彼亦應當從他依止所以者何自尚不解況欲與他
作依止師假令耆舊百夏比丘而不能解泳門秘密
之事不解法律等亦應說依止若有比丘從他受法
於彼師邊應起尊貴敬重之心欲受法時當在師前
不得輕笑不得露齒不得視足不得動足
不得蹋脚師不發問不得輒言凡有所使勿得違命
勿視師面離師三肘令坐即坐勿得違教於彼師所

應起慈心若有所疑先應諮白若見師許然後請決當知一日三時應參進止若三時間不參進止是師應當如法治之若參師不見應持土塊或木或艸以為記驗若當見師在房室內是時學者應起至心遠房三市向師頂禮爾乃方還若不見師衆務皆止不得為也除大小便又復弟子於其師所不得麤言師所呵責不應反報師坐臥令無塵汙蟲蟻之屬若師坐臥修誦業時彼學者至日東方便到師所善知時已數往師邊諮問所須我作何事又復弟子在於師前不得涕唾若行寺內恭敬師故勿以袈裟覆於肩髆不得籠頭天時若熱日別三時以扇扇師三度授水授令洗浴又復三時應獻冷飲師所營事應盡身而營助之佛告阿難若將來世有諸比丘或於師所不起恭敬說於師僧長短之者彼人則非是須陀洹亦非凡夫彼愚癡人應如是治師實有過尚不得說況當無也若有比丘於其師邊不恭敬者我說別有一小地獄名為推撲當墮是中墮彼處已一身四頭身體俱然狀如火聚出大猛焰熾然不息然已復然於彼獄處復有諸蟲名曰鉤嘴彼諸毒蟲常啄舌根時彼癡人從彼捨身生畜生中皆由往昔罵辱於師舌根過故恒食屎尿捨彼身已雖生人間常生邊地具足惡法雖得人身皮不似人不能具足人之形色常被輕賤誹謗陵辱離佛世尊恒無智慧從彼死已還墮地獄更得無量無邊苦惱之法

利益部

如正法念經云說法有十功德多所利益何等為十一時處具足二分別易解三與法相應四非為利養五為調伏心六隨順說法七說施有報八說生死法多諸障礙九說天退破十說有業果若說法人有此十法令聞法者得多功德利益安樂乃至涅槃若聞法功德成就深心信根清淨一向淨心信於三寶諮聽法處為聞正法隨舉一足皆生梵福又大菩薩藏經云於諸菩薩起深愛樂猶如大師於正法所起愛樂心如自己身於如來所起愛樂心如自己命於尊重師起愛樂心猶如父母於諸衆生起愛樂心視如一子於阿遮利耶受教師所起愛樂心敬如眼目於諸正行起愛樂心猶如耳目身首於波羅蜜起愛敬心猶如手足於說法師起愛樂心如衆重寶所求正法起愛樂心猶如良藥於能舉罪及憶念者起愛樂

心猶如良醫又僧伽吒經云爾時一切勇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有衆生聞此法者壽命幾劫佛言壽命滿八十劫一切勇白佛言劫以何量佛言譬大城縱廣十二由旬高三由旬盛滿胡麻有長壽人過百歲已取一而去如是城中胡麻悉盡劫猶不盡又如大山縱廣二十五由旬高十二由旬有長壽人過一百歲以輕繒帛一往拂之如是山盡劫猶不盡是名劫量時一切勇菩薩白佛言世尊一發誓願尚得如是福德之聚壽命八十劫何況於佛法中廣修諸行又涅槃經云若離四法得涅槃者無有是處何等爲四一

問行人欲何所至衆人答言佛出於世三界之尊度脫衆生皆得泥洹度勝聞之心悅意喜即自念言今老見佛宿世之福便分香直持買好華隨衆人輩往到佛所作禮却立散華燒香一心聽法已過市取香因聽法功德行所追香氣熏聞斤兩倍前嫌其遲晚而共詰之度勝奉道即如事言世有聖師三界之尊擊無上法鼓震動三千往聽法者無央數人實隨聽法是以晉遲金剛之徒聞說世尊一發誓願尚得如是聞悚然心歡而自歎曰吾等何罪獨隔不聞即報度勝試爲我說之度脫白曰身賤口穢不敢便宣說法

親近善友二專心聽法三繫念思惟四如法修行以是義故聽法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何以故開法眼故世有三人一者無目二者一目三者二目無目者常不聞法一目之人雖暫聞法其心不住二目之人專心聽受如聞而行以聽法故得知世間如是三人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舍衛國給孤精舍爲諸天人民說法時波斯匿王有一寡女名曰金剛父母哀愍別爲作好舍宅給五百妓女以娛樂之衆共有一長老青衣名曰度勝恒行市買脂粉香藥時見男女無數大衆各齎香華出城詣佛即

之儀先施高座度勝受勅具宣聖旨五百侍女皆大歡喜各脫衣服一領積爲高座度勝洗浴承佛威神如應說法金剛之等五百侍女疑結破惡得須陀洹道說法甚美不覺失火一時燒死即生天上王將人從來欲救火見已然收拾棺斂葬送畢已往過佛所爲佛作禮又手言曰金剛不幸不覺失火大小燒盡適棺斂訖不審何罪遇此火害唯願世尊彰告未聞佛告大王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有長者婦將婇女五百人至城外大祠祀其法難急他性之人不得到邊無問親疎其有來者擲著火中時世有辟支

佛名曰迦羅處在山中晨來分衛暮輒還山迦羅分衛來趣郊祠長者婦見之忿然瞋恚共捉迦羅樸著火中舉身焦爛更現神足飛昇虛空衆女驚怖泣淚悔過長跪舉頭而白女人愚癡不識至眞羣迷長慢毀辱神聖自惟過罪惡如山願降尊德以消重殃尋聲即下而般泥洹諸女起塔供養舍利佛爲大王而說偈言

愚癡作惡　不能自解　殃追自焚
罪成熾然　愚子不覺　不謂適苦
臨墮厄地　乃知不善

往到王所白王言我今日犯王重法願王以法治我王問言汝犯何事答言我破王禁制至道人所譬如渴牛不避於死我實渴於佛法是以默突聽法王問言汝聽法時頗有所得不答言得法見四眞諦解陰入界及以諸大皆知無我遂得法眼王聞是語踊躍歡喜即爲作禮便唱令言自今已後不聽作障障隔樂聽法者聽直至法師所對面聽法歎言奇哉我宮內乃出人宝以是因緣當知聽法有大利益又勑寶藏經云爾時般遮羅國以五百白鴈獻波斯匿王王令送著祇桓精舍衆僧食時人人乞食鴈見僧聚來在前立佛以一音說法衆生各得類解當時羣鴈亦解僧語聞法歡喜鳴聲相和還於池水後毛羽轉長飛至餘處獵師以網都覆殺之一鴈作聲諸鴈皆和謂聽法時聲衆是善心生切利天生天之法法有三念二念本所從來二念定生何處三念先作何業得來生天便自思惟自見宿因更無餘善唯佛僧邊聽法作是念已五百天子即時來下在如來邊佛爲說法悉得須陀洹波斯匿王遇到佛所常見五百鴈羅列佛前是日不見便問佛言此中諸鴈向何處去佛言欲見諸鴈者先鴈飛去他處爲獵師所殺命終生天

佛告大王爾時長者婦者今王女金剛是五百侍女者今度勝等五百妓女是罪福追人久無不鄣善惡隨人如影隨形說是法時諸來大小即得道迹又阿育王經云昔阿恕伽王使道人說法時以妓障遮諸婦女使其聽法爾時法師爲諸婦女說法恒說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有一婦女分犯王法發慕向法師前問法師言如來大覺於菩提樹下覺諸法時覺悟施戒耶更悟餘法耶法師答言佛覺一切有漏法皆苦猶若融鐵此苦因從集而生猶如毒樹修八正道以滅苦集是女人得聞此語獲得須陀洹道以刀繫頸

今此五百諸天子等著好天冠端正殊特者是今日聽法皆得須陀洹王問佛言此輩鷹以何業緣墮於畜生命終生天今日得道佛言昔迦葉佛時五百女人盡共受戒用心不堅毀所受戒犯戒因緣墮畜生中作此鷹身以受戒故得值如來聞法獲道以鷹身中聽法因緣生於天上又舊穉譬喻經云昔有沙門晝夜誦經有狗伏牀下一心聽經不復念食如是積年命盡得人形生舍衛國中作女人長大見沙門分衛便走自持飯與沙門歡喜後作比丘尼應得眞道須臾

王猷外蘦　神道內綏　皇覺正法
斯極宗師　敬承玄教　崇德振瀾
師弟說受　芳業秀滋　四諦感悟
三達熙怡　啓境金牒　開訓神機
空有齊較　玄門洞微　遺千無遺
至道非彌

感應緣 略引九驗

宋沙門竺道生

宋居士費崇先

魏沙門天竺勒那

齊沙門釋僧範

陳沙門釋曇延

隋沙門釋慧遠

隋沙門釋法彥

唐沙門釋道宗

唐沙門釋道悊

宋長安龍光寺有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也少小出家聰鋭神異年在志學便登法座吐納宮商道俗高伏年至具戒器鑒日深性度機警神氣清穆初入廬山幽棲七年以求其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爲本故鑽仰羣經斟酌穉論萬里嘖嘖隨法不憚疲苦後與慧叡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後還都止青園寺宋太祖文皇帝深加歎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衆御于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食於是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後校閱眞俗研思因果乃立善惡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無色論應有緣論等龍翼舊說妙有淵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紛然競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梵經理

洞入幽微乃說阿闍提人皆得成佛于時大本未傳
孤明先發獨見忤衆於是舊學以爲邪說讒憤滋甚
途顯大衆擯而遣之生於大衆中正容誓曰若我所
說反於經義者請現於身卽表厲疾若與實相不相
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逝初投
吳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雷震青園
佛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曰龍光時人歎
曰龍既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銷影巖岫山
中僧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于南京衆稱闡提
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若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卽講

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於廬山精舍昇
于法座神色開明德音俊發論義數番窮理盡妙觀
聽之衆莫不悟說法席將畢忽見麈尾紛然而墜端
坐正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駭遠
近悲涕於是京邑諸僧內慙自嫉追而信服其神鑒
之至徵瑞如此仍葬廬山之阜初生與敞公及嚴觀
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敞發天眞嚴觀窺流得慧
義彭享進冤淵千默寡生及敞公獨標天眞之目故
以秀出羣士矣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玩味生
乃更發深旨顯暢新異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王微

至泰始三年受菩薩戒寄齋於謝惠遠家二十四日
晝夜不懈每聽經常以鵲尾香鑪置膝前初齋三夕
見一人容服不凡遲來舉鑪將去崇先視膝前鑪猶
在其處更詳視此人見提去甚分明崇先方悟是神
異自惟衰劣新濯了無不淨唯坐側有唾壺既使去
壺卽復見此人還鑪坐前未至席項猶見兩鑪既卽
合爲一然則此神人所提者蓋鑪影乎崇先又當聞
人說福遠寺有僧欽尼精勤得道欣然願見未及得
往屬意甚至嘗齋於他家夜三更中忽見一尼容儀
端嚴著赭布袈裟正立齋席之前食頃而滅及崇先

後覩此尼貌被服即窓前所覩者也 右此一驗 出冥祥記

元魏時有中天竺沙門勒那魏云實意是西國人不知氏族徧通三藏妙入總持以魏永平之初來遊東夏宣武皇帝每請講華嚴經披閱精義無廢一日正處高座忽有一人持笏執名者形如大官云奉天帝命來請法師講華嚴經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止待訖經文當來從命雖然法事所資獨不能建都講香火維那梵唄咸皆須之可請令定使者如所請見講諸僧既而法事將了又見前使云奉天帝命故來下迎意乃含笑熙怡告衆辭訣奄然卒於法座都講等

覺寺年八十矣

隋京師延興寺釋曇延姓王蒲州業泉人也世家豪族官歷齊周而性協智籍鄉邦稱叙採悟玄旨洞曉無差欲著涅槃大疏恐滯凡情每祈誠寤寐願得嘉徵乃於夜夢有人被白服乘於白馬駿尾拂地而導授經旨延手執馬駿與之請論寤後惟曰此必馬鳴菩薩授我義端執駿知其宗旨抵事可觀耳雖感此瑞猶恐不合理更持經疏於陳州治仁壽寺舍利塔前燒香誓曰延以凡度仰測聖心銓釋已了具如別卷若幽致微達願示明靈如無所感誓不傳授言訖

四人亦同時殞魏境道俗聞見斯異無不嗟嘆

齊鄴東大覺寺沙門僧範姓李平鄉人也善解羣書時稱府庫晚年出家經論語委言行相輔祥徵屢降嘗有膠州刺史杜弼於鄴顯義寺請範冬講至華嚴六地忽有一鴈飛下從浮圖東順行入堂正對高座伏地聽法講散徐出還順塔西岡乃翔逝又於此寺夏講雀來在座西南伏聽終於九旬又曾處濟州亦有一鴞鳥飛來入聽講訖便去又有一僧懷忿加毀罵云伽叔汝何所知當夜有神打而幾死自非道洽感天保六年三月二日卒於大

涅槃卷軸並放光明通夜呈祥道俗稱慶塔中舍利又放光明三日三夜輝光不絕上屬天漢下照山河合境望光皆來竭拜既感徵祥衆伏傳受君臣竝望罕有斯人以隋開皇八年八月十三日終於延興寺春秋七十有三

隋京師淨影寺釋慧遠姓李燉煌人後居上黨之高都焉三藏備通九流洞曉天縱踈朗儀止冲和講導爲業天下同歸昔在清化先養一鵝聽講爲務開皇七年勑召入京鵝在本寺栖宿廊廡晝夜鳴呼衆共惡之附使達京至淨影寺大門放之鳴叫騰躍徑入

遠房依前馴聽不避寒暑但聞法集鐘聲不問旦夕皆入講堂靜聲伏聽僧徒梵散出堂翔鳴若值白黑布薩鳴鐘終不入聽時共異之若遠常途講解依法潛聽中間及餘語便鳴翔而出信知道籍人弘靈鳥嘉應不可非其身未證法軌昇法座定墮地獄此亦別時之意不得雷同總撥也以開皇年中卒於淨影寺

隋西京真寂道場釋法彥姓張冀居洛州志隆大法而聰明振響冠遠齊倫雖三藏並通偏以大論馳美遊涉法會莫敢抗言開皇十六年下勅以彥爲大論

刺史鄭善果以表奏聞曰臣聞敬天育物則乾象著其能順地養民則坤元表其德是以陶唐祇躬弗懈伏氣呈祥夏后水土成功玄珪告錫方知天時人事潛聽中間及餘語便鳴翔而出信知道籍人弘靈鳥影響若神伏惟陛下秉圖揖讓受命君臨區宇無塵聲教盡一含弘光大慈愍無邊天佛垂鑒降茲榮瑞塔基六處並得異砂炫曜相暉俱同金寶牛爲禮拜太古未經雲騰五色於今方見又感地形裸采盤旋塔基鶴翅玄素徘徊空際雖軒皇景瑞空傳舊童漢帝慶徵徒書簡冊自非德降三寶道冠百王豈能感斯美慶致招靈異帝乃大忱著于別記以大業三年

衆主住真寂寺鎮長引化仁壽造塔復召送舍利于汝州四年又勅送舍利沂州善應寺掘基深丈餘乃得金沙壽汰成純凡有二升光耀奪日又感黃牛白至塔前屈膝前足兩拜而止迴身又禮文帝比景像一拜及入石函千時三萬許人並見天雲五色長十餘丈闊三四丈四邊白雲狀如羅綺正當基上空中自午至未方乃歛滅滅後降五色雲從四方來狀同前瑞又感玄鶴五頭從西北來迴旋塔上乃經四度去復還來復感白鶴於上徘徊久之乃逝又感五色蚯盤屈函外可三尺頭向舍利驚終不怖如此數度

聖遙遠微言隱絕庸愚所傳不足師範但以信心歸向自當識悟今席講說止於云何偈後但世界法爾不久當終時日既促願各用心遂依文叙恰至偈初即覺失念無疾而終春秋七十有五即以其年十二月送往王城谷中南山之陰闔境同號若喪考妣當夜降雪周三四里乃掃路通行陳屍山嶺經夕忽有異華遶屍周帀偏地涌出可五百枝長二尺許上發鮮榮似凝冬華而形相全異七衆驚慟悲慶誼山有折入城示諸耆宿乃内水瓶至來年五月猶不萎悴自非宿祐所資豈感冥祥嘉應也晉州有人性愛遊

獵初不奉信有傳惡感乃造山覓唯覩空處自悔哀哭曰生不蒙開信死不逢奇瑞獨何無感必有神道願示徵祥言訖地涌奇華還長二尺欣慰嘉應發心永固（石北七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三

校讎

第三紙（九行南藏作世宋）第十紙（二十行品佛南藏作盡品佛所）第十六紙（十三行塵疑當作塵尾宋南藏作毛）

音釋

詰去吉切問也 慫蘇困切 寵盧紅切 窪烏瓜切 檄胡狄切 猾戶八切 滑也 鴟昌志切 鴞于嬌切鳥名 駿子敏切馬駿也 抵都禮切觸也 詆諸氏切訶也 鄂魚陌切地名 屢良遇切數也 炫胡光切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四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見解篇第十七

述意部

夫心識運變厥理無恒解惑相翻聖人何迹澄神虛照應機如響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悟道緣機然後神化是以文字應用彌綸宇宙聖變隨方該羅法界非六通之至聖孰能垂化於五道者也

引證部

如分別功德論云如來所以廣爲四部各說第一者

甲食飽則呵以是二事不得居世若外道見謂諸沙門食無時節生誹謗心是以佛遣上天在善法講堂坐禪善覺比丘常爲衆僧作使至天上佛涅槃後迦葉鳴椎大集衆僧命阿那律徧觀世間誰不來者阿那律即觀世界盡來唯有憍梵比丘今在天上即遣善覺命召使來善覺到三十三天見在善法講堂入滅盡定彈指覺之曰世尊涅槃已十四日迦葉集衆遣我相命可下世間至衆集所憍梵答曰世間已空我不忍還欲取涅槃即以衣鉢付於善覺還歸衆僧便取涅槃以是因緣善護其身安處天上故稱第一

乃爲將來遺法之中四姓出家見解不同共相是非自稱爲尊餘人爲卑如是之輩不可稱計故預防於未然開其自足之路如光明之中日爲其最星宿之中月爲其最川流之中海爲其最六天之中波旬以爲其最色界十八天之中淨居以爲其最九十六部之中釋僧以爲其最九十六道之中佛道以爲其最如五百聲聞弟子之中神解各別不可具列第一如拘鄰比丘初化受法善來之首故稱第一如憍梵鉢提比丘善護譏嫌藏身天上故稱第一故功德論云佛止不聽恐損衆生又欲一手執衆生一手

反地佛復不許故知神足第一也如密迹金剛力士經云目連承佛聖旨西方有一世界名光明幡佛名光明王現在說法目連到彼聽佛語見其身長四千里諸菩薩身長二千里其諸菩薩所食鉢器其高一里目連行鉢際上時諸菩薩白世尊曰唯然大聖此蟲從何而來被沙門服行鉢際上於時彼佛言諸族姓子愼勿發心輕慢此賢所以者何今斯少年名大目連是釋迦文佛聲聞弟子中神足第一時光明佛告大目連吾土菩薩及諸聲聞見卿身小咸發輕慢仁當顯神足力承釋迦文威德目連皆首足下遶佛七帀踊身在空廣現神足已復住佛前諸菩薩歎未曾有佛言欲試釋迦文佛音響遠近故到此土仁者不宜試如來音響如來音響無限無遠無近廣遠無量不可爲喻世尊告曰云何以汝神力到此世界故是世尊釋迦文佛威德所立當遙禮釋迦文佛自當至彼假使卿身以已神足欲還本國一劫不至目連右膝著地向於東方禮釋迦文佛又手自歸屈申臂頃即時得至故知目連神足中第一也第五論云阿那律所以稱第一者時佛爲大會說法那律坐眠佛見謂曰今如來說法汝何以眠耶夫眠者心意閉塞與死何異那律慙愧心自誓不敢復眠不眠遂久眼便失明所以然者凡有六食眼有二食一視色二睡眠五情亦各二食得食者六根乃全以眼失食故喪眼根佛命耆域治之曰不眠不可治已失肉眼無所復覩五百弟子各棄馳散倩人貫針捫摸補衣線盡重貫無人可倩左右唱曰誰求福者與我貫針世尊忽然到前取來吾與汝貫問曰是誰曰是佛也曰佛已福足復欲求福耶曰福德可得猒耶那律思惟佛尚求福況於凡人耶心中感結馳向佛視以至心故忽得天眼重復思惟使得羅漢凡得羅漢皆有三眼一肉眼二天眼三慧眼三眼視者恐肉眼亂天眼爭功精麤以傑觀故專用天眼觀大千界精麤悉覩故言天眼第一也第六論云迦栴延所以稱善分別義第一者將欲撰集法藏心中惟曰爲人間憒鬧精思不專故隱地中七日撰集大法已訖呈佛稱曰善哉聖所印可以爲一藏此義微妙降伏外道故稱第一又佛稱仁者辯才析理解義第一也第七論云所以稱婆拘羅壽命極長者以曩昔曾供養六萬佛於諸佛所常行慈心飛蝗蠕動有形命類恒加慈愍無有毫釐殺害之想佛告阿難如我今日正壽八十

者如來隨世欲適衆生不現其異故壽八十婆拘羅者受前病世慈心之福故年壽加倍一百六十復昔毗婆尸如來出世時有長者居明貞修禀性良謙請佛及僧九十日四事供養有一比丘來求索藥長者問曰何所患苦答曰頭痛長者答曰此必腦上有水仰攻其頭是以頭痛即施一呵梨勒果因服病除緣是福報九十一劫未曾病患阿難問婆拘羅何以不爲人說法爲無四辯智慧而不說耶答曰我於四辯捷疾之智非爲不足直自樂靜不善憒閙故不說法故長命省事第一也第八論云所以稱優波離持律

第一者是五百釋子剃髮師不輕不重泯然除盡佛命善來即成沙門佛即授戒得阿羅漢次授五百釋子戒優波離爲上座諸釋子言此我家僕何緣禮之佛言不爾法無貴賤先達爲兄後仰不已制意爲禮即時天地大動諸天於上讚曰善哉善哉今日諸釋降伏貢高此意難勝故地爲動當五百釋子爲道時亦有九萬九千人出家爲道優波離自從佛受戒已來未曾犯如毫釐故稱持律第一又祇園精舍北有一比丘得病經六年不差波離往問何所患苦欲何所須曰我有所須以違佛教故不可說曰但說無苦

曰我唯思酒五升病便除佘優波離曰且住我爲汝問佛還即問佛有比丘病須酒爲藥不審可得飲不世尊曰我所制法除病苦者優波離即還索酒與病比丘病即除愈重與說法得羅漢道佛讚波離汝問此事使病比丘得蒙除差又使得道若不得度後墮三塗無有出期乃爲將來比丘能設禁法使知輕重得濟危厄汝眞持律以律付汝勿令漏失不可示以沙彌白衣復稱第一也第九論云所以稱難陁比丘端正第一者餘諸比丘各名有相舍利弗有七相目連有五相阿難有二十相猶難陁有三十相難陁金

色阿難銀色衣服光耀金繒層屣執瑠璃鉢入城乞食其有見者無不欣悅自捨如來餘諸弟子無能及者故稱端正第一柰女請佛於外見難陁愛樂情深接足爲禮以手摩之雖觀美姿寂無情想形形相感則失不淨柰女不達疑有欲心佛知其意告柰女曰勿生疑心難陁却後七日當得羅漢以是言之知心不變故稱第一第十論云所以稱婆陁比丘解人疑滯第一者三世諸佛皆共八萬四千以爲行法衆生得道不必偏行衆行隨其所悟處以爲宗趣何者衆生結使不同病有多少垢有厚薄是故如來設教若

干或有一藥治衆病或有衆藥治一病猶六度相統一行爲主衆行悉從一行不專衆病隨起隨病所起對藥應之若計常起以無常對之若計有心起以空心對之當其無常領行萬行皆無常也猶施造八萬八萬皆爲施所造也亦猶如來八音中一音統八響一響統百教一教統百義一一相領至千萬億一音報萬億其變如是略說統行其喻亦爾此比丘專以略說爲主故稱第一也第十一論云所以稱天須菩提著好衣第一者五百弟子中有兩須菩提一王者種一長者種其天須菩提出王者種所言天者爲五百世中常生天上化應聲聞下生王家食福自然未曾匱乏佛還本國佛勑出家約身守節纏衣惡食艸葬爲牀大小便爲藥此比丘聞佛切教退欲還家佛受波斯匿王請即詣佛所辭退而還阿難語曰君且住一宿須菩提曰道人屋舍如何可止且至白衣家寄止一宿明當還歸阿難曰但住今當嚴辦即往王所種種坐具旛華香油嚴飾皆備此比丘便於中止宿以適本心意便得定思惟四諦至於後夜即得羅漢阿難白佛天須菩提已得羅漢飛在虛空佛語阿難夫衣有二種可親不可親若著好衣益其道心此可親近若損道心此不可親或從好衣得道或從五納弊惡得道所悟在心不拘形服也是故言之天須菩提著好衣第一也第十二論云所以稱羅雲持戒不毀第一者或云羅雲喜妄語好瞋佛捨輪王之位而作沙門東西行乞不可羞耶以嫌如來故作妄語若有人問如來所在實在祇園反覆妄語誑於衆人阿難白佛羅雲妄語佛喚羅雲來卿實妄語耶對曰實爾我所以捨聖王位者以不可恃怙皆歸無常正使帝釋梵王皆不可保況復聖王而可恃耶佛語羅雲我前後捨此不可稱計而汝今時方恨我耶佛語羅雲汝取水來羅雲即盛滿鉢水授與如來執鉢水謂羅雲曰汝見此水不對曰已見佛言此水滿鉢無所減者喻持戒完具無所損落復瀉半棄之佛言此水失半喻謂羅雲曰汝見此水不對曰見此空鉢不答曰已戒不具足復瀉水盡示羅雲曰見此空鉢不答曰已見佛言犯戒都盡喻如空鉢復以鉢覆地示曰汝見此不答曰已見佛言已犯戒盡當墮地獄喻鉢口向地也羅雲自被約勑以後未曾復犯如毫釐戒故稱持戒第一也忍行亦爲第一故舍利弗將羅雲入舍

衛城乞食時有婆羅門見羅雲在後行即興惡意打羅雲頭破血流汗面羅雲即生惡念要當方便報此怨家舍利弗已知心念為其拭血謂羅雲曰當憶汝父昔為王時人來索眼即挑眼與截手截足亦不悔恨若為象時以牙與人亦不猒倦汝今云何起此惡念羅雲聞說即自尅責我今云何惡心向彼即忍如地不起害心如毛髮許時打羅雲者墮無擇地獄中以是因緣持戒忍行寔為第一也第十三論云所以稱般陁比丘暗鈍然能變形第一者良由佛敎使誦掃箒得箒忘掃六年之中專心誦此意遂解悟而自惟曰箒者喻掃者除穢者即喻八正道聲者喻三毒垢也以八正道箒掃三毒垢所謂掃箒義者止謂此耶深思此理心即開解得阿羅漢道復有婆羅門名曰梵天亦名世典博覽羣籍圖書祕讖天文地理無不關練故名世典自以德高命共論議謂般陁曰能與我共論耶般陁曰我尚能與汝祖父梵天共論何況汝盲無目人乎梵志尋言即語曰盲與無目有何等異般陁默然不對無以相詶即以神足相荅騰空去地四丈九尺結跏趺坐梵志仰瞻敬情內發時舍利弗知其辯覆現變相荅若不往屈梵志

不度即以神足作般陁形便使般陁本形不現化形問曰汝為是天是人乎荅曰是人又問人為是男子不曰是男子又問男子與人有何等異荅曰不異又問人者統名男子據形何得不異向言盲者謂無目者謂無智慧之眼以斷結今世後世善惡之報無目無智慧之眼以斷結使也梵志心解即得法眼淨以是因緣般陁變形為第一也

經云時世尊於十五日說戒時諸比丘僧及五百比丘衆從祇洹沒詣阿耨達池時龍王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觀衆空無舍利弗今無此坐佛告目連前謂目連曰汝有神足舉此衣帶結目連執帶不能移動盡力欲舉地皆大動舍利弗便舉目連著東弗于逮又以帶纏須彌山目連便舉動須彌山舍利弗復以此帶纏如來座目連遂不能動捨帶還龍王所遙見舍利弗已在前至結跏趺坐繫念在前目連白佛言我不失神足耶何以故舍利弗後沒先至佛曰不退舍利弗有大智慧佛告目連衆多比丘無恭敬心於汝言舍利弗神足勝

汝可於此衆中現其威力對曰承教即於座起往
須彌山頂以一足跨山頂舉一足著梵天上蹴須彌
山使地六反震動時諸比丘歎未曾有曰連說偈時
六十比丘因此漏盡意解又文殊師利般涅槃經云
佛告跋陀羅菩薩此文殊師利有大慈悲生於此國
多羅聚落梵德婆羅門家其生之時家內屋宅化如
蓮華從母右脇出身紫金色墮地能語如天童子有
七寶蓋隨覆其上九十五種諸論議師無能酌對唯
於佛所出家學道住首楞嚴三昧佛涅槃後四百五
十歲當至雪山爲五百仙人宣揚十二部經教化令

住不退已至本生地於空野澤尼拘樓陀樹下結跏
趺坐入首楞嚴三昧身諸毛孔出金色光徧照十方
世界度有緣者身如紫金山正長丈六圓光嚴顯面
各一尋於圓光內有五百化佛一一化佛有五化菩
薩以爲侍者佛告跋陀羅是文殊師利有無量神
通變現不可具說若有衆生但聞文殊師利名除却
十二億劫生死之罪若禮拜供養者生生之處恒生
佛家若未得見當誦持首楞嚴稱文殊師利名一日
至七日文殊必來至其人所若有宿業障者夢中得
見夢中見者於現在身若求聲聞以見文殊師利故

得須陀洹乃至阿那含若出家人見者以得見故一
日一夜成阿羅漢若有深信方等經典是法王子於
禪定中爲說深法亂心多者於其夢中爲說實義令
其堅固於無上道得不退轉我滅度後一切衆生其
有得聞文殊師利名者見形像者百千劫中不墮惡
道若有受持讀誦文殊師利名者設有重障不墮阿
鼻極惡猛火常生他方清淨國土值佛聞法得無生
忍又賢愚經云佛在王舍城鷲頭山中時波羅柰王
名波羅摩達王有輔相生一男兒相好備滿身色紫
金姿容挺特輔相見子倍增怡悅其母素性不能良

時波婆梨見其外甥學既不久通達諸書欲爲作會顯揚其美遣一弟子至波羅柰語於輔相說兒所學索於珍寶欲爲設會其弟子往至于中道聞人說佛無量德行思慕欲見即往趣佛未到中間爲虎所噉乘其善心生第一四天波婆梨自竭所有爲設大會一切都集設會已訖大施達嚫人得五百金錢財物罄盡有一婆羅門名勞度差宿於後至獨不得食唯與五百金錢勞度差言聞汝設施云何空爾若必拒逆不見給者汝更七日頭破七段時波婆梨恐有惡祝及餘蠱道事不可輕滨以爲懼前使弟子終生天

者遙見其師愁賴無賴即從天下來到其前問其師言何故愁憂師具廣說天白師言勞度差者未識項法愚癡迷網惡邪之人竟何所能而乃憂此今惟有佛乃解項法無極法王特可歸依時波婆梨聞天說已即說佛功德智慧不可稱計今在王舍城鷲頭山中時波婆梨聞歎佛德自思必是我書所說佛星下現天地大動當生聖人今悉有此即勑彌勒等十六人往看相好心念難之我師波婆梨爲有幾相我師是何種姓我師有幾弟子若答知數斯必是佛汝寺必爲弟子遣一人

語我消息時彌勒等進趣王舍近到鷲山見佛光明種種神異衆相赫然益以歡喜即奉師勑遙以心難佛遙答之一一無差滨生敬仰頭面禮乞佛爲說法其十五人得法眼淨求索出家佛言善來鬚髮自墮法衣在身重爲說法成阿羅漢十六人中時有一人字賓訶耆是波婆姊子即遣往白消息還到本國具以聞見廣爲說之波婆聞喜即從坐起長跪合掌向王舍城誠心請佛唯願屈神來見接濟如來遙知屈申臂頃來到其前禮已舉頭見佛鷲喜佛爲說法遣阿那含於時世尊尋還鷲山

佛告諸比丘於未來世此閻浮提土地方正平坦廣博無有山川地生輭純猶如天衣爾時人民壽八萬四千歲身長八丈端正殊妙人性仁和具修十善彼時當有轉輪聖王名曰勝伽 [已書古今譯經此無此句] 彼時有婆羅門家生一男兒字曰彌勒身色紫金三十二相衆好畢滿光明殊赫出家學道成最正覺廣爲衆生轉妙法輪其第一大會度九十三億衆生之類第二大會度九十一億第三大會度九十億如是三會說法得蒙度者悉我遺法種福衆生皆得枉彼三會之中阿難白佛不審從何造起名爲彌勒佛言過去久遠習慈三

味定意柔輭更無害心故字彌勒（梵云彌勒此云慈氏慈能救苦名佛已字彌勒佛位在補處名菩薩位過於人故云無能勝也）

頌曰

賢人軌玄度　師通資自發
弱喪升虛遷　聖錄同靈篇
神光照有緣　應變各殊別
乘乾因九五　逸響亮三千　法鼓振玄教
龍飛應人天　恬智冥微妙　縹耿詠重玄
盤紆七七紀　嘉運茲中旛　挺此四八姿
映蔚華林園

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即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尼彌日設供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之辭必窮淵致衆咸歎異有羅漢達摩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為說舍利弗在胎之證及什生之後還忘前言頃之什母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孕產一男名弗沙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塚間枯骨異處縱橫於是深惟苦本定求離俗誓不落髮不咽飲食至六日夜氣力綿乏疑不達旦夫乃懼而許焉以未剃髮故猶不嘗進即勑人除髮乃下飲食次旦受戒仍業禪法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

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誦畢雲旣過師授其義即自通達無幽不暢時寵茲國人以其母王女利養甚多乃勞什避之什年九歲隨母度辛頭河至罽賓國遇名德法師盤頭達多即罽賓王之從弟也淵粹有大量材明博識獨步當時三藏九部莫不該練從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即崇以師禮從受襍藏中長二含凡四百萬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徹於王王即請入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什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無

言王益敬異日給鵝腊一隻秔麵各二斗酥六升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彌十人營視掃灑有若弟子其見尊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携還寵茲諸國皆齎以好尊什並不顧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謂其母曰常當守護此沙彌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波掬多無異若戒不全無能爲也止可才明俊又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答云兒心有分別鉢有輕重耳遂停沙勒一年

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修智諸品無所諮受而備達其妙又於六足諸門無所滯疑沙勒國有三藏沙門名喜見謂其王曰此沙彌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法門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恥其不逮必見勉勵二龜茲王必謂出我國而彼尊之是我尊也必來交好王許焉即設大會請什升座說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使酬其親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善學韋陀舍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答等事博覽四韋陀典及五明諸論陰陽星算莫不畢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什初學小乘後專務方等乃歎曰吾

昔學小乘如人不識金以鍮石爲妙因廣求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論等頃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即寵茲之北界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國手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既至遠學宗莫有能抗時王女爲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羣經特深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踊乃更設大集請問方等經奧什爲桄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有聽者莫不悲感追悼皆恨悟之晚矣

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叉學十誦律有頃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王白純曰汝國尋衰吾其去矣行至天竺進登三果什母臨去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闡眞丹傳之東土唯爾之力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亡軀若必使大化流傳能洗悟豎俗雖復身當鑊鑽苦而無恨於是留住龜茲止乎新寺後於寺側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蔽文唯見空牒什知魔所爲誓心逾固魔去字顯仍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汝是智人何用讀此什曰汝是小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

二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祕奧龜茲王爲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升而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欲躬往仰禮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顧達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弘贊佛道故宿涉艱危遠萃神國什得師至欣遂本懷爲說德女問經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滯名相師曰汝說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而愛空乎如昔狂人令織師織錦極令細好織師

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瞋恨其麤織師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細縷狂人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良匠猶且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織師師亦効焉皆蒙上賞而實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而陳之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信服師歎曰師不能達反啓其志驗於今矣於是禮什爲師言和尚是我大乘師我是和尚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雋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時苻堅僞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

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堅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鄯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餞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

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克龜茲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日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既獲什未測其智量見其年齒尚少乃凡人戲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須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諫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亾之地不宜淹留推運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禍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符堅已爲姚萇所害光三軍

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稱年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後方驗什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符堅已亾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亦挹其高名虛心禮請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爲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廟庭逍遙園葱變爲菴菴以爲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月二十日至于長安興待以國

師之禮甚見優寵晤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倦自大法東被始於漢明洎歷魏晉經論漸多而天竺所出多滯文格義與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經義多紕僻皆由先度失旨故不與梵本相應興使沙門僧碧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讎校其譌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悅伏莫不欣贊興以佛道沖邃其行惟善信爲出苦之良津御

世之洪則故託意九經遊心十二乃著通三世論以勖示因果王公已下並欽贊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左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緣業慶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大小乘經論凡有三百九十餘卷名莊別傳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于時四方義士萬里必集盛業久大千今式仰諸方道俗英賢之徒如釋慧遠等學貫羣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遠疑義莫決乃封以諮什凡覩國王必有賛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

嗢噦也什常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熏萬山延哀鳴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爲十偈辭喻皆爾什雅好大乘志存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栴延子所比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乃慢然而止唯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并注維摩經出言成章無所改刪辭喻婉約莫非玄奧什爲人神情映徹傲岸出羣應機領會罕有其匹篤性仁厚況愛爲心虛已善誘終日無勌姚主嘗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種無嗣於是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

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省覺四大不念口云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譌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偽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於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

宋江陵辛寺有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經律舛闕志勵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西度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

經歷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迹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路窮幽梗止有一徑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麤素而神氣俱遠顯雖覺其韻尚而不

准東西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頃至葱嶺葱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皆漢時張騫甘父所不至也次度雪山山過寒風暴起慧景噤顫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四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瞑過之顯欲詣者閣崛山寺僧悚曰路甚艱阻且多黑師子亟

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小僧顯問曰向者年是誰耶答云頭陁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惋恨更追至山所有橫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顯流涕而去進至迦國內豐熟皆有信効沙門爲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乞龍輒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衆皆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龍於中從上座至下行之徧乃化去年輒一出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邑波連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綠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胡語胡書方躬自書寫

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或留或亾顧影唯已常懷悲慨忽於王像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絹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褁二舍及褁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還舶有二百許人值黑風水入衆皆惶懼卽取褁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舶任風而去得無傷壞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舶震懼衆咸議曰坐載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一衆俱亾共欲推之法

顯恒慈勵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爾便當見殺漢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若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俛仰而止既水盡粮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黎藿菜依然知是漢地但未可測何方卽乘船入浦尋村見獵者二人顯問此是何地耶獵人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岾獵人還以告太守李嶷素信敬志聞沙門遠至躬自迎慰顯持經像隨還頃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返之地志在弘通何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陀於道揚寺翻譯

經律異相等百餘萬言流布敎化成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褁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傳咸歎神妙其餘經律後至荆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衆咸慟惜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四

校讎

第二十五紙

音釋

呵 虎何切 譙 才笑切 蠚 子合切 蟄 徒結切 蟄 徐邑切 蟄 子入切 蟄 尋也 蟄 蟄蟲 蟄 蟄蟲 蟄 蟄蟲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五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宿命篇第十八

述意部

夫業行參差宿緣之途非一壽命修短明昧之理無恒良由業因善惡致使報有寃爽或有憶識多劫或有緣念累代或有但記一生或有唯知現在所以凡聖殊隔宿命延促雖復拓神感聖習氣尚存除惑見理戲心猶在自非位登十地行滿三祇奚能永斷習因感茲勝報也

有衆生能護身口不惱他者在母胎時其必寬容不爲冷熱二觸母腹不淨惡血所困至出胎時又復不爲產門逼迫令心錯亂以是因緣覺了惺悟念知前事今不知者良由違前法故總失錯亂故不能知也

問曰各知幾趣耶答曰還如婆沙論說天知五趣人知四趣（除天）鬼知三趣畜生知二趣地獄唯知地獄之事由勝故上得知下下由劣故不知上問曰若由劣故不知上者何故經說善住龍王伊鉢羅龍王等能知帝釋勝人心之所念耶答曰如婆沙論說此等皆是比知非是正知如彼帝釋欲與修羅戰時善住龍王背上諸骨自然出聲彼即念言我今背骨出大音聲定知諸天必欲與彼修羅共鬪定當須我作是念已即便向彼帝釋邊去又如帝釋欲遊戲時伊鉢羅龍王背上自然有其香手現彼則念言我今背上香手現定知帝釋欲戲園林必當須我作是念已即自化身作三十二頭通其舊首合有三十三頭於彼一一頭上各出六牙一一牙上各出七大寶池一一池中各出七蓮華一一蓮華各出七葉一一葉上出七寶臺一一臺中起七寶帳一一帳內有七天女一一天女有七侍者一一侍者有七妓女一一妓女皆

引證部

第一天趣中依婆沙論云亦有生處得智知他心等然微細故不別說之如上天報中已具說之亦同下傍生鬼趣中述故婆沙論云所以者何非田器故有勝覩相聞語智等所覆損故有他心通及願智等所映蔽故評曰應作是說於四趣中生處得智各知五趣於理無違第二問人趣亦有本性念生智類應能知他心等何故不說答應說而不說者當知此義有餘復次以故不說謂人趣中得此智者極少有故而不說之如婆沙論說此皆從不惱害業能生此智若

作天樂作是化已屈申臂頃往詣帝釋殿前而住帝釋見已即與眷屬升其常頭之上自餘三十三天輔臣各將眷屬升餘三十二頭之上升已即便舉身凌空迅疾往詣遊戲之處以此驗知亦是比知非是正知也以此引事證知上得知下下不知上也然此理未盡如下狼知女心殺兒而去此即下亦知上何言下不知上耶且處從多而說上得知下下不得知上若細尋求上下通知不可具引又新婆沙論云如王舍城內有一屠兒名曰伽吒是未生怨王火小知友曾白太子汝登王位與我何願太子語言當慇汝請

後未生怨害父自立伽吒於是從王乞願王便告曰隨汝意求伽吒白言願王許我王舍城中獨行屠殺王遂告曰汝今云何求此惡願豈不怖畏當來苦耶屠兒白王諸善惡業皆無有果何所怖畏王遂告曰汝云何知伽吒白王我憶過去六生於此王舍城中當行屠殺最後生在三十三天中多受快樂從彼天歿來生此間少小與王得為知友故知善惡其果定無王聞生疑便往白佛佛告王曰此事不虛然彼屠兒曾以一食施與獨覺發邪願言使我常於王舍城內獨行屠殺後得生天由勝業因果遂其願彼先勝

業與果今盡却後七日定當命終生號叫地獄次第受先屠業苦果是故此智極知七生復有說者此極能憶五百生事謂有苾芻自憶過去五百生中噉餓鬼趣念彼所受饑渴苦時編身流汗深心怖惱息諸事業精進熾然後經多時得預流果復有苾芻自憶過去五百生中噉地獄趣念彼所受地獄苦時諸毛孔中徧皆血流身及衣服非常臭穢每日皆水澡浴浣衣衆人謂之汁水為淨又隆婆多論問曰願智宿命智有何差別答宿命智知過去願智知三世宿命智知有漏願智二俱兼知宿命智知自身過去願智

自他兼知宿命智知一身次第得知願智一念超知百劫古時畜生所以能語今時畜生所以不能語謂劫初時先有人天未有三惡道從人天中來以宿習近故是以能語今時畜生多從三惡道中來是以不語又婆沙論說謂於生處自性能知過去宿命及知他心於其生處不假修因自性而知此智徧通五趣然有強弱三塗及天此四趣中作用則強若在人趣用則微弱何故如是為人趣中有瞻相言智及有修禪發智乃至他心法等智為此等智之所覆隱是故雖有作用微隱不現如新婆沙論云若論有情

足險隘處修令寬博使往來者無有艱難由彼業力在母腹中無迫窄苦故得此智或有餘說若諸有情施他種種大小飲食由彼業力能引此智若諸有情不造惱害他業恒作饒益他事由斯業故在母腹中不爲風熱痰陰病等之所逼切後出胎時無迫窄苦是故能憶諸宿住事故有是說若諸有情住在母胎及出胎時不受衆病迫窄苦者皆應能憶過去生事但由母病及迫窄苦皆悉忘之第三鬼趣中亦有生[illegible]智知他心等云何知然昔有女人爲鬼所魅贏瘦[illegible]鬼師問鬼汝今何爲惱此女人鬼便報言此女過去五百生中嘗害我命我亦過去五百生中嘗害彼命怨怨相報于今未息彼若能捨我亦捨之呪師因報彼女人曰汝若惜命當捨怨心女人報言我已捨矣鬼觀女意都不捨怨恐命不全妄言已捨遂斷其命捨之而去第四畜生趣中云何知有宿命智答如婆沙論中昔有一女置兒在地緣行他處時有一狼將其兒去其母見已趁而語言汝狼何以將我兒去狼即報言汝是我怨曾於五百生中嘗食我兒我今還欲於五百生殺害汝子此乃怨警相報理當法爾何以生瞋作是報已復更語言若汝能捨怨害

獄卒等心亦是其驗也

宿習部

如佛說師子月佛本生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陁竹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比丘百菩薩俱爾時衆中有一菩薩比丘名婆須蜜多遊行竹園間緣樹上下聲如獼猴或旋三鈴作帥羅戲時諸長者及行路人競集看之衆人集時身到空中跳上樹端作獼猴聲者闍崛山八萬四千金色獼猴集菩薩所菩薩復作種種變現令其歡喜時諸大衆各作是言沙門釋子猶如兒戲幻惑衆人所行惡事無人信用乃與鳥

獸而作非法如是惡聲徧王舍城有一梵志上啓大王頻婆娑羅王聞此語嫌諸釋子即勑長者迦蘭陁曰此諸釋子多聚猕猴枉毀園中爲作何等如來知不長者啓王婆須蜜多作變化事令諸猕猴一時歡喜諸天雨華持用供養爲作何等不知爾時大王前後導從往詣佛所遙見世尊身放光明如紫金山普令大衆同於金色尊者蜜多及八萬四千猕猴亦作金色時諸猕猴見大王來作種種變中有採華奉上大王者大王見已與諸大衆俱至佛所爲佛作禮右遶三帀却坐一面白佛言此諸猕猴宿有何福

身作金色復有何罪生畜生中尊者蜜多復宿殖何福生長者家出家學道復有何罪雖生人中諸根具足不持戒行與諸猕猴共爲伴侶歌語之聲悉如猕猴使外道笑惟願世尊爲我分別令我開解佛告大王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億劫之前有佛出世名曰然燈彼佛滅後有諸比丘於山澤中修行佛法堅持禁戒如人護眼因是即得阿羅漢時空澤中有一猕猴至羅漢所見於羅漢坐禪入定即取羅漢坐具披作袈裟如沙門法徧袒右肩手擎香鑪遶比丘行時彼比丘從定覺已見此

猕猴有好善心即爲彈指告猕猴言法子汝今應發無上道心猕猴聞說歡喜踊躍五體投地敬禮比丘起復採華散比丘上爾時比丘即爲猕猴說三歸依爾時猕猴即起合掌白言大德我今欲歸依佛法僧比丘爲受三歸已次當懺悔且說罪業我得羅漢能除衆生無量重罪如是懃勤三爲懺已告猕猴言法子汝今清淨是名菩薩汝今盡形壽受五戒已求阿耨菩提爾時猕猴依教受已發願已竟踊躍歡喜走上高山懸樹墜死由受五戒破畜生業即生兜率天上值一生補處菩薩爲說無上道心即持天華下空

澤中供養羅漢羅漢見已即便微笑告言天王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終不相捨而說偈言

業能莊嚴身　處處隨取趣　不失法如券
業如負財人　汝今生天上　由於五戒業
前身落猕猴　從於猕猴犯戒生　持戒生天梯
破戒爲鏤湯　我見持戒人　光明莊嚴身
七寶妙臺閣　諸天爲給使　衆寶爲牀帳
摩尼華瓔珞　值遇未來佛　娛樂說勝法
我見破戒人　墮在泥犁中　鐵犁耕其舌
臥在鐵牀上　融銅四面流　燒煮壞其身

或處於刀山　劍林及沸屎　灰河寒冰獄
鐵丸飲融銅　如是等苦事　常爲身瓔珞
若欲脫衆難　不墮三惡道　遊處天上路
超越得涅槃　當勤持淨戒　布施修淨命

時阿羅漢說此偈已默然無聲獼猴天子白言大德我前身時作何罪業生獼猴中復有何福值遇大德得免畜生生於天上羅漢答言乃往過去此閻浮提有佛出世名曰寶慧如來至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一比丘名蓮華藏多與國王長者居士而爲親友邪命諂曲不持戒行身壞命終落阿鼻獄如蓮華數滿十

師子月如來佛告大王欲知彼國師子月佛者今此會中婆須蜜多比丘是也王聞此語即起合掌偏體流汗悲泣雨淚悔過自責向婆須蜜多頭面著地接足爲禮懺悔前罪佛告大王欲知此等八萬四千金色獼猴者乃是過去拘樓秦佛時波羅柰國拘睒彌國二國之中共有八萬四千比丘尼行諸非法犯諸重禁狂愚無智如癡獼猴見好比丘視之如賊時有羅漢比丘尼名善安隱具爲說法復懷忿恨時羅漢尼見諸惡人不生善心即起慈悲身升虛空作十八變時諸惡人見變化已各脫金環散阿羅漢尼上願

我生生身作金色前所作惡今悉懺悔時諸惡人身壞命終墮阿鼻地獄次第經歷至九十二劫恒處地獄從地獄出五百身中恒爲餓鬼從餓鬼出一千身中常爲獼猴身作金色大王當知爾時八萬四千犯戒尼罵羅漢尼者今者會中八萬四千諸金色獼猴是也爾時供養諸惡比丘尼者今大王是此諸獼猴因宿習故持華持香供養大王爾時汙彼比丘尼者今瞿迦梨及王五百黃門是佛告大王身口意業不可不愼爾時王聞佛說對佛懺悔慚愧自責豁然意解成阿那含王所將八千人求佛出家並成羅漢餘

一萬六千人皆發菩提心八萬諸天亦俱發心八萬四千金色獼猴聞昔因緣慚愧自責遠佛千帀向佛懺悔各發無上菩提心隨壽長短命終之後當生兜率天上值遇彌勒得不退轉更過百萬億那由他阿僧祇恒河沙劫當得成佛八萬四千次第出世同共一劫劫名大光同名並金光明如來又處處經云佛言有憍梵鉢提已得阿羅漢道反作牛齕弟子問佛何以故佛言是比丘前世宿命時七百三十世作牛今世得道餘習未盡故作齕食若依智度論問何以作牛答由過去世經他穀田取五六粒粟口嚙吐地

以損他粟故作此牛由作牛多身故牛腳齕食也

五通部

如菩薩處胎經云爾時有妙勝菩薩白佛言世尊五通菩薩修習何法得神通道佛告妙勝此欲界中善男子善女人不須眼通生便徹見一閻浮內衆生之類麤細好醜城郭樹木或有人眼能觀二三四天下不須眼通生便徹聞或有人不須眼通耳通清徹聞一天下男聲女聲一切音聲即能別知一不修耳通一一曉了或有人不習不學自識宿命吾從某處來生此間父母種族名姓盡能別知或有人不修習神

無數阿僧祇劫所從來處父母眷屬國土清淨名姓種族皆悉知之或有人思惟法觀以心持身以身持心睡眠覺悟意想如空便能舉身至三千大千刹土入地如空山河石壁無所罣礙或有人臨當成佛以智慧力除衆生垢坐樹王下不起千座故得成佛六通清徹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凡夫所得通　猶如諸飛鳥　有近亦有遠
不離生死道　佛通無礙法　眞實無垢穢
念則到十方　往返不疲倦　以慈念衆生
得通無罣礙　仙人五通慧　轉退不成就

我通堅固法　要入涅槃門

爾時座中有菩薩名曰普光前白佛言未審六通識法是一是若干若識是一法如來金色神足道場遊諸佛刹爲識致身此名一法無身無識惟願世尊報我此義佛告普光菩薩汝所問義爲世俗義問若世俗義問識法若干無有定相若第一義問則無身無識何以故分別識法自性空寂無來無去亦無染著汝問金色此有爲法五陰成就非自然法非第一義我今爲汝說識想法菩薩六通身識共俱非識先身後非身先識後何以故法相自然識不離身身不離識猶如二牛共其一軛若黑牛前白牛後則種不成就若白牛前黑牛後種亦不成非黑牛前白牛後非白牛前黑牛後則種成就神足道果亦復如是身識共俱無有前後中間如來色身有前有後有中間此世俗法非第一義於空寂法無有若干頌曰

善惡宿熏習　感報各殊方　曾爲鬼害怨
或作狼蠆殃　屠兒憶殺業　須臾戲獵鄉
宿祐除患者　在處遊天堂　觸類與清遵
日擊洞兼忘　凡聖欽嘉會　賢愚慶流芳

四生行善業　六趣感神光　苦樂雖殊別
同知命短長

感應緣略引九驗
晉羊太傅
晉瑯琊王練
晉河內向靖
宋釋曇諦
魏釋乘師
隋崔彥武
唐釋道綽
唐劉善經
魏釋玄高
晉羊太傅祜字叔子泰山人也西晉名臣聲冠區夏年五歲時嘗令乳母取先所弄指環乳母曰汝本無此於何取耶祜曰昔於東垣邊弄之落桑樹中乳母曰汝可自覓祜曰此非先宅兒不知處後因出門遊望遥而東行乳母隨之至李氏家乃入至東垣樹下探得小環李氏驚悵曰吾子昔有此環常愛弄之七歲暴亡亡後不知環處此亡兒之物也云何持去祜持環走李氏遂問之乳母既說祜言李氏悲喜遂欲

未祐還為其兒里中解瘉然後得止祐年長常患頭風醫欲攻治祐曰吾生三日時頭首北戶覺風吹頂意其患之但不能語耳病源既久不可治也祐後為荆州都督鎮襄陽經給武當寺殊餘精舍或問其故祐默然後因懺悔叙說因果乃曰前身承有諸罪賴造此寺故獲申濟所以使供養之情偏懇勤重也

晉王練字玄明瑯琊人也宋侍中父珉字季琰晉中書令相識有一梵沙門每瞻珉風采甚敬悅之輒語同學云若我後生得為此人作子於願亦足矣珉聞而戲之曰法師才行正可為弟子子耳頃之沙門

病亾後歲餘而練生焉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絶國之奇珍銀器珠貝生所不見未聞其名即而名之識其產出又自然親愛諸梵過於漢人咸謂沙門審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練遂為大名云云

晉向靖字奉仁河内人也在吳與郡喪數歲女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喪後一年母又產一女女年四歲謂母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耶母甚驚悵具以告靖靖曰先刀子猶在不母曰痛念前女故不録之靖曰可更覓數箇刀子合置一處令女自擇女見大

許即取先者曰此是見許父母大小乃知前女審其先身 右二驗出冥祥記

宋崑崙山有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為冀州別駕母黄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黄氏為母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寤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泰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碧道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尚是諦沙彌為衆

僧採菜被野猪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為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猪所傷碧初不憶此乃詣諦父諦父具説本末并示書鎮麈尾等碧乃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為姚萇講法華貧道為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令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遇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禮記周易春秋各七徧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徧又善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崑崙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舍春秋六十餘 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元魏之時有北代乘禪師常受持法華精勤不懈命終中陰託河東薛氏爲第五子生而能言自陳宿業以貞觀二年四月不願處俗其父任北肆州刺史其第五即隨任便往中山至七帝寺尋得前世本時弟子語曰汝頗憶從我度水往狼山不乘禪師者即我身是吾房中靈机可速除却弟子聞驗抱師悲慟哀傷人衆道俗奇恠將爲大徵父母戀惜恐其出家便與納室爾後便怠宿命之事而常與賊離恒樂靜居 九一驗 時高僧傳 隋開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彥武因行部至一邑憩然驚喜謂從者曰吾昔嘗在此邑中爲人婦今知家歷異報力增強自非行感倫通詎能會斯嘉應也 一右

說亦大同但言齊州刺史不得姓名未如崔具故依崔錄 冥報記

唐幷州玄中寺釋道綽姓衛幷州汶水人也清約雅素慧悟天開承昔鷲師專崇習業以貞觀二年四月八日綽知命將盡通告事相聞而赴者滿于山寺咸見鷲師在七寶船上告綽云汝淨土當成但餘報未盡幷見化佛住空天華下散士女等衆以裙襟承得薄滑可愛又以蓮華乾地而插者經七日乃萎及餘善相不可殫記至年七十忽然亂齒新生如本全無歷異報力增強自非行感倫通詎能會斯嘉應也 一右

唐汾州隰城人劉善經少小孤弊母所撫育其母平生恒習讀內典精勤苦行以貞觀二十一年亾善經哀毀過禮哭聲不輟至明年善經悅忽之間見其母曰我爲生時修福得受男身今生於此縣南石趙村宋家汝欲相見可即至彼也言終不見善經如言而往不移時而至彼於是日宋家生男善經因奉衣物具言由委此男見在善經恒以世禮事之隰州沙門善撫與善經知舊見善經及鄉人所說爲余令言之相州淦陽縣智力寺僧玄高俗姓趙氏其兄子先身

於同村馬家爲兒馬家兒至貞觀末死臨死之際顧謂母曰兒於趙宗家有宿因緣死後當與宗爲孫宗即與其同村也其母弗信乃以墨點兒左肋作一大黑子趙家妻又夢此兒來云當與孃爲息因而有娠及兒年三歲無人導引乃自向馬家云此是兒舊舍夢中所見宛然馬家之子產訖驗其黑子還住舊處也于今現存已年十四五相州智力寺僧慧永法眞等說之（右二驗出冥報拾遺）

至誠篇第十九之一

述意部

夫至誠所感無神弗應大士運心無機不赴勵已剋意盡未來際所以一一弘誓莫不忍智相應心心廣博皆住阿惟越致自非立行重於松筠起願逾於金石殁命護持深心救濟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此則功被三祇果周十地也

求寶部

大志經云昔有國名歡樂有居士名摩訶檀妻名梅隨生一子姿容端正世間少雙墮地便語發誓願言我當布施濟益貧窮父母因名大意至年十七爲衆生故發意入海取明月寶珠以濟衆生初入海中至白銀城龍王與明月珠有四十里寶復前行至水精城龍王與明月珠此珠有六十里寶復前行至瑠璃城龍王與明月珠此珠有八十里寶龍王淫發願言後得道時願我爲弟子淨意供養過於今日令長得智慧大意受珠而去欲還本國經歷海中諸海神王因共議言我海中雖多衆珠名寶無有此珠便勑海神要處奪取神化作人與大意相見問言闇卿得奇異之物寧可借視大意舒手示其四珠海神便搖其手使珠墮水大意自念王與我言此珠難保我幸得之今爲此子所奪非趣也即語海神言我自勤苦經涉險阻得此珠來汝反奪我今不相還我當扞盡海水海神知之問言卿志奇高海濱三百三十六萬由旬其廣無涯崇何竭之如日終不墮地如大風不可攬東日尚可墮風尚可攬大海水不可扞令竭也大意笑答之言我自念前後受身生死壞敗積骨過於須彌山其血流過五河尚欲斷生死之根本但此小海何足可扞我昔供養諸佛誓願言令我志行勇於道決所向無難當務須彌山竭大海水終不退意使一心以器扞海水精誠之意四天王來助大意扞水三分已

二於是海中諸神皆大振怖共議言今不還珠者非小故也水盡泥出壞我宮室海神於是便出衆寶以與大意大意不取但欲得我珠終不相置海神知其意盛便出珠還之大意得珠還其本國恣意大施自是以後境界無復饑寒窮乏之者佛告諸比丘昔大意者我身是也阿難白佛以何功德致此四珠衆寶隨之佛言乃昔維衛佛時大意當以四寶爲佛起塔供養三尊持齋七日是時有五百人同時共起寺或懸繒蓋然燈者或燒香散華者或供養比丘僧者或誦經講說者今皆值佛並悉得度故僧祇律云時海神便作是念假使百年抒此海水終不能減毛髮許感其專精即還其寶是時海神爲婆羅門而說偈言

精勤方便力　志意不休息　專精之所感
雖失復還得

求戒部

如穢譬喻經云昔有人名薩薄聞於外國更有異寶欲往治生而二國中間有羅刹難不可得過薩薄遊行見市西門有一道人空牀上坐云賣五戒薩薄問言五戒云何答曰無形直口授心持後得生天現世能却羅刹鬼難薩薄欲買問齎幾錢答金錢一千即就受竟語言卿向外國到界畔上羅刹若來卿但語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薩薄少時到二國中間見有羅刹身長一丈三尺頭黃如蓑眼如赤丁舉體鱗甲更互開口如魚鼓鰓仰接飛鳥踧踖地沒膝口熱血流羣衆數千直捉薩薄薄語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羅刹聞此永不肯拔薩薄即以兩捲杖之捲入鱗甲拔不得出又以脚蹋頭衝拔復不出五體沒鱗甲中唯背得運羅刹以偈語薩薄言

汝身及手足　一切悉被羈　但當去就死
跳踉復何爲

薩薄志意猶固以偈語羅刹曰

我身及手足　一時雖被繫　攝心如金石
終不爲汝棍

羅刹又語薩薄曰

吾是鬼中王　爲人多力脊　從來食汝輩
不可得稱數　但當去就死　何爲自寬語

薩薄更欲罵怒自念此身輪迴三界未曾乞人我今當以乞此羅刹作頓飽食即說偈曰

我此腥臊身　久欲相去離　羅刹得我便
悉持以布施　志求摩訶乘　毋成一切智

羅刹聰明解薩薄語便生愧心放薩薄去長跪合掌向其謝曰

君是度人師　三界之希有　志求摩訶乘
成佛當不久　是故自歸命　頭面禮眷屬

羅刹悔過竟送薩薄至外國大得珍寶又送還家大修功德遂成道迹故知戒力不可思議勸諸行者堅持禁戒還如此人立志勇猛

求忍部

如智度論云有大力毒龍以眼視人弱者即死以氣噓人強者亦死時龍受一日戒出家入林樹間思惟

坐久疲懈而睡龍法眠時形狀如蛇七寶襍色猟者見之驚喜言曰以此希有難得之皮獻上國王以爲我力能傾國土此一小物豈能困我我今以持戒故不計此身當從佛語自忍閉目不視閉氣不喘憐愍此人爲持戒故一心受則不生悔意既以失皮赤肉狂地時日大熱宛轉土中欲趣大水見諸小蟲來食其身爲持戒故不復敢動自思惟言我此身以施諸蟲爲佛道故今以肉施以克其身後以法施以益其心身乾命終即生忉利天上畜生尚能堅持禁戒至

死不犯況復於人寧容故犯又五分律云佛言乃往過去有一黑蛇蝮一犢子還入穴中有一呪師以粘羊呪呪令出穴不能令出呪師便於犢子前然火呪之化成火蜂入蛇穴中燒蛇蛇不堪痛然後出穴粘羊以角扠著呪師前呪師語言汝還舐毒不爾投此火中黑蛇即說偈言

我既吐此毒　終不還收之　若有死事至
畢命不復迴

於是遂不收毒自投火中佛言爾時黑蛇者今舍利弗是昔受如此死苦猶不收毒況今更取所棄之藥

求進部

如襍寶藏經云佛言過去世時亦復曾於迦尸國毗提醯國二國中間有大曠野有惡鬼名汙吒盧斷絕道路一切人民無得過者有一商主名曰師子將五百商人欲過此路諸人恐怖畏不可過商主語言愼莫怖畏但從我後於是前行到于鬼所而語鬼言汝不聞我名也答言我聞汝名故來欲戰問言汝何所能即捉弓箭而射是鬼五百發箭皆沒鬼腹弓刀器杖亦入鬼腹直前拳打復入去以右手託右手亦著以右脚踏右脚亦著又以左脚踏左脚亦著又以頭

打頭亦復著鬼作偈言
汝以手脚及與頭　一切諸物悉以著
餘外何物而不著　商主說偈而答言
我今手足及與頭　一切財錢及刀杖
此諸穢物雖入沒　唯有精進不著汝
精進若當不休息　與汝鬪諍終不廢
我今精進不休息　終不於汝生怖畏
時鬼答言今爲汝等故五百賈客盡皆放去

求定部

如新婆沙論云魔王遂見菩薩坐菩提樹端身不動

音釋

拓　他各切開也　迫　博陌切迫逐窄狹也　窄　側革切　去聲　聆　失井切　聆　切　齩　五交切　齧也　祐　胡古切　助也　琊　琊　琊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六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至誠篇第十九之餘

求果部

如祇貝藏經云佛法寬廣濟度無涯至心求道無不獲果乃至戲笑稱不虛捐如往昔時有老比丘年已朽邁神情昏塞見諸年少比丘種種說法聞說四果心生羨尚語少比丘言汝等聰慧願以四果以用與我諸少比丘嗤而語言我有四果須得好食然後相與時老比丘聞其此語歡喜即設種種飲饍請少比丘時老比丘如言後坐諸少比丘復以鞭打而語之言我今與爾第三之果時老比丘聞已歡喜信受倍加至心即時復證阿那含果然故於色無色界受有漏身無常遷壞念念是苦汝更後坐次當與爾阿羅漢果時老比丘如語後坐諸少比丘復以皮鞭撩打其頭而語之言我今與爾彼第四果時老比丘一心思惟即證阿羅漢果得四果已甚大歡喜設諸飲饍種種香華請少比丘報其恩德與少比丘共論道品無漏功德諸少比丘發言品濇塞時老比丘方語之言我已證得阿羅漢果已諸少比丘聞其此音咸皆謝悔丘求乞四果諸少比丘令其食已更相指麾弄老比丘語言大德汝莊此舍一角頭坐當與爾果時老比丘聞已歡喜如語而坐諸少比丘即以皮鞭打其頭上而語之言此是須陀洹果老比丘聞已繫念不散即獲初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雖與爾須陀洹果然其故有七生七死更移一角次當與爾斯陀含果時老比丘獲初果故心轉增進即復移坐諸少比丘復以鞭打頭而語之言與爾二果時老比丘益加專念即證二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汝今已得斯陀含果猶有往來生死之難汝更移坐我當與爾阿那含果

時老比丘如言後坐諸少比丘復以鞭打而語之言我今與爾第三之果時老比丘聞已歡喜信受倍加至心即時復證阿那含果然故於色無色界受有漏身無常遷壞念念是苦汝更後坐次當與爾阿羅漢果時老比丘如語後坐諸少比丘復以皮鞭撩打其頭而語之言我今與爾彼第四果時老比丘一心思惟即證阿羅漢果得四果已甚大歡喜設諸飲饍種種香華請少比丘報其恩德與少比丘共論道品無漏功德諸少比丘發言品濇塞時老比丘方語之言我已證得阿羅漢果已諸少比丘聞其此音咸皆謝悔先戲弄罪是故行人宜應念善乃至戲弄猶獲實報況至心也又祇貝藏經云若人求道要在精誠相感能獲道果如往昔時有一老比丘次到常於僧次請二比丘就舍供養時有一老比丘次到其舍年老根鈍素無知曉時彼女人齋食已訖求老比丘為我說法獨敷一坐閉目靜默時老比丘自知愚闇不知說法趣其睡眠無還寺然此女人至心思惟有為之法無常苦空不得自在深心觀察即獲初果既得果已求老比丘欲報其恩此老比丘審已無知棄他走避倍更慙恥復棄藏避而此女人苦求

不已方自出現女人於時具論上恩來蒙得道果故
齋供養用報大恩時老比丘以慙愧故深自剋責即
獲初果是故行者應當至心若至心者所求必獲

濟難部

如僧伽羅刹經云昔者菩薩現爲鸚鵡常處于樹風
吹彼樹更相切磨便有火出火漸熾盛遂焚一山鸚
鵡思惟猶如飛鳥軀止于樹故當反復起報恩心何
況於我長夜處之而不滅火即往詣海以其兩翅取
大海水至彼火上而灑滅火或以口灑東西馳奔時
有善神感其勤苦尋爲滅火又智度論云昔野火燒

林林中有一雉勤身自力飛來入水以水灑林往返
疲乏不以爲苦時天帝釋來問之言汝作何等答曰
我救此林愍衆生故此林蔭育處居日久清涼快樂
我諸種類及諸宗親皆悉依仰我有身力云何不救
天帝問言汝乃精勤當至幾時雉言以死爲期天帝
言誰爲汝證即自立誓我心至誠信不虛者願火即
自滅是時淨居天知雉弘誓即爲滅火始終常茂不
爲火燒（文經云人有至誠必感欲知者驗之其言驗矣）頌曰

志誠抱氷雪　慕齒追桑榆　太息波川迅
悲哉人代拘　歲聿皆採穫　冬晚懼嚴枯

晉明帝殺力士舍玄
楚熊渠夜行射石
楚干將莫耶藏劍
宋韓馮妻康王奪
宋伏萬壽念觀音
宋顧道念觀音
宋沙門慧和念觀音
宋韓徽念觀音
宋彭子喬念觀音
趙沙門單服松吞石
唐董雄念觀音
唐沙門道積諫志
唐沙門法誠誦經驗
唐北丘尼法信經驗

晉明帝殺力士舍玄謂持刀者曰我頸多筋所之必令即斷吾將報汝持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數瘡然始絕尋後見玄絳冠朱服赤弓丹矢射之持刀者呼曰舍玄緩我火時而死（出幽明錄）

楚熊渠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鏃羽下視知其石也射之矢摧無跡漢世復有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劉向曰誠之至也而金石爲之開況人乎夫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也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

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之劍有二雄莫耶子名赤比後壯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視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則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楚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欲報讐王即購之千金兒聞之亾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耶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爲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僵客持頭往見楚王楚王大喜客曰此乃是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踊出湯中踴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墮湯中客亦自擬已頸頭復墮湯三皆俱爛不可識別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宋時大夫韓馮娶妻而美康王奪之馮怨王因之論爲城旦妻密遺馮書繒其辭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既而王得其書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賀對曰其雨淫淫言秋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俄而馮乃自殺其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因投臺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馮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之塚相望也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塚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交梓木於二塚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以相

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栖樹
上晨夜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
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也今睢陽有韓馮城
其歌謠至今存焉出搜神記
宋伏萬壽平昌人也元嘉十九年在廣陵爲衛府行
參軍假吃返州四更初過江初濟之時長波安流中
江而風起如箭時又極暗莫知所向萬壽先奉法勤
至唯一心歸命觀世音念無間息俄爾與船中數人
同觀北岸有光狀如村火相與喜曰此必是歐陽火
也迴舳趨之未旦而至問彼人皆云昨夜無然火者

方悟神力至設齋會
宋顧邁吳郡人也奉法甚謹爲衛府行參軍元嘉十
九年亦自都還廣陵發石頭城便逆湖朔風至橫決
風勢未弭而舟人務進既至中江波浪方壯邁單船
孤征憂危無計誦觀世音經得十許徧風勢漸歇浪
亦稍小既而中流屢聞音香芬馥不歇邁心獨喜故
歸誦不輟遂以安濟
宋沙門慧和者京師衆造寺僧也宋義嘉難和猶爲
白衣隸劉胡營遭將士數十人值諜東下和
龍建元元年以罪被縶子喬火年嘗經出家未雖還
俗猶常誦習觀世音經時文龍盛怒防械稍急必欲

桔甚嚴須考畢情實將悉誅滅徵惶迫無計待斯而
已徵本嘗事佛頗諷讀觀世音經於是晝夜誦經至
數百徧方晝而鎖忽自鳴若燒炮石爆咤之聲已
而視其鎖鐺然自解徵懼獄吏雖驚異而猶更釘鍱徵如常諷誦又經一日鎖復
鳴解狀如初時吏乃具告佩王玉取鎖詳視服其通
感即免釋之徵今尚在勤業殊至
宋彭子喬者益陽縣人也住本郡主簿事太子沈文
龍建元元年以罪被縶子喬火年嘗經出家未雖還
俗猶常誦習觀世音經時文龍盛怒防械稍急必欲

役之子喬疫懼無復餘計唯至誠誦經至百餘徧疲而晝寢時同繫者有十許人亦俱睡臥有湘西縣吏杜道策亦繫在獄乍寐乍寤不甚得熟忽有雙白鶴集子喬屏風上有頃一鶴下至子喬邊時復覺如美麗人形而已道策起見子喬雙械脫在脚外而械雍猶在焉道策驚視始畢子喬亦寤共視械咨嗟問子喬有所夢不喬曰不夢道策如向所見說之子喬雖知必已尚慮獄家疑其欲叛乃解脫械雍更著經四五日而蒙釋放琰族兄暕親識子喬及道策聞二人說皆同如此

趙沙門單或作善字道開不知何許人也別傳云燉煌人本姓孟少出家欲窮栖巖谷故先斷穀食初進麵三年後服練松脂三十年後唯時吞小石子石子下輒復斷酒脯葅果體畏風寒唯噉椒薑氣力微弱而膚色潤澤行步如飛山神數試未曾傾動仙人恒來意亦不耐每齩蒜以却之端坐靜念晝夜不眠久住抱罕石虎建武二年自西平迎來至鄴下不乘舟車日行七百餘里過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彌年十三四行亦及開既至居于昭德佛圖服纓麤弊背脞恒袒於屋內作棚閣高八九尺上織管爲帳禪于其中

王欣同連此坐雄與同屋因鎖專念普門品日得三千徧夜坐誦經鎖忽自解落地雄驚告欣玄欣玄共視鎖堅全在地而鉤鎖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其夜監察御史張守一宿直命吏關鎖以火燭之見鎖不開而相離甚怪又重鎖紙封書上而去雄如常誦經五更中鎖又解落有聲雄又告欣玄等至明告李敬玄視之封題如故而鎖自相離敬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謂曰何爲胡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爲大聖也時欣亦誦八菩薩名滿三萬徧嘗鎖解落視之如雄與其事臺中

內外具皆聞見不久俱免
唐蒲州普救寺釋道積河東安邑縣人也俗姓相里
名子才既莅玄門更名道積其先蓋鄭大夫子產之
苗裔矣昔子產生初執奉而出啓手觀之文成相里
其後因而氏焉父宣恢廓有大志用好學該富宗尚
嚴君積早習丘墳神氣爽烈博通經論大小洞明成
匠道俗並聞朱藍結宗慈訓遠近通洽而深護煩惱
重慎議疑尼衆歸依初不引顧每謂衆曰女爲戒垢
聖典常言佛度出家損減正法尚以聞名汙心況復
面對無染且道貴清顯不參非濫俗重遠嫌君子攸

高爽華博東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巖廊四合
上坊下院赫弈相臨園疇周環俯就小而成大
咸積之功撝空樹有皆積其先蓋鄭大夫子產之
命普救殷贍退靜歸閑爲而不恃即處幽隱天懷抗
志頓絕人世不令而衆自嚴不出而物自往僕射裴
玄寂寵居上宰欽其令聞頻贈香衣刺史杜楚客知
人之重造展求法其感動柔靡皆此類也往經隋季
癈閉河東通守堯君素鎮守荒城偏師肆暴時人莫
敢窺視也欲議諸沙門登城守固敢諫者斬玄素同
憂無能忤者積憤歎內發不顧形命謂諸屬曰時乃

奉余雖不遑請遑其度由此受戒敎授沒齒未登參
謁諮請不聽入室斯則骨梗潔已清貞高蹈河東英
俊莫與同風先是沙門寶澄滿初於普濟寺創營
大像百丈萬工纔登其一不卒此願而澄早逝鄉邑
耆艾請積繼之乃惟大像造之未成也引七寶而崇
樹之修建十年雕裝都了道俗慶賴欣喜相并初積
受請之夕寢夢崖傍見二師子於大像側建吐明珠
相續不絕既寤惟曰獸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
自涌又喻財施不窮冥運潛開功成斯在即命工匠
圖蔓所見於彌勒大像前今猶存焉其寺蒲坂之陽

感衰法無隆替天之未喪其文斯在且沙門塵外之
賓迹類高世何得執戈擐甲爲樂侮之卒乎遂引沙
門道遥神素等歷階膺色而諫曰貧道聞人不畏死
不可以死怖之今視死若生但懼不得其死死而有
益是可甘心計城之存亾公之略也世之否泰公之
運也豈在三五虛怯而能濟乎昔者漢欽四皓天下
隆平魏重千木舉國大治今欲拘繫以從軍役反天
常以會靈祇恐納不祥之兆耳敢布腹心願深圖之
無宜空肆一朝自傾於後爲天下笑也貧道等但依
聖誠言行道禮誦爲國崇福冥益百姓神鬼護助寧

叮嚀頭與頭仍爲本願必縱以殘生遍充步甲者則
未知生爲何生死爲何死積陳此語傷爲寒心素初
聞諫重積詞氣厲但張目直視曰異哉值斯人乎何
爲心氣太重之壯耶因捨而不問放還本寺後知其
屈詣積陳懺堯素以殺戮無度騁其毒心加又舉意
輕凌雖復當時獲寢而禍作其兆卒爲城人薛宗所
害但積性剛勇志決不迴遇逢瞋忿動爲魚肉旣出
家後呵責本緣挫拉元情轉增和忍歲登耳順此行
彌隆習與性成斯言不爽以貞觀十年九月十七日
終于本寺春秋六十有九初積云疾的無可自知將
委告門人曰吾今七十有五卒今年矣其徒曰師六
十九矣何遽辭乎告曰死生法爾吾不懼也且吾將
年七十刺史完吾增爲六歲故其命枉旦夕宜深剋
勵視吾所行又曰經不聞乎世實危脆無牢強者去
終三日鐘不發聲逝後如舊衆咸哀歎慕惜罕疇
唐終南山悟眞寺釋法誠俗姓樊氏雍州萬年縣人
幼小出家止藍田王效寺事沙門僧和爲師和亦鄉
族所推敬奉比聖嘗有人欲害夜往其房見門內猛
火騰焰昇悵遂卽追悔和性潔無染人惑弄之密以
羊骨水洗令飲和素不知飲便嘔吐其冥感潛識爲

若此也誠奉佩訓勗常誦法華三昧
翹心奉行澡沐中表溫恭朝夕夢感普賢勸書大教
誠曰大乘也所謂諸佛智慧般若大智於卽入淨行
道重睹匠工令書八部般若香臺寶軸莊嚴成就又
於寺南橫嶺造華嚴堂墮山間谷列棟開甍前對重
巒右臨斜谷吐納雲霧下瞰雷霆寔奇觀也又竭其
精志書寫受持弘文學士張孝靜者是張瓚父時號
銀鉤罕有加勝乃請至山令受戒潔齋洗淨身口口
含香汁身服新衣然靜長途寫經紙別不盈五十誠
倍與直募令精好靜利其貨竭力寫之終部以已誠
每燒香供養在其案前點墨之間心緣目覩略無遺
漏故其剋心鑽注時感異鳥形色希世飛入堂中徘
徊鼓翼下至經案復上香鑪攝靜住看自然馴押久
之翔逝來年經了將事興慶鳥又飛來如前馴擾鳴
唳哀號貞觀初年復畫千佛鳥又飛來登上匠背營
齋供慶日次中時怪其不來誠顧山峯曰鳥旣不至
吾不感矣將不嫌諸穢行臚施輕薄致使無徵言已
歘然飛來旋環鳴囀人香水中奮迅羽毛浴已便逝
前後呈祥重疊難述誠素善筆工鄉曲知聞山巖惡
路經過妙辭自寫令誦皆誠筆也又自寫法華正當

露地因事他行忘以收舉忽屬洪雨溝注溝澗委往
看之案乾獨燥餘並流波嘗却偃橫松遂落懸滿未
至下澗不覺已墜高岸不損一毛信知經力又青泥
坊側有古佛龕周氏瘞藏今猶未出誠夜夢其處大
有尊形旣寤往開恰獲龕像年月積久並悉剝壞就
而修理道俗稱善斯並冥衛之功自誠開發至貞觀
十四年夏末日忽感餘疾自知卽世願生兜率索水
洗訖又索終舉傍自檢校不許嘗厚恰至月末明相
將現無故語曰欲來但入未假絃歌顧侍人曰吾聞
諸行無常生滅不住九品往生此言驗矣今有童子
畢供養殷重盡其恭敬龍門僧法端常集大衆講法
華經以此尼經本精定遣人請之尼固辭不與法端
責讓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開讀唯見黃紙
了無文字更開餘卷悉皆如此法端等懸懼卽送還
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面沐浴頂戴遶佛行道於七
日七夜不暫休息旣而開視文字如故故知抄寫淺
加潔淨比來無驗只爲不殷

神異篇第二十之一

述意部

夫神道之爲化也蓋以抑夸強摧侮慢挫凶銳解塵
紛至若飛輪御寶則善信歸降蓮石參煙則力士潛
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化所以或韜光晦影俯同
迷俗或顯現神奇遥記方兆或死而更生或定而後
空靈迹怪詭莫測其然夫理者合道而合道利用以成務然
所貴者濟物也故權者反常而合道仙高逸但
傳所紀其詳莫究或由法身應感或是遁仙高逸但
使一分兼人便足高矣若其奔衒方伎左道亂時因
藥石而高飛藉芳芝而壽考與天上鷄鳴雲中狗吠
蛇鶴不死龜蔡千年稱爲是異未可較其聖變也今
之集者且錄聲聞三五之神異若論諸佛菩薩聖德

自在不可以言知不可以心測備列諸篇不局此章矣

勧通部

如大方等大集念佛三昧經云大目連答阿難言憶念我昔於一時間取此三千大千世界悉內口中共時衆生乃至無有一念驚覺往來想復念我昔在世尊前作師子吼能以須彌內於口中能過一劫若減一劫如是爲常復念往昔至於東方住彼等三千世界有一大城名曰寶門於彼有六萬億千家我於彼中一一皆現我身而爲說法安住正法爾時阿難念

言我昔取一架裘投置地上時大目連第一上座威神若是既不能取乃至不能舉令離地云何手擎阿難又念我昔居世尊前作師子吼時諸外道欲共我較隱身訟法唯除世尊一切知見大力菩薩自外所有聲聞弟子乃至外道而問我隱沒身時住在何處終不能知我身所在爾時大迦葉答阿難言我念一時在世尊前作師子吼於此三千大千世界須彌諸山之屬以口一吹能令破散乃至無有如微塵許其有衆生住彼山者不令損害亦無覺知如是諸山皆悉滅也我又一時於此大千世界一切大海河池諸水乃至無量億千那由他百千水聚以口一吹皆令乾竭而彼衆生不知不覺我又一時在大衆前作師子吼能於三千大千世界之內以口一吹即令大火熾然徧滿猶如劫燒終亦不使損一衆生竟不覺知爾時彌勒文殊諸大菩薩等聞大迦葉作師子吼便化華聚若須彌山乃至再三散迦葉上復化作大七寶蓋住虛空中覆大迦葉頂并覆一切聲聞大衆爾時富樓那答阿難曰我念昔時有諸衆生應以通化者便爲彼取三千大千世界以手摩之開示彼等當爾之時無一衆生有驚怕想亦不覺知唯彼衆生應與化者乃見我手摩此世界又我能取三千世界以手迴轉不以爲難又我能以於世尊前以一指節取此三千世界一切水聚皆令入我手指節間無一衆生有損減想我又一時於初夜中以淨天眼觀此大千世界所有無量衆生疑惑不出是定皆爲除疑令彼衆生各作斯念我蒙尊者獨住我前爲我宣說隨機獲益無有滯礙爾時羅睺羅答阿難曰我念往昔以此三千大千世界諸山之類皆納一毛孔中我身如本衆生不異我又一時取此大千世界所有大海河池水聚悉入毛孔我身無損衆生無害一切水聚

各皆如本我又一時此處入禪即於東北至一佛界佛號難勝現身禮敬已即還此界求栴檀香還持供佛香氣徧滿皆作無量種種變化爾時須菩提答阿難曰我念一時入於三昧此大千世界弘廣若斯置一毛端往來旋轉如陶家輪當爾之時無一衆生有驚懼心亦不覺知已之何處我又往昔於如來前作師子吼白言世尊如此大千世界我能以口微氣一吹皆令散滅其中衆生不驚不迫無往來想復於佛前能以大千世界所有衆生皆悉安置一指節上至有頂還來本處令彼衆生無往返想又念一時宴

坐三昧見十方諸佛無量無邊百千世界各有六萬諸佛昔所未見今皆見知以是定心復發神力至須彌頂天帝釋邊撮取一栴檀末香往彼無量諸世界中供養向時頃許如來彼界衆生皆悉明了見我住是閻浮供養承事

降邪部

如阿育王經云昔阿恕伽王深信三寶常供養佛法衆僧諸婆羅門外道等皆生嫉妒共相聚集揀選徧舊取五百人皆誦四韋陀典天文地理無不博達共集議言阿恕伽王一切盡供養剃髮頭禿人我等徧

能屈意故來相見欲何所須答言須飲食即勑厨中擎五百案飲食著前魔醯首羅等皆手推言我從生已來未曾食如此食阿恕伽王答言先不約勑不知當食何食魔醯首羅等皆同聲言我之所食食剃頭禿人阿恕伽王即勑一臣汝往到雞頭末寺語尊者耶奢王宮內有五百婆羅門一自稱言魔醯首羅不知爲是人爲是惡羅刹請問所以願阿闍梨來爲我驅遣使去所使之人是邪見婆羅門弟子到彼衆中情不稱實如王所言語衆僧作如是言阿恕伽王有五百婆羅門貌狀似人語似羅刹唯作是言正欲得

汝沙門作食上座耶答即語維那鳴椎集僧起辟衆僧當如此事衆僧安隱護持佛法聽我使去第二上座言上座不應去我身無所堪能惟我應去第三者言第二上座不應去正應我去如是展轉乃至沙彌十六萬八千僧中其最下頭七歲沙彌起至衆僧中長跪合掌而作是言一切大僧不足擾動我既幼小不能堪任護持佛法唯願大衆必聽我去上座耶奢極大歡喜手摩沙彌頭言子汝應合去使人不待即於先去阿恕伽言頗有來者不使人答言更相推致今次最下沙彌來王作是言大者羞恥故使小者來使作酬對阿恕伽王聞沙彌來即出門迎坐此沙彌著御座上諸婆羅門皆大瞋恚阿恕伽王大不識別我等宿德尚不起迎為此小兒而自出迎沙彌問王言何以見喚王時答言此魔醯首羅欲得阿闍梨為作食隨阿闍梨欲為作食不為作食沙彌言我年幼小朝來未食王先施我食然後我當與彼令食王即勑厨宰擎食來與食一案食與皆都未足王復勑厨悉皆盡如是擎五百案食與皆都未足王復勑厨家言所有餘食盡持擎來與沙彌得食忽爾都盡問言足未答言未足饑渴如本厨監白王飲食都盡王

庫中赴脯乾食一切都來儉忽都盡王問言足未答言猶未足王答言一切飲食悉皆都盡更無有食沙彌言撮下頭婆羅門將來我欲食之即時噉盡如是悉食四百九十九婆羅門悉皆令盡唯有魔醯首羅極大驚怖飛向虛空欲去沙彌即時座上舉手從虛空中攝頭復噉使盡王即時驚怕見噉諸婆羅門使盡復不噉我以不沙彌知王心念即語王言王是佛法檀越終無損減慎莫驚怕即語王言王能共至雞頭末寺不王言阿闍梨將我上天入地皆當隨從沙彌即時共王到雞頭末寺王見沙彌朝所食之食諸衆僧等皆分共食所食五百婆羅門皆剃除鬚髮被著法衣在諸衆僧下行末坐最初食者最在上座頭魔醯首羅最在行末五百人見王沙彌極生慙愧我等尚不能與此沙彌共戰何況與諸大衆而共角力猶如鶴尾俟於鑪炭猶如蚊子與金翅鳥角飛遲疾猶如小兔共師子王角其威力如此之比不自度量五百婆羅門心生慙愧得須陁洹道

胎孕部

如來寶藏經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久遠無量世時波羅柰國中有山名曰仙山山有梵志在彼山住大小便

利於石上後有精氣墮小行處有雌鹿來舐即便有
身日月滿足來至仙人所生一女子端正殊妙唯脚
似鹿梵志取之養育長成梵志事火使火不絕此女
宿火小不用意使令火滅此女恐怖畏梵志瞋有餘
梵志離此住處此女往彼乞火梵志見跡跡有蓮華
二道有兩行華怪其所以問梵志言都無水池云何
有此妙華彼具答之王尋華跡至梵志所從索女看
王出行遊獵見彼梵志遠舍周帀十四重蓮華復見
王即立為第二夫人後時有身相師占言當生千子
王大夫人聞已生妬漸作計校恩厚招喻鹿女左右
多與財寶日月滿足便生千葉蓮華欲生之時大夫
人以物纏眼不聽自看捉臭爛馬肺承著其下取千
葉蓮華盛著籃裏擲於河中還為解眼而語之言看
汝所生唯見一段臭爛馬肺王遣人問為生何物而
答王言唯生臭肺大夫人而語王言王喜倒惑此畜
生所生仙人供養生此不祥臭穢之物王大夫人即
便退其夫人之職不復聽見時烏著延王將諸徒衆

從夫人妹女下流遊戲見黃雲蓋從河上流隨水而
來王作是念此雲蓋下必有神物遣人往看於黃雲
下見有一籃即便接取開而看之見千葉蓮華葉葉
有一小兒取之養育以漸長大各有大力烏耆延王
歲常貢獻梵豫王集諸獻物遣使欲去諸子問言欲
作何等時王答言欲貢獻彼梵豫國王諸子各言若
有一子猶望能伏天下使來貢獻況有千子而當獻
他千子即時將諸軍衆降伏諸國次到梵豫國王聞
軍至募其國中誰能攘却如此之敵都無有人能攘
却者第二夫人來受募言我能却之問言云何得却
夫人答言但為我作百丈之臺我坐其上必能攘却
作臺已竟夫人在上而坐爾時千子欲舉弓射自然
手不能舉夫人語言汝慎莫舉手向父母我是汝母
千子問言何以為驗母答子言我若構乳一乳有五
百岐各入汝口是汝之母若當不爾非是汝母即時
兩手構乳一乳之中有五百岐入千子口中其餘軍
衆無有得者千子降伏向父母懺悔諸子於是和合
二國無復怨讐自相勸率以五百子與親父母以五
百子與養父母時二國王分閻浮提各畜五百子佛
言欲知彼時千子者賢劫千佛是也爾時嫉妬夫人

綬他日者文鰐瞽曰龍是也爾時父者白淨王是也爾時母者摩耶夫人是也諸比丘白佛言此女有何因緣生鹿腹中足下生華復有何因爲王夫人佛言此女過去世時生貧賤家母子二人田中鋤穀見一辟支佛持鉢乞食母語女言我欲家中取我食分與是快士女言亦取我分幷與母即歸家取母子二人食分來與辟支佛女取艸採華爲之敷艸座散華著上待辟支坐女怪母遲上一高處遥望其母已見其母而語母言何不急疾鹿驟而來母既至已嫌母遲故尋作恨言我生在母邊不如鹿邊生也母即以二分食與辟支佛餘殘母子共食辟支佛食訖擲鉢著空作十八變時母歡喜即發誓願使我將來恒生聖子如今聖人以是業緣後生五百子皆得辟支佛一作養母一作所生母以語母鹿驟故生鹿腹中脚似鹿甲以採華散辟支佛故跡中一一華生以敷艸故常得爲王夫人其母後身作梵豫王其女後身作蓮華夫人由是業緣後生賢劫千聖以誓願力常生賢聖諸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分別功德經云昔有長者名曰善施家有未出嫁女在家向火煖氣入身遂便有軀父母驚怪請其由狀其女實對不知所以父

廿重問加諸杖楚其辭不改逾上聞王王復詰責辭亦不異許之以死女即稱怨曰天下乃當有無道之王枉煞無辜我若不良自可保試見枉如是王即檢保如女所言無他增減語其父母我欲取之母對曰隨意取之用此死女何爲王即內之宮裏隨時瞻養日月遂滿產得一男端正姝妙年遂長大出家得道聰明博達精進不久得阿羅漢道還度父母又譬喻經云昔有夫妻二人無子祠祀天神以求係胤神即許之遂便懷妊生四種物一者栴檀斗盛米二者甘露瓶三者寶裘四者七節神杖其人歡曰吾求兒子

吏生餘物便到神所重求所願神即語言汝欲得子何物稱益答曰子當使令給養吾等神云食此米升用之無盡甘露瓶食之無減而消百病珍寶之囊用之無損七節神杖以備凶暴兒子豈能辦此其人大喜還家試驗如言不虛遂成大富不可算計國王聞之即遣衆兵欲往攻奪其人擎杖飛遊擊敵摧破强衆皆悉退散其人歡喜無復憂惠

校讎

第十二紙　九行諫者南藏作陳首　第十四紙　十八行奮此藏作奪

音釋

嗤 赤脂切凡非義而食笑也　餉 饋餉也　饁 於業切田餉時饋切具食也　穫 胡郭切刈也　眸 莫侯切目子也　儇 居良切財有貨也　踔 越教切超也　鐵 天結切鏃矢鏑　砥 諸氏切礪　購 居候切以財求也　軸 直六切船後持柁處也　諜 徒協切軍中反間也　鐘 七羅切鐵器　鍱 徒協切鐵薄葉也　蒲 薄胡切草名可以作席　鞠 居六切養畜人也　掾 以絹切佐助也　拉 盧合切折也　瓚 才管切祭器也　瞰 苦濫切視也　墮 伊盧切墜也　覺 古孝切悟也　瘞 於計切埋也　韜 土刀切藏也　詭 過委切欺也　攘 如羊切取也　礙 魚蓋切礙止也　喬 巨驕切高也　確 苦角切堅也　蒜 蘇貫切葷菜　管 古滿切主也　咤 陟駕切怒聲也　睢 宣佳切睢陽縣名　爆 布校切火裂也　膊 匹各切脯也　禪 時戰切以物與人也　贖 神蜀切以財贖罪也　蹲 支義切踞也　睢 宣佳切睢陽縣名　爆 布校切火裂也　咤 陟駕切怒聲也　膊 匹各切脯也　禪 時戰切以物與人也　贖 神蜀切以財贖罪也　蹲 支義切踞也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七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神異篇第二十之餘

穢異部

如譬喻經云昔有大家收穀千斛埋著地中前至春

溫開窖取種了不見穀而有一蟲大如牛莒無有手

足亦無頭目如頑鈍肉主人大小莫不恠之出著平

地即問汝是何等終無可道便以鐵錐刺一處蟲即

語曰欲知我者持我著大道傍自當有名我者於是

聚著道邊三日之中無能名者次有數百人乘黃馬

足而死轉低仰戲汪水中觀者數千阿難分衛見而往觀蟲即跳踉波浪動涌具以啓佛佛與諸比丘共詣池所衆人見佛各各念言今日如來當爲衆會說蟲本末以釋衆疑不當快乎佛言昔維衛佛泥洹後時有塔寺有五百比丘經過寺中寺主見大歡喜請留供養三月衆皆受請寺主盡心供饌無有所遺後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還過塔寺見五百比丘精勤行道並各發心當設薄供五百商人各捨一珠得五百摩尼珠以寄寺主囑寺主言曰足以吾珠供僧比丘言諾即皆受之後生不善心圖欲獨取不爲供衆衆僧問言前賈客施珠應當設供而發遣耶寺主言是施我耳若欲奪吾衆可施汝若不時去剛汝手足投於糞坑衆愍其癡默然各去故知惡祝不可不愼又智度論云佛在世時有人遠行獨宿空舍夜中有鬼擔一死人來著其前復有一鬼逐來嗔罵云死人我物汝忽擔來先鬼言是我物我自持來後鬼言是死人實我擔來二鬼各捉一手爭之前鬼言此間有人可問後鬼即問是死人誰擔來是人思惟此二鬼力大若實不實俱死便語言前鬼擔來者是後鬼大瞋捉其人手捩出著地前鬼愍之急取死人一臂附之即著如是兩臂兩脚頭脇舉身皆易於是二鬼共食所易人身拭口而去其人思惟我父母生身眼見二鬼食盡今我此身悉是他空我今定有身耶爲無身耶行到佛塔問諸比丘廣說上事諸比丘言從本已來恒自無我但以四大和合故計爲我身又善信經云有神藥樹名曰摩羅隨祇主歎天下萬毒不得娑行有大神蛇身長一百二十尺蛇行索食有黑頭蟲身長丈五蟲行道中與蛇相逢適欲舉頭前嚙大蟲蛇鬪藥香風頭欲走蛇身羅藥樹身即中斷分作兩段頭半生得走尾便臭爛諸毒聞此蛇臭衆惡毒氣皆悉消滅又智度論云明月摩尼珠多在龍腦中有福衆生自然得之亦名如意珠常出一切寶物衣服飲食隨意皆得得此珠者毒不能害火不能燒或是帝釋所執金剛與修羅鬪時碎落閻浮提變成此珠又言過去久遠佛舍利法既滅盡變成此珠以爲利益又華嚴經云大海中有四寶珠一切衆寶皆從之生若無此四珠一切寶物漸就滅盡諸小龍神不能得見唯娑伽羅龍王密置深寶藏中此深寶藏有四種名一名衆寶積聚二名無盡寶藏三名

遠飄然四名一切莊嚴聚又大海之中有四熾然光明大寶一名日藏光明大寶二名離潤光明大寶三名火珠光明大寶四名究竟無餘光明大寶若大海中無此四寶四天下金剛圍山乃至非想非非想處皆悉漂沒日藏光明能變海水爲酪離潤光明能變海酪爲酥火珠光明能然海酥究竟無餘光明能然海酥永盡無餘頌曰

至聖冥運　冏慮冏識　神功掩暉
賢愚難測　善惡共居　昇沈同色
對事思悟　知之神匿　處染不涅

晉居士抵世常
宋參軍程德度
齊沙門釋弘明
齊沙門釋法獻
隋沙門釋普安
隋沙門釋法安
隋沙門釋慧偘
唐沙門釋輒明
唐沙門釋賈逸
唐沙門釋法順

遺塵攸息　匪伊玄覽　敦扇其極
省已愚情　高慕齊德　萬代揚名
千齡福力

晉沙門釋曇邃
晉沙門釋法相
晉沙門釋仕行
晉沙門釋者域
晉沙門釋佛調
晉沙門釋健陁

唐充州鄒縣人張总字
諸傳祿明神異記

晉河陰白馬寺有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徧又精達經旨亦爲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咸云神異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疋白羊五頭絹九

十匹呪願畢於是各絕遂終不知所在

晉越城寺有釋法相姓梁不測何許人常山居精苦誦經十餘萬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禽太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時山行宿于廟側忽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石函益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救貧民至晉元興末卒春秋八十矣

晉沙門仕行者潁川人也姓朱氏氣志方遠識宇沈正修心直詣禁屏不能動焉時經典未備唯有小品而章句闕略義致弗顯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至于闐尋求經藏踰歷諸國西域僧徒多小乘學聞仕行求方等諸經咸駭怪不與曰邊人不識正法將多載將末法當東流若疑非佛說請以至誠驗之乃焚柴灌油煙炎方盛仕行捧經涕淚誓願誓曰若果出金口應宣布漢地諸佛菩薩宜爲證明於是投經火中騰燎移景既而一積熾爐文字無毀皮牒若故舉國欣敬因留供養遣弟子法饒齎送梵本還至陳留沒儀倉垣諸寺出之凡九十篇二十萬言河南居士竺二叔蘭練解方俗深善法味親共傳譯今拔光首品是也仕行八十乃亾依閻維之

火滅經日屍形猶全國人驚異皆曰若眞得道法當毀壞應聲碎散乃斂骨起塔慧志道人先師相傳釋公亦具載其事也

晉沙門耆域者天竺人也自西域浮海而來將遊關洛達舊襄陽欲寄載船北渡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比船達北岸者域亦上舉船皆驚域前行有兩虎迎之弭耳掉尾域手摩其頭虎便入艸於是南北岸奔往請問域曰無所應答及去有數百人追之見域徐行而衆走猶不及惠帝末域至洛陽洛陽道士悉往禮焉域不爲起譯語譏其服章曰汝曹分流佛法不以眞誠但爲浮華求供養耳見洛陽宮曰切利天宮髣髴似此當以道力成就而生死力爲之不亦勤苦乎沙門支法淵竺法興並年少後至域爲起立法淵作禮訖域以手摩其頭曰好菩薩羊中來見法興入門域大欣笑往迎作禮捉法興手舉著頭上曰好菩薩從天人中來尚方中有一人廢病數年垂死域往視之謂曰何以墮落生此憂苦下病人於地臥單席上以應器置腹上紵布覆之梵唄三過訖爲梵呪可數千語譯有臭氣滿屋病人曰活矣域令人舉布見應器中如汗泥者病人遂瘥長沙太守

滕永文先頗精進時在洛陽雨脚風擧經年域爲呪
應時得申數日起行滿水寺中有思惟樹先枯死域
向之呪旬日樹還生茂時寺中有竺法行善談論時
以比樂令見域稽首曰已見得道證願當稟法域曰
守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度世去法行曰得道者
當校所未聞斯言八歲沙彌亦以之誦非所望於得
道者域笑曰如子之言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人
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卽自得以我觀之易耳妙
當在君豈愠未聞京師貴賤贈遺衣物以數千億萬
悉受之臨去封而留之唯作旛八百枚以駱駝負之

先遣隨估客西歸天竺又持法與一納袈裟隨身謂
法與曰此地方大爲造新之罪可哀如何域發送者
數千人於洛陽寺中食訖取道人有其日發長安
來見域在長安寺中又域所遣估客及駱駝奴達燉
煌河上逢估客弟於天竺來云近燉煌寺中見域弟
子潔登者云於流沙北逢域言語款曲計其旬日又
域發洛陽時也而其所行蓋已萬里矣

晉沙門佛調不知何國人往來常山積年業尚純朴
不表辭飭時咸以此重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
居去寺百里兄婦病甚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旣

同衆咸涕流調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終終後
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
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問和尚在此
耶答曰吾常自在耳具問知故消息良久乃去八人
便捨事還家向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
不見其屍

晉建陁勒不知何國人也嘗遊洛邑周歷數年雖敬
其風操而莫能測焉後語人曰盤鴈山中有古塔寺
若能修建其福無量衆人許之與俱入山旣至唯殂
木潡蕪莫知基朕勒指示曰此是寺基也衆試搰之

果得塔下石礎復示講堂僧房井竈開整尋求皆如其言於是始疑其異寺既修勒爲僧主去洛百里每朝至洛邑赴會聽講竟輒乞油一鉢擎之還寺雖復去來早晚未曾失中晡之期有人日能行數百里者欲隨而驗之乃與俱此人馳而不及勒顧笑曰汝執吾袈裟可以不倦既持衣後不及移晷便已至寺其人休息數日乃還方悟神人後不知終

晉抵世常中山人也家道殷富太康中禁晉人作沙門世常奉法精進潛於宅中起立精舍供養沙門于爲給使也明嘗於雲門坐禪虎來入明室內伏于牀前見明端然不動久久乃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明法蘭亦在焉僧衆來者無所辭却有一比丘姿形頑

有一小兒從窻而出長可尺餘潔淨分明至度牀前曰君却後二年當得長生之道條然而滅得度甚祕異之元嘉十七年隨王鎮廣陵遇禪師釋道恭因就學禪甚有解分到十九年春其家武昌空齋忽有殊香芬馥達于衢路闔境往觀三日乃歇

齊永興柏林寺有釋弘明本姓嬴會稽山陰人少出家貞苦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則水瓶自滿實感諸天童子以爲給使也明嘗於雲門坐禪虎來入明室內伏于牀前見明端然不動久久乃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明

頒衣服塵弊跋涉塗瀆來造世常常出爲作禮命奴取水爲其洗足比丘曰世常應自洗我足常曰年老疲瘵以奴自代比丘不聽世常竊罵而去比丘便見神足變身八尺顏容瑰偉飛行而去世常懊悔數自撲泥中時抵家僧尼及行路者五六十人俱得望視見在空中數十丈上了了分明奇芬異氣經月不歇法蘭即名理法師見宗者也有記在後卷傳蘭以語於弟子法階階每說之道俗多聞

宋程德度武昌人父道惠廣州刺史廣爲衛軍臨川王行參軍時在尋陽屋有鵲巢夜見屋裏忽然自明

齊南海荊山有釋法獻是廣州人始居此寺歲久彫衰獻率化有緣更加治葺改曰延祥後入藏薇山創寺寺成後有兩童子奉手來歌云藏薇有道德歡樂方未央言終忽然不見舉寺驚嗟歎神異獻後入

禪忽見一人來云罄繩斷何不早治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申其手接得無所損後不知所終

隋終南山梗梓谷釋普安姓郭氏雍州北涇陽人也儀軌行法獨處林野不宿人世專崇禪思至干沒齒栖遲荒險不避狼虎常讀華嚴手不釋卷遂修苦行亾身爲物常遊山野用施禽獸虎豹雖來臭而不食常懷耿耿不副情願值周廢教恒共碩德三十餘僧避地終南安置幽谷自身行乞資給豐足雖被聞徵皆獲免難時有譏法師避難在義谷杜映世家掘窯藏之安被放還因過禮覲謂曰安公明解佛法頗未

入持弓挾刃攘臂挽强將欲放箭箭不離弦手張不息怒眼舌嗥立住經宿聲相通振遠近雲會鄉人普首歸誠請救安曰素了不知豈非華嚴力也若欲除免但令懺悔如語救之方蒙解脫又龕西魏村張暉者夙興惡念以盜爲業夜往安所私取佛油覓受五斗背負而出既至院門迷昏失性若有所縛不能得動舂扇鄉村同來爲謝安曰余不知也蓋華嚴力也語令懺悔扶取油覓如語得脫又龕南張卿者來盜安錢神中持去既達家內寫而不出口噤無言即尋歸懺服過而去又有程郭村程暉和者頗懷信向恒

寬多而神志絕倫不避强禦蓋難及也安曰今蒙脫難乃惟華嚴經力也至隋文帝創曆佛教大興廣募遣僧依舊安置時梗梓一谷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宮寺唯安一人習樂山居守素林壑時行村聚惠益生靈終寢煙霞不接浮俗末有人於子午虎林兩谷合澗之側鑿龕結庵延而住之初住龕日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槌出逐峻崩下安自念曰願移餘處莫碎龕窟石遂依言進避餘所大衆共怪安曰是華嚴經力也又於龕東石壁澗左有索陁者川鄉巨害縱橫非一陰疾安德恒思誅殄與伴三

來安所聽受法要因患身死已經兩宿纏屍於地伺欲棺斂安時先往鄠縣返還在道行達西南之德行寺東去暉村五里遙喚程暉和何爲不見迎耶連聲不已田人告曰和久死矣無由迎矣安曰斯乃浪語吾不信也尋其至村厲聲大喚和遂動身傾親乃割所纏繩令斷安入其庭又大喚之和即忽起制劄就安安令屏除棺器覆一笥奩以當佛坐令和達旋尋服如故更壽二十年後遇重病來投乞救安曰放爾遊蕩非吾知也便遂命終時安風聲搖逸道俗崇向其側衆也皆來請謁興建福會多有通感故於昆明

池東北白村有老母病臥失音百有餘日指撝男女思見安形會其母意請來至宅病母既見不覺下迎言問起居奄同常日途失病苦千時聲名更振村聚齊集欲設大齋大萬村中有田遺生者家途壁立而有四女妻著弊布至膝而已四女赤露迴無覆身大女名華嚴年已二十唯有麤布二尺擬充布施安引村衆次至其門愍斯貧苦途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貧煎不及福會今又不修當來何救周徧求物閒無一物仰面悲號遂見屋梁一把亂麻用塞明孔挽取扑穀得穀十粒揉以成米幷將前布擬用隨喜身既無衣待至夜暗匍匐而行趣齋供所以前施物遙擲衆中十餘粒米別奉炊飯因發願曰女人窮困由昔種慳業今得窮報困苦如是今竭貧行施用希來報作此願已以此十粒黃米投飯甑中必若至誠貧盡者當願所炊之飯變成黃色如無所感命也奈何作此誓已掩淚而返於是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黃色大衆驚嗟未知所以周尋緣構乃云是囚田遺生女之願力也齋會齊率獲粟十斛尋濟之女辦法衣仍度華嚴送入京寺尋爾後聲名重振弘悟難述安居處雖隱每行慈救年常二社血祀者多周行救贖勸修

法長不殺生邑其數不少嘗於龍側村社縛猪三頭將加烹宰安聞往贖社人恐不得殺增價索錢十千安曰貧道見有三千已加本價十倍可以相與衆各不同更相忿競忽有小兒羊皮裹腹來至社會助安贖猪既見諍競因從乞酒行飲行傾煜煌旋轉合社老少眼並失明須臾自隱不知所在安即引刀自割胜肉曰此彼俱肉耳猪食糞穢爾尚噉之況人食米理至貴也社人聞見一時放猪既得脫走安三市以鼻嗅觸若有愛敬故使効之南西五十里內雞猪絕副乃至于今其感發慈善皆此類也性多誠信樂

讀華嚴一鉢三衣累紀爾勵開皇八年頻勅入京爲皇儲門師長公主營建靜法復延住寺名雞帝宇常寢嚴阿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五日終于靜法禪院春秋八十矣

隋東都寶楊道場釋法安姓彭安定鶉孤人少出家住太白山九龍精舍慕禪爲業麤食弊衣卒于終老到開皇中來至江都令通晉王門人以其形質矬陋言笑輕舉並不爲通日別門首驗濟率獲粟十斛尋濟之女辦法衣仍王聞召入相見如舊更住慧日王所遊履必齋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渴乏四顧惟巖無由致水安以刀

刺石引水崩注用給帝王時大嗟之問何力致爾答王力使爾及從王入磧達于泥海中應遣蛟怪皆預避之得無損敗後往泰山神通寺僧來請檀越安爲造之王乃手書寺壁爲弘講讃也初與王入谷安見一僧著弊衣乘白驢而來王問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即創造神通故來迎引及至寺中又見一神狀甚偉大在講堂上手滿鴈吻下觀人衆王又問之答曰此太白山神從王者也爾後諸奇不可廣録至大業之始帝彌重之威權王公見皆屈膝常侍三衛奉之若神又往名山召諸隱逸郭智辯釋志公澄公杯度一時總萃慧日道場有道藝者二千餘人四事供給資安爲首又於東都爲立寶楊道場唯安一衆居中樹業至十一年春四方多難無疾而終春秋九十有八初將終前告帝曰安亡後百日大起出於宮內瀾須愼之及至寒食油沸上焚夜中門閉三院宮人一時火死帝時不以爲怪送柩太白資俸官給然安德潛於內外同諸侶眠不施枕頸無委曲延頸牀前口出流涎每有升餘將呈所表各獲靈徵

敢輒坐勸人造像唯作坐者道行遇厄没命救之後往嶺南歸心眞諦專釋禪法大有深悟末住栖霞安志處靜往還自任不拘山世時往揚都偲法師所偲素知道行異禮接足將還山寺請見神力偲云許復何難即從窓中出臂長數十丈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將還房中語偲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爲耳以大業元年終于蔣州大歸善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偲終日以三衣襆遙擲堂中自云三衣還衆僧吾今死去徒衆好住便還房內大衆驚起追之乃見房中白骨一具跏坐牀上就而撼之鏘然不散

唐西京化度寺釋轉明俗姓鹿氏未詳何許人形服僧儀貌非弘偉容止淡然色無喜慍以隋大業八年無何而來居住洛邑告有賊起及至覆檢宗緒莫從帝時感之未能加罪權令收禁初不測其然至來年六月果逢梟感作逆驅逼凶醜棄斥東都誅戮極甚方委其言下勅放之而明雖被拘繫情計如常與諸言議曾無所及會帝往江都行達偃師時獄中死囚數有五十剋時斬決明日吾當其卑駕當從此過爾等假爲餉遺面見諸囚告曰明日卑駕當從此過爾等一時大呼云有賊至若問所由云吾所委當免死矣

及至期會便如所告勑乃總放諸囚然收明入禁便大笑而受都無憂懼千時四方艸竊人不聊生如明言矣大業末歲猶被拘繫越王踐祚方蒙釋放雖往還自在而恒居乾陽門內別院供擬恐其潛逸密遣三衛私防護之及皇唐泰建議軍國謀猷恒預惟握籌計利害僞鄭世充倍加信奉守衛嚴設又兼恒度至開明二年卽當唐武德三年也明從洛宮安然而出周圍五重初不見迹審僞都之將敗故西達京師太武皇帝夙奉音問深知神異特興禮敬勑住化度寺敷引禁中具陳徵應及後事會成同契合以其年

十張施云法師由此得解耳初不測其所因後有譯起曷被引禁官司責問列辯而答紙盡事了如符本契徵應所合側皆如此末至一家云承卿有女欲爲婿媾此家初許因往市肆唱令告乞云其家與我婦女家羞恥遂密殺之埋屎糞下經停三日行遊市上逢人說言被殺之事大業五年天下清晏逸與諸羣小戲水側或騎橋檻手把弄之云抑羊頭捩羊頭衆人倚看笑其所作及至江都楊家禍亂咸契前言不知所終

唐雍州義善寺釋法順俗姓杜氏雍州萬年縣人稟性柔和志存儉約京室東阜地號馬頭空岸斥重邃堪爲靈窟有因聖寺僧珍禪師本是順受業師珍灺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指撝示其儀則忽感一犬不知何來白足身黃自然馴擾徑入窟內口銜土出須臾更往返勞而不倦食則同僧過中不飲既有斯異四方響歸乃以聞上隋高重之日賜米三升因供常限乃至能成無爲而死今所謂因聖寺是也順時躬親其事更倍歸依力助締構勸民設會供限五百臨時倍來供主懼火順曰莫遽通給千人供足猶有餘剩

常有張河江張弘暢家畜牛馬性本憋惡人皆患之賣無取者順語慈善如有聞從自後調善更無觝噛又每年夏中引衆驢山栖靜地多蟲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就地指示令晝蟲移徙不久往示恰無蟲矣又順患腫膿潰流逸有數破咊之或以帛拭尋即除愈餘膿發香氣氛氳難比拭帛猶在香氣不歇又有三原縣人田薩塘者生來患瘧兼有張蘇等亦患瘧順聞令來與共言議遂如好人永卽痊復又有武功縣僧爲毒龍所魅衆以投之順端拱對坐毒龍遂陰託病僧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極相勞嬈尋卽釋放但有

痛癘魔邪所惱者歸順皆愈不施呪術福力如是其不測者謂有陰德所感故使感靈偏敬致言所敬多柳浮詞顯直正理敦實爲懷見有樹神廟室多卽焚除泥愛道俗貴賤皆投讚毀兩途開智莫二似如不知翻作餘語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泥漲無人敢度岸復峻滑雖登還墮水忽斷流如行陸地及順上岸水尋還溢門徒目覩不測其然所感幽通事多非一財帛靡悋通用無主但服麤弊卒無兼副朝野知委聞徹皇帝引入內宮崇敬致禮合宮歸仰請受戒法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門徒生來行法令

後永用言訖如常跏趺坐卒終於南郊義善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忽有雙鳥投房悲哀驚切因卽坐送于焚川之北原鑿穴處之京邑道俗同嗟制伏人馬亘野悲號慟地肉色不變經月逾鮮安坐三周枯骸不散自終至今恒有異香流注屍所往者同聞學侶門徒恐有外侵乃藏龕內不懼外竊四衆良辰赴供

彌滿 右八驗出唐高僧傳

唐宛州鄒縣人姓張總字曾任縣尉貞觀十六年欲詣京赴選逕經太山因而謁廟祈福廟中府君及夫人幷諸子等皆現形像張時徧禮拜訖至於第四子傍見其儀容秀美同行五人張獨呪曰但得四郎交遊詩賦舉措一生分畢何用仕宦及行數里忽有數十騎馬揮鞭而至從者云是四郎四郎曰向見兄垂殷故來仰謁因而言曰承兄欲選然今歲不合得官復恐前途將有災難不復須去也張不從之執別而去行經一百餘里張及同伴夜行被賊劫掠裝具並盡張遂呪曰四郎豈不相助有項四郎車騎畢至驚嗟良久卽令左右追捕其賊頭仆迷惑却來本所四郎命人決杖數十其賊脽臍皆爛已而別去四郎指一大樹兄還之日於此相呼也是年張果不得官而

歸至本期處大呼四郎俄而郎至乃引張云相隨過
宅即有飛樓綺觀架迴陵虛雉堞參差非常壯麗侍
衛嚴峻有同王者所居張既入中無何四郎即云須
參府君始可安坐乃引張入經十餘重門趨走而進
至大堂下謁拜而見府君非常偉絕張時戰懼不敢
仰視判官判官事似用朱書字皆極大府君命侍宣
曰汝乃能與我兒交遊深爲善道宜停一二日談聚
隨便好去即令引出至一別館盛設珍羞海陸畢備
絲竹奏樂歌吹盈耳即與四郎同室而寢已經一宿
張至明旦因而遊戲庭序徘徊往來遂窺一院正見

百步許忽不見張大怖懼走至家中即逢男女號哭
又知已殯張即呼兒女急往發之開棺見妻忽起即
坐驤然笑曰爲憶男女忽忽先行於是已死經六七
日而蘇也兗州士人說之云爾（右瑜出冥報記）

述征記曰桓仲爲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廬山冀覩靈
異既陟崇嶽有一湖帀生桑樹有羣白鵠湖中有敗
艑赤鱗魚使者渴極欲往飲水赤鱗魚張鬐向之使
者不敢飲神異經曰北方荒外有湖方千里平滿無
高下有魚長七八尺形狀如鰽而目赤甚在湖中夜
化爲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烏梅二七煮之即熟

其妻於衆官人前著枷而立張還堂中意甚不悅四
郎怪問其故張具言之四郎大驚云不知娘來此也
即自往造諸司法所其類乃有數十人見四郎來咸
走下階並足而立以手招一司法近前具言此事司
法報曰不敢違命然須白錄事知遂召錄事錄事許
諾云仍須夾此案於衆案之中方便同判始可得耳
司法乃斷云此婦女勘別案內嘗有寫經持齋功德
不合即死遂故令歸張與四郎涕泣而別立之仍囑
張云唯作功德可以益壽張乘本馬其妻從四郎借
馬與妻同歸妻雖精鬼事同平素行欲至家去舍可

食之可以愈邪病臨海記曰郡東北二十五里任曾
逸家有一石井自然天成非人功所造井深四丈常
有涌泉大水不溢大旱不竭夏絕香冷冬至甜溫長
老相傳云昔有採材人臨溪洗器流失酒杯後出於
井中地鏡圖曰夫寶物在城郭丘墻之中樹木爲之
變視柯偏有折枯是其候也視折枯所向寶在其方
凡有金寶常變作積蛇見此輩便脫屐履若屐以擲
之若溺之即得凡藏寶忌不知處以大銅槃盛水著
所疑地行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地鏡圖曰視屋
上无獨無霜其下有寶藏晏子春秋曰和氏之璧井

里之朴耳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孔穎子云井里之厥又云江人

述異記曰南康雩都縣沿江西出去縣三里名夢口有穴狀如石室舊傳常有神鷄色如好金出此穴中舊覓迴翔長鳴響徹見之輒飛入穴中因號此石爲金鷄石昔有人耕此山側望見鷄出遊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鷄遥見便飛入穴彈丸正著穴上丸徑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間隙不復容人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有一人通身黄衣擔兩籠黄瓜求寄載之黄衣人乞食船主與之食訖船適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與仍唾盤上徑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向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是黄金異錢曰日南北景縣有火鼠取毛爲布燒之而精名火浣布晉陽春秋曰有司奏依舊調白總武帝不許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灺木之皮則獸之毛也魏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養之氣著之典論刑廟門之外是時西域使人獻火浣布袈裟於是刑減此論地鏡圖曰山上有韮必有金博物志曰妊娠者不可食韮令兒盈指

抱朴子曰山中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山中夜見火光者皆古枯木所作勿怪也山中午日稱仙人者老樹也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辯其方物海人曰横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旁蔭數國有人曰東極有大人斬木爲策短不可杖釣魚爲鮮不足充餔玄中記曰百歲之樹其汁赤如血千歲之樹精爲青羊萬歲之樹精爲牛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七

校讀

第十五紙（人行三字藏作是）第十七紙（二行忽南藏作勿）第二十

音釋

（古孝切老歲也）莒（居呂切）麅（鳥貞切麋也）塿（名侯切）燎（力小切縱火也）浚（私閏切）紆（直呂切紓屬）盪（徒朗切滌也）鴟（昌脂切）磋（倉何切）（此嗟切）（胡閑切人名也）葦（七人切）（古侯切總合也）窯（余昭切修補也）蝠（許鳩切手指麾也）閒（許鳩切寂也）揉（耳由切手延）（切水者）轑（郎擊切）（力灼切有石者）倫（空旱切）（陵跋也）僶（相容切）（莫郎切）（古老切）（古侯切）（呂支切）（古侯切）嫷（古侯切）驪（郎計切）瀆（徒谷切）

切自離㠯亮切離也瘴瘇上之亮切下之用切瘴瘇氣也脹上知亮切下陟弓切脹滿也氣上丘媚切下於計切氣塞也瘴上音障非也瘇音腫非也

漢成切

蕭子山北丘瞞登施省切瘤也漢苑林第二十七卷吳王比丘明覺對虛比建之昂書上云萬眉年矛秋滿涼山如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八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感通篇第二十一之一

述意部

敬尋釋教肇自漢明繼至唐政流歷代年將六百輶軒繼接備盡觀方千有餘國咸歸風化莫不梯山貢職望日來王而前後傳録差互不同事迹罕述稱謂多惑雖霑餘潤幽旨未圓夷夏殊音文義頗備推究聖蹤難以致盡故此土諸僧各懷靜快時有大唐沙門玄奘法師慨大道之不通愍釋教之抑泰故以

貞觀三年季春三月吊影單身西尋聖迹從初京邑漸達沙州獨陟險塞伊吾高昌備經危難時值高昌王麴氏爲給貨資傳送突厥葉護衙所又被將送雪山以北諸蕃梵國具觀佛化又東南出大雪山昔人云葱嶺停雪即是雪山奘親目覩過此雪山即達印度經十年後返從葱嶺南雪山北具歷諸國東歸于闐婁蘭等凡經一百五十餘國備歷艱辛人里莫比至貞觀十九年冬初方達京師奉詔譯經兼勅令撰出西域行傳一十二卷至今龍朔三年翻譯經論未似奘法師遊國博聞翻經最多依奘法師行傳王玄

案傳及西域道俗住土所宜非無靈異勑令文學士等總集詳撰勒成六十卷號爲西國志圖畫四十卷合成一百卷從于闐國至波斯國已來大唐總置都督府及州縣折衝府合三百七十八所九所是都督府八十所是州一百四十三所是縣一百四十七所是折衝府四洲所宜人物別異者並簡配諸篇非此所明今之所錄者直取佛法聖迹住持別成一卷餘之不盡者具存大本冀後殷鑒知有廣略矣

聖迹部

西域傳云奘師發迹長安既漸至高昌得蒙厚禮從高昌給乘傳送至覩貨羅國東境即漢史所謂于闐國也彼土自謂于道國也東二百餘里有娓摩城中有栴檀立像高二丈餘極多靈異光明疾者隨痛以金薄貼像上痛便即愈其像本在橋賞彌國是鄔陁衍那王所造陵空至此國北爲勞落迦城有異羅漢每往禮之王初不信以沙土坌羅漢乃告敬信者曰却後七日沙土滿城後二日乃雨寶滿街至七日夜果雨土塡略無遺人其先告者預作地穴從孔而出時王都城西百六十里路中大磧唯有鼠壤形大如蝟毛金銀色昔匈奴來寇王祈鼠靈乃夜齧人馬

佉沙國（舊名竭叉國）其俗生子押頭令匾遞從此南行五百里至烏鎩國都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嶺上有塔數百年前山崖自崩中有比丘寂然而坐形甚偉大鬚髮下垂覆于肩面國王以酥灌之擊揵椎此比丘高視曰我師迦葉波佛在耶答曰無今始聞已入涅槃又問釋迦佛出世耶告曰已滅度矣即昇空化火焚身又西南逾大葱嶺八百餘里至揭盤陁國其國東南有大石室二口各一羅漢入滅定已經七百歲其鬚髮長年別爲劍又越三國行四千餘里至達摩鐵悉帝國都城寺內有石像上懸金銅圖蓋衆寶飾

之人有旋遠蓋亦隨轉人止便止四周石壁莫測其
然有說聖力使之然也自高昌至於鐵門凡經一十
六國人物優劣奉信淳疎具諸圖傳其鐵門者即是
漢之西屏鐵門之關兒漢門扇一堅一臥外鐵裹木
加懸諸鈴必掩此關窪惟天固南出斯門千餘里東
據葱嶺西接波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
境西流即經所謂博乂河其境自分爲二十國不可
具列名字各有君長信重佛敎僧以十二月十六日
安居坐至春分以其溫熱雨多故也又順北下從咀
蜜國越十三國至縛喝國土地華博時俗號爲小王

舍城國近葉護南衙也王都城外西南寺中有佛澡
罐可容升許襍色炫曜金石難名又有佛牙長寸餘
廣八九分色黃白而瑿淨兼有佛掃箒用迦奢草長
二尺餘圍可七寸襍寶飾柄三物齋日法俗所崇放
大光明王城西北五十餘里有提謂城王城正北四
十餘里有波利城各有浮圖高三丈許各表靈迹即
釋迦初成道時元獻蜜麨長者本邑之髮爪塔也又
有佛僧伽胝簷多羅僧僧脚崎又覆盌竪錫杖次第
立塔又度兩國東南入大雪山至梵衍那國度大雪
山東寺有佛齒及劫初獨覺齒長五寸廣四寸又有

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又有商諾迦縛婆舊云闍那秘多
大阿羅漢鐵鉢可受九升并九條僧伽胝絳
赤色設諾純皮之所續成以其先世於解夏日持此
純施僧由此福力所被五百世來於中陰身生恒服
之從胎俱出逐身而長阿難當度時變爲法服受具
已後又變爲九條其齒鉢等並用金縅之羅漢從證
滅定入邊際智以願力故留駕裳待遺法盡方乃變
壞今已有少損信有徵矣又東入雪山逾黑嶺至迦
畢試國奉信彌勝王恒歲造丈八銀像自修供之王
城東三里北山下有大寺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右

足下有大寶藏近有外王逐僧欲掘取其神冠中鸚
鵡鳥像奮羽鳴呼地動王軍皆仆起謝而歸寺北嶺
上有數石室亦多藏寶欲私開者即有藥叉舊云夜叉變
爲師子蚰蟲來震怒之室西三里大嶺上有觀自在
像誠願者像亦現妙身安言行者城東南四十餘里
曷邏怙羅寺大臣所造以名目之浮圖高百餘尺昔
臣夜夢令造浮圖從王請舍利也及旦至宮有人持
舍利瓶臣留舍利令人先入乃持瓶登塔覆鉢自開
安舍利訖王使追之石已合矣齋日放光流出黑油
夜聞音樂王都城西北二百餘里大雪山頂有龍池

山下爲龍立寺塔中有佛骨肉舍利升餘有時煙起或如火猛焰漸滅之時方見舍利狀如白珠繞柱入雲還下塔中城西北大河南岸古王寺中有佛弱齡亂齒長一寸餘又此東南往古王寺有佛頂骨一片廣二寸餘色黃白髮孔分明至大唐龍朔元年春初使人王玄策從西國將來今現宮內供養又此寺有佛髮青色螺旋右縈引長丈餘卷可寸許又西南古王妃寺金銅浮圖高百餘尺舍利升餘每十五日夜旋光繞盤曉入塔中城西南北羅婆路山頂盤石上有塔高百餘尺舍利升餘山北巖泉是佛受山神飯

劫猶存此無憂王建此石塔每於齋日天輒雨華又城內大塔故基有佛齒別塔高三丈餘云從空而來既非人工寔多靈異城西南十餘里有塔是昔值然燈佛買華處又城東二十餘里小石嶺上有塔高二百餘尺中印度凌空來降迹處次東有塔是佛自東岸石壁大洞穴是龍王所居昔佛於此化龍留影煥若眞形至誠請者乃暫明現塔外方石有佛足迹輪相發光窟西北隅塔者佛經行處又側有髮爪塔窟西石上有濯袈裟文又城東三十餘里有蘊羅城中有重閣上安佛頂骨周尺二寸其色黃白髮孔分

明欲知善惡用香泥印之及觀香泥隨心而現又有佛髑髏狀如荷葉色同頂骨有佛眼睛大如柰許清白映徹並用七寶瓶盛前三迹又以寶函盛而緘封有佛大衣細氈黃色置寶函中微有壞相有佛錫杖白鐵作環梅檀爲笴寶銅盛之斯五聖迹王令五淨行者執持掌護有須見者秘一金錢請印稅五科寶乃重覩禮禪閣西北有小塔天鼓雷而多靈異人以手觸基上塔鈴便大震動又東南山谷行五百里至健陀邏國屬北印度有大論師如脇尊者造毗婆沙處又有菩薩捨千眼處又有佛化鬼子母處又有商莫迦

菩薩舊云五百是也被王射處又有彈多落迦舊云特山嶺上是蘇達拏棲隱之所婆羅門捶男女處流血塗地今現艸木皆同絳色巖間石室妃習定處又有獨角大仙爲女亂處又此城北越山行六百餘里至烏伏那國此北印度之正國也舊云烏長王都城東五里有大塔多有祥瑞佛昔作忍仙爲羯利此云闕陵王支解之處又有方石上佛足迹相放光照寺爲天說本生處又有佛昔聞法析骨寫經處又有昔尸毗迦王割身代鴿處又有佛昔爲慈力王刺血飲五藥叉處又大寺中有刻木梅咀麗耶舊云僧伽羅此云僧祇菩薩像金色晃朗高百餘尺是末田底迦阿羅漢所造舊云末田地羅漢此云僧祇羅漢以通力引匠昇覩史多天一返觀相乃成其好大有靈相不可具述又隔一國度河至呾叉始羅國屬北印度王都城西北七十里有兩山間塔高百餘尺佛昔說慈氏典世四大藏者此地出一又城北十二里有月光王塔於齋日常放神光仙華天樂近有癩者於塔禮懺除穢塗香不久便愈身又香潔即是昔佛爲戰達羅鉢剌婆王舊云月光以頭施處凡經千施又有伊羅鉢龍王聽經之池月光挾目之地有王標塔舉高十丈又有薩埵王子捨身飼虎處以竹自刺血啗獸處地

及艸木今猶綠色又有佛化藥叉不食肉處又隔二國東南登山乘鐵橋千餘里至迦濕彌羅國屬北印度舊云迦膩色國內有四浮圖各有舍利一升餘佛滅度後第四百年有脇尊者年八十方出家證無學果將五百羅漢來此造鄔波第鍵犍素呾纜藏舊名毘奈耶次造毗奈耶毗婆沙論次造阿毗達摩論此三論各有十萬頌凡有六百六十萬言備釋三藏兼有佛牙長寸半色黃白齋日便放光又有觀自在菩薩立像有願見者斷食便覩又隔三國東行至邯僕底國屬北印度邯城東南五百餘里至瞎林寺周二十餘里佛舍利塔數百千區并石室等有賢劫千佛立此說法釋迦滅後第三百年迦多衍那舊名迦旃延於此造大智論寺塔高二十餘丈有四佛行坐迹處又隔四國東行至秣菟羅國屬中印度舊名摩偷羅國王都城內有三塔四佛遺迹甚多及舍利子沒特伽羅子舊名目連滿慈子優婆釐舊名優波離阿難陀羅怙羅曼殊室利等諸塔每三長月六齋日諸僧尼集供養諸塔有阿毗達摩衆供養舍利遺塔有習定衆供養目連塔有誦經衆供養滿慈塔有毗奈耶衆供養優波離塔有尼衆供養阿難塔有未具衆供養羅怙羅塔有大衆供

養諸菩薩塔（舊此諸塔本處身但處方異以供養所造唯可知也）城東六里有山崖寺是尊者烏波毱多之所造中有佛指爪塔寺北有石室室東南二十餘里有大涸池池側有塔佛曾遊此有彌猴持蜜獻佛令水和衆同飲獼猴喜墮坑而死便生人中池北林中有四佛行處大有遺迹又隔一國東北四百餘里至窣祿勒那國屬中印度東境臨殑伽河（舊名北接大山城東南閻牟那河從國西北山中出中境而流都城東臨閻牟河河西大寺東門外塔佛曾於此說法度人其側有佛髮爪塔閻牟河東八百餘里至殑伽源

舍石側有柱光潤映現隱其罪福影出柱中育王所造階側有浮圖四佛行坐迹處又有佛澡浴處立塔其所有佛入室精舍又其側佛經行石基長五十步高七尺足可覆處皆有蓮華文又基左右小塔梵王所造次前是蓮華尼化爲輪王先見佛處佛告尼曰非汝先也有蘇部底（舊云須菩提）宴坐石室知諸法空此先見吾法身也又從此北行二百里至揭若鞠闍國是中印度曲女城也都城西近殑伽河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即統五印度之都王也王前尸羅逸多（唐言戒日）吠奢姓初欲登位於殑伽岸有觀自在像乃請告

曰汝本北林蘭若比丘金耳月王既滅佛法王當重興愍物在懷方王五境慎勿昇師子座及稱大王號也王乃共童子王子殄外道月王徒衆又約嚴令有敢肉者當截舌殺生者當斬手乃與寡妹共知國事於殑伽側建千餘浮圖各高百餘尺二十年來五年一會傾及府藏拯濟羣有唯留兵器用備不虞初作會日集諸國僧三七日中四事供養令相論議若戒行貞固道德優洽者昇師子座王便受戒清淨無學昇天至善法堂爲母三月說法下降處百年已前階尚猶在今並沒盡後王倣之猶高七十餘尺上起精

南臨殑伽寺有佛牙長寸半光色變改實函盛之遠近瞻者日有百千守者煩擾重稅金寶而樂禮者不辭重貲齋日便出置高座上散華雖積牙齒不沒又城東南百餘里有塔佛曾七日說法處中有舍利時放光明其側有佛行坐迹寺北四里臨殑伽河有塔佛曾七日說法處中有舍利時有二獼猴雌爲狗殺雄者自餓累日而死又從此西南行三百餘里至憍賞彌國屬中印度王城內故宮大精舍高六十尺刻檀佛像上懸石蓋即鄔陀延王唐云優陀延又云出愛之所造也靈光間起諸王以力欲舉終莫之移昔佛爲母上天說法王請目連神力接工就天模相及佛下天像便起迎佛慰喻曰方爲

王亦修此業場東合流口日數人自溺而死彼俗名爲生天所也有欲行此法者於七日中絕粒自沈中流遠近相趣乃至山獲野獸羣鹿等亦遊水濱絕食沈死當戒日王行施之時有二獼猴雌爲狗殺雄者負屍擲此河中雄者又自餓累日而死又從此西南大林野行五百餘里至憍賞彌國屬中印度王城內故宮大精舍高六十尺刻檀佛像上懸石蓋即鄔陀延王唐云優陀延又云出愛之所造也靈光間起諸王以力欲舉終莫之移昔佛爲母上天說法王請目連神力接工就天模相及佛下天像便起迎佛慰喻曰方爲

宮於彌勒所受瑜伽菩薩大乘經論及中邊論等菩下爲衆說之林西北百餘步有佛髮爪塔城東南臨殑伽有塔佛曾三月說法處有髮爪青石塔有四佛行坐迹又隔二國東南行至鉢羅伽耶國屬中印度王城西南臨閻牟河曲中有塔佛曾於此降外道處有髮爪塔經行迹處又有提婆菩薩作廣百論處城中有天祠堂前大樹枝葉蒙密有食人鬼依之左右遺骸爲積人至祠中無不輕命上樹投下爲鬼所誘城東兩河間交廣十餘里土地平豐細沙彌布占今王豪諸貴諸有捨施莫不止焉號爲大施場戒日大

佛事舍東百餘步四佛行坐迹佛浴室井今猶充汲城內東南隅有具史羅長者宅有佛精舍髮爪塔有四佛行坐迹城西九里石室有佛降毒龍處側有大塔高二十餘丈有佛經行迹及有髮爪塔病求多愈又有釋迦遺法滅盡在此國中貴賤入境自然感傷窟東北行七百里度殑伽北岸至迦奢布羅城是護法菩薩伏外道處佛曾於此六月說法有佛經行迹及有髮爪塔又從此北行一百八十里至鞞索迦國屬中印度王城南有寺塔高二十餘丈佛曾於此六年說法其側有奇樹高七十尺春冬不改是佛淨齒

木葉而茂生諸邪外道競欲殘伐尋生如故伐者受殃側有四佛行坐迹并有髮爪塔基角相連林池交影又從此東北五百里至室羅伐悉底國(舊云舍衛國也)都城荒毀故殿東基上有小塔是鉢羅犀那特多王(舊云波斯匿王也)比丘尼造精舍處次東塔是蘇達多(此云善施)之故宅也側有大塔是餐寧利摩羅(此云指鬘)城內正殿基上精舍中作王像其側是摩訶摩耶(唐云大行)夫人寢殿基上精舍作夫人像其側精舍中作菩薩像神降之相彼執不同上座部云當唐國五月十五日諸部又云當此土五月八日此益見聞之異耳城南有塔是太子捨力擲象越城墮地爲大坑處其側有精舍作太子像及受業處其傍有精舍是如寢處作耶輸陀羅并羅怙羅像別本云太子初夜開城北門出去又城東南隅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馬凌空蹈城處四城門各有精舍作老病死沙門像城南四里尼拘盧林塔佛得道與夫人說法之所城南五十里故城中塔是人壽六萬歲時迦羅迦村馱佛本生城城東南塔即此佛遺身處無憂王於前建立石柱

敲佛舍晚日蔭東遂覆天祠又東四里大涸池是毗盧釋迦王(舊云瑠璃王也)陷入地處後人立記之又有身子

無憂王爲建立石柱銘記之高二丈餘城東北四十餘里有太子生樹下塔大城西北數百千塔是誅釋子塔有四釋子拒王軍衆瑠璃王退城人不受被罰出境至今不絕城南尼拘律樹塔是佛初來見父王處城南門外塔是太子兄弟捔射處東南三十餘里是太子射矢沒地因涌泉流俗傳箭泉病飲多愈或持浣附額隨苦皆愈又東北九十里臘伐尼林釋種浴池華水相映其北二十五步有無憂華樹今已枯悴佛本誕處有說云當此三月十五日者次東有塔二龍浴太子處佛初生

太子以餘衣易糞布處其側塔者剃髮處年自不定或云十九二十九者又東南行百九十里尼拘陁林塔高二丈是昔人於佛焚地收餘灰炭於此起塔病者祈愈亦有四佛行坐迹塔高百餘尺左右數百小塔又從此東北大林踈險行五百里至拘尸那揭羅國屬中印度城荒人火城內東北角塔是純陁故宅其井猶美營供所穿城西北四里度阿恃多伐底河（舊云有金）近西岸娑羅林兩林中間相去數十步中有四樹特高作大輒精舍中造佛涅槃像北首而臥傍高二百餘尺前有石柱記佛滅相有云當此土三月十五日者說有部云當此九月八日諸部異議云至今龍朔三年則經一千二百年此依菩提寺石柱記也或云一千三百年或云一千五百年或云始過九百未滿千者其精舍側有佛昔爲雉王救火及鹿救生各立一塔次西塔者是蘇跋陁羅（唐云善賢舊云妙賢）滅證處次有一塔是執金剛神躡地處次側一塔是停棺七日處次側一塔是阿泥樓陁天告母降來哭佛處城北度尸連禪那河三百步塔者是佛涅槃般那處（唐云焚燒舊云茶毘）地今黃黑土穰灰炭有祈感者亦獲舍利次側一塔佛爲大迦葉波現雙足處次有一塔前立石柱刻記

八國分舍利事又從此西南大林行五百里至娑羅痆廝國屬中印度舊曰瞿薩旦那國都城西臨殑伽河城居人滿城東北有婆羅痆河河東北十餘里是鹿野寺又西南塔高百餘尺前有石柱高七十餘尺洞徹清淨誠感像現隨其善惡佛成道已初轉法輪處其側三塔即昔三佛行坐處傍有諸塔是五百獨覺入滅度處又側一塔是慈氏菩薩受記處又西一塔是佛過去爲護明菩薩迦葉波佛授今佛成道處次南有四佛經行處長五十步高七尺青石積成上作釋迦經行像其形特異肉髻上髮髮頭抽出神而有微寺迹

鎖之因感天帝下來讚故使月輪有兎像現又東順殑伽河行三百里至戰主國都城大滿城臨殑伽河城西北有寺塔佛舍利一升昔佛於此七日說法并四佛行處河北有佛降鬼塔半已陷地又有佛爲嗷入鬼說法處又東南度河百餘里塔者即分舍利瓶及餘舍利齋日放光又東北度殑伽河行百五十餘里至吠舍釐國舊曰毘舍離訛也都城頹毀故基周七十里少人居住宮城周五里宮西北六里有寺塔是說維摩經處又東是舍利子證果塔又東大塔是王得一分舍利一斛許無憂王取九升均造餘塔後更有王欲開地震遂止次南有獼猴爲佛穿池池西舉猴持佛鉢上樹取蜜處池南猴奉佛蜜處各有塔記寺東北四里許有塔是維摩故宅基尚多靈神其舍壘甎傳云積石即是說法現疾處也於大唐顯慶年中勅使衛長史王玄策因向印度過淨名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號方丈之室也并長者寶積宅巷羅女宅佛嬢母入滅處皆立表記寺北四里有塔佛將往拘尸天人送往立處次後一塔是佛最後觀城邑處次是菴羅女以園施佛處其側一塔是佛三告阿難涅槃處又側一塔是千子見父母處即賢劫千

佛也東故重閣講堂基塔時放光明是佛說普門住
處城東南十五里大塔是七百賢聖重結集處硯伽
河南北岸各有一塔是阿難隨分身與二國處又隔
一國西北行一千五百里入山谷至尼波羅國屬北
印度都城東南不遠有水火村東一里許有阿耆波
泠水周二十步旱澇湛然不流常沸家火投之偏池
火起煙焰數尺以水灑火火更增熾碎土以投亦即
然盡無間投者並成灰燼架釜水上煮食立熟賢德
傳云此水中先有金匱前有國王將人取之匱已出
泥人象挽之不動夜神告曰此是慈氏佛冠在中後

彌勒下生擬著不可得也火龍所護城南十餘里孤
山特秀寺居重巖狀若雲霞松竹魚龍隨人馴附就
人取食犯者滅門比者國命並從此國而往還矣即
東女國與吐蕃接界唐梵相去可一萬餘里又從南
行百五十里度硯伽河至摩揭陀國屬中印度城少
人居邑落極多故城荏苒舍城山北倚東二百四十
里北臨硯伽河故宮北石柱高數丈昔無憂王作地
獄處是頻婆娑羅王之曾孫也王即戒日之女壻也
所治城名華氏城王宮多華故因名焉石柱南有大
塔即八萬四千之塔一數也安佛舍利一升時有光

瑞即是無憂王造近護羅漢役鬼神所營其側精舍
中有大石是佛欲涅槃北廻拘尸南顧摩揭故蹈石
上之雙足迹長尺八寸廣六寸輪相華文十指各異
近爲惡王金耳毀壞佛迹鑿已還平文采如故乃捐
硯伽河中尋復本處貞觀二十三年有使國寫迹來
次側有四佛行坐迹塔故城東南有龍猛菩薩伏外
道處次北有鬼辨塔馬鳴事又西南度尼連禪河有
伽耶城少人物可千餘家城西南六里許至伽耶山
谿谷杳冥世謂靈岳自古君王封崇告成也頂有石塔
高百餘尺時放奇光佛於此說寶雲等經山東南尼

連河減二里許至鉢羅笯菩提山唐言正覺佛時證
先登因名也佛自東北崗上頂欲入金剛定振地搖
山神懼告佛又至西南半崖中面間坐石地山又震
淨居天告曰此西南十五里近苦行處畢鉢羅樹下
金剛座處是菩提座三世諸佛咸此成正覺佛方就
之仍爲石室龍蟄影也世稱名地其菩提樹周垣甎
壘以崇固之東西闊周可五百四十步奇樹名花連
陰列植正門東開對尼連河南門接大花池西阨險
固北門通大寺其院內聖迹諸塔列多樹垣正中金
剛座上者賢劫初成與大地俱大千界中下極金輪

上至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千佛同坐入金剛定故因號焉即證道之處又曰道場大地震時獨無搖也如來得道之日互說不同或云三月八日及十五日垣北門外大菩提寺六院三層垣墻高四丈壘甎爲之師子國王買取此處與造斯寺僧徒僅千大乘上座部所住持也有骨舍利狀如人指節舍利者大如眞珠彼土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方正月十五日也世稱大神變月若至其夕必放光瑞天雨奇花充滿樹院彼土常法至於此時道俗千萬七日七夜競申供養凡有兩意謂覩光瑞及取樹葉其樹青翠冬夏

不改每至入涅槃日及以夏末一時彫落通夕新抽與舊齊等後爲無憂王妃伐截於西數千步聚而燒之用以祠天煙焰未止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同榮因謂號爲灰菩提樹王覩生信以香乳沃餘根者至旦樹生如本王妃忿之又夜重伐王重祈請以乳灌之不日還生墾石周垣其高丈餘近爲金耳冏月王又伐此樹掘至泉水不盡根底乃縱火焚之又以甘蔗澆之令其爛絕其本也數月之後爲補刺拏伐摩王此言滿胄即先無憂王之玄孫也冏樹被誅舉身投地請僧七日經行繞樹大坑以數千牛乳灌之

六日夜樹生丈餘恐後翦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樹今出於石壁上二丈餘圍三尺餘樹東青甎精舍高百六十餘尺基廣二十餘步上有石鉤欄繞之高一丈龕皆有金像四壁鏤諸天仙上頂金銅阿摩勒迦果（此樹神名）東却接爲重閣三層簷宇特異並金銀飾鏤三重門外龕中左觀自在右慈氏像並鑄銀成高一丈許是無憂王造精舍初小後巨廣之依王玄奘行傳云西國瑞像無窮且錄摩訶菩提樹像云昔師子國王名尸迷佉拔摩（唐言大施）梵王遣二比丘來詣此寺大者名摩訶（此云大）小者優波（此云

累月不開見出疑其所爲遂開塔門乃不見匠人其像已成唯右妳上有少許未竟後有空神驚誡大衆云我是彌勒菩薩像身東西坐身高一丈一尺五寸肩闊六尺二寸闊一丈二尺五寸其塔本阿育王造石鉤欄塔後有婆羅門兄弟二人兄名王主弟名梵主兄造其塔高百肘帝造其寺其像自彌勒造成已來一切道俗規模圖寫聖變難定未有寫得王使至彼請諸僧衆及此諸使人至誠殷請累日行道懺悔兼申來意方得圖畫髣髴周盡直爲此像出其經本向有十卷

寺立碑至貞觀十九年二月十一日於菩提樹下塔西建立使典司門令史魏才書

昔漢魏君臨窮兵用武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猶尚北勤閼顏東村不到大唐牢籠六合道冠百王文德所加溥天同附是故身毒諸國道俗歸誠皇帝愍其忠欵遐軫聖慮乃命使人朝散大夫行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巡撫其國遂至摩訶菩提寺其寺所菩提樹下金剛之座賢劫千佛並於中成道觀嚴飾相好具若眞容靈塔淨地工窮天外此乃瞻代所未見史籍所未詳皇帝遠振鴻風光華道樹爰命使人届斯瞻仰此絕代之威事不朽之神功如何寢默詠歌不傳金石者也乃爲銘曰

大唐撫運　膺圖壽昌　化行六合
威稜八荒　身毒砦額　道俗來王
爰發明使　瞻斯道場　金剛之座
千佛代居　尊容相好　彌勒規模
靈塔壯麗　道樹扶踈　歷劫不朽
神力焉如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八

校讎

第七紙 十二行與宋南藏作棒語

音釋

輞 干永切 麴 苦朔切 蕃 甫元切 覓也 娟 古玄切 蜎 烏玄切 蠉蠉動也 鑑 古玩切 盌 北末切 食器 續 統貫也 邏 佐史切 齡 年齒也 鑠 書藥切 秣 莫葛切 穬麥也 亂 郎段切 毀壞也 雕 都聊切 刻也 斿 音浮 旌旗之流也 寏 於眞切 沒也 揣 初委切 度也 蓋 音進 長也 宰 臧亥切 治也 峻 將侯切 高也 痕 女鼎切 食傷也 饋 巳大切 食以送也 韗 巳支切 韋也 頹 徒回切 墮也 汴 部計切 水名 阪 於革切 田也 溉 古代切 灌也 艾 五蓋切 草名 軫 章忍切 車後橫木 畛 章忍切 田間道也 吳王此丘明卷針 直去莊珠林第二十八卷 吳王闔廬墓外 進賢吳國泰記 華陽李卿文壽識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九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感通篇第二十一之餘

聖迹部之餘

又葉師傳云佛以唐國三月八日成道上座部云當此三月十五日成道時年三十者或云三十五者斯之差互彼自不同由用曆前後故有此異由神州曆筭元各不同三代定正延縮何足怪乎且據一相取悟便止樹西大精舍內有鍮石像東面立飾以奇珍前有青石奇又如來初成道日梵王起七寶堂帝釋起七寶座佛據上七日思惟放光照樹令寶爲石樹南浮圖高百餘尺初佛於河沐已將坐念純帝釋化人以始尸純 以奉佛坐青王造塔表之次東北有塔是佛證果時有羣青雀來繞世尊亦有羣鹿呈祥之處樹東大路左右各有一塔是魔王嬈佛衰退處樹西北有精舍中迦葉波佛時放光明俗云至誠七遶生得宿命智又垣西北有磐金香泥塔高一丈四尺樹垣東南隅有尼拘律樹樹側有塔精舍中有坐像初證果時大梵王請轉法輪處垣內四隅皆有塔初佛受純翹樹先至西南地動又向西北又東

北又東南並爲地動即西北至樹下東面坐金剛座上地方安靜故立塔記垣外西南有二牧牛女宅處其側有煮乳糜處又側有佛受糜處皆立表塔樹南門外大池周七百餘步清澄魚龍所宅次南有池是佛曬衣次側有塔是佛納故衣處次南林中一塔是帝釋所造爲佛濯衣池西大石是帝釋雪山持來爲佛受貧母施故衣處化池東林龍池清潔其水甘美岸西有小精舍中像佛初成道此坐七日入定龍王遶佛七帀化多頭蓋佛處龍池東林精舍作佛嬴瘦形像其側有經行迹七十餘步南北各有畢鉢羅樹

淡信其寺常有千僧習大乘上座部法儀清肅是南海僧伽羅國王請立經今四百年寺多有師子國人每年比丘解安居訖四方道俗百千萬衆七日七夜香華妓樂徧林供養印度諸僧以唐國五月十六日入夏安居以唐國八月十五日解夏斯亦隨方用曆不同不可一定如雪山北有國坐春坐秋者意以二年之內多温熱處制三月住就中前後一月延促不定若據修道何時不安故律制三時遊行通結有罪必有善緣亦開兼濟樹院東度河大林中塔北池者佛昔爲香象子侍育象母處前建石柱昔迦葉波佛

往來攀而後起即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麥處今有疾者以香油塗像多愈又有五比丘住處又東南有塔是佛入尼連河浴處次近河有佛食乳糜處其側有二塔是長者獻蜜麨處樹東南塔是四天王奉佛石鉢處其側有塔是佛成道後爲母說法處又度迦葉兄弟千人處樹垣北門外即是摩訶菩提寺庭宇六院觀閣三重周垣高五丈有佛舍利大如指節光潤鮮白通徹內外肉舍利者大如青珠形帶紅色每年至佛大神變月出以示人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於唐國當正月十五日於此之時放光雨華大起

於此宴坐側有四佛行坐迹林中小石柱是醯頭藍發惡願處又東度黃河百餘里至屈屈吃播隨山（麓）直上三峯狀如雞足頂樹大塔夜放神炬光明通照即大迦葉波於中寂定處也初佛以姨母織成金縷大衣裂裳傳付彌勒令度遺法四部弟子迦葉承佛敎旨佛涅槃後第二十年捧衣入山以待彌勒山路極梗澀多諸林竹師子虎象縱橫騰倚斐法師至彼每思登踐取進無由斐乃告王請諸防援蒙王給兵三百餘人各備鋒刃斬竹通道日行十里爾時彼國聞斐往山禮拜士女大小數盈十萬奔隨繼至共

往雖足既達山阿壁立無路乃縛竹為梯相連而上達山頂者三千餘人四眸眺望欣然轉增喜踊具覩石鉢散華供養又依王玄策傳云舉以大唐貞觀十七年三月內爰發明詔令使人朝散大夫行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等送婆羅門客還國其年十二月至摩伽陁國因即巡省佛鄉覽觀遺蹤聖迹神化所莊處處感徵至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至王舍城遂登耆闍崛山流目縱觀傍眺岡極自佛滅度千有餘年聖迹遺基儼然具在一行一坐皆有塔記自惟器識邊鄙忽得躬覩靈迹一悲一

喜不能裁抑因銘其山用傳不朽欲使大唐皇帝與日月而長明佛法弘宣共此山而同固其辭曰

大唐出震膺圖龍飛光宅率土恩覃四夷化高三五德邁軒羲高懸玉鏡垂拱無為道法自然備宗隨世安上作禮移風樂制發於中土不同業喬釋教降此運於無際神力自莊應化無邊或涌於地或降於天百億日月三千大千法雲共扇妙理俱宣三藏乎此山奇狀增多上飛香雲下臨澄波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經過存聖迹於危峯竚遺趾於巖阿參差嶺嶂重疊巖廊鏗鏘寶鐸氛氳異香覆華山之

神蹤勒貞碑於崇崗馳大唐之淳化齊天地之久長

又奘師傳云從此山東行六十里至矩奢揭羅補羅城北門外有塔佛舒手現五師子伏提婆醉象處又東北塔是舍利子聞馬勝比丘說法證聖處塔北大坑傍塔是室利毱多設火坑以害佛處又東至姞栗陁羅矩吒山 五峰參峙 傍有大石高丈四五廣三十餘步是提婆達多擲佛處其南崖下有塔佛此處說法華經處南山崖有大石室佛舊入定阿難別室被魔怖之以手通石壁現有通穴精舍東北

大石是佛曬衣處衣文明徹石內傍有佛迹山城北門西有毗布羅山西南崖背有五百溫泉今猶數十泉西畢鉢羅石室佛昔恒居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宮山北門外一里至迦蘭竹園精舍東大塔是阿闍多沒吐路 唐云未生怨 即是阿闍世王也竹園西南六里許南山陰大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大迦葉波與千羅漢於此集三藏處僧中上座即號為上座部石室西北塔是阿難受責證果處山城之北可五里許至曷羅閣姞利嗢唐言新王舍城南門外道左塔者度羅怙羅處又北三十餘里至那爛陁寺 唐云施無厭寺 贍部洲中

寺之最者勿高此矣五王共造供給倍隆故因名焉
其寺都有五院同一大門周閻四重高八丈許並用
甎壘其最下壁猶厚六尺外墎三重牆亦甎壘高五
丈許中間各遠極深池遶墎備有華香嚴飾可觀自置
已來防衛清肅女人姤濫未曾容隱常住僧衆四千
餘人外客道俗通及邪正乃出萬數皆周給衣食無
有窮竭故復號施無猒也中及左右聖迹重疊不可
殫記有諸論師智識清遠王給封戶乃至十城漸降
量賞不減三城其寺現在受封大德三百餘人通經
已上不掌僧役重愛學問咨訪異法故鳥者已西被

於海內諸出家者皆多義學任國追師都無隔礙王
雖守國不敢遮障又東行入山二百餘里至伊爛拏
國見佛坐迹入石寸許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有
瓶迹沒石寸許八出華文都似新置有佛立迹長尺
八寸強閻六寸許又隔七國西北行至羯羅拏國邪
正兼事別有三寺不食乳酪是調達部僧也又西南
行七百里至烏荼國東境臨海有發行城多有商旅
停於海濱次南大海中有僧伽羅國謂執師子是也
相去約指二萬餘里每夜南望見彼國中佛牙塔上
寶珠光明騰焰暉赫現於天際又西南行具經諸國

並有異迹可五千里至憍薩羅國即南印度之正境
也崇信彌篤王都西南三百餘里有黑蜂山是昔大
王爲龍猛菩薩造立斯寺（舊云龍樹）其寺上下五重鑿石
爲之引水旋注多諸變異沿彼達上今淨人固守罕
有登者龕中石像形極偉大寺成之日龍猛就山以
藥塗之變成紫金世無等者又有經藏甲傳無數古
老相傳盡初結集並現存在雖外佛法屢遭誅殄而
此一山住持無改近有僧來於彼夏坐但得讀誦不
許持出具陳此事但路幽阻難可尋問又南行至案
達羅國屬南印度都城西南二百餘里孤山嶺上石

塔即是陳那菩薩造因明論處又南行千里至馱那
羯磔迦國屬南印度都城東西據山間各有大寺昔
王爲佛造殿山疎石製極華博賢聖遊息佛滅未有
千年前其處有千凡僧安居罷日皆證無學凌空飛
去今寂無人其處有婆毗吠伽論師（舊云明衆）即是般若
燈論主也於觀自在前絕粒而飲水三年立志祈請
待見彌勒觀自在乃爲現金色身又在城南大山巖執
金剛神所誦金剛呪三年神授方云此巖石內有阿
素洛宮如法祈請石壁當開可即入中待彌勒出我
當相報又經三年然呪苾芻擊於石壁豁即洞開時

百千衆觀覩驚歎論師跨門冊三顧命唯有六人從
入餘者謂是毒蛇窟也當即石門還合如壁又復南
行六千餘里至秣羅矩吒國即贍部最南際海濵境
也山出龍腦香及有白檀香樹又有羯磨羅香樹松
身無葉香如氷雪即龍腦香也從此南大海中有天
宮觀自在菩薩常所住處舊云觀世音菩薩也臨海有城即是
古師子國入海中可三千里非結大伴則不可至自
此西北四千餘里中途經國具諸神異國東南隅數
千里郎羅撦羅洲人長三尺鳥啄唯食椰子又至摩
訶剌他國其王自在未賓戒日寺有百餘僧徒五千

東境山寺羅漢所造有大精舍高百餘尺中安石像
長八丈餘上施石蓋凡有七重虛懸空中相去各三
尺禮謁見者無不歎異傳云羅漢願力所持或云藥
呪術力所持又越二國西北至摩臘婆國屬南印度
都城西北二十餘里有大婆羅門邑側大陷坑水流
無滿是昔大慢婆羅門誘大乘生陷入地獄處又西
北至阿吒薩國屬南印度此國出胡椒熏陸香樹葉
如棠又周廻西北越十餘國至波剌斯國非印度所
攝此國多出金銀鍮石頗胝水精死多棄屍佛鉢在
王宮中西北接拂壇國出白狗子本赤頭鳴生於穴

中案梁貢職圖云去波斯北一萬里西南海島有西
女國非印度攝拂壇年別送男夫配焉略陳聖迹依
如前述具列俗紀備存大本須曰

希音遠流　乃眷東顧
仰規西度　妙盡毫端
託采虛凝　殆映霄霧
理深其趣　寄興開襟
千佛同化　萬賢來曙
緇素同遇　欣風慕道
住持篇二十二之一　運微輕素
迹流衆像
引凡聖路
皇情有感

述意部

夫法不自弘弘之在人人通邪正法逐人能將欲住
持三寶必須德行內充律教一宗兼先諳究不憚勞
苦不好聲譽令遐邇道俗欣心有軌界中行者慕崇
進業緇素相依法得久住故四分律云非制不制是
制便行如是漸漸令法久住若法出恒情言無規矩
翻同鄙俗何成匡衆宜自私退省已爲人故律云非
制而制是制便斷如是漸漸令法速滅數見朝貴門
首多有療病僧尼或有行醫針灸求貪名利或有捕
博歌戲不護容儀或有婚姻相託媒嫁男女或有科

歛酒肉公然聚會或有服玩奢華馳騁衣馬或有執
腕抵掌類同賤俗或有結構惡友朋伏麤人致使穢
譽盈路汙染俗情貴勝同知聞徹天聽於是雷同總
機枉濫清人非直僧尼不依聖教亦由白衣不識賢
良寔因一二凡僧毀謗無量好衆或有勤求學問博
知三藏或有講道利生無闕四時或有專居禪思常
坐不卧或有讀誦經論常勤匪懈或有六時行懺晝
夜行道或有納衣乞食儉素無爲或有山居蘭若頭
陀苦行或有專營福利供養三寶或有興建齋講化
俗入道或有營造經像締構伽藍如是略列疇能殫

記此之名德常依道場專行福智寸陰不遺無暇染
俗或以公貴不識唯共鄙徒結友情密染習既久以
非爲是縱覩聖僧將爲凡衆唯生瞋慢何曾加敬靜
思此事豈非濫歟

治罰部

自大聖西隱正教東流佛法付囑國王令加護持但
王法寖移日就衰羸持犯意章漸將殆盡若聞說者
反被凌辱以道俗濫惡情乖日久設欲治罰改惡就
善恃官勢力枉墜清人僧衆無力反汙淨心其懷轉
釈實難挫伏致使大教息用遺風訛替故大集經云

若未有諸王四姓爲護法故能捨身命寧護一如法
比丘不護無量諸惡比丘是王捨身生淨土中若隨
惡者是王無量世中不復人身王等不治則斷三寶
奪衆生眼雖無量世修施戒慧則爲滅失又犯過比
丘應須治者一月兩月苦使或不與語不與共坐或
擯出一國乃至四國有佛法處治如是等惡比丘諸
善比丘安樂受法故使佛法久住不滅又薩婆多論
云違王制故得突吉羅罪又勝鬘經云世尊應折伏
者而折伏之應攝受者而攝受之何以故以折伏攝
受故令正法得久住天人充滿惡道減少於如來所
轉法輪而得隨轉又涅槃經云善男子諦聽諦聽當
爲汝說如來所得長壽之業菩薩以是業因緣故得
壽命長欲得長壽應當愍念一切衆生同於子想生
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受不殺戒教修善法亦當安置
一切衆生於五戒十善復入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
等一切諸惡趣拔濟是中苦惱衆生脫未脫者度未
度者未涅槃者令得涅槃安慰一切諸恐怖者以如
是等業因緣故菩薩則得壽命長遠於諸智慧而得
自在隨所壽終生於天上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於
佛法中有破戒者作逆罪者毀正法者云何當於如

是等人同于想耶佛告迦葉善男子譬如國王諸羣
臣等有犯王法隨罪誅戮而不捨置如來世尊不如
是也於毀法者與驅遣羯磨訶責羯磨舉罪
羯磨不可見羯磨滅損羯磨未捨惡見羯磨善男子
如來世尊與擯法者作如是等降伏羯磨為欲示諸
行惡之人有果報故我涅槃已隨其方面有持戒比
丘威儀具足護持正法見壞法者即能驅遣訶責徵
治當知是人得福無量不可稱計乃至若善比丘見
壞法者置不訶責驅遣舉處當知是人佛法中怨若
能驅遣訶責舉處是我弟子眞聲聞也又云如來今

以無上正法付囑諸王大臣宰相比丘比丘尼優婆
塞優婆夷是諸國王及四部衆應當勸勵諸學人等
令得增上戒定智慧若有不學是三品法懈怠破戒
毀正法者王者大臣四部之衆應當苦治又經云若
有比丘供身之具亦當豐足復能護持所受禁戒能
師子吼廣說妙法謂修多羅乃至阿浮陀達磨以如
是等九部經典為他廣說利益安樂諸衆生故唱如
是言涅槃經中制諸比丘不應畜養奴婢牛羊非法
之物若有比丘畜如是等不淨物者應當治之如來
先於異部經中說有比丘畜如是等非法之物某甲

國王如法治之驅令還俗若有比丘能作如是師子
吼時有破戒者聞是語已咸共瞋恚害是法師是說
法者設復命終故名持戒自利利他以是緣故我聽
國主羣臣宰相諸優婆塞等護說法人經中廣明覺
德比丘護正法時制諸比丘不得破戒畜非法物破
戒徒衆聞是語已便來害之時有國王名曰有德沒
命護持覺德比丘與共戰鬪救得法師從是之後常
得值佛乃至二人皆得成佛自指云爾時王者則我
身是說法比丘迦葉佛是為護法故皆得成就是金

人民饑饉爾時多有為饑餓故發心出家如是之人
名為禿人是禿人輩見有持戒威儀具足清淨比丘
尊是持戒人護正法者云何當得遊行村落城邑教
化善男子是故我今聽持戒者依諸白衣持刀杖者
以為伴侶若諸國王大臣長者優婆塞等為護法故
雖持刀杖我說是等名為持戒雖持刀杖不應斷命
若能如是即得名為第一持戒又云我於經中亦說
有犯四波羅夷乃至微細突吉羅等應當苦治衆生
若不護持禁戒云何當得見於佛性一切衆生雖有

佛性要因持戒然後乃見因見佛性得成阿耨菩提

又偈云

比丘若修集　戒定及智慧　當知則不久
親近大涅槃

又月燈偈云

雖廣讀衆經　恃多聞毀禁　多聞不能救
破戒地獄苦

又十輪經佛說偈云

有眞善利利　供養於正法　三乘得熾盛
當獲功德海　具足七實等　徧滿閻浮提

持用施諸佛　其福猶有限　乃至四天下
造僧房供養　彼雖得大福　不如護正法
假使爲諸佛　滿中造塔廟　彼雖得大福
不如護正法　譬如五日出　能竭於大海
若護我法者　則竭煩惱結　譬如風災起
悉摧一切山　若護正法者　亦滅諸煩惱
譬如水災起　漂蕩壞大地　若護正法者
亦消諸煩惱

思愼部

夫欲成大醫弘其三藏先須當機自療已患然後治

他法得久住不得爲名利故空談名教不修一行遂同狂醉故大莊嚴論云有二種醉一者家色財等成就時醉二者他稱讚時醉此之二醉前一多是在家人等貪學名利輕賤自身希望他讚便生憍慢昏於志趣失於聖意盲不見道流浪三塗故涅槃經云佛告迦葉我般涅槃七百歲後是魔波旬漸當沮壞我之正法譬如獅師身服法衣魔王波旬亦復如是作比丘像比丘尼像優婆塞優婆夷像亦化作須陁洹身乃至化作阿羅漢身及佛色身魔王以此有漏之形作無漏形壞我正法又經云若有比丘以利養故爲他說法是人所有徒衆眷屬亦效是師貪求利養是人如是便自壞衆又云若有比丘雖持禁戒爲利養故與破戒者坐起行來共相親附同其事業是名破戒亦名穢僧又云復有常没非一闡提何者是也如人爲有修施戒善是名常没故經云善男子有四善事獲得惡果何等爲四一者爲利養故受持淨戒二者爲利養故受持淨戒三者爲他眷屬故而行布施四者爲非想非非想處繫念思惟是四善事得惡果報又云是一闡提滅諸善根非其器故假使是人

百千萬歲聽受如是大涅槃經終不能發菩提之心
所以者何無善心故又經云善男子我涅槃後無量
百千歲四道聖人悉復涅槃正法滅後於像法中當
有比丘像似持律少讀誦經貪嗜飲食長養其身身
所衣服麤陋醜惡形容顦顇無有威德放畜牛羊擔
負薪炭頭髮爪悉皆長利雖服袈裟猶如獵師細
步徐行如貓伺鼠常唱是言我得羅漢多諸病苦眠
臥糞穢外現賢善內懷貪嫉如受啞法婆羅門等實
非沙門現沙門像邪見熾盛誹謗正法如是等人滅
壞如來所制戒律正行威儀說解脫果雜不淨法及
壞甚深祕密之教各自隨意反說經律而作是言如
來皆聽我等食肉飲酒自生此論言是佛說互共諍
訟各自稱是沙門釋子善男子爾時復有諸沙門等
貯聚生穀受取魚肉手自作食執持油瓶寶蓋革屣
親近國王大臣長者占相星宿勤修醫道畜養奴婢
金銀穪寶與諸技兒畫師泥作造書教學種植根栽
盡道呪幻和合諸藥作唱妓樂香華治身搏摩圍碁
諸工巧等若有比丘能離如是諸惡事者當說是人
真我弟子若反習是事親近國王王子大臣及諸女
人高聲大笑或復默然於諸法中多生疑惑多語妄
說長短好醜或善不善好著妙衣如是種種不淨之
物於施主前躬自讚歎出入遊行不淨之處所謂沽
酒婬妖博奕如是之人我今不聽在比丘中應當休
道還俗役使譬如稗秕悉滅無餘當知是等經律所
制悉是如來之所說也若有隨順魔所說者是魔眷
屬若有隨順佛所說者即是菩薩乃至經云破戒比
丘當於百千億萬劫數割截身肉以償施主若生畜
生身常負重所以者何如析一髮爲千億分破戒比
丘尚不能消一分供養況能消他衣服飲食臥具醫
藥又云樂視婦女不附男子乃至憎持戒者親附破
戒常讚布施不讚持戒恐廢精進禪定智慧不讚寂
滅遠離獨處常好讚說持戒者過亦不稱讚行頭陀
者或指其事惡口橫加又經云善男子如來正法將
欲滅盡爾時多有惡行比丘不知如來微密之藏懶
惰懈怠不能讀誦宣揚分別如來正法譬如癡賊棄
捨真寶擔負屯麪不解如來微密藏故於是經中懈
怠不勤哀哉大險當來之世甚可怖畏苦哉衆生不
勤聽受是大乘典大涅槃經唯諸菩薩摩訶薩等能
於是經取其實義不著文字隨順不逆爲衆生說復
次善男子如牧牛女人爲欲賣乳貪利多故加二分

水轉賣與餘牧牛女人彼女人得已復加二分轉賣
與近城女人得已復加二分復轉賣與城中女人彼
女得已復加二分詣市賣之時有一人爲子納婦當
須好乳以贍賓客至市欲買是賣乳者多索價數是
人答言汝乳多水不直爾許正直爾許我今贍待賓
客是故當取取已還家煑用作糜都無乳味雖復無
味於苦味中千倍爲勝何以故乳之爲味諸味中最
善男子我涅槃後正法未滅餘八十年爾時是經於
閻浮提當廣流布是時多有諸惡比丘抄掠是經分
作多分能滅正法色香美味是諸惡人雖復讀誦如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九

校讎

第六紙 五行始宋南藏作振 第十三紙 十二行今疑當作令

音釋

嬈 而沼切 乎嫁切 亂也 鑄 乙冀切 孔也 懿 美也 鑵 口夢切 鑵鍾金壺聲也 姞 巨乙切 碟 吐協切 瞎 許八切 瞎瞎盲也 精 蒲結切 精蔽也 腕 烏貫切 手臂也 跨 苦化切 跨踞也 蹄 丁計切 蹄結也 秭 將吝切 趾 諸市切 基也 壇 徒干切 壇場也

磧砂藏 第118冊 No. 1118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九 校讎 音釋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住持篇第二十二之餘

說聽部

如涅槃經云復次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讀誦書寫演說是涅槃經莫非時說莫非國說莫不請說莫輕心說莫處處說莫自歎說莫輕他說莫滅佛法說莫熾然世法說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是經非時而說乃至熾然世法說者人當輕訶而作是言若佛祕藏大涅槃經有威力者云何令汝非時而說乃至熾然

白鑞銀譬十善鑞譬十惡我諸弟子放捨十善行十惡法是名以銀貿易白鑞云何以絹貿易鑞譬慚愧是名以絹譬無慚無愧絹譬慚愧我諸弟子放捨慚愧習無慚愧是名以絹貿易鑞譬種種供養廿露以譬諸無漏法我諸弟子爲利養故向諸白衣若自譽讚言得無漏是名甘露貿易毒藥毒藥者云何甘露貿易毒藥毒藥又法華經云菩薩摩訶薩不親近國王王子大臣官長不親近諸外道梵志尼揵子等及造世俗文筆讚詠外書乃至田獵魚捕諸惡律儀不親近求聲聞人又不應於女人身取能生欲想相而爲說法亦

世法而說若持經者作如是說當知是經爲無威力若無威力雖復受持爲無利益緣是輕毀涅槃經故令無量衆生墮於地獄則是衆生惡知識也非我弟子是魔眷屬若爲利養五欲名聞而說經者事同賈易速滅正法又涅槃經云何梅檀貿易凡木如我弟子爲供養故向諸白衣演說經法白衣情逸不喜聽聞白衣處高比丘在下兼以種種餚饍飲食而供給之猶不肯聽是名梅檀貿易凡木云何以金貿易鍮石鍮石譬色聲香味觸金譬於戒我諸弟子以色因緣破所受戒是名以金貿易鍮石云何以銀貿易

不樂見若入他家不與小女處女寡女等共語亦復不近五種不男之人以爲親友不獨入他家若有因緣須獨入時但一心念佛若爲女人說法不露齒笑不現胸臆乃至爲法猶不親厚況復餘事不樂畜年少弟子沙彌小兒亦不樂與同師常好坐禪於空閑處修攝其心又佛藏經云不淨說法有五種一者自言盡知佛法二者說佛經時出諸經中相違過失三者於諸法中心疑不信四者自以所知非他經法五者爲利養故爲人說法如是說者我說此人當墮地獄不至涅槃又云我久勤苦求是法寶而此惡人捨

罣不說但以經相違語義互相是非不順正法於聖
法中畜心自大隨意而說爲求利養若比丘說法雜
外道義者有善比丘應從坐去若不爾者非善比丘
亦復不名隨佛教者如是說者我說此人名爲外道
尼乾弟子非佛弟子謂是地獄畜生餓鬼何以故身
未證法而在高座自不知而教人者法墮地獄又
當來比丘好讀外經當說法時莊校文辭令衆歡樂
惡魔爾時助惑衆人障礙善法若有貪著音聲語言
巧飾文辭若有人好外道經者魔皆迷惑令心安隱
又如聾盲人捨所得物欲詣大施而墮淚坑我諸弟

子亦復如是捨麤衣食而逐大施求好供養以世利
故失大智慧而墮淚坑阿鼻地獄又云不淨說法得
罪極多亦爲衆生作惡知識亦誦過去未來今佛若
人悉奪三千大千世界衆生命不淨說法罪多於此
何以故是人皆破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助
魔事亦使衆生於百千世受諸衰惱但能作縛不能
令解當知是人於諸衆生爲惡知識爲是妄語於大
衆中謫毀諸佛以是因緣墮大地獄教多衆生以邪
見事是故名爲惡邪見者又云舍利弗爾時破戒比
丘乃至爲得一杯漉故與諸白衣演說佛法於意云

何多貪恚癡多樂讀經貪外經利行不清淨舍利弗
若有比丘者年有德比丘中龍有深智慧是人能信
無所有自相空法無我無人法何以故是人不樂衆
鬧雜語不樂睡眠多事不爲白衣營執事務不爲使
命持送文書不行醫行不讀醫方不爲販賣不樂論
說世間語言但樂欲說出世間法舍利弗我今明了
告汝求自利已善比丘等當爾之時不應入衆乃至
一宿唯除阿羅漢煩惱已斷及病比丘於中有緣何
以故舍利弗當爾時人貪欲瞋恚愚癡毒盛不活怖
畏常所逼切求利善人常應自處山林空靜乃至畢

命如野獸死又云我此眞法不久住世何以故衆生
福德善根已盡濁世在近又大集月藏經云若有衆
生唯依讀誦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人多
喜著於世俗以世俗故尚不能調伏已心煩惱何能
調伏他人煩惱善男子樂著讀誦求菩提者便有嫉
妬求於名利高心自恃輕慢毀他尚不能得欲界善
根何況能得色無色界一切善根又摩訶行大寶嚴
經云譬如藥師持藥遊行而自身病不能療治多聞
之人有煩惱病亦復如是雖有多聞不制煩惱不能
自利徒無所用譬如死人著金瓔珞多聞破戒被服

法衣受他供養亦復如是又方廣十輪經云若有衆生起於麤弊愚癡惡口自謂爲智乃至不離邪見爲求他利而生嫉妒貪著名稱自舉輕他不能守護身口意等心常念惡恒作是語而自稱說是大乘人亦教他讀誦但自讀已非毀於他以是義故讀歎大乘自不調伏於大乘道而欲教他修行大乘乃至云得人身甚難失聲聞辟支佛乘常趣惡道不欲親近諸有智者而唱是言作師子吼我是大乘善男子譬如有驢著師子皮自以爲師子有人遠見亦謂師子驢未鳴時無能分別既出聲已遠近皆知非實師子諸

大衆惱事又是惡人命終之後墮阿鼻地獄仰臥九百萬億歲伏臥九百萬億歲左右臥亦然於熱鐵上燒然焦爛是中退死更生衆地獄大衆地獄活地獄黑繩地獄死還生阿鼻大地獄中乃至云親近是人及善知識并諸檀越凡有六百四萬億人與此四師俱生俱死在大地獄受諸苦惱於黑繩地獄死還生是四惡人及六百四萬億人從此阿鼻大地獄中轉生他方在大地獄何以故舍利弗重罪具足其報不少在於他方無數百千萬億那由他歲受大苦惱世界還生是四罪人及六百四萬億人并及餘人罪未畢者於彼命終還生此間大地獄中又云久久雖免地獄苦惱得生人中於五百世從生而盲然後得值一切相佛乃至云於彼佛法出家十萬億歲勤行精進如救頭然不得順忍況得道果又涅槃經云善星比丘誦得十二部經智度論云提婆達多出家學道誦得六萬法聚述曰此之二人皆不修方便道中眞佛性觀四念處等行法觀察五陰無常苦空非我我所貪著我見人見衆生見已起大逆罪誹謗如來由斯義故此之二人生身

陷入阿鼻地獄中受無窮苦如是流例述難可盡

菩薩部

如迦葉經云爾時佛告摩訶迦葉如來不久當般涅槃迦葉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住世一劫若減一劫守護正法佛告迦葉彼愚癡人假使千佛出世種種神通說法教化彼愚癡人於彼惡欲不可令息迦葉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有諸衆生具足善根其心清淨能報佛恩守護我法迦葉白佛世尊我修少行智慧微淺如持重擔我不能堪唯有菩薩堪能荷負如斯重擔譬如有人年耆極老年百二十身癭長病不能

起止時有一人巨富饒財齋持珍寶至病人所而語之言我有緣事當至他方以寶相寄當好守護若十年還若二十年還待我來時當見還其人得寶藏積守護彼人行還即便歸之世尊如是之事我不能持唯有菩薩乃能堪受世尊此彌勒菩薩摩訶薩俱在此會如來付之於當來世後五百歲法欲滅時如來所集之法悉能守護流演廣說何以故此彌勒菩薩於當來世當證阿耨菩提譬如國王第一太子當爲王事如法治世彌勒菩薩亦復如是治法王位守護正法爾時佛讚迦葉如汝所說即伸右手摩彌勒頂作如是言爾勒我付囑汝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正法滅時汝當守護三寶莫令斷絕爾時如來摩彌勒頂時於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光明徧滿大千世界爾時地天及虛空天上至阿迦膩吒天悉皆合掌白彌勒菩薩摩訶薩言如來以法付囑聖者唯願聖者爲利一切諸天人故受此正法爾時彌勒菩薩從座而起徧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爲利益一切衆生尚

受無量億劫之苦況復如來付我正法而當不受世尊我爾時受持於當來世演說如來無量阿僧祇劫所集阿耨菩提法彌勒菩薩說此語時三千世界六種震動又大集經云爾時世尊告上首彌勒及賢劫中一切菩薩摩訶薩言諸善男子我昔行菩薩道時曾於過去諸佛如來作是供養以此善根與我作於三菩提因我今憐愍諸衆生故以此報果分作三分留一分自受第二分者於我滅後與禪解脫三昧堅固相應聲聞令無所乏第三分者與彼破戒讀誦經典相應聲聞正法像法剃頭著袈裟者令無所乏彌勒我今復以三業相應諸聲聞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寄付汝手勿令之乏孤獨而終及以正法像法毀破禁戒著袈裟者寄付汝手勿令彼等於諸資具乏少而終亦勿令有梅隨羅王共相惱害身心受苦我今復以彼諸施主寄付汝手我今所有器以非器爲我出家而供養者汝等亦當護持養育彌勒若於現在及未來世讀誦受持此法門者彼等當得十種清淨功德何等爲十始從身清淨故離殺生乃至離邪見是爲十種功德從是以後百千萬生常得如是十種清淨功德若有至心聽此法門者是人住如實際得於八種清淨功德何等爲八一長壽二端正三富貴四名稱五常爲諸天守護六所須常無所乏七盡諸業障八命欲終時有十方佛及諸大衆放大光明照其眼目令其人見得生善處於百千萬生常得如是八種功德我今更復略說是人當得十三種清淨功德何爲十三一生死流轉終不更起顛倒惡見二不生五濁無佛國土三常得見佛四常聞正法五常得供養衆僧六值善知識七常與六波羅蜜相應八不墮小乘九常以大慈大悲大方便力成熟衆生十常發勝願十一乃至菩提而常不離如上等

勒我今復以三業相應諸聲聞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寄付汝手勿令之乏孤獨而終及以正法像法毀破禁戒著袈裟者寄付汝手勿令彼等於諸資具乏少而終亦勿令有梅隨羅王共相惱害身心受苦我今復以彼諸施主寄付汝手我今所有器以非器爲我出家而供養者汝等亦當護持養育彌勒若於現在及未來世讀誦受持此法門者彼等當得十種清淨功德從是以後百千萬生常得如是十種清淨功德若有至心聽此法門者是人住法十二速能滿足六波羅蜜十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成正覺若有受持書寫讀誦爲他解說如說修行此月藏法門者所得功德如前所說又大集經云爾時無勝意童子白佛言世尊他方佛土所有人民常作是言娑婆世界穢濁煖然我今者常見清淨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又此世界諸菩薩等或作種種天人畜生之像遊閻浮提教化如是種類衆生若爲人天調伏衆生是不爲難若爲畜生調伏衆生是乃爲難閻浮提外東方海中有瑠璃山名之爲湖具種種寶其山有窟名種種色是菩薩所住之處

有一毒蛇在中而住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無死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馬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善住處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羊修聲聞慈其山樹神名曰無勝有羅剎女名曰善行各有五百眷屬圍遶是二女人常共供養如是三獸閻浮提外南方海中有玻瓈山其山有窟名曰上色亦是菩薩昔所住處有一獼猴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誓願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雞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法牀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犬修聲聞慈中有火神有羅剎女名曰眼見各有五百眷屬圍

遶是二女人常供養是三鳥獸閻浮提外西方海中有一銀山名曰普提月中有一窟名曰金剛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猪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香功德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鼠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高功德亦是菩薩本所住處中有一牛修聲聞慈山有鳳神名曰動風有羅剎女名曰天護各有五百眷屬圍遶是二女人常供養如是三獸閻浮提外北方此方海中有一金山名曰功德相中有一窟名爲明星亦是菩薩昔所住處有一師子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淨道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兔修

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喜樂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龍修聲聞慈山有水神名曰水天有羅剎女名曰善住處中有一羊修聲聞慈其山樹神名曰無勝有羅剎女名曰善行各有五百眷屬圍遶是二女人常共供養如是三獸是十二獸晝夜常行閻浮提內人天恭敬功德成就已於諸佛所發深重願一日一夜常令一獸遊行教化餘十一獸安住修慈周而復始七月一日鼠初遊行以聲聞乘教化一切鼠身令離惡業勸修善事如是次第至十二日鼠復還行如是乃至盡十二月至十二歲亦復如是常爲調伏諸衆生故是故此土多有功德乃至畜獸亦能教化演說無上菩提

之道是故他方諸菩薩等常應恭敬此佛世界

羅漢部

佉付法藏傳佛以正法付大迦葉令其護持不使天魔龍鬼邪見王臣所有輕毀既受囑已結集三藏流布人天迦葉又以法囑累阿難如是展轉乃至師子合二十五人並閻浮洲中大通聖者大迦葉今在靈鷲山西峯巖中坐入滅盡定經五十六億七千萬歲慈氏佛降傳釋迦佛所付大衣廣現神變然後涅槃

又于闍國南二千里沮渠國有三無學羅漢住山入定無數年來卓然如生至十五日外僧入山爲剃髮又案諸經律佛令大阿羅漢賀頭盧不得滅度令傳佛法每三天下福利羣生令出生死又入大乘論賀頭盧羅睺羅等十六無學羅漢及九十九億羅漢皆於佛前受籌住法又依新翻大阿羅漢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記云薄伽梵般涅槃後八百年中執師子國勝軍王都有阿羅漢名難提蜜多羅（唐云化救）既畢將般涅槃集諸苾芻苾芻尼等但有疑者應可速問承告涕噎良久乃問我等未知世尊釋迦牟尼

與上正法當住幾時時尊者告曰汝等諦聽如來先已說法住經今當爲汝廣更宣說佛薄伽梵般涅槃時以無上法付囑十六大阿羅漢并眷屬等令其護持使不滅沒及勑其身與諸施主作眞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報時諸大衆聞是語已少解憂悲復重請言所說十六大阿羅漢我輩不知其名何等慶友答言第一尊者名賓度羅跋羅惰闍與自眷屬千阿羅漢多分住在東勝身洲第四尊者名蘇頻陀與自眷屬七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北俱盧洲第五尊者名諾詎羅與自眷屬八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南贍部洲第六尊者名跋陀羅與自眷屬九百阿羅漢多分住在牛貨洲第七尊者迦理迦與自眷屬千阿羅漢多分住在香醉山中第八尊者名伐闍羅弗多羅與自眷屬千一百阿羅漢多分住在鉢剌拏洲第九尊者名戍博迦與自眷屬九百阿羅漢多分住在毘舍離城第十尊者名半託迦與自眷屬千二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半度波山第十三尊者名因揭陀與自眷屬千三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廣脇山中第十四尊者名伐那婆斯與自眷屬千四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可住山中第十五尊者名阿氏多與自眷屬千五百阿羅漢我輩不知其名何等慶友答言第一尊者名賓度羅跋羅惰闍與自眷屬千阿羅漢多分住在東勝身洲第二尊者名迦諾迦伐蹉第三尊者名迦諾跋釐陀尼洲第四尊者名蘇頻陀與自眷屬七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北俱盧洲第五尊者名諾詎羅與自眷屬八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南贍部洲第六尊者名跋陀羅與自眷屬九百阿羅漢多分住在牛貨洲第七尊者迦理迦與自眷屬千阿羅漢多分住在香醉山中第八尊者名伐闍羅弗多羅與自眷屬千一百阿羅漢多分住在鉢剌拏洲第九尊者名戍博迦與自眷屬九百阿羅漢多分住在毘舍離城第十尊者名半託迦與自眷屬千二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半度波山第十三尊者名因揭陀與自眷屬千三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廣脇山中第十四尊者名伐那婆斯與自眷屬千四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可住山中第十五尊者名阿氏多與自眷屬千五百阿羅漢多分住在鷲峯山中第十六尊者名注荼半託迦與自眷屬千六百阿羅漢多分住在持軸山中如是十六大阿羅漢一切皆具三明六通八解脫等無量功德離三界染誦持三藏博通外典承佛勑故以神通力延自壽

量乃至世尊正法應住常隨護持及與施主作眞福
田令彼施者得大果報若此世界一切國王輔相大
臣長者居士若男若女發殷淨心爲四方僧設大施
會或設五年無遮施會或慶寺慶像慶經編等施設
大會或延請僧至所住處設大福會或詣寺中經行
處等安布上妙諸座臥具衣藥飲食奉施僧衆時此
十六大阿羅漢及諸眷屬隨其所應分散往赴現種
種形祕隱聖儀同常凡衆密受供具令諸施主得勝
果報如是十六大阿羅漢護持正法饒益有情至此
南贍部洲人壽極長至於十歲刀兵劫起互相誅戮

繞百千帀瞻仰禮已俱昇虛空向寧堵波作如是言
敬禮世尊釋迦如來應正等覺我先受勅護持正法
及與天人作諸饒益法藏已沒有緣已周今辭滅度
說是語已一時俱入無餘涅槃先定願力火起焚身
如經劫燒骸骨無遺時寧堵波便陷入地至金剛際
方乃停住爾時世尊釋迦牟尼無上正法於此三千
大千世界永滅不現從此無間此佛土中有七百俱
胝獨覺一時出現至人壽八萬歲時獨覺聖衆復皆
滅度次後彌勒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時贍部洲
廣博嚴淨其如經說

佛法爾時當暫滅沒刀兵劫後人壽漸增至百歲位
此洲人等猶前刀兵殘害苦惱復樂修善時此十六
大阿羅漢與諸眷屬復來人中稱揚顯說無上正法
度無量衆令其出家爲諸有情作饒益事如是乃至
此洲人壽六萬歲時無上正法流行世間熾然無息
後至人壽七萬歲時無上正法方永滅沒時此十六
大阿羅漢與諸眷屬於此洲地俱來集會以神通力
用諸七寶造寧堵波嚴麗高廣釋迦牟尼如來應正
等覺所有遺身馱都皆集其內爾時十六大阿羅漢
與諸眷屬遶寧堵波以諸香華持用供養恭敬讚歎

僧尼部
如毗尼母經云若出家僧尼有五法因緣得令正法
不速隱沒一者所誦習經文句具足前後次第所有
義味悉能究盡復教徒衆弟子同已所知如此人者
能令佛法久住於世二者廣習三藏文義具足復能
爲四部之衆如所解教之其身雖滅令後代正法相
續不絕如此人者能使正法不墜於地三者僧中若
有大德上座爲四部所重者能勤修三業捨營世事
其徒衆弟子迭代相續皆亦如是此亦復令正法久
住四者若有比丘其性柔和言無違逆聞善從之聞

惡遠避若有高才智德者訓誨其言奉而修行是亦能令佛法久住五者若比丘共相和順不爲形勢利養朋黨相助共諍是非如此五事能令正法流轉不絕是名說法中上座

長者部

如優婆塞戒經云爾時會中有長者子名曰善生白佛言世尊外道六師常演說法教衆生言若能晨朝敬禮六方則得增長壽命之財何以故東方之土屬閻羅王有千帝釋有供養者則爲護助南方之土屬閻羅天有供養者則爲護助西方之土屬婆樓那天有供養者則爲護助北方之土屬拘毗羅天有供養者則爲護助下方之土屬干水天有供養者則爲護助上方之土屬干風天有供養者則爲護助佛法之中亦有六方所謂是六方不耶佛言善男子我佛法中亦有六方所謂六波羅蜜東方即是檀那何以故始初出者爲出智慧光因緣故彼東方者屬衆生心若有衆生能供養彼檀那則爲增長壽命與財南方即是尸羅何以故尸羅名之爲右若人供養亦得增長壽命與財西方者名之爲後一切惡法棄即是羼提何以故彼西方者名之爲忍一切善法於後故若有供養則得增長壽命與財北方即是毗梨何以故北方名號勝諸惡法若人供養亦得增長命之與財下方即是禪定何以故能正觀察三惡道故若人供養亦得增長命之與財上方即是般若何以故上方即是無上無上故若有供養則得增長之與財善男子是六方者屬衆生心非如外道六師所說如是六方誰能供養善男子唯有菩薩乃能供養

天王部

如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云何如來告天帝釋及四天王云我不久滅度汝等各於方土護持我法我去世後摩訶迦葉寶頭盧君徒般歎羅睺羅四大比丘住不涅槃流通我法佛言但像教之時信根微薄雖發信心不能堅固不能感致諸佛弟子雖專至累年不如佛在世時一念之善故彌勒下生聽汝泥洹又祿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天帝釋及四天王言如來不久當以無餘涅槃而般涅槃汝等各於方土護持正法我滅度後過於千歲教法滅時當有非法出現世間十善惡壞閻浮提中多諸患難如來頂骨佛牙佛鉢安置東方（此是末後付囑天王帝釋之言隋杜經文不可具說）又勝天王經云或有衆生見此菩薩今始成道或見

菩薩久遠成道或見一世界四天王獻鉢或見十方恒河沙世界四天王獻鉢舍利弗菩薩爾時度衆生故卽受衆鉢重疊掌中合而爲一其諸天王又不相見皆謂世尊獨用我鉢又依鉢記云釋迦如來在世之時所用青石之鉢其形可容三斗有餘佛泥洹後此鉢隨緣往福衆生最後遺化與於漢境此記從此天竺來有兩紙許甲子歲三月至石澗寺僧伽耶舍小禪師使於漢土宣示令知

鬼神部

如大集經云爾時一切諸天一切諸龍乃至一切迦

吒富單那等於三寶中得增上信作如是言我等一切從今以往護持正法若諸國王見有如是爲佛出家受持禁戒乃至爲佛剃髮染衣不受禁戒而毀犯無可積聚如其事緣治其身罪鞭打之者我等不復護持養育如是國王捨離彼國以捨離故令其國土而有種種詿詐鬪諍疫病饑饉刀兵俱起非時風雨亢旱毒熱傷害苗稼令其國土所有世尊聲聞弟子悉向他國使其國土空無福田若有世尊聲聞弟子乃至但著袈裟片者若有宰官鞭打彼等其利利王不遮護者我等亦當出其國土又大集經云爾時

世尊以震旦國付囑毗首羯磨天子五千眷屬迦毗羅夜叉大將五千眷屬乃至雙瞳目大天女十七大將各領五千眷屬汝等賢首皆共護持震旦國土於彼所有一切觸惱鬪諍怨讎饑疫病非時風雨冰寒毒熱悉令休息遮障不善諸惡衆生嗔恚麤獷苦辛澁觸無味等物悉令休息令我法眼得久住故紹三寶種不斷絕故頌曰

於赫大聖　種覺圓明　無非不察
如響酬聲　弗資延慶　鼈悟歸誠
良道可仰　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

一味吞并　物有取捨　善惡虧盈
八邪馳鋭　四句爭名　識非鑒是
法住安寧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音釋

毳 凌如切毳
獨毛布也

盧茅出北丘福登龍賢新刻
法苑珠林第四十卷　吳江朱
延之印書　金陵沈一利刻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潛遁篇第二十三

述意部

蓋聞聖賢應世影跡無方所止之國莫非利益俗士封其吉凶上智恬其善惡正心而俟則與天同量矣爺晉武之世有天竺耆域宋武之初有彭城杯度竝顯示徵瑞昭悟畎俗齊梁之有沙門寶誌者始現於永明之初晦智若狂體同緇褫而藏往知來每中靈驗動容發辭鮮有遺策士庶嚮赴所在如雲跡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蚘虎不能侵毒雖復限以九關身終無礙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士世有可善故出善應之世有可惡故出惡應之可謂懸於日月蔽於金石者矣無疆之福於斯見焉

引證部

如生經云佛告諸比丘乃爺過去無數劫時姊弟二人姊有一子與舅俱給官御府織見帑藏中奇寶好物即共議言吾織作勤苦藏物多少寧可共取用解貧乏伺夜人定鑿作地穴盜取官物不可算數明監藏者以啓王王詔勿廣宣之令外知聞舅甥盜者謂王不覺王曰至于後日必復重來且嚴警守以用待之得者收捉無令放逸藏監受詔即加守備其人久久則重來盜外甥教舅舅令年尊體麤力少若爲守者所得不能自脫我力強盛當濟挽舅舅適入窟爲守者所執執者喚呼諸人甥捉不制畏明識之輒截舅頭出窟持歸晨曉藏監具以啓聞王又詔曰舉出其屍置四交路其有對哭取屍者則是賊魁棄之四衢警守積日人馬塡噎塞路奔突其賊射聞載兩車薪置其屍上守者啓王王詔候伺若有燒者收縛送來於是外甥教童執炬舞戲人衆總聞以火投薪薪然熾盛守者不覺具以啓王王又詔曰若聞維更增嚴伺其來取骨則是元首甥又覺之兼復釀酒特令釀厚詣守備者微而語之遺守者連餟餞渴見酒聚飲飲酒過多皆共醉寐酒瓶盛骨而去守者不覺明復啓王王又詔曰前後警守竟不級獲其賊狡黠更當設謀王即出女莊嚴寶飾安立房室於大水傍衆人作衛伺察非妄必有利色來趣女者逆抱投喚令人收執他日異夜甥尋竊來因水放株令順流下唱叫稱隱守者驚趣謂有異人但

見株杌如是連答數數不變守者睡眠甥即乘株到女房室女則執永甥告女曰用爲牽永可捉我臂甥素竟黠頭持死人臂以用授女女便放永捉臂而大稱叫邏守者寤甥得脫走明具啓王王又詔曰此人方便獨自無雙久捕不得當奈之何女即懷妊十月生男男大端正使乳母抱行周徧國中有人見鳴便縛送來抱兒終日無就鳴者甥爲餅師住餅爐下小兒饑啼乳母抱兒趣餅爐下市餅餔兒甥兒兒鳴具以白王王又詔曰何不縛送乳母答曰小兒饑啼餅師授餅因而鳴之不識是賊何因白之王又使母更抱兒出見近兒者便縛將來甥沽美酒呼母伺者勸酒醉眠便盜兒去醒悟失兒具以啓王王又詔曰卿等頑駿貪嗜狂水既不得賊復以失兒甥時得兒抱至他國前見國王占謝答對引經說義王大歡喜轍賜祿位以爲大臣而謂之曰吾之一國智慧方便無逮卿者欲以臣兒若吾之兒當以相配自恣所欲對曰不敢若王見哀其實欲索本國王女王曰善哉從所志願王即自以爲子遣使求彼王女王即可之即遣使者欲迎王女勑其太子五百騎乘皆使嚴整甥爲賊臣甥懷恐懼若到彼國王必覺我見執不疑便

啓其王若王見遣當令人馬衣服鞍勒一無差異乃可迎婦王然其言王令二百五十騎在前二百五十乘在後甥在其中跨馬不下女父自出屢觀察之王入騎中躬執甥出爾爲是非前後方便捕何匝得稽首答曰實爾是也王曰卿之聰黠天下無雙卿之所願以女配之得爲夫婦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外甥者則吾身是外國王者舍利弗是其舅者今調達是女婦翁者輸頭檀王是婦母者摩耶夫人是其婦者拘夷是其子者羅雲是佛說是時莫不歡喜又智度論云菩薩思惟觀空無常相故雖有妙好五欲不生

是因緣庫藏寶滿象護長大恒騎東西遍疾隨意甚
適人情阿闍世王聞知索看象護父子乘象莊門王
聽乘象入內下象拜王大歡喜命坐賜食麤略談
論須臾之間辭王欲去王告象護留象莊此莫將出
耶象護感然奉教留之空步出宮未久之間象沒於
地踊在門外象護還得乘之象護慮王見害投佛出
家得羅漢道每與比丘林間思惟其金象者恒莊目
前舍衛國人聞有金象競集觀之總閙不靜妨廢行
道時諸比丘以意白佛佛告象護因此致煩遣之令
去然不肯去佛復告曰汝可語之我今生分已盡更

不用汝如是至三象當滅去爾時象護奉教語之是
時金象即入地中佛告比丘因何有此果報乃往過
去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彼佛涅槃後起塔廟中有
菩薩本從兜率天乘象下入胎彼時象身有少別破
時有一人見破治補因立誓願使我將來恒處尊貴
財用無乏彼人壽終生於天上盡其天命下生世間
常莊尊貴恒有金象隨侍衛護爾時治象人者今象
護是由彼治象封受自然緣其敬心奉三尊故今值
我得道又穢寶藏經云發難陁王聰明博通事無不
練以已所知謂無酬敵羣臣無對時諸臣等即白王

言有比丘名那伽斯那聰明絕倫今在山中王欲試
之即使人賫一瓶酥湛然盈滿王意以為我智滿足
誰加於我斯那獲酥即解其意於弟子中斂針五百
用刺酥中酥亦不溢尋遣歸王王既獲已即知其意
尋遣使請斯那即赴延入宮中王與麤食食三五匙
便言已足後與細美方乃復食王復問言向云已足
何故今者猶故復食斯那答言我向足麤未足於細
即語王言今者殿上可盡集人令滿其上尋即喚人
充塞徧滿更無容處王在後來將欲上殿諸人畏故
盡皆攝伏其中轉寬乃容多人斯那爾時即語王言

麤飯如民細者如王民見於王誰不避路王復問言
出家在家何者得道斯那答言二俱得道王復問言
若二俱得道何用出家斯那答言譬如去此三千餘
里若遣火健乘馬齎粮捉於器仗得速達不王答言
得若遣老人乘於瘦馬復無粮食為可達不王言縱
令齎粮由恐不達況無粮也斯那答言出家得道喻
如火壯在家得道如彼老人王復問言日之在上其
體是一何以夏時極熱冬時極寒夏則日長冬則日
短斯那答言須彌山有上下道日於夏時行於上道
路遠行遲照于金山故長而暑熱日於冬時行於下

道路近行遠照大海水短而極寒頌曰
潛遁巧變　善弄冥馳　偉哉仁智
官捕推移　羊肥無脂　象護天隨
福應所感　冥運投機　靜也沖默
動也神瀾　綿綿違御　蠢蠢長叟
反宗元象　允潛影離　隱顯叵測
感應緣略引一十二驗
西晉沙門竺佛圖澄
西晉沙門釋道進
宋沙門釋曇始
宋沙門釋法朗
宋沙門釋邵碩
宋沙門釋慧安
齊帝高洋
齊沙門釋僧慧
梁沙門釋寶誌
吳居士徐炎

按神襍傳地仙等記
西晉慈州郭下安仁寺西劉薩何師廟者而西晉之末此鄉本名文成郡即晉文公避地之所也州東南不遠高平原上有人名薩何姓劉氏其廟莊麗備盡諸飾初何枉俗不異於凡人懷殺害全不奉法何亦同之因患死蘇曰枉冥道中見觀世音曰汝罪重應受苦念汝無知且放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育王塔可往禮拜得免先罪何得活已改革前習士俗無佛承郭下有之便具問已方便開喻通展仁風稽胡聿直信用其語每年四月八日大會平原各將酒餅及以淨供從旦至中酣飲戲樂即行淨供至中便止過午已後共相讚佛歌詠三寶乃至于曉何遂出家法名慧達百姓仰之敬如佛想然表異迹生信逾隆晝枉高塔為衆說法夜入塼中以自沉隱旦從塼出初不穿舍故俗名為蘇何聖蘇何者稽胡名塼也以從塼宿故以名焉故今彼俗村村佛堂無不立像名胡師佛也今安仁寺廟立像極嚴土俗乞願粹者不一每年正月輩巡村落去住自枉不惟人功欲往彼村兩人可舉額文則開顏色和悅其村一歲死衰則少不欲去者十人不移額文則合色貌憂慘其村

一歲必有災障故俗至今常以爲候俗亦以爲觀世音者假形化俗故名慧達有經一卷俗中行之純是梵語讀者自解故黃河左右慈隰嵐石丹延綏銀八州之地無不奉敬皆有行事如彼說之然今諸原皆立土塔上施相刹繫以纏幡又鑄銅擬達之栖止也何於本鄉既開佛法東造丹陽諸塔禮事已訖西趣涼州晉禾御谷禮山出像行出肅州酒泉郭西沙磴而卒形骨小細狀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繩連故令彼俗有災障者就磴覓之得以攻凶不得告喪有人覓既不得就左側觀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旦尋之還在

像手故士俗以此尚之

西晉杯度泗門不知何許人出自冀州年可七十許隱匿姓字不甚修行時人未重也嘗寄宿一家有金像杯度晨興輒持而去主人策馬追之度自徐行而騎走不及至河乘一小杯以過孟津因號曰杯度後在彭城人每見之常在途路莫有知其居處所在

攜一蘆篇行止自隨或於凝雪之辰叩冰盥浴膚色燭然不以寒慘義熙中暫在廣陵刺史沛國劉萇素聞其名因人要來倘攜此篇使人舉視重不能勝萇自起看政有敗納永耳摩去一手挈篇若提泓毛

永嘉初中卒羅什聞度在彭城嘆曰我與此子戲別已數百年矣於時乃悟什亦神人也

西晉末竺佛圖澄西域人形貌似百歲人左脅孔圍可四五寸以帛塞之齋日就水邊抽腸胃出洗已內孔夜則除帛炎照一室以讀書雖未通羣籍與諸學士輒辯析無滯莫不伏者至永嘉中遊洛下時石勒屯兵河北以殺戮爲威道俗遇害不少澄往造軍門豫定吉凶勒見每拜澄化令奉佛減虐省刑故中州免者十而八九勒與劉曜相拒搆隙以問澄澄曰可生擒耳何憂乎麻油塗掌令視見之至夜便失明旦尋之還在曜被執朱繩縛

西晉鄴中有佛圖澄弟子名道進學通內外爲石虎所重嘗言及隱士索輔事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事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德君臨萬邦乘攀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木石屈滕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舉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滿衣禹造伯成魏軾于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嘉其節將欲激勵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効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史遂無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軻還其所止差十家供給

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徧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茲事之晉末初方匈奴赫連勃勃嗤之並放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陁之行後託跋燾復赴長安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皓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僞輔燾所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燾以佛化無益有損民利勸令廢之燾既惑其言以僞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燬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閑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布線焉時北園養虎于檻燾令以始餧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信失始爲說法明辯因果燾大生愧懼遂感勵疾崔寇二家門族都盡宣下惡病燾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燾卒孫濬襲位方大弘佛法盛迄于今始後不知所終也

宋高昌有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徵瑞
韜光蘊德人莫測其所階朗師釋法進亦高行沙門
進嘗閉戶獨坐忽見朗枉前問從何處來答云從尸
鍮中入云與遠僧俱至日旣將中願爲設食進卽爲
設食唯聞匕鉢之聲竟不見人皆廬山慧遠嘗以一
架裟遺進進卽以爲嚫朗云衆僧已去別日當取之
後見執爨者就進取衣進卽與之訪常執爨者皆云
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示取也至魏虜毀滅佛法朗
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約若有得道者
至當爲我說我當供養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
禮後終於龜茲焚屍之日兩肩涌泉直上于天衆歎
希有收骨起塔後西域人來北土具傳此事

宋峴山通靈寺有沙門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廉人
形貌似狂而深敬佛法以宋初出家入道自稱碩公
出入行往不擇晝夜至人家眠地者人家有死就人
乞細席必有小兒亾時人成以此爲識至四月八日
成都行像碩於衆中匍匐作師子形爾日郡縣亦見
碩作師子形乃悟分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等
並挹事之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明卒先是
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

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之及
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嘉元年九月一日卒
峴山通靈寺臨亾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履
著脚旣而依之出屍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而
有人從郫縣來遇進云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脚著履
漫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屨一隻進驚而檢問沙彌
沙彌答云近送屍時怖懼右脚一履不得好繫遂失
之其迹詭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

宋江陵琵琶寺有釋慧安未詳何許人年十八出家
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爲沙彌衆僧
列坐驅使行水安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竭時咸
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常月晦夕共同學慧濟
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乃綰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
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
云吾當遠行今與君別頃之便見天人妓樂香華布
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迹
愼勿妄說說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
薩可具爲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
痢極篤謂船主曰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
器木氣絕之後卽施蟲鳥商人依其言出臥岸側夜

見火欲從身而出商人怪懼就往觀之已氣絶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陟岵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即起遑禮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炎三昧也

齊帝諱洋即元魏丞相王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忌暴爲奴所害洋襲其位代爲相國魏將厝窺洋築壇於南郊筮遇大壯大吉漢之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成魏牧爲禪文魏帝署之即受其禪爲大齊也凡所行履不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尼溢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絶時稱禪師箴帝曰

擅越羅刹治臨水自見帝從之覩羅刹枉後於是遂不食肉禁鷹鸇去官漁屠宰辛葷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禪竟日不出禮佛行遶其疾如風受戒於昭玄大統法師面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是帝枉晉陽使人騎駝勑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枉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羣汲彌遑曰高洋駝駝來便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聖明曰爾來何爲曰取經函僧曰洋枉寺懶讀經令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初帝枉谷口木井佛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來是夜

擬人死帝尋崩於晉陽

鄴荆州有釋僧慧姓劉不知何許人枉荆州數十年南陽劉虬枉陟岵寺請以屈之時人見之已五六十年終亦不老舉止趨爾無甚威儀往至病人家若瞋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爲識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之意慧嘗至江邊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已見慧枉彼兩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南平車晏同日請慧慧皆赴之後兩家檢覆方知分身鄴永明中文惠要下京行過寶誌誌撫背曰赤龍子他無所言慧後還荆遇見鎮西長史劉

景蕤忽泣慟而捉之數日蕤果爲刺史所害後至湘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衆人試掘果得二枚慧後不知所終或云永元中卒於江陵長沙寺

梁京師有釋寶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汝門僧儉爲和尚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饑容與人言語始若難曉後皆効驗時或賦詩言如讖記京土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住建康既旦人見其入市

鄙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舉食來
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
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
帝卽迎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旣
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
閻吏啓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
欲以一衣遣誌遣使於龍光二寺求之並云昨
宿旦去又至其常所造廣候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
此行道旦眠未寤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
焉誌嘗盛冬袒行汝門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
言誌忽來引納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膾人爲辦竟
致飽乃去還視盆中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
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齊
衛尉胡諧病請誌注疏云胡屈明日竟不往是日
諧亾載屍還宅誌云胡屈者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
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絹作一樹樹
上有烏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
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
樹上有烏乃誌所畫悟而登之烏竟不飛追者見烏
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詣

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
末旬事發偃叛往姝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
陽忠烈王嘗屈誌來第會忽令覓荆子甚急旣得安
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便出爲荆州刺史其預鑒
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興皇淨名兩寺及今上龍
興甚見崇禮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今上卽位下詔
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
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
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
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令得後禁誌自是多出入禁
內天監五年冬旱牢祭備至而求降雨誌忽上啓云
誌病不差就官乞治若不啓白於官應得鞭杖願於
華光殿講勝鬘請雨上卽使沙門法雲講勝鬘講竟
夜便大雪誌又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
高下皆足上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
云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
旨答云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
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答云安樂禁識者
以爲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講
法華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答云世諦故有

第一義則無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此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類背如此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爲其現眞形宛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屍骸香軟形貌熙悅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閤舍人吳慶卽啓聞上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精舍勅陸倕製銘辭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

年可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有徐捷道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亡時應年九十七矣

徐炟狂吳世常行幻術於市廛間種棗橘栗立得食之而市肆賣者皆已耗失及言水旱甚驗常過大將軍孫琳門褰裳而趨左右嗤嘆或問其故答曰流血覆道臭腥不可琳聞而怒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琳廢幼帝更立景帝將拜蔣陵有大飄風如廩從空中墜琳車上車爲之傾頻顧見徐炟狂松樹上拊手指撝嗤笑之琳問左右無見者琳惡之俄而景帝誅琳兄

第四人一旦爲戮

周時老子者姓李名聃字伯陽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也雖受氣於天然見生於李家猶以李爲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是天之魂精靈之屬或云其母懷之七十歲乃生生時剖其母左腋出而白首故謂之老子或言其母夫老子氏母家或老子母適到李樹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或云老子欲西出關關尹知其非常從之問道術老子驚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號皆不然也今案九變及先生十二化經

老子未出關時固以名聃矣老子數易名字非但聃而已所以爾者按九宮三五經及元辰經人生各有厄會到其時其易名字以隨生氣之音則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如此老子在周乃二百餘年二百餘年之中必有厄會非一是以名字稍多耳

殷時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靖不恤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惟以養生治身爲事王聞其壽以爲大夫常稱病閑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并服水桂雲母糧粉麋角常有少容閑氣內息從平旦至日中

乃免坐拭目摩搦身體舐唇咽喉服氣數十乃以起行言笑其體中或有疲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固所患心枉抒身頭面九竅五臟四肢至毛髮皆令其枉覺其氣雲行體中起於鼻口下達十指王自詣問訊安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萬彭祖皆受以恤貧賤者略無所留又有婇女者亦少得道知養形神方年二百七歲視之如十五六王奉事之於披庭爲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乃令婇女乘輜軿往問道於彭祖婇女具受諸要法以教王王試爲之有驗欲殺之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如其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王不能常行彭祖之道得壽百三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後得鄙女妖婬王失道而殂洛間相傳言彭祖之道教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彭祖去殷時年七百歲非壽終也

漢時洛下有一洞穴其深不測有一婦人欲殺夫謂夫曰未嘗見此穴夫自逆視婦遂推下經多時至底婦於後擲飯物如欲祭之當時顛墜惋惋良久穌得飯食之氣力小強周遑覓路仍得一穴便匍匐徒就崎嶇反側行數十里穴寬亦有微明遂得平步行百餘里覺所踐如塵而聞粢米香噉之芬美即裹而爲糧復齎以行所歷幽遠里數難詳而轉就明廣食所齎盡便入一都郡郭修整宮館非麗臺榭房宇悉以金鬼爲飾雖無日月而明踰三炎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奏奇樂非世所聞便告求哀長人語令前去凡過如此者九處寂後至苦饑餒長人指中庭一大栢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次捋亦取後捋令噉即得療饑請問九處之名求停不去答云君命不得停還問張華當悉此間人便復隨穴出交州還洛間華以所得物示之華云如塵者是黃河下龍涎泥是崑山下泥九處地仙名九館大

夫羊爲癡龍其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饑而已此人還往七八年間

漢永平五年劉縣劉晨阮肇共入天台山迷不得返經十三日糧乏盡饑餒殆死遙望山上有一桃樹大有子實永無登路攀緣藤葛乃得至上各噉數枚而饑止體充復下山持杯取水欲盥嗽見蕪菁葉從山腹流出甚鮮新復一杯流出有胡麻飯糝便共沒水逆流行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邊有二女子姿質妙絕見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來最靡既不識之緣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舊乃

相見而悲問來何晚因邀還家其家銅瓦屋南壁及東壁下各有一大牀皆施絳羅帳帳角懸鈴金銀交錯牀頭各有十侍婢勑云劉阮二郎經涉山岨向雞鳴得瓊實猶尚虛弊可速作食食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畢行酒有一羣女來各持五三桃子笑而言賀汝婿來酒酣作樂至暮令各就一帳宿女往就之言聲清婉令人忘憂遂停半年氣候殊木是春時百鳥啼鳴更懷悲思求歸甚苦女曰罪牽君當可如何遂呼前來女子有三四十人集會奏樂共送劉阮指示還路既出親舊零落邑屋改異無相識問訊得七世孫傳聞上世入山迷不得歸至晉太元八年忽復去不知何所

漢時太山黃原平旦開門忽有一青犬赶門外伏守備如家養原紲犬隨隣里獵日垂夕見一鹿便放犬犬行甚遲原絕力逐終不及行數里至一穴入百餘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行牆迴市原隨犬入門列房櫳戶可有數十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撫琴瑟或執博碁至北閤有三間屋二人侍直若有所伺見原相視而笑此青犬所致姒音壻也一人留一人入閤須臾有四婢出稱太眞夫人白黃郎有一女

年已弱笄冥數應爲君婦既暮引原入內內有南向堂堂前有池池中有臺臺四角有徑尺穴穴中有光映帷席姒音容色婉姒侍婢亦美交禮既畢宴寢如舊經數日原欲暫還報家姒音曰人神道異本非久勢至明日解珮分袂臨階涕泗後會無期深加愛敬若能相思至三月旦可修齋潔四婢送出門半日至家情念悁悒每至其期常見空中有輜車髣髴若飛

右出三驗出幽明錄

述異記曰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俯瞰杳無底咸康中江州刺史庾亮迎吳猛猛將弟子登山遊觀因過此梁見一老公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與猛猛徧與弟子又進至一處見崇臺廣廈玉宇金房琳琅煜耀暉彩眩目多珍寶玉器不可識各見數人與猛共言若舊相識設玉膏終日

又述異記曰獨角者邑郡江人也年可數百歲俗失其名項上生一角故謂之獨角或忽去積載或累旬不語及有所說則旨趣精微咸莫能測焉所居獨以德化亦頗有訓導一旦與家辭因入舍前江中變爲鯉魚角尚在首後時時還容狀如平生與子孫飲讌數日輒去

穀城鄉卒常生不知何所人也數死而復生時人爲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卒輒枉鉄門山上大呼言卒常生在此云復雨水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卒衣杖葦帶後數十年復爲摯陰市門卒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爲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碭郡間二百餘年後復時入碭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期日皆潔齋待於水傍設屋祠果乘赤鯉魚出入坐祠中碭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復入水

冠先宋人也以釣爲業居睢水傍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之常冠帶好種荔食其龍寔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後數十年踞宋城門上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家奉祠之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一

校訂

第十紙　十一行雇宋南藏作觀　第十五紙　十九行在南藏作至

音釋

飯於僞切飯也　潛私閏切　龜茲音丘茲國名　譏音祈不譏也　點胡八切黑也　駮音駁馬不純也　騅音隹青白雜毛也　驪力知切黑馬也　驒音單黃馬黑脊也　騧古蛙切黃馬黑喙也　騮音留赤馬黑髦尾也　騅音隹蒼白雜毛也　騏音其青黑色如博棋也　駰音因陰白雜毛也　駹莫江切面顙白也　騜音豪白馬黑髦尾也　騢音霞赤白雜毛也　騵音原黃馬白腹也　騋音來七尺曰騋八尺曰龍　駽音玄青黑色也　騂音星赤色也　騠音提似母馬也　駃音決駃騠生七日能行走及千里也　駒音俱馬二歲曰駒　駟音四一乘也　駕古訝切車駕馬也　駙音附副馬也　駿音俊馬之良者也　駑音奴馬之下者也　駘音臺馬行遲也　騑音非驂馬也　駔音祖馬牙儈也　駔音祖馬牙儈也　駔音祖馬牙儈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二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妖怪篇第二十四

述意部

妖怪者千寶記云蓋是精氣之依物者也氣亂於中物變於外形神氣質表裏之用也本於五行通於五事雖消息昇降化動萬端然其休咎之徵皆可得域而論矣此是俗情之近見未達大聖之因果考斯微變乃是衆生宿業之緣因感現報之緣發因緣相會物理必然故有斯微未足可怪也

引證部

如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有一馬王名雞尸形貌端正身體白淨猶如珂雪又若白銀如淨滿月如居陁華其頭紺色走疾如風聲如鈴鼓於彼時閻浮提有五百商人時諸商人欲入大海辦具資粮行到大海即祠海神備諸船舶雇得五船師求覓珍寶時諸人輩至其海內忽值惡風吹其船舫至羅刹國其國多有羅刹之女欲到彼國大風飄搏船悉破壞時諸商人各運手足截流浮去欲詣彼岸時羅刹女聞彼大海有船破壞羅刹女等即往救接一時捉得五百商人共彼商人五欲自娛歡喜踊躍共生男女將彼商人置一鐵城既安置已變化本形今使端正可喜過人人纓不及用天香湯澡浴以香塗身著種種衣纓絡莊嚴妙華天冠懸以寶鈴捷疾走行詣商人所語諸人言是諸聖子莫有恐也莫有愁也過汝手來過汝臂來是時商人窮極護命恐怖畏死遂於彼所起實女想與其手臂時羅刹女度諸商人慈言哀愍從何遠來可爲我夫憐愍我等爲我作主我等無人愛念作歸依處除滅我等憂愁煩惱爲我等輩當作家長我等承事不令虧失爾時商人咸共惻愴舉聲啼哭各吐熱氣共相慰喻迭互安心詣羅刹城未到彼城於其中路見有一所其地寬廣皆悉平正樹林華果枝葉扶踈諸鳥遊集如是無量復有稚華池沼衆鳥滿中觀者欣悅能成憂煩其羅刹城四壁潔白狀如珂雪又如冰山其城在地若遙觀者乃見彼城如白雲隊從地涌出其城粧飾如經具述爾時諸羅刹女將諸商人向彼城已教脫舊衣以諸香湯沐浴身體令坐種種妙勝之座以五欲具而娛樂之五音諸聲於前而作經於久時受大快樂後時諸羅刹女等告諸商人善哉聖

子是城南面不得從彼出向其處有一商人智慧深
細聰明利見即生疑念作是思惟以何等故不聽南
過我應伺諸女睡臥之時尋往所禁之處次第觀看
善惡之事爾時商主作是念已即伺彼諸羅刹女等
臥睡眠已遂安詳而起不令有聲即執刀從家而出
尋逐意趣漸漸前進至於少地見一徑路恐怖之所
無有艸木甚可畏懼乃聞有人大叫喚聲狀如叫喚
地獄中苦痛之聲聞此聲已身毛皆豎默然而住良
久喘定還詣彼道漸進其路見一鐵城其城高峻聲
出之處詣城巡行而不見門到於北面見有一樹名

曰合歡近城而生其樹高大出於城上時彼商主見
斯樹已即上其樹觀看城內見彼城中多有人死百
有餘數或有死者已被食半或命未斷半身支解或
有饑渴逼惱而坐或復消瘦唯有筋骨眼目坎陷如
井底星迷悶狂地頭髮蓬亂塵土坌身甚大羸瘦各
相割肉而噉食之以是因緣作大叫喚如閻羅王所
居之處見諸衆生受大苦惱是大商主見是事已亦
復如是即以手捉合歡樹枝而搖動之一枝動已舉
樹枝葉互相撲觸而有聲出爾時受苦諸人聞是聲
已仰觀城上見彼商主在合歡樹見已悲呼汝是誰

耶爲天爲龍爲夜叉爲帝釋爲大梵王等耶汝於厄
難憐愍我輩故來至此救拔我等苦耶時彼人輩合
十指掌頭頂遙禮哀泣發聲仰面上觀仰如是白善
哉仁者汝今濟拔於我到於親愛之所耶爾時商主
從彼苦人聞是語已鬱悒不樂身心悲惱而報彼言
是諸人輩當知我今非是天龍乃至非大梵天也但
我等輩從閻浮提興生至此爲求財故入於大海我
等將欲至於陸地忽遇大風船舶破散值諸婦女來
至我邊濟拔我等從爾已來常共如是諸女歡娛受
樂我今云何能濟汝苦是時商主復問彼言汝諸人

等云何在此受如斯事彼苦人輩即答言曰善哉善
人我等今者亦復如是行人同伴亦五百人船破至
岸亦遭羅刹女共受五欲將我等輩置鐵城中入此
城來已彼他食二百五十人在我等亦共彼輩和合生於男女彼羅刹女語言微妙其聲
婉媚但彼女等貪食肉故共生男女悉還食盡汝諸
人輩愼莫共彼愛樂娛樂何以故彼甚可畏無愛心
故是時商主復問彼言諸人輩頗有方便得脫難不
彼即報言有一方便商主復問方便如何善哉爲說
彼等報言十五日滿四月節會大喜樂日月與卯宿

合會之時有一馬王名曰雞尸（唱乃反多支反）形貌端正見者樂觀白如珂貝其頭紺黑行疾如風聲如妙鼓彼所停處乃有粳米自然無糠稭甚大鮮白香美具足彼馬所食食是米已來詣海岸露現半身口出人聲而作是言誰欲度彼大鹹苦水如是三說我今當令安隱得度彼岸若值如是馬者即得免難唯有此事更無餘也汝等若欲脫諸難者勿泄此言商主復問汝等頗曾見馬王不汝若見者何不親近何不度汝初從誰聞如是之事彼等報言我從虛空聞如是聲而有信者尋虛空聲詣於北道馬王之所雖往其所不受

布施多造福業嚴持齋戒是爲第一是時商主聞彼語已生大恐怖遂即下樹時彼諸人一時發聲叫喚啼哭嗚呼極苦鬪浮提內微妙之地何當得見若本知是厄處寧住在彼餐噉牛糞用爲活命不爲求財而來此也爾時商主依著本道還向本處見彼等輩諸羅刹女猶故瞪眠商主爾時還即眠臥至於天曉便作是念云何令彼諸商人輩得知此事若輒出言是即漏泄若其漏泄羅刹諸女恐將我等至厄難處我之此語應須隱默乃至四月臨當節會馬王來日乃告彼等所以者何答有有有

尼於知識處　輕陳心實者　其事當漏泄
聞者各各傳　是以怨所得　便受大苦惱
故有智慧者　輕不漏其言

爾時商主隱默而住乃至四月歡樂會時方始告彼諸商人知汝等今者愼莫放逸戀著愛心或貪婦女或貪飯食及餘資財我於汝等極生憐愍我今密語時諸商人聞商主說猶如師子在於山林忽大哮吼有諸凡獸在彼山邊聞其吼聲生大驚怖各相謂言我等今者未脫大海可惡之事時彼商人過彼日已遂至夜內見彼羅刹一切諸女躭著睡眠安隱而臥

私密盜竊從臥牀起成共詣彼期處詣彼處已白商主言善哉商主所見之者願為我說爾時商主即告彼等說前見事諸人聞已憂愁不樂白商主言善哉商主我等今當宜可速至彼馬王所願我等輩安置得達閻浮提內本生之處時諸商人皆詣馬王所爾時馬王至於海岸露現半身以人音聲而三唱告誰欲樂度鹹水彼岸我當安隱負而度之令到彼岸時諸商人聞馬王如是語已歡喜踊躍身毛皆豎合十指掌頂禮馬王作如是言善哉馬王我等欲度樂至彼岸願濟我等從水此岸達到彼岸爾時馬王告諸

馬王上乘空而去既見是已速將男女馳走奔赴至於海岸發慈愍聲哀號啼哭作大苦惱各作是言汝諸聖子今者捨我欲何所去今我無主汝是我主汝等於先墮在海難大恐怖中我等慶汝唯願汝等與我為夫汝等今者捨背於我欲詣何所故相棄若有違犯今乞懺悔從今已去不作諸惡如其不用我者今此男女可收將去時羅刹女雖作如是慈流言語雖尸馬王仍將彼輩五百商人安隱得度大海彼岸到閻浮提諸比丘於意云何時雖尸馬王豈異人乎即我身是五百人中商主者豈異人乎

商人汝等當知彼羅刹女不久應來或將男女顯示於汝慈悲哀哭受於苦惱汝等於時莫生染著愛戀之心汝等若起此意假使乘我背上必當墮落為彼羅刹之所噉食若作如是意念彼非我許物非我男女設使以手執我一毛而懸之者我於是時安隱相送速到彼岸作是語已汝等今者可乘我背或執我身分脚足支節時諸商人依語乘之爾時馬王負彼商人出哀愍聲飛騰空裏行疾如風爾時彼諸羅刹女輩聞彼馬王哀愍之聲復聞走聲狀如猛風忽從睹覺見彼商人悉皆不見處處觀看乃遙見商人乘

即舍利弗是五百商人豈異人乎即剛闍耶波離婆闍迦諸弟子等五百人是我於彼時以此五百諸商人等至厄難處救其厄難達到彼岸今者還復至剛闍耶見之處舍利弗化已將詣我所我於邪見曠野之中化令得脫度生死海是故汝等當於佛所應生尊重恭敬之心又舊譬喻經云爺有五道人俱行逢雪遇一神祠中宿舍中有鬼神像形國人所奉客四人言今夕大寒可取木人燒之用炊一人言此是人事不可敗之便置不破此室中鬼常噉食人自相與語言正啗彼一人一人畏我餘四人惡不可放之

其不敢破者夜聞鬼語起呼伴去餘四人言何不破
像用炊然乎便取燒之噉人鬼怕即奔走去夫人學
道亦復如是常須堅意不可怯弱令鬼得便悞損人
也故維摩經云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也又菩薩
處胎經云爾時世尊告智淨菩薩曰一生補處菩薩
以權方便在毘賤家生欲得示現除無明結十月在
胎臨生之日現無手足父母覩見謂爲是鬼捐棄曠
野不使人見其後數日母復懷身具滿十月生一男
兒端正姝妙世之希有晝生夜死父母號哭椎胷向
天山神樹神何不憐我先生一子而無手足捐棄曠
野今生一子端正無比狀如天神今復晝生夜死心
肝斷絕當復奈何復經數月母漸懷妊十月具滿生
一男兒三頭八脚四眼八臂覩者毛豎父母眷屬捨
而欲去菩薩權見令不得去父母問曰爲是天耶爲
是龍鬼神耶爾時所生兒即以偈報父母曰

非天夜叉鬼　須倫迦樓羅　爲母除惡闇
權生父母家　先無手足子　亦復是我身
朝生若暮死　八住無上尊　我今受形分
三頭八手脚　何爲捨我去　徑向地獄門
焚燒善根本　求滅亦欲難　今我還復體

現本端正形　守戒不失願　託生父母家
前後捨身命　其數如微塵　衆生病非一
投於甘露藥　趣使入道險　不令入邪徑
諸天受福樂　甘露除病藥　不違聖教藥
解脫涅槃樂

須曰

求寶失舟濟　飄浮思救形　幻媚多方趣
妖魅誑人情　假接度海難　虛發親愛聲
感應緣（昭刊七驗）　自非馬王負　危苦詎安寧

東陽亟寵爲血怪
魯昭公時龍怪
漢惠帝時龍怪
漢武帝時蛇怪
漢桓帝時蛇怪
晉太康中有魚怪
漢成帝時鼠怪
漢景帝時犬怪
漢章帝時魅怪
買詭見鵬鳥怪

安陽城有亭廟怪
東越閩中蛇怪
中山王周南鼠怪
桂陽張遺樹怪
南陽宋大賢亭怪
吳時廬陵郡亭中鬼怪
建安中東郡界老公怪
晉時有老貍作父怪
晉南京寺記鳥巢殿怪
晉時有貍作人婦怪
晉時有貍作人女產兒怪
晉時張春女邪魅怪
宋時梁道脩宅內鬼魅怪
瑯琊王騁之妻
西方山中人食鮫蟹怪
宋時王家作蟹斷有材怪
唐時逆人張亮霹靂怪
東陽留寵字道弘居于湖郭每夜門庭自有血數升
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爲折衝將軍見遣北征
將行而炊飯盡變爲蟲其家人蒸炒亦變爲蟲其火
逾猛其蟲逾壯寵遂北征軍敗於壇丘爲徐龍所殺
魯昭公十九年龍鬬於鄭時門之外洧淵京房易傳
曰衆心不安厭妖龍鬬其邑中也
漢惠二年正月癸酉朔旦兩龍現於蘭陵庭東坐溫
陵井中京房易傳曰有德遭害厭妖龍見井中行刑
甚惡黑龍從井出
漢武帝太始四年十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
鬬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自趙
人江充起
漢桓帝卽位有大蛇現德陽殿上洛陽市令淳于翼
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
晉太康中有鯉魚二枚現武庫屋上武庫兵府有鱗
甲亦是兵之類也魚又極陰屋上太陽魚現屋上象
至陰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及惠帝之初誅皇后父
楊駿矢交宮闕廢后爲庶人也死於幽宮元康之末
而賈后專制詡殺太子壽亦廢故十年之間毋后之
難再興自是禍亂搆矣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
路兵且作
漢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蘗栢葉
上民塚栢及榆樹上爲巢桐栢爲多巢中無子皆有

乾屎數升時議臣以爲恐有水災起鼠盜鴉小獸夜出晝匿今正晝去穴而登木衆賤人將居貴顯之象也桐栢衛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爲害明年有鴞焚巢殺子之象云京房傳曰臣私祿罔辟厥妖鼠巢也

漢景帝三年邯鄲有犬與家豕交時趙王遂與六國共反外結匈奴以爲援五行志以爲趙王昏亂豕類外交之異匈奴犬豕之類也

壽光侯者漢章帝時人也能劾百鬼魅令白縛見其形其縣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劾之時大蛇數丈死於門外有大樹樹有精人止者死鳥過者墜侯劾之樹盛夏枯落有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章帝聞之徵問對曰有之帝曰殿下有怪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侯曰能此小怪耳帝僞使人爲之侯劾三人三人登時著地無氣帝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即使解之

賈逵爲長沙王太傅四月庚子日有鵬鳥飛入其舍止于坐隅良久乃去逵發書占之曰野鳥入處主人將去逵忌之故作鵬鳥賦齊死生而等禍福以致命定志焉

安陽城南有一亭廟不可宿也若宿殺人有一書生乃過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生曰無苦也吾自能諧遂住廟舍乃端坐誦書良久乃休夜半後有一人著皂單衣來往戶外呼亭主亭主應曰諾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書生在此讀書久適休似未寐乃喑噁而去須臾復有一人冠幘赤衣呼亭主亭主應諾亦復問亭中有人耶亭中有人耶答如前復喑噁而去於是書生無他起詣向者呼處微呼亭主亭主亦應諾復問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問向者黑衣來者誰曰北舍母豬也又曰赤冠幘來者誰耶曰我是老鼈也於是書生密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明亭民來視驚曰君何以得活耶書生曰汝復誰耶曰我是老鼈乃掘昨夜應處果得老鼈大如鞞婆毒長數尺取魅乃掘昨夜應處果得老鼈大如鞞婆毒長數尺於西家得老雄雞父北舍得母豬凡殺三物亭毒逐靜永無災橫也

東越閩中有鼃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際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圍之一丈土俗常懼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奴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喻巫祝欲得啗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勵

不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蛆穴口蛆輒夜出吞嚙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唯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緤榮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終不聽去寄自潛嚴不可禁止寄乃行告貴請好劍及咋蛆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作數石米餈蜜麨灌之以置穴口蛆夜便出頭大如囷目

如二尺鏡聞餈香氣先吼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後斫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痛急蛆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女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賜賞自是東治無復妖邪之物其歌謠至今存焉

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在廳事上語曰周南爾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急往不應鼠還穴後至期復出更訾周南復不應鼠復入穴斯須復出出復入轉行

數語如前日適中鼠復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訖頭蹙而死卽失衣冠周南便卒取視俱如常鼠

桂陽太守江夏張遵字昇高居鄴時有盜殺人亡走陵田中有大樹十餘圍益六畝枝葉扶踈盤地不生草穀牲遺客斫之斧數下樹大血出客驚怖歸白昇高昇高怒曰老樹汁赤此何得怪因自斫之血大流出昇高更斫枝有一空處白頭老公長四五尺突出迹昇高昇高以刀逆斫殺之四五老公並死左右皆驚怖伏地昇高神慮恬然如舊諸人徐視似人非人似獸非獸此所謂木石之怪蔓蜩蠃者乎其伐樹年中昇高作辟司空御

史宛州刺史

南陽宋名大賢西鄂有一亭不可止止則害人大賢以正道不可干且上樓鼓琴而已不設兵仗至於夜半時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瞋目磋齒形貌可惡大賢鼓琴如故鬼乃去於市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寧可行小熟啗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吾暮臥無枕正當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手搏耶大賢曰善語未竟大賢前便逆捉其脅鬼但急言死死賢遂殺之明日視之乃是老狐也因止亭毒更無害怖

吳時廬陵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宿者輒死自後使官莫敢入舍時丹陽人姓湯名應大有膽武使至廬陵便入亭止吏啓不可止此應不隨諫盡遣所將人還外止宿應唯持一口大刀臥至三更中聞有扣門者應遙問誰答云部郡相聞應使進相聞已而去身著皂衣去後應謂是人了無疑也頃復扣門言是部郡府君詣來應乃疑曰此夜非時又府君部郡不應同行知是鬼魅持刀迎之見有二人皆盛衣服俱進坐畢府君者便與應談談未畢而部郡跳至應背後應顧以刀擊中之府君下坐走出之應急追至亭後牆下及之斫傷數下去其處已還臥達曙將人往尋見有血迹追之皆得云稱府君者是老狸魅云部郡者是老狸魅自後遂絕永無妖怪

建安中東郡界家有怪者無故盆器自發訇訇作聲若有人焉盤案在前忽然便失之難生輒失子如是數歲甚疾惡之乃多作美食覆蓋著一室中藏戶閒伺之果復重來發聲如前便閉戶周旋室中更無所見爲閙但以杖撾地良久於室隅閒有所中呼曰唷唷老狸可百餘歲言語了不相當貌狀頗欲類獸遂行推問乃於數里上得其家人云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日復更失之聞在陳留界復作妖怪如此時人猶以爲此公也

晉時吳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作時見父來罵詈打拍之兒歸以告母母問其父其父大驚知是鬼魅便令兒斫之鬼便寂不復往父憂恐兒爲鬼所困便自往看兒謂是鬼便殺而埋之鬼便逐歸作其父形語家二兒已得殺奴矣兒慕歸共相慶賀遂積年不覺後有一師過其家語二兒云君尊候有大邪氣兒以白父父大怒兒出以語師令速去師便作聲入父成大老狸入牀下遂得之往所殺者乃眞父也改嫌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兒悉憚亦死

晉南京寺記云波提寺在秣陵縣新林青陵晉咸安二年簡文皇帝起造本名新林寺時歷陽郡烏江寺尼道容苦行通靈預知禍福世傳爲聖慶咸安初有烏巢殿屋帝使常簿人占之曰西南有女人師當能伏此怪卽遣使至烏江迎聖慶問此吉凶焉在慶曰修德可以禳災齋戒亦能轉障帝乃建齋七日禮懺精勤法席未終忽有羣烏運巢而去一時淨盡帝深加敬信因爲聖慶起此寺焉

晉海西公時有一人母終家貧無以葬因移柩深山於其側志孝結墳晝夜不休將暮有一婦人抱兒來寄宿轉夜孝子作未竟婦人每求眠而於火邊睡乃是一狸抱一烏雞孝子因打殺擲後坑中明日有男子來問細小昨行遇夜寄宿今爲何在孝子云止有一狸卽已殺之男子曰君在殺吾婦何得言狸狸今何在因共至坑視狸已成婦人死在坑中男子因縛孝子付官應償死孝子乃謂令曰此實妖魅但出獵犬則可知魅令因問獵事能別犬不答云性畏犬亦不別也因放犬便化爲老狸則射殺視之婦人已還

成狸

晉太元中尼官佛圖前淳于矜年少潔白送客至石頭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悅之因訪問二情旣和將入城北角共盡欣好便各分別期更赴集便欲結爲伉儷女曰得婿如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父母並在當問我父母矜便令女婢問其父母亦懸許之女因勑婢取銀百斤絹百匹助矜成婚經久養兩兒當作祕書監明果騶卒來召車馬導從前後部鼓吹經少日有獵者過覓矜將數十狗徑突入齮婦及兒並成狸絹帛金銀並是虵及人骨虵魅等

進二升數日衆鬼羣至醜惡不可稱論松羅牀障塵石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路遇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十謂採菊曰我是上天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恒擲穢汚答曰糞汚者錢財之像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須之淸果爲武將軍北魯都太守淸厭毒旣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鼈讀咒文諸鬼怖懾或踰壁穴而走皆作鳥聲於此都絕在郡少時夜中松羅復見威儀器械人衆數萬一人戴幘送書蠶紙有七十許字筆跡婉媚遠擬羲獻又歌云登阿儂孔雀樓遙聞鳳凰鼓下我鄉山頭髮鬅見梁鴈鬼有叔操喪哭泣

晉永初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人嫁女未及升車忽便失性出外歐擊人乘云不樂嫁女家事俗巫云是邪魅將女至江右此一驗出幽明錄

宋時安定梁淸字道修居揚州右尚坊問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兇仍聞擊鏬聲令婢子松羅往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爲六甲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宮中下來遇舊居仍留不去或鳥頭人躬舉視眼搏擲糞穢淸射之應絃而滅並有絳汁染箭又覩一物形如猿懸在樹擾令人刺中其髀隨地奄沒經日反從屋上跋行就婢乞食圍飯授之頓

答弔不異世人鬼傳教曾乞松羅一函書題云故孔修之死罪白幾以弔其叔喪叙致哀情甚有詮次復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利問君消息寄五九香以相與之清先奉使燉煌憶見此僧清有婢產於此便斷

瑯琊王驎之妻陳郡謝氏生一男小字奴子經年後王以婦婢招利爲妾謝元嘉八年病終王大墓在會稽假瘞建康東崗既空及虞與靈入屋憑几忽於空中擲地便有瞋聲曰何不作挽歌令我寂寂上道耶驎之云非爲永葬故不具儀耳 右二驗出幽明錄

周仲尼謂季桓子曰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 韋昭注曰木石謂山林之精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蜽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好學人聲而遠人也○右出國語 史記

曰秦始皇云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也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其長尺餘袒身捕鰕蟹性不畏人見人止宿喜依其火以炙鰕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蟹名曰山徭其音自叫人常以竹箸火中炰 音抱 炮 音庖 而山徭皆驚犯之令人寒熱 此雖人形亦是鬼類所在也 右出神異經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瀆中作蠅斷旦往視之見一材長二尺許枉斷中而斷裂開蟹出都盡乃修治勗出材岸上明往看之見材復枉斷中斷敗如前王又治斷出材明晨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內蠅籠中擎頭擔歸云至家當斧破然之未至家三里聞籠中倅倅動轉顧見向材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實入水破君非一罪自應死此物種類專請乞放王迴頭不應物曰君何姓何名我欲知之頻問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轉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當復何計但應

就奴耳王至家燃火焚之後寂然無復異土俗謂之山徭亦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所以勤勤問王欲害人自免 右一驗出述異記

唐逆人張亮荅爲幽州都督於智泉寺禮拜見一大像相好圓滿遂別供養亮遇霹靂其堂柱迸木擊亮額肉而不甚傷及就寺禮像額見有破處事在冥報記又貞觀年中其像忽然繞頸有痕跡大如線焉時人咸以爲不祥之兆未幾亮果以罪被誅其痕于今見在 出冥報拾遺記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二

音釋

珂丘何切石次玉聲曰如雪 紺古暗切深青色也 舶薄陌切海船也 塗慶嫁切塞也 撲普角切擊也 搏補各切擊也 拍普伯切擊也 拊芳武切擊也 拓他各切開也 摭之石切拾也 拾是執切收也 捃渠運切拾也 摭之石切拾也 摭之石切拾也 摭之石

修多羅一一修多羅說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法一一法中說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句身味身復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等劫說異句身味身音聲充滿法界一切衆生無不聞者盡未來際常轉法輪如來音聲無異無斷不可窮盡是爲一切諸佛大力那羅延幢佛所住法又華嚴經云一切諸佛悉有八種微妙音聲一一音聲悉有五百妙音聲眷屬不可稱數百千音聲以爲莊嚴無量無邊妙音聲伎樂皆悉清淨普能演說一切諸佛正法義味悉離恐怖安住無畏大師子吼悉令一切法界一切衆生聞

說趣三苦炎從足心入諸佛之欣不以欲笑不以瞋笑不以癡笑不以欲笑不榮貴笑不富饒笑今佛普等愍傷羣生行大慈笑無斯七也又智度論云如佛初轉法輪時應持菩薩從他方來欲量佛身上過虛空無量佛刹至華上世界見佛身如故而

說偈言

虛空無有邊　佛功德亦爾　設欲量佛身
唐勞不能盡　上過虛空界　無量諸佛土
見釋師子身　如故而不異　佛身如金山

其音聲隨其本行種種善根皆令開解是爲一切諸佛最勝無上口業莊嚴又華嚴經云爾時佛笑口中有五色炎出者有五因緣一欲令人有所問因所問有益故二恐人言佛不知笑故三爲現口中炎故四笑諸不至誠故五笑阿羅漢守空不得菩薩道炎還從頂上入者當示後人大明故又佛說心明經云爾時世尊爲梵志乃笑五色炎從口出照十方五趣之類夫欲至人心喜令餓鬼飽地獄痛息畜生意開罪除尋炎來詣佛所諸佛笑法皆有常瑞若授菩薩決徧照十方炎從頂入授緣覺決炎入面門授聲聞決

演出大炎明　相好自莊嚴　猶如春華敷

又處處經云佛在世時諸天鬼神龍人民皆到佛所聽經數百千重前後皆見佛面所以者何佛前世時言語無前後故是故無不見佛面者人臥皆隨佛所首向佛尊故

厭欲部

如大莊嚴法門經云爾時王舍城中有婬女名金色炎明威德彼女宿世善根因緣形貌端正衆相具足身真金色炎明照耀容儀媚麗世所希有神慧聰敏辯才無礙音辭清妙深遂柔軟言常含笑隨所行

處皆金光照所著衣服亦皆金色一切人衆見者繫心愛著無捨隨所遊處皆悉隨從有長者子名上威德爲欲樂故多與財寶共相要契車乘莊嚴往詣園林爾時金色女宿緣冥感爲文殊師利化令入道神變自在故以頭枕彼威德膝上而睡卽以神力於其臥處現爲死相膖脹臭爛難可附近須臾腹破肝腸剖裂五臟露現臭穢可惡大小便道流溢不淨諸根支節麤細嗟食不可稱說時長者子見此死屍生大恐怖身毛皆豎而作是念我今無救徧觀四方無歸依處倍增怖畏發大怖聲彼長者子二因緣故生大怖畏一者所未見如是惡事是故生怖二大衆知我與彼同來在此而今忽死謂我故殺阿闍世王不鑒此理橫見加戮是故生怖時長者子獨於此林不見一人一切凡聖誰能救者彼長者子過去善根雖熟以不聞見文殊共金色女所說法故文殊師利卽以神力令諸樹林悉說偈言長者聞已心大歡喜深自慶幸捨棄死屍從林而出卽往佛所具說怖緣爾時佛告長者子汝莫憂怖我當施汝一切無畏汝歸佛者一切無怖長者白佛一切怖畏從何而生佛言從貪瞋癡因緣故畏當知一切諸怖無主無作無有執

亦如虵殼心則不可見如是我識彼諸凡夫如醉顚倒生惡覺智者所不染如是我識彼如彼林中屍臭爛惡不淨身體性如是如是我識彼過去本不滅未來亦不生現在不暫住如是我識彼文殊當善聽彼愚難可報我本多貪欲見不淨解脫彼身實不死爲化我現死慜衆故示現誰見不發心及一切煩惱如是體法性善哉甚微妙爾時佛告阿難此金色女上威德男已於過去教化

令發菩提今更聞法得順法忍此金色女於當來世過九十百千劫當得作佛號曰寶炎如來威德長者於寶炎佛所得菩薩身名曰德炎寶炎滅後當得作佛號曰寶炎如來又觀佛三昧經云佛告阿難我昔夏安居時波羅奈國有一婬女住高樓上有女名妙意昔曰於佛有緣爾時世尊化三童子年皆十五面貌端正勝諸世間一切人類此女見已身心歡喜白言丈夫我今此舍如功德天富力自在衆寶莊嚴我今以身及與奴婢奉上丈夫可備灑掃若能顧納隨我所願一切供給無所愛惜作是語已化人就牀未及食頃女前親近白言丈夫願遂我意化人不違隨已所欲既附近已一日一夜心不疲猒至二日時愛心漸息至三日時白言丈夫可起飲食化人即起纏綿不已女生猒悔白言丈夫異人乃爾化人告言我先世法凡與女通經十二日爾乃休息女聞此語如人食噎既不得吐又不得咽身體苦痛如被杵擣至四日時如鐵丸入體至六日時支節悉痛如箭入心女作念言我聞人說迦毗羅城淨飯王子身紫金色三十二相愍諸盲冥救濟苦人恒在此城常行福度放金色炎濟一切人今日何故不來救我我從今日乃至壽終終不貪色寧與虎狼同處一穴不貪色欲受此苦惱化人亦瞋咄弊惡婇女廢我事業我今共汝合體一處不如早死父母宗親若來見我處自藏我寧經死不堪恥辱女言弊物我不用爾欲死隨意是時化人取刀刺頸血流滂沱塗汙女身萎陋在地女不能勝二日青淤三日腫脹四日爛潰五日漸爛六日肉落七日唯有臭骨如膠如漆黏著女身一切大小便利及諸惡蟲遊血諸膿金漫女身女極惡猒而不得離女發誓願若諸天神及與仙人淨飯王子能免我苦我持此舍一切珍寶以用給施作是念時佛將阿難難陀帝釋在前梵王在後佛放常炎照耀天地一切大衆皆見如來詣此女樓時女見佛心懷懅懼愧藏躲骸無處取諸白髮纏裹皃厥臭氣如故不可覆藏女見世尊爲佛作禮以慙愧故身映骨上臭骨忽然在女背上女極慙愧悔流淚而言如來功德慈悲無量若能令我離此苦者願爲弟子心終不還佛神力故臭骨不現女大歡喜爲佛作禮白佛言世尊我今所珍一切施佛佛爲呪願梵音流暢女聞呪願心大歡喜應時即得須陀洹道五百侍女聞佛音聲皆發無上菩提道心無量梵衆見

佛神變得無生忍帝釋所將諸天有發菩提心者有得阿那含者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婦產一男兒形貌極醜狀似惡鬼有人見者捨之而去年漸長大父母猒惡驅令遠棄乃至畜生見此醜陋尚懷怖懼何況人類又於一時詣林採果以自存活飛鳥走獸無不怖走絕迹無住世尊慈念將諸比丘到林欲度見佛避走以神力使不得去時佛以神力令彼行處懸崖嶮岨不能得過時彼山神即作是念我以惡心恐怖他故令我今者行處嶮難不可得過今當往彼懺悔先罪作是念已尋即往詣懺悔訖已發願而去佛告比丘欲知彼山神恐怖我故五百世中形體醜陋見者驚走由彼懺悔故今遭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頌曰

彼佛所種種供養而翹一足於七日中說偈讚佛
天上世間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有
世界所有悉能見　無有能及如佛者

爾時菩薩說此偈已時彼山中有一鬼神作醜陋形來恐怖我我以神力令彼行處懸崖嶮岨不能得過時彼山神即作是念我以惡心恐怖他故令我今者行處嶮難不可得過今當往彼懺悔先罪作是念已尋即往詣懺悔訖已發願而去佛告比丘欲知彼山神恐怖我故五百世中形體醜陋見者驚走由彼懺悔故今遭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頌曰

忽然端正醜陋問言汝今何以忽然端正化人答言我食此食以善心觀彼樹下坐禪比丘使我端正醜陋聞已尋復敗之尋得端正心懷喜悅即向化人深生信解於是化人還復本形醜陋見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炳明普曜如百千日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種種說法得須陀洹果即於佛前求索出家佛告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佛為說宿本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無量世中有佛出世號曰弗沙在一樹下結跏趺坐我及彌勒俱為菩薩到

大聖神變　隨事啓朦　含英秀發
開悟相應　服以邪道　化現神通
隱顯利物　乃軌高蹤　羣生息謗
感悟興隆　潛運自在　見者生恭
罕逢斯聖　絕代靈龍　含生有福
遇此休徵

感應緣 聚引二十五驗

通叙神化多種之變
周時有左慈能變
舌墜山有帝女能變

夏鯀及趙王如意變
魏襄王年中有女變
漢建平中有男子變
漢建安中有男子變
晉元康中有女變
晉惠懷時有男女變
漢景帝時有人變
漢宣帝時有雞變
晉太康年中有彭蚑及蟹變
孔子於陳絃歌館中有鰕魚變

晉豫章郡吏易拔變
晉宜陽縣有女姓彭名娥變
晉太末縣吳道宗母變
晉復陽縣有牛變
炎帝之女變
諸傳襍記之變
秦時有江南宮亭廟神變
秦時南方有落民飛頭變
高陽氏同產夫婦變
魏時尋陽縣北山蠻人作術變

魏時清河宋士母因浴變
梁朝居士韋英妻梁氏嫁變
夫慈濟之道震古式瞻通化之方由來難測此是方外之大聖非是域中之凡能窺之不可原究之不可盡然凡聖雖別變化有同良由智有淺深障有麤細機有大小化有寬狹蓋達生死之本可以言變化矣若依佛教明信因果因緣相假方成變化矣據外俗未達大方唯信緣起不賴因成故千寶記云天有五氣萬物化成木精則仁火精則禮金精則義水精則智土精則恩五氣盡純聖德備也木濁則弱火濁則淫金濁則暴水濁則貪土濁則頑五氣盡濁民之下也中土多聖人和氣所交也絕域多怪物異氣所產也苟稟此氣必有此形苟有此形必生此性故食穀者智慧而文食肉者勇愨而悍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氣者神明而長壽不食者不死而神大腰無雄細腰無雌無雄外接無雌外育三化之蟲先孕後交兼愛之獸自爲牡牝寄生因夫高木女蘿託乎茯苓木株於土萍植於水鳥排虛而飛獸蹻實而走蟲土閒而蟹魚淵潛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本乎時者親旁則

各從其類也千歲之雉入海爲蜃百年之雀入江爲蛤千歲龜龜能語人語千歲之狐起爲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百年之鼠而能相卜數之至也春分之日鷹變爲鳩秋分之日鳩變爲鷹時之化也故腐艸之爲螢也朽葦之爲蟹也稻之爲蛤也麥之爲蚜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無知而化爲有知而氣易也鶴之爲鷹也蛙之爲蝦蟆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若此之類不可勝論應變而動是謂順常苟錯其方則爲妖眚故下體生於上氣之反者也人生獸獸生人氣之亂者也男化爲女女化爲男氣之質者也麋牛哀得疾七日化而爲虎形體變易爪牙施張其兄將入搏而食之當其爲人不知將爲虎當其爲虎不知當爲人故晉太康中陳留阮士衡傷於虺不忍其痛數嗅其瘡已而雙虺成於鼻中元康中曆陽紀元載客食道龜已而成癥醫以藥攻之下龜子數升大如小錢頭足穀備文甲皆具唯中藥已死夫妻非化育之氣鼻非胎孕之所享道非物之具從此觀之萬物之生死也與其變化也非通神之思雖求諸已惡識所自來然朽艸之爲螢由乎腐也麥之爲蚜蝶由乎濕也爾則萬物之變

皆有由也農夫止麥之化者漚之以夜聖人理萬物之化者濟之以道其與不然乎今所覺事者固未足以究其變化之極也此乃由衆生本識業熏成因種既熟緣假外形情與非情隨緣興變若先無種縱遇其緣緣疎力弱亦未能獨變故因假緣故種不獨成緣假因故緣不獨辦因緣和合力用相齊萬類由生一非能建庶將來哲覽倩餘卜也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有神通嘗在曹公座公曰今日高會恨不得吳松江鱸魚爲膾放云可得也求銅盤貯水放以竹竿餌盤中須臾引一鱸出公大撫掌會者皆驚公曰一魚不周座席得兩爲佳放乃復餌釣之須臾引出皆三尺餘生鮮可愛公便曰前膾之周賜座席公曰今既得鱸恨不得蜀生薑耳放曰可得也公恐其近道買因曰吾曾使人至蜀買錦可勑人告吾使使增市二端人去須臾還得生薑又云於錦肆下見公使已勑增市二端後經歲餘公使還果增市二端錦問之云曾某月某日見人於肆下以公勑勑之增市二端錦後公近郊士人從者百許人放乃齎酒一斛脯一片手自傾巵行酒百官百官皆醉飽公還驗之酤賣家昨悉收其酒脯矣公惡之陰

欲殺元放元放狂公座將收之放却入壁中霍然不見乃募取之或見於市乃捕之而市人皆放同形後或見放於陽城山頭行人逐之放入於羣羊行人知放狂羊中告之曰曹公不復相殺本成君術既驗但欲與相見羊中忽有一大老羝屈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人卽云此羊是競往欲取而羣羊數百皆爲羝羊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於是莫知所取焉老子曰吾之所以爲大患者以吾有身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哉若老子之儔可謂能無身矣豈不遠哉也

舌墜山帝之女死化爲怪艸其葉盖成其華黃色其實如菟絲故服怪艸者恒媚於人焉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歲有馬化爲狐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脫化爲蛾射人甚弘見殺蜀人藏其血故三年而爲碧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伏盤水中久而不起變爲龜矣婢窺走告比家人來龜轉入深淵其後時時出現初浴簪一銀釵猶在其首於是黃氏累世不敢食龜肉又吳寶鼎元年六月晦日丹陽宣騫母年八十餘矣亦因池浴化爲龜其狀如黃氏騫兄弟四人閒戶衛之擁堂上作大坑瀉水

其龜入水中遊戲一二日閒恒延頸出亦望伺户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深淵遂不復還

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鯀爲黃能意爲蒼狗

魏襄王三年有女子自首化爲丈夫與妻生子故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爲陰勝陽厥咎亾也

漢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曰陽變爲陰將亾繼嗣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也故使哀帝崩平帝沒而王莽篡焉

漢建安七年越嶲有男子化爲女子周羣曰哀帝時爾有此變將有易代之事也至二十五年獻帝封山陽公

晉元康中安豐有女子曰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爲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女體化而不盡男體成而不徹育妻而無子

晉惠懷之世京洛有人一身而有男女二體亦能兩幸而尤好婬天下兵亂由男女氣亂而妖形作也當中興之閒又有女子其陰在腹肚居在揚州亦性好婬色故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則天下大亂若

在腹則天下有事若在背則天下無後

漢景帝元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肉肉有毛生故京房易傳曰家宰政厥妖人生肉五行志以爲人不當生肉猶諸侯不當舉兵向京師也其後有七國之難起

漢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廐中雌雞化爲雄雄雞雌雞化爲雄雞冠距鳴將至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肉者五行志以爲王氏之應也

晉太康四年會稽郡彭蚊及蟹皆化爲鼠其衆覆野大食稻爲災始成有毛肉而無骨其行不能過田塍數日之後則皆爲牝至六年南陽獲兩足虎虎者陰精而居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皂衣高冠大吒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于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之子路如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歎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艸木久者神皆依憑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爲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於斯也

晉時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番還家違遁不反郡遣追見拔言語如常亦爲施設使者催令裝束拔因語曰汝看我面仍見眼目肉張身有黃斑色便豎一足徑出門去家先依山爲居至麓變成三足大虎所

豎之腳即成其尾右九一駿

晉永嘉之亂郡縣無定主强弱相暴宜陽縣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餘口爲長沙賊所攻時娥負器出汲於溪聞賊至走還正見塢壁已破不勝其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殺之溪際有大山石壁高數十丈娥仰呼曰皇天寧有神不我爲何罪而當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開廣數丈平路如砥羣賊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賊皆壓死山裏頭出山入娥遂隱不復出娥所捨汲器化爲石形似雞

土人因號曰石雞山爲娥潭晉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少失父單與母居未有婦兒宗傭賃不在家隣人聞其屋中砰磕之聲闚不見其母但有烏斑虎在其屋中鄉里驚怛恐虎入其家食其母便鳴鼓會人共往救之圍宅突進不見有虎但見其母語如平常不解其意兒還母語之日當罪見追當有變化事後一月日便失母縣界內虎災屢起皆云母烏斑虎百姓患之發人格擊之殺數人後人射虎白鷹幷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即得經數日後虎還其家故牀上不能復人形伏牀上而死

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或復云燒蜂巢所作未詳此二說孰是神農本艸經云取雞卵殼黃白渾襍者熱煮及尚軟隨意刻作物以苦酒漬數宿既堅內著粉中佳者亂眞（一作乱）（一作乱）韓詩外傳曰孔子曰老蓮爲雀老蒲爲蝘搜神記曰土蜂名曰螺蠃今世謂蜾蠃細腰之類其爲物雄而無雌不交不產常桑蟲之子育之則皆化成已子也

泰周訪少時與商人泝江俱行夕止宮亭廟下同侶相語誰能入廟中宿訪性膽果決因上廟宿竟夕宴然晨起廟中見有白頭老公訪遂擒之化爲雄鴨訪

其兒號泣如葬其母法朝冥哭臨之（一作臨）（一作臨）音復陽縣里民有一家兒牧牛牛忽舐此兒舐處肉悉白兒俄而死其家葬此兒殺牛以供賓客凡食此牛肉男女二十餘人悉變作虎（一作虎）炎帝之女娃遊于東海溺而死化爲精衛其狀如烏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一作堙東海）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河涸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死棄其狀化爲鄧林（一作鄧林）（一作鄧林）

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茯苓千年化爲琥珀琥珀一名江珠今太山有茯苓而無琥珀益

捉還船欲烹之因而飛去後竟無他（一作無他）（一作無他）泰時南方有落民其頭能飛其種人部有祭祀號曰蠱落故因取名焉吳時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臥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窻中出入以耳爲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怪之夜中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微冷氣息裁屬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兩三度墮地噫咤甚愁而其體氣急狀若將死乃去被頭復起傳頸有項平和桓以爲巨怪畏不敢畜乃放遣之既而詳之乃知大怪也時南征大將亦往往得之又嘗有覆以銅盤者頭不得進遂死

皆者高陽氏有同產而爲夫婦帝放之於崆峒之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艸覆之七年男女同體而生二頭四足手是爲蒙雙氏（右二驗出搜神記）

魏時壽陽縣北山中蠻人有術能使人化作虎毛色介身悉如眞虎餘鄉人周畝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婦及妹亦與俱行既至山奴語二人云汝且上高樹視我所爲如其言既而入虺須臾一大黃斑虎從虺出奮迅吼喚甚爲可畏二人大怖良久還虺中少時復還爲人語二人歸家愼勿道後遂向等輩說之變爲桃人所騎之馬亦化成茅馬從者數人盡爲蒲人梁氏惶懼遂捨爲寺（明一統志作梁氏尼寺）

轉解自捉出戶外其去駛逐之不及遂便入水復數日忽還巡行宅舍如平生了無所言而去時人謂士宗應行喪治服士宗以母形雖變而生理尚存竟不治喪與江夏黃母相似（右二驗出搜神記）

梁時開善寺京師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內向子集爲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驚怪張弓射之應箭而倒卽變爲桃人所騎之馬亦化成茅馬從者數人盡爲蒲人梁氏惶懼遂捨爲寺（明一統志作梁氏尼寺）

身體事事詳視了無異唯於髻髮中得一紙畫作大虎虎邊有符周密取錄之奴既醒喚問之見事已露遂具說本末云先嘗於蠻中告羅有一蠻師云有此術以三尺布一升米精一赤雄雞一升酒受得此法也

魏時有清河宋士宗母以黃初中夏天於浴室裏浴遣家中子女盡出戶獨在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於壁穿中闚不見人水盆水中有一大鼈遂開戶大小悉入了不與人相承嘗先著銀釵猶在頭上相與守之啼泣無可奈何意欲求去永不可留視之積日

眠夢篇第二十六之一

述意部

原是一心積爲三界癡流慢惰昏滯沉沒欲討其際難測其本所以遠自無始至於今身生死輪轉塵劫莫之比明闇遞來薪火不能謝逝水非駛器月難保且夫盛衰之道與時交搆睡夢之途因心而動動由內識境由外熏緣熏好醜夢通三性若宿有善惡則夢有吉凶此爲有記若習無善惡況觀平事此爲無記若晝緣青黃夢想還同此爲想夢若見升沉水火交侵此爲病夢雖夢通三性然有報無報欲知斯事

如下經說

三性部

如善見律云夢有四種一四大不和二先見夢三天人夢四想夢云何四大不和夢答眠時夢見山崩或飛騰虛空或見虎狼師子賊逐此是四大不和夢虛而不實云何先見夢答或晝日見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夜尅夢見是名先見夢此亦不實云何天人夢答若善知識天人為現善夢令人得善若惡知識者為現惡夢此即眞實云何想夢者答此人前身或有福德或有罪障若福德者現善夢罪者現惡夢如善眠不睡相應答曰不染汚心眠夢是謂眠不睡相應云何睡眠相應答曰染汚心眠夢是謂睡眠相應云何不睡不眠答曰除上爾所事問眠當言善不善無記耶答曰眠或善或無記云何為善答曰不善心眠夢云何不善答曰不善心眠餘不福心迴是名不善云何眠時所作福不福不當言迴答曰如眠時非福心非不福心迴如無記心眠時所作福非福不當言迴是名無記問夢名何等法答曰是薩毋初欲入毋胎時夢見白象從忉利天下入其右脇此是想夢也若夢禮佛聽法說法此是善功德若夢見殺盜婬此亦想夢問夢為善不善無記耶答亦善不善無記若夢見禮佛聽法說法此是善功德若夢見殺盜婬此是不善夢若夢見青黃赤白色等此是無記夢也問曰若爾者應受果報答曰不受果報何以故以心業羸弱故不感報是故律云除夢中不犯也又迦延論云云何一切睡眠不眠相應如未眠時身不軟心不軟身重心重身瞪瞢心瞪瞢身憒心憒身睡心睡為睡所纏是謂睡不眠相應云何福非福不當言迴是名無記

五益中無明益也

善性部

如出生菩提心經云爾時世尊告迦葉婆羅門言汝善男子有四種善夢得於勝法何等為四所謂於睡眠中夢見蓮華或見傘蓋或見月輪及見佛形如是見已應自慶幸我遇勝法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睡夢見蓮華　及以夢見於傘蓋

或復夢裏見月輪　應當獲得大利益

若有夢見佛形像　諸相具足莊嚴身

衆生見者應歡喜　念當必作調御師
又襍寶藏經云昔有惡生王爲行殘暴無悲邪見如
來遣迦栴延化其本國惡生王及夫人皆得生信王
大夫人號爲尸婆具沙後生太子字喬波羅時王於
寢夢見八事一頭上火然二兩蛇絞腰三細鐵網纏
身四見二赤魚吞其雙足五有四白鶴飛來向王六
血泥中行泥沒其腋七登太白山八鵲雀屋頭於夢
寤已以爲不祥愁憂慘悴尋即問諸外道婆羅門外
道闡王此夢素嫌於王兼嫉尊者迦栴延因王此夢
言大不吉不禳厭之禍及王身王聞其語信以爲然

重即便許可還至宮中愁憂懊惱夫人問王何故如
是王答夫人具陳說上不祥之夢幷道婆羅門禳夢
所須夫人聞已而作是言但使王身平安無患妾之
賤身豈足貴耶復白王言却後七日我歸當死聽我
往彼尊者迦栴延所六日之中受齋聽法王言不得
汝若至彼或語其實彼若知者捨我飛去夫人慇懃
王不能免即便聽往夫人到彼尊者所禮拜問訊遂
經三日尊者怪問王之夫人未曾至此經停信宿何
故今者不同於常夫人具說王之惡夢却後七日當
殺我等用禳災患餘命未幾故來聽法因向尊者說

益增憂惱即問之言若禳獻時當須何物諸婆羅門
言所須用者王所珍愛我若說者王必不能時王答
言此夢甚惡但恐大禍殃及我身除我以往餘無所
惜請爲我說所須之物諸婆羅門等見其慇懃知其
心至即語王言所可用者此夢有八還須八種可得
禳災一殺王所敬夫人尸婆具沙二殺王所愛太子
喬婆羅三殺輔相大臣四殺王所有烏臣五殺王一
日能行三千里象六殺王良馬八殺王所敬秃頭迦
栴延却後七日若殺此八聚集其血入中而行可得消災王聞其言以已命

王所愛尊者迦栴延言此夢甚吉當有獻慶不足爲
憂一頭上火然者寶主之國當有天冠直十萬兩金
來貢於王正爲斯夢夫人心怒七日向滿爲王所害
懼其來晚問尊者言何時來到尊者答言日晡時必
當來至二兩蛇絞腰者月支國王當獻雙劍價直十
萬兩金今日當至三細鐵網纏身者大秦國王當獻
珠纓價直十萬兩金後日凌晨當至四赤魚吞足者
師子國王當獻毗瑠璃寶跋價直十萬兩金後日食
時當至五四白鶴來者跋耆國王當獻金寶後日日
中當至六血泥中行者安息國王當獻鹿毛欽婆羅

永僧直十萬兩金後日日昳當至七登太白山者曠野國王當獻大象後日晡時當至八鵲雀巢頭者王與夫人當有私密之事事至後日自當知之夫人白王良久果如尊者所言期限既至諸國所獻一切皆到王大歡喜尸婆具沙夫人先有天冠著重寶主國所獻天冠王因校戲脫尸婆具沙夫人所著一重天冠著金髻夫人頭上時夫人瞋恚而言若有惡事我先當之今得天冠與彼而著尋以酪器擲王頭上王頭盡污王大瞋忿拔劍欲斫夫人夫人畏王走入房中即閉房戶王不得前王尋自悟尊者占夢云有私

校讎

第十二紙二行龍字下脫之字第十七紙一行五行蓋作止

音釋

逶 於危切逶迤委曲也 腱 渠建切腱膊筋也 膊 音博 轣 郎狄切車踐也 轢 音歷 鼻 毗至切鼻臭也 憨 呼甘切癡也 牝 婢忍切畜母也 蹠 之石切蹈也 蟹 古買切 痕 公渾切病也 殿 丁見切 蚊 音文 蚋 如銳切 蚊蚋小蟲也 黃能 能獸名 鶖 息委切鶖鵂鶹鳥名 輅 音路 輇 音專

密事正此是耳王及夫人尋至尊者迦栴延所具論上來信於非法惡邪之言幾於尊者妻子大臣所愛之物行大惡事今蒙尊者離於惡事即詣尊者敬奉供養驅諸外道婆羅門等遠其國界即問尊者有何因緣如此諸國各有所珍奉獻於我尊者答言乃往過去九十一劫爾時有佛名毗婆尸彼佛出時有一國名曰槃頭王之太子信樂精進至彼佛所供養禮拜即以所著天冠寶劍纓絡大象寶車欽婆羅衣上獻彼佛緣是福慶生生尊貴所欲珍寶不求自至王聞是已於三寶所深生敬信作禮還宮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四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眠夢篇第二十六之餘

不善部

如發覺淨心經云佛告彌勒菩薩言菩薩當觀二十種睡眠眠諸患何等二十一樂睡眠者當有懶惰二身體沉重三膚皮不淨四皮肉麤澁五諸大穢濁威德薄少六飲食不消七體生瘡皰八多有懈怠九增長癡網十智慧羸弱十一善欲疲倦十二當趣黑暗十三不行恭敬十四稟質愚癡十五多諸煩惱心向諸

欲身妻子王至明日即召公卿大臣及諸道人曉解夢者問言昨夜夢見十事寤即恐怖意中不樂誰能解夢有一婆羅門言我爲王解之恐王聞者愁憂不樂王言如卿所覩說之勿有所諱婆羅門言王夢皆惡當取所重愛夫人太子及邊親近侍人奴婢皆殺以祠天王可得無他王有臥具及著身珍寶好物皆當燒已祠天如是者王身可得無他王聞此語轉加愁憂即入齋房思念是事王正夫人名摩尼到王所問王言何爲入齋房愁憂不樂耶我身有過於王耶王

使十六於善法中而不生欲十七一切白法能令滅亡十八恒行驚怖之中十九見精進者而毀辱之二十至於大衆被他輕賤又國王不黎先泥夜夢十事經云佛在世時時有國王名不黎先泥夜夢十事一夢見三瓶併兩邊瓶滿氣出相交往來不入中央空瓶中二夢見馬口食尻亦食三夢見小樹生葦四夢見小樹生果五夢見一人索繩人後有羊羊主食繩六夢見狐坐於金牀上於金器中食七夢見大牛還從犢子乳八夢見四牛從四面鳴來相趨欲鬪當合未合不知牛處九夢見大陂水中央濁四邊清十夢見大

言汝無過於我我自愁耳夫人復問王言汝莫問我聞者令汝不樂夫人復言我是王半身設有善惡王應語我云何不相語耶王便爲夫人具說夜夢十事夫人言王莫愁憂如人買金磨石好醜善惡其色自見於石上今佛近在精舍去國不遠何不往問如佛所解王當隨之王即勑羣臣嚴駕而出到佛所頭面禮佛足却坐白佛言我昨夜夢見十事具如前述所夢如是寤即恐怖恐亾我國及身妻子唯佛爲解所夢十事願聞教誡佛言王莫恐怖夢者無他乃爲後世當來之事非今世惡此後世人當不畏法禁婬佚

貪利嫉妬不知猒足少義無慈喜怒無慚愧佛言第
一夢見三瓶併兩邊瓶滿氣出相交往來不入中央
空瓶中者此後世人豪貴者自相追隨不親貧者王
夢瓶併正謂是耳王莫恐怖於國於太子於夫人皆
亦無他佛言第二王夢見馬口食屎亦食者此後世
人作帝王及大臣稟食縣官俸祿復採萬民不知猒
足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三夢見小樹生華者
此後世人年未滿三十而頭生白髮貪婬多欲年少
強老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四王夢見小樹生
果者此後世人年未滿十五行嫁抱兒而歸不知慚

未合不知牛處者此後世帝王長吏及人民皆無至
誠之心更欺詐愚癡瞋恚不敬天地是故雨澤不時
長吏人民請禱求雨天當四面起雲雷電有聲長吏
人民咸言當雨須臾間雲散不墮所以者何帝王
長吏人民無有忠正慈仁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
第九王夢見大陂水中央濁四邊清者此後世中國
當擾亂治行不平人民不孝父母不敬長老邊國面
當平清人民和穆孝順二親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
言第十王夢見大谿水流正赤者此後世諸國忿爭
興軍聚衆更相攻伐當作車兵步兵騎兵共鬪相殺

愧王夢正是王莫恐怖佛言第五王夢見一人索繩
人後有羊羊主食繩者此後世人夫壻出行賈作其
婦於後便與他家男子交通貪其財物王夢正是王
莫恐怖佛言第六王夢見狐坐金牀上於金器中食
此後世人下賤便尊貴有財產衆人敬畏公侯子孫
更經貧賤處於下坐飲食在後王夢正是王莫恐怖
佛言第七王夢見大牛還從小犢子乳者此後世人
無有禮義母反爲女作媒誘恤他家男子與女交通
嫁女求財以自供給不知慚愧王夢正是王莫恐怖
佛言第八王夢見四牛從四面鳴來相趨欲鬪當合

傷不可數死者於路血流正赤王夢正是王莫恐怖
於國太子於夫人皆亦無他王聞長跪心即歡喜今
受佛恩令得安隱作禮還歸重賜宮臣從今已後不
信諸異外道及婆羅門

無記部

如十誦律云有比丘衆中瞌佛言聽水洗頭猶瞌不
可佛令比丘以五法用水洗他一者憐愍二者不惱
他三者瞌眠四者頭倚牆壁五者舒脚坐猶瞌不止
聽以手樸若故瞌不止佛聽以趣擲若故瞌不止佛
聽用禪杖者若取禪杖時應生敬心以兩手捉杖放

戴頂上若坐睡不止應起看餘睡者以禪杖築築已還坐若無睡者還以禪杖著本處已坐若故睡不止佛聽用禪鎮安孔作之以繩貫孔中繩頭施紐掛耳上去額前四指著禪鎮時禪鎮墮地佛言禪鎮墮者應起庠行如鵝行法

頌曰

昏沉睡蓋　遊想妄現　親族虛聚
徒霑美醼　既寤空無　妄生愛戀
雖通三性　終成七變
感應緣略引竣

漢甘陵府丞文穎
宋陳秀遠
宋太守諸葛覆
宋馬虔伯
齊沙門釋僧護
唐沙門釋智興
漢南陽文穎字叔良建安中爲甘陵府丞過界止宿夜鼓三時夢見一人跪前曰笞我先人葬我於此水來湍墓棺木溺漬水虛半燥然無以自溫聞君枉此故來相依屈明日暫住須臾幸之相還高燥處鬼披

爲虛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爲移其棺酸而去之

宋陳秀遠者潁川人也嘗爲湘州西曹客居臨湘縣少信奉三寶年過耳順篤業不衰宋元徽二年七月中於昏夕閒臥未寢歎念萬品死生流轉無定自惟己身將從何來一心祈念冀通感夢時夕結陰室無燈燭有頃見枕邊如螢火者冏然明照流飛而去俄而一室盡明爰至空中有如朝晝秀遠遽起坐合掌端念頂見中宁四五丈上有一橋閣焉又欄檻朱彩立於空中秀遠了不覺升動之時而已自見平坐

橋側見橋上士女往還填衢衣服粧束不異世人末有一嫗年可三十許上著青襖下服白裙袁行至秀遠左邊而立有頃復有一婦人通體衣白布爲偏環譬手持拳香當前而立語秀遠曰汝欲覩前身卽我是也以此拳供養佛故故得轉身作汝迴指白嫗曰此卽復是我先身也言畢而去後橋亦漸隱秀遠忽然不覺還下之時宛亦尋滅也（右一驗出冥祥記）

宋琅琊諸葛覆宋永嘉年爲元眞太守家累悉在揚都唯將長子元崇送職復於郡病亾元崇年始十九懼奉法山居勤勵彌至虔伯後爲梁州西曹州將蕭思話也蕭轉南鎭復命爲行參軍虔伯耳荆楚之言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貨與伴共推元崇墮水而死因分其財爾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叙亾父事及身被殺委曲屍骸流漂怨酷無雙違奉累載一旦長辭衢哀悲茹恨如何可說歔欷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困臥窻下牀上以頭枕窻毋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便如問干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爲長史道立卽陳氏從姑兒也具疏所夢託二徐檢之二徐道過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亾日如鬼語乃收其行兒二人卽皆欵服依法殺之更差人送喪達都（右一驗出冥祥記）

宋馬虔伯巴西閬中人也少信佛法嘗作宣漢縣宰以元嘉十二年七月夜於縣得夢見天際有三人長二丈餘姿容嚴麗臨雲下觀諸天妓樂盈伔空中告曰汝厄在荆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處山澤其禍尅消人中齋戒亦可獲免若過此期當悟道也時俯見相識楊進等八人並著鎖械又見道士胡遼半身土中天中天際神人皆記八人命盡年月唯語遼曰若能修立功德猶可延長也遼等皆如期終亾遼益懼奉法山居勤勵彌至虔伯後爲梁州西曹州將蕭思話也蕭轉南鎭復命爲行參軍虔伯耳荆楚之言心甚懼然求蕭解職將適衡山蕭苦不許十五年卽戊寅歲也六月末得病至八月四日危篤守命其日晨昏後忽朗然徹視遙見西面有三人形可二丈前一人衣帔垂髮項光圓明後二人姿質金曜儀相端備列于空中去地數仞虔伯委悉詳視猶是前所夢者也頃之不見餘芳移時方歇同居小大皆聞香氣因而流汗病卽小痊虔伯所居宇卑陋于時自覺處莊嚴堂廊壁環曜皆是珍寶於是所患悉以復（右一驗出冥祥記）

高齊時有釋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

像咸怪其言後於寺北谷中見一臥石可長丈八乃
顧匠營造向經一周面腹麤了而背猶著地以六具
拘舉之如初不動經夜至旦忽然自翻即就營訖移
置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齊燒諸佛寺此
像獨不變色又欲倒之人牛六十頭挽不動忽有異
僧以兎木土塹墨而圍之須臾便了失僧所在像後
降雾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寤而視焉乃木傷其
二指也遂即補之開皇十年有盜像旛蓋者夢丈八
人入室責之賊遂慚怖悔而謝焉其像現在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俗緣宋氏洛州人也謙約

之而興自陳無德並施大衆寺主恭禪師等合寺大
德咸問興曰何緣鳴鐘乃感斯應興曰余無他術見
付法藏傳云爾脉吒王受苦由鳴鐘得停及增一阿
含經鳴鐘偈福敬遵此事輸力行之嚴冬登樓風切
皮肉僧給羔袖用執鐘椎興自勵意露手鳴椎掌中
傷破不以爲苦兼鳴鐘之始先發善願願諸賢聖同
入道場同受法食然後三下將欲長打如先致敬願
諸惡趣聞此鐘聲俱得離苦速得解脫如斯願行志
常奉修豈欲徹誠遂能遠感衆服其言倍驗非謬以
貞觀六年三月遘疾少時自知後世捨緣身資召諸

成務勵行堅明依首律師誦經持律心口相弔不輟
昏曉至大業五年仲冬次當維那鳴鐘依時僧徒無
擾同寺僧名三果者有兄從煬帝南幸江都中路身
亡初無凶告通夢其妻曰吾行達彭城不幸病死由
齋戒不持今墮地獄備經五苦辛酸叵述誰知吾苦
賴以今月初日蒙禪定寺僧智興鳴鐘發聲振地
獄同受苦者一時解脫今生樂處思報其恩汝可具
絹十匹早奉與之并陳吾意冀禮殷誠從眠驚寤怪
夢所由與人共說初無信者尋入重夢及諸亟現咸
陳前兆後經十日凶告奄至恰與夢同果乃奉絹與

師友因食陳別尋卒莊嚴春秋四十有五
興福篇第二十七之一
述意部
昔優填初刻栴檀波斯始鑄金質皆現寫眞容工圖
妙相故能流炎動瑞避席施虔金軀二尊皆是如來在世已見成軌自收迹河邊闍維林外八王請分還國起塔及瓶炭二所於是十利興焉
其生處得道說法涅槃髮髻頂骨四牙雙跡鉢杖噩
壺泥洹僧等皆樹塔勒銘標碣神異爾後百有餘年
阿育王遣使浮海壞撤諸塔分取舍利還值風潮頗

有遺落故今海族之中時或遇者是後八萬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諸女亦次發淨心並鏤石鎔金圖寫神狀至能浮江汎海影化東川雖復靈迹潛通而未彰視聽及蔡愔秦景自西域還至始傳畫迹釋迦於是涼臺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廟與時競列洎于梁代遺兌奧盛但法身無像因感故形感見有參差故形應有殊別若乃心路蒼茫則眞儀隔化情志慊忉則木石開心故劉殷至孝誠感釜鬲爲之生銘丁蘭溫清竭誠木母以之變色袁陽迴戈而日轉杞婦下淚而城崩斯皆隱惻入其性情故使徵祥照

乎耳目是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豈曰虛哉是以祭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敬像如敬佛則法身應矣故入道必以智慧爲本智慧必以福德爲基譬猶鳥備二翼翫舉萬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勤哉豈不勗哉

興福部

如佛說福田經云佛告天帝復有七法廣施名曰福田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何謂爲七一者興立佛圖僧房堂閣二者園果浴池樹木清涼三者常施醫藥療救衆病四者作牢堅船濟度人民五者安設橋梁過度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之得飲七者造作圊厠便利處是爲七事得梵天福爾時座中有一比丘名曰聰聞法欣悅即白佛言我自惟念先世之時生波羅奈國爲長者子於大道邊起立精舍牀臥漿糧供給衆僧行路頓乏亦得止息緣此功德命終生天爲天帝釋下生世間爲轉輪王各三十六返典領天人九十一劫足下生毛躡空而遊食福自然今值世尊顧臨衆生獨我愚濁安以淨慧生死栽枯號已眞人功報成諦其爲然矣復有一比丘名曰波拘盧即白佛言憶念我昔生拘那竭國爲長者子時世無佛

衆僧教化大會說法我往聽法聞法歡喜將一藥果名訶黎勒奉上衆僧緣此果報命終生天下生世間恒處尊貴與衆超絕九十一劫未曾疾病餘福值佛逮得應眞復有一比丘名曰須陁耶即白世尊曰我念宿命生維耶離國爲小民家子時世無佛衆僧教化我時持酪入市欲賣值衆僧大會講法過而立聽聞法歡喜即舉瓶酪布施衆僧得咒願福益懷欣躍緣此福德命終生天上下生世間恒處尊貴九十一劫末後餘慼下生世間母妊數月得病命終埋母塚中月滿乃生塚中七年飲死母乳用自濟活微福值

佛逮得眞諦復有一比丘名曰阿難卽白世尊曰憶念我昔生羅閱祇國爲賤民子身生惡瘡治之不差有親友道人來語我言當浴衆僧取其浴汁以用洗瘡亦可得愈又可得福我卽歡喜往到寺中加敬至心更作新井香油浴具洗浴衆僧取其浴汁以用洗瘡尋蒙除愈緣是功德所生端正金色晃昱不受塵垢九十一劫常得淨福僧德廣遠今復值佛心垢消除遺得應眞爾時座中有一比丘尼名曰柰女卽白佛言我念宿命生波羅柰國爲貧女人時世有佛名曰迦葉時與大衆圍繞說法我時在座聞經歡喜意願歡喜而去從是因緣壽終生天得爲天帝九十一劫永離八難佛告天帝及諸大衆聽我自說宿命所行曾我前世於波羅柰國近大道邊安設圊厠國中入衆得輕安者莫不感羨緣此功德世世清淨累劫行道穢柒不汙金色晃昱塵垢不著食自消化無便利之患佛告天帝九十六種道中佛道最尊九十六種法中佛法最眞九十六種僧中佛僧最政所以者何由如來從阿僧祇劫發願誠諦殞命積德誓爲衆生六度四等衆善普備得慧成滿三界天尊無能及者其有衆生發一敬心向如來者勝獲大千世界珍寶施矣三十七品十二部經分別罪福言皆至誠開三乘教皆得奉行聞者歡喜樂作沙門信佛行法志尚清高捨世貪諍導世間福天人路通衆僧之由矣是爲最尊無上之道

生信部

如舊譬喩經云昔舍衛城外有婦人清信戒行純具佛自至門乞食婦以飯著佛鉢中却行作禮佛言世尊我自惟念先世之時生拘留大國爲長者子青衣抱行入城遊觀偶值衆僧街巷分衛時見人民施者甚多卽自念言願得財寶施衆僧不亦快乎卽解珠纓布施衆僧同心咒願得見諦道其夫不信默於後聽佛呪願夫曰瞿曇汝門言何過甚施一鉢飯乃得爾福復見諦道佛言卿

從何來答曰從城中來佛言汝見尼拘陁樹高幾許
耶答曰高四五里歲下數萬斛實又問其核大小答
如芥子佛言汝語過甚何有種一芥子乃高四五里
歲下數十萬子答曰世人共見其實如是佛言地是
無知其報力尚爾何況人是有情歡喜特一鉢飯上
佛其福甚大不可稱量夫婦二人心開意解應時即
得須陁洹道又智度論云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從
舍婆提城向婆羅門城時婆羅門城王屬外道聞佛
欲來即立制限若與佛食共佛語者當罰金錢五百
文後佛來到入城乞食人皆閉門佛與阿難空鉢而

出見一老婢持破瓦器盛臭潘淀出門棄之見佛相
好空鉢而來心念欲施佛知其意申鉢從乞所棄潘
淀婢即淨心持來施佛佛受施已語阿難言此婢因
施十五劫中天上人間受福快樂不墮惡道後得男
身出家學道成辟支佛當時佛邊有一婆羅門聞佛
此語即語佛言汝是淨飯王之太子何故為食而作
妄語是時佛即出舌覆面上至髮際而語之言汝頗
見有如此舌人而作妄語不婆羅門言若舌覆鼻尚
不妄語何況覆面上至髮際即生信心而白佛言我
今不解小施報多佛即告言汝頗曾見希有事否婆

羅門言我曾行見尼拘陁樹其蔭偏覆五百乘車佛
即問言樹種大小彼答言大如芥子三分之一佛復
語言誰當信汝婆羅門言實爾世尊我眼見之非妄
語也佛即語言我見此女淨心施佛得大果報亦如
此樹因少報多時婆羅門心開意解向佛懺悔佛為
說法得須陁洹即時舉手大唱聲言一切衆人甘露
門開如何不出諸人聞已皆送五百金錢與王請佛
供養即破制限王與羣臣亦歸依佛佛為說法悉獲
道果以是因緣如來所說無有虛妄善惡果報必受
不差一切衆生應當信受又譬喻經云昔有二比丘

俱得須陁洹果一人常行教化乞丐以用作福布施
飯僧一人但直坐禪自守不樂作福時坐禪者語乞
者言何不坐禪空自勤苦修福者言佛常亦說比丘
云當修行布施後俱命終生長者家乞作福者為長
者家子奴婢承給衣食自然快樂無極其坐禪者生
為婢子枉地獨坐饑渴啼哭俱知宿命時長者子語
婢子言我本語汝汝當布施不肯用語是汝自過何
為啼哭其長者子長大騎乘出行遊觀一切奴客及
以婢子皆侍從出後時二人俱求出家既出家已得
阿羅漢果其長者子常直端坐人皆競送衣食來與

其婢子者莊外乞求人無與者常受饑渴以是因緣
行道之人不但持戒禪誦而已亦當布施作諸福德
故大愛道經佛說偈云
　夙夜不學　動入罪中
　宛轉益深　其亦苦辛
　投命太山　地獄之罪
　難可堪任　生時不學　死當入淵
　老不止姪　塵滅世間　呼吸而盡
　何足自珍　能自改悔　守命良眞
　今世滅罪　後世得申　有財不施

千玉女端正殊妙諸纓嚴飾如是行施餘不可數彼
居士鞞藍大富作如是大施與閻浮提凡夫人寧施
與彼一仙人得福多雖與仙人不如施一須陀洹此
得福多雖與須陀洹不如施一斯陀含雖與斯陀含
不如施一阿那含雖與阿那含不如施一阿羅漢
百須陀洹不如施與一斯陀含雖與百斯陀含不如
施與一阿那含雖與百阿那含不如施與一阿羅漢
雖與百阿羅漢不如施與一辟支佛雖與百辟支佛
不如施與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此得福多彼居士作
如是施與閻浮提凡夫人至百辟支佛作房舍以施

如須達經云世尊告須達長者曰有居士行施不信
施與不隨時與不自手與不往而施與亦不知亦不
信亦不知有因緣行業果報而行施與當知彼受報
意不妙（或本云爲妙）皆有過去世有鞞藍大婆羅門大富多
財彼作大施以八十四千金鉢碎銀滿中彼行大施
八十四千銀鉢滿中碎金八十四千金鉢滿中碎金
八十四千銀鉢滿中碎銀八十四千象象白如雪八
十四千馬金飾交露八十四千牛擎乳滿器八十四

招提僧得福增多雖與招提僧不如以清淨意作三
自歸佛法僧受具戒此得福多雖受三歸受戒不如
於一衆生行於慈悲至擎牛頃此得福多雖於一切
衆生分別行慈下至擎牛頃謂不如一切行無常苦
空無我思惟念者下至一彈指頃此得福多又增一
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梵福云何爲四
若有信人未曾起偷婆處（塔是也）於中能起偷婆者是
初受梵天之福若有信人能補治故寺者是謂第二
受梵天之福若有信人能和合聖衆者是謂第三受
梵天之福若佛初轉法輪時諸天世人勸請轉法輪

是謂第四受梵天之福爾時有異比丘白世尊言梵天之福竟爲多少世尊告曰閻浮里地衆生所有功德如是展轉行從四天下至他化自在天之福故不如一梵天王之福若求其福此是其量也又薩婆多論云有檀越與鬪那比丘三十萬錢作大房卽日成卽日崩倒功用甚大檀越心退諸比丘爲檀越說法房雖崩倒功德成就房未壞時佛已到此房中卽是受用佛是無上福田佛既受用功德深廣不可測量又房始成有一新受戒年少比丘戒德清淨入此房中已畢檀越信施之德若起億數種種房閣莊嚴下至金剛地際高廣嚴飾猶如須彌設有一淨戒比丘暫時受用已畢施恩以戒非世間是向泥洹門不同房舍臥具飲食湯藥是世間法非是離世難得之法

一 修造部

若欲修造理須如法造作雖少得福無量若不依法縱多無益故佛在金棺敬福經云經像主莫論道願經像之匠莫云客作造佛布施二人獲福不可度量欲說其福窮劫不盡若受約勅是佛眞子如是精誠造作福多問工匠之法作經像得物合取直不佛言不得取價直如賣父母取財者逆過三千眞是天魔怨離吾佛法非我眷屬飲酒食肉五辛之徒不依聖敎雖造經像數如塵沙其福甚少益不足言劫燒之時不入海龍王宮勞而少功不敬之罪死入地獄主匠無益諸天不祐不如不造直心禮拜得福無量如向所列造多福少若像師造像不具相者五百萬世中諸根不具第一盡心爲上妙果先昇又罪福決疑經云僧尼白衣等或自捨財及勸化得物擬佛受用經營人將此物造作鳥獸形像安佛槃上者計損滿五錢犯逆罪究竟不還一劫墮阿鼻地獄贖香油燈供養者無犯佛不求利無人堪消初獻佛時上中下座必敎白衣奉佛及僧獻佛竟行與僧食不犯若不爾者食佛物故千億歲墮阿鼻地獄檀越不受前敎亦招前報若生人間九百萬歲墮下賤生何以故佛物無人能評價故

述曰此謂施主決定入佛受用所以須贖若如今時齋上每出佛盤飲食情通彼此不局情者食訖還入施主不勞收贖如七月十五日獻佛及僧無佛僧受用卽須贖用也又觀佛三昧經云時優闐王戀慕世尊鑄金爲像聞佛當下寶階象載金像來迎世尊爾時金像從象上下猶如生佛足步虛空足下雨華亦

放光明來迎世尊合掌又手爲佛作禮爾時世尊亦復長跪合掌向像空中百千化佛亦皆合掌長跪向像爾時世尊而語像言汝於來世大作佛事我滅度後我諸弟子以付囑汝空中化佛異口同音咸作是言若有衆生於佛滅後造立形像持用供養是人來世必得念佛清淨三昧又外國記云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經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刻牛頭栴檀作如來像置佛坐處佛後還入精舍像出迎佛佛言還坐吾般涅槃後可爲四部衆作諸法式像卽還坐此像是衆像之始也佛移住兩邊小精舍與像異處

相去二十步祇洹精舍本有七重諸國競興供養不絕堂內長明燈鼠銜燈炷燒諸旛蓋遂及精舍七重都盡諸國王人民皆大悲惱謂檀像已燒已後四五日開東邊小精舍戶忽見本像移在彼房衆大歡喜共治精舍得作兩重移像本處又優闐王作佛形像經云昔佛在世時跋耆國王名優闐來至佛所頭面頂禮合掌白佛言世尊若佛滅後其有衆生作佛形像當得何福佛告王曰若當有人作佛形像功德無量不可稱計世世所生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受福快樂身體常作紫磨金色眼目清潔面貌端正身體手足奇絕妙好常爲衆人之所愛敬若生人中常生帝王大臣長者賢善家子所生之處豪貴巨富財產珍寶不可稱數常爲父母兄弟宗親之所歸仰乃至得轉輪聖王王中特尊爲諸國王之所歸仰乃至得轉輪聖王四天下七寶自然千子具足飛升天上無所不至若生天上天中最勝乃至得作六欲天王於六天中尊貴第一若生梵天作大梵王端正無比勝諸梵天常爲諸梵之所尊敬後皆得生無量壽國作大菩薩最尊第一過無數劫當得成佛入泥洹道若當有人作佛形像獲福如是又法華經偈云

若人爲佛故　建立諸形像　乃至童子戲
若以木及筆　或有指爪甲　而畫作佛像
如是諸人等　皆已成佛道

又造立形像福報經云佛至拘羅懼國時國王名優闐王年始十四聞佛當來卽勑傍臣左右皆悲迎佛到已頭面禮佛長跪叉手白佛言天上人中無能及佛者允明巍巍乃能如是恐佛去已後慮不復見今欲作佛形像恭敬承事得何福報願佛哀愍爲我說之爾時世尊說偈答曰

王諦聽吾說　福地灭上土　福德無過者

作佛形像報　眷屬常恭敬　無比紺青色　端正威德重　金色身殊妙　作佛形像報　閻浮提大姓　福人於中生　不盲不醜陋　臨終識宿命　見佛枉其前　作大名聞王　恒生大富家　尊貴無極珍　作佛形像報　常得天眼報　父母見歡喜　愛樂終無猒　作佛形像報　衆生見歡喜　利利婆羅門　不生邊地國　作佛形像報　六情常完具　作佛形像報　不覺死苦時　金輪飛行帝　典主四天下　作佛形像報　作釋天名因　三十三天奉　作佛形像報　此過出欲界　作梵梵天王　迦夷衆梵恭　受福正如是　若能刻畫作　天地尚可稱　此福不可量　是故供養佛　華香香汁塗　供養大士者　得漏盡無爲　又付法藏經云爺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　後四部弟子起七寶塔時彼塔中有佛形像面上金　色少處缺壞有一貧女遊行乞匄得一金珠見像面　壞欲補像面迦葉爾時作鍛金師女即持往請令修

造金師聞福歡喜爲治用補像面因共立願願我二　人常爲夫婦身眞金色恒受賤勝樂從是以來九十一　劫身眞金色生天人中快樂無極最後託生第七梵　天時摩竭國有婆羅門名尼俱律陁過去修福聰明　多智巨富無量金銀七寶牛羊田宅奴婢車乘比瓶　沙王千倍爲勝瓶沙王有金犂千具彼婆羅門恐與　王齊畏招罪咎其家但作九百九十九具金犂唯少　一具其家有穢最下之者具價僧直百千兩金有六　箪舍衆一箪有三百四十解其家雖富而無兒息於　其舍側有一樹神夫婦常往祈請祭祀求乞有子多

年無應曀忿語曰今更七日盡心奉事若復無驗必　定燒樹樹神愁怖告四天王王告帝釋釋觀閻浮提　無堪彼子即詣梵天王廣宣上事梵王即以天眼徧　觀見一梵天臨當命終即往語之勸其往生梵天受　敎即來託生滿足十月生一男兒顏貌端正身眞金　色炯明赫奕照四十里相師占曰此兒宿福必當出　家父母聞之甚懷愁惱夫婦議曰當設何方斷絕其　意覆自思惟世所耽著唯有美色當爲娉娶端正好　女用斷其情至年十五欲爲娉妻語父母言我志清　淨不須婦也父母不聽兒知難免便設權計語父母

言能爲我得紫金色女端正超世我當納之父母即
召諸婆羅門偏行娉求諸婆羅門鑄一金女端正奇
特舉行村落高聲唱言若有女人得見金神禮拜之
者後出嫁時必得好壻身真金色端正殊妙女聞悉
出唯有一女軀體金色端正殊好即是往日施金女
也以餘勝緣有此妙身志樂清潔獨不肯出諸女强
將共見金神此女即到金色光明映奪金神婆羅門
見即爲娉得既到夫家夫婦相對各皆清潔了無欲
意共立要契各住一房父母知已毀除一房令共同
室安置一牀迦葉語婦我若眠息汝當經行汝若眠

息我當經行後次婦臥垂手牀前毒蛇入室欲螫其
手迦葉見已以衣裹手舉著牀上婦便驚寤而責之
曰共我立誓要不相近今復何緣竊舉吾手迦葉答
言有蛇來入恐傷汝手故舉之耳即指蛇示之婦意
乃悟夫婦節操羨歎世間啓辭父母求欲出家父母
見已遂便聽許於是夫婦俱共出家來至佛所佛與
分座佛爲說法即於座上得阿羅漢婦於後時亦得
羅漢迦葉在世常與如來對坐說法佛滅度後所有
法藏悉付迦葉後時結集三藏竟至雞足山入般涅
槃全身不散後彌勒佛出世之時從山而出在大衆

中作十八變度人無量然後滅身未來成佛號曰
明六十一韓金剛者出菩薩婆多傳未來成佛出法華經　又智度論云昔佛在世
時迦葉毗羅衛城中淨飯王子佛弟難陀身體端正
有三十相王爲納婦字孫陀利面首端正世間少雙
難陀晝夜愛敬婦故不欲出家佛以方便化令出家
既出家已得阿羅漢比丘見已而白佛言難陀比丘
宿植何福與佛同生有三十相身體端正世間無比
又捨豪貴出家得道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劫劫
毗婆尸佛入涅槃後難陀爾時爲大長者於辟支佛
塔廟之中青鬱塗壁而以畫作辟支佛像因而發願

願我世世生尊貴家恒得端正身相金色值佛得道
緣此善根發願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
天上人中身體端正有三十相豪尊富貴快樂無極
乃至今日與我同生出家得道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四

校訖

第三紙十九行財下南藏有物字　第十紙六行與南藏作粤　第十七紙九行命生南藏作朱身作其　第十八紙十二行欲南藏作惟其北藏作具

音釋

庖 皮教切 廚也 尻 苦高切 脽也 臲 五結切 不安貌 卼 魚厥切 同上 磉 蘇朗切 柱下石也 碑 古壓切 上碑也 巫 武扶切 女子以舞降神 現 王作堂切 玉男曰現 銷 息消切 刻也 鐫 子全切 刻也 鏤 落侯切 鏤鉤也 鑱 士咸切 鑱鉏也 鍛 都玩切 鍛鐵也 倩 七定切 取也 鬨 亦年切 鬨爭也 淀 堂練切 淀垽也 鼕 施隻切 鼕鼓聲也 圊 七情切 圊厠也 厠 初吏切 厠屋溷也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五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興福篇第二十七之餘

觀施部

如輪轉五道經云佛言凡作功德隨身之行燒香然燈得福甚多燒香作福及以轉經不得倩人而不觀願如倩人食豈得自飽燒香潔淨然燈續明燒香齋食讀經達觀以爲常法布施得福諸天接將萬惡皆却衆魔降伏懈怠之人不能精進一朝疾病又不吉利便欲燒香方始作福諸天未降諸魔在前競來嬈

亂作諸變怪以是之故常當精進罪福隨人如影隨形種種植福田如尼俱類樹本種一核稍稍漸大收子無限佛言阿難施一得萬倍言不虛也佛時說偈言

賢者好布施　天神自扶將　施一得萬倍
安樂壽命長　今日施善人　其福不可量
皆當得佛道　度脫諸十方

禍福部

如薩婆多論云若作僧房及以塔像曠路作井及作橋梁船此人功德一切時生常資施主除三因緣一前事毀壞二此人若死三若起惡邪無此三因緣者

福德常生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慧不得其福云何爲五一以刀施人二以毒施人三以野牛施人四以婬女施人五造作神祠是謂有此五施不得其福復有五施人天得福云何爲五一造作園觀二造作林樹三造作橋梁四造作大船五與當來過去造作房舍住處是謂有此五事令得其福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園觀施清涼　及作好橋梁　河津度人民
并作好房舍　彼人日夜中　恒當受其福
戒定以成就　此人必生天

病困咽喉出聲餘命未盡施其漿飲或施其財以續彼命命終生溟水天如帝釋快樂從天命終隨業流轉不墮三途得受人身從生至生不遭病苦無有惱亂若有衆生持戒見比丘僧以扇布施令得清涼讀誦經法命終生風行天香氣來吹悅樂無比若有衆生於河津濟造立橋船以善心渡持戒人兼渡餘人不作衆惡命終生持鬘天受五欲樂命盡人中爲王

又僧祇律有諸天子以偈問佛

何等人趣善　何等人生天　何等人晝夜
長養善功德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曠路作好井　種植園果施　樹林施清涼
橋船渡人民　布施修淨戒　智慧捨慳貪
晝夜常增長　常生天人中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施人美水或覆井泉恐諸毒蛇墮於井中行人飲之而致苦惱命終生三管塹後皆生天上受福自然下生人中富貴長壽所生之處不經三塗設此微福尚獲果報巍巍無量何況有人廣修功德造立塔寺分檀布施作諸福業百千萬倍復勝於此不可計量故成實論引經偈云

若種樹園林　造井橋梁等　是人所爲福
晝夜常增長

又華手經云佛告舍利弗菩薩有四法終不退轉無上菩提何等爲四一者若見塔廟毀壞當加修治若塊若泥乃至一塼二者若於四衢道中多人觀處起塔造像爲作念佛善福之緣塔中畫作若轉法輪及

出家相乃至雙樹入涅槃相三者若見有比丘僧二部諍訟勤求方便令共和合四者若見佛法欲壞能讀誦說乃至一偈令法不絕爲護法故敬養法師專心護法不惜身命菩薩若成是四法者世世當作轉輪聖王得大身力如那羅延捨四天下而行出家能得隨意修四梵行命終生天作大梵王乃至究竟成無上道是故智者欲求佛道當作是學又放牛經出增一阿含別品同譯佛告諸比丘有十一法放牛兒不知放牛便宜不曉養牛何等爲十一者放牛兒不知色二者不知相三者不知摩刷四者不知護瘡

五者不知作煙六者不知擇道行七者不知處牛八者不知何道渡水九者不知逐好水艸十者不知穀牛不遺殘十一者不知分別養可用不可用如是十一事放牛兒不曉養護其牛者牛終不滋息日日有減此喻比丘亦有十一種損益不可具述佛於是頌曰

放牛兒審諦　牛主有福德　六頭牛六年
成六十不減　放牛兒聰明　知分別諸相
如此放牛兒　先世佛所譽

如譬喻經云佛以臘月八日神通降伏六師六師不如投水而死仍廣說法度諸外道外道伏化白佛言佛以法水洗我心垢我今請僧洗浴以除身穢仍爲常緣也（增一阿含經云佛告阿難又摩訶刹頭經亦名灌佛形像經云佛告天下人民十方諸佛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生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去家學道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得佛道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般泥洹佛言所以用四月八日者爲春夏之際殃罪悉畢萬物普生毒氣未行不寒不熱時氣和適今是佛生日故諸天下人民共念佛功德浴佛形像如佛在時以

示天下人佛言我爲菩薩時三十六返爲天王帝釋三十六返作金輪王三十六返作飛行皇帝今日諸賢誰有好心念釋迦佛恩德者以香華浴佛形像求第一福者諸天鬼神所證明知四月八日浴佛法時當取三種香一都梁香二藿香三艾納香合三種艸香按而漬之此則青色水若香少者可以紺黛泰皮權代之又用鬱金香手按漬之於水中按之以作赤水以水清淨用灌像記以白練拭之斷後自占更灌名曰清淨其福第一也又溫室經云佛告祇域長者澡浴之法當用七物除去七病得七福報何謂爲七

物一者然火二者澡豆四者酥膏五者淳灰六者楊枝七者內衣此是澡浴之法何謂除七病一者四大安隱二者除風三者除濕痺四者除寒水五者除熱氣六者除垢穢七者身體輕便眼目清明是爲除七病得七福者一者四大無病所生常安二者所生清淨面首端正三者身體常香衣服淨潔四者肌體滑澤威光德大五者饒多人從拂拭塵垢六者口齒香好所說肅用七者所生之處自然衣服又十誦律云洗浴得五利一除塵垢二治身皮膚令一色三破寒熱四下風氣調五少病痛舍利弗夏盛熱

時有一客作人園中汲水灌樹見舍利弗發小信心喚舍利弗脫衣樹下以水澆洗身得輕涼作人後命終即生忉利天上有大威力爲功雖少以遇良田獲報甚多即下詣舍利弗所散華供養舍利弗因其信心爲說法要得須陁洹果又賢愚經云爾時首陁會天下閻浮提至世尊所請佛及僧洗浴供養世尊默然許可即設飲食并辦洗具溫室暖水調適酥油浣灰澡豆與諸比丘納其供具洗浴已竝皆悉備有於是世尊及諸比丘納其供具洗浴已并厚飲食其食甘美世所希有食竟澡漱各還本處是時阿難白佛此天往昔作何功德形體殊妙威相

奇特炎明顯赫如大寶山佛告阿難乃往過去毗婆尸佛時此天彼世爲貧家子恒行庸作以供身口聞佛說洗僧之德情中欣然便勤作務得少錢穀用設洗具并及飲食請佛衆僧而以盡奉由此福行壽終之後生首陁會天有此炎相七佛已來乃至千佛出世亦皆如是洗佛及僧佛授記曰於未來世兩阿僧祇百劫之中當得作佛號曰淨身十號具足又褊譬喻經云昔佛弟難陁乃往昔維衛佛時人一洗衆僧之福功德自追生在釋種身佩五六之相神容晃昱金色乘前之福與佛同世研精進場便得六通古人

及處以瓶盛水滿三重閣火氣上升上閣水熱中閣
水暖下閣水冷隨宜自取用無別作湯故云淨水耳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造作浴室有
五功德云何為五一除風二病得瘥三除去塵垢四
身體輕便五得肥白若有四部之衆欲求此五功德
者當求造浴室又僧祇律云若欲浴時使園民等掃
灑令淨辦其薪炭溫暖得所乃打揵椎應知入浴各
以腰帶繫衣作幟安衣架上入時不得掉兩臂而入
一手遮前而入若欲與師楷者當先白已無罪不得
一時舉兩手當先令楷一臂一手覆前竟次楷一臂

心長者晨言敬申洗僧之願遂蒙如來善巧近說七
物之儀大覺垂慈遠記五天之報然今此處有摩訶
施主其官斯乃運廣大心行無上業生生恒修佛事
世世常轉法輪故能信正法於羣邪敬緇徒於像季
淺知講宣四句價重隋珠飯沐一僧田高異道遂使
共相率勵勸課等侶各捨淨財同崇此福於是辦七
物於嘉時洗三尊於此日又能屈請高德某法師講
宣溫室洗浴衆僧經一部法師乃時稱學海世號詞
宗出玄義而似雲屯決衆難而方泉涌能使俗徒開
解倘朗日之闕重昏法侶除疑等嚴霜之卷零葉今

既玄章盡軸座停雷梵之八音澡浴時臻次歎洗僧
之七物一者鴻爐熾火巨鑊氛氳密室既已除寒龍
泉自然泛熱二者輕清德水流湛金池蕩垢皎若蓮
紅身首霑便玉潤三者銀兌豆屑細滑遍於兜羅却
膩既若雲披潔體方開露白四者八味酥膏五香芬
馥排風去痺未謝摩祇瑩質兌顏何慙姚藥五者玉
管神灰雪華霜潔邪風遇便息扇亂想賴已恬凝六
者垂楊細柳綠蘜輕條去熱則口發幽蘭淨齒則氣
含優鉢七者齊練魏素持作內衣蔭患幷得身安蕩
報自然兌飾七物並皆精備一心奉上惟衆慈悲為

讀歎兒願念佛法僧○夫欲超居淨國必須預湯十
力之形迴託天宮先當澡彼六和之衆譬若聲調舉
順形直影端因果之理必然非關鬼神之授然今施
主等仰襲醫王建斯溫室營辦七物洗浴三尊奬率
有緣弘揚妙典以茲殊勝莫大菩根先用莊嚴今日
某法師等有大勢力生生常轉法輪獲大神通世世
恒修佛事長幼受無窮之智眷屬極不夭之年障累
與朝霧俱消嘉處共繁星等列諸施主等願高臨八
正趣大道於菩提富有七珍惠蒼生而無盡又願片
時營佐之者除七病而莫遺分毫助讚之徒獲七福
見相而見不來相而來降此道場入溫室浴○次請
山中宴坐獨覺大人言下證眞四果高士及向趣聖
僧賢頭上座等惟願空中振錫戲六神通雲內持瓶
具十八變發波斯之正信伏勞度之邪心及此現前
和合大衆百千臘已下乃至無臘並入溫室浴○次
請弘慈本誓振四生方便善權形六道隨聲即
至如影赴身不念即彰不請之友並入溫室浴○次
請三界天衆四海龍王八部鬼神一切含識有形之
類蠕動之流並入溫室浴歎請既周大衆和合唄讚
而無竭見聞隨喜咸趣法城叩頭彈指齊昇佛果○
敷揚玄教已自周圓嚴儀洗具後皆備訖唯衆一心
奉請三寶○稽首歸依上請十方諸佛三世慈尊五
分法身眞應兩體九十八使惑纏已盡三十二相微
妙莊嚴實無四求假同四事爲衆生故有感便來唯
願各各乘摩尼寶殿坐碼碯雲中放百億光明照三
千剎土梵王持蓋帝釋布華降此道場入溫室浴○
次請發心已上補處已還歡喜離垢之人菩慧法雲
之士三賢十聖一切諸菩薩惟願運天人於掌內安
法界於毛端齊馭四足之靈鵬俱騁六通之神驥不

三寶冥興　四生標式　慈蔭十方
恩流萬德　智抱八藏　化周百億
酬恩義重　斯由福力　彩畫雕形
傳經建福　舟濟橋梁　興齊沐浴
不顧身命　精誠何抑　盛哉勝集
功成難測

感應緣略引十驗

晉大司馬桓溫
晉王凝之夫人謝氏
隋沙門釋慧達

唐沙門釋住力
唐沙門釋志超
唐沙門釋慧震
唐沙門釋惠雲
唐沙門釋道英
唐沙門釋又德
唐沙門釋通達
唐上柱國王懷智
晉大司馬桓溫末年頗奉佛法飯僧尼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爲檀越尼才行不恒溫甚

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分辦切溫怪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溫以實問尼答云若遂懼終守臣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在
晉瑯琊王凝之妻晉左將軍夫人謝氏弈之女也嘗頻亾二男悼慟過甚哭泣累年若居至艱後忽見二兒俱還皆著鎖械慙勉其母冝自寬割兒並有罪若塗哀慟稍止而勤功德

陌天台山瀑布寺釋慧達姓王氏襄陽人幼年出家緒修成務或登山臨水或遊履聚落但據形勝之處皆搨心營造安處寺宇爲僧行道至仁壽年中於揚州白塔寺建七層木浮圖材石既充付後營立乃渡江西上至鄱陽豫章諸郡觀撿功德願與衆生同此福緣故至所到村邑見有坊寺輒宇靈塔神儀無問金木土石並卽率化成造其數非一晚爲沙門惠雲邀請遂上廬岳造西林寺重閣七間樂廬重疊宛耀鮮華初造之日誓用黃楠圓境推求了無一樹皆欲攻用餘木達曰誠心在此豈更餘求必其有徵松變

爲楠若也無感閣成無日衆懼其言四出追求乃於境內下巢山感得一谷並是黃楠而在窮澗幽深無由可出達寺行崖壁忽見一處晃有光明窺見其中可得通道唯有五尺餘並天崖遂牽曳木石至於江首逢中灘覆牌筏並壞及至廬阜不失一根閣遂得成宏冠前搆後忽偏斜向南三尺工匠設計取正無方有石門檷當于閣南忽有猛風北吹還正于今尚存達形服麤弊殆不可覩傍觀沈伏似不能言而指撝應附立有成遂斯卽變繁不挽因其人也大業六年七月晦日舊疾忽增七日倚臥異香入室則旋繞

如雲閣中尊像並汗流地衆見此瑞審達當終官人檢驗具以聞奏達神志如常累以餘業奄爾長逝年八十七矣

唐揚州長樂寺釋住力姓褚氏河南陽翟縣人器宇凝峻虛懷接悟聲第之高有聞緇俗於本寺四部王公共造高閣幷二挾樓妙盡奇工卽年成立寺衆三百同皆歡喜至大業十年自竭身資以栴檀香木摸寫瑞像幷二菩薩不久尋成同安閣內至十四年隋室喪亂道俗流亡骸若萎朽充諸衢市誓以身命守護殿閣寺居狐兔顧影爲儔啜菽飲水再離寒暑雖

著年暮齒而心力逾壯泥塗礎落周帀火燒口誦不輟手行治葺賊徒害泣見者哀歎往往華心相佐修補皇唐受命弘宣大法舊僧餘衆並造相投邑屋雖焚此寺猶在武德六年江表賊師輔公祏負阻緒兵潛圖反叛凡百寺觀撤送江南力乃致書再請願在閣前燒身以留寺宇祏僞號稱尊志在傾殄雖得其書全不顧遂力謂弟子曰吾無量劫來積習貪愛不能捐捨形命以報法恩今欲自於佛前取盡決不忍見像濟江室齊可積乾薪自燒供養吾滅之後像必南渡衣資什物並入尊像泣服施靈理宜改革便以

常調從春至夏計費極多怪而撿覆止磨兩石據量此事幽致可思又數感異僧乘空來往雖無音問儀形可驗同住墮者便蒙神警至於召衆鐘聲隨時自響石泉上涌隨人用足靈瑞多感寔由超福至貞觀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忽因遘疾卒於城寺春秋七十有一

唐梓州通泉寺釋慧震姓龐身長八尺聽高師三論玄悟逾藍每年正月轉藏經千僧架裟周足奉施無闕常弘三論聽僧百餘忽於高座似閱見人語曰西山頭好造大佛旣覺下座領衆案行中龕造像兩邊

泉流即命石上鐫鑿坐身高百三十尺貞觀八年周
備成就四面都集道俗三萬慶此尊儀其像口中放
大白光遠近同覩先有一馬日行五百曾經入陣餘
馬並死唯此得還至十四年七月忽自嘶鳴不食三
日震聞毛豎有一異僧名為十力語震曰馬與主別
主當先行來年正月十五日日正中時應入涅槃法
師傾財物無留於後於身無益言已而隱莫知其由
先造藏經請僧常轉開大施門四遠悲敬來者皆給
至終年初又請衆僧讀經行道作三七日俗緣昆季
內外同集至於八日香氣不歇從旦至午寺內樹木

土地皆生蓮華衆覩奇瑞知其即世震日嘉相已現
不容待滿便行瞩施早令食訖手執香爐遶廬舍那
三帀還於佛前胡跪正念大衆滿堂不覺已逝春秋
六十有六停喪待滿香氣猶存兄弟三人各捨錢五
十萬於墓所作僧德施及以悲田作石塔高五丈龕
安繩牀扶屍置上經百餘日猶不委仆道俗萬餘悲
泣相結

唐京師弘福寺釋慧雲姓王太原人也遠祖避地止
于九江翁冠樂道投匡山大林寺時年二十五有遠
禪師江淮內外所往興造雲為寺廟毀壞故邀遠營

造得周至隋季末年中表咸亂有林士弘者結衆豫
章偽稱楚帝偽尚書令鄱陽胡秀才親領士衆臨據
九江因感發心欲寫廬山東林寺文殊瑞像以雲有
出衆之奇令鑒鑪鑄鉦仗儀乃具唯頸及脇兩處有孔
時衆未悟其年秀才偽勅所追有像色金百二十兩
盛以竹筒雲以賊徒蜂起無方守護並用付才又以
念誦銅珠一貫遣才為信行宮亭軍士乞福才得便
風舉帆前引於江中路遭浪船沒財物蕩盡唯人達
岸諸無所恨但恨失像色金煩冤江畔呼嗟未絕誓
願不成深為業也須臾金筒隨浪逆流并遺銅珠前

後相繼泯泯隱隱向岸就才既獲像金舉衆大叫欣
慶無量計被沒處至所出岸三十餘里重而能浮逆
波相接軍民通怪驚異靈感及才遇害刃開頸脇恰
符像背初才之欲擊賊以金用委叔父擔以避難不
免為賊所奪既失像金取求無計尋有賊中來者盜
金投曉俱不知是金擔也曉得本金委雲成就於相
超挺令在山閣初鑄像時有李五戒私發願曰若鎔
金日誓然一臂雲為模樣早成遂前成日李氏不知
已鑄像了乃夢像曰汝先願燒臂如何違信耶李氏
夢寤因始知之即往像前以刀解臂臛布纏骨燒而

供養天香坐下像放光照異種奇瑞不可述盡雲以
貞觀年初因事入京值首律師伏膺律業宰貴親其
德高請奏令住弘福至貞觀二十年思慕本鄉還歸
九江本寺身今現在

唐蒲州普濟寺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時年
十八叔休律師化令出家父母慈逼取妻英割愛辭
親示同脫屣在俗不染色聲出家經論洞明乃曰法
相可知心惑須曉至開皇十九年遂入解縣太行山
栢梯寺修學止觀忽然發解人法二空深悟心首坐
處樹枝下映四表兼理僧役以事考心後在京師住
勝尼寺從虞遠禪師聽攝大乘論學徒五百英解獨
俊禪師歎曰學徒極多雖通文義得其旨歸唯道英
乎常依華嚴發願供僧因事呈理調伏心行自爾儀
服飲噉不守章篇頗為譏目佐違也營僧之外禪誦
無廢窮尋理性心眼洞明至大業九年身居知事有
俗爭地恐損僧利於俗無益苦諫不從便語彼云吾
為汝死忽然倒臥示同僵厥諸俗固執云此道人多
詐以針刺甲可知眞偽針刺雖深死色轉變身心不
動將欲隳壞傍有智者教令歸儀長不敢諍專聲起
坐語笑如常又行至臺澤見池魚遊戲英曰吾與汝
共諍人我何者為勝便即脫衣入水經于六宿弟子
持衣守之後出告曰吾在水中唯弊土塗不覺水氣
又屬嚴冬氷厚天雪復壯乃曰如此平淨之地何得
不眠遂露身仰臥經于三宿乃起笑曰幾不火炙殺
我如是隨事以法對之縱任自在不以為難良曰唯
識之旨洞曉心腑外事之賢豈得礙乎晚還蒲州住
普濟寺置莊三所皆在夏縣東山深隱之處不與俗
事交爭故使八方四部其湊若林畫則營理僧務夜
則為說禪觀或弊其勞者然不覺其疲常依攝論起
信用資心腑至於一日說起信論到心眞如門奄然
不語衆怪觀之氣絕身冷衆知滅想任不怪之經于
累宿方從定起身色怡泰如證初禪河東沙門道遜
高德名僧素是同學祖習心法道契友金蘭初在夏縣
領徒盛講及遜捨命夫英百五十里未及相報終夕
便知告其衆曰遜公已逝相與送乎人問其故此乃
俗事心轉不可怪也及行中路便逢告使冥通來事
類皆如此自及終前集衆告曰今日早須收積恐明
日人畜衆聚損食穀牲英亦自運催促極急衆但知
助然不測其意至夜都了索水洗浴還本坐處被以
大衣告衆人曰諸人喚余為英禪師禪師之相不可

違俗語門人志哀曰禪師知英氣息可有幾許哀以
事答之英言如是因說法要又曰無常耶不可自
欺不可空死令誦華嚴經賢首偈至臨終勸念善處
明相既現口云捨却故身奄然神逝人怪不動以手
循摩從下而冷已經驗之縱是凡夫定升善處況嘉
徵如是豈同凡僧卽貞觀七年九月中也春秋七十
有七初將終日衆問後事答曰佛有明敎但依行之
則衆累盡矣當終之日感羣鳥集房數盈千計悲鳴
相切哀慟人心慧哀侍側見有青衣二童執華而入
紫氣如炎從英身出騰燒繞梁及明露結周二十里

人物交究三日方歇蒲晉一川行化之所聞哀屯赴
如喪重親又感僧牛吼叫聲徹數里流淚嗚咽不食
水飧經于七日將欲藏險道俗爭之以英生平不樂
喧譁但存道素便卽葬南夏禹城東延年陵南墾土
龕安之始下一鑊地忽大震人各攬艸自防懼謂身
落周十五里皆動大怖又感白虹兩道連亘柩所白
鳥二頭翔鳴龕上旋顧徘徊哀聲而逝英開導人物
存亡俱益自非位齊種性豈感嘉祥總萃不負身世
誠斯人乎

唐雍州梁山釋又德體泉縣人形質長偉秀眉晉而

立清履白服麤素衣好遊化俗營構福業而放言來
事多所弘奬年有凶暴毒氣疫癘者先勸四民令奉
三寶或禮佛設齋或稱名念誦用其言者皆禳災禍
有不信者殃禍交及預記萌兆略如對目時遭亢旱
懼而問焉又以手指撝某日當雨但齊某處約時雨
至必如其言或記蟲蝗暴亂廣狹所及或記天潦潤
澤近遠淺深皆事符明鏡不泄纖毫且執志清愼不
濫刑科力所未行不受其法咎壯年枉道唯遵十戒
而於篇聚穪相多所承循末於九峻山南造阿耨達
池幷鐫石鉢卽於池側用濟衆生以貞觀十二年卒

於山舍百姓感戀爲起白塔遊遊然山表
唐京師律藏寺釋通達雍州涇陽人三十出家栖止
無定乃入太白山不齋糧粒饑則食艸渴則飲水息
則依樹坐則禪思經跨五年栖遑靡息因以木打塊
塊破形銷旣覩斯變廓然大悟旣悟心路晚住律藏
遊聽大乘情量虛蕩一裙一帔布納重縫所著麻鞋
經三十載繒帛穪飾未經冠體冬夏一服不避寒暑
常於講席評叙玄奧不事宮商人無肖之初言寻盾
存亡俱益自非位齊房玄齡聞而異焉
啗食此事難行世人悉伏左僕射
迎至第中敬重如父而達體道不拘形骸出言不簡

放暢心懷玄齡以風表處之不以形言致隔見貴如是朝野皆遵不食五穀唯食蔬菜縱得嘉饌攬而食之事同佳味若得桃杏穀果之屬合核而食不以爲艱人怪問之答言信施難棄貞觀已來轉顯神異屢届人家歡笑則吉愁慘必凶或索財物功力隨命多少即須依送若違來意後遭凶禍有人乘驢歷寺遊看達從乞之憐而不施其驢尋死斯倒非一故京室貴賤咸宗事之禍福由其一言說導唯存襤著所得財利爲主營寺有大將軍薛萬均初聞異行迎宅供養百有餘日不遺僧軌忽於一夜索食欲噉初不與

之苦求不已試與遂食從爾已後稍改前迹專順變應其行多僻欲往入內將軍兄弟其性麤武不識容行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身肉都毀血污不淨須作湯洗待水沸已脫衣入鑊身不傷爛狀如冷池傍人怖之猶催加火不瞬我身合宅驚奉恣其寬宿因此已後若有病苦之者使令煮水洶沸先自入洗後教人入病無不愈達曾負人錢百有餘貫後辦得錢無人可送乃將錢至寺門首伺覓行人隨負多少倩詣西市覓主還之付而以後勘不失一文由達德行虛懷所以人不虧信又時逢米貴欲設大

齋乃命寺家多放蔬請及至明旦來赴盈千而供度閻盡全無支擬大衆恥責深愧外客達曰他許送供計非虛妄臨時恐過僧尼欲散忽見熟食美膳連車接舉充道馳走而來皆充足餘長供庫更濟多人食訖須臾人車並散究尋來處畢竟不知良由賢愚難辯故冥感神供朝野具瞻叙事無盡

唐坊州人上柱國王懷智至顯慶初亾歿其母孫氏及弟懷善懷表並存至四年六月雍州高陵有一人失其姓名死經七日背上已爛而甦此人於地下見懷智云見任泰山錄事遣此人執筆口授爲書謂之曰汝雖合死今方便放汝歸家宜爲我持此書至坊州訪我家通人兼白我娘懷智今爲泰山錄事參軍幸蒙安泰但家中曾貸寺家木作門此既功德物請早酬償之懷善即死不合久住速作經像救助不然恐無濟理此人既穌之後即齎書故送其舍所論家事無不聞合至經三日懷善遂即暴死合州道俗聞者莫不增修功德鄜州人勳衛侯智純說之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五

校讀

音釋

琅 尸江切 譬也 捷椎 梵語也此云譬亦云錘隨有瓦木鋼鐵鳴者皆曰揵椎徒巨寒切椎 音果 裸 郎果切 赤體也 膩 女利切 肥也 嬬 乳兗切 動貌 唷 蕭韋切 笑聲也 欝 力出切 滯也 駭 下楷切 驚也 噯 烏蓋切 欬也 祐 常隻切 助也 贖 士革切 貝 鑽 祖管切 大鉏也 搗 吁禹切 擣麻也 雚 徒弔切 草名 常棲 居士最槓施貧刹此云栖止法苑珠林第四十五卷 州王區英書 徽州吳慧芝刻 萬曆孑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攝念篇第二十八

述意部

惟夫凡情難禁譬等山筏常隨外境類同狂象三業鼓動緣構滋彰故佛立教令常制御故經云當爲心師不師於心身口意業不與惡交身戒心慧不動如山又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然心性或倒我見爲先煩惑難攝亂使常行於一切時高舉頗屈自非託處寂靜摧伏三毒身不遊行口默絨言少睡多覺常坐省食思量正法知非有無直身正意繫念在前如斯等教是名攝念也

引證部

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修行十法便成神通去衆亂想至致涅槃一謂念佛二謂念法三謂念衆四謂念戒五謂念施六謂念天七謂念休息八謂念安般九謂念身非常十謂念死當善修行

佛法聖衆念　戒施及天念　休息安般念

身死念在後

第一念佛者專精念佛如來形相功德具足身智無

崖周旋往來皆具知之修行一法自致涅槃不離念
佛便獲功德是名念佛○第二念法者專精念法除
諸欲愛無有塵勞渴愛之心永不復興於欲無欲離
諸結縛諸蓋之病猶如衆香之氣無有臭穢亂想之
念便成神通自致涅槃思惟不離便獲功德是名念
法○第三念衆者謂專精念如來聖衆成就質直無
有邪曲上下和睦如來聖衆四雙八輩當敬承事除
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僧念便獲功德是名念僧○
第四念戒者所謂戒者息諸惡故戒能成道令人歡
喜戒瓔珞身現衆好故猶如吉祥瓶所願便赴除諸
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休息便獲功德是名念休
息○第八念安般者謂專精念法除諸欲愛無有塵勞渴愛之心永不復興於欲無欲離諸結縛諸蓋之病猶如衆香之氣無有臭穢亂想之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安般便獲功德是名念安般○第九念身者謂專精念身髮毛爪齒皮肉筋骨膽肝肺心脾腎大腸小腸匈直腸胱屎尿百葉滄蕩脾胞瀦淚唾涕膿血脂羙髓腦等何者是身地種水種火種風種是也皆是父母所造從何處來爲誰所造此之六根於此終已當生何處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死念便獲功德是名念身○第十念死者謂專精念死此沒生彼往來諸趣命逝不停諸根散壞如腐敗木命根斷絕種族分離無形無響亦無相貌除諸亂想自致涅槃不離死念便獲功德是名念死而說偈曰

佛法及聖衆　乃至竟死念　雖與上名同
其義各別異

又分別功德論云第一念佛何事佛身金剛無有諸漏若行時足離地四寸千輻相文跡現於地足下諸蟲七日安隱若其命終皆得生天答有一惡比丘本

是外道假服誹謗逐如來行自殺飛蟲著佛跡處言佛蹈殺然蟲雖死遇佛跡處尋還得活若入城邑足蹈門閫天地大動百種音樂不鼓自鳴諸聾盲瘂百病自除覩佛相好隨行得度功德所濟不可稱計總會萬行運載爲先所謂念佛其義如此○第二念法者法是無漏道無爲無欲佛者是諸法之主法者是結使之主法出諸佛法生佛道若然者何不先念法後念佛耶答曰法雖微妙無能知者猶若伏藏無處不有要藉通人示處方得自濟窮乏法亦如是理雖玄妙非如來不暢是以念佛在先稱法爲後○第三設福汝何以持去耶鳥即持還本處所以然者此比丘蒙僧福力鳥獸不能侵害也用是證知爲良福田既自度度人至三乘道念衆之法其義如此○第四念戒者從五戒十戒二百五十至五百戒皆禁制身口斂諸邪非斂御六情斷諸欲念中表清淨乃應戒性答有二比丘共至佛所路經曠澤頓乏水漿時有小池注水衆蟲滿中一比丘深思禁律以無犯爲首若飲此水殺生甚多寧全戒殞命於是命終即生天上二比丘自念飲水全命可至佛所焉知死後當生何趣即飲蟲水所害甚多雖得見佛啼泣向佛自云念僧者謂四雙八輩十二賢士捨世貪諍開導天人則是衆生良祐福田故答有薄福比丘名梵摩達（律名勇健）住千二百五十衆中今衆僧不得食莫知誰答佛使分爲二部一部得一部不得復分不得爲二部半得半不得如是展轉乃至二人一得食一不得食乃知無福雖得至鉢自然消化佛愍其厄自手授食住於鉢中神力所制不能化去佛欲令現身得福故令二滅盡比丘以食飽此即時得福時波斯匿王聞此薄福佛愍與食我今亦當爲其設福即遣粳米時有一烏飛來銜一粒米去使人訶曰王爲梵摩達同伴命終佛指一天曰汝識此天不此是汝伴以全戒功即生天上今來在此卿雖見我去我大遠彼雖喪命常在我所卿今見我正覩我肉形豈識眞戒乎以是經云波羅提木叉是汝大師若能持戒展轉行之即是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也夫戒有三種一是俗戒二是道戒三是定戒五八十具戒等爲俗戒無漏四諦爲道戒三昧禪思爲定戒以慧御戒使成無漏乃名道戒聲聞家戒喻若勝拳動則解散大士持戒喻若頭上插拳行止不動小乘檢形動則越儀大士領心不拘外軌大小軌異故以形心爲殊內外雖

殊俱至涅槃故曰念戒也又佛般泥洹經云又欲近道當有四喜念行一曰念佛意喜不離二曰念法意喜不離三曰念衆意喜不離四曰念戒意喜不離念此四喜必令具足而自了見當望正度求解身要可以除斷地獄畜生餓鬼之道雖往來天上人中不過七生自得苦際又三千威儀云當念有五事一當念佛功德二當念佛經戒三當念佛智慧四當念佛恩大難報五當念佛精進乃至泥洹復有五事一當念比丘僧二當念師恩三當念父母恩四當念同學恩五當念一切人皆使解脫離一切苦又處處經云譬如大海中沙不能計知如人所作善惡殃福前後所作不可復計要在命盡作惡逢惡處作善逢善處殃福皆預有父母兄弟妻子眷屬等得道便止若不得道便不斷絕佛語比丘當念自身無常有一比丘即報佛言我念非常如人在世間極可至五十歲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二十歲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十歲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一歲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一日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一時佛言莫說是法又譬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河中虵有龜於中住止時有野干饑行覓食逢見龜蟲疾來捉取龜蟲見來即便藏六野干守伺冀出頭亦不出足野干饑乏瞋恚而去諸比丘汝等今日亦復如是知魔波旬常伺汝便冀汝眼著於色耳聞聲鼻嗅香舌嘗味身著觸意念法欲令出生染著六境界是故比丘汝等今日當執持眼律儀住執持眼根律儀惡魔不得其便隨出隨緣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於其六根若出若緣不得其便猶如龜蟲野干不得其便爾時世尊

如四流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河譬三愛欲愛色愛無色愛此岸多恐怖者譬有身彼岸清涼安樂者譬無餘涅槃栴者譬八正道手足方便截流度者譬精進勇猛得到彼岸婆羅門住處者譬如來應等正覺又木槵子經云時有難國王名波瑠璃白佛言我國邊小頻歲寇賊五穀涌貴疫疾流行人民困苦我恒不安法藏淡廣不得修行唯願垂矜賜我法要佛告王言若欲滅煩惱障者當貫木槵子一百八常以自隨至心無散稱南無佛陁南無達磨南無僧伽名乃過一木槵子如是漸次度木槵子若十二十若百若千乃至百千萬若能滿二十萬徧身心不亂諸語曲者捨命得生第三欲摩天衣食自然常安樂行若復能滿一百萬徧者當斷除百八結業獲無上果王聞歡喜我當奉行佛告王曰有菠升比丘誦三寶名經歷十歲得成斯隨舍果漸次修行今在普香世界作辟支佛王聞是已倍復修行又賢愚經云波羅柰國有居士字曰翅提此人有子名優波翅提後年長大家貧燋煎父付財物居肆販賣有耶貰騎阿羅漢往到其邊而為說法教使繫念以白黑石子用當籌算善念下白惡念下黑優波翅提奉受其教善惡之念

輒投石子初黑偏多白者趣少漸漸修習白黑正等繫念不止更無黑石純有白者善念已盛逮得初果又譬喻經云昔有人不信敬婦甚事佛婦白壻曰人命無常可修福德壻無心懶惰婦恐將來入地獄中即復白壻欲懸一鈴安著戶上若出入時撲鈴作聲稱南無佛壻曰甚善如是經久其壻命終獄卒收之擲鑊湯中扠撲鑊作聲謂是鈴聲稱南無佛獄官聞之此人奉佛放令出去得生人中又譬喻經云昔有五百賈客乘船入海值摩竭魚出頭張口欲食衆生時日少風而船去如箭薩薄主語衆人言船去太疾可捨帆如言捨下船去轉便不可得止薩薄主問樓上人言汝見何等我見上有兩日出下有白山中有黑山薩薄主聞言此是大魚當奈何哉我與汝等今遭困厄入此魚腹無有活理汝等各隨所事一心求之於是衆人各隨所奉一心歸命求脫此厄所求逾篤船去逾疾須臾不止當入魚口於是薩薄主告諸人言我有大神號名為佛汝等各捨奉神一心稱之時五百人俱發大聲稱南無佛魚聞佛名自思惟言今日世間乃復有佛我當何忍傷害衆生即便閉口水皆倒流轉得遠魚五百賈人善心即生皆得解

脫又大集經云壁喻如沙門自有頭髮生不自知日長
幾分如是菩薩罪生不能自知言我無罪者又穢阿
含經爾時世尊說偈言

善護於身口　及意一切業　慙愧而自防
是名善守護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淨法能護世間何等爲二
所謂慙愧假使世間無此二淨法者世間亦不知有
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宗親師長尊卑之緒顛倒渾亂
如畜生趣卽說偈言

世間若無有　慙愧二法者　違越清淨道
與畜生趣同

發願篇第二十九

述意部

夫佛果窮絕登之有階法雲峻極届之有漸是以創
發大誠則玄福招於極果初立弘誓則妙願徧於來
際一念興行遂感塵劫之瑞華半刻虔躬乃得大千
之甘露蓋是大乘之根基種智之津衢也

引證部

如阿彌陀經云佛語阿難阿彌陀佛爲菩薩時常奉
行是二十四願珍寶愛重保持恭順何等爲二十四
願○第一願使其作佛時令我國中無有泥犂禽獸
薜荔蜎飛蠕動之類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
作佛○第二願使其作佛時令我國中無有婦人女
人欲來生我國中者卽作男子諸無央數天人民蜎
飛蠕動之類來生我國中者於七寶水池蓮華中化生
長大皆作菩薩阿羅漢都無央數得是願乃作佛不
得是願終不作佛○第三願使其作佛時令我國土
自然七寶廣縱甚大曠蕩無極自然軟好所居舍宅
被服飲食都皆自然比如第六天王所居處得是願
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四願使其作佛時
令我名字皆聞八方上下無央數佛國皆令諸佛各

於比丘僧大座中說我功德國土之善諸天人民蜎飛蠕動之類聞我名字莫不慈心歡喜踊躍者皆令來生我國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五願使其作佛時令八方上下諸無央數天人民及蜎飛蠕動之類若前世作惡聞我名字欲來生我國者即便反正自悔過爲道作善便持經戒願欲生我國不斷絕壽終皆令不復泥犂禽獸薜荔即生我國在心所願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六願使其作佛時令八方上下無央數佛國諸天人民若善男子善女人欲來生我國用我故益作善若菩薩欲到他方佛國生者皆令不更泥犂禽獸薜荔皆令得佛道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九願使其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面目端正淨潔姝妙悉同一色都一種類比如第六天人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十願使其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皆同一心所念欲所言者頭相知意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十一願使其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皆無有婬泆之心終無念婦女意終無有瞋怒愚癡者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十二願使其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皆令心相敬愛終無相嫉憎者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十三願使其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七願使其作佛時令八方上下無央數佛國諸天人民若善男子善女人有作菩薩道奉行六波羅蜜經若作沙門不毀經戒斷愛欲齋戒清淨一心念欲生我國晝夜不斷絕若其人壽欲終時我即與諸菩薩阿羅漢共飛行迎之即來生我國則作阿惟越致菩薩智慧勇猛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八願使其作佛時令我國中諸分檀布施造塔燒香散華然燈懸幡繒綵飯食沙門起塔作寺斷愛欲齋戒清淨一心念我晝夜一日不斷絕皆令來生我國作菩薩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十四願使其作佛時令八方上下無央數諸佛國諸天人民若善男子善女人有作菩薩道奉行六波羅蜜經若作沙門不毀經戒斷愛欲齋戒清淨一心欲生我國晝夜不斷絕若其人壽欲終時我即與諸菩薩阿羅漢共飛行迎之即來生我國得自然萬種之物即皆在前持用供養諸佛悉皆得徧以後日未中時即飛行還我國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十五願使其作佛時令我國中諸

諸菩薩身皆紫磨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令如佛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十六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語者如三百鐘聲說經行道皆如佛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十七願使某作佛時令我洞視徹聽悉行十倍勝於諸佛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十八願使某作佛時令我智慧說經行道十倍於諸佛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十九願使某作佛時令八方上下無央數佛國諸天人民蜎飛蠕動之類皆令得人道悉作辟支佛阿羅漢皆坐禪一心共欲計數知我年壽幾千億萬劫歲數皆令無有能極知壽者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二十願使某作佛時令八方上下各千億佛國中諸天人民蜎飛蠕動之類皆令作辟支佛阿羅漢皆坐禪一心共欲計數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知有幾千億萬人皆令無有能知數者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二十一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壽命無央數劫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二十二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皆智慧勇猛自知前世億萬劫時宿命所作善惡却知無極皆洞視徹聽悉知十方去來現在之事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二十三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語者如三百鐘聲說經行道皆如佛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二十四願使某作佛時令我頂中光明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二十五願使某作佛時令我智慧說經行道十倍勝諸佛光明踰照諸無央數天下幽冥之處皆當大明諸天人民蜎飛蠕動之類見我光明莫不慈心作善者皆令來生我國得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第二十六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皆坐禪一心共欲計數知我年壽幾千億萬劫歲數劫令致作佛悉皆得之不以其功也又佛說滅十方冥經云時有釋種童子名曰善悅來白佛言唯天中天今我二親身不安和橫爲非人所見侵撓晝夜寤寐不得寧息出入行步亦見逼惱或遭非人妖蠱姦邪無以防護唯願世尊告示以法隨時救濟令無撓害佛告善悅當爲汝說擁護之法○佛言東方去此過于八千那術佛土有世界名拔衆塵勞其佛號等行如來今現在說法人若東行先當稽首歸命供養於東方佛則無恐懼莫敢侵撓有所與作悉當

如願○佛告童子南方去此過千十億百千億土有世界名消冥等要脫其佛號初發心念離恐畏歸依超首如來今現在說法若欲南行當逢稽首歸命彼佛專意不離則無恐懼不遇患難○佛告童子西方去此如恒河沙諸佛剎土有世界名善選擇其佛號金剛步迹如來今現在說法若欲西行先當稽首禮於彼佛一心歸命則無恐懼不逢患難○佛告童子北方去此過二萬佛土有世界名覺辯其佛號寶智首如來今現在說法若欲行設在家居稽首作禮歸命彼佛則無恐懼不遇患難○佛告童子東北方去佛之剎土有世界名住清淨其佛號開化菩薩如來今現在說法若西北方行先禮彼佛自歸悔過淨修梵行然後出家則無恐懼○佛告童子下方去此過九十二姟佛之剎土有世界名念無倒其佛號念初發意斷疑拔欲如來今現在說法若欲坐時若夜臥時念斯如來稽首自歸常以普慈念救衆生然後坐臥則無恐懼所願必果○佛告童子上方去此過六十恒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離諸恐懼無有處所其佛號消冥等超王如來今現在說法若從坐起常禮彼佛自歸供養則無恐懼所至獲安○佛言童子假使有人受此經典持諷讀誦爲他人說具足備悉令不缺減速成所願終無恐懼若到縣官不見侵枉若行賊中不見危害若行大火中即爲消滅若行大水中終不沒溺天龍鬼神弊惡之神無敢觸者諸惡獸無敢近者諸鬼魑魅無能撓者若枉閑居獨處則爲如來之所擁護佛說如是帝釋面善悅童子等聞經歡喜作禮而退又地持論云菩薩發願略說五種一發心願二生願三境界願四平等願五大願彼菩薩初發無上菩提心是名發心願願未來世爲衆生故隨善趣生是名生願願正觀諸法無量等諸善根思

惟境界是名境界願願未來世一切菩薩善攝事是名菩薩平等願大願者即平等願菩薩又說十種大願一者願一切種供養供養無量諸佛二者願通達諸佛正法四者願生兜率天乃至般涅槃五者願行菩薩一切種正行六者願成熟一切衆生七者願一切世界悉能現化八者願一切菩薩一心方便以大乘度九者願一切正行心常願供養一切諸佛二者受持守護諸佛正法三者勸請諸佛轉未曾有法四者順行菩薩正行五者一切器界具足成就六者一切世界悉能現化七者自淨佛土八者一切衆生一切不空十者一切世界得阿耨菩提作利益衆生一切佛事如是大願能生無量百千大願不離衆生界不離世間此諸大願生生常行終不忘失又華嚴經云諸佛子菩薩住歡喜地以十願爲首生如是等百萬阿僧祇大願以不可盡法而生是願爲滿是願勤行精進何等爲十一衆生不可盡二世界不可盡三虛空不可盡四法界不可盡五涅槃不可盡六佛出世不可盡七諸佛智慧不可盡八心所緣不可盡九起智不可盡十世間轉法輪智轉不可盡若衆生盡我願乃盡乃至起智諸轉實不可盡我諸願善根亦不可盡又文殊師利問菩提經云爾時天子問文殊師利言菩薩有幾心能攝因能攝果文殊答言諸菩薩有四心能攝因攝果何等爲四一初發心二行道心三不退轉心四一生補處心初發心爲行道心作因緣行道心爲不退轉心作因緣不退轉心爲一生補處心作因緣也又初發心如種穀田中行道心如穀子增長不退轉心如華果始成補處心如華果有用又初發心如車匠集材行道心如所治材木不退轉心如安施材木一生補處心如車成運致又初發心如月新生行道心如月五日不退轉心如月十日一生補處心如月十四日如來智慧如月十五日又初發心能過聲聞地行道心能過辟支佛地不退轉心能過不定地一生補處心安住定地又初發心如病者求藥行道心如分別藥不退轉心如病服藥補處心如病得瘥又大集經云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薩初發無上菩提心時聞諸衆生有如是行不驚不怖是事實

難不可思議佛言舍利弗於意云何如師子雖復初
產聞師子吼有怖畏不不也世尊菩薩摩訶薩初發
無上菩提心時聞衆生行亦復如是舍利弗於意云
何火熱雖小畏乾薪不不也世尊菩薩初發無上菩
提心已得智慧火亦復如是舍利弗今以非喻爲喻
舍利弗譬如猛火與諸乾薪結期七日當大戰鬪爾
時一切乾樹艸木種種枝葉悉共合聚如須彌山爾
時猛火有一親友而告之曰汝今何故不自莊嚴多
覓有救援助彼衆汝唯一已何能當之時火答言彼
怨雖多我力能敵不須伴黨舍利弗菩薩摩訶薩亦

復如是雖諸煩惱悉共和合共勢熾盛菩薩智慧力
能消伏如阿伽陀一丸之藥能破大毒菩薩智慧亦
復如是小智慧藥能壞無量大煩惱毒又佛本行經
云爾時佛告諸比丘僧作如是言汝諸比丘我念往
昔久遠之時有一貧人以乞自活從一城至波羅柰
城至彼城已其城所有乞人見者皆訶責言汝從何
來而至於此遂遶不聽遊行告乞爾時彼人見有障
礙作是思惟我於彼輩無有過失何故障我而乞告
也於時波羅柰城有一長者遺失銅鉢時彼長者求
覓銅鉢所在不獲因求鉢故至餘一村時彼乞人於

糞聚中得彼銅鉢掛於杖頭將來往入波羅柰城從
街至街從巷至巷從此交巷至彼交巷從此嵎角至
彼嵎角口唱是言此之銅鉢是誰之物識者收取而
彼遊歷處處東西求覓其主了不能得既不得主便
即往至付梵德王乃至長者後聞有人從彼糞中得
銅鉢掛於杖頭將來入彼波羅柰城處處遊訪不知
主處既不得主便付梵德王梵德王既聞是已到梵德王邊
到已白言大王當知前者乞人所奉銅鉢是我之物
時梵德王遣使往喚彼之乞人而語之言汝於前者
所送銅鉢今此長者云是我許其事如何彼人即白

今正欲彼前所願王遂報言任汝所樂隨汝作耳爾時在彼波羅柰城合有五百乞兒依住彼乞願者悉喚令集而告之言我今得與汝等為王汝等必當聽我處分時諸乞人問彼王言汝今云何處分我等令作何事時彼人言汝等相共或有捉我置髆上者或有取我而背負者自餘皆悉為我左右圍繞而行而彼五百諸乞兒輩聞彼證已即從處分或有舉者或背負者處處遊行所有飲食坐席之所即往彼乞已將向一處分張而共食噉如是方便多時活命時有一乞人屏處獨食摩呼荼迦 唐言喜見 歡爾時乞王從其人邊奪取彼食已將走其王徒衆五百乞兒逐彼王走至於遠處皆悉疲乏既疲乏已悉各迴還其彼乞王身力壯健走而不之更至遠已迴頭望看五百乞兒悉皆不見既不見已入一園內取水洗手坐於一邊欲食彼食未食之間便生悔心我今不善我今何故於彼人邊奪取其食更復在我隨從人輩此食既多我食不盡若世間內有諸聖人願知我意而來此者我即分與發是心已有辟支佛名曰善野從虛空飛騰而來在彼人前從空直下去其不遠其人逢見彼辟支佛威儀庠序行步齊亭舉動得所不緩不

急見如是已於彼辟支佛所心得淨信得淨信已作如是念由我往昔所受貧煎及以現在皆悉不值如是福田於如是人不行布施恭敬供養我昔若值是福田今日應不遭斯困頓亦不應被他逼切而得活命我今將此食奉上仙人未審此仙受納以不若蒙受者願我將來免此貧煎困厄之身作是念已即將此食奉此仙人然辟支佛有如是法唯見神通教化衆生更無別法時辟支佛受取彼食從地騰空而去其人見彼歡喜踊躍徧滿其體不能自勝以歡喜故頂戴指掌逢禮彼尊辟支佛足作是禮已心發是願願我此身於未來世恒常值遇如是世尊或勝此者而彼世尊所說之法願我一聞速得證解又願我於未來世中在大威德豪族姓家為王治化更莫在彼貧兒之內復作是願生生世世不墮惡道佛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諸比丘若有心疑於彼之時波羅柰城乞兒之王施辟支佛摩呼荼迦此是誰者莫作異見婆提唎迦比丘是也時乞兒王施辟支佛食因彼業果今生釋種大豪貴族資財無乏少由昔願故今得王位又由昔願不墮惡道恒生人天多受快樂又由昔願今值於我而得出家受具足戒得羅漢果

我又授記於我聲聞弟子之中豪姓出家最第一者婆提唎迦比丘是也頌曰

賢人慕高節　志願菩提因　御鶴翔伊水
策馬出王田　本祈立弘誓　感報彌隆身
能仁修八正　超逾九劫前　聲流徧三界
慈化通大千　掩塵息妄想　凡聖竝欣然
含生同志趣　保益啓心神　生死必永盡
豈同莊老仙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校讎

第十一紙　十九行後
宋藏遺珍補

音釋

勝脆　旁滿充切說文勝也一曰肉勝統水在肉也**脆**　切精細也**槌**　胡潰切木名**蹈**　徒到切踐也**閩**　苦骨切門限也**柞**　門冬切**黃**　姑黃切**鞫**　居宜切**夔**　渠追切**薜荔**　蒲結切**蜎**　烏玄切小飛也**蠉**　蜀緣切**魁**　胡罪切**隗**　良賢切

常福居士敬植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卷四十六　吳興　王比丘明覺對　員
　　上寧何秀卿
　　海虞山妙德庵書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七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法服篇第三十

述意部

夫袈裟爲福田之服如敬佛塔泥洹僧爲襯身之衣尊之如法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忍辱取能降伏衆魔亦喻蓮華不爲汙泥所染亦名幢相不爲邪衆所傾亦名田文之相不爲見者生惡亦名救龍之服不爲金鳥所食亦名降邪之衣不爲外道所壞亦名不正之色不爲俗染所貪是以敬有內外之別

人有道俗之異在家則依乎外敬服先王之法服順先王之法言上有敬親事君之禮下有妻子官榮之戀此則恭孝之蹈理叶儒津出家則依乎內敬服諸佛之法服行諸佛之法行上捨君親愛敬之重下割妻子官榮之好以禮誦之善自資父母行道之福以報國恩之重既許不以毀形易服爲過豈宜責以敬親事君之禮是故剃髮之辰天魔聞而遙怖染衣之日帝釋見而遠歡戲女聆被無漏遂滿醉人暫前惡緣即捨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怯故知三領法衣蔽身儉用三種壞色伏我愛情既仿稻田自成應

供之德遠同先佛寂遵和敬之道出塵反俗所貴如斯者乎

功能部

如華嚴經云著袈裟者捨離三毒也又大悲經云但使性是沙門汙沙門形似沙門披著袈裟於彌勒佛乃至樓至佛所得入涅槃無有遺錯又悲華經云釋迦牟尼佛曾於過去寶藏佛所發菩提心願我成佛時令我袈裟有五功德一者我成佛已若有衆生入我法中出家著袈裟者或犯重禁或犯邪見若於三寶輕毀不信集諸重罪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若於一念中生恭敬心尊重佛法僧如是衆生乃至一人必與授記於三乘中得不退轉二者我成佛已天龍鬼神人及非人若能於此著袈裟者我成佛已天龍鬼神人若得見此袈裟少分即得不退於三乘中三者若有衆生爲饑渴所逼若貧窮鬼神下賤諸人乃至餓鬼畜生若得袈裟少分乃至四寸其人即得飲食充足隨其所願疾得成就四者若有衆生共相違反起怨賊想展轉鬪諍若諸天龍八部人及非人共鬪諍時念此袈裟尊生悲心柔輭之心無怨賊心寂滅之心調伏善心五者有人若

汪兵甲鬪訟斷事之中持此袈裟少分至此輩中爲自護故供養恭敬尊重袈裟是諸人等無能侵毀觸撓輕弄常得勝他過此諸難若我袈裟不能成就如是五事聖功德者則爲欺誑十方世界現在諸佛於未來世不成菩提作佛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持戒信心清淨知僧福田爲法衣故施一菓直爲作衣價心常愛樂而生隨喜命終生林戲天自在遊戲隨意所至若生人中神德自在若有衆生心有淨信爲比丘僧染治袈裟法服命終生彩地天與諸天女五欲自娛飲食甘露無有醉亂從天命終得受人身人所受敬

會名部

如大方等陀羅尼經云佛言若趣向道場應如比丘法修諸淨行具於三衣楊枝澡水食器坐具行者如是應畜至於道場如比丘法佛告阿難衣有三種一出家衣者作於三世諸佛法式二俗服者令我弟子趣道場時當著一服常隨逐身寸尺不離若離此衣即得障道罪第三衣者具於俗服將至道場常用坐起其名如是汝當受持又薩婆多論問佛常剃髮不答曰不爾佛髮常如剃髮後一七日狀問曰佛初得

道時著袈裟不答曰無有白衣得佛者要有三十二相出家著法衣威儀具足捨離煩惱而復一切種智入其身內袈裟者泰言染衣也結愛等亦名染也著此服者在獸不畏是故獵師假服令獸遠見又舍利弗問經云摩訶僧祇部勤學衆經宣講眞義以處本居中應著黃衣量無屈多迦部通達理味開導利益表發殊勝應著赤色衣薩婆多部博通敏達以導法化應著皂衣迦葉維部精勤勇猛攝護衆生應著木蘭衣彌沙塞部禪思入微究暢幽密應著青衣是故羅旬踰比丘分衛不能得食後以五種律衣更互著之便大得食何以故是其前世親性多嫉見沙門來忝閉戶云大人不在見他布施歡喜攝念發心願作沙門是故今身雖得出家窮弊如此我法出家純服弊帛及死人衣因羅旬踰故受種種衣也又三千威儀云有四事到他國不著袈裟無罪一無塔寺二無比丘僧三有盜賊四國君不樂道

濟難部

如僧祇律云爾佛在世時尊者達尼迦闇取官材罪在不捨時頻沙王信敬三寶見達尼迦身著袈裟雖取官材釋然不問比丘見已而白佛言此達尼迦宿植何業爲瓶沙王原恕乃爾佛告比丘乃往過去爾時有一金翅鳥王其身極大兩翅相去六千餘里常入海中取龍食之諸龍常法畏金翅鳥常求袈裟著宮門上鳥見袈裟生恭敬心便不復前行食彼諸龍爲鳥食龍時以翅搏海水擗龍現而取食之時有一龍化作婆羅門追逐龍後種種罵言汝今何不放此袈裟龍畏死故急捉不捨爾時海邊有一仙人龍時恐怖投趣仙人鳥見仙人不敢復前仙人即出爲鳥說法敕鳥向龍共相懺悔已各去佛告比丘爺仙人者今我身是金翅鳥者瓶沙王是爾時龍者達尼迦是爺蒙袈裟得免鳥食今復蒙我袈裟因緣得脫王難出家修道獲阿羅漢是故當知袈裟威力不可思議又海龍王經云爾時有龍王而白世尊曰於此海中無數種龍有四種金翅鳥常食斯龍及龍妻子願佛擁護常得安隱於是世尊脫身皂衣告海龍王汝取是衣分與諸龍皆令周徧有值一縷者金翅鳥王不能犯爾時諸龍各懷驚懼各心念言是佛皂衣甚爲小少安得周徧大海諸龍時佛即知龍心所疑告龍王言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所

有人民各分如來皂衣終不滅盡譬如虛空隨其所欲則自然生時龍即取佛衣而分作無央數百千萬段各各分與隨其所之廣狹大小自然給與其衣如故終不知盡當敬此衣如敬世尊如敬塔寺佛言觀如來衣者即脫龍身於是賢劫中皆得無著當般泥洹爾時四金翅鳥王各與千眷屬俱白佛言今日吾等自歸三寶悔過前犯奉持禁戒從今日始常以無畏施一切龍擁護正法到于滅盡不違佛敕佛告四金翅鳥王汝等於金仁佛時為四比丘名曰欣樂大欣樂上勝上友是四比丘違犯戒法貪於供養不護身口意作惡衆多供養金仁佛亦不可計以是之故不墮地獄墮此禽獸前後殺生不可稱計佛現神足令識宿命所作罪福普悉念之我等寧沒身命不敢犯惡佛為說經授其決言彌勒佛時在第一會皆當得度

感報部

如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瞿沙其婦生女端正殊妙有白氎衣裹身而生因為立字名曰淨年漸長大衣亦隨長鮮白淨潔不煩浣染衆人見之競共求索白父母言我今不貪世俗榮華願樂出家父母愛念不能違逆尋將佛所求索入道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身上白衣化為袈裟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阿難見已請問因緣佛告阿難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將諸比丘遊行聚落教化衆生時有女人見佛及僧心懷歡喜持一張氎布施佛僧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天上人中常有淨衣裹身而生乃至今日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波羅奈國有梵摩達王其婦生女身被袈裟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因為立字名伽尸孫陁利年漸長大衣亦隨

隨大稟性賢善慈仁孝順將諸侍衛出城遊戲漸次往到鹿野苑中見佛相好心懷喜悅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為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陁洹果復求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問所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佛出世號加那牟尼將諸比丘遊行教化時有王女值行見佛心懷喜悅前禮佛足請佛及僧三月受請四事供養已復以妙衣各施一領緣是功德天上人中尊榮豪貴常有袈裟隨身而生佛告比丘欲知王

女者今孫陁利比丘尼是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波斯匿王夫人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身被袈裟生已能語問父王言如來世尊今者在不大德迦葉舍利弗大目揵連如是徧問悉爲在不父王答曰皆悉都在惟願大王爲我設供請佛及僧尋勑爲請佛入宮已見其太子而問之曰汝自憶念迦葉佛時是三藏比丘不答言實是處此胞胎爲安隱不蒙佛道恩得存性命得過日耳時王夫人見此太子與佛世尊共相問答喜不自勝而白佛言今此太子宿植何福生便能語乃能與佛咸有問答惟願世尊敷演解說爾時世尊即便爲王說偈而言

今饒如是報　百劫而不朽　善業因緣故

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將諸比丘遊行教化到迦翅王國時王太子名曰善生見佛世尊深生信敬歸白大王求索入道王不聽言我唯一子當繼王位養育民衆終不聽汝出家入道時王太子聞已愁賴斷穀不食已經六日恐命不全勑彼太子共作要誓汝今若能讀誦三藏經書通利聽汝出家然後見

我時太子聞已心懷喜悅尋即出家誦習三藏盡令通利王大歡喜即語比丘我今庫藏所有財物隨汝取用終不恪惜於是王子比丘聞已取財設百味食請迦葉佛及二萬比丘供養訖已一一比丘各施三衣六物緣是功德不墮惡世天上人中常有袈裟裹身而生乃至今者遭值於我故有袈裟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違損部

如賢愚經云昔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大國王名曰提毗總領八萬四千小國時世無佛有辟支佛在山林中福慶衆生禽獸亦附時有師子名曰堅誓軀體金色食果啗艸不害羣生有一獵師剃除鬚髮身著袈裟內佩弓箭行見師子而心念言可殺取皮以用上王足得脫貧值師子睡獵師便以毒箭射傷師子驚覺即往欲害見著袈裟便自念言著袈裟人不久在世必得解脫所以然者此袈裟乃是三世聖人標相我若害之則起惡心向三世諸賢聖人念已息害毒箭入體命在不久即說偈言

耶囉羅　婆脅沙　沙訶

說此語時天地大動無雲而雨諸天觀見雨華供養

死已剝皮持以奉王求索賞募王見念言經書有云若有禽獸金色身者必是菩薩我今云何與物賞之獵師答言口說八字雨筆動地無雲而雨聞語已悲喜交集即召諸臣令解是義無能解者時山林中有一仙人名曰奢摩善解字義王即請來為王解說耶囉羅者謂剃頭著袈裟者當於生死疾得解脫婆奢泳者謂剃頭著染衣者皆是三世賢聖之相近於涅槃泳訶者謂剃頭著染衣者當為一切諸天世人所見敬仰仙人解竟王大歡喜即召八萬四千小王

悉集共作七寶高車載師子皮燒香散華盡心供養打金作棺盛師子皮以用起塔爾時人民因是善心命終之後悉得生天佛告阿難爾時師子由發善心向染衣人十億萬劫作轉輪王給足衆生廣植福業致得成佛時師子者今我身是時王提毗由因供養師子皮故十萬億劫天上人中尊貴第一修諸善本今彌勒是時仙人者今舍利弗是時獵師者今提婆達多是以是義故若有衆生有惡心向諸沙門著袈裟者當知是人則起惡心向於三世諸佛賢聖以起惡故獲無量罪若有衆生能發信心敬於出家著袈

裟人獲無量福又大集月藏經云佛言我昔為於一切衆生修諸苦行起大悲心捨身頭目耳鼻舌等各如毗福羅山及捨象馬國城妻子經於三大阿僧祇劫悲愍一切苦惱衆生及諸正法毀呰賢聖無慚無愧不善衆生及於一切淨佛國土所棄衆生為如是等諸衆生故發願在於五濁惡世成無上道為救三塗苦惱衆生安置善道及涅槃樂若有衆生於我法中為我出家剃除鬚髮被著袈裟雖不受戒及受毀犯若有護持供養是人得大果報何況供養具持戒者若未來世國王大臣及斷事者於我弟子及著袈

何以故是人爲我出家剃髮被著袈裟雖不受戒或受毀犯是人猶能爲諸天人示涅槃道是人便已於三寶中心得敬信勝於一切九十五道其人必能速入涅槃勝於一切在家俗人是故天人應當供養若有國王見出家人作大罪業止得如法擯出國土及在寺外不得鞭打及以罵辱一切不應如其身罪若故打罵是人便已還失解脫及離一切人天善道必定歸趣阿鼻地獄何況鞭打爲佛出家具持戒者頌曰

外潔內明　同資淨土　戒品無虧

上今猶現在數放神光又王舍城東北是耆闍崛山有佛袈裟石佛在世時將就池浴脫衣於此有鴛鳥銜袈裟升飛既而墮地化成此石縱橫葉文今現分明其南有佛觀曰命弟子難陀製造袈裟處並數有瑞光現大唐使人王玄策等前後三迴往彼見者非一

魏文帝時不信南方有火浣布帝云火功尚能鍊石銷金何爲不燒其布文帝既崩至太子明帝時西國有獻火浣布袈裟明帝初依父語不信以火試之久燒不壞始知有徵言不虛也文帝前已著史籍上有

法服庠序　既仿田文　亦救龍苦

威儀可觀　恩霑法雨

感應緣　五驗

西域志云有佛袈裟

魏明帝有火浣布袈裟

宋冰門釋僧妙有袈裟

唐冰門釋慧尤有袈裟

唐冰門道宣感通袈裟

西域志云娑羅雙林樹邊別有一牀是釋迦佛塑像在上右脇而卧身長二丈二尺四寸以金色袈裟覆

不信火浣布之文者並私改有之

宋冰門僧妙者上黨人也家姓馮氏居于江陵上明村妙至大明年初遊乞零陵因居郡治龍華精舍販貨蓄聚米至數千斛大明八年率龍華寺災焚蕩盡妙臨終以財物付弟子法宗令造講堂僧房法宗立堂畢頗陁延曰未時建房至泰始三年正月被疾甚篤時有道猛比丘隨泉陵令高陽許靜慧往縣郡治之邑也猛往省宗疾入寺數步見一沙門著麁僧房貲散財物云云既迴見道猛如驚羞狀以被蒙

頭入法宗房猛常往來此寺未嘗見此沐門不欲干突之先告法超道人說所聞見超疑猛或詐妄檢問形狀音氣猛具言之超曰郎法宗之師也亾來數載共歎悵之其夕郎靈語使急召法宗法宗既至數罵甚嚴猶以僧房爲言聲音氣調不異平生法宗稽首謝之既畢問和尚今生何處善惡云何妙曰生處復巖可耳但應受小譴二年外乃可得免兼有小抑橫欲訴所司爲無袈裟不能得行可急爲製也法宗曰袈裟可辦未審和尚云何得之妙曰汝可請僧設供以袈裟爲覩我郎得也法宗如言飯僧覩衣道猛時

杜會又見僧妙倚于堂戶之外拱立聽經飯覩既畢猛郎見袈裟已杜妙身仍進堂中欲依僧次就坐問猛年臘猛云吾忘其年是索虜臨江歲之二月也妙云與吾同臘見大一月耳乃坐猛下猛郎空一坐位妙端默聽至座散乃不復見時一堂道俗百餘人零陵太守泰山羊闡亦預法集自猛與妙講論往反衆但聞猛獨言耳所以咸知驗實者猛與妙不相識說其形色舉動年臘水宿莫不符同法宗始病厄困殆命至靈語曰枕疾郎愈靈語所著蓋是弱僮而聲氣音詞聽者莫辯其殊故並信異之初聞不甚奉法因

是大興敬悟連建福集郎其年設講於此寺持齋布施

唐貞觀五年梁州安養寺慧宪法師弟子母氏家貧內無小衣入來于房取故袈裟作之而著與諸隣母同聚言笑忽覺腳熱漸上至腰須臾雷震霹靂擲隣母百步之外土泥兩耳閉絕經日方得醒悟所用衣母遂被震死火燒燋蹤題其背曰由用法衣不如法也其子收殯之又再震出乃露骸林下方終銷散是知受持法服福利三歸之龍信不虛矣近有山居僧杜淺嚴宿以衣障前感異神來形極可畏伸臂內袂

唐西明寺道宣律師乾封二年仲春二月住持感應因緣具在第十卷初時有四天王臣子白宣律師曰如來臨涅槃三月未至前命文殊師利汝往戒壇所鳴鐘召四方菩薩幷及比丘天龍八部等使集祇洹文殊依命告集已世尊告文殊大衆言我初踰城入山學道以無價寶衣貿得鹿裘著有樹神現身手執僧伽梨告我言悉達太子汝今修道定得正覺過去迦葉佛涅槃時將此布僧伽梨大衣付囑於我令善

欲取宿者畏觸袈裟礙不得入遂得免脫 右此二驗出唐高僧傳

守護待至仁者出世令我付悉達我於于時欲受大
衣地便大動樹神告言今為汝開衣示福田相樹神
既開我見福田相即入金剛三昧定地又大動樹神
又言汝今猶是俗人未合被此法衣當置于頂上恭
敬供養令汝求佛道不為魔撓我依樹神即以頭頂
戴之我初戴時大地震動不勝我身彼地神堅牢從
金剛際踊出金剛山隨我所行處處承我始得安住
我時六年苦行身體既羸衣猶頂上不敢辭疲唯有
梵王數來見我深起大悲愍我勞苦將我伽梨上至
梵天地又大動日月無光地神又告梵言汝可持衣

還安頂上梵王依教大地乃安日月還明太子又告
梵王汝知僧伽梨在我頂上意不答言不知太子言
此為未來諸惡比丘比丘尼等不敬我解脫法服故
以衣在頂上住為摧伏天魔外道故我入河浴受二
牧女乳糜時被菁此大衣即得第三禪樂衆菩薩盡
我坐菩提樹初轉法輪爾時樹神將塔來奉上我今
我脫此服安置塔中我自成佛來于今五十載敬重
此大衣守護自濯常使令潔金剛神擎持寶塔未嘗置地
每轉法輪便被此服自成道來被著五十度我欲涅
槃須有付囑佛告文殊及諸比丘天龍八部等此是

迦葉佛麤布僧伽梨有大威德我以佛眼觀諸天龍
鬼神及十地菩薩等未能動此大衣如毛髮許既不
能動唯有如來擎此衣塔三帀進戒壇從南面西階
昇于戒壇上從西面北轉至于北面上立世尊挪衣
塔上空中衣塔放光徧照百億國土一切苦趣蒙光
皆除僧如天樹妙樂國土如來發聲普告諸佛我欲
涅槃有古迦葉佛麤布僧伽梨付我住持末法衆生
諸來十方佛等願各捨一衣共持末法十方諸佛聞
是語已即各脫僧伽梨以施牟尼佛世尊受已魔王
又白佛言伏願哀愍聽我欲施黃金珠寶用作盛衣

塔願見聽許世尊許已便以神力於一念頃衆塔皆
成成已世尊自將大衣一一內寶塔中魔衆白佛不
知此塔付囑何人安置何處於是如來臨欲涅槃即
告羅雲汝命阿難來阿難來已世尊放光徧照大千
百億釋迦俱集祇洹諸佛集已世尊即從座起昇于
戒壇又告阿難汝往震旦國於清涼山窟命文殊師
利我欲付囑迦葉僧迦梨諸來釋迦佛即與文殊於
一彈指頃來至戒壇佛告文殊及諸來大衆我今涅
槃欲付汝迦葉佛衣塔持我遺法我入涅槃後將迦
葉衣塔置我戒壇北經于十二年又告四天王汝將

天樂常供養衣塔佛告文殊有惡比丘共相鬪諍滅
我正法北天竺國有惡王治世信受小乘誹謗大乘
小乘學者更相扇惑惡魔所習所以殺害大乘三藏
學者佛告文殊是以因緣聽住戒壇北十二年中惡
王治世正法滅時汝當以神力護持衣塔遊行彼國
所有大乘教收內塔中彼持戒比丘爲王殺者各有
僧伽梨如法受持者汝亦收取內我衣塔中彼持戒
比丘命未盡者汝當以神力接取安須彌頂上爾時
魔王白佛言我於未來世護持正法至彼惡王出除
滅大乘時我從須彌頂下大石山壓彼惡王并惡比

丘猶如微塵我有千子並大威力下生閻浮提爲彼
諸國各造萬僧伽藍滿閻浮提及三天下爲滅愛慮
護持正法佛告文殊汝持我衣鉢之塔周徧閻浮及
三天下乃至大千世界處處安置鎮我遺法有阿育
王塔亦勸令造徧三千大千土又佛告文殊師利汝以神
力往祇洹中堂西寶樓上取我珠玉函將示大衆我
初踰城離父王宮四十里到彼叢林身小疲怠權時
止息時彼樹神現身告我言汝今修道定得金色身
爲三界大師迦葉佛涅槃時付囑我珠玉函并絹僧伽
梨令我轉付囑汝我語神言汝絹僧伽梨非我所用

我聞先老所言諸佛出世不著蠶衣我今修道如何
害生以付我著汝今是魔故來相惱樹神告言汝大
智人何輒麤言諸佛慈悲實不著蠶衣此絲化出非
是害生汝今受此珠玉函開中有字我即開函具見諸
奇特事有大毗尼及修多羅藏迦葉佛遺教並在此
中并見僧伽梨彼佛手迹遺書付囑樹神令付與我
迦葉佛書云我初成道時大梵天王施我彼絲是化
出非是繰蠶梵天王施經絲堅牢地神王施緯絲由
彼二施主共成一法衣由是義故今持施我我自成
道已來常披此衣未曾損失今付悉達若得成佛取

坐時帝釋來至我所從肩上取函開取僧伽梨令我
披著又取迦葉佛麤布僧伽梨安于絹衣上梵王將
帝釋復施布大衣我依前納受既披三重衣二是迦
葉佛衣一是我許大梵天王來告我見過去諸
佛亦披三大衣地所不能勝世尊宜可去二大衣還
安本處著我所施衣大地方得安住我遂依王言大
地乃得安住爾○又釋迦佛初成道時乃至涅槃唯
服麤布僧伽梨及白氎三衣未曾著蠶衣綿帛何爲
惡比丘等謗黷我云毗尼教中開許著之初成道時
愛道比丘尼手執金縷袈裟持施與我我不敢受今

佛言今有小疑欲有所決未知許不佛告文殊可隨
汝意我觀大衆心皆有疑前云迦葉佛小珠函唯長
三十三分盛彼僧伽梨一衣亦恐不受何況容受迦
葉佛三藏教迹一切經典耶佛告文殊大衆等是諸
佛力不可思議唯佛與佛乃能知之非汝等境界之
所管度世尊又令文殊師利捧函世尊起禮以指爾
函如開大城門大衆咸觀一切衆事珠塔綃衣金銀
樓觀其數十萬盛諸三藏復有天樂而常供養臺高
四十里塔高十由旬然函無增減依本三寸十方諸
來佛等各讀牟尼能於惡世廣度衆生各施僧伽梨

及一珠函用助牟尼尊者住持遺法佛命文殊令開
佛函其中各有大衣臺觀三藏教迹一如迦葉佛塔
平等無異佛告文殊汝將此塔還至祇洹戒壇北臺
內安置待我涅槃時自當有付囑因此文殊重問世
尊涅槃後此函塔等當付何人何處世尊對諸大衆
令付文殊置戒壇上經三年已移置東南角經三十
年住過是年已後移西印度頻伽羅山頂光明池南
住如來滅度後經四十五年有一惡王出現於世破
損佛法遍掠尼衆不可具說爾時有魔王兵衆及四
天王等使下大石壓殺惡王娑竭龍王陷彼宮殿成

大池水惡王種族無有遺餘唯有伽藍及諸民衆西
印度人甚弘熾盛寺有十三萬僧有六十萬及菩薩
衆亦有無量經有十三萬藏金縷經字有八萬藏金
銀七寶像大者高百尺小者丈六合有一百三十萬
軀自餘小者不可數不可量此之經像皆是忉利天
王工匠具相造之以是因緣故其衆塔等往彼山住
至法像末時一千七百年我此閻浮提及諸四天下
多惡比丘起造伽藍不修禪慧亦不讀經不識文字
縱有識者千有一二至彼惡世令文殊師利擎持衆
圖塔等徧歷國土教化人民令造衆塔以神通力普

破大千令彼惡比丘等改惡修善習讀三藏令法久
住所作既已還將衆塔置本處至彌勒下時令文
殊師利將塔付彌勒佛是爲安置處所以相付囑也
又如來成道後第二十一年佛告大目連汝往祇洹
戒壇北鳴鐘召十方僧如普賢觀音菩薩等幷集我
分身百億釋迦佛各乘樓觀至戒壇所依教集已佛
告普賢菩薩汝往獼猴池所我常經行處有破僧伽
梨衣肉有小珠塔可持將來普賢依教持至祇洹世
尊受此塔已即告大衆我初踰城至城樓上城神歎
我言我爲此城神經今十三劫見過去諸佛皆踰城

學道破恩愛網殺煩惱賊成無上道度脫一切汝今
亦爾勿令有退迦葉佛時付我小珠塔待悉達踰城
令我付汝此是拘留孫四牙印之塔展轉相付乃至
樓至佛太子受已禮拜塔訖放大光明塔門自開便
見四牙及佛遺教有金銀觀其數八萬普盛經律又
有摩尼臺觀上常有香燈供養幷傍有銀題字告釋
迦文佛汝初成道時當取一牙印印汝脚足下千輻
輪現次取一牙印汝手掌中便有萬字現又取一
牙印印汝胷臆上便有德相現又取一牙印汝頂
上便獲大圓光現我後成道依此四印隨印現相皆

如前說印竟內塔中門自然開塔基有銘文令置袈
裟角自成道來置于左肩上又告諸來佛及人天衆
各施一珠塔住待未來諸佛依言施已並付普賢守
護待如來涅槃送至祇洹中安戒壇北至闍維舍利
竟令普賢守護住二十年已後付文殊開塔取此四
牙至正法末時令傳閻浮諸國佛法住持乃至一千
一百年後將此四牙印百億界形像皆有光明生希
有心後乃至四六欲天等流通化益後文殊師利將
付彌勒佛○爾時世尊又告大衆我初成道時欲入
河洗爾時河神現身手執此寶塔內有黃金函盛一

安陁會并一尼師壇及有一鉢袋迦葉佛四牙並在函中此是迦葉佛付我令付世尊令澡浴竟請披安陁會我即受著地爲六種震動而安陁會四角放光照于百億國土十方諸梵王尋光來至我所前白我言此白氎五條是拘留孫佛衣佛涅槃已展轉相付乃至樓至佛釋迦佛涅槃後付囑娑竭龍王令依此法衣造八萬領仍造塔供養鎮後遺法而此安陁會四角及條節頭皆安卍字此衣賢劫中最初而造而此寶塔形同五寸而世尊開塔現眞珠樓觀其數八萬盛拘留孫佛所說遺教又有彼佛三比丘坐禪佛

尼師壇比丘在上坐令襞僧伽梨置比丘頭上爾時世尊問比丘汝解我意不比丘答不解我滅度後一千一百年後有非法比丘毀滅我正法有惡國王殺害比丘焚燒經像故如來從座起自脫僧伽梨襞置頭上佛告諸比丘我此僧伽梨過去未來諸佛皆著此衣得至解脫末世惡比丘不受持三衣亦不持戒輕慢法衣令法速滅我今與汝合三千大衣願汝受持勿令損失當用布褐作此伽梨不得用繒帛及細輭者並用麤大布作之令末世比丘不樂好衣服世尊發此言時地之六種震動天人歎息皆大歡喜今

命文殊汝吹我法螺至彼比丘所吹與出世典文殊依命吹螺入定比丘即起問文殊師利今有何佛出世文殊答言此賢劫中第四釋迦佛出世彼三比丘俱來禮佛在一面住即白佛言拘留孫佛般涅槃時付我安陁會尼師壇及鉢袋令我住此塔中乃至樓至佛令我始入涅槃迦葉佛又付我四牙牟尼佛施我水瓜髮並置塔中世尊涅槃後從塔中出於此閻浮提乃至大千界處處流布衣塔鎮後遺法也又問如來成道竟佛度迦葉兄弟徒衆漸多於迦蘭陁竹園集二部僧於水池邊令二部衆並脫僧伽梨遺敷

此諸大衣世尊敕勑將付四天王及諸八使者令八部鬼神守護此衣勿令損失乃至彌勒下生付囑彼佛又付梵王帝釋若至六齋日年三長齋月掃洒天宮殿令將僧伽梨至彼天宮供養藏七寶匣中用牛頭栴檀沈水末香煮取香汁浣灌伽梨曝曬令乾已後取香屑安寶匣中用裹僧伽梨令彼大衣久住六齋七日長齋則一月過此日月後還付四天王是爲安置處也世尊又告阿難言往須彌山頂鳴鐘召集四方一切諸比丘皆集戒壇所各各自言得四果者合得八百萬人皆令脫七條披著僧伽梨以前憂多

羅送至世尊前如來手自受之安置覆釜上世尊自脫七條安置諸衣上如來發聲普告大衆天人龍神等我於無量劫中捨頭目髓腦及內外財寶方得解脫衣盌無上菩提教化羣生我涅槃後諸惡比丘不信我教不持禁戒不護解脫衣無有威德毀滅正法諸惡比丘尼不順教勅於金剛道場內行不淨行猶如婬舍不行八敬輕慢比丘速滅我正法令天人衆滅諸惡充滿我今共汝發四弘願愍念來世諸惡僧尼守護此衣勿令損失安置塔中住持佛法說此語時地之六種震動天人龍神悲歎歡喜聲至大千

目連汝至我父王所白父王言我爲童子時毀前四齒令父王收舉道我今須留住末世鎮我遺法目連依命取已來付世尊佛告諸來佛及以分身佛可施一齒及一金剛塔告諸鬼神龍王於一彈指頃各造金剛塔盛前四齒及十方諸來佛及我分身佛皆施我齒塔令娑竭龍王收在大海中供養又告文殊師利及觀音大士待我滅度後汝以神力分身取我齒塔擎往彼國至僧伽藍中令塔放光於光明中出諸布氎汝爲商客至彼貿易或施爲法衣汝復變爲三藏比丘教化彼國比丘勿著皮衣若如佛敕勤行精進諸天送衣并施飲食又我滅度後一千四百年後我此閻浮提及大千界多有惡比丘不修禪戒多造塔寺偏滿天下雖非皮國多有布氎繒綵不以爲衣手樂殺生取其斑駮色皮以爲上服汝至彼惡世時當以神力震動大千令塔放光觸彼惡人令生改悔不習惡法也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七

音釋

組合切吐絲所繫也贖徒谷切囊也繼蘇對切繼維也繫徒協切重衣也駁北角切不純也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八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然燈篇第三十一

述意部

夫日舒則夜卷月生則陰滅燈之破暗猶慧之銷障是以虔躬燈王克成彌陁之尊致力續明遂受定光之號芳照輕緣乃獲身色之曜燭施微因爰果眼根之淨況乃振此大智開彼勝劣者哉是以育王臨終之日總造八萬四千之塔普照八萬四千之燈製寵機巧體極殊妙莫不名應法區事動眞境灼鑠電搓氣氳摹刻倒影渌水籠炎碧樹曄交鏤似朝霞之鏤白日昭昭聯暉若恒星之繡天漢睇金鋪以怂夜臨玉砌而疑曉可謂無盡之福常照盛明之徵恒皎也

引證部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言我曾無數劫來放捨身命於闇浮提作大國王便持刀授與左右勑令剝身作千燈處出其身肉澆如大錢以酥油灌中而作千燈安炷已訖語婆羅門言先說經法然後炙燈而婆羅門爲王說偈言

常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王聞偈已歡喜踊躍今爲法故以身爲燈不求世榮
亦不求二乘之燈持是功德願求無上正眞之道發
是願已卽時大千世界六種震動身炙千燈一切諸
天帝釋梵王輪王等皆來慰問身炙千燈得無痛耶
頗有悔耶王答天帝不以爲痛亦無悔恨若無悔恨
以何爲證王便誓言而我千燈用求無上之道審當
成佛者諸瘡卽愈作是語已身卽平復無有瘡瘢帝
釋諸天王臣眷屬無量庶民異口同音悉讖歡喜皆

行十善如阿闍世王受決經云時阿闍世王請佛食
已佛還祇洹王與耆婆議曰佛飯已竟更復何宜耆
婆言唯多然燈於是王乃勑具百斛麻油實從宮門
然至祇洹精舍時貧窮老母見王作此功德乃更感
激行乞得兩錢以至油家買油膏膏主曰母人大貧
窮乞得兩錢何不買食以自連繼用此膏爲母曰我
聞佛生難值百劫一遇我幸逢佛而無供養今日見
王作大功德雖實貧窮欲然一燈作後世本於是膏
主嘉其至意與兩錢膏應得二合特益三合凡得五
合母則往當佛前然之計此不足半夕乃自誓言若

我後世得道如佛膏當通夕光明不消作禮而去王
所然燈或滅或盡母所然燈炎明特朗殊勝諸燈通
夕不滅膏又不盡至明朝旦佛告目連天今已曉可
滅諸燈目連承教以次滅燈諸燈皆滅唯母一燈三
滅不盡便舉袈裟以扇之燈炎益明乃以威神引隨
嵐風以次吹燈燈更熾盛上照梵天傍照三千世界
悉見其炎佛告目連止止此當來佛之炎明功德非
汝威神所滅此母宿命供養百八十億佛已從前佛
受決券以經法未暇修檀故今貧窮無有財寶却後
三十劫當得作佛號曰須彌燈炎如來至眞等正覺

世界無有日月人民身中皆有大炎炎明相照如忉
利天母聞歡喜作禮而去王問耆婆我作功德巍巍
如此佛不與我決此母一燈便與授決耆婆曰王所
作雖多心不專一不如此母注心於佛也於是後時
闍王以至誠心奉獻油蜜供養佛故佛便授王決曰
却後八萬劫劫名喜觀王當爲佛佛號淨其闍王太
子名梅陁和利時年八歲見父受決甚大歡喜卽脫
身衆寶以散佛上曰願淨其佛所我作金輪王得供
養佛佛般泥洹我當承續爲佛佛言必如願佛號梅
檀又賢愚經云阿難白佛不審世尊過去世中作何

善根致斯無極燈供果報佛告阿難過去二阿僧祇
九十一劫此閻浮提有大國王名波塞奇大夫人生
一太子身紫金色相好具足後漸長大出家成佛敎
化人民度者甚多爾時父王請佛及僧三月供養有
一比丘字阿梨蜜羅 晉曰无垢聖及 於三月中作燈檀越日日
入城求索酥油燈炷之具時王女名曰牟尼登於高
樓見此比丘日行入城經營所須心生敬愍遣人往
問何所管理比丘報言我今三月與佛及僧作燈檀
越求乞酥油燈炷之具使還報命王女歡喜自今已
往莫復行乞我當給汝燈炷之具比丘可之於是已

後常送酥油燈炷之具聖及比丘誠心欵著佛授其
記汝於來世阿僧祇劫當得作佛名曰定光 於經名然燈佛
王女牟尼聞聖及比丘授記作佛心自念言佛燈之
物悉是我有比丘已記我獨不得作是念已往詣佛
所自陳所懷佛復授記告牟尼曰汝於來世二阿僧
祇九十一劫當得作佛名釋迦牟尼十號具足王女
聞記歡喜發心化成男子重禮佛足求爲沙門佛便
聽之精修不息由管燈明布施從是已來無數劫中
天上人間受福自然身體殊異超絕餘人至今成佛
受此燈明之報又施燈功德經云佛告舍利弗或有

人於佛塔廟諸形像前而設供養故奉施燈明乃至
以少燈炬或酥油塗然持以奉施其明唯照一道一
階舍利弗如此福德非是一切聲聞緣覺所能可知
唯佛如來乃能知也求世報者福德尚爾況以清淨
淡樂心相續無間念佛功德照道一階福德尚爾何
況全照一階道也或二三四階道或塔身一級二級
乃至多級一面二面乃至四面乃至佛形像舍利弗
彼所然燈或時速滅或風吹滅或油盡滅或炷盡滅
或俱盡滅如是少時於佛塔廟奉施燈明爲信佛法
僧故如是少燈奉施福田所得果報福德之聚唯佛

能知少燈尚多不可筭數況我滅後於佛塔寺若自
作若敎他作或然一燈二燈乃至多燈香華纓絡寶
幢旛蓋及餘種種勝妙供養復次若人於佛塔廟施
燈明已臨命終時得三種明何等爲三一者彼人臨
命終時先所作福悉皆現前憶念善法而不忘失因
此念已心生踊悅二者因此便能起念佛能行布施
得欣喜心無有死苦三者因此便得念法之心又舍
利弗彼人臨命終時更復得見四種光明何等爲四
一者臨終見於日輪圓滿踊出二者見淨月輪圓滿
踊出三者見諸天衆一處而生四者見於如來應正

徧知坐菩提樹垂得菩提自見已身尊重如來合十指掌恭敬而住又舍利弗於佛塔廟施燈明已於臨終時得見如是四種光明死已便生三十三天生彼天已於五種事而得清淨一者得清淨力二者於諸天中得殊勝威德三者常得清淨念慧四者常得聞於攝意之聲五者得遍盡難一切衆生於是五法言而得恭屬常護彼意心得欣喜於彼天宮捨壽命已不墮惡趣生於人中乃上種姓信佛法家其時世間若無佛者亦不在輕賤吉凶邪見家生由施燈已復得四種可樂之法何等爲四一者色力二者資財三者大善四者智慧若人住於大乘

施佛塔廟燈明已得於八種可樂脉法何等爲八一者獲勝肉眼二者得於勝念無能測量三者得於勝達淨分天眼四者爲於滿足修集道故得不缺戒五者得智滿足證於涅槃六者先所作善得無難處七者所作善業得值諸佛能爲一切衆生之眼八者以彼善根得轉輪王所得輪寶不爲他障其身端正或爲帝釋得大威力具足千眼或爲梵王善弘梵事得大禪定舍利弗以其迴向菩提善根得是八種所樂勝法又舍利弗若人於如來前見他施燈信心清淨合十指掌起隨喜心以此善根得於八種增上之法

何等爲八一者得增上色二者得增上眷屬三者得增上戒四者於人天中得增上生五者得增上信六者得增上辯七者得增上聖道八者得阿耨菩提又舍利弗有五種法疾爲難得一者得人身難二者告舍利弗有五種法疾爲難得一者得人身難二者於佛正法得信樂難三者樂於佛法得出家難四者具清淨戒難五者得遍盡難一切衆生於是五法言而得爲難得汝等已得（北本又燈指經云皆王舍城五山圍遶於五摩伽陀疎其處其裏諸勝智人修梵行者成以此地莊嚴殊特心生喜樂自遠而來雲集其中爾時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庫藏盈溢如毗沙門然無子嵐禱祀神祇求乞有子其婦不久便覺有身滿足十月生一男兒是兒先世宿植福因初生之日其手一指出大光明照十里父母歡喜即集親族及諸相師施設大會爲兒立字因其指光字曰燈指集諸會者覩其異相數未曾有時此會中有婆羅門名曰婆修博聞多知事無不曉見兒奇相非常含笑而言此兒或是那羅延天帝釋提桓因日之天子諸大德天來現生也時兒父母聞是語已倍增歡喜七日設大施會舉國知聞上徹於王閣王聞已即勑將來長者受敕尋即抱兒詣王宮門值王醮會通啓

未得其兒指允照宮庭赫然大明照于王身及以宮
觀一切禀物斯皆金色其允徧照于王宮內王即怪
問此允何來忽照吾宮將非世尊欲從十方至我門
耶又非大德諸天釋提桓因曰天子等下降來耶王
尋遣人往門外看使人見已還入白王向者大王所
喚小兒今在門外此小兒手在乳母肩上其指出允
明來徹照故有此允王勑使言速將兒來王既見已
深異此兒自捉兒手觀其兒相諦聽觀已而作是言
外道六師稱無因果眞爲誰惑若無因果云何此兒
得有指允以此觀之諸外道輩陷諸衆生顛墜惡趣

定知此非自在天等自然而有必因宿福獲斯善報
始知佛語審諦不虛而不修福一何怪哉王言今猶
未審此指允曜或因於日而有此明或因於月而有
此明必欲驗者須待夜半既至日暮即以小兒置于
象上在前而行王將羣臣共入園中而此小兒指允
所照幽闇大明觀視園中鳥獸華果與晝無異王觀
此已嘿然歎曰佛之所說何期眞如我於今日於因
於果生大堅信深部六師愚迷之甚是故於佛倍生
宗仰於時耆域即白王言假令貧窮尚應整竭而修
善業況復富饒而不作福如是語頃天已平曉還將

燈指入于王宮王甚歡喜大賜珍寶放令還家燈指
漸大其父長者爲求婚所選擇高門聘以爲婦長者
既富禮敎先備閨門雍穆資產轉盛夫盛有衰合會
有離長者及母俱時喪亡雙兒如日到沒處睥允潛翳
如日既出月允不現如火爲灰熾燄永滅強健好色
爲病所壞火壯之年爲老所侵所愛之命爲死所奪
父母既終生計漸損而此燈指少長富逸不閑家業
惡伴交遊恣心放意耽惑酒色用錢無度倉庫貯積
無人料理如月盈側闇轉就損時彼國法歲一大會
集般舟山于時燈指服飾嚴從詣彼會所時後羣賊

知燈指未還伺其空便往到其家劫掠錢財一切盡
取燈指暮歸見已舍內爲賊劫掠唯有木石塼瓦等
見此事已悶絕躃地傷人水灑方得惺悟憂愁啼哭
而作是念我父昔來廣作方宜修治家業勑勞積聚
倉庫財寶是父所爲生育我身見有委付如何至我
不紹父業浮遊懶惰爲人欺陵父之餘財一旦喪失
倉庫空虛畜產迸散當于爾時指允亦滅其妻賤賤
捨棄而走傭僕逃失親里斷絕極厚者反如怨讐貧
窮之人如起屍鬼一切怖畏能毀盛年好色氣力名
聞種族門戶智慧仁義信行悉能壞之我之貧厄世

間少比正欲捨身不能自殞當作何方以自存濟復作是念世人所鄙不過擔屍此事雖惡災無供世受苦之業有人聞語即顧擔屍燈指取直尋從其言擔負死人到於塚間意欲擲棄于時死人忽抱燈指譬如小兒抱其父母急捉不放盡力挽卻不能得去死人著舂猶如胡膠不可得脫排推不離甚大怖畏作是念言我於今日擔此死屍當重相顧諸旃陁羅詳此死屍欲何處活即詣梵陁羅村語言誰能卻我背上死屍共盡力共挽卻之亦不肯去餘見之者罵燈指言狂人何爲擔負死屍入人村落競以杖石而擲之身體傷破痛懼並至有人憐愍將其詣城既到城門守門之人遮遏打之不得近門此何癡人擔負死屍欲來入城自見已身被諸杖木身體皆破甚懷懊惱發聲大哭由我貧困不擇作處爲斯賤業如何一旦復值苦毒寧作餘死不負屍生且哭且言時守門者深生憐愍放令還家到自空室先同乞索諸貧人等共住之者遙見死屍枉其背上悉皆捨去既到舍已屍自墮地燈指于時逾增惶怖悶絕躃地久乃得甦尋見死屍手指純是黃金雖復怖畏見是好金即前視之以刀試割實是眞金既得金已心生歡喜復前剪頭

手足如是剪已尋復還生須臾之頃金頭手足其積過人譬如王者失國還復本位如盲得眼視照明了燈指歡喜亦復如是庫藏珍寶倍勝於前威德名譽有過先日親里朋友妻子僮僕一切還來燈指歎曰嗚呼怪哉富有大力能使世人來歸極疾嗚呼怪哉貧有大力能使所親捨我極速我先貧時素所有親昵交遊道絕聊無一人與我語者今日一切顒顒承事合掌恭敬假使生處如天帝釋勇力如羅摩知見如天師若無錢財都無所直富者不問愚智皆稱好人實無所知人以爲智亦得勇健諸善名聞雖復醜陋老弊少壯婦女樂至其邊阿闍世王聞其還富尋即遣人來取其寶其所收者盡是死人還擲屋中見是眞金燈指知王欲得此寶即以金頭手足以用上王王既得已齋之還宮於後燈指作是思惟而說偈言

五欲極輕動　如電毒卉蚘蟲　榮樂不久停
即生厭患心

尋以珍寶施與衆人於佛法中出家求道精勤修習得阿羅漢雖獲道果而此屍寶常隨逐之比丘問佛燈指比丘以何因緣從生已來有是指尖以何因緣

受此貧困復以何因緣有此屍寶常隨逐之佛告比丘至心諦聽吾當爲汝說其宿緣燈指比丘乃往古世生波羅柰國大長者家爲小兒時乘車往外遊戲晚來門已閉大喚開門無人來應良久母來與兒開門瞋罵母言舉家擔死人去耶瞋來劫耶何以無人與我開門以是業緣死墮地獄地獄餘報還生人中受斯貧困究指因緣屍寶因緣爲汝更說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名毗婆尸彼佛入涅槃後法行住世燈指爾時爲大長者其家大富往至塔寺恭敬禮拜見有泥像一指破落尋治此指以金薄傳之修治已訖

尋發願言我以香華妓樂供養治像功德因緣願生天上人間常得尊榮富貴假令漏失尋還得之使我於佛法中出家得道以治佛指故得是指及死屍寶聚以惡口故從地獄出時貧窮果報以是因緣少種福業於形像所得是福報乃至涅槃形像尚爾況復如來法身者乎又譬喻經云昔佛在世時佛大弟子大目揵連乘通往到忉利天上入帝釋園遊行觀看見一天女形貌端正姿明照曜與衆超絕目連見已即問天女汝本前身種何福緣今受此報奇妙無量天女答曰我本前身時作旃沙王宮中使人時王

宮中有佛精舍我時夜入見佛塔中暗無光明我即然燈著精舍中由是因緣今受此身光明殊妙天堂受福快樂無極又譬喻經云昔佛在世時諸弟子中德各不同如舍利弗智慧第一大目連神通第一如阿那律天眼第一能見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微細無幽不覩阿難見已而白佛言此阿那律宿有何業天眼乃爾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此人爾時身行劫賊入佛塔中欲盜塔物時佛塔中佛前然燈其燈欲滅賊即以箭正燈使明見佛威光歡然毛竪即自念言他人尚能捨物求福我

云何盜便捨而去緣正燈炷福德因緣從是以來九十一劫恒生善處漸捨諸惡福祐日增今得值我出家修道得阿羅漢於衆人中天眼徹視最爲第一何況有人至心割捨然燈佛前所獲福德難可稱量又智度論云若人盜佛塔中珠及盜燈明死墮地獄若出爲人世世生盲又灌頂經云救脫菩薩白佛言若族姓男女其有厄羸著牀痛惱無救護者我今當勸請諸衆僧七日七夜齋戒一心受持八禁六時行道四十九徧讀是經典勸然七層之燈懸五色續命神旛阿難問言續命旛燈法則云何神旛五色四十九

尺燈亦復爾七層之燈一層七燈燈如車輪若遭厄難閉在牢獄枷鎖著身亦應造立旛燈放諸襍類衆生至四十九可得過度危之難不爲諸橫惡鬼所持又超日明三昧經云日天王與無數天人來詣佛所稽首言以何等行得爲日天照四天下復以何緣而爲月天照除夜冥佛言有四事一常喜布施二修身愼行三奉戒不犯四然燈於佛寺若於父母沐門道人皆植兌明又身口意行不殺等十善佛言又有四事得爲月王一布施貧匱二奉持五戒三恭事三尊四冥設燈兌於君父師等又僧祇律云佛言從今日聽然燈供養

前燈無處取燈以物傍取不損兌者得也頌曰

藕樹交無極　華雲衣數重　織竹能爲象
縛荻巧成龍　落灰然藥盛　坐油濕畫峯
天宮儻若照　燈王復可逢

感應緣 略引三驗

宋沐門釋道冏

隋沐門釋法純

唐漢州三學山寺神燈

宋京師南澗寺有釋道冏姓馬扶風人初出家爲道懿弟子懿病嘗遣冏等四人至河南霍山採鍾乳入

穴數里跨木水三人溺死炬火又亾冏判無濟理冏素誦法華唯憑誠此業又存念觀音有頃見一一兌如螢兌追之不及遂得出穴於是進修禪業節行彌新頻作數度普賢齋並有瑞應或見胡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並未及暄涼倏忽不見後與同學人南遊上京觀矚風化夜乘氷渡河中道氷破三人沒死冏入歸誠觀音乃覺脚下如有一物自皷復見赤兌在前乘兌至岸達都止南澗寺恒以般舟爲業嘗中夜入禪忽見四人御車至房呼令上乘冏欻不自覺已見身在郡後沈橋間見一人在路坐胡牀侍者數百

人見問驚起曰坐禪人耳彼人因語左右曰向止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於是禮拜執別令人送岡還寺扣門良久方開入寺見房猶閉衆咸莫測其然

宋元嘉二十年臨川康王義慶携往廣陵終於彼也

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隋西京淨住寺釋法純姓祝氏扶風始平人也性愛定林情兼拯溺嘗於道場然燈遂感燈明續焰經于二七夜不添油灶而炤曜倍常私密異之爲滅累之嘉相也又油甕所止在佛堂内忽然不見乃經再宿還來本處而油滿如故每於夜靜聞有說法教授之聲異香尋隙氣衝於外就而視之一無所見識者以爲幽奇所集故也至仁壽三年遂覺不念閉室靜坐而無痛所白衣童子手捧炤明立侍於右弟子慧進入問此是何人答曰是第六欲天頻來命我但以諸天著樂竟不許之由妨修道故也常願生無佛法處敎化衆生愼勿彰言死後門徒爲建齋修福道俗湊集並枉純前有雙鴿飛來入純房内枉永桁上注目看純雖人觸捉都無有懼純云任之勿捉至暮方逝與衆辭別不覺餘想卒于淨住春秋八十有五卽仁壽三年五月十二日也

唐蜀川漢州三學山寺至唐開皇十二年寺東壁有佛跡現長尺八寸闊七寸兼有神燈自空而現每夕常爾齋日則多有州宰意欲尋之乘馬來寺十里已外空燈列見漸近漸昧遂並失之返還十里如前還現至今不絕初出一燈至大從此大燈流散四空千有餘現遇大風起吹此小燈還出小燈流散四空迄至天明始滅每於月六齋日常出如此至貞觀末有僧法藏以乞爲心不護細行夜宿寺中有大神衣甲羽冑從門中拔出擲于寺外七里傷足餘無所損夜還返寺重閉門皆閉後遂改勵勤道業

唐蜀川漢州三學山寺至唐開皇十二年寺東壁有佛跡現長尺八寸闊七寸兼有神燈自空而現每夕常爾齋日則多有州宰意欲尋之乘馬來寺十里已外空燈列見漸近漸昧遂並失之返還十里如前還現至今不絕初出一燈至大從此大燈流散四空千有餘現遇大風起吹此小燈還出小燈流散四空迄至天明始滅每於月六齋日常出如此至貞觀末有僧法藏以乞爲心不護細行夜宿寺中有大神衣甲羽冑從門中拔出擲于寺外七里傷足餘無所損夜還返寺重閉門皆閉後遂改勵勤道業

依道宣律師感通記云律師問天人曰其蜀地漢州三學山寺空燈常照因何而有答曰山有菩薩寺迦葉佛正法時初立有歡喜王菩薩造之寺名法燈自彼至今常明空表有小菩薩三百人斷粒遐齡常住此山此燈又是山神李特續後供養故至正月處處然燈以供佛寺

懸旛篇第三十二

述意部

夫因事悟理必藉相以導真瞻仰聖容敬神旛以薦奉是以育王創造遺身之塔架迴浮空巍起通天之

臺仁祠切漢於是華旛銀颺龔騰蓊於大千朱紫相
映吐繡煥於百億惠風時動清升之業有微微吹時
來輪王之報無盡也

引證部

如迦葉結阿難經云昔阿育王自於境內立千二百
塔王後病困有一沙門省王病王言前爲千二百塔
各繼作金縷旛欲手自懸旛散華始得成辦而得重
病恐不遂願道人語王云王好叉手一心道人即現
神足應時千二百寺皆在王前王見歡喜便使取金
旛金華懸諸剎上塔寺低仰即皆就王手王得本願
身復病愈即發大意延壽二十五年故名續命神旛
又普廣經云若四輩男女若臨終時若已過命於其
亡日造作黃旛懸著剎上使獲福德離八難苦得生
十方諸佛淨土旛蓋供養隨心所願至成菩提旛隨
風轉破碎都盡至成微塵旛一轉時輪王位乃至吹
塵小王之位其報無量然燈供養照諸幽冥苦痛衆
生蒙此光明得互相見緣此福德拔彼衆生悉得休
息 速曰何故經中爲以人燒黃旛掛於剎塔之上者
答曰雖未見聖解可以義求此五人亦中黃色居中
陰不之邊趣引生中國也又黃色像金鬼神冥道將
爲金用故解祠之時剪白紙錢鬼得銀錢用剪黃紙
錢得金錢用故譬喻經云時有人捉得青古汝何以盜我設盡

如是河神救護言將我至路有人知我道逢黃馬車
乘衣服皆黃人問云誰殺賊女何住此主人方知
是殺賊主人問云遮來馬黃衣是誰殺賊一口是黃公
之婦少報主人食案之頃主人已盡主人不可盡
此兒由人患趣殊欲見各別故聖神黃旛爲其
主人題之塔令尋之得寶以救齊亡者也又百緣
經云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
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端正殊妙與衆超
絕其兒初生於虛空中有一大旛徧覆城上父母見
已歡喜無量因爲立字名波多迦年漸長大求佛出
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比丘見已而便白
佛言此波多迦宿植何福生便端正與衆超絕於虛
空中有大旛蓋徧覆城上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
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時有
王名槃頭求帝收其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
養之時有一人於彼塔邊施設大會作一長旛懸著
塔上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
惡道天上人中常有大旛覆蔭其上受福快樂乃至
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又菩薩本行經云昔佛在
世與諸比丘及與阿難從鬱單羅延國遊行村落時
天盛熱無有陰涼有放羊人見佛涉熱即起淨心編
舁作蓋用覆佛上遊隨佛行去羊大遠放蓋擲地還
趣羊邊佛便微笑告阿難言此放羊人以恭敬心而

以艸蓋用覆佛上以此功德十三劫中不墮惡道天
上人間生尊貴家快樂無極常有自然七寶之蓋而
在其上竟十三劫出家修道成辟支佛名阿耨婆達
頌曰

寶剎承高露　綺綵映空天　宛轉雲間飏
倒下似紅蓮　霞旛開錦色　香氣合鑪煙
飄颺無定所　祇爲本輕旋　池沼萬影現
泉弄百華鮮　夙夜風吹動　重疊輪王因
攀仰無猒足　結侶感留瞻　何知色中緣
招福壽長年

音釋

鏤　郎豆切　鏤版也　聯　大計切　連也　瘢　蒲官切　瘡癒後痕也　昵　尼質切　昵近也　顒　魚容切　仰也　獻　呼木切　力扣也　詰　去吉切　問也　琛　丑林切　寶也　亂　郎段切　理也　辟　毗亦切　除也　敍　去奇切　不正也　歎　勿計切　

十七年夏於廣陵遥見惠汪精舍前旛蓋甚衆而無
形像馳往觀之比及到門奄然都滅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八
校讎　第九紙　十一行次南藏作室

感應緣　慧琛
宋劉琛之沛郡人也曾枉廣陵遂一沙門謂琛之曰
君有病氣然當不死可作一二百錢食飯飴衆僧則
免斯患琛之素不信法心起忿慢沙門曰當加祇信
勿用爲怒相去二十步忽不復見琛之經七日便病
時氣危頓殆死至九日方晝如夢非夢見有五層佛
圖枉其心上有二十許僧遶塔作禮因此而寤即得
大利病乃稍愈後枉京師住忽有沙門先不相識直
來入戶曰君有法緣何不精進琛之因說先所逢遇
答曰此實頭盧也語已便去不知所向琛之以元嘉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九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華香篇第三十三

述意部

敬尋釋迦降神羅衛託質王宮智實生知道惟偏覺演惠明於百億注法雨於大千靈像周於十方寶塔徧於法界名香鬱馥似輕雲而散霧寶華含彩若倒藕而垂蓮虔誠供養同趣法筵叩頭彈指俱霑福利也

引證部

如佛說華聚陁羅尼經云佛言若復有人於如來滅度之後行於曠路見如來塔廟能持一華一燈若一圍泥用塗像前以用供養乃至能持一錢施於佛像為補治故若以一掬水用灑佛塔除去不淨以華香供養舉足一步詣於塔寺若一稱南無佛欲使此人墮三惡道百千萬劫終無是處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若持香塗佛塔合命終生香樂天與諸天女常相娛樂從天命終得受人身生大富家又阿闍世王經云過去無數劫有佛號一切度與其眷屬俱行分衛有三尊者子嚴服其戲見佛及諸菩薩於明巍巍互

相指示而吾等當共供養二兒答言既無香華當用何物其一兒脫頭上白珠以著手中便謂二兒可以供佛二兒効之解頭上白珠者其手中即至佛所一兒復問二兒持是功德以何求索其一兒言願如佛右面比丘其一兒言願如佛左面神足比丘二兒其問一兒報言我欲如佛八千天子皆言善哉善哉若如所言天上天下一切蒙恩是三小兒已到佛前各以白珠而散佛上二兒發聲聞意者珠在佛肩上其一兒發菩提心者珠住佛頭上化為珠華交露之帳其中有佛佛告舍利弗中央兒者則我身是右面兒者舍利弗是左面兒者目連是舍利弗汝等本畏生死故不發菩薩心欲疾泥洹觀此一兒發阿耨菩提故得成佛又採華以給王家後宮貴人一日出城採華遇人常採好華以給王家後當得佛號曰妙華時佛發心稽首為禮心自念言寧棄身命以華上佛并散聖衆縱使見害不墮苦痛便以華散佛及聖衆卻自歸命一心重禮佛知其念甚慈愍之具為說法諸採華人皆發道意佛即授決後當得佛號曰妙華時採華夫還歸家中與二親別我今命盡為王見殺父母愕然問何罪咎具答所由無華貢王必見危命故

辭別耳二親聞之益以愁感發篋視之滿中好華香
徹四面父母告曰可以進王時王大瞋見不時來將
人反縛罪當棄市入宮見王而色不變王怪問之汝
等罪過命在當殺何故不懼即白王曰人生有死物
成有敗無以非法不憐身命朝來採華值佛供上以
知違命罪當合死寧以有德而死不以無德而存還
視華篋續滿如故皆是如來恩仁所覆王甚怪之心
不信然故詣佛所問佛是意佛言實然此人至心欲
度十方不憐身命故取衆華以散佛上意無想報以
得受決將來成佛號曰妙華王大歡喜解縛悔過自
責愚意不及菩薩唯原其罪佛言善哉能自改者與
無過同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
時世尊將諸比丘著衣持鉢將詣乞食至一巷中有
一婦女抱一小兒在巷坐地時彼小兒逢見世尊心
懷歡喜從母索華母即與買小兒得已持詣佛所散
於佛上於虛空中變成華蓋隨佛行住小兒見已甚
大歡喜發大誓願以此供養善根功德使我來世得
成正覺過度衆生如佛無異爾時世尊見此小兒發
是願已佛即微笑從其面門出五色光遶佛三帀還
從頂入爾時阿難前白佛言如來尊重不妄有笑以

何因緣今日微笑唯願世尊敷演解說佛告阿難汝
今見此小兒以華散我於未來世不墮惡趣天上人
中常受快樂過十三阿僧祇成辟支佛號曰華盛廣
度衆生不可限量是故笑耳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城中豪富長者皆共聚集詣泉水上作唱妓樂
而自娛樂爲波羅柰國作華會時彼會中遣於二人
詣林採波羅柰華作髮時採華人還來會所路見世
尊相好炎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以
所採華散佛而去還復上樹採華枝折墮死命終生
忉利天端正殊妙以波羅柰華而作宮殿帝釋問曰
汝於何處造修福業而來生此以本因緣具報帝釋
爾時帝釋以偈讚曰

身如眞金色　照曜極鮮明　容顏貌端正
諸天中寃勝

爾時天子即說偈答帝釋曰

我蒙佛恩德　散以波羅華　由是善因緣
今得是果報

爾時天子即共帝釋來詣佛所佛爲說法心開意解
破二十億邪見業障得須陁洹果心懷欣慶即於佛

前說偈讚佛

巍巍大世尊　寔上無有比　父母及師長
功德無有及　乾竭四大海　超越白骨山
閉塞三惡道　能開三善門　又禮寶藏經云爾時天女說偈曰
我昔以華鬘　奉迦葉佛塔　今生於天上
獲是勝功德　生在於天中　報得金色身
又薩婆多論云若四方僧地不得作塔為佛法自為
種植若僧和合者得不和合者不得作之若僧地有
種種華應淨人取次第與僧隨意供給不得私取自

誦佛華咒曰
南無佛闍寫治莎訶
般若波羅蜜華咒曰
那末柯盧履（民旨切）般若波羅蜜多奚莎訶
佛足華咒曰
那莫波陁制點毗鹽莎訶
菩提樹華咒曰
南無菩提逼力龍嵐莎訶
轉法輪處華咒曰
南無達磨斫柯羅夜莎訶

供養三寶若華多僧取不盡若僧和合聽隨意取之
若僧坊內不得起塔作像以近人臭穢不清淨故若
重閣舍若經像在下重不得在上住若塔地華不得
供養僧法正應供養佛此華亦得賣取錢以供養塔
用若屬塔水以供塔用有殘若致功力是塔人
者應賣此水以錢屬塔不得餘用用則計錢犯若塔
內無人致水功力一由僧人殘水多少善好等量用
之又文殊問經云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諸供
養餘華用治衆病其法云何佛告文殊華各別咒一
百八徧

塔華咒曰
那莫鎗跋耶莎訶
菩薩華咒曰
南無菩提薩埵野莎訶
衆僧華咒曰
那莫僧伽野莎訶
佛像華咒曰
那莫波羅底耶莎訶
佛告文殊師利用此華若諸四衆能信修行應當早
起清淨澡浴漱口念佛功德恭敬此華不以足蹈及

跨華上如法執取安置淨器若人患寒熱額痛皆以
冷水摩華以用塗身若吐利出血或腹內煩疼以漿
飲摩華當服此華飲若口有瘡以暖水摩華含此華
汁若天雨不止於空閑處以火燒華令雨即止若天
亢旱在空閑處以華置水中復咒冷水更灑華上天
即降雨若牛馬等本性不調以華飴之即便調伏若
諸果樹華實不茂以冷水牛糞摩取華汁以灌其根
不得踐踏華實即多若田中多水苗稼損滅搗華爲
末以散田中即得滋長若國中疾病以冷水摩華塗
藥後時有王名藥頭末帝收其舍利造四寶塔高一
由旬而供養之時有長者入佛塔中見地破落和泥
以水摩華在於彼處用灑散之即得還散若於高山
有盤石處衆多比丘於石上摩華摩華既竟相與禮
拜久後石上自生珍寶（簡要本缺此經佛告文殊一誦滿一百八徧此咒童句汝於處處當說如佛華法餘華亦爾又華嚴經云譬人中有香名大象藏因龍鬪生若燒一丸與大炎明細雲覆上味如甘露七日七夜降香水雨若著身者身則金色若著衣服宮殿樓閣亦悉金色若有衆生得聞此七日七夜歡喜悅樂滅一切病無有橫枉遠離恐怖危害之心專向大慈普念衆生我知彼已而爲說法令無量衆生得不退
塗治以栴檀香坌散其上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從是
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身口常香受福
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又大莊嚴論云
佛言我昔曾聞迦葉佛時有一法師爲衆說法於大
衆中讚迦葉佛以是緣故命終生天於人天中常受
快樂於釋迦文佛般涅槃後百年阿輸迦王時爲大
法師得阿羅漢常有妙香從其口出時彼法師去王
不遠爲衆說法口中香氣達於王所王聞香氣心生
疑惑作是思惟彼比丘者爲和妙香含於口耶香氣
乃爾作是念已語比丘言開口漱口猶有香氣比丘

白王何故語我張口漱口時王答言我聞香氣心生
疑故使張口及以漱口香氣逾盛唯有此香口比丘
餘無所有王語比丘願為我說比丘微笑即說偈言

天地自在者　今當為汝說　此非沈水香
復非筆葉莖　梅檀等諸香　和合能出是
我生希有心　而作如是言　由答讚迦葉
便獲如是香　彼佛時已合　與新香無異
晝夜恒有香　未曾有斷絕
又日雲經云香煙不盡放地得越棄罪盡五百歲墮
糞屎地獄何以故由放恣心故又夜問經云莊嚴供

養具以口吹去灰者墮優鉢羅地獄傷報作風神王
又要用宜經云鼻嗅香者由滅香氣無其福德正報
墮波頭摩地獄未來世鼻根無香味又曰供養經云
供養香時口不合閉者墮黑糞屎地獄盡其半劫受
罪得無信惠報何以故由起不氣坌香故（宿三經雖無此報故別錄之也）又三千威儀云燒香著佛前有三事一易
中故香二當自出香三當布與人具香爐有三事一
當先到去故火拾取中香聚一面二當拭令淨乃著
火還取故香著中三火著時熾然不得吹令炭滅頌
曰

久歇無明樹　方欣栴花華　始入香山路
仍逢火宅車　慈父屢引接　幼子背恩賒
雖悟危藤鼠　終悲荏蕊蛆　鹿苑禪林茂
舊嶺動枝柯　定華發智果　乘空具度河
法雨時時落　香雲片片多　若為將羽化
來濟荏塵羅

感應緣（略引六卷）
宋沙門求那跋摩
齊高士明僧紹
梁沙門釋惠劍
南齊晉安王蕭子懋
唐沙門釋惠生
唐雍州渭南山豹谷神香
兼出樵俗出香處
晉宋永嘉年中有外國三藏法師求那跋摩所住
道寺每於講說四衆雲會晉夏安居竟信心看採樵
華施僧座下中竟檢視唯跋摩所坐鮮榮如初預知
死時依日先洗浴又手誦經端坐而化身體香輭於
坐下得手迹遺文一卷其偈曰
摩羅婆國界阿蘭若寺中我初得聖果道迹離諸漏

若於師子國村名劫波利進修得三果是名斯陁含
文帝深加悅憎又於扈所見一物狀若龍蛇長一丈
許直上昇天僧衆悲戀乃依外國法香薪闍維起塔

右一條出梁高僧傳

齊栖霞寺在南徐州琅琊郡江乘北鄉頻佳里攝山
之中齊高士平原明僧紹以宋太始中起造普聞法
鐘自響山舍去村五六里宋昇明中村民平旦並見
半山有旛蓋羅列煙炎五色映照虛空男女瞻望皆
言是實競來觀視了無所見時有法度法師於山舍
講無量壽經中夜忽有金光照寺於其光中如有臺

舘形像弘宣寺中僧衆及淨人等小不如法及白衣
賓客有穢濁入寺者虎即出現吼叫巡房響振山谷
至今猶爾或有念誦小有疲懈山神現形又著烏衣
身長一丈手執繩索僧衆驚懼誦習不懈

梁南寂眞寺在秣陵縣中興里普通五年沙門惠釗
起造惠釗生緣姓徐齊初隨勇在廬陵於路拾得一
襆襆中有繡帕帕裏有五色紙各爲一裹始開四重
都無所見末開帒下縫紙見光影如電晃曜一室因
此仍感神瑞入水不沒入火不然家人以爲發狂始
就籠檻關閉甚嚴俄而出外乃知神力因設虛座請

稍有根鬚母病尋差當代稱其孝感也子懋弟南海
王子罕字靈拳其母樂容拳寢疾子罕晝夜禮拜于
時以竹爲燈續其燈照曜訖夜極明此續經宿枝葉

茂盛母病尋愈 事出吳均齊春秋

唐始州永安縣釋惠主姓賈持律第一兼營福業後
至故鄉南山藏伏唯食松葉異類禽獸同集無聲或
有山神與送茯苓甘松香來六時行道一時不闕禽
獸隨行禮佛誦經似如聽仰仍爲幽顯受菩薩戒後
有羣猴共爲治道主曰汝性躁擾而作此何爲獼猴
答言時君異也佛日通也主深怪異畜生能言罕所

未有更有祥龍飛獸集持異香充塞山內後有八人採弓材者甚大驚駭便慰主曰聖君出世時號開皇矣至貞觀三年寺有明禪師無半身向衆述曰吾與主律師建立此寺兩人同心忽失半身將主律師先去不耶至明日食時俗人驚云寺家設會耶見有四路客僧數千人入寺今何所在尋爾午時主便無疾而逝春秋八十有九

唐雍州渭南縣南山倒狗谷崖有懸石文狀倒狗因以名焉谷有巖像於佛面亦號像谷古老傳云昔有梵僧來云我聞此谷有像面山七佛龕昔有七佛曾

來此谷說法澗內有薝蔔華常所供養近至永徽年中南山龍池寺沙門智積聞之往尋至谷聞香莫知何所漑訝香氣從澗內沙出即檄沙看形似茅根裹甲汰土然極芬馥就水抖擻洗之一澗皆香將還龍池佛堂中合堂皆香極漑美氣山下俗人時見此山或如佛塔或全如佛面挺出空際故像頭之號非是虛立傍去嘉美谷甚近即姚秦時王嘉所住也（右二驗出唐酉陽雜俎）

○搜神記曰初鉤弋夫人有罪以譴死殯屍不臭而香○續搜神記曰合淝口有一大白船覆在水中漁

人夜宿其傍聞箏笛之音又香氣非常發相傳云曹公載妓船覆於此○異苑曰司州衛士度毋常誦經長齋非道不行曾出自齋堂衆僧未食俱望見雲中有一物下既落其前乃是大鉢滿中香飯舉座肅然一時敬禮毋自分賦齋人皆七日不饑○述異記曰昔有人發廬山採松聞人語云此未可取此人尋聲而上見一異舉形甚可愛其香非常知是神異因掇而服之得壽三百歲也○幽冥錄曰陳相子吳興烏程人始見佛家經遂學昇霞之術及狂人間齋輒聞空中殊音妙香芬芳清越○許邁別傳曰邁少名暎

高平閻慶等皆就受業初慶等方去暎燒香皆五色煙出○佛圖澄傳曰澄以鉢盛水燒香咒之須臾生青蓮葉○博物志曰西域使獻香漢制獻香不滿斤不得受西使臨去乃發香器如大豆者試著宮門香氣聞長安四面數十里中經日乃歇○扶南傳曰頓遜國人恒以香葉事天神香有多種區撥葉葉致葉各遂葉摩夷葉冬夏不衰日載數十車於市賣之燥乃益香亦可爲粉以傅身體○述征記曰北荒有張毋墓舊說是王氏妻葬有年載後開墓而香火猶然其家奉之稱清水道○世說曰桓車騎時有陳莊者

入武當山中學道所居有白煙香氣聞徹○麝香山海經曰翠山之陰多麝本艸經曰麝香味辛辟惡氣殺鬼精生中臺山○蔵雜香孫氏瑞應圖曰蔵雜者王禮備至則生本一日王者愛人命則生一名蔵香○鬱金香周禮春官上鬱人曰鬱人掌祼器凡登禮賓客之祼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梁鬱金草莫之以和鬯酒也）說文曰鬱鬯百艸之華遠方所貢芳物鬱人合而釀之以降神也○蘇合香續漢書曰大秦國合諸香煎其汁謂之蘇合香出大秦國或云蘇合國國人採之笮其汁以為香膏乃賣其滓與賈客或

成藤於山見一大樹圓陰數畝或三丈餘圍辛芳酷烈其間枯脩數尺援而刃之白梅檀也俞益期牋曰衆香共是一木木根為梅檀○甘松香廣志曰甘松出涼州諸山○兜納香魏略曰出大秦國廣志曰兜納出西方又納香廣志曰又納香出尉國樂府歌曰行胡從何來列國持何來毾㲪五木香迷迭艾納及都梁○藿香廣志曰藿香出日南諸國吳時外國傳曰都昆扶南出藿香南州異物志藿香出典遜海邊國也屬扶南香形如都梁葉為藿香○楓香南方記曰楓香出大秦國云在海邊自有大樹生於沙中盛夏時樹膠流涉沙上夷人採取賣與人（南州異物志同其實異者唯云狀如桃瘻膠典術又同唯云如陳松貽之食之令通神靈）

曰楓香樹子如鴨卵爆乾可燒魏武令曰房室不潔聽得燒楓膠及蕙艸棧香廣志曰棧香出日南諸國○木蜜香異物志曰木蜜香名曰香樹生千歲根本甚大先伐儘之四五歲乃往看歲月久樹根惡者腐敗唯中節堅貞芬香獨在耳廣志曰木蜜出交州及西方本艸經曰木香一名蜜香味辛溫○稱香南方艸物狀曰稱香草生高游○都梁香廣志曰都梁出淮南○沉香異苑曰泱門支法存在廣州有八尺氈氈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太元中王漢爲州大兒劭求二物不得乃殺而藉焉南州異物志曰木香十州記曰天漢三年

香出日南欲取當先斫壞樹著地積久外白朽爛其心至堅者置水則沉名曰沉香其次在心白之間不其堅精置之水中不沉不浮與水平者名曰棧香其氣小麤白者名曰藪香顧微廣州記曰新興縣悉是沉香如同心艸土人斫之經年朽爛盡心則爲沉香俞益期牋曰衆香共是一木木心爲沉香○甲香廣志曰甲香出南方范曄和香方曰甲煎爲棧香是也○迷迭香魏略曰大秦出迷迭廣志曰迷迭出西海中○苓陵香南越志曰苓陵香土人謂爲鸚艸芸香天藏禮夏小正月採芸爲廟菜禮記月令曰仲冬之

月芸始生（雖云五月土人香艸地）說文曰芸艸似苜蓿淮南說芸可以死而復生○蘭香周易繫辭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王弼曰蘭香艸也）易通卦驗曰冬至廣莫風至蘭始生說文曰蘭香艸也本艸經曰蘭艸一名水香久服益氣輕身不老○槐香出蒙楚之間故稽合圖槐香賦序鬼末香漢武故事曰西王母當降上燒鬼末香鬼渠國所獻如大豆塗門香聞百里關中嘗大疫死者相係燒此香死者止反生香眞人關尹傳曰老子曰眞人遊時各坐蓮華之上華徑十丈有反生靈香迭風聞三十里○神香十州記曰天漢三年

西國王使獻靈膠吉光裘神香使者香起天殘之死疾後元年長安城內大病死者日百數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日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帝使祕錄餘後一旦失之○驚精香十州記曰聚窟洲在西海中上多眞仙靈館宮第北門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芳香聞數百里名爲反魂樹扣樹能有聲如牛吟聞者駭振伐其根心於玉谷中煮取汁更微煎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又名反生香或名人爲精或名卻死香香聞數百里死屍在地聞氣仍活

唄讚第三十四之一

述意部

夫褒述之志寄在詠歌之文詠歌之文依乎聲響故詠歌巧則褒述之志申聲響妙則詠歌之文暢言辭待聲相資之理也尊西方之有唄猶東國之有讚讚者從文以結章唄者短偈以流頌比其事義名異實同是故經言以微妙音聲歌讚於佛德斯之謂也答釋尊入定琴歌震於石室婆提蹋唄清響激於淨居覺世至音固無得而稱矣至于末代修習極有明驗是以陳思精想感漁山之梵唱帛橋誓願通大士之妙音斯亦神應之顯徵學者之明範也原夫經音爲懿出自然製用可修而研響非習益所以炳發道聲移易俗聽當使清而不弱雄而不猛流而不越凝而不滯趣發祇鷲之風韻結霄漢之氣遠聽則汪洋以峻雅近屬則縱容以和肅此其大致也經稱深遠雷音其旨茲乎若夫稱講聯齊衆集永久夜緩晩遲香消燭榆睡蓋覆其六情懶結纏其四體於是擇妙聲以昇座選勝聲以啓軸宮商唄發動玉振金反折四飛

哀悅七衆同迦陵之聲等神鸞之響能使寐魂更開惰情還肅滿堂驚耳列席歡心當爾時乃知經聲之爲貴矣

引證部

如長阿含經云其有音聲五種清淨乃名梵聲何等爲五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徹四者其音深滿五者周徧遠聞具此五者乃名梵音又梵摩喻經云如來說法聲有八種一窮好聲二易了聲三柔輭聲四和調聲五尊惠聲六不誤聲七深妙聲八不女聲言不漏闕無得其短者又十誦律云

爲諸天聞唄心喜故開唄聲也又毗尼母經云佛告諸比丘聽汝等唄唄者言說之辭雖聽言說未知說何等法佛言從修多羅乃至優婆提舍隨意所說十二部經復有疑心若欲次第說文衆大文多恐生疲厭若略撰集好辭直示現義不知如何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即聽諸比丘引經中要言妙辭直顯其義爾時有一比丘去佛不遠立高聲作歌音誦經佛聞不聽用此音誦經有五過患同外道歌音說法一不名自持二不稱聽衆三諸天不悅四語不正難解五語不巧故義亦難解是名五種過患又賢愚經云昔

佛在世時波斯匿王與兵衆至祇洹遊過聞一比丘唄聲雅好軍衆立聽無有猒足象馬竪耳住不肯行王與軍衆即入寺看見唄比丘形貌矬短醜陋極盛王不忍看王即問佛今此比丘宿作何業得斯果報佛告王曰乃往過去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入涅槃後機里毗王收其舍利欲用起塔有四龍王化作人形來到王所問起塔事爲用寶作爲用土耶王即答言欲令塔大無多寶物今欲土作令方五里高二十五里龍白王言我是龍王故來相問若用寶作我當佐助王聞歡喜龍復語王四城門外有四泉水東門泉水取用作墼變成瑠璃南門泉水取用作墼變成黃金西門泉水取用作墼變成白銀北門泉水取用作墼變成白玉王聞是語倍增歡喜即立四監各典一面其三監者作工欲成一監懈怠工獨不就王行看見以理訶責其人懷怨而白王言此塔太大當何時成王勑作人晝夜勤作一時都訖塔極高峻衆寶莊嚴極有異觀其監見已歡喜踊躍懺悔前過持一金鈴著塔撐頭發其願言令我所生音聲極好一切衆生莫不樂聞將來有佛號釋迦牟尼使我得見度脫生死緣於往昔嫌塔大故生恒醜陋由持金鈴懸塔

阿難我以此偈歎彼佛已發如是願乃至彼佛語侍者言是人過於九十四劫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我於彼時得授記已不捨精進增長功德無量世中作梵釋天轉輪聖王以是善業因緣力故我得四種辯才具足無有一人能與我論降伏我者我得成阿耨菩提乃至轉於無上法輪又涅槃經云時迦葉菩薩即於佛前以偈讚佛

憐愍世間大醫王　身及智慧俱寂靜
無我法中有眞我　是故敬禮無上尊
發心畢竟二不別　如是二心先心難

自未得度先度他　是故我禮初發心
又寶性論偈云
我今悉歸命　一切無上尊　爲開法王藏
廣利諸羣生　佛體無前際　及無中間際
亦復無後際　寂靜自覺知　既自覺知已
覺他令他覺　是故爲彼說　無畏常恒道
佛智慈悲力　能執金剛杵　摧破諸見山
故我今敬禮　不可思量法　非聞慧境界
出離言語道　內心智清涼　彼眞妙法日
清淨無塵垢　大智慧炬明　普照諸世間
如來妙色身兩行偈出勝鬘經　處世界如虛空兩行偈
大慈哀愍羣生　爲魔羂蓋盲冥者
開無目使視睇　化未聞以道明
處世界如虛空　猶蓮華不著水
心清淨超於彼　稽首禮無上尊
述曰漢地流行好爲刪略所以處衆作唄多爲半偈
故毗尼母論云不得作半唄得突吉羅罪然此梵唄
文辭未審依如西方出何典誥答但聖開作唄依經
讚偈取用無妨然闕內闕外吳蜀唄辭各隨所好唄
讚多種但漢梵既殊音韻不可互用至於宋朝有康
僧會法師本康居國人博學辯才譯出經典又善梵
音傳泥洹唄聲製哀雅檀美於世音聲之學咸取則
焉又晉時有道安法師集製三科上經上講布薩
等先賢立制不墮於地天下法則人皆習行又至魏
時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幼合珪璋
十歲屬文下筆便成初不改定世間術藝無不畢善
即鄆淳見而駭服稱爲天人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
歎以爲至道之宗極也遂製轉讀七聲升降曲折之
響世之諷誦成憲章焉嘗遊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

響清雅哀婉其聲動心獨聽良久而侍御皆聞植深感神理彌悟法應乃摹其聲節寫爲梵唄撰文製音傳爲後式梵聲顯世始於此焉其所傳唄凡有六契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九

校讎

第十三紙 二行 第十五紙 六行 第十

七紙 十二行 第二十一紙 六行 第十八紙 十

音釋

閻 纳達切 羯 其列切 剪 子淺切 跨 苦化切

擣 都皓切 鑷 女涉切 劍 居欠切

樸 房手切 躁 安詣也 毯 毯 他感切 毳 七外切 豝 布巴切 豭 古牙切 豬 陟魚切 豵 子紅切 豶 符分切 豷 許既切 豯 呼官

有餘無上菩提心者時彼舞女及其父母即於佛前
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
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
敬仰時諸大衆見是事已請說因緣佛告大衆乃往
過去無量世時波羅奈國王有太子字孫陀利入山
學道獲五神通見緊那羅女端正殊妙狀如諸天作
諸姿態且歌且舞鼓動我心望使染著還失仙道我
於彼時心遂堅固無有欲想語彼女言一切有爲無
有常定我今觀汝形體臭穢充滿其中薄皮覆上不
可久保正是當有髮白面皺俯僂而行汝今何爲憍

慢放恣乃至如是向者歌聲其音已變何故在此作
諸姿態於是緊那羅女聞是語已尋向仙人懺悔罪
咎因發願言使我來世得斷生死我於汝邊獲得道
果佛告大衆欲知彼時王子學仙道者則我身是彼
緊那羅女者今青蓮華比丘尼是由於彼時發願力
故今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百緣經
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
可稱計其婇生男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年漸長大有
好音聲令衆樂聞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比丘等
請佛爲說得道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

惡道天上人中最受快樂過百劫後成辟支佛皆同
一號名曰妙聲以是因緣若人作樂供養三寶所得
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故法華經偈云

若使人作樂　擊鼓吹角貝　簫笛琴箜篌
琵琶鐃銅鈸　如是衆妙音　盡持以供養
皆已成佛道

又菩薩處胎經云緊那羅住須彌山北過小鐵圍有
大黑山亦在十寶山間無有佛法日月星辰由答布
施之力今居七寶宮殿壽命甚長此王本人中有大
長者興造佛塔此緊那羅施一剎柱成辦寺廟復以

淨食施於工匠壽盡作貿臆神狂兩山間先狂人中爲大長者居財無量有一沙門乞食婦擎飯施之乃大瞋怒云何乞人瞻視我婦當令此人手脚斷壞尋終以後受此醜形八十四劫常無手足諸天讌會皆悉與乾闥婆分番上下天欲奏樂而其腋下汗流便自上天有一緊那羅名頭婁磨琴歌諸法實相以讚世尊時須彌山及諸林樹皆悉震動迦葉狂座不能自安五百仙人心生狂醉失其神足又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云爾時大樹緊那羅王以巳所彈瑠璃之琴閻浮檀金華葉莊嚴善淨業報之所造作狂如來

大風吹諸樹木彼無有力能自安持非彼本心之所欲樂爾時天冠菩薩語大迦葉汝今觀是不退菩薩威德勢力誰見如是而當不發無上正眞菩提道心琴聲威力皆說法音八千菩薩得無生忍須曰

玄亮吐清氣　神響徹幽巒　登臺發春詠
高興希遊縱　乘虛感靈覺　漁山振思童
慕寫天歌梵　冀布法音同　忘高故不下
鏘鼜數仞中　比丘歌聲唄　人畜振心鍾
斯由暢玄句　卽感鴈遊空　神期發荃悟
豁爾自靈通

前善自調琴及餘八萬四千妓樂是大樹王當彈此琴鼓衆樂時其音普皆聞此三千大千世界是琴音聲及妙歌聲隱蔽欲界諸天音樂所有諸山藥艸叢林悉皆偏動如人極醉前卻顚倒須彌崛峨涌沒不定一切凡聖唯除菩薩不退轉者其餘一切聞是琴聲及諸樂音各不自安從座起舞一切聲聞放舍威儀誕貌逸樂如小兒舞戲不能自持爾時天冠菩薩語是聲聞大迦葉等汝諸大德巳離煩惱得八解脫云何今者各捨威儀如彼小兒舉身動舞於時大德諸聲聞等答言善男子我於是中不得自在如旋嵐

感應緣　出大集

晉汝門帛法橋

晉汝門支曇籥

齊汝門釋僧辯

齊汝門釋曇憑

齊有仕人姓梁

唐刺史任義方

晉中山有帛法橋是中山人少樂轉讀而稍乏聲每以不暢爲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嗅內豁然

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三里許遠近驚嗟人畜悉來觀聽爾後誦經五十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於河北即石虎末世也

晉有支曇籥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精苦蔬食慤吳虎丘山晉孝武初勅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敬以師禮籥特稟妙聲善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梵響清美四飛卻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還未有如籥之妙後進傳寫莫匪共法所製六言梵唄傳響于今後

之作後人時有傳者並訛失大體辯以齊永明十一年卒

齊白馬寺有釋曇憑姓楊捷爲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且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規矩更加研尋晚遂出郡翕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淵寺已漢懷音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象馬悲鳴行途住足因製造銅鐘於未來常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鐘始於此也後終所住吳景帝世烏程民有得固病及差能以響言響言者於此而聞彼然自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不過十數里

北齊時有仕人姓梁甚豪富將死謂其妻子曰吾平生所愛奴馬及皆使用日久稱人意吾死以爲殉不然無所乘也及死家人以囊盛土壓奴殺之馬猶未殺奴死四日而蘇說云當子不覺去忽至官府門門人因留止在門所經一宿明旦見其亾主被鎖兵守衛入官所見奴謂曰我謂死人得使奴婢故遺言喚汝今各自受其苦全不相關今當白官放汝言畢而入奴從屏外闚之見官問守衛人曰昨日壓脂多少乎

對曰得八斗官曰更將去壓取一斛六斗主則被壓
牽出竟不得言明旦又來有善色謂奴曰今當爲汝
白也又入官問得脂乎對曰不得官問何以主司曰
此人死三日家人爲請僧設會每聞經唄聲錢梁輒
折故不得也官曰且將去主司白官請官放奴卽喚
放俱出門主遣傳語其妻子曰賴汝等追福獲免大
苦然由未脫更能造經像以相救濟冀因得免自今
無設祭旣不得食而益吾罪言畢而別奴遂重生而
具言之家中果以其日設會於是傾家追福合門練
行右一驗出冥祥記

唐括州刺史衆安任義方武德年中死經數日而蘇
自云被引見閻羅王王令人引示地獄之處所說與
佛經不殊又云地下晝夜昏暗如霧中行于時其家
以義方心上少有溫氣遂卽請僧行道義方乃於地
下聞其讀唄之聲王檢其案謂之吏曰未合卽死何
因錯追遂放令歸義方出度三關吏皆瞪送人云
但尋唄聲當卽到舍見一大坑當道意欲跳過遂落
坑中應時卽起論說地獄盡地成圖其所得俸祿皆
造經像曾寫金剛般若千餘部義方自說右一出冥
報拾遺

述意部

敬惟如來應現妙色顯於三千正覺韜光遺形傳於
八萬是以塔踊靈山影圖石窟剋檀畫毗之儀鑄金
鏤玉之狀全身碎身之迹聚塔散塔之奇而光曜重
昏福資含識致使英聲遐美邪徒結信肇啓育王之
始終傳有唐之初自歷代繁興神化非一故經曰正
法住正法滅意存茲乎

引證部

如觀佛三昧經云佛圖影石室在那乾呵羅國毒龍
池側佛坐龍石室窟中爲龍作十八變踊身入石猶
如明鏡在於石內映現於外遠望則見近望不現諸
天百千供養佛佛影亦說法起公不盡至牖對又集經云忉
利天城東照明園中有佛髮塔城南麤澀園中有佛
衣塔城西歡喜園中有佛鉢塔城北駕御園中有佛
牙塔又智度論云天帝釋取菩薩髮及衣於天上城
東門外立佛髮塔衣塔又育王傳云王得信心問道
人曰我從來殺害不必以理今修何善得免斯殃答
曰唯有起塔供養衆僧救諸徒囚賑濟貧乏故譬喻經云王
門晝心被體不可長述王曰何處可起塔道人卽
以神力左手掩日爪作八萬四千道散照閻浮提所

照之處皆可起塔今諸塔處是也時王欲建舍利將
四部兵衆至王舍城取阿闍世王佛塔中舍利還復
修治此塔與先無異如是更取七佛塔中舍利至衆
摩村中時諸龍王將王入龍宮中王從龍索舍利供
養龍即分與之時王作八萬四千金銀瑠璃玻瓈篋
盛佛舍利又作八萬四千寶瓶以盛此篋又作無量
百千旛幢傘蓋使諸鬼神各持舍利供養之其勑諸
鬼神言於閻浮提至於海際城邑聚落滿一億家者
爲世尊立塔時有國名奢叉尸羅有三十六億家彼
國人語鬼神言可三十六篋舍利與我等起立佛塔

王作方便國中人少者令分與彼令滿家數而立爲
塔時巴連弗邑有上座名曰耶舍王詣彼所白上座
曰我欲一日之中立八萬四千佛塔編此閻浮提意
願如是時彼上座白言善哉大王莊後十五日日正
食時令此閻浮提一時起諸佛塔如是依數乃至一
日之中立八萬四千塔世間人民慶無量共號曰
阿育王塔又大阿育王經云八國共分舍利阿闍世
王分數得八萬四千又別得佛口髮還國道中逢難
頭禾龍王從其求舍利分阿闍世王不與便語言我
是龍王力能壞汝國土阿闍世王怖畏即以佛髮與

之龍還於須彌山下高八萬四千里於下起水精塔
阿闍世王得還國以紫金函盛舍利作千歲燈火於
五恒河沙水中塔藏埋之後阿育王得其國土王娶
夫人身長八尺髮亦同等衆相具足王令相師觀之
師言當爲王生金色之子王即拜爲第二夫人後還
有娠足滿十月王有緣事宜出外行王大皇后妬嫉
便作方便共欲除之慕見猪母即應產者語第二夫
人言卿是少甫爾始產不可露面視天以被覆面即
生金色之子兇照宮中盜持兒去殺之即以猪子著
其身邊便罵言汝云當爲王生金色之子何故生猪

便取輪頭拘因內後園中令服菜王還聞之不悅久
久之後王出行園見之憶念迎取歸宮第二夫人漸
得親近具說情狀王聞驚怪即殺八萬四千夫人阿
育王後於城外造立地獄治諸罪人佛知王殺諸夫
人應墮地獄即遣消散比丘化王王發信悟問比丘
言殺八萬四千夫人罪可得贖不道人言各爲人起
一塔塔下著一舍利當得脫罪耳王即尋覓阿闍世
王舍利有國相父年百二十將五百人取本舍利王
得大喜即分與鬼神各還所部令一日一時同戴八
萬四千刹諸鬼神言多隔山障不得相知王言汝曹

但還治藥護刹安鈴我當使阿脩輪以手模日四天下亦同時震又阿育王經云塔成造千二百織成旛及諸華未得懸旛王身崩沒塔成已六日王請僧至園供養時有優波崛多羅漢將一萬八千阿羅漢受王請尊者崛多貌端正身體柔輭而王體醜陋肌膚麤澀尊者即說偈言

我行布施時　淨心好財物　不如王行施
以汝施於佛

王告大臣我以汝施佛報獲如是云何而不修敬於世尊王後尊佛弟子迦葉阿難等所有佛在世時弟子塔廟躬到塔所具展哀情責心修敬各與種種供養更立大塔各捨十萬兩珍寶供養是塔次至薄拘羅塔應當供養王問彼有何功德崛多尊者答曰彼無病第一乃至不爲人說一句法寂默無言王曰以一錢供養諸臣白王言功德既等何故於此供養一錢王告之曰聽吾所說偈

雖除無明癡　智慧能鑒察　雖有薄拘羅
於世何所益

時彼一錢還來至王所時大臣輩見是希有事異口同音讚彼嗚呼尊者少欲知足乃至不須一錢王及

供養菩提樹不絕夫人名曰低舍羅絺多作念王極愛念於我念王今捨我珍寶至菩提樹間我方便殺令死王不得往可得與我相娛夫人即遣人以熱乳澆之樹枯葉落王聞是語迷悶躃地夫人見王憂愁不樂當悅王心白王曰若無彼樹我命亦無如來於彼樹得道彼樹既無何用活耶復以冷乳灌之彼樹更生王聞歡喜詣於樹下目不暫捨以千甕香湯灌菩提樹倍復嚴好增長茂盛後王潔淨身心手執香鑪往於殿上向西方作禮心念口言如來賢聖弟子住諸方者憐愍我故受我供養如是語時有三十萬比丘悉來集彼大衆中十萬是阿羅漢二十萬是學人及凡夫宮人太子羣臣共王所作功德無量不可述盡又雜阿含經云阿育王問比丘言誰於佛法中能行大施諸比丘言給孤獨長者富行大施王問彼施幾許比丘答曰以捨億千金王聞已彼長者尚能捨億千金我今爲王何緣復以億千金施當以億百千金施乃至用私藏盡將此閻浮提夫人妹女太子大臣總施與聖僧後用四十億金還復贖取如是計校總用九十六億千金乃至王得重病自知命盡常願以億百千金作功德令願不滿便就後世唯

減四億未滿王即辦諸珍寶遣與雞頭摩寺乃至以半阿摩勒果遣與僧禮拜僧足問訊大聖衆等我領此閻浮提是我所有今者頓盡不得自在唯此半果哀愍納受令我得福上座耶舍令研磨著石槃中行之一切皆得周徧王復問傍臣曰誰是閻浮提王諸臣啓王言大王是也時王從卧起而坐顧望四方合掌作禮念諸佛功德心念口言我今復以此閻浮提施與三寶時王書紙上玉而封緘之以齒印印之作如是事畢即便無常爾時太子及諸人民與種種供養葬送如王之法而闍維之又法益經云爾時諸大臣言今是大地屬於三寶云何而立太子爲王諸臣語已共議出四億金送與寺中將贖其地又善見論云阿育王以金錢九十六億起八萬四千寶塔復大種種布施

興造部

述曰上來所引經論興置所由其已知乎然未識塔義是何復有幾種所爲之人復通凡不答曰梵漢不同翻譯前後致有多名文有詑正所云塔者或云支提婆此云方墳或云支提翻爲滅惡生善處或云斗藪波此云護讚若人讚歎擁護歎者西梵正音名爲窣堵波此云廟廟者貌也即是靈廟也安塔有其三意一表人勝二令他信三爲報恩若是凡夫比丘有德望者亦得起塔餘者不合若立支提有其四種一生處二得道處三轉法輪處四涅槃處諸佛生處及得道處此二定有支提生必枉阿輪柯樹下此云無憂樹此是夫人生太子之處即號此樹爲生處支提如來得道枉於菩提樹下即呼此樹下爲得道支提如來轉法輪及涅槃處此二無定初轉法輪爲五比丘枉於鹿苑縱廣各二十五尋一尋八尺古人身大故一尋八尺今二十丈今天竺人處處多立轉法輪取一好處而依此量竪三柱安三輪表佛曾日三轉法輪相即名此處爲轉法輪支提如來入涅槃處安置舍利即名此處爲涅槃支提現今立寺名涅槃寺此則爲定若據舍利處處起塔則爲不定此四亦名寧此塔波又吠婆沙論云若人起大塔如來生處轉法輪處若人取小石爲塔其福等前大塔所爲尊故若爲如來大塔起大塔或起小塔以所爲同故其福無量又阿含經云有四種人應起塔一如來二辟支佛三聲聞四輪王又十二因緣經云有八人得起塔一如來二菩薩三緣覺四羅漢五阿那含六斯陀含七須

陁洹八輪王若輪王已下起塔安一露槃見之不得
禮以非聖塔故初果二露槃乃至如來安八露槃八
槃已上並是佛塔故初果二露槃乃至如來安八露槃八
度好地將作塔處不得作僧祇律云初起僧伽藍時先規
北不侵佛地僧地應在西在南作僧房佛塔高顯處
作不得塔院內浣染曬衣墜地得為佛塔四面作龕
作師子鳥獸種種綵畫內懸旛蓋得為佛塔四面造
種園林華果是中出華應供養塔若樹檀越自種檀
越言是中華供養佛果與僧食佛言應從檀越語若
華多者得與華鬘家語言隨許華作鬘與我餘者與

我爾許直若得直得用然燈買香以供養佛兼得治
塔若直多者得置佛無盡物中若人言佛無貪怒癡
但自莊嚴用是華果而受樂者得罪報重佛言亦得
作支提有舍利者名支提如佛生處
得道處轉法輪處佛泥洹處菩薩像辟支佛像佛腳
跡處此諸支提得安佛華益供養若供養中上者供
養佛塔下者供養支提若卒風而來應收供養具隨
近安之不得言我是上座我是阿練若乞食大德等
得越毗尼罪若塔僧物賊來急時不得藏舉佛物應
莊嚴佛像僧座具應皷安置種種飲食令賊見相若

起慈心賊問比丘莫畏出來年少應看若賊卒至不
得藏物者應言一切行無常作是語已捨去是名難
法

感福部

如小未曾有經云佛告阿難若有一人盡四天下滿
中艸木皆悉為人得四道果及辟支佛盡壽四事供
養所須具足至滅度後一一起塔香華幢旛寶蓋供
養復造帝釋大莊嚴殿用八萬四千寶柱八萬四千
寶窻八萬四千天井寶窻八萬四千樓櫨館閣四出
園遊衆寶校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作如上百千億

大莊嚴殿用施四方僧其福雖多然不如有人於佛
般涅槃後以如芥子舍利起塔大如庵摩勒果其利
如針上施槃蓋如酸棗葉若佛形像如麵麥大勝前
功德滿足百倍不及一千倍萬倍百千萬倍所不能
及不可稱量阿難當知如來無量功德戒分定分智
慧分解脫分知見解脫分無量功德有大神通變化
及六波羅蜜如是等無量功德又無上依經云阿難
向佛合掌而作是言我於今日入王舍乞食見一大
重閣莊嚴新成內外窈窕若有清信人布施四方僧
并具四事若如來滅後取佛舍利如芥子大安立塔

中起塔如阿摩羅子大戴剎如針大露槃如棗葉大
造佛如麥子大此二功德何者爲勝佛告阿難如滿
四天下四果聖人及辟支佛如甘蔗林竹荻麻田等
若有一人盡壽供養四事具足及入涅槃後悉起大
塔供養然燈燒香衣服幢旛等阿難於意云何是人
功德多不阿難言甚多此世尊阿難且置又如帝釋天
宮住處有大飛閣名常勝殿種種寶裝各八萬四千
若有清信男子女人造作如是常勝寶殿百千拘胝
施與四方衆僧若復有人如來般涅槃後取舍利如
芥子大造塔如阿摩羅子大戴剎如針大露盤如棗

葉大造佛形像如麥子大此功德勝前所說百分不
及一千萬億分乃至阿僧祇數分所不及一及譬喻
所不及何以故如來無量功德故縱硏娑婆世界末
爲微塵以此次第悉是四沙門果及辟支佛若有清
信男女盡形供養及以滅後起塔供養亦不如取舍
利如芥子大乃至造像如麥子大此功德前所說百
分千萬億分不及一分乃至筭數譬喻所不能及如
是阿難一切如來爭在因地知衆生界自性清淨客
塵煩惱之所汙濁然不入衆生清淨界中能爲一切
衆生說深妙法除煩惱障不應生下劣心以大量故

於諸衆生尊重心起大師敬起般若起闍那起大
悲依此五法菩薩得入阿耨跋致位 北云不退 依如證大
方便得阿耨菩提又涅槃經云若於佛法僧供養一
香燈乃至獻一華則生不動國善守佛僧物塗掃佛
僧地造像塔如母指常生歡喜心亦生不動國此即
淨土常嚴不爲三災所動也又僧祇律云佛於拘薩
羅國遊行時婆羅門耕地見世尊過持牛杖柱地禮
佛世尊見已便發微笑諸比丘白佛何因緣故笑唯
願欲聞佛告諸比丘是婆羅門今禮二佛諸比丘白
言何等二佛佛告比丘禮我杖下有迦葉佛塔諸比

丘白佛願見迦葉佛塔佛告諸比丘汝從此婆羅門
索土塊幷是地即便索之時婆羅門便與之得已爾
時世尊即現出迦葉佛七寶塔高一由延其面廣半
由延婆羅門見已便白佛言我姓迦葉是我迦葉土
埠爾時世尊即於彼處作迦葉佛塔諸比丘白佛我
得授泥不佛言得授即說偈言

真金百千擔　持用行布施　不如一圍泥
敬心治佛塔

爾時世尊敬過去佛故便自作禮諸比丘亦禮佛說
偈言

人等百千金　持用行布施　不如一善心
恭敬禮佛塔
爾時比丘即持香華來奉世尊敬過去佛故即持供
養塔佛即說偈言
百千車眞金　持用行布施　不如一善心
香華供養塔
爾時大衆雲集佛告舍利弗汝爲諸人說法佛說偈
言
百千閻浮提　滿中眞金施　不如一法施
隨順令修行

爾時座中有得道者佛說偈言
百千世界中　滿中眞金施　不如一法施
隨順見眞諦
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世時遣一羅漢名曰須曼持
佛髮爪至罽賓國南山之中造佛塔寺中常有五百
羅漢旦夕燒香遶塔禮拜時山中有五百獼猴見僧
遶塔禮拜供養即共負石學僧作塔遶之禮拜于時
天雨山水漂漱五百獼猴一時沒死生忉利天七寶
宮殿巍巍無量衣食自然快樂無極既得生天各自
念言我等何緣得來生此即以天眼觀見前身作其

使至唯見門閭七重舍宅堂宇七寶莊嚴巍巍無量
使入室中不見餘物唯見婦女端正少雙使見即還
具以白王王意漸解時迦羅越知王解已便於王前
以手東指即時空中七寶雨下不可限量指餘三方
亦復如是王見乃知是大福德王即詣寺請問此事
寺有上座得阿羅漢三明六通王問上座此迦羅越
宿植何福所須自然應念即至上座答王乃往過去
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迦羅越爾時與其四
人同共造塔用心偏殷造塔成已復以七寶及取好
花上塔頭上四面散下而以供養發誓願言使我世

世食福自然恒不斷絕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有金錢受福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佛願食福無盡不願度脫故至今日唯受勝福未得道迹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若人樂著三有果報於佛福田若行布施餘諸善根願我世世莫入涅槃以此善根不入涅槃無有是處是人雖不樂求涅槃然於佛所種諸善根我說是人必入涅槃也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不可稱計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其兒兩手各把金錢取已還生無有窮盡父母歡喜因爲立字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商主入海採寶安隱得來即以摩尼寶珠蓋其塔頭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有金錢受福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其婦懷妊生一男兒容貌端正世所希有然其生時頂上自然有摩尼寶蓋徧覆城上父母歡喜因爲立字名曰寶蓋漸長值佛出家得羅漢果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遷神入涅槃後有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商主入海採寶安隱得來即以摩尼寶珠蓋其塔頭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有寶蓋隨身而生乃至今者得值於我出家得羅漢果阿難見已而白佛言寶手比丘宿植何福生於豪族手出金錢取無窮盡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阿難昔迦葉佛入涅槃後有迦翅王收其舍利造四寶塔時有長者見豎塔幡心生隨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頭上自然有摩尼寶珠時父母因爲立字名曰寶珠年漸長大見佛出家成阿羅漢果入城乞食時寶珠故在頭上城中人民怪其所以競來看之淡自慚恥還歸所止白言世尊我此頭上有此寶珠不能使去今者乞食爲人嗤笑願佛世尊見却此珠佛告比丘汝但語珠我今生分已盡更不須汝如是三

說珠自當去比丘受教寶珠不現時諸比丘請佛爲
說宿業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
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時彼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其
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彼國王入塔
禮拜持一摩尼寶珠繫著幢頭發願而去緣是功德
九十一劫不墮三塗天上人中常有寶珠在其頂上
受天快樂至今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比丘聞已歡
喜奉行

旋遶部

如菩薩本行經云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入舍衛城
而行乞食時彼城中有一婆羅門從外而來見佛出
城光相巍巍時婆羅門歡喜踊躍遶佛一帀作禮而
去佛便微笑告阿難言此婆羅門見佛歡喜以清淨
心遶佛一帀以此功德從是以後二十五劫不墮惡
道天上人中快樂無極竟二十五劫得辟支佛名持
髑帊祇梨以是因緣若人旋佛及旋佛塔所生之處
得福無量也又提謂經云長者提謂白佛言散華燒
香然燈禮拜是爲供養旋塔得何等福佛言旋塔有
五福德一後世得端正好色二得聲音好三得生天
上四得生王侯家五得泥洹道何因緣得端正好色

始欲旋塔　當願衆生　施行福祐
究暢道意　遶塔三帀　當願衆生
得一向意　不續四毒

又賢者五戒經云旋塔三帀者表敬三尊一佛二法
三僧亦念滅三毒一貪二瞋三癡又三千威儀云遶
塔有五事一低頭視地二不得跨蟲三不得左右顧
視四不得唾塔前地上五不得中住與人語

校讎

第十四紙　五行周北藏作問　第十九紙　十七行擔宋南作萬　第二十

音釋

皺側救切皮縮也傻所龍切偃傻也崛其月切崛峨倾側貌痴丑之切癡也賑之刃切切賑賙也鼠即移切上聲也渥居代切渥灌也麩古狂切麥也蕉之夜切甘蕉也嗤充之切笑也帳除庚切住也

敘縣居士吳惟明施貨刻此法苑珠林第五十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眞州王園英書 溧水芮一鵬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